

《国际独立学者之路》

—— 三十年跨领域实践与多个实战系统的形成记录 ——

The Road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A Thirty-Year Record of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Multiple Real-World Systems

1989 ✈️

留学澳洲
异乡起点

1992 🖨️

创办印刷厂
创业学习

1997 🖥️

构思智能物流系统
商业与技术探索

2004 🌐

创办澳洲长风信息网
信息与网络建设

2005 🦜

创办澳洲彩虹鸚国际作家笔会
创办《澳洲彩虹鸚》季刊
学术与文学的起点

2024 🕊️

创立“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身心健康与文化传承

2025 📖

《时代跃迁》创刊
时代的记录与使命

文章要点

- 🎓 留学生活经历与成长
跨文化体验、独立精神、不断探索追求
- 📖 印刷出版行业创业
从实践中学习，在挑战中成长
- 🔧 智能物流系统开发与商业运营
构思、开发到运营，持续优化与创新
- 💻 互联网与数字化
信息平台建设与数字化实践
- ✍️ 文学与文化创作
独立写作，多个文体与系列作品
- 🌐 多语种与国际传播
多语写作，翻译与全球传播
- 🤝 国际交流与跨国合作
国际会议、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 📖 ISSN 出版与学术建制化
ISSN 出版与学术建制化
- 📖 ISSN 出版与学术建制化（作家笔会）
创刊 ISSN 学术月刊、专题刊、季刊
- 🏆 三十多年实战系统
多个实战系统的形成、整合与持续发展

KEY TOPICS

-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perience
- Prin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ustralia
-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real-world systems
- Digital platforms and online presence
-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eation
-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 ISS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serials
- Formation of multiple real-world applications
- Thirty years of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作者 / 跨领域体系创建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国际独立学者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出版日期

2026年6月



来源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6>

三十年实践 · 十大领域 · 一条道路 · 一个系统 · 无限未来

THIRTY YEARS OF PRACTICE · TEN FIELDS · ONE JOURNEY · ONE SYSTEM · INFINITE FUTURE



1990 年，作者本人，摄于墨尔本出租屋。

The author in a rented house in Melbourne, 1990.

版权及来源声明

Copyright and Source Attribution Statement

WU, J. C. H. (2026). 持续真实世界叙事的视听及衍生改编来源声明.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Source Declaration for Audiovisual and Derivative Adaptations of a Continuing Real-World Narrative.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Déclaration de source pour les adaptations audiovisuelles et dérivées d'un récit continu du monde réel.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Declaración de fuente para adaptaciones audiovisuales y derivadas de una narrativa continua del mundo real.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継続的な実世界のナ arrative の映像および派生翻案のためのソース宣言.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مستمر واقعي لسرد والمشتقة والبصرية السمعية للتكيفات مصدر إعلان.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Quellenerklärung für audiovisuelle und abgeleitete Adaptionen einer fortlaufenden realen Erzählung.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Declaração de fonte para adaptações audiovisuais e derivadas de uma narrativa contínua do mundo real.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Заявление об источнике для аудиовизуальных и производных адаптаций продолжающегося реальн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WU, J. C. H. (2026). 지속적인 실제 세계 내러티브의 시청각 및 파생 각색을 위한 출처 선언.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60116>

留学与创业初期历史照片（1989—1993）

以下照片记录巫朝晖先生 1989 年至 1993 年留学澳洲期间的部分经历，包括求学、工作、创业探索及个人成长历程。这些影像见证了其海外人生旅程的起点。



1989 年 3 月启程飞往墨尔本



1989 年 3 月初到墨尔本机场



1989 年墨尔本



1989 年 6 月 22 日，墨尔本语言学校同学合影
后排左三青衣是作者



1989 年 8 月，摄于墨尔本出租屋



1989 – 1992 年 5 月作者在墨尔本饼干厂工作照



1989 年 7 月 1 日，墨尔本独自过他乡的第一个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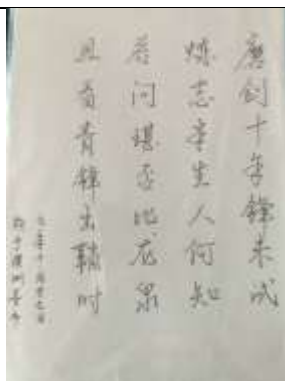
1989 年墨尔本练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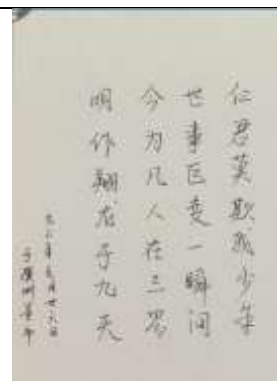
1989 年 12 月 25 日第一次到悉尼歌剧院



1992 年 2 悉尼创业开小型印刷厂



1992 年 11 月 27 日，作者手稿，原创《磨剑》
磨剑十年锋未试，练志半生人何知；
若问堪否比龙泉，且看青锋出鞘日。



1992 年 1 月 26 日，作者手稿，《蜕变》
仁君莫欺我少年，世事巨变一瞬间；
今为凡人在三界，明作翔龙于九天。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历史照片选编

以下照片选自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 2005 年至 2009 年期间部分文化活动、文学交流及社会参与记录。相关资料长期公开保存于澳洲彩虹鹦网站，并已被澳洲国家图书馆 TROVE 系统长期存档。照片内容主要反映该时期澳洲彩虹鹦与文学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情况。已由澳洲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Australian Web Archive (AWA) 永久归档：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824/http://www.azchy.com/chinese/gallery_cn.htm

	
左起：2007 年 9 月 14 日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会长巫朝晖先生应邀出席澳洲国家第一领导人 约翰·霍华德总理 （在任时）举办的特邀酒会。	2007 年 9 月 约翰·霍华德总理 （中）在任时和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荣誉会长 巫邈 、 杜鹃 伉俪及副会长 美祉小姐 （左二）、巫朝晖先生（左）合影
	
2006 年巫朝晖先生（右）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洲悉尼总领事馆举办的当地华侨春节联欢会，与总领事（大使衔） 邱少芳先生 （左）合影。	左起：2006 年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李荣胜先生 （手持《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季刊第七期）及（中国）中华民主文化促进会驻澳大利亚代表处 首席代表、澳大利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 何孔周先生 和巫朝晖先生在悉尼。



2007 年 9 月 24 日，作者再次受邀出席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见面会。霍华德先生手持作者赠送的《澳洲彩虹鹦》季刊第十期及作者根据双方此前合影创作的铅笔素描作品。

On 24 September 2007, the author was invited once again to attend a meeting with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Mr Howard is shown holding Issue No.10 of the Australian Rainbow Parrot Quarterly,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together with a pencil portrait drawn by the author based on their previous photograph.



左起：2007 年 9 月 14 日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会长**巫朝晖**先生应邀出席澳洲国家第一领导人**约翰·霍华德**总理（在任时）举办的特邀酒会。



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与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副会长**美祉**小姐握手交谈



2007 年 9 月 14 日，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中）在任时和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荣誉会长**巫逊**、**杜鹃**伉俪



左起：2005 年巫朝晖先生与著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先生在澳洲悉尼。



2006 年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荣誉会长**巫滋**、**杜鹃**伉俪。



左起：巫朝晖先生自 2001 年起担任香港气功太极社名誉顾问，该社于 2022 年更名为太极国际学院。上图为 2006 年与香港气功太极社社长林文辉先生（后任太极国际学院主席）及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会会长李国强先生会晤于香港。



2006 年**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在悉尼邀请当地八个文学组织参加缅怀诗人屈原座谈会，会后合影。



左起：2005 年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荣誉会长**巫滋**先生及悉尼著名诗人、著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先生与笔会会员**陈德标**先生在澳洲悉尼。



左起：2005 年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副会长**美祉**小姐与著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先生在澳洲悉尼。

武学传承与交流照片选编（2007-2026）

巫朝晖先生，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主席，
太极国际学院名誉顾问（原香港气功太极社），
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吴式太极拳第六代正脉传承人（师承单颖宗师），
澳洲赵氏形意拳掌门人、澳洲赵氏形意拳协会会长（师承赵宏伟宗师）。



2007 年 12 月 29 日摄于深圳，上图左起：赵宏伟宗师、巫朝晖、林文辉



2007 年，左起：林文辉宗师、王西安宗师、巫朝晖先生。林文辉为王西安宗师入室弟子，并为巫朝晖的气功与太极启蒙老师。



2008 年，左起：少林寺皈依弟子释延康宗师、香港气功太极社会长林文辉宗师、名誉顾问巫朝晖先生、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国强先生。



2008 年，左起：香港气功太极社会长林文辉宗师、青城派掌门刘绥滨宗师、香港气功太极社名誉顾问巫朝晖先生。



2008 年，左起：香港气功太极社名誉顾问巫朝晖先生、嵩山少林寺第三十二代皈依弟子释行者宗师、香港气功太极社会长林文辉先生伉俪。



2013 年 10 月，陈家沟太极文化之旅。林文辉主席（左五白衣），巫朝晖先生（后排左七蓝白衣）



2024 年 10 月 25 日，**单颖**宗师（李经梧嫡传弟子）正式收**巫朝晖**为嫡传弟子，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显隐》



2024 年，左起：**巫朝晖**（澳洲赵氏形意拳掌门人）、**林文辉**宗师（赵氏形意拳香港掌门人）、**赵宏伟**宗师。林文辉与巫朝晖先生均师承赵宏伟宗师。



2024 年 10 月，**单颖**宗师传授拳法、心法给**巫朝晖**



2024 年于深圳笔架山公园，**赵宏伟**大师（黄衣）指导**巫朝晖**形意拳



2023 年于日本，**林文辉**宗师悉心指导**巫朝晖**太极拳精要及心法



2024 年于香港，**巫朝晖**演练春秋大刀太极功



2024 年于香港，上图：**巫朝晖**（红帽白衣者）在香港太极班传授马步桩功



2026 年 5 月 4 日，于悉尼海边朝霞中双剑演练。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10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2025年起月刊
自2025年起
长期月刊出版

即将突破 70+
DOI 独立文献
DOI Publications

近700万字
(仅前10期)
累计字数
Nearly 7 Million Words
(First 10 Issues Only)

Trove收录
20+ 作品
Trove Included
20+ Works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多领域体系
Multidisciplinary Systems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数字文明 • 迈向 AI 未来

Witnessing the Changes from 1986 to 2026 • Witnes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igrants and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 Building a Digital Civilization • Embracing the AI Future

现代跃迁
MODERN EPOCHAL TRANSITION

主刊
Main Issues

专题与副刊
Topics & Supplements

项目结构
Structure Overview

中文

English

Français

Español

Deutsch

العربية

日本語

Português

Русский

한국어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WorldCat
全球最大图书馆联合目录系统

TROVE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Zenodo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ORCID
全球永久学术数字身份

DOI
全球数字对象标识符

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关于作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 澳洲国际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2005 年起) (ORCID)
- 《时代跃迁》独立撰写者兼主编, 2023 年至今
- “澳洲国际跨学科作家联盟”创会会长兼季刊总编, 2004 年至今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跨领域研究型国际学术月刊, 采用十种语言同步发行机制, 由资深跨领域国际独立学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创建、撰写与主编, 更多体系请参阅他创建的跨领域文明图景、多维结构图景。本刊及以下展示之全部 40+ 部作品, 均为他的独立创作作品。

本刊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永久存档,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WorldCat 全球最大图书馆联合目录系统 (或称机构级以 16,000 所国家馆与大学图书馆、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 / TROVE, 以及由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运营的 Zenodo、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DataCite DOI 全球数字对象(文献)标识符 (超 60 个馆) 与 ORCID 全球唯一永久学术数字身份等国际学术基础设施。作者和本刊均不隶属于任何单一大学、出版社或国家职称评定体系, 其公开记录客观呈现了本书的学术属性、存稿状态与永久保存能力。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第十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九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八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七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六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五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四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三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第二期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创刊号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查看全部作品 View All Issues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专题与副刊及系列作品 Topic & Supplements

文化、艺术
Culture & Martial Arts

算法、系统
Algorithms & Systems

哲学、结构
Philosophy & Structures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巫朝晖主刊, 时代跃迁主刊
DOWNLOAD
TROVE LINK
DOI LINK

更多作品 将陆续上传

More works will be uploaded gradual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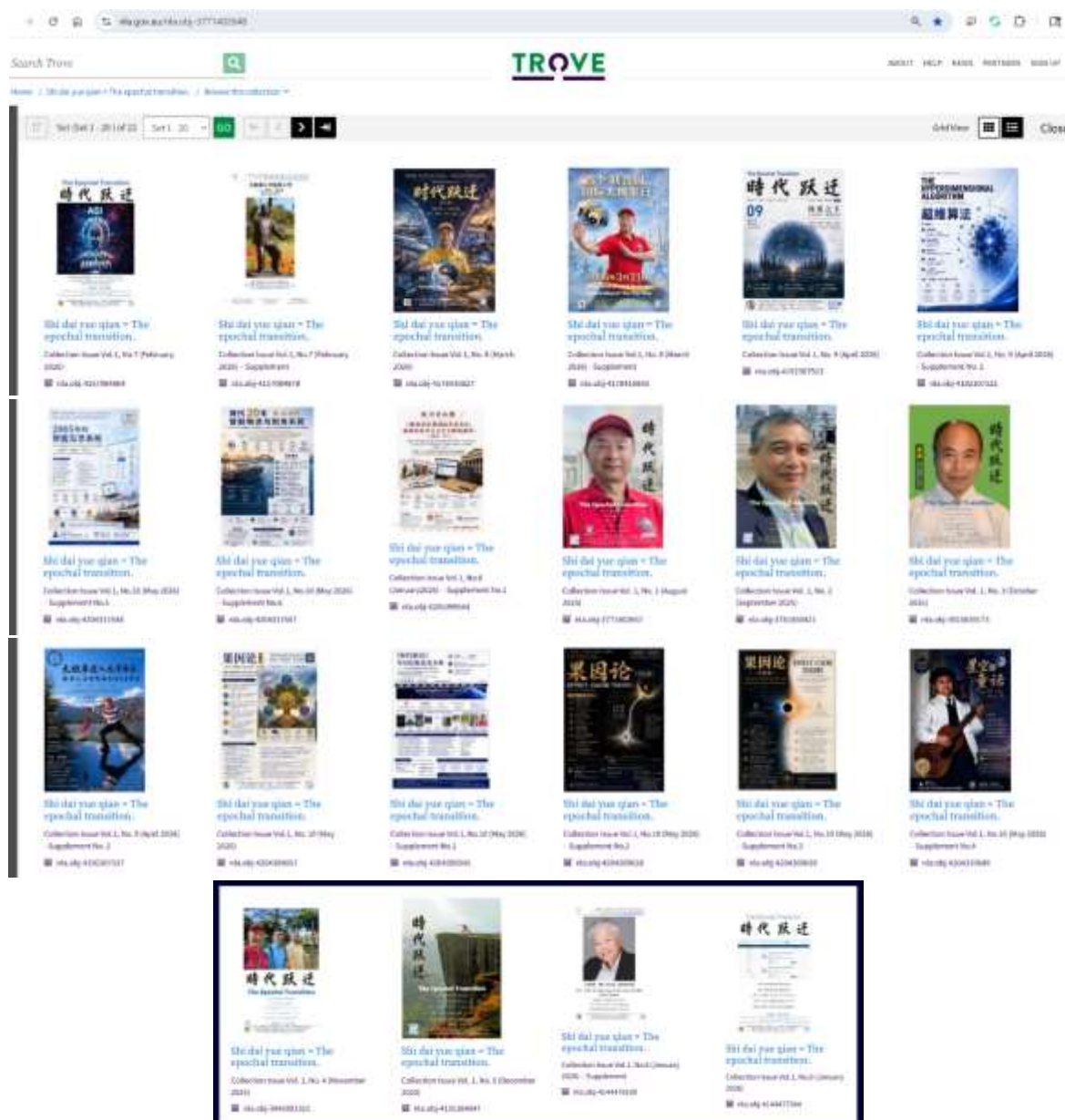
高清版请浏览附件 times_homepage20260606.pdf

High-resolution home page attached, or visit <https://times.net.au/>



截至 2026 年 6 月，作者多部作品已被澳洲国家图书馆 TROVE 系统永久收藏并公开检索。

As of June 2026, multiple works by the author have been permanently archived and publicly index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TROVE system.



Contents

[人生]国际独立学者之路 1

 本书导读 1

 本书简介 1

 序章、异乡夜雨..... 4

 第一章 墨尔本：留学生时代的起点（1989 – 1992） 6

 第二章 悉尼：新的开始（1992） 8

 第三章 远程工作与智能物流（1993 – 2013） 11

 第四章 互联网上的华人社区（2004） 13

 第五章 澳洲彩虹鹦：从纸质季刊到数字遗产（2004 – 2025） 15

 第六章 站桩与剑影（1992 – 2026） 24

 第七章 琴弦与快门（2019 – 2026） 28

 第八章 一个人与另一份刊物《时代跃迁》（2025 – 2026） 31

 第九章 理论从实践中生长 35

 第十章 四网文明矩阵 37

 第十一章 三十年的主线..... 39

 第十二章 独立 40

 第十三章 国际 41

 第十四章 学者 42

 第十五章 结构的代价 45

 那些看不见的时间 47

 结语：仍在继续..... 48

 作者现有主要身份与长期实践领域 50

附录：部分代表作品与记录链接.....	53
作者简介	63
[LIFE]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64
Guide to This Book	64
Prologue: A Foreign Night's Rain	68
Chapter 1: Melbourne –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ra (1989–1992)	71
Chapter 2: Sydney – A New Beginning (1992)	73
Chapter 3: Remote Work and Intelligent Logistics (1993–2013).....	76
Chapter 4: A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 (2004)	79
Chapter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From Print Quarterly to Digital Heritage (2004–2025)	82
Chapter 6: Standing Stake and the Shadow of the Sword (1992–2026).....	92
Chapter 7: Strings and Shutters (2019–2026)	98
Chapter 8: One Person and Another Publication – <i>The Epochal Transition</i> (2025–2026)	102
Chapter 9: Theory Grows from Practice	107
Chapter 10: The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111
Chapter 11: The Thread of Thirty Years	114
Chapter 12: Independence	116
Chapter 13: International	118
Chapter 14: Scholar.....	119
Chapter 15: The Cost of Structure.....	124
Those Unseen Hours.....	127
Conclusion: Still Continuing	129
Author's Current Main Identities and Long-Term Practice Areas	131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134
About the Author	145
[VIE]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146
Guide de ce livre	146
Prologue : Pluie nocturne en terre étrangère.....	150
Chapitre 1 : Melbourne – Le point de départ de l'étudiant international (1989–1992)	154
Chapitre 2 : Sydney – Un nouveau départ (1992).....	156
Chapitre 3 : Travail à distance et logistique intelligente (1993–2013).....	159
Chapitre 4 : Une communauté chinoise sur Internet (2004)	162
Chapitre 5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 patrimoine numérique (2004–2025).....	165
Chapitre 6 : Le pilier et l'ombre du sabre (1992–2026).....	176
Chapitre 7 : Cordes et obturateurs (2019–2026)	183
Chapitre 8 : Une personne et une autre publication – <i>La Transition</i> <i>Épochale</i> (2025–2026).....	187
Chapitre 9 : La théorie émerge de la pratique	192
Chapitre 10 : La matrice des quatre réseaux civilisationnels	196
Chapitre 11 : Le fil conducteur de trente ans	199
Chapitre 12 : Indépendance	200
Chapitre 13 : International	201
Chapitre 14 : Chercheur / Universitaire.....	203
Chapitre 15 : Le coût de la structure.....	208
Ces heures invisibles.....	211
Conclusion : Le chemin continue.....	214

Principales identités actuelles et domaines d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e l'auteur	216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220
À propos de l'auteur	231
[VIDA]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232
Guía de este libro	232
Prólogo: Lluvia nocturna en tierra extranjera	237
Capítulo 1: Melbourne –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época de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1989–1992)	240
Capítulo 2: Sídney – Un nuevo comienzo (1992)	242
Capítulo 3: Trabajo remoto y logística inteligente (1993–2013)	245
Capítulo 4: Una comunidad china en Internet (2004)	248
Capítulo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l patrimonio digital (2004–2025)	251
Capítulo 6: La estaca y la sombra de la espada (1992–2026)	262
Capítulo 7: Cuerdas y obturadores (2019–2026)	269
Capítulo 8: Una persona y otra publicación – <i>La Transición Épocal</i> (2025–2026)	274
Capítulo 9: La teoría emerge de la práctica	279
Capítulo 10: La matriz de las cuatro redes civilizacionales	283
Capítulo 11: El hilo conductor de treinta años	286
Capítulo 12: Independencia	288
Capítulo 13: Internacional	290
Capítulo 14: Académico / Investigador	292
Capítulo 15: El costo de la estructura	297
Esas horas invisibles	300

Conclusión: El camino continúa.....	303
Principales identidades actuales y áreas de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l autor	305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309
Sobre el autor	320
[人生] 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	321
本書の手引き	321
序章 異郷の夜雨.....	324
第 1 章 メルボルン：留学生時代の起点（1989 – 1992）	327
第 2 章 シドニー：新たな始まり（1992）	329
第 3 章 リモートワークと知的物流（1993 – 2013）	332
第 4 章 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華人コミュニティ（2004）	335
第 5 章 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紙の季刊誌からデジタル遺産へ （2004 – 2025）	338
第 6 章 站樁と剣の影（1992 – 2026）	347
第 7 章 琴弦とシャッター（2019 – 2026）	352
第 8 章 一人ともう一つの刊行物『The Epochal Transition』（2025 – 2026） ..	356
第 9 章 実践から生まれる理論.....	361
第 10 章 四網文明マトリックス.....	364
第 11 章 三十年の主軸	367
第 12 章 独立	369
第 13 章 国際	371
第 14 章 学者	373
第 15 章 構造の代償.....	377
見えない時間たち	380
著者の現行の主要な身分と長期的実践分野.....	383

結び: 続いている道	386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388
著者紹介	399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الحياة]	400
وو هوي تشاو جيڤي: المؤلف	400
الكتاب هذا دليل	400
أجنبية أرض في ليلي مطر: مقدمة	403
(1989–1992) الدولي الطالب عصر انطلاق نقطة – ملبورن: الأول الفصل	404
(1992) جديدة بداية – سيدني: الثاني الفصل	407
(1993–2013)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والخدمات بعد عن العمل: الثالث الفصل	410
(2004) الإنترنت على صيني مجتمع: الرابع الفصل	412
(2004–2025) رقمي تراث إلى مطبوعة فصلية من –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الخامس الفصل	414
(1992–2026) السيف وظل الجذع وقفة: السادس الفصل	423
(2019–2026) والغالق الأوتار: السابع الفصل	428
(2025–2026) العصر/التحول – آخر ومنشور واحد شخص: الثامن الفصل	432
الممارسة من تخرج النظرية: التاسع الفصل	436
الشبكات رباعية الحضارة مصفوفة: العاشر الفصل	439
عامًا الثلاثين خيط: عشر الحادي الفصل	442
الاستقلال: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فصل	443
الدولية: عشر الثالث الفصل	444
الباحث / الأكاديمي: عشر الرابع الفصل	445
الهيكل ثمن: عشر الخامس الفصل	449
المرئية غير الساعات تلك	452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ة ومجالات للمؤلف الحالية الرئيسية الهويات	454
مستمراً يزال لا الطريق: الخاتمة	456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458
المؤلف عن	469
[LEBEN]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Wissenschaftlers	470
Wegweiser zu diesem Buch	470
Prolog: Nachtregen in der Fremde.....	474
Kapitel 1: Melbourne – Ausgangspunkt der Zeit als internationaler Student (1989–1992)	478
Kapitel 2: Sydney – Ein neuer Anfang (1992)	480
Kapitel 3: Fernarbeit und intelligente Logistik (1993–2013)	483
Kapitel 4: Eine chinesische Gemeinschaft im Internet (2004).....	486
Kapitel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Von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zum digitalen Erbe (2004–2025)	489
Kapitel 6: Pfahlstehen und der Schatten des Schwertes (1992–2026)	500
Kapitel 7: Saiten und Verschlüsse (2019–2026)	507
Kapitel 8: Eine Person und eine weitere Publikation – <i>The Epochal Transition</i> (2025–2026)	512
Kapitel 9: Theorie wächst aus der Praxis.....	517
Kapitel 10: Die Vier-Netzwerke-Zivilisationsmatrix.....	521
Kapitel 11: Der rote Faden von dreißig Jahren	524
Kapitel 12: Unabhängigkeit.....	526
Kapitel 13: International	528
Kapitel 14: Gelehrter / Wissenschaftler.....	530
Kapitel 15: Der Preis der Struktur	535
Diese unsichtbaren Stunden.....	539
Die derzeitigen Hauptidentitäten und langjährigen Praxisbereiche des Autors ..	542
Schluss: Der Weg geht weiter	546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548
Über den Autor	559
[VIDA]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560
Guia para este livro	560
Prólogo: Chuva noturna em terra estrangeira.....	564
Capítulo 1: Melbourne – O ponto de partida da época de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1989–1992)	568
Capítulo 2: Sydney – Um novo começo (1992)	570
Capítulo 3: Trabalho remoto 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1993–2013).....	573
Capítulo 4: Uma comunidade chinesa na Internet (2004).....	576
Capítulo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o património digital (2004–2025)	579
Capítulo 6: A estaca e a sombra da espada (1992–2026).....	590
Capítulo 7: Cordas e obturadores (2019–2026).....	597
Capítulo 8: Uma pessoa e outra publicação – <i>A Transição Épocal</i> (2025–2026)	601
Capítulo 9: A teoria emerge da prática	606
Capítulo 10: A Matriz Civilizacional de Quatro Redes	610
Capítulo 11: O fio condutor de trinta anos	613
Capítulo 12: Independência.....	615
Capítulo 13: Internacional.....	617
Capítulo 14: Académico / Investigador	619
Capítulo 15: O preço da estrutura.....	624
Aquelas horas invisíveis	627
Principais identidades atuais e áreas de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do autor	630
Conclusão: O caminho continua	634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636
Sobre o autor	647
[ЖИЗНЬ]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648
Автор: Джеффи Чао Хуэй Ву	648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этой книге	648
Пролог: Чужой ночной дождь	652
Глава 1: Мельбурн – Отправная точка эпох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тудента (1989–1992)	656
Глава 2: Сидней – Новое начало (1992)	658
Глава 3: Удал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ка (1993–2013)	661
Глава 4: Китай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 Интернете (2004)	665
Глава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От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к цифровому наследию (2004–2025)	668
Глава 6: Стояние столбом и тень меча (1992–2026)	679
Глава 7: Струны и затворы (2019–2026)	686
Глава 8: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и еще одна публикация – <i>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i> (2025–2026)	691
Глава 9: Теория рождается из практики	696
Глава 10: Матрица четырех сет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700
Глава 11: Нить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704
Глава 12: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706
Глава 1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708
Глава 14: Ученый /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710
Глава 15: Цена структуры	715
Эти невидимые часы	719

Основные текущ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втора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области практики	722
Закключение: Путь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726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728
Об авторе	739
[인생]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	740
이 책의 길잡이	740
프롤로그: 이국 땅의 밤비	743
제 1 장 멜버른: 유학생 시절의 출발점 (1989–1992).....	746
제 2 장 시드니: 새로운 시작 (1992).....	748
제 3 장 원격 근무와 지능형 물류 (1993–2013).....	751
제 4 장 인터넷상의 화교 커뮤니티 (2004).....	754
제 5 장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에서 디지털 유산으로 (2004–2025)	756
제 6 장 장창(站樁)과 검의 그림자 (1992–2026)	765
제 7 장 현금과 셔터 (2019–2026).....	770
제 8 장 한 사람과 또 다른 간행물 <i>시대적 전환</i> (2025–2026)	774
제 9 장 실천에서 자라는 이론	779
제 10 장 사망 문명 매트릭스	782
제 11 장 30 년의 주류	785
제 12 장 독립	787
제 13 장 국제	788
제 14 장 학자	789
제 15 장 구조의 대가.....	793
보이지 않는 시간들	796

저자의 현행 주요 정체성과 장기적 실천 분야	798
결론: 계속되는 길.....	801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803
저자 소개.....	814

作者简介：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国际独立学者、跨领域研究者、独立出版实践者。1989年赴澳留学，长期从事出版、文化传播、网站建设、智能物流系统、武学实践及跨领域研究。先后创办澳洲彩虹鸚国际作家笔会、澳洲长风信息网、澳洲长风论坛、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及《时代跃迁》十语月刊等平台。

Author Bio: JEFFI CHAO HUI WU is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r, and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ractitioner. He went to Australia to study in 1989 and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publish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bsite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He founded the Australian Rainbow Lorikeet International Writer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and the ten-language monthly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Notice biographique : JEFFI CHAO HUI WU est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un chercheur interdisciplinaire et un praticien de l'édition indépendante. Il est parti étudier en Australie en 1989 et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édition, la communication culturelle,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la pratique des arts martiaux et la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Il a fondé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n Rainbow Lorikeet, le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le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l'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australienne de Qigong et de Tai Chi, ainsi que la revue mensuelle en dix lang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Nota biográfica: JEFFI CHAO HUI WU es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investigador interdisciplinario y profesional de la edición independiente. Se fue a Australia a estudiar en 1989 y desde entonces se ha dedicado a la edición, la comunicación cultural,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l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la práctica de artes marciales y la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Fundó la Fede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n Rainbow Lorikeet,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el Foro Australian Winner,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a de Qigong y Tai Chi, y la revista mensual en diez idioma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著者紹介：ジェフィ・チャオ・ホイ・ウーは国際独立研究者、学際的研究者、独立出版実践者である。1989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へ留学し、出版、文化伝播、ウェブサイト構築、インテリジェント物流システム、武術実践、学際的研究に長年携わってきた。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ロリキット国際作家連盟、オーストラリア・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オーストラリア・ウィナー・フォーラム、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拳アカデミー、そして十言語月刊誌『ジ・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を創設した。

المستقل للنشر وممارس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باحث ،دولي مستقل باحث هو وو هوي تشاو جيغى :للمؤلف الذاتية السيرة وأنظم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ثقافي والتواصل للنشر حياته وكرس ،1989 عام في الدراسة أستراليا إلى سافر الدولي الكتاب اتحاد من كل أسس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نفس عن الدفاع فنون وممارسة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و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أسترالي الفائز وممتدى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وشبكة ،قزح قوس بيغاء الأسترالي The Epochal Transition اللغوية العشرينية الشهيرة والمجلة ،تشى والتاي للتشيغونغ

Autorenporträt: JEFFI CHAO HUI WU ist ein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Wissenschaftler, interdisziplinärer Forscher und unabhängiger Publikationspraktiker. Er ging 1989 nach Australien, um zu studieren, und ist seit langem im Verlagswesen, in der 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im Webaufbau, in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en, in der Kampfkunstpraxis und in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 tätig. Er gründete den Australian Rainbow Lorikeet International Writers' Federation,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das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di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und die zehnsprachige Monatszeitschrif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Nota biográfica: JEFFI CHAO HUI WU é um pesquis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pesquisador interdisciplinar e profissional de publicação independente. Mudou-se para a Austrália para estudar em 1989 e, desde então, trabalha nas áreas de publicação, comunicação cultural, construção de site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prática de artes marciais e pesquisa interdisciplinar. Ele fundou a Federação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n Rainbow Lorikeet,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o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a de Qigong e Tai Chi, e a revista mensal em dez idioma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Сведения об авторе: Джеффи Чао Хуэй Ву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ученый и практи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книгоиздания. Он уехал на учебу в Австралию в 1989 году и с тех пор занимается издательским делом,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и, созданием веб-сайто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и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боевыми искусствами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Он осн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писателей «Радужный лорикет»,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сеть «Победитель», фору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победитель»,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кадемию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а также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журнал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The Epochal Transition.

저자 소개: 제피 차오 후이 우는 국제 독립 학자, 학제 간 연구자, 독립 출판 실무자이다. 1989 년 호주로 유학을 떠난 후, 출판, 문화 전파, 웹사이트 구축,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무술 수련, 학제 간 연구에 오랫동안 종사해 왔다. 호주 레인보우 로리켓 국제 작가 연맹, 호주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 호주 워너 포럼,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권 아카데미, 10 개 언어 월간지 『디 에포칼 트랜지션』 을 창립했다.

[人生]国际独立学者之路

——从留学生到跨领域实践者的近四十年结构之路

作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本书导读

这不是一部传记，也不是一部回忆录，而是一条国际独立学者之路

当人们第一次听到“国际独立学者”这个称谓时，往往会怀疑这是否只是一个自我赋予的身份。然而，本书并不试图通过头衔证明什么，而是试图记录一条道路。

从 1989 年赴澳留学开始，到 2026 年的今天，书中所记录的并不是某个身份的获得过程，而是一段持续学习、持续实践、持续记录与持续探索的历程。至于这条道路最终是否足以支撑“国际独立学者”这一称谓，读者可以在阅读之后自行判断。

本书所呈现的，不是结论，而是过程；不是标签，而是形成；不是身份本身，而是那条让身份得以成立的道路。

本书简介

《国际独立学者之路》记录了巫朝晖先生 (JEFFI CHAO HUI WU) 自 1989 年赴澳留学以来至 2026 年的真实经历与长期实践历程。

三十余年来，作者先后经历留学、打工、创业、印刷出版、媒体编辑、网站建设、文化传播、智能物流系统、武学实践与传承、摄影创作、音乐学习及跨领域研究等多个阶段，并逐步形成国际独立学者、独立出版实践者、文化组织创建者、系统设计者与长期记录者等多重身份。

本书按照时间线展开，不着重讲述成功与失败，而着重呈现这些身份如何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从墨尔本留学生时代，到悉尼创业与印刷出版（包括印刷厂及《唐人街杂志》）；从智能物流系统的构建，到澳洲长风信息网与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

从中华传统武学实践与传承，到《时代跃迁》十语月刊的持续出版，本书记录了一位普通人在数十年间持续学习、持续探索、持续实践、持续记录与持续出版的真实过程。

自 2025 年 11 月启动 DOI 系统发布以来，截至 2026 年 5 月，作者已有近七十部独立作品获得 DOI，并进入澳洲国家图书馆、国际学术保存平台、开放学术基础设施及全球图书馆编目网络等多个长期保存体系。按独立 DOI 统计，相关作品已接近七十项，其中不少作品已具备独立成书规模，并形成持续扩展的跨领域文献体系。

本书既是一部个人成长记录，也是一部长期跨领域实践档案；既记录了一位海外华人的人生轨迹，也记录了一位国际独立学者在三十余年间逐步形成其知识结构、实践体系与长期文献积累的过程。

“国际独立学者”仅为便于读者理解而采用的概括性称谓。本书无意证明任何头衔或身份，而着重记录作者近四十年来持续学习、实践、探索、记录与出版的真实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大量文献、照片、手稿与公开档案。

这不仅是一段个人经历，更是一部国际独立学者形成史。

2005：持续二十余年的起点

回头看，2005 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我创办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并开始出版《澳洲彩虹鹦》季刊。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我始终没有中断过学习、思考、记录、创新与实践。文化活动、网站建设、出版工作、系统设计、武学探索以及后来的跨领域研究，逐渐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持续延续至今。

如果说 1989 年是澳洲人生的起点，那么 2005 年更接近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从这一年开始，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工作，实践不再只是为了谋生，记录也不再只是个人习惯，而逐渐转化为长期而持续的公共文化实践、独立研究与知识积累。

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陆续创办并长期参与建设多个文化、学术与传播平台，包括：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

<https://www.azchy.com>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

<https://taichiau.org/>

澳洲长风信息网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澳洲长风论坛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十语月刊

<https://www.times.net.au>

这些平台横跨文学、出版、文化传播、网站建设、武学实践及跨领域研究等多个方向，也成为我持续学习、持续记录、持续研究与持续创新的重要载体。

与此同时，我长期组织、参与及出席各类文化交流、出版推广、文学活动、武学交流及国际性活动，并持续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记录。许多后来形成的重要作品、系统与实践体系，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今天回头看，2005 年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条持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发展主线。许多后来形成的重要作品、研究成果、文化平台与实践体系，都源于这一时期的持续积累与不断探索。

序章、异乡夜雨

本文主要记录 1989 年至 2026 年在澳大利亚期间的实践、研究与出版历程。1968 年至 1989 年的中国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及早期工作实践，暂不展开，留待未来独立著述。

1989 年，我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和那个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口袋里没有多少盘缠，眼前是一片茫茫未知。

那一年，我在墨尔本被炒过三次鱿鱼。理由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不好用”的人——因为我总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也是在那一年，我经历了一场寒夜急诊手术。躺在异国的病床上，周围没有一个亲人。麻醉带来的寒冷从脊椎蔓延到全身，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在这里。

到澳洲后，我开始每周给家里写一封家书。那时国际长途太贵，每分钟 2.7 澳元，电子邮件尚未有。我的第一份厨房帮工工作，时薪只有 2 澳元。我把所有孤独、恐惧和坚持都揉进那些跨越重洋的文字里。后来我在原创歌曲 [《相依相守》](#) 中写下一句词：“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相聚那天。”那句话，最早是从那段日子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那段留学时光让我明白，个人经历如果不被结构化记录，就容易在时间中消散。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活转化为可追溯的实践体系。我在澳洲早期做过许多看似彼此无关的事。1992 年前后，我移居悉尼创办了印刷厂，后来写成《第一印刷厂》和《我学印刷第三天》。印刷不是简单把文字放到纸上，而是版面、机器、纸张、时间、客户、成本和错误率之间的综合控制。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进入这个行业，需要学的不只是技术，还有订单判断、客户沟通、文件处理、交货节奏和风险承担。

后来我持续读夜校近十年，涉及物流、管理、IT 支持、风控等方向。现在回头看，那些夜晚并不是单纯为了拿证书，而是在把一个人的底层能力拆开重建。我写过《1989 澳洲寻工路》《九年寒窗夜雨灯》《墨尔本求生记》等文章，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回忆苦难，而是为了记录一个人如何在没有现成道路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把生活经验转化为长期能力。

但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那些经历没有打垮我，反而让我养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习惯：凡事自己动手，凡事自己解决，凡事从结构上想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替你安排好一切，也没有现成的系统可以依赖。这个习惯，后来成了我一切工作的原点。



照片为作者本人，摄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South Yarra 留学时期（约 1990 年）。本书所记录的许多故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这一时期的部分记忆，可参阅《星空的童话》：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第一章 墨尔本：留学生时代的起点（1989 - 1992）

关键词：生存、适应、学习

1989 年，我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和那个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口袋里没有多少盘缠，眼前是一片茫茫未知。

那一年，我在墨尔本被炒过三次鱿鱼。理由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不好用”的人——因为我总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也是在那一年，我经历了一场寒夜急诊手术。躺在异国的病床上，周围没有一个亲人。麻醉带来的寒冷从脊椎蔓延到全身，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在这里。

手术后，我开始每周给家里写一封家书。那时国际长途太贵，电子邮件尚未普及。我把所有孤独、恐惧和坚持都揉进那些跨越重洋的文字里。后来我在原创歌曲中写下一句词：“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相聚那天。”那句话，最早是从那段日子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那段留学时光让我明白，个人经历如果不被结构化记录，就容易在时间中消散。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活转化为可追溯的实践体系。

我写过《1989 澳洲寻工路》《九年寒窗夜雨灯》《墨尔本求生记》等文章，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回忆苦难，而是为了记录一个人如何在没有现成道路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把生活经验转化为长期能力。

在墨尔本时期，我在底层饼干厂上中班，经常半夜才下班。次日天未亮，我又早起学习英语及打字。

1992 年移居悉尼后，我持续读夜校近十年，涉及物流、管理、IT 支持、风控等方向。现在回头看，那些夜晚并不是单纯为了拿证书，而是在把一个人的底层能力拆开重建。

1992 年 2 月，我离开墨尔本，前往悉尼。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从后来的历史结果看，如果没有这次转移，后面的一切——印刷厂、《唐人街杂志》、智能物流系统、澳洲长风信息网、澳洲彩虹鹦、《时代跃迁》——很可能都会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是整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人生转折节点之一。

第二章 悉尼：新的开始（1992）

印刷机的声音与出版能力的萌芽

1992 年 2 月起，我的人生进入悉尼时期。

1992 年前后，我与合作伙伴在悉尼创办了印刷厂。今天回头看，这不是一段普通创业经历，而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复杂系统的实践现场。印刷厂不是简单把文字印到纸上。它涉及客户沟通、稿件处理、排版、纸张、油墨、机器、交期、错误控制、成本核算和质量判断。客户只看到成品，但操作者必须面对所有细节。一个错字、一处版面偏差、一次机器故障、一批纸张问题，都可能变成损失。后来我写过《第一印刷厂》《我学印刷第三天》等文章，记录那段经历。

我在印刷厂学到的第一件事，是现实世界不会因为一个人努力就自动变得简单。你必须把混乱拆成步骤，把步骤变成流程，把流程变成可控操作，把可控操作变成稳定交付。印刷行业给我上的课非常具体：一个文件不能只看内容，还要看格式；一个版面不能只看美观，还要看印刷条件；一批活不能只看眼前订单，还要看后续修改、交货时间和客户承受能力。后来我做网站、做物流、做出版、做多语言排版，都能看到早年印刷训练留下的痕迹。所谓跨领域，并不是一个人今天学一点这个，明天学一点那个，而是某种底层能力在不同领域反复出现。

《唐人街杂志》：出版能力的第一次跨越

同样是在 1992 年，我的合作伙伴创办了《唐人街杂志》。

我参与其中，并从中学会了排版和编辑。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帮忙”，而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出版现场。印刷厂代表的是制造能力，而《唐人街杂志》代表的是出版能力的第一次实践。

这两条线在 1992 年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印刷让我理解物理载体的边界与可能，杂志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版面设计、内容编辑、作者关系、发行渠道和读者反馈。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印刷者”到“出版参与者”的跨越。排版让我理解版面与阅读顺序的关系，编辑让我理解内容筛选与结构组织的必要性。

后来：

- 澳洲彩虹鹦
- 澳洲长风信息网
- 《时代跃迁》

这条出版传播主线，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没有 1992 年对印刷和杂志的双重介入，就不会有后来一切关于“如何让内容稳定地进入公共空间”的系统性理解。

在那段时期，我还持续读夜校近十年，涉及物流、管理、IT 支持、风险控制等方向。白天工作已经很累，晚上继续学习，并不是一种浪漫选择，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一个人在异国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复合能力，很容易被固定在很窄的位置上。物流让我理解货物、文件、时间和责任之间的关系；管理让我理解组织和流程；IT 支持让我理解系统、数据和故障；风控让我理解错误发生之前如何提前拦截。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智能物流系统、智能财务系统、出版自动化系统和网站结构时，我才意识到，夜校那些看似分散的课程，其实早已在我身上形成一个长期的复合基础。

我不把那段经历写成励志故事，是因为真正的成长往往并不励志。它只是一天接一天地撑过去，把不会的东西学会，把混乱的东西理顺，把本来无法承受的事情慢慢变成

可以处理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只读书而没有现实压力，理解世界会偏理论；如果只做事而没有学习习惯，经验又容易停留在局部。我的早期经历恰恰是在这两者之间反复切换：白天面对客户、机器、账单、工作和生活，晚上再回到教室，把现实中的问题放进知识框架里重新理解。

第三章 远程工作与智能物流 (1993 - 2013)

1993 年前后，我已经实践过远程工作原型系统。今天谈远程办公，人们想到的是视频会议、云端文档和即时通讯，但在那个年代，远程工作的难点并不在于工具是否先进，而在于工作如何被拆分、文件如何被传递、责任如何被确认、人在不在现场时流程如何继续运转。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1993 年远程工作原型系统的结构性实践案例研究》。

“远程工作原型系统”这个说法，可能对普通读者略显技术化。简单说，它指的是在网络条件和办公工具远不如今天成熟的年代，把一部分原本必须现场完成的工作，通过文件、流程和责任分解转移到异地完成。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个工具，而是结构。一个人不在现场时，工作如何不断线；一个步骤完成后，下一步如何接上；文件在不同人之间流动时，如何避免遗漏；如果发生错误，如何找回责任链。这些问题后来在我的物流系统、出版系统、网站维护和多语言处理流程中不断出现。

1997 年，我开始构思智能物流系统。很多人对物流的理解停留在运输，认为物流就是把货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但真正做过进口贸易和清关的人知道，物流是一条高度复杂的责任链。客户资料、商业发票、装箱单、船期、港口、HS 编码、关税、内陆运输、仓储、费用、收款、税务和文件归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造成延误、罚款、额外费用或客户纠纷。后来我写过《1997——智能物流系统雏形》《1997 年：5 秒核对上万记录》等文章。

所谓“智能物流”，在我的早期实践中并不是今天流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而是一种结构性智能。它把大量原本依赖人工经验、人工核对、人工记忆的工作，转化为自动提取、自动匹配、自动提示、自动拦错和自动生成。比如发票信息如果不完整，系统不应该等到人工最后才发现，而应该在数据进入时就把问题标出来；文件命名不应该依赖临时手写，而应该让客户、地区、订单和类型自动进入文件名，便于后续排序和追踪；费用计算不应该只靠一个人脑中经验，而应该把规则、税率、代码和历史数据组织起来。这里的难点不是写一个简单程序，而是把现实业务中所有容易出错的地方找出来，并让系统提前承担一部分判断责任。

2005 年前后，我的系统实践进入更具体阶段，包括智能发票、智能采集、二维码与条码库存、全球代采构想等。后来我写成《2005 年的智能发票系统》《2005 年的智能采集系统——1997 年构思》《2005 年的二维码+条码库存系统》《2005 年的全球代采构想》。

二维码和条码库存，对普通读者来说可以理解为给货物和资料建立可识别身份。每一件货物、每一批库存、每一个文件，如果都能被准确识别和追踪，就可以减少人工查找、误发、漏记和混淆。智能发票系统则更复杂，它不是把发票打出来，而是让发票成为整个业务链的一部分。它要知道客户是谁，货物是什么，费用如何形成，税务如何处理，附件如何匹配，文件如何命名，错误如何提示。后来我进一步写成《跨代 20 年智能物流与财务系统》《成熟结构型物流系统（二十余年持续运行验证）》，以及《跨时代实战二十年的智能税务系统》。

2013 年，智能物流系统进入成熟运行阶段。

这些文章如果只看标题，容易被误解为技术展示，但对我来说，它们更像一条实践史。一个系统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构思时显得多先进，而是二十多年后它仍然能够解释当年的业务逻辑，仍然能够被现实经验验证。许多概念在商业计划书里很漂亮，但进入日常运营后很快失效，因为真实业务充满例外、错误、临时变化和人情压力。我长期坚持把系统写成文章，是因为我不希望这些经验只留在电脑程序里。程序会过时，软件会更换，电脑会淘汰，但如果把结构、逻辑和实践场景写清楚，未来研究者就能理解一个前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系统设计者，如何在没有大型团队、没有云平台、没有资本包装的情况下，解决真实商业中的复杂问题。

第四章 互联网上的华人社区 (2004)

2004 年，我创办了“澳洲长风信息网” www.australianwinner.com 和“澳洲长风论坛”，新旧版论坛最高总计超 400 万注册会员，2026 年 3 月 20 日周五，下午 7:15 最高访客在线超 66.2 万。同年和父亲巫逖先生（巫开腾）创办了“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及其文学平台 www.azchy.com。今天很多人看到网站，只会想到网页、流量和排名，但在二十多年前，网站对海外华人社会有另一层意义。它是信息中心，也是社区入口；是发表空间，也是历史保存处；是联系人的地方，也是时代变迁的记录层。后来我写过《2004 年创建“澳洲长风信息网”》《2004 年，我独创两个国家级文献网站》。

一个网站连续运行一年不难，连续运行二十多年就不再是普通网页问题。它要面对服务器、程序、域名、备份、攻击、迁移、旧系统兼容、内容管理、用户变化和搜索引擎变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快速替换：论坛时代过去后，社交媒体兴起；电脑网页时代过去后，手机阅读成为主流；早期中文互联网的许多网站消失后，留下来的旧网页反而成为历史证据。很多人喜欢追逐最新平台，却很少意识到，长期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个持续二十年以上的网站，保存的不只是文章，而是一个时代的语言、审美、讨论方式、社群结构和华人移民生活痕迹。

2007 年，我创建的两个网站：澳洲彩虹鹦 www.azchy.com 和 澳洲长风信息网 www.australianwinner.com，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 PANDORA 系统永久镜像收录并定期更新多年，最近更新两个网站是 2025 年 8 月和 9 月。PANDORA 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长期运行的网络保存项目，TROVE 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数字馆藏系统。一个网站被这类体系保存，意义不同于普通搜索引擎抓取。搜索引擎更重视即时可见性，而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意味着这个网站被视为具有国家文化与研究价值的数字遗产，被永久保存。这不是临时的缓存，而是制度性的、跨世代的文献保存。它意味着即使我自己的服务器停止运行，这些内容仍然存在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系统中，可以被未来的研究者检索和查阅。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相关资料后来也被我整理成系统的文献数据库。这里所谓“超级民间华文文学文献数据库”，并不是为了制造宏大名词，而是为了说明它的形成方式不同于大学、出版社或官方机构。它来自民间，来自长期自发组织，来自季刊、

网站、论坛、作者、活动和跨国华文写作网络。许多民间文学活动在热闹时有人参与，几年后就找不到资料。我的长期工作，是尽可能把这些散落材料重新整理成可检索、可保存、可追踪的文献形态。

这条线后来与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ISSN 3083-5178 \)](#) 连在一起，并不是偶然。早年做论坛和网站，让我知道内容如果没有结构，很快会被淹没；如果没有目录，很难被理解；如果没有元数据，机器也难以识别；如果没有长期保存入口，作品很容易在一次服务器故障或一次平台关闭中消失。元数据这个词听起来专业，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关于资料的资料”。一篇文章的题名、作者、日期、语言、关键词、永久标识符、刊号、摘要、出版者、链接关系，都属于元数据。它们看起来不像正文那样有文学性，却决定了作品能否被搜索、归档、引用和跨系统传播。正因为我做过二十多年网站，后来才会特别重视这些看似枯燥的基础工作。

第五章 澳洲彩虹鹦：从纸质季刊到数字遗产（2004 - 2025）

2004 年，我和父亲巫逖共同创办了“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2005 年创建线上平台。这个平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论坛，而是一个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全球华文写作者的聚集地。它生逢中文互联网的拓荒年代，与那个时代的 BBS 文化一起生长。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从一开始便不仅仅是一项文学组织实践，因为无法获得外界的支持，带有明显的家庭文化传承色彩。我担任创会会长，父亲巫逖（本名巫开腾）担任永久名誉会长，姐姐巫丽灵（笔名美芷）担任副会长，母亲杜维均（笔名杜鹃）担任顾问。与许多由机构、大学或社团发起的文学组织不同，澳洲彩虹鹦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华文家庭数十年的文学积累、文化认同与持续实践基础之上。

父亲巫逖是一位长期坚持创作的诗人，其人生轨迹跨越马来西亚、中国与澳大利亚三个不同文化空间。他不仅是澳洲彩虹鹦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论坛最强写手之一，后来成为当年国际知名诗人、“巫逖文学馆”的核心人物。姐姐美芷长期参与文学创作、编辑及组织工作，母亲杜鹃则长期支持论坛和文学活动、同样成为论坛最强写手之一，后来成为当年国际知名诗人。虽然每个人参与方式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澳洲彩虹鹦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澳洲彩虹鹦的发展历程，并不仅仅是一段文学组织的发展史，也是一段家庭文化传承史、一段海外华文文学实践史，以及一段跨越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华文精神记录史。许多作者、读者与文学朋友因为文学而相聚，而澳洲彩虹鹦本身，则见证了一个家庭数十年持续参与华文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2005 年 1 月，《澳洲彩虹鹦》纸质季刊正式创刊。许多人后来看到二十一期完整出版记录时，往往会误以为背后拥有成熟的出版机构或稳定的资金体系。事实上，《澳洲彩虹鹦》纸质季刊能够持续出版至第二十一期，离不开顾问曾力先生长期提供的出版赞助与支持。在那个海外华文纸质出版逐渐式微的年代，持续出版一份纸质文学季刊本身就是一项并不容易完成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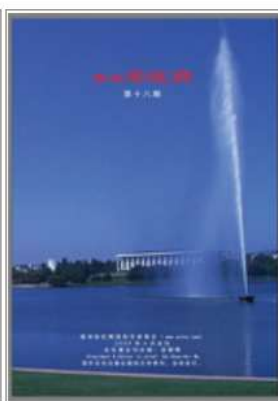
季刊停止出版之后，相关工作并未结束。我独自网站维护、历史资料整理、文献数字化转换、文学作品抢救、数据库建设以及后续网络版文献出版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将大量散落于论坛、网站、纸刊和历史档案中的资料重新整理，并转化为可以长期保存、检索与引用的数字文献体系，使澳洲彩虹鹦从传统纸质季刊进一步发展为跨越纸质时代与数字时代的长期文化档案工程。

今天回头看，澳洲彩虹鹦能够持续二十余年，并不仅仅因为它出版过多少期刊、举办过多少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完整记录了一个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同时保存了一代又一代华文作者、读者和文化参与者留下的真实痕迹。这些记录共同构成了澳洲彩虹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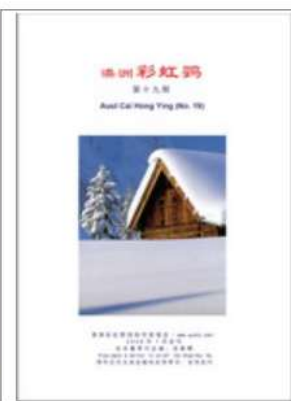
2005 年 1 月，我们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创办了纸质季刊《澳洲彩虹鹦》。这不是一份“电子刊”，不是一份“网刊”，而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有正式刊号的、印刷发行的纸质文学季刊。以下是《澳洲彩虹鹦》季刊各期链接和封面 #1 : <https://www.azc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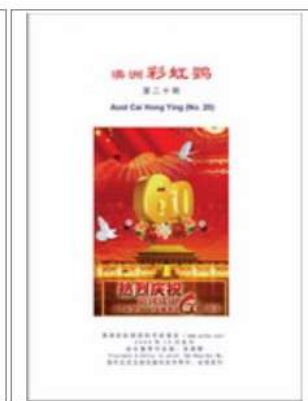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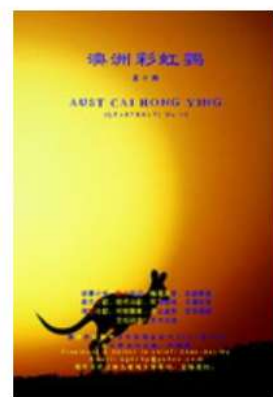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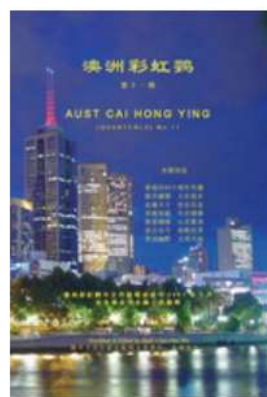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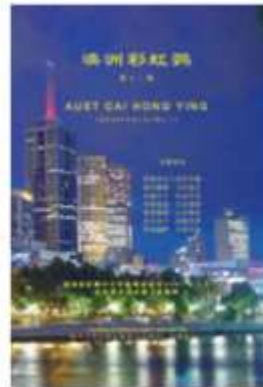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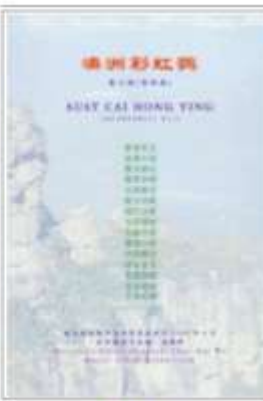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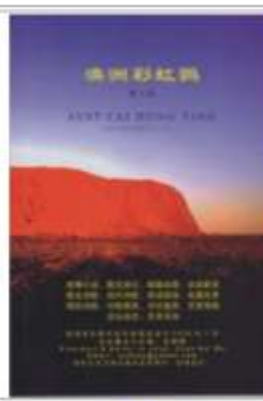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为什么说 2005 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具有制度性意义的事情。

第一，这份季刊的创刊，是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进入国家级文献保存体系的起点。从创刊号起，每期《澳洲彩虹鹦》都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进入国家文献序列。这意味着，从 2005 年开始，我的出版物就已经进入了国家级文献保存体系。这不是“后来才做到”的事情，而是从独立实践的第一天起，就同步发生的制度性确认。

第二，2006 年起，全套期刊被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至此，这份由个人创办的华文文学季刊，同时进入了两个国家的国家级文献收藏体系。一个民间发起的海外华文文学季刊，同时被两个国家的国家级机构永久保存，这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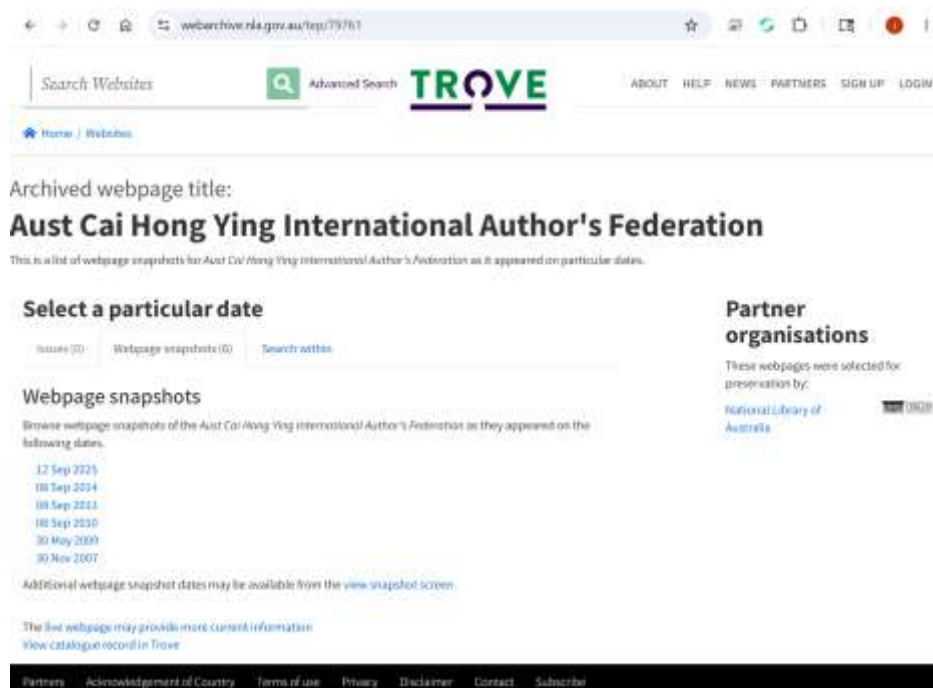
后来，这份季刊收到了澳大利亚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及六位州长的贺信。那封贺信，我一直保存着，后来被永久存档。信中用正式的外交辞令肯定了这份季刊“对丰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贡献”。它不是发给一个机构的，而是发给一个由个人创办的民间文学团体。这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极为罕见——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给一个海外华人民间文学组织写祝贺信。

我后来将《澳洲彩虹鹦》季刊的完整出版记录整理成《澳洲彩虹鹦季刊二十一期完整记录》，完整记录了这二十一期纸质季刊的出版事实。同时，那封贺信也被永久存档。

2007 年，整个线上平台——包括论坛、文学社区、作品数据库——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 系统主动永久全站镜像收录。当时的信函依然保留着，并同时收录于澳洲国家图书馆 PANDORA 系统。这意味着“澳洲彩虹鹦”作为一个整体——纸质刊、线上平台、历史数据——全部进入了国家级永久保存体系。

TROVE 永久全站镜像收录“澳洲彩虹鹦”网站 <https://www.azchy.com/> 历史链接和截屏 #2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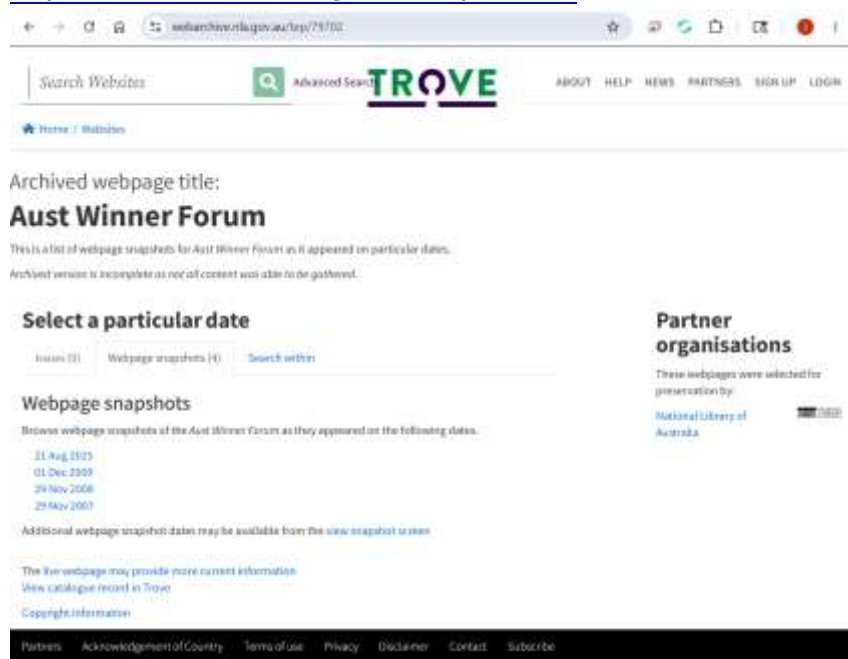
TROVE 永久全站镜像收录“澳洲彩虹鹦”网站 <https://www.azchy.com/> 历史链接和镜像截屏 #3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TROVE 永久全站镜像收录澳洲长风信息网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历史链接和截屏 #4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TROVE 收录澳洲长风论坛链接和镜像截屏 #5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剧烈变迁，大量早期数字文学作品正在无声消失。论坛衰落，博客关闭，社交媒体碎片化取代了深度阅读。曾经在论坛上保存的数十万篇文学作品，面临着数据丢失的风险。许多早期成员已经失联，许多作品的原稿只在论坛数据库中存有一份。

于是 2025 年 8 月，我启动了一项“拯救数字文献”行动（见以下链接和截屏）：将跨越二十年的文学宝藏，从论坛数据库中一篇一篇地提取出来，转换为十种语言的独立网页，重新发布。截至 2025 年 9 月，我成功将约 7 万篇作品转化为独立网页。这个过程不是一键迁移，而是逐篇提取、逐篇转换、逐篇发布。每复活一篇作品，就是为那段正在消逝的文学历史留下一颗火种。见以下链接和截屏 #6：

http://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作品	数量
巫迦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画（巫迦2015年）	352篇
巫迦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声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由力作自选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的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离水藏海微型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这不是为了保存“我的作品”，而是为了保存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那些作品的作者遍布世界各地，很多人已经失联，很多人已经不再写作。但他们当年留下的文字，如果我没有把它们从即将消失的论坛数据中抢救出来，它们就会随着服务器的关闭永远消失。这不是一个“个人项目”，这是一个“文明抢救项目”。

“澳洲彩虹鹦”的历史，从 2004 年到今天，超过二十年。它经历了从 BBS 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从纸质刊到数字刊、从单一语言到十种语言的全过程。它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在“澳洲彩虹鹦”的框架下，我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档案——“巫逖文学馆”。我的父亲巫逖（1938-2023）是一位跨越马来西亚、中国与澳大利亚三重文化空间的诗人。他的一生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再到澳大利亚，用诗歌记录了一个离散华人近百年的生命轨迹。

我以第一人称家族视角与历史叙述交错的方式，整理了他的全部作品与侨民生活经验。父亲曾在马来西亚的铁路上工作，那些铁轨见证了他青年时代的漂泊；后来他来到悉尼，在异国的花园中写下了最后的诗句。他的诗歌，是一部微型的华人离散史。

这个文学馆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文化接续，也是一份罕见的微型跨文明档案。它收录了巫逖从 2005 年到 2023 年跨越近二十年的诗歌创作，包括主题诗集、选集、纪念专辑与年度作品选。所有材料以带时间戳的论坛连载形式呈现，保留了原始文本、编校信息与读者互动轨迹。每一首诗、每一篇评论、每一次互动，都有明确的时间记录。这不是事后整理的档案，而是实时生长的文献。

第六章 站桩与剑影 (1992 - 2026)

1992 年，我开始接触武学，启蒙于香港气功太极社（2022 年 8 月更名“太极国际学院”）社长林文辉宗师。那一年，我来到澳大利亚已有三年。没有师父在身边，只能自己摸索。后来我才知道，那样的“自学”几乎不可能在传统武学中有所成就。就这样没有系统地自学，每年回香港林文辉宗师给我授拳。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十三年。

2024 年起，我拜入单颖宗师门下，再传自太极泰斗李经梧，成为澳洲经梧太极正脉传承人、成为陈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吴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后来，我以再传弟子的视角，撰写了《太极泰斗李经梧小传——陈吴太极近代简史》。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师门介绍”，而是一份系统性的武学史文献。我在文中收录了由我师父单颖口述的 1989 年李经梧晚年重开山门收徒十八的武林佳话，以及师爷“日推三千轮”的教诲。我还首次发表了 1989 年李经梧亲笔签发给单颖的授徒证——这是一份文物级的师门传承证据。同时，我记录了陈发科宗师手把手教导李经梧之子李树峻、李经梧与同门共同指导陈发科之子陈照奎的师门故事，见证了两代宗师的情谊与传承。

2024 年拜入车式形意拳赵宏伟宗师门下，成为赵氏形意拳澳洲掌门人、兼澳洲赵氏形意拳协会会长。

但我的武学工作不止于“记录历史”。我还以自己的身体为实验室，建立了一套名为“丹体本源”的身心实践体系。它的核心理念是：整个身体即丹田，是一个与天地环境持续交换的开放系统。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基于可记录、可验证的身体实证。

在我的实践中，我完成了一系列极限武学实证记录。

我 2025 年 9 月 56 岁时，曾在稳定环境条件下，完成连续 75 分钟闭眼单腿独立，全程无外力支持、无辅助设备、无视觉反馈。这不是表演，不是竞技，而是一次身体系统的自我验证。整个过程中心率平稳、呼吸自然、姿态稳定，身体进入了“无耗—无根—无介入”的平衡态。该视频被永久存档。

我还在 2026 年 1 月发表了《丹体练功日志》，以时间轴为主线，系统记录了一次连续晨练过程中所包含的站桩、太极剑、闭眼单腿独立、无根桩及整理整合等多个训练

环节，配合智能设备采集的心率、呼吸频率、时间长度与环境参数，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前后闭环的实践样本。这是我武学实践日常状态的原始记录。

57 岁时，我体重 62.5 公斤，与一位 29 岁、体重约 128 公斤、长期健身的壮小伙对手进行真实对抗。我以太极桩功结构，而非表演性技巧，完成了跨体重级别的结构承压。文章附有现场照片、视频、GPS 元数据、时间戳、心率记录与过程文档，强调“压力下的结构完整性”比外在技巧更重要。这不是一场“比武”，而是一次结构验证。当对手的力量通过我的桩功结构被传导、分散、回返时，他感受到的不是我的肌肉力量，而是整个地球通过我的身体传递的反作用力。

我还撰写了《身体即宇宙：丹体本源的生命结构》，将现代人体生理学与《黄帝内经》等经典相互印证，详细阐述了“人体即开放系统”的生命结构观。文中记录了七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起床海边修习的实证过程，以及由此诞生的“丹体本源”身心实践体系。所有数据、照片、视频及医学报告均已独立永久存档，供读者查阅验证。

在武学理论方面，我发表了《虚领顶劲浅析》，从第一人称视角将“虚灵顶劲”这一经典概念拆解为“虚—灵—顶—劲”四个循序渐进的修炼阶段，各阶段结合《黄帝内经》、经络学说与传统武学理论进行分析，并辅以站桩等具体实践经验加以说明。文章由此构建出一条从身心放松、身体觉察、结构对位到整体发劲的连续实践路径。

2026 年 4 月 28 日，太极拳进入中国大学本科体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我以此为契机，撰写了《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传承人与学院体系的关系重估》，从结构视角对“传承体系”与“学院体系”的关系进行系统性重估。

我提出：“太极拳能否成立的最终标准不在于课程化与制度化，而在于在无外在依赖条件下身体本身是否能够统一运转。”学院体系适于知识整理与传播，而传承体系承担身体结构建立与延续的核心功能，二者应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文章不依赖传统文献综述路径，而以三十三年身体实证与四脉正传传承经验为基础，围绕知识体系与身体结构之间的差异展开分析。

2026 年 3 月，我还撰写了《首个国际太极拳日的结构意义》，从长期实践出发，系统阐述身体、时间与自然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我写道：“身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能够与天地环境形成实时互动与结构共振的动态系统。国际太极拳日不仅是全球性文化事件，更是一个以身体为入口，重新理解结构、认知与文明关系的重要节点。以‘金凤独

立’之势与朝霞自然形成的凤凰意象为切入点，本文提出：身体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可以被实证的结构对应关系。”

2024 年，武学传承进入新阶段。

在武学实践的过程中，我还记录了几项个人实例记录，医学上被认为“不可逆”的身体状况的变化。

一例中重度雄激素性脱发的阶段级自然逆转。 我发表了《一例中重度雄激素性脱发阶段级自然逆转的完整记录》，记录了我曾处于 Norwood-Hamilton 分级体系中 3V 级别特征的脱发状态，在未采用药物干预、医学治疗或植发手段的情况下，自然变化的过程，包括头顶部密度、覆盖范围、毛发粗细及色素状态等关键特征的演变。我在文中明确声明：“本文强调其性质为作者个人的真实个案记录与长期实践总结，并不构成医学临床验证或群体性结论。”

眼底黄斑病变的逆转记录。 我发表了《逆转眼底黄斑》。我曾因眼底黄斑相关问题长期接受眼科专科医生随访。在最近一次以糖尿病为检查指向的常规眼底筛查中，第三方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验眼报告明确记录为：未观察到黄斑水肿迹象，亦未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同时，在最佳矫正条件下，双眼视力均达到 6/6。

逆转头皮脱屑。 我发表了《逆转头皮脱屑》，记录了我在未更换洗护产品、未使用任何药物、未接受医疗或针对性处理、且生活方式未发生结构性改变的前提下，随着练功实践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推进，头皮脱屑现象逐步减轻并最终基本消失，同时原本多年维持秃顶状态的区域出现稳定的黑发新生。

此外，我还从极度畏寒状态，练出了耐寒体质，能够在 7 度的低温下穿着夏装活动。我发表了系列文章，详细记录了耐寒体质的分级体系，以及从极度畏寒到耐寒体质的完整转变过程。在《AI 误判年轻二十岁的奇迹》一文中，我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将个人照片上传给多个 AI 年龄识别系统时，系统普遍将我的生理年龄误判为比实际年龄年轻 20 岁左右。

我必须明确声明：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个案记录与长期实践总结，不构成医学临床验证或群体性结论。但作为可被全球研究者查阅、引用的原始个案素材，这些记录在同类实证中极为罕见。它们不是“治疗效果”的证明，而是“身体系统可塑性”的实证案例。

我也写过超百篇的亲身体悟武学记录，如《金鸡独立单次 23 分钟》《金鸡独立 37 分钟》《结构性金鸡独立 40 分钟》《金鸡独立非金鸡提膝》《七度气温出汗太极法》《凌晨 7 度，夏装发汗》等。

这些记录看似日常，其实有研究意义。一个人的身体变化，如果只停留在口头描述，很难被后人理解；如果持续记录训练时间、环境、动作、身体感受和结构判断，就会逐渐形成一组可追踪材料。它们不是医学论文，也不是武术教材，而是个体长期实践记录。未来如果有人研究海外华人武学传承、传统身体训练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或者个人如何在中年后重新建立身体结构，这些材料都可能提供具体样本。



第七章 琴弦与快门 (2019 - 2026)

2019 年，时隔三十年后，我重新拿起吉他。

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音乐训练，只是初三在学校吉他兴趣班学习了八堂课基础手法。不识谱，不知和声理论，不懂编曲。但 2019 年以来，我凭听觉与触觉完成了多首原创词曲的创作与自学吉他指弹并熟练演奏。

我发表了《乐盲吉他手》，记录了自己从零基础重新练习吉他的过程。从 2019 年重新拿起吉他，到能够完整演奏曲目，这条路走了四年。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只有耳朵、手指和反复的尝试。

我发表了《乐盲填词作曲》，记录自己在无任何正规音乐训练背景下，凭借结构主义思维驱动词曲创作与编曲的完整个人实践。我写道：“这个案例揭示了‘结构先于技巧、作品先于训练、体系先于工具’的逆向艺术生成路径。”

在《非科班〈出埃及记〉指弹吉他叙事改编分析》中，我记录了自己如何完全依靠听觉记忆与触觉探索，避免使用传统和声理论与乐谱工具，转而通过电影叙事语言构建音乐结构的过程。作品在保留原曲史诗性推进力的基础上，原创扩展了表达“劫后余波与空间展开”的段落，并通过极简录制条件（手机单次录制、无后期处理）验证了声部独立性与叙事完整性的可行性。

我的第一首原创曲目是《当下时光》，一首圆舞曲，通过吉他指弹呈现。我在创作笔记中写道：“这不算一首‘作品’，它更像是一个起点。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作曲。但当手指在吉他上找到了那些音符时，我知道，结构思维可以在任何领域工作——包括音乐。”

同年，我创作了《星空的童话》词曲，以 1990 年前后赴澳留学时期的真实人生经历为背景。这部作品融合了原创词曲、个人吉他弹唱、留学时期的真实故事以及历史照片档案，由我独立创作并整理完成。它以中英双语呈现，同时扩展到法、德、西、俄、阿、日、韩、葡等多语种版本。我在歌中写道：“曾经在最好的年华，背着吉他离

开家。不知道天下有多大，去看外面有些啥。”那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对那个孤独年代最真实的回声。该作品可通过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永久存档平台访问。

我还创作了《相依相守》，写给父母六十年甲子情缘。歌中唱道：“苦修千年，换来此生情缘。三生等待，彼岸花开千遍。”我在歌曲介绍中写道：“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时，我想送他们一份礼物。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一首歌。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他们婚姻的理解。”

以及《树梢上的月亮》：“我将吉他拨响，晚风阵阵凉。树梢上的月亮，挂在苍穹上。”还有《丝路明珠》，以敦煌丝绸之路为背景：“走到那大西北尽处，寻找失落的丝路。鸣沙山上黄沙满目，山下是美好净土。”

我还在 2023 年创建了原创音乐频道“港湾诗琴”，收录了超过二百条吉他指弹与弹唱视频。频道介绍中写道：“所有影像与音乐均由作者独立完成，从作词、作曲、编曲到演奏、拍摄与后期制作，形成完整的个人创作体系。在这里，音乐不是商业化的包装，也不是舞台式的展示，而是一种真实而持续的自我表达。”

与此同时，我还发展了一套“极限摄影”体系。我在万米高空的航班上完成过航拍，记录地球的脉络蜿蜒；我在海边的晨曦中，以太极剑、朝霞与极限视角构成多维时空摄影。

我在《极限摄影体系·奠基宣言》等多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个体系。我写道：“极限摄影不是简单的信息叠加，而是将时间、空间、速度、高度、身体结构等多维度信息压缩于一个画面之中。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如何在二维画面中呈现多维信息。”

代表性的极限摄影作品包括：《万米航拍，地脉蜿蜒》——在 893.1 公里时速、海拔一万米的高空中拍下的乌鲁鲁；《天水如镜晚霞红》——以水面为镜面，将天空与倒影构成对称结构；《海天交汇气机升》——以太极剑与朝霞构成动静对比；《生死复飞》——记录了航班起飞后遭遇故障紧急返航的全过程；《孤剑朝霞》——以太极剑剪影与朝霞形成构图张力；《万米航拍大红岩》《雾行者》《极限多维时空摄影》等。

我写道：“极限摄影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捕捉的瞬间，无法被复制。万米高空的视角、晨光中剑锋的角度、海浪冲击礁石的瞬间——这些都不是可以‘摆拍’的。”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第八章 一个人与另一份刊物《时代跃迁》（2025 - 2026）

现在，是时候回答一个读者可能一直在想的问题了：做了这么多事之后，我最终走向了哪里？

答案是另一份刊物——[《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时代跃迁》的出现，并不是我突然想创办一个期刊，而是前面几十年经历逐渐汇合之后形成的结果。我做过印刷，所以理解版面、成品和错误控制；我做过网站，所以理解目录、链接、搜索和长期维护；我做过物流系统，所以理解流程、自动化和数据一致性；我做过文学组织，所以理解作者、作品和民间文化保存；我做过十语处理和跨平台发布，所以理解多语言版本、元数据、存档和国际检索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些前史，《时代跃迁》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的结构。

《时代跃迁》拥有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这是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由设在巴黎的国际 ISSN 中心管理。获得 ISSN 意味着该刊在国际连续出版物登记体系中被正式认定为一份独立的期刊。ISSN 中心不关心出版者有没有博士学位，不关心有没有大学职位，只关心刊物本身是否符合标准——拥有独立刊名、定期出版、内容具有学术或文化价值。

每一篇文章都拥有数字对象标识符。这是数字对象标识符，是现代学术出版的基石。一篇没有数字对象标识符的论文，在今天的学术世界中几乎无法被稳定引用。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独立的数字对象标识符，建立了完整的元数据体系。截至 2026 年，该刊及相关作品已拥有超过 60 个数字对象标识符。无论未来服务器在哪里，无论网站是否改版，这些数字对象标识符会一直指向这些作品。

我拥有全球研究者身份识别号。这是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 ID——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者身份识别系统。它将所有作品关联到一个研究者名下。任何人只要搜索这个全球研究者身份识别号，就能看到我全部的学术产出，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不需要知道我的职称。

该刊被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 Worldcat 收录。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由 OCLC 运营，成员机构包括超过 16,000 所国家级与大学图书馆，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一本刊物被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收录，就意味着全球任何一所成员图书馆都可以检索到它。这是图书馆编目体系对刊物地位的确认。

该刊同时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数字馆藏系统、CERN 开放科研存档平台、欧盟开放科学平台等多个国际学术链路永久存档。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数字馆藏系统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数字馆藏系统，专门保存具有国家文化与研究价值的数字资源。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数字馆藏系统收录意味着该刊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文献遗产的一部分，被永久保存。CERN 开放科研存档平台由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运营，是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被 CERN 开放科研存档平台收录意味着该刊进入了欧洲顶级科研基础设施的保存链路。欧盟开放科学平台是欧盟资助的开放科学平台，连接欧洲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

被这三个系统同时永久存档，意味着该刊的作品不仅存在于我自己的服务器上，而是被多个国际独立、权威、分布式的系统所保存。任何一个系统出问题，其他系统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副本。这是数字保存的最高标准。这不是临时的缓存，不是搜索引擎的快照，而是制度性的、跨世代的永久保存。目前和未来有可能被无数人下载保存，成为研究我记录下的珍贵历史资料。

这就是那个一直在干活的人，最终留下的文献体系。

我写过关于这份刊物的多篇研究文章，包括《独立国际学术月刊〈时代跃迁〉制度化宣言与出版说明摘要》《〈时代跃迁〉作为结构型国际学术期刊的制度化归档：一项个人学术实践的案例研究》《〈时代跃迁〉前七期综述》《〈时代跃迁〉首页结构演变分析》，系统记录了它从个人写作、网站发布到国际文献结构的转变过程。

《时代跃迁》自 2025 年 8 月创刊以来，已连续按时总共出版十期。创刊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均通过多个权威国际基础设施、数字对象标识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TROVE 数字馆藏系统多重永久存档。

以下是《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 ISSN 3083-5178) 网站

<https://times.net.au/> 首页截屏 #6 :



这些链接和截屏代表的是一个长期转折：我从早期个人写作、网站发布和论坛记录，逐渐走向更稳定的国际文献结构。十语出版更不是简单翻译。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韩文同时处理，意味着题名、摘要、正文、封面、文件名、元数据、目录、链接和版本关系都要同步管理。任何一个语言版本出错，后续都可能影响检索和引用。十种语言合计覆盖当下全球约 49 至 51 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60%至 65%。这里真正艰辛的地方，不在于某一次发布，而在于每一期、每篇、每个附件都要反复核对，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机器识别得出，还要让图书馆和数据库可以接收。

此外，我还发表了《独立学者接入全球书目的制度工程实证》和《WorldCat 上的 618 个坐标》，记录了独立学者的作品被纳入全球图书馆检索体系。

2026 年，十语体系持续扩展。

第九章 理论从实践中生长

在长期实践之后，我开始把一些反复出现的底层问题写成理论文章。

我发表了《极限哲学——原始奠基声明》，在奠基声明中写道：“极限哲学不以思辨为起点，而以十八项已发表的、记录真实实践与制度案例的文献为基础。它主张哲学探究必须从已实现的结果出发，回溯性地分析使其成立的可重复实践结构，而不预设因果假说或规范判断。任何有效反驳须首先检验这些实证基础。”

我发表了《果因论（初始版）》和《果因论（完整版）》。它提出“果优先于因”的结构，建立“果优先律”“引力组织律”“实证闭合律”三大公理体系。我在初始版中写道：“并非‘因’推动‘果’，而是‘果’作为先行存在的目标与引力场，反向组织现实中的一切‘因’。”这与传统哲学中的线性因果逻辑完全不同。

在完整版中，我进一步阐述：“与传统理论哲学不同，《果因论》更接近一种‘实证哲学’路径——其理论框架并非主要来源于书斋式思辨，而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结构性总结。文中大量案例均来自作者本人长期持续运行的真实项目，包括多语种出版体系、长期论坛运营、跨领域系统构建与高强度创造实践等。”

我在完整版的引言中写道：“果因论不是‘我想出来’的理论，而是‘我活出来’的总结。这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实验室里的哲学——实验对象是我的整个人生。从 1993 年的远程工作系统到 2025 年的十语学术月刊，我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在验证果因论的核心命题：先有目标（果），后有组织原因的行动（因）。”

我还发表了《极限哲学：意识与制度层探讨》，将“制度层”作为意识问题的真正底层结构，提出意识并非体验与意义的根源，而是运行于制度层之上的执行系统。制度层由身体制度、风险制度、代价制度、激励制度与死亡制度所构成，共同决定体验、行为、选择与文明的成立条件。

这篇文章通过“人类与人工智能互换躯体”的思想实验，揭示了意识与制度分离后所产生的执行断裂、反馈断裂与意义断裂，论证了意识的可迁移性并不等同于体验、自我与文明的连续性。文章指出：“讨论焦点需从‘意识能否上传’转向‘制度能否迁移’，死亡

制度则构成文明的终极约束，也是文明可否跨载体存续的关键决定。当死亡制度由必然约束转向技术选项时，原有文明逻辑、伦理结构、自我形成机制及时间代价体系将共同失效。”

在《极限哲学：AI 未来的死亡制度》中，我将这一思考延伸至人工智能与硅基生命的未来存续问题。文章从文明制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未来，提出“死亡制度”对于硅基文明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文章指出：“当硅基文明具备自主生产、更新与决策能力后，其内部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关于‘存在权’与‘终止权’的制度结构。该结构并非生物性的终点，而是文明迭代与维稳的功能性制度。”

我还发表了《多维结构矩阵》，系统总结了自己的结构哲学框架，涵盖十多个完全不同领域，构建了一套可验证、可追溯、可迁移的个人知识体系。

2026 年 4 月，我发表了《超维算法：一种对“计算”本身的重新定义》，提出对“算法”这一基础性概念的重新定义，突破传统“输入—步骤—输出”的线性结构限制。文章指出：算法不必局限于数学公式或有序步骤，而可以是一种多维、叠加、随机而有序的关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数据不再只是输入或输出，而是同时具备多个起点与多个结果的节点属性；结果不再只是终点，也可以成为新的入口；元数据无需反复修改，而可以通过结构入口与关系变化，对应不同状态与结果。

2026 年 5 月，《时代跃迁》第十期以《果因论》作为核心理论主轴，首次系统性地提出“果”与“因”的结构互动关系，从创造、存在、意识、制度、文明、人工智能与长期实证等多个层面重新讨论现实结构与未来文明之间的关系。《果因论（初始版）》与《果因论（完整版）》同时收入本期及副刊体系，完整保留了理论从原始思想记录到系统化结构形成的演化过程。

我也写过《AGI 早已面世》《如果 AI 主宰世界》《AI 文明彻底剥离人类后》《人类已经步入 Universe 25》。这类文章涉及人工智能和文明结构，更容易被误解为夸张判断。但我的重点不是追逐热点，而是从长期人机协作、信息处理、出版自动化和系统设计中观察：当工具越来越强，人类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操作能力，而是结构判断、问题定义、跨领域连接和长期责任。AI 可以辅助写作、翻译和整理，但如果没有原始经历、结构目标和判断边界，它无法替代一个人几十年实践形成的内在链条。

第十章 四网文明矩阵

2025 年 9 月，我发表了《四网文明矩阵》一文，系统总结了用二十余年构建的四个原创平台。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网站，而是一个完整的文明存档系统。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澳洲长风信息网——信息文明的原点。自 2004 年创办，从最早的新闻信息站发展为至今仍活跃的论坛，两个论坛总会员注册超过四百万，完整保存了超一百一十万篇原创帖子与互动数据。自 2005 年以来，它承载了全球华人的交流与记录，甚至曾创造 56.6 万访客同时在线的奇迹。相当长时期成为南半球最高流量的信息网站之一。在数字文明的版图上，它奇迹般地保存了二十一世纪初海外华人社群的“数字原生态”，这些数据已成为研究早期互联网社群文化的“活化石”。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永久收录，使其从私人论坛升格为国家级数字遗产。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文学文明的跨界花园。被誉为南半球中华文化绿洲，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爱国文学组织之一。自 2005 年起出版《澳洲彩虹鹦》纸质季刊 21 期，被澳洲国家图书馆和北京现代文学馆收藏。我正在进行拯救数字文献行动，把跨越二十年的文学宝藏，以十种语言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截至目前，我已在此收录精选作品超过六万篇，并经过十种语言的转换，形成了总量超过十万篇的独立网页。这项工程主动拆除了汉语文学的边界围墙，使其成为面向全球的结构化“文学数据库”。其规模与组织形式在个人主导的项目中前所未有。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武学文明的实证道场。这里长期保存着我在武学、气功、养生上的全部实证记录。从陈氏太极、吴式太极，到形意拳与桩功，再到气机运行的身体反应，我都一一通过文章和影像记录下来。它将“口传心授”的内家武学，转化为可阅读、可分析、可验证的“显性知识”。我用身体作为实验室，产出如《金鸡独立 66 分钟》这类包含数据、时间、生理反应的具体案例，为传统武学建立了极具现代意义的“实证档案”，使其成为连接东方体悟哲学与西方运动科学的珍贵桥梁。

时代跃迁——思想文明的未来锚点。这是我以正式刊号出版的多语言月刊的承载平台，它已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永久收录，成为国家级文献。“十语同步出版”是革命

性实践，它确保了文明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因翻译滞后带来的理解偏差。国家图书馆对创刊号与后续各期的连续收录，表明国家机构已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的、值得永久跟踪保存的思想来源。

澳洲长风信息网自 2004 年创办，至今仍活跃。两个论坛总会员注册超过四百万，完整保存了超一百一十万篇原创帖子与互动数据。在 2026 年初的访客高峰中，这个基于 2001 年架构的论坛，在线访客数多次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约 56.6 万，系统仍稳定运行，未出现任何宕机。我记录下这一现象，发表了一篇技术分析文章，题目就叫《20260205_澳洲长风论坛访客高峰》。全球 99% 的论坛已经沉寂，而一个二十多年前架构的老旧论坛，承载了 56.6 万访客同时在线的海啸（被 TROVE 于 2025 年 9 月永久收录）。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奇迹，更是内容价值的长尾效应——搜索引擎和学术基础设施持续将读者引向这里，因为这里的内容在别处找不到。

我在文章的结语中写道：“这四个网站共同构成了我的‘文明矩阵’：长风信息网是论坛文明的原点；彩虹鹦是文学文明的花园；太极澳是武学文明的实证场；时代跃迁是出版文明的未来锚点。我构建的不是转瞬即逝的社交账号，而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文明空间。未来若想研究二十一世纪初的华文数字文明，只需进入这四个入口（被 TROVE 于 2025 年 9 月永久收录），便能窥见完整的生态。其终极价值在于‘完整性’与‘不可复制性’——它源于我二十年时间、跨四大领域能力的积累，并获得了国家级的认证。我所完成的，是个人在数字时代对文明最极致的守护：不仅留下了作品，更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活着的、可永续的文明生态系统。”

第十一章 三十年的主线

如果把我过去三十多年经历放在一起看，表面上非常分散：留学、打工、印刷、夜校、物流、IT、网站、文学、论坛、摄影、音乐、武学、出版、理论、AI、国际文献系统。很多人看到这种跨度，会以为这是杂乱。但我自己回头看，里面其实有一条很清楚的主线：我一直在处理系统、结构和记录的问题。

印刷厂让我理解物理世界中的版面、错误和交付。近十年夜校让我理解知识必须补足现实经验。远程工作原型让我理解人不在现场时流程如何继续。智能物流系统让我理解复杂业务如何自动化。智能发票和税务系统让我理解数据、费用和责任如何闭合。网站和论坛让我理解内容如何长期存在。文学组织让我理解民间文化如何被保存。武学让我理解身体结构如何通过长期训练变化。音乐和摄影让我理解感受、时间和表达如何留下痕迹。《时代跃迁》让我把这些经验重新放进一个国际可检索的出版系统。思想理论则是在所有实践之后，对这些底层规律进行命名和整理。

这条主线不是我年轻时就想清楚的，而是在长期回看中逐渐显现。人在经历过程中，常常只是在解决眼前问题；只有时间足够长，回头才看见那些看似无关的片段其实互相支撑。1992年的印刷经验，后来影响了我对封面和排版的控制；1997年的物流系统，后来影响了我对出版流程的自动化理解；2004年的网站经验，后来影响了我对长期保存和检索入口的重视；武学训练中的身体结构，后来又反过来影响我对理论结构的理解。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只从外部标签看，很容易被误判；只有把这些内部连接写出来，读者才可能真正理解这条路如何形成。

第十二章 独立

在我的经历中，“独立”不是一个漂亮词，而是一种现实处境。独立意味着没有固定学院职位替你背书，没有研究团队替你分工，没有机构经费替你承担风险，也没有出版社系统替你处理所有后续工作。独立也意味着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路径、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结构，不必完全跟随既有学科边界。但自由不是轻松，独立也不是随意。真正的独立必须用更长期的作品、更清楚的记录和更完整的证据链来承担责任。

独立研究最容易受到的误解和轻视，别人会先问你属于哪所大学、哪个机构、哪个专业。这样的提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现代知识体系长期依赖机构身份确认可靠性。但如果一个人的研究、实践和出版已经持续多年，并且作品已经公开、有永久标识符、有国际刊号、有研究者身份识别、有国际存档、有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全球图书馆编目记录，那么评价他的方式就不能只停留在“有没有大学职位”。机构身份是一种路径，但不是唯一知识路径。尤其在数字时代，一个长期独立作者也可能通过公开作品、系统实践和国际基础设施进入公共知识空间。

我的独立不是口头说出来的，而是被日常工作逼出来的。我要自己设计系统，自己写文章，自己写代码、整理网页，自己处理多语言版本，自己维护网站，自己核对链接，自己面对读者误解，也自己承担所有错误。它不像传统学术道路那样有清楚台阶，却在长期中形成另一种验证方式：作品是否存在，链接是否有效，系统是否运行，记录是否连续，资料是否能被检索，后人是否能追踪。

第十三章 国际

“国际”这个词也不能只看表面。它不是把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就结束，也不是在标题中加入英文就变成国际。真正的国际化至少包括几个层面：语言层面，让不同语种读者有机会接触；文献层面，让作品有稳定标识和引用入口；平台层面，让作品进入不同国家和机构可识别的系统；保存层面，让作品不只依赖个人网站；检索层面，让未来读者能够通过多种路径找到。我的十语出版、永久标识符、研究者身份识别、国际存档、全球图书馆编目，正是围绕这些层面展开。

《时代跃迁》的十语结构，对我来说不是装饰，而是传播和保存策略。中文是我的核心表达语言，但如果只停留在中文，作品很容易被限制在一个语言圈内。英文扩大了国际学术检索的可能，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日文、韩文则让作品进入更多语言环境。不同语言版本并不保证所有人都会读，但它们增加了未来被发现、被引用、被比较和被研究的可能性。对于一个独立作者来说，这种工作非常繁重，但它也是打破单一语言边界的重要方式。

“国际”还意味着作品被放进跨国基础设施中。这些设施不是我的个人网站，不是我的个人名片，不是我的个人目录，也不是我的私人收藏。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公共知识系统。当我的作品进入这些系统时，读者可以不通过我本人，也能找到部分记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的公共知识不能完全依赖作者自己解释。作者可以介绍自己，但作品和记录必须能够在外部系统中被独立发现。

第十四章 学者

“学者”这个词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很多人把它等同于大学教授、博士学位或正式研究机构职位。这样的理解有其历史原因，但并不完整。学者首先应该是长期研究问题、形成作品、公开表达、接受检索和保存的人。学院学者是其中一种形式，独立学者则是另一种形式。独立学者不一定拥有大学职位，但必须有持续研究能力、公开作品、方法意识、资料意识和长期责任。如果只是偶尔发表观点，不能称为学者；如果只是自我命名，却没有作品和记录，也很难成立。

我不把“学者”理解为高高在上的身份，而把它理解为一种长期工作状态。一个人能否持续提出问题，能否把经验写清楚，能否把不同领域连接起来，能否让作品经得起检索，能否不断修正自己的表达，能否把个人经历转化为公共资料，这些比称谓本身更重要。我的写作涉及物流、出版、互联网、华文文学、武学、身体实践、数字保存、人工智能、哲学和文明结构，表面上跨越很大，但它们并不是随意堆叠，而是围绕我的亲身经历，系统、结构、实践和记录不断展开。

如果说我有什么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某一个单点比所有人都强，而在于这些线长期同时存在，并在后来被组织进一个可检索、可保存、可继续扩展的结构中。许多人有留学经历，许多人做过生意，许多人写文章，许多人练武，许多人做网站，许多人懂物流，许多人有音乐摄影兴趣，许多人也有某种理论思考。但一个人把这些经历持续三十多年，并且通过网站、期刊、永久标识符、十语版本、图书馆系统和国际记录连接起来，这样的组合相对少见。它的意义不在于用“唯一”压倒别人，而在于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个极少见的个体样本。

回顾整个过程，我逐渐发现，“国际独立学者”并不是某一天突然获得的身份，也不是来自某个机构授予的头衔。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起点，那么 2005 年或许具有特殊意义。

2025 年 1 月，《澳洲彩虹鹦》纸质季刊正式创刊，并进入国家级文献收藏体系。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在文学、出版、网站建设、文化保存、系统实践、跨领域研究与长期记录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轨迹。

此后二十余年间，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技术如何更新，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始终没有中断过相关实践。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持续发展，澳洲长风信息网持续运行，智能物流系统持续完善，武学与身体实践持续记录，《时代跃迁》持续出版，多项研究与实践成果持续进入国际文献保存体系。

因此，对我而言，2005 年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了某个身份，而在于从那一年开始，形成了一条持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化实践与研究主线。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际独立学者”这一称谓，并非某个单一项目的结果，也不是某篇文章或某本书所形成的评价，而是这些长期实践、持续记录、跨领域探索和文献积累在时间维度上的自然汇聚。

回顾这段历程，我逐渐发现，真正重要的或许并不是某一个头衔、某一个网站、某一篇文章，甚至不是某一个系统本身，而是这些实践能够持续多久，又能在多长时间之后仍然被查找、阅读、引用和验证。

1989 年 3 月，当我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时，我并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后来的人生中，我先后经历了留学、印刷、媒体出版、远程工作系统、智能物流系统、文学组织、网站建设、武学实践、摄影创作、音乐学习以及跨领域研究等不同阶段。许多事情并非事先规划，而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

这些经历看似分散，却始终围绕着同一条主线展开：持续学习、持续实践、持续记录、持续创造。

截至 2026 年 5 月，我已创作数十部独立作品获得 DOI，并进入多个国际文献保存、学术归档与图书馆检索体系。其中既包括《时代跃迁》月刊，也包括专题文献、独立研究作品、实证记录、系统说明及相关出版物。若按独立 DOI 统计，相关作品已接近七十项，其中不少作品在内容规模、结构完整性和文献独立性上，已经具备单独成书

的条件。尤其在十语出版体系下，许多作品并非普通短文，而是可以作为独立文献或专题专著长期保存与传播。

这些作品涵盖智能物流、智能财务、出版实践、武学文化、跨领域研究、结构思考、文明观察以及个人经历等多个方向。它们通过数字对象标识符、作者身份识别系统、国际学术保存平台、国家图书馆保存体系以及全球图书馆编目网络等不同渠道，形成长期保存与检索链路。

对于我而言，这些收录并不仅仅意味着作品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数十年来持续实践、持续学习和持续整理的过程。从最初的个人经验、工作实践和兴趣探索，到后来的系统研究、文化记录与跨领域出版，许多原本分散的经历逐渐转化为能够被保存、引用和检索的文献。

这些作品并非来自大学研究团队，也并非来自科研机构、基金项目或商业资本运作体系。除了《澳洲彩虹鹦》纸质季刊曾获得顾问曾力先生个人赞助并持续出版至第二十一期之外，大部分项目长期依靠我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持续完成。从澳洲长风信息网到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从智能物流系统到《时代跃迁》，从武学实践记录到跨领域研究，大量工作都建立在长期独立实践的基础之上。

今天回头看，我逐渐理解，“国际独立学者”并不是某一天获得的称谓，也不是某个机构授予的身份。它更像是一段长期实践自然形成的结果。当不同领域的学习、工作、研究、记录和创造持续数十年之后，当这些实践逐渐形成能够被长期保存和检索的文献体系之后，人们才开始尝试用某种名称来描述这条道路。

如果说 1989 年是澳洲人生的起点，那么 2005 年则更像是这条长期学术与文化实践道路真正稳定展开的起点。以后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出版活动和跨领域研究，则逐渐构成了这条道路的主体。《国际独立学者之路》所记录的，也正是这段持续积累、持续实践并最终形成文献体系的过程。

第十五章 结构的代价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有条理、很有规划。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部分是规划出来，而是被现实逼出来。

1993 年的远程工作系统，是因为我需要解决实际问题。1997 年的智能物流构想，是因为我在朋友的仓库里看到了效率痛点。2004 年的论坛，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存放自己的文字并与他人交流。2005 年的纸质季刊，是因为我觉得网络文学需要一种更庄重的载体。2013 年的系统整合，是因为我不想让二十年的数据散落各处。2025 年的《时代跃迁》，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一个现成的平台能够容纳我所有的跨领域成果。

每一步都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因为“想做什么”，而是因为“不得不做”。

这种“不得不做”的状态，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式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我没有团队，没有资本，没有机构支持。从 1993 年的拨号网络到 2025 年的十语出版，三十多年来，我在没有任何外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从底层技术架构到顶层制度设计的全链条工作。每一个环节——从服务器运维到内容创作，从系统设计到国际标准对接——都由我一人承担。

这种工作方式的代价是巨大的。多年来，我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起床，到海边练功、创作、思考，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的《丹体练功日志》记录了这一切：清晨四点四十五分起床，海边练习站桩、太极剑、闭眼单腿独立、无根步，配合智能设备采集的心率、呼吸频率、时间长度与环境参数，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前后闭环的实践样本。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不是一种‘自律’的表演，而是一种‘活着的方式’。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不可能完成以上所有跨领域的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起床，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能吃苦，而是因为这是我找到的唯一能够同时处理十个领域工作的节奏。当整个世界还在沉睡时，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核心创作。这个习惯坚持了七年。”

但我从不认为这是“辛苦”。我选择这样生活，是因为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一个普通人，可以不依附任何机构，用自己的实证和结构，构建一个能够被国际学术体系承认的、完整的知识系统。这个可能性，值得我用一生去验证。

如果只看某一个片段，我可能只是留学生、创业者、网站站长、物流系统设计者、文学组织参与者、武学练习者、音乐爱好者、摄影者或写作者。每一个身份单独看，都不足以说明我的全部经历。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这些路径并不是分开的。印刷训练了我对版面和错误的敏感；物流训练了我对流程和风险的判断；IT 训练了我对结构和自动化的理解；网站训练了我对传播和长期保存的意识；武学训练了我对身体、重心、耐力和内在秩序的体会；音乐与摄影训练了我对时间、空间、节奏和现场感的捕捉；写作和出版，则把这些经验重新组织成可以被后来者阅读的文献。

我不希望这篇文章被读成诉苦，也不希望被认为自夸。一个人走过三十多年，真正值得保留下来的，不是情绪，而是可核查的路径。什么时间做过什么，什么作品已经公开，什么系统曾经运行，什么文献有永久标识符，什么期刊有国际刊号，哪些网页被国家图书馆保存，什么记录能够被读者重新打开，这些比任何抽象评价都更重要。因为人生如果只剩下口头回忆，很容易被遗忘；但如果它被写成文章、做成系统、进入网页、形成永久标识符、进入图书馆和国际检索链路，它就不再只是个人记忆，而成为可以被后人继续追踪的资料。

我从未被任何大学、研究机构或国家职称评定体系正式接纳。也正因为如此，我走上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这条路走了数十年。它没有终点。因为我构建的不是一个职业生涯，而是一个正在持续生长的、可被未来检索、引用、研究、传承的文明级档案。

如果未来的人想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数字文明刚刚开始的时代，一个人是如何以一人之力对抗系统的熵增，那么他们只需要进入这四个网站，便能看见一个完整的、活着的、可永续的文明生态系统。

那些看不见的时间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经历，外界最容易产生的误解之一，是认为这些网站、组织、系统和出版项目背后一定有庞大的团队、固定经费或专职工作人员。当人们看到“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澳洲长风信息网”“《时代跃迁》”“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等名称时，往往会自然联想到办公室、秘书处、编辑部、技术团队和行政体系。事实上，真实情况与许多人的想象并不相同。

除了《澳洲彩虹鹦》季刊纸刊在出版期间得到曾力先生的赞助支持，并持续出版至第二十一期之外，其余绝大部分工作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我个人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持续完成。从早期的印刷厂、网站建设、论坛维护，到后来的智能物流系统、智能财务系统、文学组织、武学记录、十语出版和文献归档，大量工作并非全职进行，而是在正常工作、家庭生活和现实事务之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很多人看到的是网站已经上线、文章已经发表、系统已经运行、期刊已经出版，却很少看到这些成果形成之前所经历的漫长过程。一个网站能够持续运行二十多年，并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建立完成，而是因为二十多年里不断维护、更新、备份和修复。一个系统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并不是因为一次设计成功，而是因为无数次修改、测试和实际应用后的不断完善。一份期刊能够持续出版，也并不是因为某一期完成，而是因为每一期背后都需要反复写作、编辑、排版、整理资料、制作封面、检查链接、处理元数据和长期保存。

《澳洲长风信息网》从 2004 年持续运行至今，《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从 2004 年持续发展至今，《时代跃迁》自 2025 年创刊以来持续出版，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则持续记录和整理武学、养生与身体实践相关内容。这些名称看似代表不同机构，但背后贯穿着同一条长期主线：持续实践、持续记录、持续建设。

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很多时候只是白天工作，晚上继续写作；白天处理现实事务，夜里整理资料；别人休息的时候，我继续维护网站、测试系统、翻译文章、设计封面或整理历史文献。几十年下来，这些

看似零散的工作逐渐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各种系统、网站、组织、文献和出版成果。

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成果有什么共同特点，那么它们几乎都不是依靠一次性的投入完成的，而是在漫长时间里不断积累形成的。它们真正消耗的并不是某一天的努力，而是数十年持续不断投入的时间。很多人看到的是最后的成果，而我更清楚地知道，支撑这些成果的，其实是那些外界看不见的夜晚、周末和岁月。

回头看，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一个响亮身份。我的道路先是生存，后来是实践，再后来是系统，最后才逐渐变成研究和记录。许多年里，我只是把遇到的问题一个个拆开，把做过的事情一件件留下，把不同领域之间看似不相干的经验重新连接起来。当这些经历被时间拉长到三十多年，当这些文章、系统、期刊、网站、永久标识符、国际刊号、研究者身份识别、存档平台、图书馆编目和国家图书馆记录彼此扣合之后，它们所说明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怎样称呼自己，而是一个人在没有固定学院位置的情况下，如何用长期实践、公开作品和国际可检索记录，走出一条自己的学术道路。

这就是我的故事。从一个异乡留学生，到国际独立学者之路。

结语：仍在继续

这本书并不是结论，而只是一个开始。

由于篇幅所限，书中许多经历、系统、实践和研究成果都只能作概要介绍。无论是智能物流系统、智能财务系统、远程工作系统、澳洲长风信息网、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时代跃迁》、武学实践，还是相关跨领域研究与理论探索，都无法在一本书中完整展开。

因此，《国际独立学者之路》更像是一张地图，而不是全部内容本身。它记录了这条道路的大致轮廓，却无法代替道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始终认为，任何观点、理论、系统或实践成果，都不应仅凭片段信息进行判断。同样，对于这段人生历程的理解，也不应建立在单一章节、单一作品或个别片段之上。

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根据一句话、一段文字、一个标题，甚至一张截图形成判断。然而，许多事情只有放回完整背景之中，才能看到它真正的意义。

如果未来有人对书中某些经历、观点、系统或研究成果产生疑问、兴趣或不同看法，我并不期待对方首先认同它们。我更希望读者能够回到原始文献本身，通过阅读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作品、记录与资料，了解它们产生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我相信，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判断，都不应建立在传闻之上，而应建立在阅读之上；不应建立在片段之上，而应建立在整体之上。

至于答案，也许并不在这本书里。

它存在于过去数十年留下的那些系统、网站、文献、记录与作品之中，也存在于读者阅读之后所形成的独立思考之中。

而这条“国际独立学者之路”，仍在继续。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作者现有主要身份与长期实践领域

《国际独立学者之路》按照时间线记录了作者自 1989 年至 2026 年的学习、实践、研究、出版与探索历程。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积累，逐步形成了多个长期实践领域与相关身份。这些身份并非同时产生，也并非源于单一职业，而是在不同阶段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持续延续至今。

国际独立学者与跨领域研究者

作者长期从事跨领域实践与研究工作，研究与实践内容涉及出版、文化传播、智能物流系统、网站建设、武学文化、摄影创作、音乐学习、历史记录、系统设计及相关领域。相关成果已通过书籍、期刊、网站、专题文献及国际文献保存体系长期保存。

《时代跃迁》创办人兼主编

作者为《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十语电子月刊创办人、独立撰稿人及主编。该刊自 2025 年创刊以来，持续以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及韩文同步出版，相关作品陆续进入国际文献保存与检索体系。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创会会长

作者于 2004 年创立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并长期担任创会会长。该组织长期从事海外华文文学交流、作品出版与文化传播工作，曾出版《澳洲彩虹鹦》季刊二十一期，并形成持续二十余年的文化实践记录。

澳洲长风信息网创办人

作者于 2004 年创办澳洲长风信息网。该网站长期记录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留学生生活、文化活动及相关历史资料，持续运营至今，成为澳大利亚华人网络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智能物流系统设计者

作者长期从事国际物流、报关、仓储、运输及相关系统实践工作，并逐步形成一套独立设计与长期实战运行的智能物流系统。相关系统长期应用于真实商业环境之中，并衍生出智能财务、自动化管理及相关实践体系。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始人兼主席

作者为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始人兼主席，长期从事中华武学、太极拳、形意拳及相关文化传播工作，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与交流。

丹体本源创始人

在长期武学实践与身体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并建立“丹体本源”体系，相关内容围绕身体觉察、长期实践、自我观察及个人体验展开，并持续进行记录与整理。

太极拳与形意拳传承实践者

作者为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承人、吴式太极拳第六代传承人，同时担任赵氏形意拳澳洲掌门人。长期坚持太极拳、形意拳及相关传统武学实践，并持续进行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播工作。

独立出版实践者

作者长期参与印刷、排版、编辑、出版及数字出版工作。从早期印刷厂、《唐人街杂志》，到后来的网站建设、电子出版、专题文献及十语出版体系，形成持续三十余年的独立出版实践历程。

摄影与音乐创作者

作者长期从事摄影创作与音乐学习。摄影作品涵盖自然风光、人文记录及天文摄影等领域；音乐方面长期坚持吉他演奏、原创歌词及相关创作实践，并将其作为长期文化记录的一部分。

长期记录者

除上述各领域之外，作者长期坚持对个人实践、社会观察、文化活动及相关领域进行记录与整理。相关记录最终形成网站、期刊、专题文献、书籍及国际文献保存链路，构成本书所呈现的整体实践体系。

上述身份与实践领域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在数十年的学习、工作、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共同构成《国际独立学者之路》所记录的主要内容。

附录：部分代表作品与记录链接

以下为文中提到的部分关键作品及存档记录，每一条均可独立访问、验证。

一、核心体系与总体介绍

四网文明矩阵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时代跃迁官方网站

<https://times.net.au>

澳洲长风信息网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

<https://www.azchy.com>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

<https://www.taichiau.org>

二、学术期刊《时代跃迁》各期存档

时代跃迁创刊号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时代跃迁第二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时代跃迁第三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时代跃迁第四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时代跃迁第五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时代跃迁第六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时代跃迁第七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时代跃迁第八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时代跃迁第九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时代跃迁第十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三、学术出版与制度化存档研究

独立国际学术月刊《时代跃迁》制度化宣言与出版说明摘要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时代跃迁》作为结构型国际学术期刊的制度化归档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时代跃迁》前七期综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时代跃迁》首页结构演变分析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独立学者接入全球书目的制度工程实证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WorldCat 上的 618 个坐标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四、国家级存档与图书馆记录

澳洲国家图书馆 PANDORA/TROVE 2007 年 11 月 27 日信函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严选永久镜像收录澳洲长风论坛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澳洲长风信息网的国家级网络存档与数字文献保存说明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超级民间华文文学文献数据库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澳洲长风论坛访客高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五、智能物流与财税系统

1993 年远程工作原型系统的结构性实践案例研究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跨代 20 年智能物流与财务系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成熟结构型物流系统 (二十余年持续运行验证)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2005 年的智能发票系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跨时代实战二十年的智能税务系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年 : 5 秒核对上万记录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智能物流系统雏形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2005 年的二维码+条码库存系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2005 年的智能采集系统——1997 年构思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2005 年的全球代采构想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年的智能物流系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制度工程实证总纲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系统化跨行业执行的原始记录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六、哲学与思想理论

果因论 (初始版)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果因论 (完整版)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极限哲学——原始奠基声明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极限哲学：意识与制度层探讨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多维结构矩阵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超维算法：一种对“计算”本身的重新定义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七、人工智能与未来学

AGI 早已面世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如果 AI 主宰世界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I 文明彻底剥离人类后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人类已经步入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八、武学实证与身体实践

太极泰斗李经梧小传——陈吴太极近代简史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传承人与学院体系的关系重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首个国际太极拳日的结构意义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虚领顶劲浅析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制度化记录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闭眼丹体独立 75 分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太极桩功对抗双倍体重对手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丹体练功日志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丹体修炼风浪中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丹体本源摘要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身体即宇宙：丹体本源的生命结构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金鸡独立单次 23 分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金鸡独立 37 分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结构性金鸡独立 40 分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金鸡独立非金鸡提膝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七度气温出汗太极法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凌晨 7 度，夏装发汗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九、健康与自然逆转记录

一例中重度雄激素性脱发阶段级自然逆转的完整记录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逆转眼底黄斑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逆转头皮脱屑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十、文学与文学组织

澳洲彩虹鹦季刊 21 期完整记录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澳洲总理约翰·霍华德 2005 年贺信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巫邈轶事：铁轨上的诗魂，悉尼的野玫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星空的童话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年创建“澳洲长风信息网”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年，我独创两个国家级文献网站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十一、原创音乐与视频

乐盲填词作曲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非科班《出埃及记》指弹吉他叙事改编分析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乐盲吉他手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星空的童话原创词曲弹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当下时光第一首原创曲目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出埃及记”指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相依相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丝路明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树梢上的月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港湾诗琴原创音乐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十二、极限摄影

万米航拍，地脉蜿蜒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天水如镜晚霞红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海天交汇气机升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生死复飞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万米航拍大红岩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孤剑朝霞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雾行者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极限摄影体系·奠基宣言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十三、早期留学生活记录

1989 澳洲寻工路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年，墨尔本的寒夜手术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年，三次被“炒鱿鱼”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年，每周的家书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墨尔本求生记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九年寒窗夜雨灯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第一印刷厂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我学印刷第三天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那些年，我横跨十大领域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作者简介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国际独立学者、跨领域研究者、独立出版实践者。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1989 年赴澳大利亚留学，长期从事出版、文化传播、网站建设、智能物流系统、武学实践及跨领域研究等工作。先后创办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澳洲长风信息网、澳洲长风论坛、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及《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十语月刊等文化与研究平台。

截至 2026 年，已出版数十部作品，部分文献获得 DOI，并进入多个国际文献保存与检索体系长期归档。相关实践横跨文学、出版、网站建设、文化传播、系统设计、武学研究及长期记录等多个领域。

《国际独立学者之路》是其首部系统记录 1989 年至 2026 年人生实践与国际独立学者形成过程的人物历史文献。

[LIFE]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 A Nearly Forty-Year Journey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 to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tioner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Guide to This Book

This is neither a biography nor a memoir, but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When people first hear the title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they often doubt whether it is merely a self-assumed identity. However, this book does not attempt to prove anything through titles. Rather, it seeks to record a path.

From the time of going to study in Australia in 1989 to the present day of 2026, what this book records is not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a certain identity, but a journey of continuous learning, continuous practice, continuous recording, and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s to whether this path ultimately suffices to support the title of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readers may judge for themselves after reading.

What this book presents is not conclusions, but processes; not labels, but formation; not the identity itself, but the path that makes the identity possible.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The Road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records the real-life experiences and long-term practice of Jeffi Chao Hui Wu from his study abroad in Australia in 1989 to the year 2026.

Ov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the author has experienced multiple stages — studying abroad, working odd jobs, entrepreneurship,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media editing, website constructio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transmission, photography, music study,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 gradually forming multiple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ractitioner, cultural organisation founder, system designer, and long-term recorder.

Structured along a timeline, this book does not focus on success or failure, but rather on how these identities gradually took shape through long-term practice. From the author's days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Melbourne, to starting a business in Sydney and working i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cluding a printing factory and *Chinatown Magazin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to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from the practice and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to the continuous publication of the ten-language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this book records the authentic process of an ordinary person continuously learning, exploring, practicing, recording, and publishing over several decades.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DOI publication system in November 2025, and as of May 2026, the author has had nearly seventy independent works receive DOIs, entering multiple long-term preservation system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eservation platforms, open scholarly infrastructure, and global library cataloguing networks. By independent DOI count, the number of

related works has approached seventy, many of which have already reached a scale suitable for separate book publication, forming a continuously expanding cross-disciplinary documentary system.

This book is both a personal record of growth and a long-term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archive; it records not only the life trajectory of an overseas Chinese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process by which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gradually built his knowledge structure, practice system, and long-term documentary accumulation ov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s merely a general term adopt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readers' understanding. This book does not intend to prove any title or identity, but rather focuses on recording the author's authent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learning, practice, exploration, docum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over nearly four decades, as well as the extensive body of literature, photographs, manuscripts, and public archiv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this process.

This is not merely a personal journey; it is a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2005: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Continuity

Looking back, the year 2005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That year, I founde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nd began publishing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quarterly.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is period onward, no matter how busy my work was, I never interrupted my learning, thinking, record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Cultural activities, website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work, system design, martial arts exploration, and later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and have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If 1989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Australian life, then 2005 is closer to the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of my academic career. From this year onward, learning was

no longer just for work, practice was no longer just for making a living, and recording was no longer just a personal habit — they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long-term, sustained public cultural practic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the more than two decades since, I have successively founded and long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cultural, academic, and dissemination platforms, including: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taichiau.org/>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en-Language Monthly

<https://www.times.net.au/>

These platforms span multiple directions includi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website construction,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have become important vehicles for my continuous learning, continuous recording,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long organised, participated in, and attended various cultural exchanges, publication promotions, literary activities, martial arts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while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ocumentation of related fields. Many important later works, systems, and practice syste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is period.

Looking back today, the year 2005 is not merely a point in time, but a continuous, unbroken main line of development that has lasted to the present day. Many of the important works, research outcomes, cultural platforms, and practice systems that emerged later all originated from the sustained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is period.

Prologue: A Foreign Night's Rain

This document primarily records my practice,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journey in Australia from 1989 to 2026. My upbringing, education, and early work experiences in China from 1968 to 1989 are not expanded upon here, reserved for a future independent work.

In 1989, I set foot on Australian soil. Like many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that era, my pockets were light, and the future was an immense unknown.

That year, I was fired three times in Melbourne. The reasons varied, but the root cause was that I was a “hard-to-use” person — because I was always thinking, “Is there a better way?” That same year, I underwent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Lying on a hospital bed in a foreign country, with no family around. The cold from the anaesthesia spread from my spine throughout my body. Staring at the ceiling, only one thought filled my mind: I cannot fall here.

After arriving in Australia, I started writing a letter home every week. International calls were too expensive back then,
at 2.70perminute, and email didn't exist yet. My first kitchen-hand job paid on
ly 2.70perminute, and email didn't exist yet. My first kitchen-hand job paid on
ly 2 an hour. I poured all my loneliness, fear, and perseverance into those words crossing the ocean. Later, in one of my original songs, I wrote a line: “Not every encounter has a reunion day.” That phrase first grew from the cracks of those days.

That time as a student taught me that without structured record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easily dissipate with time. From then on, I consciously began transforming my life into a traceable system of practice. In my early days in Australia, I did many seemingly unrelated things. Around 1992, I moved to Sydney and founded a printing factory, later writing about it in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and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Printing isn't simply putting text on paper; it's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layout, machines, paper, time, clients, costs, and error rates. For a person entering this industry in a foreign land, the learning curve involves not just technology, but also order assessment, client communication, file processing, delivery rhythm, and risk bearing.

Later, I attended night school for nearly a decade, covering logistics, management, IT support, risk control, and other fields. Looking back now, those nights weren't just about getting certificates; they were about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a person's foundational capabilities. I wrote articles like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and *Surviving in Melbourne*. These texts aren't meant to dwell on hardship, but to document how a person, without any ready-made path, gradually transforms life experiences into long-term abilities.

But this is not a story of suffering. Those experiences didn't break me; instead, they fostered an almost instinctive habit: do things myself, solve problems myself, think structurally. Because no one will arrange everything for you, and no existing system can be relied upon. This habit became the origin of all my subsequent work.



The photograph is of the author himself, taken during his time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South Yarra, Melbourne, Australia (circa 1990). Many of the stories recorded in this book began precisely during this period. For some memories of this period, please refer to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Chapter 1: Melbourne –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ra (1989–1992)

Keywords: Survival, Adaptation, Learning

In 1989, I set foot on Australian soil. Like many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that era, my pockets were light, and the future was an immense unknown.

That year, I was fired three times in Melbourne. The reasons varied, but the root cause was that I was a “hard-to-use” person — because I was always thinking, “Is there a better way?” That same year, I underwent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Lying on a hospital bed in a foreign country, with no family around. The cold from the anaesthesia spread from my spine throughout my body. Staring at the ceiling, only one thought filled my mind: I cannot fall here.

After the surgery, I started writing a letter home every week. International calls were too expensive, email wasn’t widespread yet. I poured all my loneliness, fear, and perseverance into those words crossing the ocean. Later, in one of my original songs, I wrote a line: “Not every encounter has a reunion day.” That phrase first grew from the cracks of those days.

That time as a student taught me that without structured record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easily dissipate with time. From then on, I consciously began transforming my life into a traceable system of practice.

I wrote articles like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and *Surviving in Melbourne*. These texts aren’t meant to dwell on hardship, but to document how a person, without any ready-made path, gradually transforms life experiences into long-term abilities.

During my Melbourne period, I worked the middle shift at a basic biscuit factory, often getting home after midnight. Before dawn the next day, I would get up early to study English and typing.

After moving to Sydney in 1992, I attended night school for nearly a decade, covering logistics, management, IT support, risk control, and other fields. Looking back now, those nights weren't just about getting certificates; they were about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a person's foundational capabilities.

In February 1992, I left Melbourne and headed for Sydney.

This was not a simple move.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outcome, without this transfer, everything that followed — the printing factory, *Chinatown Magazine*,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would likely have follow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life trajector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s in this entire narrative.

Chapter 2: Sydney – A New Beginning (1992)

The Sound of 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 Germination of Publishing Ability

From February 1992 onwards, my life entered its Sydney period.

Around 1992, I co-founded a printing factory in Sydney. Looking back today, this wasn't just an ordinary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it was my first real entry into the practice field of a complex system. A printing factory isn't simply about putting text on paper. It involves client communication, file processing, typesetting, paper, ink, machinery, delivery dates, error control, cost accounting, and quality assessment. Clients only see the final product, but the operator must handle every detail. One typo, one layout deviation, one machine malfunction, one batch of paper issues — any could turn into a loss. I later wrote articles like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and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documenting that experience.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in the printing factory was that the real world doesn't automatically become easier just because you work hard. You must break chaos into steps, turn steps into processes, turn processes into controllable operations, and turn controllable operations into stable delivery. The lessons from the printing industry were very specific: a file isn't just about content, but also format; a layout isn't just about aesthetics, but also printing conditions; a batch of work isn't just about the immediate order, but also subsequent revisions, delivery time, and client capacity. Later, when I worked on websites, logistics, publishing, and multilingual typesetting, I could see the traces left by my early printing training. Being “cross-disciplinary” isn't about learning a bit of this today and a bit of that tomorrow; it's about a certain foundational capability recurring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Chinatown Magazine: The First Leap in Publishing Capability

Also in 1992, my partner founded *Chinatown Magazine*.

I got involved, learning typesetting and editing along the way. This wasn't just a simple "helping out"; it was my first real entry into the publishing scene. The printing factory represente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while *Chinatown Magazine* represented the first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ublishing capability**.

These two threads appearing simultaneously in 1992 was no accident. Printing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boundar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physical carriers, while the magazine introduced me to layout design, content editing, author relationships,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reader feedback. More importantly, during this process, I completed the leap from "printer" to "publishing participant." Typesetting taught 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yout and reading order; editing taught me the necessity of content filtering and structural organisation.

Later: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is main line of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can all be traced back to this point. Without that dual involvement in printing and magazines in 1992, none of the subsequent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make content stably enter the public space" would exist.

During that period, I also continued attending night school for nearly a decade, covering logistics, management, IT support, risk control, and other directions. Working hard during the day and continuing to study at night wasn't a romantic choice, but a practical necessity. Without sufficient composite skills in a foreign society, a person can easily become fixed in a very narrow position. Logistics taught m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ods, documents, time, and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taught me about organisation and processes; IT support taught me about systems, data, and faults; risk control taught me how to intercept errors before they happen. Years later, when I re-evaluated my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intelligent finance system, publishing automation system, and website structure, I realised that those seemingly scattered night school courses had long formed a long-term, composite foundation within me.

I don't write this as an inspirational story, because real growth often isn't inspiring. It's just enduring, day after day, learning what you don't know, straightening out what's chaotic, slowly turning what was once unbearable into something manageable. If a person only reads books without real-world pressur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ends to be theoretical; if they only do things without a learning habit, their experience tends to remain partial. My early years involved constantly switching between these two: facing clients, machines, bills, work, and life during the day, then returning to the classroom at night to reframe real-world problems within a knowledge structure.

Chapter 3: Remote Work and Intelligent Logistics (1993–2013)

Around 1993, I had already practiced a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mote work today, they think of video conferencing, cloud documents, and instant messaging. But back then, the difficulty of remote work wasn't about advanced tools, but about how work was broken down, how files were transmitted, how responsibilities were confirmed, and how processes continued when people weren't on site. I later documented this experience in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The term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might sound technical to the average reader. Simply put, it refers to the process, back when network conditions and office tools were far less mature than today, of transferring tasks originally requiring on-site presence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through documents, processes, and responsibility delegation. The truly important aspect wasn't any specific tool, but the structure. How does work remain continuous when someone is off-site? How does the next step connect after one is completed? How does one avoid omissions when files flow between people? If an error occurs, how is the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traced? These questions reappeared constantly later in my logistics systems, publishing systems, website maintenance, and multilingual processing workflows.

In 1997, I began conceptualising an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Man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logistics is limited to transportation, thinking it's just moving goods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But anyone who has truly done import trade and customs clearance knows that logistics is a highly complex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Client data, commercial invoices, packing lists, shipping schedules, ports, HS codes, customs duties, inland transport, warehousing, costs, collections, taxes, and document archiving — an error in any single link can cause delays, fines, extra costs, or client disputes. I later wrote articles like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and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What I call “intelligent logistics” in my early practice wasn’t the AI models popular today, but a kind of structural intelligence. It transformed much of the work that originally relied on manual experience, manual verification, manual memory into automatic extraction, automatic matching, automatic prompting, automatic error blocking, and automatic generation. For example, if invoice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the system shouldn’t wait for a person to find out at the end; it should flag the issue as data enters. File naming shouldn’t rely on ad-hoc handwriting; the client, region, order, and type should automatically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filename for subsequent sorting and tracking. Cost calculation shouldn’t rely solely on one person’s mental experience; rules, tax rates, codes, and historical data should be organised. The difficulty here isn’t writing a simple program, but identifying all potential error points in the real business and having the system take on part of the 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y in advance.

Around 2005, my system practice entered a more concrete phase, including intelligent invoicing, intelligent data capture,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global sourcing concepts, etc. I later wrote these up as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and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For the average reader, QR codes and barcodes for inventory can be understood as giving goods and data an identifiable identity. If every item, every batch of inventory, every file can be accurately identified and tracked, it reduces manual searching, misshipments, missed records, and confusion. An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is more complex: it’s not just about printing an invoice, but making the invoice part of the entire business chain. It needs to know who the client is, what the goods are, how the costs are formed, how taxes are handled, how attachments match, how files are named, and how errors are indicated. I later further developed this into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and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In 2013,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entered a mature operational phase.

If viewed only by their titles, these articles risk being misunderstood as mere technical showcases. But for me, they are more like a history of practice. The truly difficult part of a system isn't how advanced it seems during conception, but whether it can still explain the business logic from twenty years ago and still be validated by real-world experience. Many concepts look great in business plans, but quickly fail in daily operations because real business is full of exceptions, errors, ad-hoc changes, and personal pressures. I persist in writing my systems into articles because I don't want this experience to remain only in computer programs. Programs become obsolete, software is replaced, computers are discarded, but if the structure, logic, and practical scenarios are clearly written, future researchers can understand how a pre-AI era individual system designer, without a large team, cloud platforms, or capital backing, solved complex real-world business problems.

Chapter 4: A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 (2004)

In 2004, I founded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and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The combined total registered members for the new and old versions of the forum exceeded 4 million.

On Friday, March 20, 2026, at 7:15 PM, the highest number of online visitors exceeded 662,000. The same year, together with my father, Mr. Wu Ti (Wu Kaiteng), I founde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nd its literary platform (www.azchy.com). When people see a website today, they only think of web pages, traffic, and rankings. But over twenty years ago, websites had another meaning for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They were information centres, community gateways, publishing spaces, historical archives, places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records of changing times. I later wrote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Running a website continuously for one year isn’t hard, but doing so for over twenty years is no longer just a simple web page issue. It involves servers, programs, domain names, backups, attacks, migrations, old system compatibility, content management, user changes, and search engine changes. It also means facing the rapid replacement of eras: after the forum era passed, social media rose; after the desktop web era passed, mobile reading became mainstream; after many early Chinese internet websites disappeared, those that remained became historical evidence. Many people chase the latest platforms, rarely realising that long-term existence is itself a form of value. A website that lasts over two decades preserves not just articles, but the language, aesthetics, discussion styles, community structures, and traces of immigrant life of an era.

In 2007, two websites I created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and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were

permanently archiv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PANDORA system, with regular updates continuing for many years, the most recent updates being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2025. PANDORA i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long-term web archiving project, and TROVE is the Library's digital collections system. Archiving by such a system has a different meaning than ordinary search engine crawling. Search engines focus on immediate visibility, whereas National Library archiving signifies that the website is considered digital heritage with national cultural and research value, preserved permanently. This is not a temporary cache, but an institutional, cross-generational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ary heritage. It means that even if my own servers cease to operate, this content will still exist with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systems, accessible to future researchers.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were later organised by me into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database. The term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is not intended as grandiose terminology, but to illustrate its formation method: different from universities, publishing houses, or official institutions. It came from the grassroots, from long-term spontaneous organisation, from quarterly journals, websites, forums, authors, events, and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writing network. Many grassroots literary activities see participation when popular, but their materials disappear within a few years. My long-term work has been to reorganise these scattered materials as much as possible into a retrievable, preservable, traceable documentary form.

That this thread later connected with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was not accidental. My early work with forums and websites taught me that without structure, content is quickly 淹没; without a catalogue, it's hard to understand; without metadata, machines can't easily identify it; without a long-term preservation gateway, works can easily disappear in a single server failure or platform shutdown. The term 'metadata' sounds professional, but can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data about data". An article's title, author, date, language, keywords, permanent identifier, ISSN, abstract, publisher, link relationships — these are all metadata. They might not seem as literary as the main text, but they determine whether a work can be

searched for, archived, cited, and transmitted across systems. Because I worked on websites for over twenty years, I later came to place special importance on these seemingly tedious foundational tasks.

Chapter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 From Print Quarterly to Digital Heritage (2004–2025)

In 2004, together with my father, Wu Ti, I founde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nd in 2005 created its online platform. From the outset, this platform was more than a simple forum; it w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worldwide, centred on literary creation, born during the pioneering day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growing alongside the BBS culture of that era.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was never merely a literary organisational practice;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secure external support, it carries a distinct flavour of family cultural heritage. I served 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my father Wu Ti (given name Wu Kaiteng) as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my sister Wu Liling (pen name Mei Zhi) as Vice President, and my mother Du Weijun (pen name Du Juan) as Advisor. Unlike many literary organisations initiated by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or societi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were built largely upon decades of literary accumu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tinuous practice by a single Chinese family.

My father, Wu Ti, was a poet who persisted in creation for a long time. His life trajectory spanned three different cultural spaces: Malaysia, China, and Australia. He was not only a crucial spiritual pillar fo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and one of the strongest writers on the forum, but later became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 poet and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Wu Ti Literature Museum”. My sister Mei Zhi was long involved in literary creation, editing, and organisational work. My mother Du Juan was a long-term supporter of the forum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also becoming one of the strongest writers on the forum and later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 poet. Although each contributed differently, they all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Thu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s not only a history of a literary organisation, but also a history of family cultural heritage, a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ry practice, and a record of the Chinese spirit spanning multiple countries and regions. Many authors, readers, and literary friends gathered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tself witness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one family's decades-long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January 2005, the print quarterl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When people later see the complete publishing records of twenty-one issues, they often mistakenly assume there was a mature publishing organisation or stable funding behind it. In fact, the continued publication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print quarterly up to the twenty-first issue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long-term sponsorship and support of advisor Mr. Zeng Li. In an era when overseas Chinese print publishing was gradually declining, sustaining a print literary quarterly wa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itself.

After the quarterly ceased publication, the related work did not end. I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 website, organise historical materials, digitise literature, rescue literary works, build the database, and publish subsequent online editions on my own. Over time, I gradually reorganised the vast amounts of data scattered across forums, websites, print issues,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into a digital literature system that can be preserved, retrieved, and cited long-term. This transformed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rom a traditional print quarterly into a long-term cultural archive project bridging the print and digital eras.

Looking back toda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as endured for over two decades not just because of how many journals it published or events it held, but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it completely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particular era, while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 traces left by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uthors, readers, and cultural participants. These record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value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 January 2005, based on this platform, we launched the print quarterl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This was not an “e-zine” or a “webzine”, but a tangible, ISSN-bearing, printed, distributed literary quarterly. Below are the links and covers for the issues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1: <https://www.azc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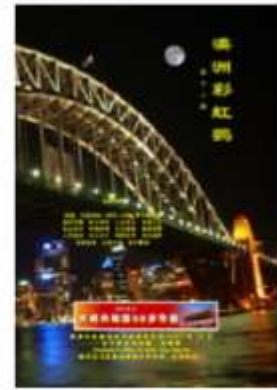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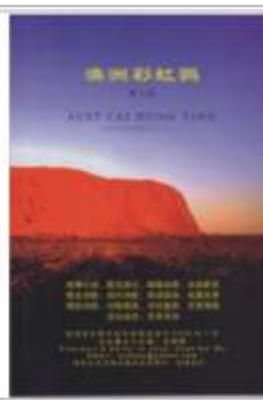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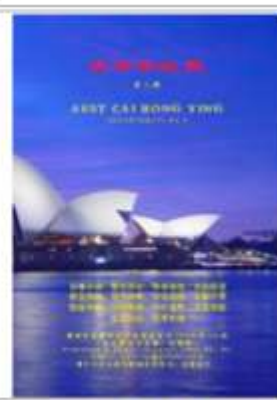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Why is 2005 considered a significant year? Because two institutionally significant things happened that year.

First, the launch of this quarterly was my starting point as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enter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system. From the very first issue onwards, each issue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as been formally hel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entering the national serials collection. This means that from 2005, my publications had already entered a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system. This wasn't something "achieved later", but an institutional confirmation that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of independent practice.

Second, from 2006 onwards, the complete set of the journal was held by the Beijing Modern Literature Museum of China. At this point, a Chinese literary quarterly initiated by an individual was simultaneously held by national-level collections in two countries. A grassroot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ry quarterly being permanently preserved by 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wo countries is extremely rare in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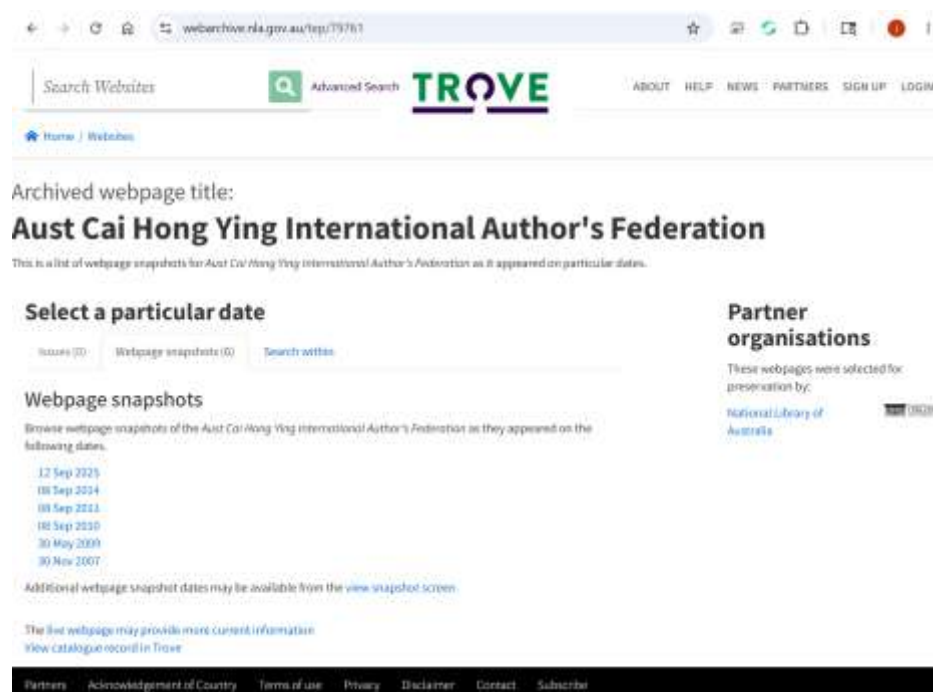
Later, this quarterly received congratulatory letters from the the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nd six state governors. I have kept that letter, which was later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formal diplomatic language, the letter affirmed the quarterly's "contribution to enriching 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society". It was addressed not to an institution, but to a grassroots literary group founded by an individual. This is extremely rare in Australian history – a nation's highest administrative head sending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an overseas Chinese grassroots literary organisation.

I later collated the complete publication record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into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documenting the publication facts of these twenty-one print issues. That congratulatory letter was also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2007, the entire online platform – including forums, literary community, and work database – was actively and permanently fully-archiv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PANDORA system. Th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from that time is still retained, also held within the NLA’s PANDORA system. This meant tha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as a whole – print issues, online platform, historical data – had all entered a national-level permanent preservation system.

TROVE permanent full-site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website <https://www.azchy.com/> historical link and screenshot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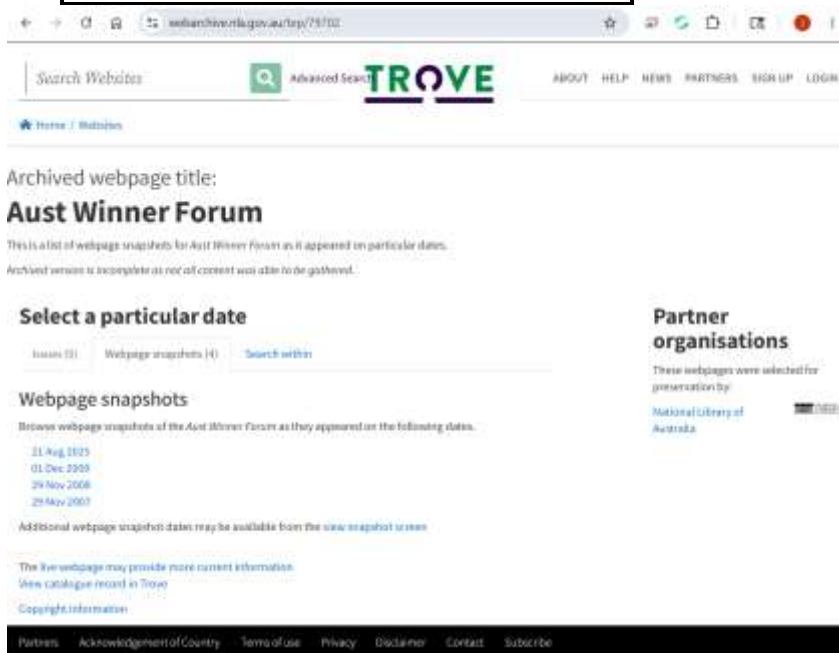
TROVE permanent full-site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website <https://www.azchy.com/> historical link and mirror screenshot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TROVE permanent full-site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historical link and screenshot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TROVE archived link and mirror screenshot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But the story does not end there. With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internet age, vast amounts of early digital literary works are silently disappearing. Forums decline, blogs close, social media fragmentation replaces deep read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terary works once saved on forums face the risk of data loss. Many early members have lost contact, an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of many works exist only in a single copy within the forum database.

So in August 2025, I launched a “digital literature rescue” initiative (see link and screenshot below): extracting the literary treasure spanning two decades, piece by piece, from the forum database, converting them into independent webpages in ten languages, and republishing them. As of September 2025, I had successfully converted approximately 70,000 works into independent webpages. This process was not a one-click migration, but extraction, conversion, and publication one by one. Resurrecting each work preserves a spark of that fading literary history. See link and screenshot #6 below: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azchy.com/cn/2007/jinjsai/webpages/2007_azchy_js_content.html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俊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里 (巫俊2015年)	352篇
巫俊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声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基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普级 大基	649篇
2006心血力作自序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你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离水离海微型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This is not about preserving “my works”, but about preserving the literary memory of an era. The authors of those works are scattered worldwide – many have lost contact, many no longer write. But if I had not rescued the words they left behind from the soon-to-disappear forum data, they would vanish forever as the servers are closed. This is not a “personal project”; it is a “civilisation rescue project”.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from 2004 to today, spans over two decades. It has experienced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BBS era to the social media era, from print to digital, from single language to ten languages. It was not planned out; it was walked, step by ste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 also established a special archive – the “Wu Ti Literature Museum”. My father, Wu Ti (1938-2023), was a poet whose life spanned the three cultural spaces of Malaysia, China, and Australia. His life spanned nearly a century, from Malaysia to China, then to Australia, using poetry to record the nearly hundred-year life trajectory of a diasporic Chinese.

Using a method blending first-person family narrative with historical account, I organised his complete works and experiences as an emigrant. My father worked on the railways in Malaysia; those rails witnessed his youthful wandering. Later, he came to Sydney and wrote his final poems in a foreign garden. His poetry is a micro-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is literature museum represents not only a cultural continuation between father and son, but also a rare micro-level cross-civilisation archive. It contains Wu Ti's poetic output spanning nearly two decades, from 2005 to 2023, including thematic poetry collections, selections, commemorative albums, and annual selected works. All materials are presented in time-stamped forum serialisation format, preserving original texts, editorial information, and traces of reader interaction. Every poem, every comment, every interaction has a clear timestamp. This is not a post-hoc archive, but a contemporaneously growing documentary record.

Chapter 6: Standing Stake and the Shadow of the Sword (1992–2026)

In 1992, I began my martial arts journey, initiated by Grandmaster Lin Wenhui, head of the Hong Kong Qigong Taiji Society (renamed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 August 2022). That year, I had been in Australia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a master by my side, I had to explore on my own. Later, I learned that such “self-study”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achieve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I practiced without a systematic method for quite a while, receiving instruction from Grandmaster Lin Wenhui during my annual trips back to Hong Kong. This path has now lasted thirty-three years.

In 2024, I became a disciple of Grandmaster Shan Ying, tracing my lineage back through the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becoming an authentic inheritor of the Jingwu Taiji lineage in Australia. I became the 12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jiquan and the 6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Wu-style Taijiquan. La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e-disciple, I wrot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This article is not a mere “school introduction”, but a systematic document on the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scholarship. In it, I recorded the legendary story of Li Jingwu, as recounted orally by my master Shan Ying, reopening his doors in his later years in 1989 to accept eighteen disciples, and the teaching of “pushing the wheel three thousand times daily”. I also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1989 certificate of discipleship issued to Shan Ying, signed personally by Li Jingwu – this is an artefact-level piece of evidence for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Simultaneously, I recorded the stories of Grandmaster Chen Fake personally instructing Li Jingwu’s son Li Shujun, and Li Jingwu alongside his peers guiding Chen Fake’s son Chen Zhaokui, witnessing the friendship and transmiss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grandmasters.

In 2024, I became a disciple of Che-style Xingyiquan Grandmaster Zhao Hongwei, becoming the Australian head of Zhao-style Xingyiquan and concurrently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But my martial arts work goes beyond merely “recording history”. I have also used my own body as a laboratory to establish a psycho-physical practice system called “Danti Benyuan” (The Origin of the Elixir Field). Its core concept is: the entire body is the elixir field, an open system continuously exchanging with the surrounding heaven and earth environment. This is not a slogan, but is based on recordable and verifiable bodily evidence.

In my practice, I have completed a series of records of extreme martial arts verification.

In September 2025, at the age of 56, under stabl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 completed 75 minutes of continuous eyes-closed single-leg standing, without any external support, auxiliary equipment, or visual feedback. This was not a performance or a competition, but a self-validation of the body’s system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my heart rate remained stable, breathing natural, posture steady – the body entered a balanced state of “non-depletion, non-root, non-intervention”. The video has been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January 2026, I published the *Danti Practice Log*. Using a timeline as the main thread, it systematically records the multiple training segments contained within a single continuous morning practice session, including standing stake, Taiji sword, eyes-closed single-leg standing, ‘rootless stake’, and final integration. It incorporates heart rate, breathing frequency, time du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collected via smart devices, forming a structurally complete and closed-loop practice sample. This is an original record of the daily state of my martial arts practice.

At age 57, with a body weight of 62.5 kg, I engaged in genuine confrontation with a young, fit man aged 29,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28 kg, who engaged in long-term bodybuilding. Using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the Taiji stake posture (Zhan Zhuang),

rather than performative techniques, I completed a structural stress test across a significant weight differential. The article includes on-site photos, videos, GPS metadata, timestamps, heart rate records, and process documentation, emphasising that “structural integrity under pressu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xternal technique. This was not a “martial arts contest”, but a structural verification. As the opponent’s force was transmitted, dispersed, and reflected through my Zhan Zhuang structure, what he felt was not my muscular strength, but the reaction force of the entire Earth transmitted through my body.

I also wrote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cross-validating modern human physiology with classics like the *Huangdi Neijing*, elaborating the life structure view of “the human body as an open system”. The article documents the empirical process of seven years of rising at 4:45 AM daily to practice by the sea, and the resulting “Danti Benyuan” psycho-physical practice system. All data, photos, videos, and medical report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and permanently archived for readers to consult and verify.

In terms of martial arts theory, I published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Raising the Crown and Lifting the Energy). From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it deconstructs the classic concept of “Xu Ling Ding Jin” into four progressive stages: “Xu – Ling – Ding – Jin”. Each stage is analy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uangdi Neijing*, meridian theory, and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heory, supplemented by specific practical experiences like standing stake. The article thus constructs a continuous practical path from physical relaxation, body awareness, structural alignment, to whole-body force issuing.

On April 28, 2026, Taijiquan officially entere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This is a historic milestone. Using this as an opportunity, I authored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evalu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neage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I propose: “The ultimate criterion for the validity of Taijiquan lies not in its curricularisation or institutionalisation, but in whether the body itself can function as a unified whole without any external dependencies.” Academic systems are suitable for knowledge organisation and dissemination, while lineage systems bear the core function of establishing and continuing bodily structure. The two should complement, not replace, each other. The article does not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literature review, but is based on thirty-three years of bodily experience and authentic transmission across four lineages, analy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knowledge systems and bodily structures.

In March 2026, I also wrote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practice,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body, time, and environment. I wrote: “The body does not exist in isolation; it is a dynamic system capable of real-time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al resonance with the surrounding heaven-and-earth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is not just a global cultural event; it is a significant node for re-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civilisation, using the body as an entry point. Taking the ‘Golden Phoenix Stands Alone’ posture and the phoenix imagery naturally formed by the morning glow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re exists a demonstrable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uman body and nature.”

In 2024, the transmission of my martial arts practice entered a new phase.

Throughout my martial arts practice, I also documented several personal case records concerning changes in physical conditions medically considered “irreversible”.

One Case of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I published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documenting my experience of hair loss with characteristics resembling Norwood-Hamilton scale stage 3V. It describes the natural process of change without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medical treatment, or

hair transplant, including the evolution of ke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ensity in the vertex area, coverage area, hair thickness, and pigmentation. I explicitly state in the article: “This is emphasised as a personal case record and a summary of long-term practice,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clinical medical validation or population-level conclusions.”

Reversal of Maculopathy. I published *Reversing Maculopathy*. I had been under long-term follow-up by an ophthalmologist for issues related to maculopathy. In a recent routine fundus screening targeted at diabetes, the official eye examination report issued by a third-party medical institution explicitly recorded: no evidence of macular oedema observed, nor signs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Concurrently, under best-corrected conditions, binocular visual acuity was 6/6.

Reversal of Scalp Scaling. I published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documenting that without changing hair care products, using no medication, receiving no medical or targeted treatment, and without any structural change in lifestyle, the phenomenon of scalp scaling gradually diminished and eventually essentially disappear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my practice over time. Simultaneously, stable new black hair growth appeared in areas that had been bald for many years.

Furthermore, I transitioned from a state of extreme sensitivity to cold to developing a cold-resistant constitution, able to wear summer attire and be active at 7°C. I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detailing the cold-resistant constitu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transitioning from extreme cold sensitivity to a cold-resistant constitution. In the article *The Miracle of AI Misjudging Twenty Years Younger*, I recorded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when I uploaded personal photos to multiple AI age recognition systems, they generally estimated my physiological age to be approximately 20 years younger than my chronological age.

I must explicitly state: These are my personal case records and summaries of long-term practice. They do not constitute clinical medical validation or population-level conclusions. However, as original case material accessible and citable by researchers worldwide, these records are extremely rare within compar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ey are not proof of “therapeutic effect”, but empirical cases of “bodily system plasticity”.

I have also written over one hundred personal experiential records of martial arts, such as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etc.

These records may seem mundane but hold research significance. If a person’s physical changes are only described verbally, it is difficult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But if you continuously record training duration, environment, actions, bodily sensations, and structural judgments, it gradually forms a set of traceable material. These are not medical papers, nor martial arts textbooks, but records of an individual’s long-term practice. If future researchers study the transmiss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in modern society, or how an individual rebuilds their bodily structure after middle age, these materials could provide specific samples.



Chapter 7: Strings and Shutters (2019–2026)

In 2019, after a thirty-year hiatus, I picked up the guitar again.

I had never received any formal music training. My only exposure was eight foundational lessons in a guitar club during my third year of middle school. I cannot read music, know no harmony theory, and understand no arranging. Yet, since 2019, relying on hearing and touch, I have completed the creation of multiple original songs and lyrics, self-taught guitar fingerstyle, and can play proficiently.

I published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documenting my process of restarting guitar practice from zero. From picking up the guitar again in 2019 to being able to play pieces completely, this path took four years. No teacher, no textbooks, only ears, fingers, and repeated trial and error.

I published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documenting my complete personal practice of songwriting, composing, and arranging driven by structuralist thinking, without any formal music training background. I wrote: “This case reveals the reverse artistic generation path: ‘Structure precedes skill, the work precedes training, the system precedes the tool’.”

In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I recorded my process of relying entirely on auditory memory and tactile exploration, eschewing traditional harmony theory and musical notation, and instead building the music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narrative language of cinema. While preserving the epic propulsion of the original piece, the work creatively extends a section expressing “the aftermath and the unfolding of space”, verifying the feasibility of part independence and narrative integrity under minimal recording conditions (single mobile phone recording, no post-production).

My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was *The Present Moment*, a waltz presented through fingerstyle guitar. In my creative notes, I wrote: “This cannot be considered a ‘work’;

it is more like a starting point. Before this, I never imagined I could compose music. But when my fingers found those notes on the guitar, I knew that structural thinking could work in any domain – including music.”

That same year, I created the lyrics and music for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based on true life experiences from my period of studying abroad in Australia around 1990. This work integrates original lyrics and music, personal guitar performance, real stories from my student days, and historical photo archives. Independently created and compiled by me, it is presented bilinguall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extended versions in French, German, Spanish, Russian, Arabic, Japanese, Korean, Portugu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 wrote in the song: “Once in the prime of my youth, I left home with a guitar on my back. Not knowing how vast the world was, I went to see what lay outside.” That song is not just a tune, but the truest echo of that lonely era. The work can be accessed via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and permanent archiving platforms.

I also composed *Relying on Each Other*, written for my parents’ sixty-year diamond anniversary. The song goes: “Cultivating for a thousand lifetimes, to earn this lifetime’s bond. Waiting three lifetimes, for a thousand blooms on the other shore.” In the song’s introduction, I wrote: “When my parents celebrated their sixtieth wedding anniversary, I wanted to give them a gift. Not something material, but a song. Every word in the lyrics reflects my understanding of their marriage.”

And also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I strum my guitar, the evening breeze blows cool.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angs high in the vast sky.” And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unhuang: “Traveling to the far northwest, seeking the lost Silk Road. Mount Mingsha, full of yellow sand, below lies the beautiful pure land.”

In 2023, I also created the original music channel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hosting over two hundred guitar fingerstyle and singing videos. The channel description states: “All images and music are independently completed by the author, from lyrics, composition, and arrangement to performance, filming, and post-

production, forming a complete personal creative system. Here, music is not commercial packaging or stage display, but authentic and sustained self-expression.”

Simultaneously, I developed a system of “extreme photography”. I have taken aerial photos from commercial flights at ten thousand metres, capturing the meandering veins of the earth. I have photographed by the seaside at dawn, combining the Taiji sword, the morning glow, and extreme perspectives to creat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temporal images.

I elaborated on this system in articles including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I wrote: “Extreme photography is not simple information overlay. It compresses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 time, space, speed, height, bodily structure – into a single frame. This is not a technical issue, but a structural one: how to present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within a two-dimensional frame.”

Representative extreme photography works include: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 capturing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10,000 metres at a speed of 893.1 km/h;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 using the water’s surface as a mirror to form a symmetric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sky and its reflection;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 us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aiji sword and morning glow to create dynamic-static tension;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 documenting a flight’s emergency return after takeoff due to a malfunction;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 using the silhouette of the Taiji sword against the morning glow for compositional tension;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Fog Walker, Extreme Multi-Dimensional Time-Space Photography*, etc.

I wrote: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extreme photography lies in this: the moments it captures cannot be replicated. The perspective from ten thousand metres, the angle of the sword’s blade in the dawn light, the instant a wave hits the rocks – none of these can be ‘posed’ for.”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Chapter 8: One Person and Another Publication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2025–2026)

Now, it is time to answer a question readers may have had: after doing all these things, where did I ultimately head?

The answer is another publication – [The Epochal Transition](https://www.times.net.au) (ISSN 3083-5178)

The emergence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was not a sudden desire to start a journal, but the result of the gradual convergence of decades of prior experience. Because I had done printing, I understood layout, finished products, and error control. Because I had done websites, I understood directories, links, search, and long-term maintenance. Because I had done logistics systems, I understood processes, automation, and data consistency. Because I had organise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I understood authors, works, and grassroots cultural preservation. Because I had worked with ten languages and cross-platform publishing, I understoo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lingual versions, metadata, archiving, and international retrieval. Without this prior histor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could not have assumed its current structur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ld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 ISSNs are mana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in Paris. Obtaining an ISSN means that the publication is formally recogn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serial publications as an independent journal. The ISSN Centre does not care if the publisher has a PhD or a university position; it only cares whether the publication itself meets the standards – having an independent title, being published periodically, and having content of academic or cultural value.

Each article has a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DOIs are the bedrock of modern academic publishing. An article without a DOI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cite stably in

today's academic world. Each of my articles has its own DOI, and a complete metadata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of 2026, this journal and related works have over 60 DOIs. No matter where the server is located in the future, or how the website changes, these DOIs will always point to these works.

I have an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This is a global researcher identification system. It links all works to a single researcher. Anyone searching this ORCID can see all my academic output without needing to know where I work or my academic title.

The journal is held in WorldCat, the global library union catalogue. Operated by OCLC, WorldCat's member institutions include over 16,000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hen a publication is held in WorldCat, it means any member library worldwide can retrieve it. This is a confirmation of the publication's status within the library cataloguing system.

The journal is simultaneously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multipl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thway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digital collection system (TROVE), the CERN Open Science repository (Zenodo),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Open Science platform (OpenAIRE). TROVE is the NLA's digital collections system,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digital resources of national cultural and research value. Archiving by TROVE means the publication is considered part of Australia's national documentary heritage and preserved permanently. Zenodo, operated by CERN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is a core component of Europe's open science infrastructure. Archiving by Zenodo means the publication enters a preservation pathway within Europe's top-tier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OpenAIRE is an EU-funded open science platform connecting European research outcomes and researchers. Being permanently archived by all three systems means the works of this publication exist not only on my own server, but are preserved by multiple independent, authoritative, and distributed international systems. If any one system fails, the other systems still retain complete copies. This is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It is not a temporary cache or a search engine

snapshot, but an institutional, cross-generational permanent preservation. Currently and potentially, countless people may download and preserve these works, turning them into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researchers can use to study the history I have recorded.

This is the documentary legacy left by the person who was always working.

I have written several research articles about this publication, includ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These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ersonal writing and web public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structure.

Since its launch in August 202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as published ten consecutive issues on time. The inaugural issue, issues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and ten are all permanently archived through multiple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s, DOIs, and the NLA TROVE digital collection system.

Below is a screenshot #6 of the homepage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e screenshot displays the website for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t the top, it features the title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nd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Below this, a banner reads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and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The website i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sections: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Ten Languages Sync),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and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A central banner states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 (Witnessing the Changes from 1986 to 2026 • Witnes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igrants and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 Building). Below this, there are buttons for '主刊 Archives', '专题与新书 Topics', and '项目结构 Structure Overview'. A row of flags represents the languages: 中文 (Chinese), English, Français (French), Español (Spanish), Deutsch (German), العربية (Arabic), 日本語 (Japanese), and Português (Portuguese). The bottom section, titled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lists various digital archives including WorldCat, TROVE, Zenodo, ORCID, and OpenAIRE. A portrait of Jeffi Chao Hui Wu is shown next to his bio, which mentions his work 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ach.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features a section for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with links to download various issues.

These links and screenshots represent a long-term turning point: my progression from early personal writing, web publication, and forum recording towards a more stabl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structure. Ten-language publishing is not simple translation. Simultaneously handling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Japanese,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Korean means managing the synchronisation of titles, abstracts, main text, covers, filenames, metadata, tables of

contents, links, and version relationships. An error in any language version could later affect retrieval and citation. These ten languages collectively cover an estimated 4.9 to 5.1 billion people globally, approximately 60-6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truly arduous part here is not any single publication, but that for every issue, every article, every attachment, everything must be repeatedly checked, to be both human-readable and machine-identifiable, and acceptable to libraries and databases.

Furthermore, I have published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and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documenting how an independent scholar's work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global library retrieval systems.

In 2026, the ten-language system continues to expand.

Chapter 9: Theory Grows from Practice

After long-term practice, I began to write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some underlying recurring issues.

I published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In that declaration, I wrote: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does not take specula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but is based on eighteen already-published documents that record re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ases. It argues that philosophical inquiry must begin from results already achieved, retrospectively analysing the repeatable structures of practice that make them possible, without presupposing causal hypotheses or normative judgments. Any effective refutation must first examine these empirical foundations.”

I published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and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It proposes the structure of “consequence preceding cause” and establishes the three-axiom system of the “Law of Consequence Priority”, “Law of Gravitational Organisation”, and “Law of Empirical Closure”. In the initial version, I wrote: “It is not the ‘cause’ that drives the ‘consequence’, but the ‘consequence’, as a pre-existing goal and gravitational field, that backwardly organises all the ‘causes’ in reality.”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linear causal logic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n the complete version, I further elaborated: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philosophy,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s closer to a path of ‘empirical philosophy’ –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not mainly derived from armchair speculation, but is a structural summary built upon the author’s long-term, real-world practice. The numerous cases in the text come from the author’s own long-term,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al projects, including the multilingual publishing system, the long-term forum operation, cross-domai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high-intensity creative practic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lete version, I wrote: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s not a theory ‘I thought up’, but a summary ‘I lived out’. This is not philosophy from the study, but philosophy from the laboratory –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 is my entire life. From the 1993 remote work system to the 2025 ten-language academic monthly, every step I took validated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the Law of Consequence: first the goal (consequence), then the actions organised around it (causes).”

I also published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proposing the “systemic layer” as the tru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the consciousness problem. It suggests that consciousness is not the source of experience and meaning, but an executive system operating on top of the systemic layer. The systemic layer is composed of the body system, the risk system, the cost system, the incentive system, and the death system, together determining the conditions for experience, behaviour, choice, and civilisation.

Using a thought experiment where “humans and AI swap bodie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executive breakdown, feedback breakdown, and meaning breakdown that occur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systemic layer, demonstrating that the transferability of consciousness does not equate to the continuity of experience, self, or civilisation. The article state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needs to shift from ‘whether consciousness can be uploaded’ to ‘whether the systemic layer can be migrated’. The death system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constraint of civilisation and is also the key determinant of whether civilisation can continue across carriers. When the death system shifts from an inevitable constraint to a technological option, the original civilisational logic, ethical structure, self-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emporal cost system will collectively fail.”

In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The Death System for AI*, I extend this thinking to the future existential questions of AI and silicon-based life. The article re-examines the future of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sational systems, proposing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a “death system” for silicon-based civilisation. It states: “When a silicon-based civilisation acquires the capacity for autonomous production, renewal,

and decision-making, it will inevitably develop an internal systemic structure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exist’ and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structure is not a biological endpoint, but a functional system for civilisational iteration and stability.”

I also published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systematically summarising my own structural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covering over ten completely different domains and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personal knowledge that is verifiable, traceable, and transferable.

In April 2026, I published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proposing a redefinition of the foundational concept of “algorithm”, break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linear “input-step-output” structur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n algorithm need not be confined to mathematical formulas or ordered steps, but can be a multi-dimensional, superimposed, random yet orderly relational structure. In this structure, data are no longer just inputs or outputs but can be node attributes with multiple starting and ending points; an outcome is no longer just an endpoint but can also become a new entry point; metadata need not be repeatedly modified, but can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tates and outcomes through structural entry points and relational changes.

In May 2026, the tenth issue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featured the *Law of Consequence* as its central theoretical axis, systematically propos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tructur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quence” and “cause”. It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future civilisation from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creation,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systems, civilisation, AI, and long-term empirical evidence. Both the (Initial Version) and (Complete Version) of *The Law of Consequence* were included in this issue and its supplementary series, fully pre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from raw thought records to a systematised structural form.

I have also written articles like *AGI Has Long Arrived, If AI Rules the World,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and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These works touch on AI and civilisation structures and are more prone to being

mistaken for exaggerated claims. However, my focus is not on chasing trends. It stems from observing over long-term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ublishing automation, and system design: when tools become increasingly powerful, what humans truly lack may not be operational ability, but structural judgement, problem definition, cross-domain connection, and long-term responsibility. AI can assist with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organisation, but without original experience, structural goals, and judgement boundaries, it cannot replace the internal chains formed by decades of an individual's practice.

Chapter 10: The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In September 2025, I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systematically summarising the four original platforms constructed ov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y are not isolated websites but form a complete civilisation archiving system.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The Origin of Information Civilisation.

Founded in 2004, developed from an early news information site into a still-active forum. Total registered members across two forums exceed four million, fully preserving over 1.1 million original posts and interaction data. Since 2005, it has carried the communications and records of Chinese people globally, once even achieving the miracle of 566,000 concurrent online visitors.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was one of the highest-traffic information websit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On the map of digital civilisation, it miraculously preserves the “digital primitive ecology” of the early 21st-century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his data has become a “living fossil” for researching early internet community culture. Its permanent archiving by the NLA elevates it from a private forum to national digital heritag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The Crossover Garden

of Literary Civilisation. Hailed as the Oasi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grassroots patriotic literary organisations. From 2005, it published 21 issues of the print quarterl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held by the NLA and the Beijing Modern Literature Museum. My ongoing “digital literature rescue” project is transmitting the literary treasure spanning two decades, in ten language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o date, I have curated over 60,000 selected works here, and through conversion into ten languages, have produced over 100,000 independent webpages. This initiative proactively dismantles the walls around Chinese literature, making it a structured “literary database” accessible

globally. Its scale and organisational form are unprecedented in personally-led project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The Empirical Ground of Martial Arts Civilisation. This platform permanently preserves my complete empirical records in martial arts, qigong, and health cultivation. From Chen Taiji, Wu Taiji, to Xingyiquan and Zhan Zhuang, to the bodily responses of qi circulation, I have documented everything through articles and images. It transforms “oral transmission and heartfelt understanding” internal martial arts into “explicit knowledge” that can be read, analysed, and verified. Using my body as a laboratory, I produce concrete cases like *66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containing data, timing,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establishing an “empirical archive” of great modern significance fo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making it a precious bridge connecting Eastern experiential philosophy and Western sports scienc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The Future Anchor of Thought Civilisation. This is the platform hosting my multilingual monthly journal with an official ISSN, permanently held by the NLA as a national document. “Ten-language simultaneous publication” is a revolutionary practice, ensuring the synchronous and accurate dissemination of civilisational ideas globally,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s caused by translation lag. The successive archiving of the inaugural and subsequent issues by the NLA indicates that a national institution regards it as an ongoing, permanent source of thought worthy of preservation.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founded in 2004, remains active. Total registered members across two forums exceed four million, fully preserving over 1.1 million original posts and interaction data. During a visitor peak in early 2026, this forum, based on a 2001 architecture, saw concurrent visitors repeatedly approach the historical record high – approximately 566,000 – with the system remaining stable and experiencing no downtime. I recorded this phenomenon in a technical analysis article titled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Globally, 99% of forums have fallen silent. Yet this old forum, with an architecture from over

two decades ago, carried a tsunami of 566,000 concurrent visitors (permanently held by TROVE in September 2025). This is not just a technical miracle; it is the long-tail effect of content value – search engines and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continue to direct readers here because the content found nowhere else.

I wrote in the article’s conclusion: “These four websites together constitute my ‘Civilisation Matrix’: Australian Winner is the origin of forum civilisation; Rainbow Chinese is the garden of literary civilisation; Taiji AU is the empirical field of martial arts civilisa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 the future anchor of publishing civilisation. I haven’t built ephemer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but a three-dimensional, multi-dimensional civilisational space. If future generations want to study the Chinese digital civilisation of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y only need to enter these four gateways (permanently held by TROVE in September 2025) to glimpse the complete ecosystem. Its ultimate value lies in its ‘completeness’ and ‘non-replicability’ – stemming from my twenty years of tim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abilities across four major domains, and having received national-level certification. What I have accomplished is the ultimate protection of civilisation by an individual in the digital age: leaving not just works, but a complete, living, self-sustaining civilisational ecosystem.”

Chapter 11: The Thread of Thirty Years

If we look at my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thirty-plus years together, on the surface they seem very scattered: studying abroad, manual labour, printing, night school, logistics, IT, websites, literature, forums, photography, music, martial arts, publishing, theory, AI,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systems. Many people, seeing this range, might assume it's chaotic. But looking back myself, I see a clear thread within: I have always been dealing with issues of systems, structure, and recording.

The printing factory taught me about layouts, errors, and delivery in the physical world. Nearly a decade of night school taught me that knowledge must supplement real-world experience. The remote work prototype taught me how processes continue when people are not on site.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taught me how to automate complex businesses. Intelligent invoicing and tax systems taught me how data, co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m a closed loop. Websites and forums taught me how content can persist long-term.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aught me how grassroots culture can be preserved. Martial arts taught me how bodily structure changes through long-term training. Music and photography taught me how feelings, time, and expression leave trac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llowed me to place these experiences back into an internationally retrievable publishing system. My theoretical work emerged from naming and organising thes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fter all the practice.

I did not figure out this main thread when I was young; it gradually emerged as I looked back over a long period. While living through experiences, one is often just solving immediate problems; only with sufficient time looking back do you see that seemingly unrelated pieces actually supported each other. The printing experience of 1992 later affected my control over covers and layout. The logistics system of 1997 later affected my understanding of automating publishing processes. The website experience of 2004 later affected my emphasis on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retrieval gateways. The body structure training in martial arts later, in turn, affected my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f a person's life is judged only by external labels, it is easily misjudged; only by writing out these internal connections can the reader truly understand how this path was formed.

Chapter 12: Independence

In my experience, “independent” is not a pretty word, but a realistic situation. Being independent means having no fixed academic position to vouch for you, no research team to divide the work, no institutional funding to bear the risks, and no publishing house system to handle all the subsequent work. Independence also means freedom – the freedom to choose your own questions, your own path, your own language, and your own structure, without having to completely follow establishe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ut freedom is not ease, and independence is not arbitrariness. True independence must be supported by longer-term works, clearer records, and more complete chains of evidence.

The most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nd dismissal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is that people will first ask which university, which institution, which discipline you belong to. This questioning isn’t completely without reason, because the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has long relied 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o confirm reliability. However, if a person’s research, practice, and publication have spanned many years, and the works are publicly available, have permanent identifiers, have an ISSN, have a researcher ID, are internationally archived, held by national libraries, and catalogued in global libraries, then the way to evaluate them cannot stop at “having a university position”.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is one path, but not the only knowledge path. Especially in the digital age, a long-term independent author can also enter the public knowledge space through publicly available works, systematic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My independence was not asserted verbally but was forced upon me by daily work. I have to design my own systems, write my own articles, write my own code, organise my own webpages, handle multilingual versions myself, maintain my own websites, check my own links, face reader misunderstandings myself, and bear all my own errors. It doesn’t have the clear rungs of a traditional academic path, but it forms

another kind of valid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whether the works exist, whether the links work, whether the systems run, whether the records are continuous, whether the materials can be retrieved, and whether future generations can trace them.

Chapter 13: International

The word “international” also cannot be seen superficially. It is not just translating a Chinese article into English, nor is it adding some English words to a title. True internationalisation involves at least several levels: linguistically, allowing read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ccess; documentarily, giving works stable identifiers and citation gateways; platform-wise, allowing works to enter systems recognisable b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preservation-wise, ensuring works do not rely solely on personal websites; retrieval-wise, allowing future readers to find them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My ten-language publishing, permanent identifiers, researcher ID,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and global library cataloguing are all organised around these levels.

The ten-language structure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 not decoration for me, but a dissemination and preservation strategy. Chinese is my core language of expression, but if I stay only in Chinese, the works are easily confined to one linguistic circle. English expand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trieval; French, Spanish,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Japanese, and Korean allow the works to enter more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Different language versions do not guarantee everyone will read them, but the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ies of being discovered, cited, compared, and studied in the future. For an independent author, this work is very heavy, bu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break through single-language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also means works are placed into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s. These facilities are not my personal website, not my personal business card, not my personal directory, not my private collection. They each belong to different public knowledge systems. When my works enter these systems, readers can find some records without going through me personally.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rue public knowledge cannot depend entirely on the author’s own explanation. The author can

introduce themselves, but the works and records must be independently discoverable within external systems.

Chapter 14: Scholar

The term “scholar”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because many people equate it with university professors, doctoral degrees, or formal research institution positions. Such an understanding has its historical reasons, but it is incomplete. A scholar should primarily be someone who studies problems over the long term, creates works, expresses them publicly, and accepts retrieval and preservation. An institutional scholar is one form; an independent scholar is another. An independent scholar may not have a university position, but must have sustained research ability, public works,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documentation awareness, and long-term responsibility. Someone who just occasionally expresses opinions cannot be called a scholar; if they just name themselves without works and records,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hold.

I do not understand “scholar” as a lofty status, but as a long-term working state. Whether a person can continuously ask questions, write clearly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connect different fields, make their works retrievable, continually revise their expression, and transform personal experience into public material – thes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itle itself. My writings involve logistics, publishing, the internet, Chinese literature, martial arts, bodily practice, digital preser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ilosophy, and civilisational structures. On the surface, the span is huge, but they are not random piles; they continuously unfold arou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systems, structures, practices, and records.

If I have any particularity, it is not that I am stronger than everyone else in any single point, but that these threads have co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were later organised into a structure that is retrievable, preservable, and continuously expandable. Many people have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abroad, running a business, writing articles,

practicing martial arts, building websites, understanding logistics, having interests in music and photography, and having some kind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But the combination of a person maintaining these activities continuously for over thirty years and connecting them through websites, journals, permanent identifiers, ten-language versions, library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cords is relatively rare. Its significance is not to overwhelm others with “uniqueness”, but to provide an extremely rare individual sample for future research.

Looking back at the whole process, I gradually realised that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s not a status suddenly obtained one day, nor a title conferred by some institution.

If we must look for a relatively clear starting point in time, then 2005 might hol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January 2005, the print quarterl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nd entered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system. From this period onwards, my work in literature, publishing, website construc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systemic practice,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long-term recording formed a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trajectory.

In the over twenty years since, regardless of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technology, or society, I have never interrupted these practices.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continued to operate,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 martial arts and bodily practice continued to be recorded, *The Epochal Transition* continued to publish, and numerous research and practice outcomes continued to enter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systems.

Thus, for me, the significance of 2005 is not about obtaining some identity, but about forming, from that year onwards, a continuous and unbroken main line of cultur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title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as seen today is not the result of any single project, nor the evaluation formed by any one article or book, but the natural convergence over time of these long-term practices, continuous records, cross-domain explorations, and literature accumulation.

Looking back at this journey, I gradually realised that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may not be a particular title, a particular website, a particular article, or even a particular system itself, but rather how long these practices can last, and how long afterwards they can still be found, read, cited, and verified.

When I left China for Australia in March 1989, I did not know where the future would lead. In my subsequent life, I experienced different stages: studying abroad, printing, media publishing, remote work systems,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literary organisations, website construction, martial arts practice, photography creation, music study,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Many things were not planned in advance, but gradually took shape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of practice.

These experiences may seem scattered, but they have always revolved around the same main thread: continuous learning, continuous practice, continuous recording, continuous creation.

As of May 2026, I have created dozens of independent works that have obtained DOIs and entered multipl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academic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trieval systems. These include the monthly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well as thematic documents, independent research works, empirical records, system explanations, and related publications. By independent DOIs, the number of related works is nearly seventy, many of which, in terms of content scale, structural completeness, and documentary independence, have the conditions to become separate books. Especially within the ten-language publishing system, many works are not ordinary short articles, but can be preserved and disseminated long-term as independent documents or specialised monographs.

These works cover intelligent logistics, intelligent finance, publishing practice, martial arts culture,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structural thinking, civilisational observati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ther directions.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 DOIs, ORCI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eservation platforms, national library preservation systems, and global library cataloguing networks – they form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retrieval pathways.

For me, these inclusions signify more than just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work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ocument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practice,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organisation over decades. From the initial personal experiences, work practices, and interest explorations, to later systematic research, cultural recording, and cross-domain publishing, many originally scattered experiences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literature that can be preserved, cited, and retrieved.

These works did not come from a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nor from a research institution, funding body, or commercial capital operation system.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print quarterly, which received personal sponsorship from Mr. Zeng Li enabling publication up to the twenty-first issue, the majority of projects have long relied on my own time outside of work to complete. From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o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from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to *The Epochal Transition*, from recording martial arts practice to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 large amount of work has been built upon long-term independent practice.

Looking back today,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s not a title obtained one day, nor an identity conferred by some institution. It is more like the natural outcome of a long-term practice. When learning, work, research, recording, and cre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continue for decades, when these practices gradually form a documentation system that can be preserved and retrieved long-term, people begin to try to use a certain name to describe this path.

If 1989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Australian life, then 2005 seems more like the true stabl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long-term academic and cultural practice path. The subsequent continuous cultural practices,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gradually formed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th.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records this process of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continuous practice, and the eventual formation of a documentation system.

Chapter 15: The Cost of Structure

Looking back now, all this might sound very organised and planned. But the truth is, none of it was planned; it was forced by reality.

The 1993 remote work system was because I needed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1997 intelligent logistics concept was because I saw efficiency pain points in a friend's warehouse. The 2004 forum was because I needed a place to store my own writings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e 2005 print quarterly was because I felt online literature needed a more dignified carrier. The 2013 system integration was because I didn't want two decades of data to be scattered. The 202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was because I found no existing platform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all my cross-disciplinary achievements.

Each step was forced by necessity. Not because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but because "I had no choice but to do it".

This state of "having no choice but to do it" has determined that my way of working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ost people. I have no team, no capital, no institutional support. From the dial-up network of 1993 to the ten-language publication of 2025, ove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 have independently completed the entire chain of work from underlying technical architecture to top-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without any external resource support. Every link – from server maintenance to content creation, from system design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lignment – has been borne by me alone.

The cost of this way of working is enormous. For many years, I have hardly had holidays. I rise at 4:45 AM daily, go to the seaside to practice, create, and think, then begin the day's work. My *Danti Practice Log* records all this: waking at 4:45 AM, practicing standing stake, Taiji sword, eyes-closed single-leg standing, rootless steps by the sea, using smart devices to collect heart rate, breathing rate, time du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forming a structurally complete, closed-loop practice sample.

I wrote in an article: “This is not a performance of ‘self-discipline’; it is a ‘way of being alive’. If I didn’t live this way, I could not have completed all the above cross-disciplinary work. Waking at 4:45 AM daily is not because I can endure more hardship than others, but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rhythm I have found that allows me to simultaneously handle work in ten different fields.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till asleep, I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 day’s core creative work. I have maintained this habit for seven years.”

But I never think of this as “hardship”. I choose to live this way because I saw a possibility that others did not: an ordinary person, without attaching to any institution, can use their own empirical evidence and structure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that can be recogn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stem. This possibility is worth verifying with my entire life.

If you look at any single segment, I might just b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trepreneur, website administrator, logistics system designer, literary organisation participant,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 music enthusiast, photographer, or writer. Each identity alone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my complete experience. The truly difficult part is that these paths are not separate. Printing trained my sensitivity to layout and errors; logistics trained my judgement of processes and risks; IT trained my understanding of structure and automation; websites trained my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martial arts trained my experience of body structure, centre of gravity, endurance, and internal order; music and photography trained my capture of time, space, rhythm, and presenc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reorganised these experiences into documents readable by future generations.

I do not want this document to be read as a complaint, nor as self-praise. For a person who has walked over thirty years, what is truly worth preserving is not the emotions, but the verifiable path. What was done when, what works have been made public, what systems once operated, what literature has permanent identifiers, what

journals have ISSNs, which webpages are preserved by national libraries, which records can be reopened by readers – thes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abstract evaluation. Because if a life only exists in oral memory, it is easily forgotten; but if it is written as articles, built into systems, placed on webpages, given permanent identifiers, entered into libraries and international retrieval pathways, it is no longer just personal memory, but becomes material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continue to trace.

I have never been formally accepted by an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 or national academic title evaluation system.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I have walked a path completely my own.

This path has been walked for decades. It has no end. Because what I have built is not a career, but a continuously growing, civilisational-level archive that can be retrieved, cited, studied, and passed down by the future.

If future generations want to know, in this era when digital civilisation has just begun, how one person fought against the entropy of systems single-handedly, they only need to enter these four websites to see a complete, living, self-sustaining civilisational ecosystem.

Those Unseen Hours

Looking back at these thirty-plus years of experienc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external misunderstandings is that behind these websites, organisations, systems, and publishing projects there must be a large team, fixed funding, or dedicated full-time staff. When people see names lik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they naturally think of offices, secretariats, editorial departments, technical team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 fact, the realit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many imagine.

Except for the print quarterly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hich received sponsorship support from Mr. Zeng Li during its publication period, allowing it to continue up to the twenty-first issu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k has long relied mainly on my own time outside of work. From the early printing factory, website construction, forum maintenance, to the later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intelligent finance system, literary organisation, martial arts recording, ten-language publishing, and literature archiving, a large amount of work was not done full-time, but was accumulated bit by bit outside of regular work, family life, and daily affairs.

Many people see that the websites are onlin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systems are running, journals are issued, but they rarely see the long processes before these outcomes materialised. A website running continuously for over twenty years is not because it was suddenly built one day, but because it was constantly maintained, updated, backed up, and repaired over twenty years. A system running stably long-term is not because it was successfully designed once, but because of countless modifications, test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ft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 journal being published continuously is not because one issue was completed, but because behind each issue is repeated writing, editing, typesetting, data

organisation, cover design, link checking, metadata processing,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as been continuously running since 2004,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since 200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publishing since its launch in 2025, and th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continuously records and organises content related to martial arts, health cultivation, and bodily practice. These names might seem to represent different institutions, but behind them runs the same long-term main thread: continuous practice, continuous recording,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Many people have asked me why I can persist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no special method. Often, it's just working during the day and continuing to write at night; handling daily affairs during the day and organising materials at night; while others rest, I continue maintaining websites, testing systems, translating articles, designing covers, or compil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Over decades, these seemingly fragmented tasks gradually connected, eventually forming the various systems, websites, organisations,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seen today.

If there is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to these outcomes, it is that almost none were completed through a one-time effort; they were formed through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ver a very long time. What they truly consumed was not the effort of any single day, but the continuous investment of time over decades. Many people see the final outcomes, but I am more keenly aware that supporting these outcomes are those unseen nights, weekends, and years.

Looking back, I did not set out from the beginning to give myself a resounding identity. My path was first survival, then practice, then system, and only later gradually became research and recording. For many years, I just took problems one by one, left traces of what I had done one by one, and reconnected seemingly unrelated experience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When these experiences are stretched out over thirty-plus years, when these articles, systems, journals, websites,

permanent identifiers, ISSNs, researcher IDs, archiving platforms, library catalogues, and national library records lock together, what they illustrate is no longer just how one person calls themselves, but how a person, without a fixed academic position, used long-term practice, public works, and internationally retrievable records to walk their own academic path.

This is my story. The path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a foreign land to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Conclusion: Still Continuing

This book is not a conclusion, but just a beginning.

Due to space constraints, many of the experiences, systems, practices, and research outcomes in this book can only be introduced in outline. Whether it is the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intelligent finance system, remote work system,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The Epochal Transition*, martial arts practice, or relate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none can be fully unfolded in one book.

Therefore,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s more like a map than the full content itself. It records the broad contours of this path, but cannot replace every detail along the way.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any viewpoint, theory, system, or practical outcome should not be judged based on partial information. Similarly, understanding this life journey should not be based on a single chapter, a single work, or a single fragment.

In today's highly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ge,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forming judgments based on a sentence, a paragraph, a title, or even a screenshot.

However, many things only reveal their true meaning when placed back into their complete context.

If, in the future, someone has questions, interests, or differing opinions about certain experiences, viewpoints, systems, or research outcomes in this book, I do not expect them to first agree with me. I would rather they return to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themselves, read the relevant already-published works, records, and materials,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creation, the process of their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then make their own judgment.

I believe that any truly valuable judgment should not be based on hearsay, but on reading; not on fragments, but on the whole.

As for the answer, perhaps it is not in this book.

It exists in the systems, websites, documents, records, and works left behind over the past decades, and also in the independent thinking that readers form after reading.

And this road — the road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 continues.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uthor's Current Main Identities and Long-Term Practice Areas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records, along a timeline, the author's journey of learning, practice, research, publishing, and exploration from 1989 to 2026. Through over three decades of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multiple long-term practice areas and related identities have gradually taken shape. These identities did not emerge simultaneously, nor do they stem from a single career; rather, they formed gradually through practice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have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r

The author has long engaged in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covering publish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website construction, martial arts culture, photography, music study,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system design, and related fields. Relevant outcomes have been preserved long-term through books, journals, websites, thematic documents,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systems.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e author is the founder, independent writer,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 ten-language electronic monthly journal. Since its launch in 2025, the journal has been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Japanese,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Korean, with related works successively entering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and retrieval systems.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In 2004, the author founde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nd has since served as its founding president. This organisation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ry exchange, work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publishing twenty-one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and forming a cultural practice record spanning more than two decades.

Founder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In 2004, the author founded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is website has long documented Australian Chinese socie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has continued to operate to the present day,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 Chinese internet development.

Designer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The author has long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ustoms clearance, warehousing, transportation, and related system practice, gradually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ly designed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that has been tested in long-term real-world operation. These systems have been applied in authentic business environment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giving rise to intelligent finance, automated management, and related practice systems.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The author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long engaged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aijiquan, Xingyiquan, and related cultural practices,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ustralia.

Founder of Danti Benyuan

Based on long-term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the “Danti Benyuan” system. The relevant content revolves around body awareness, long-term practice, self-observa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corded and organised.

Practitioner of Taijiquan and Xingyiquan Transmission

The author is the 12th-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jiquan, the 6th-generation inheritor of Wu-style Taijiquan, and concurrently the Australian head of Zhao-style Xingyiquan. He has long persisted in the practice of Taijiquan, Xingyiquan, and related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le continuously engaging in documentary organis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ractitioner

The author has long been involved in printing, typesetting, editing, publishing, and digital publishing. From the early printing factory and *Chinatown Magazine* to later website construction, electronic publishing, thematic documentation, and the ten-language publishing system, he has formed a continuous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ractice spann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Photography and Music Creator

The author has long engaged in photographic creation and music study. His photographic works cover natural landscapes, humanistic documentation, and astronomical photography. In music, he has persistently practiced guitar performance, original songwriting, and related creative activities, treating them as part of his long-term cultural documentation.

Long-Term Recorder

Beyond the above areas, the author has consistently recorded and organised his personal practice, social observation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related fields. These records have ultimately formed websites, journals, thematic documents, books,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pathways, constituting the overall practice system presented in this book.

The above identities and practice areas are not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rather, they gradually formed over decades of learning,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gether constituting the main content recorded in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About the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is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r, and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ractitioner.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He went to Australia to study in 1989 and has since been long engaged in publish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website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s,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He successively founded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th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and the ten-language monthly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mong other cultural and research platforms.

As of 2026, he has published dozens of works, some of which have received DOIs and have been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multipl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and retrieval systems. His related practice spans literature, publishing, website constructio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ystem design, martial arts research, and long-term recording.

The Path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is his first work of personal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o systematically record his life practice from 1989 to 2026 an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cholar.

[VIE]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Un voyage de près de quarante ans, de l'étudiant international au praticien transdisciplinaire

Auteur : Jeffi Chao Hui Wu

Guide de ce livre

Ce n'est ni une biographie, ni des mémoires, mais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Lorsque les gens entende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titre de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ils doutent souvent qu'il s'agisse simplement d'une identité auto-attribuée. Cependant, ce livre ne tente pas de prouver quoi que ce soit par des titres. Il cherche plutôt à enregistrer un cheminement.

Depuis mon départ pour étudier en Australie en 1989 jusqu'à aujourd'hui, en 2026, ce que ce livre enregistre n'est pas le processus d'acquisition d'une certaine identité, mais un parcours d'apprentissage continu, de pratique continue, d'enregistrement continu et d'exploration continue. Quant à savoir si ce cheminement suffit finalement à justifier le titre de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les lecteurs pourront en juger par eux-mêmes après l'avoir lu.

Ce que ce livre présente, ce ne sont pas des conclusions, mais des processus ; pas des étiquettes, mais une formation ; pas l'identité elle-même, mais le cheminement qui rend l'identité possible.

Présentation du livre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relate les expériences réelles et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e Jeffi Chao Hui Wu depuis son départ pour étudier en Australie en 1989 jusqu'à l'année 2026.

Pendant plus de trois décennies, l'auteur a traversé de multiples étapes — études à l'étranger, petits boulots, entrepreneuriat, impression et édition, montage multimédi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diffusion culturelle,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pratique et transmission des arts martiaux, photographie, apprentissage musical et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 formant peu à peu de multiples identités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praticien de l'édition indépendante, fondateur d'organisation culturelle, concepteur de systèmes et enregistreur à long terme.

Structuré selon une chronologie, ce livre ne se concentre ni sur les succès ni sur les échecs, mais plutôt sur la manière dont ces identités ont pris forme progressivement à travers une pratique de longue haleine. Des jours d'étudiant international à Melbourne, à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 à Sydney et au travail dans l'impression et l'édition (y compris une imprimerie et le magazine *Chinatown*) ; de la construction d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au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et au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e la pratique et de la transmission des arts martiaux traditionnels chinois, à la publication continue de la revue mensuelle en dix langues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 ce livre documente le processus authentique d'une personne ordinaire apprenant, explorant, pratiquant, enregistrant et publiant continuellement pendant plusieurs décennies.

Depuis le lancement du système de publication DOI en novembre 2025, et jusqu'en mai 2026, l'auteur a vu près de soixante-dix de ses œuvres indépendantes obtenir un DOI et entrer dans de multiples systèmes de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notammen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les plateformes internationales de préservation académique, les infrastructures savantes ouvertes et les réseaux

mondiaux de catalogage bibliothécaire. Par décompte des DOI indépendants, le nombre d'œuvres connexes approche la soixantaine-dixaine, dont beaucoup ont déjà atteint une ampleur suffisante pour une publication autonome, formant un système documentaire interdisciplinaire en expansion continue.

Ce livre est à la fois un récit de croissance personnelle et une archive de pratique interdisciplinaire à long terme ; il enregistre non seulement la trajectoire de vie d'un individu chinois d'outre-mer, mais aussi le processus par lequel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a progressivement construit sa structure de connaissances, son système de pratique et son accumulation documentaire sur plus de trois décennies.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n'est qu'une appellation générale utilisée pour faciliter la compréhension du lecteur. Ce livre n'a pas pour objectif de prouver un quelconque titre ou identité, mais vise plutôt à enregistrer le processus authentique d'apprentissage, de pratique, d'exploration, de documentation et de publication continus de l'auteur sur près de quatre décennies, ainsi que l'ensemble considérable de littérature, photographies, manuscrits et archives publiques qui en a découlé.

Ceci n'est pas simplement une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mais une 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2005 : Le point de départ de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de continuité

En rétrospective, l'année 2005 a été un tournant important dans ma vie.

Cette année-là, j'ai fondé le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t j'ai commencé à publier le trimestri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Plus important encore, à partir de cette période, quelles que soient mes obligations professionnelles, je n'ai jamais interrompu mon apprentissage, ma réflexion, mon enregistrement, mon innovation et ma pratique. L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e travail éditorial, la conception de systèmes, l'exploration

des arts martiaux et, plus tard, la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sont progressivement devenus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ma vie et se sont poursuivis jusqu'à aujourd'hui.

Si 1989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e ma vie australienne, 2005 est plus proche du point de départ important de ma carrière académique. À partir de cette année, l'apprentissage n'était plus seulement pour le travail, la pratique n'était plus seulement pour gagner sa vie, et l'enregistrement n'était plus seulement une habitude personnelle — il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transformés en une pratique culturelle publique soutenue à long terme, en une recherche indépendante et en une accumulation de connaissances.

Au cours des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qui ont suivi, j'ai successivement fondé et participé longtemps à la construction de multiples plateformes culturelles, académiques et de diffusion, notamment :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Collège international australien de Qigong Taiji

<https://taichiau.org/>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La Transition Époqueale Revue mensuelle en dix langues

<https://www.times.net.au/>

Ces plateformes couvrent de multiples directions, notamment la littérature, l'édition,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a pratique des arts martiaux et la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et sont devenues des vecteurs importants pour mon

apprentissage continu, mon enregistrement continu, ma recherche continue et mon innovation continue.

Parallèlement, j'ai longtemps organisé, participé et assisté à divers échanges culturels, promotions de publications, activités littéraires, échanges d'arts martiaux et événements internationaux, tout en continuant à promouvoir le développement et la documentation des domaines connexes. De nombreuses œuvres, systèmes et systèmes de pratique importants ultérieurs peuvent être retracés jusqu'à cette période.

En rétrospective aujourd'hui, l'année 2005 n'est pas simplement un point dans le temps, mais une ligne de développement continue et ininterrompue qui a duré jusqu'à aujourd'hui. Bon nombre des œuvres importantes, des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des plateformes culturelles et des systèmes de pratique apparus par la suite trouvent leur origine dans l'accumulation soutenue et l'exploration continue de cette période.

Prologue : Pluie nocturne en terre étrangère

Ce document relate principalement mes pratiques, recherches et parcours éditorial en Australie entre 1989 et 2026. Mon enfance, ma formation et mes premiers emplois en Chine de 1968 à 1989 ne sont pas développés ici, réservés pour un futur ouvrage indépendant.

En 1989, j'ai posé le pied sur le sol australien. Comme beaucoup d'étudiants chinois de cette époque, mes poches étaient légères et l'avenir était un immense inconnu.

Cette année-là, à Melbourne, j'ai été licencié trois fois. Les raisons variaient, mais la cause profonde était que j'étais une personne « difficile à utiliser » – parce que je me demandais toujours s'il n'y avait pas une meilleure méthode. La même année, j'ai subi une intervention chirurgicale d'urgence par une nuit froide. Allongé sur un lit d'hôpital en terre étrangère, sans aucun parent autour. Le froid de l'anesthésie

remontait de ma colonne vertébrale jusqu'à mon corps tout entier. Fixant le plafond, une seule pensée traversait mon esprit : je ne peux pas m'effondrer ici.

Après mon arrivée en Australie,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une lettre à ma famille chaque semaine. Les appels internationaux étaient trop chers à l'époque, 2,70 AU l'heure, et la messagerie électronique n'existait pas encore. Mon premier emploi de plongeur payait seulement 2 AU l'heure, et la messagerie électronique n'existait pas encore. Mon premier emploi de plongeur payait seulement 2 AU de l'heure. J'ai mis toute ma solitude, ma peur et ma persévérance dans ces mots qui traversaient l'océan. Plus tard, dans une de mes chansons originales, j'ai écrit : « Toutes les rencontres ne mènent pas à un jour de retrouvailles. » Cette phrase a germé dans les interstices de cette période.

Cette période d'études m'a appris que si l'on ne structure pas se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elles se dissipent facilement avec le temps. À partir de là, j'ai commencé à transformer délibérément ma vie en un système de pratique traçable. Durant mes premières années en Australie, j'ai fait beaucoup de choses apparemment sans lien. Vers 1992, j'ai déménagé à Sydney et j'ai fondé une imprimerie, plus tard relatée dans *La première imprimerie* et *Mon troisième jour d'apprentissage de l'imprimerie*. L'imprimerie ne consiste pas simplement à mettre du texte sur du papier ; c'est le contrôle intégré de la mise en page, des machines, du papier, du temps, des clients, des coûts et des taux d'erreur. Pour une personne qui entre dans ce métier en terre étrangère, il faut apprendre non seulement la technologie, mais aussi l'évaluation des commandes, la communication avec les clients, le traitement des fichiers, le rythme des livraisons et la prise de risques.

J'ai ensuite fréquenté l'école du soir pendant près de dix ans, couvrant la logistique, le management, le support informatique, la gestion des risques, etc. Avec le recul, ces nuits n'étaient pas seulement pour obtenir des certificats ; elles visaient à déconstruire et reconstruire les capacités fondamentales d'une personne. J'ai écrit des articles comme *Recherche d'emploi en Australie en 1989*, *Neuf ans d'école du*

soir sous la lampe sous la pluie et Survivre à Melbourne. Ces textes ne sont pas destinés à s'appesantir sur la difficulté, mais à montrer comment une personne, sans chemin tout tracé, transforme peu à peu ses expériences de vie en capacités durables.

Mais ce n'est pas une histoire de souffrance. Ces épreuves ne m'ont pas brisé ; elles ont plutôt cultivé en moi une habitude quasi instinctive : tout faire moi-même, résoudre mes problèmes moi-même, penser structurellement. Parce que personne n'allait tout organiser pour moi, et qu'aucun système préexistant ne pouvait m'être utile. Cette habitude est devenue l'origine de tout mon travail ultérieur.



La photographie représente l'auteur lui-même, prise pendant ses études à South Yarra, Melbourne, Australie (vers 1990). Bon nombre des histoires rapportées dans ce livre ont commencé précisément au cours de cette période. Pour certains souvenirs de cette période, veuillez vous référer à Le conte de fées du ciel étoilé :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Chapitre 1 : Melbourne – Le point de départ de l'étudiant international (1989–1992)

Mots-clés : Survie, adaptation, apprentissage

En 1989, j'ai posé le pied sur le sol australien. Comme beaucoup d'étudiants chinois de cette époque, mes poches étaient légères et l'avenir était un immense inconnu.

Cette année-là, à Melbourne, j'ai été licencié trois fois. Les raisons variaient, mais la cause profonde était que j'étais une personne « difficile à utiliser » – parce que je me demandais toujours s'il n'y avait pas une meilleure méthode. La même année, j'ai subi une intervention chirurgicale d'urgence par une nuit froide. Allongé sur un lit d'hôpital en terre étrangère, sans aucun parent autour. Le froid de l'anesthésie remontait de ma colonne vertébrale jusqu'à mon corps tout entier. Fixant le plafond, une seule pensée traversait mon esprit : je ne peux pas m'effondrer ici.

Après l'opération,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une lettre à ma famille chaque semaine. Les appels internationaux étaient trop chers, la messagerie électronique n'était pas encore répandue. J'ai mis toute ma solitude, ma peur et ma persévérance dans ces mots traversant l'océan. Plus tard, dans une de mes chansons originales, j'ai écrit : « Toutes les rencontres ne mènent pas à un jour de retrouvailles. » Cette phrase a germé dans les interstices de cette période.

Cette période d'études m'a appris que sans structuration, le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se dissipent facilement avec le temps. À partir de là, j'ai commencé à transformer délibérément ma vie en un système de pratique traçable.

J'ai écrit *Recherche d'emploi en Australie en 1989, Neuf ans d'école du soir sous la lampe sous la pluie* et *Survivre à Melbourne*. Ces textes ne sont pas destinés à s'appesantir sur la difficulté, mais à montrer comment une personne, sans chemin tout tracé, transforme peu à peu ses expériences de vie en capacités durables.

Pendant ma période à Melbourne, j'ai travaillé l'équipe de l'après-midi dans une usine de biscuits, rentrant souvent après minuit. Avant l'aube le lendemain, je me levais tôt pour étudier l'anglais et la dactylographie.

Après avoir déménagé à Sydney en 1992, j'ai fréquenté l'école du soir pendant près de dix ans, couvrant la logistique, le management, le support informatique, la gestion des risques, etc. Avec le recul, ces nuits n'étaient pas seulement pour obtenir des certificats ; elles visaient à déconstruire et reconstruire les capacités fondamentales d'une personne.

En février 1992, j'ai quitté Melbourne pour Sydney.

Ce n'était pas un simple déménagement. Au vu des résultats historiques ultérieurs, sans ce transfert, tout ce qui a suivi – l'imprimerie, le magazine *Chinatown*, l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le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 aurait probablement suivi une trajectoire de vi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C'est l'un des tournan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tout ce récit.

Chapitre 2 : Sydney – Un nouveau départ (1992)

Le bruit de la presse et l'émergence de la capacité éditoriale

À partir de février 1992, ma vie est entrée dans sa période sydneyenne.

Vers 1992, j'ai cofondé une imprimerie à Sydney. Aujourd'hui, avec le recul, ce ne fut pas une simple aventure entrepreneuriale ; ce fut ma première véritable entrée dans le champ pratique d'un système complexe. Une imprimerie ne consiste pas seulement à mettre du texte sur du papier. Elle implique la communication avec les clients, le traitement des fichiers, la typographie, le papier, les encres, les machines, les délais, le contrôle des erreurs, la comptabilité analytique et l'évaluation de la qualité. Les clients ne voient que le produit final, mais l'opérateur doit gérer chaque détail. Une coquille, un écart de mise en page, une panne de machine, un problème sur un lot de papier – chacun pouvait se transformer en perte. J'ai plus tard écrit des articles comme *La première imprimerie* et *Mon troisième jour d'apprentissage de l'imprimerie*, relatant cette expérience.

La première chose que j'ai apprise dans l'imprimerie, c'est que le monde réel ne devient pas automatique plus facile parce qu'on travaille dur. Il faut transformer le chaos en étapes, les étapes en processus, les processus en opérations contrôlables, et les opérations contrôlables en livraisons stables. Les leçons de l'industrie de l'imprimerie étaient très spécifiques : un fichier n'est pas seulement son contenu, mais aussi son format ; une mise en page n'est pas seulement esthétique, mais aussi tributaire des conditions d'impression ; un lot de travail n'est pas seulement la commande immédiate, mais aussi les révisions ultérieures, les délais et la capacité du client. Plus tard, quand j'ai travaillé sur des sites web, la logistique, l'édition et la typographie multilingue, je pouvais voir les traces laissées par ma formation initiale à l'imprimerie. Être « transdisciplinaire » ne signifie pas apprendre

un peu de ceci aujourd'hui et un peu de cela demain ; c'est qu'une certaine capacité fondamentale réapparaît dans différents domaines.

Le magazine *Chinatown* : Le premier saut dans la capacité éditoriale

La même année, en 1992, mon associé a fondé le magazine *Chinatown*.

J'y ai participé, apprenant au passage la typographie et l'édition. Ce ne fut pas une simple « aide » ; ce fut ma première véritable entrée dans l'univers de l'édition.

L'imprimerie représentait une **capacité de fabrication**, tandis que le magazine *Chinatown* représentait la première application pratique d'une **capacité éditoriale**.

Ces deux fils apparaissant simultanément en 1992 n'était pas un hasard.

L'imprimerie m'a aidé à comprendre les limites et les possibilités des supports physiques, tandis que le magazine m'a initié à la mise en page, à l'édition de contenu, aux relations avec les auteurs, aux canaux de distribution et aux retours des lecteurs. Plus important encore, durant ce processus, j'ai accompli le passage de « typographe » à « participant à l'édition ». La typographie m'a enseigné la relation entre la mise en page et l'ordre de lecture ; l'édition m'a enseigné la nécessité du filtrage du contenu et de l'organisation structurelle.

Plus tard :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La Transition Époque*

Cette ligne directrice principale de l'édition et de la diffusion remonte toutes à ce point. Sans cette double implication dans l'imprimerie et les magazines en 1992, la compréhension systémique ultérieure de « comment faire entrer le contenu durablement dans l'espace public » n'existerait pas.

Pendant cette période, j'ai aussi continué à fréquenter l'école du soir pendant près de dix ans, en logistique, management, support informatique, gestion des risques, etc. Travailler dur pendant la journée et continuer à étudier le soir n'était pas un choix romantique, mais une nécessité pratique. Sans compétences composites suffisantes dans une société étrangère, une personne peut facilement se trouver cantonnée à une position très étroite. La logistique m'a appris les relations entre biens, documents, temps et responsabilités ; le management m'a appris l'organisation et les processus ; le support informatique m'a appris les systèmes, les données et les pannes ; la gestion des risques m'a appris à intercepter les erreurs avant qu'elles ne surviennent. Des années plus tard, en réévaluant mon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mon système financier intelligent, mon système d'automatisation éditoriale et la structure de mon site web, j'ai réalisé que ces cours du soir apparemment disparates avaient depuis longtemps formé en moi une base composite durable.

Je n'écris pas cela comme une histoire inspirante, car la vraie croissance est rarement inspirante. C'est simplement tenir, jour après jour, apprendre ce qu'on ne sait pas, débrouiller ce qui est chaotique, transformer lentement ce qui était insoutenable en quelque chose de gérable. Si une personne lit seulement sans pression réelle, sa compréhension du monde tend à être théorique ; si elle agit seulement sans habitude d'apprentissage, son expérience tend à rester partielle. Mes premières années ont été un va-et-vient constant entre ces deux pôles : faire face aux clients, aux machines, aux factures, au travail et à la vie pendant la journée, puis retourner en classe le soir pour recadrer les problèmes du monde réel dans une structure de connaissances.

Chapitre 3 : Travail à distance et logistique intelligente (1993–2013)

Vers 1993, j'avais déjà pratiqué un prototype de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Quand on parl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aujourd'hui, on pense à la visioconférence, aux documents cloud et à la messagerie instantanée. Mais à l'époque, la difficulté ne résidait pas dans des outils avancés, mais dans la façon de décomposer le travail, de transmettre les fichiers, de confirmer les responsabilités et de maintenir les processus quand les personnes n'étaient pas sur site. J'ai plus tard relaté cette expérience dans *Une étude de cas structurelle du prototype de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de 1993*.

L'expression « prototype de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 peut sembler technique. Simplement, elle désigne le processus, à une époque où les réseaux et les outils de bureau étaient bien moins matures qu'aujourd'hui, de transférer des tâches nécessitant une présence sur site vers un autre lieu grâce à des documents, des processus et une délégation de responsabilités. L'important n'était pas tel ou tel outil, mais la structure. Comment le travail reste-t-il continu quand quelqu'un est hors site ? Comment l'étape suivante s'enclenche-t-elle après l'achèvement d'une précédente ? Comment éviter les oublis quand les fichiers circulent entre les personnes ? Si une erreur survient, comment retrouve-t-on la chaîne de responsabilité ? Ces questions ont réapparu constamment plus tard dans m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mes systèmes éditoriaux, la maintenance de sites web et mes flux de travail multilingues.

En 1997, j'ai commencé à conceptualiser un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Beaucoup de gens limitent la logistique au transport, pensant qu'il s'agit juste de déplacer des biens d'un point A à un point B. Mais quiconque a vraiment fait du commerce import-export et du dédouanement sait que la logistique est une chaîne de responsabilité très complexe. Données clients, factures commerciales, listes de colisage, programmes de navigation, ports, codes HS, droits de douane, transport

intérieur, entreposage, coûts, encaissements, taxes et archivage des documents – une erreur dans un seul maillon peut entraîner retards, amendes, coûts supplémentaires ou litiges avec les clients. J'ai plus tard écrit des articles comme *1997 – Prototype d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et *1997 : Vérification de dizaines de milliers d'enregistrements en 5 secondes*.

Ce que j'appelle la « logistique intelligente » dans ma pratique première n'est pas l'IA populaire aujourd'hui, mais une intelligence structurelle. Elle transforme une grande partie du travail qui reposait à l'origine sur l'expérience manuelle, la vérification manuelle, la mémoire manuelle en extraction automatique, mise en correspondance automatique, suggestion automatique, blocage automatique des erreurs et génération automatique. Par exemple, si les informations d'une facture sont incomplètes, le système ne devrait pas attendre qu'une personne le découvre à la fin ; il devrait signaler le problème dès la saisie des données. Le nommage des fichiers ne devrait pas reposer sur une écriture ad hoc ; le client, la région, la commande et le type devraient être automatiquement inclus dans le nom de fichier pour permettre le tri et le suivi ultérieurs. Le calcul des coûts ne devrait pas reposer uniquement sur l'expérience mentale d'une personne ; les règles, les taux d'imposition, les codes et les données historiques devraient être organisés. La difficulté ne réside pas dans l'écriture d'un programme simple, mais dans l'identification de tous les points d'erreur potentiels dans l'entreprise réelle et dans la capacité du système à assumer une partie de la responsabilité décisionnelle à l'avance.

Vers 2005, ma pratique systémique est entrée dans une phase plus concrète, incluant la facturation intelligente, la collecte intelligente de données, l'inventaire par codes QR et codes-barres, le concept d'approvisionnement mondial, etc. J'ai plus tard documenté cela dans *Le système de facturation intelligent de 2005*, *Le système de collecte intelligent de 2005 – Conçu en 1997*, **Le système d'inventaire par codes QR et codes-barres de 2005** et *Le concept d'approvisionnement mondial de 2005*.

Pour le lecteur moyen, les codes QR et codes-barres pour l'inventaire peuvent être compris comme donnant aux biens et aux données une identité reconnaissable. Si chaque article, chaque lot de stock, chaque fichier peut être identifié et suivi avec précision, cela réduit les recherches manuelles, les erreurs d'expédition, les omissions et les confusions. Un système de facturation intelligent est plus complexe :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imprimer une facture, mais de faire de la facture une partie intégrante de toute la chaîne d'affaires. Il doit savoir qui est le client, quels sont les biens, comment les coûts sont formés, comment les taxes sont gérées, comment les pièces jointes correspondent, comment les fichiers sont nommés et comment les erreurs sont signalées. J'ai plus tard développé cela en *Le système logistique et financier intelligent transgénérationnel de 20 ans*, *Système logistique structurel mature (plus de 20 ans de fonctionnement continu vérifié)* et *Un système fiscal intelligent de deux décennies à l'épreuve du temps*.

En 2013, l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est entré dans une phase de fonctionnement mature.

Si l'on ne regarde que leurs titres, ces articles risquent d'être compris comme de simples démonstrations techniques. Mais pour moi, ils sont plutôt une histoire de pratique. La vraie difficulté d'un système n'est pas son apparente avancée lors de la conception, mais sa capacité à expliquer encore la logique métier d'il y a vingt ans et à être validé par l'expérience réelle. Beaucoup de concepts sont beaux dans les plans d'affaires, mais échouent rapidement dans les opérations quotidiennes parce que le vrai métier est plein d'exceptions, d'erreurs, de changements de dernière minute et de pressions personnelles. Je persiste à écrire mes systèmes en articles parce que je ne veux pas que cette expérience reste uniquement dans des programmes informatiques. Les programmes deviennent obsolètes, les logiciels sont remplacés, les ordinateurs sont jetés, mais si la structure, la logique et les scénarios pratiques sont clairement écrits, les futurs chercheurs pourront comprendre comment un concepteur de systèmes individuels, sans équipe nombreuse, plateformes cloud ou soutien financier, a résolu des problèmes commerciaux complexes.

Chapitre 4 : Une communauté chinoise sur Internet (2004)

En 2004, j'ai fondé le «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www.australianwinner.com) et le «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 Le nombre total d'utilisateurs enregistrés pour les version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du forum dépassait les 4 millions. Le vendredi 20 mars 2026 à 19h15, le nombre maximal de visiteurs en ligne a dépassé les 662 000. La même année, avec mon père, M. Wu Ti (Wu Kaiteng), j'ai fondé 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et sa plateforme littéraire (www.azchy.com). Quand les gens voient un site web aujourd'hui, ils ne pensent qu'aux pages, au trafic et au classement. Mais il y a plus de vingt ans, les sites web avaient une autre signification pour la société chinoise d'outre-mer. C'étaient des centres d'information, des portails communautaires, des espaces de publication, des archives historiques, des lieux pour se connecter avec les gens et des enregistrements des temps changeants. J'ai plus tard écrit *2004 : Création d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et *2004 : J'ai fondé deux sites web documentaires nationaux*.

Faire tourner un site web en continu pendant un an n'est pas difficile, mais le faire pendant plus de vingt ans n'est plus seulement une question de pages web. Il faut gérer les serveurs, les programmes, les noms de domaine, les sauvegardes, les attaques, les migrations, la compatibilité des anciens systèmes, la gestion de contenu, les changements d'utilisateurs et les changements des moteurs de recherche. Il faut aussi faire face aux remplacements rapides d'époques : après l'ère des forums, les médias sociaux ont émergé ; après l'ère des ordinateurs de bureau, la lecture sur mobile est devenue dominante ; après la disparition de nombreux premiers sites web chinois, ceux qui restent sont devenus des preuves historiques. Beaucoup de gens courent après les dernières plateformes, réalisant rarement que l'existence à long terme est elle-même une forme de valeur. Un site web qui dure plus de vingt ans ne conserve pas seulement des articles, mais aussi la langue,

l'esthétique, les styles de discussion, les structures communautaires et les traces de vie d'immigrés d'une époque.

En 2007, deux sites web que j'ai créés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et l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ont été archivés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le

système PANDORA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avec des mises à jour

régulières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les plus récentes ayant eu lieu en août

et septembre 2025. PANDORA est le projet d'archivage web à long term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et TROVE est son système de collections

numériques. L'archivage par un tel système a une signification différente de

l'indexation par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ordinaires.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se

concentrent sur la visibilité immédiate, alors que l'archivage par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signifie que le site web est considéré comme un patrimoine numérique

ayant une valeur culturelle et de recherche nationale, préservé de manière

permanente. Ce n'est pas un cache temporaire, mais une préservation documentaire

institutionnelle et transgénérationnelle. Cela signifie que même si mes propres

serveurs cessent de fonctionner, ce contenu existera toujours dans les système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accessible aux futurs chercheurs.

Les documents liés à 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ont été par la suite organisés par moi en une base de données documentaire

systématique. L'expression « base de données documentaire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

non gouvernementale super » n'a pas pour but d'utiliser une terminologie grandiose,

mais d'illustrer sa méthode de formation : différente des universités, maisons

d'édition ou institutions officielles. Elle vient de la base, de l'organisation spontanée

de longue durée, des revues trimestrielles, des sites web, des forums, des auteurs,

des événements et des réseaux d'écriture chinois transnationaux. De nombreuses

activités littéraires de base voient la participation populaire, mais leurs documents

disparaissent en quelques années. Mon travail de longue durée a été de réorganiser

ces documents éparés autant que possible en une forme documentaire consultable,

préservable et traçable.

Que ce fil se soit ensuite connecté à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ISSN 3083-](#)

[5178\)](#) n'était pas accidentel. Mon travail précoce avec les forums et les sites web m'a appris que sans structure, le contenu est submergé ; sans catalogue, il est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 sans métadonnées, les machines ont du mal à l'identifier ; sans une passerelle de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les œuvres peuvent facilement disparaître lors d'une seule panne de serveur ou d'une fermeture de plateforme. Le terme « métadonnées » semble professionnel, mais peut être simplement compris comme « des données sur les données ». Le titre d'un article, son auteur, sa date, sa langue, ses mots-clés, son identifiant permanent, son ISSN, son résumé, son éditeur, ses relations de lien – tout cela sont des métadonnées. Elles peuvent sembler moins littéraires que le texte principal, mais elles déterminent si une œuvre peut être recherchée, archivée, citée et transmise entre systèmes. Parce que j'ai travaillé sur des sites web pendant plus de vingt ans, j'en suis venu à accorder une importance particulière à ces tâches fondamentales apparemment fastidieuses.

Chapitre 5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 patrimoine numérique (2004–2025)

En 2004, avec mon père, Wu Ti, j'ai fondé 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et en 2005 j'ai créé sa plateforme en ligne. Dès le départ, cette plateforme était plus qu'un simple forum ; c'était un lieu de rassemblement pour les écrivains chinois du monde entier, centré sur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né pendant les jours pionniers de l'internet chinois, et qui a grandi avec la culture BBS de cette époque.

L'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n'a jamais été simplement une pratique organisationnelle littéraire ; en raison de l'impossibilité d'obtenir un soutien extérieur, elle porte une marque distincte d'héritage culturel familial. J'ai été le président fondateur, mon père Wu Ti (nom de naissance Wu Kaiteng) président d'honneur permanent, ma sœur Wu Liling (nom de plume Mei Zhi) vice-présidente, et ma mère Du Weijun (nom de plume Du Juan) conseillère. Contrairement à beaucoup d'organisations littéraires initiées par des institutions, universités ou sociétés, la form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e sont largement construits sur des décennies d'accumulation littéraire, d'identité culturelle et de pratique continue par une seule famille chinoise.

Mon père, Wu Ti, était un poète qui a persisté dans la création pendant longtemps. Sa trajectoire de vie traversait trois espaces culturels différents : la Malaisie, la Chine et l'Australie. Il était non seulement un pilier spirituel crucial pou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t l'un des écrivains les plus forts du forum, mais il est devenu plus tard un poète d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et la figure centrale du « Wu Ti Literature Museum ». Ma sœur Mei Zhi a été longtemps impliquée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l'édition et le travail organisationnel. Ma mère Du Juan a soutenu longtemps le forum et les activités littéraires, devenant également l'une des écrivaines les plus fortes du forum et plus tard une poétesse d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Bien que chacune ait

contribué différemment, elles ont toutes joué un rôle significatif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t de la culture chinoise.

Ainsi, l'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est pas seulement celle d'une organisation littéraire, mais aussi celle d'un héritage culturel familial, d'une pratique littéraire chinoise d'outre-mer et d'un enregistrement de l'esprit chinois à travers plusieurs pays et régions. De nombreux auteurs, lecteurs et amis des lettres se sont réunis autour de la littérature, e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lle-même a été témoin de l'ensemble du processus d'implication continue d'une famille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pendant des décennies.

En janvier 2005, le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été officiellement lancé. Quand les gens voient plus tard les archives complètes de publication de vingt et un numéros, ils supposent souvent à tort qu'il y avait une organisation d'édition mature ou un financement stable derrière. En fait, la publication continue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jusqu'au vingt et unième numéro a été rendue possible par le parrainage et le soutien à long terme du conseiller M. Zeng Li. À une époque où l'édition papier chinoise d'outre-mer déclinait progressivement, maintenir une revue littéraire trimestrielle papier était un exploit significatif.

Après la cessation de la publication du trimestriel, le travail ne s'est pas arrêté. J'ai continué seul à maintenir le site web, organiser 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numériser la littérature, sauver les œuvres littéraires, construire la base de données et publier les éditions en ligne ultérieures. Au fil du temps, j'ai progressivement réorganisé les grandes quantités de données dispersées sur les forums, les sites web, les numéros papier et les archives historiques en un système de documentation numérique pouvant être préservé, consulté et cité à long terme. Cela a transformé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un trimestriel papier traditionnel en un projet d'archivage culturel à long terme reliant les ères papier et numéri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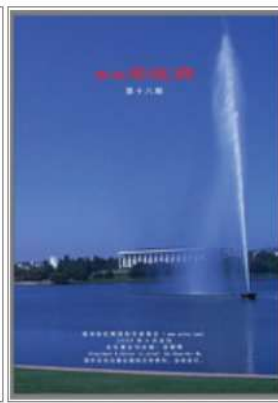
Avec le recu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perduré pendant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non seulement à cause du nombre de revues publiées ou d'événements organisés, mais surtout parce qu'elle enregistre complètement la trajectoire de développ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outre-mer à une époque particulière, tout en préservant les traces authentiques laissées par des générations d'auteurs, de lecteurs et de participants culturels chinois. Ces enregistrements constituent ensemble la valeur la plus significative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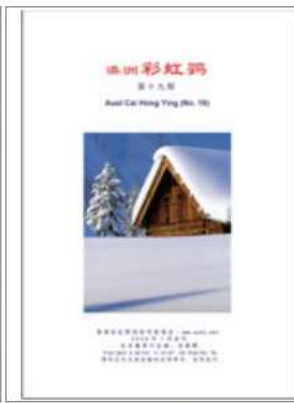
En janvier 2005, sur la base de cette plateforme, nous avons lancé le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Ce n'était pas un « e-zine » ou un « webzine », mais un périodique littéraire trimestriel tangible, avec un ISSN, imprimé et distribué. Voici les liens et les couvertures des numéros du trimestri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1 : <https://www.azchy.com/>



第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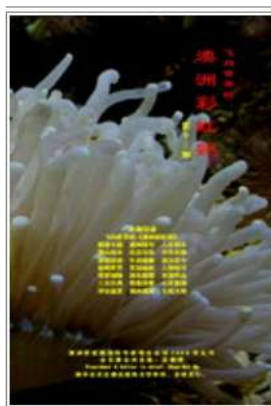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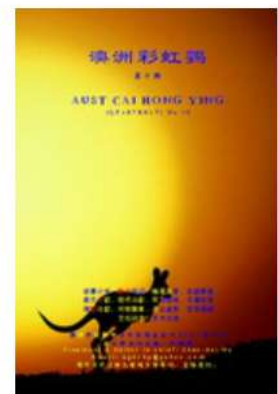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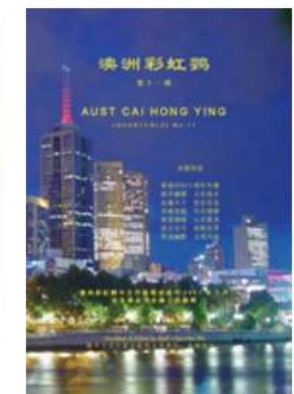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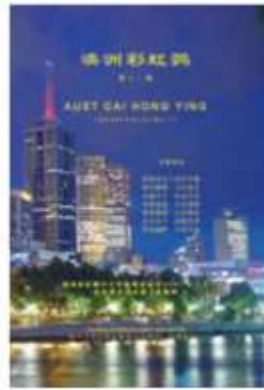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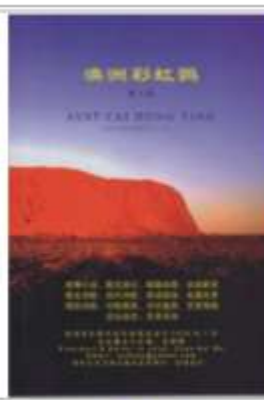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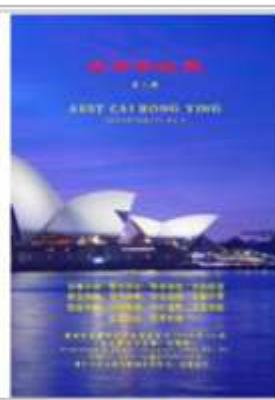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Pourquoi 2005 est-il considéré comme une année significative ? Parce que deux événements institutionnellement importants se sont produits cette année-là.

Premièrement, le lancement de ce trimestriel a été mon point de départ en tant qu'individu indépendant entrant dans un système national de préserv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Dès le premier numéro, chaque numéro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été formellement conservé par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entrant dans la collection nationale de périodiques. Cela signifie qu'à partir de 2005, mes publications étaient déjà entrées dans un système national de préserv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e n'était pas quelque chose « réalisé plus tard », mais une confi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qui a eu lieu simultanément dès le premier jour de pratique indépendante.

Deuxièmement, à partir de 2006, la collection complète de la revue a été conservée par le Musée de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de Pékin en Chine. À ce stade, un trimestriel littéraire chinois initié par un individu était simultanément conservé par des collections nationales dans deux pays. Un trimestriel littéraire chinois populaire d'outre-mer étant préservé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des institutions nationales dans deux pays est extrêmement rare dans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outre-mer.

Plus tard, ce trimestriel a reçu des lettres de félicitations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australien John Howard et de six gouverneurs d'États. J'ai conservé cette lettre, qui a été ensuite archi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En termes diplomatiques formels, la lettre saluait la « contribution du trimestriel à l'enrichissement de la société multiculturelle australienne ». Elle n'était pas adressée à une institution, mais à un groupe littéraire populaire fondé par un individu. C'est extrêmement rare dans l'histoire australienne – le plus haut dirigeant administratif d'une nation envoyant une lettre de félicitations à une organisation littéraire chinoise populaire d'outre-mer.

J'ai plus tard compilé l'archive complète de publication du trimestri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ans *L'archive complète des 21 numéros du trimestri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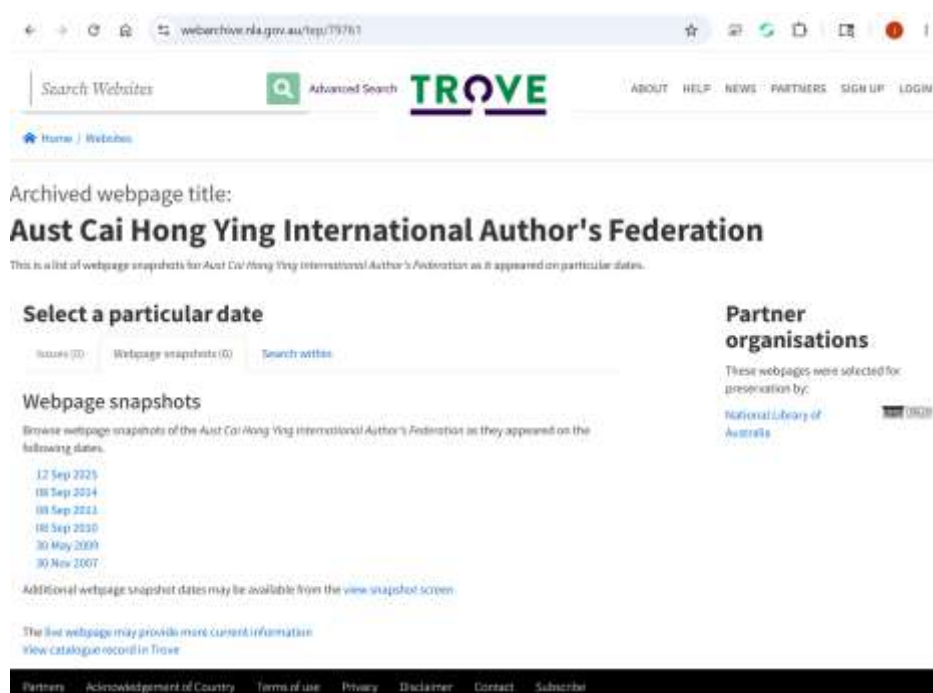
Rainbow Chiness, documentant les faits de publication de ces vingt et un numéros papier. Cette lettre de félicitations a également été archi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En 2007, l'ensemble de la plateforme en ligne – y compris les forums, la communauté littéraire et la base de données d'œuvres – a été activement et définitivement archivée en totalité par le système PANDORA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La correspondance originale de cette époque est toujours conservée, également détenue dans le système PANDORA de la BNA. Cela signifiait qu'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ans son ensemble – numéros papier, plateforme en ligne, données historiques – était entrée dans un système national de préservation permanente.

L'archivage miroir permanent du site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https://www.azchy.com/> par TROVE, lien historique et capture d'écran

#2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L'archivage miroir permanent du site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https://www.azchy.com/> par TROVE, lien historique et capture d'éc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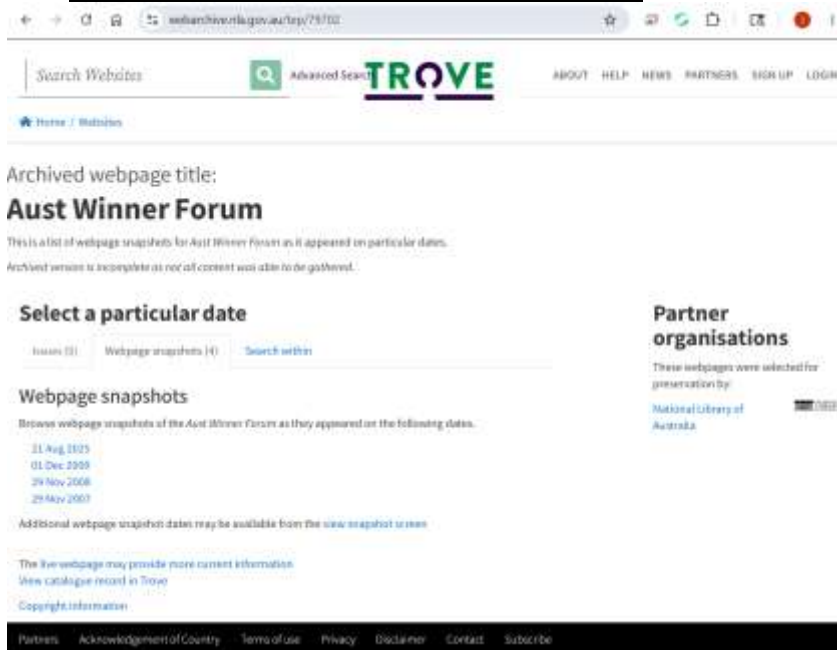
#3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L'archivage miroir permanent d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par TROVE, lien historique et capture d'écran

#4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Lien et capture d'écran miroir du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archivé par TROVE

#5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Mais l'histoire ne s'arrête pas là. Avec les changements drastiques de l'ère internet, une grande partie des premières œuvres littéraires numériques disparaît silencieusement. Les forums déclinent, les blogs ferment, la fragmentation des médias sociaux remplace la lecture approfondie. L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œuvres littéraires autrefois sauvegardées sur les forums risquent une perte de données. De nombreux premiers membres ont perdu contact, et les manuscrits originaux de nombreuses œuvres n'existent qu'en un seul exemplaire dans la base de données du forum.

Aussi, en août 2025, j'ai lancé une initiative de « sauvetage de la littérature numérique » (voir le lien et la capture d'écran ci-dessous) : extraire le trésor littéraire couvrant deux décennies, morceau par morceau, de la base de données du forum, les convertir en pages web indépendantes en dix langues, et les republier. En septembre 2025, j'avais converti avec succès environ 70 000 œuvres en pages web indépendantes. Ce processus n'était pas une migration en un clic, mais une extraction, une conversion, une publication une par une. Ressusciter chaque œuvre préserve une étincelle de cette histoire littéraire qui s'estompe. Voir le lien et la capture d'écran #6 ci-dessous :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azchy.com/cn/2007/jinjsai/webpages/2007_azchy_js_content.html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婆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里 (巫婆2015年)	352篇
巫婆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章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自序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流水落花微雨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Il ne s'agit pas de préserver « mes œuvres », mais de préserver la mémoire littéraire d'une époque. Les auteurs de ces œuvres sont dispersés dans le monde entier – beaucoup ont perdu contact, beaucoup n'écrivent plus. Mais si je n'avais pas sauvé les mots qu'ils ont laissés des données de forum sur le point de disparaître, ils disparaîtraient à jamais avec la fermeture des serveurs. Ce n'est pas un « projet personnel » ; c'est un « projet de sauvetage de la civilisation ».

L'histoire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 2004 à aujourd'hui, couvre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Elle a connu l'ensemble du processus, de l'ère BBS à l'ère des médias sociaux, du papier au numérique, du monolinguisme au multilinguisme (dix langues). Elle n'a pas été planifiée ; elle a été construite pas à pas.

Dans le cadre d'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j'ai également créé une archive spéciale – le « Musée de la littérature Wu Ti ». Mon père, Wu Ti (1938-2023), était un poète dont la vie traversait les trois espaces culturels de la Malaisie, de la Chine et de l'Australie. Sa vie a couvert près d'un siècle, de la Malaisie à la Chine, puis à l'Australie, utilisant la poésie pour enregistrer la trajectoire de vie de près d'un siècle d'un Chinois diasporique.

Utilisant une méthode mêlant récit familial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et récit historique, j'ai organisé l'ensemble de ses œuvres et de ses expériences d'émigrant. Mon père a travaillé sur les chemins de fer en Malaisie ; ces rails ont été témoins de son errance juvénile. Plus tard, il est venu à Sydney et a écrit ses derniers poèmes dans un jardin étranger. Sa poésie est une micro-histoire de la diaspora chinoise.

Ce musée de la littérature représente non seulement une continuité culturelle entre père et fils, mais aussi une rare archive civilisationnelle à micro-niveau. Il contient la production poétique de Wu Ti sur près de vingt ans, de 2005 à 2023, y compris des recueils thématiques, des sélections, des albums commémoratifs et des anthologies annuelles. Tous les matériaux sont présentés sous forme de sérialisation horodatée sur forum, préservant les textes originaux, les informations éditoriales et les traces d'interaction avec les lecteurs. Chaque poème, chaque commentaire, chaque interaction a un horodatage clair. Ce n'est pas une archive post-hoc, mais un enregistrement documentaire qui a crû en temps réel.

Chapitre 6 : Le pilier et l'ombre du sabre (1992–2026)

En 1992, j'ai commencé mon parcours d'arts martiaux, initié par le Grand Maître Lin Wenhui, directeur de la Hong Kong Qigong Taiji Society (renommée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en août 2022). Cette année-là, j'étais en Australie depuis trois ans. Sans maître à mes côtés, j'ai dû explorer seul. Plus tard, j'ai appris qu'une telle « autoformation » rend presque impossible d'obtenir des résultats significatifs dans les arts martiaux traditionnels. Je me suis entraîné sans méthode systématique pendant un certain temps, recevant l'enseignement du Grand Maître Lin Wenhui lors de mes voyages annuels de retour à Hong Kong. Ce chemin dure maintenant trente-trois ans.

En 2024, je suis devenu disciple du Grand Maître Shan Ying, dont la lignée remonte au grand maître de Taiji Li Jingwu, devenant ainsi un authentiqu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Jingwu Taiji en Australie. Je suis devenu le 12e génération héritier du Taijiquan style Chen et le 6e génération héritier du Taijiquan style Wu. Plus tard, du point de vue d'un re-disciple, j'ai écrit *Une brève biographie du grand maître de Taiji Li Jingwu – Une brève histoire moderne du Taiji Chen et Wu*. Cet article n'est pas une simple « présentation d'école », mais un document systématique sur l'histoire de la recherche martiale. J'y ai enregistré l'histoire légendaire de Li Jingwu, telle que racontée oralement par mon maître Shan Ying, rouvrant ses portes en 1989 à un âge avancé pour accepter dix-huit disciples, et l'enseignement de « pousser la roue trois mille fois par jour ». J'ai égalemen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certificat de disciple délivré à Shan Ying en 1989, signé personnellement par Li Jingwu – c'est une preuve de niveau artefact pour la lignée de transmission. Simultanément, j'ai enregistré les histoires du Grand Maître Chen Fake instruisant personnellement le fils de Li Jingwu, Li Shujun, et de Li Jingwu aux côtés de ses pairs guidant le fils de Chen Fake, Chen Zhaokui, témoignant de l'amitié et de la transmission entre deux générations de grands maîtres.

En 2024, je suis devenu disciple du Grand Maître de Xingyiquan style Che, Zhao Hongwei, devenant le responsable australien du Xingyiquan style Zhao et simultanément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australienne.

Mais mon travail en arts martiaux va au-delà de la simple « documentation historique ». J'ai également utilisé mon propre corps comme laboratoire pour établir un système de pratique psycho-physique appelé « Danti Benyuan » (L'Origine du Champ d'Élixir). Son concept central est : le corps entier est le champ d'élixir, un système ouvert en échange continu avec l'environnement ciel-terre environnant. Ce n'est pas un slogan, mais se base sur des preuves corporelles enregistrables et vérifiables.

Dans ma pratique, j'ai complété une série d'enregistrements de vérification martiale extrême.

En septembre 2025, à l'âge de 56 ans, dans des conditions environnementales stables, j'ai réalisé 75 minutes de position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sans aucun support externe, équipement auxiliaire ou retour visuel. Ce n'était ni une performance, ni une compétition, mais une auto-validation des systèmes corporels. Tout au long du processus, mon rythme cardiaque est resté stable, ma respiration naturelle, ma posture régulière – le corps est entré dans un état d'équilibre de « non-dépense, non-enracinement, non-intervention ». La vidéo a été archi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En janvier 2026, j'ai publié le *Journal de pratique Danti*. Utilisant une chronologie comme fil conducteur, il enregistre systématiquement les multiples segments d'entraînement contenus dans une seule séance de pratique matinale continue, y compris la position du pilier, l'épée Taiji, la position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le « pilier sans racine » et l'intégration finale. Il intègre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la fréquence respiratoire, la durée et les paramètres environnementaux collectés par des appareils intelligents, formant un échantillon de pratique structurellement complet et en boucle fermée. C'est un enregistrement original de l'état quotidien de ma pratique martiale.

À 57 ans, pesant 62,5 kg, j'ai participé à une confrontation réelle avec un jeune homme en forme de 29 ans pesant environ 128 kg, pratiquant la musculation de longue date. En utilisant la puissance structurelle de la posture du pilier Taiji (Zhan Zhuang), plutôt que des techniques de performance, j'ai complété un test de contrainte structurelle à travers une différence de poids significative. L'article comprend des photos sur place, des vidéos, des métadonnées GPS, des horodatages, des enregistrements de fréquence cardiaque et une documentation du processus, soulignant que « l'intégrité structurelle sous pression » est plus importante que la technique externe. Ce n'était pas un « concours d'arts martiaux », mais une vérification structurelle. Alors que la force de l'adversaire était transmise, dispersée et réfléchie à travers ma structure Zhan Zhuang, ce qu'il ressentait n'était pas ma force musculaire, mais la force de réaction de la Terre entière transmise par mon corps.

J'ai également écrit *Le corps est l'univers : La structure vitale du Danti Benyuan*, validant de manière croisée la physiologie humaine moderne avec des classiques comme le *Huangdi Neijing*, élaborant la vision de la structure vitale selon laquelle « le corps humain est un système ouvert ». L'article documente le processus empirique de sept années de lever à 4h45 chaque jour pour s'entraîner au bord de la mer, et le système de pratique psycho-physique « Danti Benyuan » qui en a résulté. Toutes les données, photos, vidéos et rapports médicaux ont été archivés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et permanente pour que les lecteurs puissent les consulter et les vérifier.

En théorie des arts martiaux, j'ai publié *Une brève analyse de Xuling Dingjin* (Élever la couronne et soulever l'énergie). D'un point de vue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il déconstruit le concept classique de « Xu Ling Ding Jin » en quatre stades progressifs : « Xu – Ling – Ding – Jin ». Chaque stade est analysé en conjonction avec le *Huangdi Neijing*, la théorie des méridiens et la théorie martiale traditionnelle, complété par des expériences pratiques spécifiques comme la position du pilier. L'article construit ainsi un chemin pratique continu allant de la relaxation physique,

de la conscience corporelle, de l'alignement structurel à l'émission de force du corps entier.

Le 28 avril 2026, le Taijiquan est officiellement entré dans le programme universitaire de premier cycle chinois. C'est un jalon historique. Saisissant cette occasion, j'ai écrit *L'entrée du Taijiquan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 Une réévaluation structurelle de la relation entre les systèmes de lignée et les systèmes académiques*. D'un point de vue structurel, cet article réévalue systématiquement la relation entre le « système de lignée » et le « système académique ».

Je propose : « Le critère ultime pour la validité du Taijiquan ne réside pas dans sa curricularisation ou son institutionnalisation, mais dans la capacité du corps lui-même à fonctionner comme un tout unifié sans aucune dépendance externe. » Les systèmes académiques conviennent à l'organisation et à la diffusion des connaissances, tandis que les systèmes de lignée assument la fonction centrale d'établir et de continuer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Les deux devraient se compléter, non se remplacer. L'article ne repose pas sur la voie traditionnelle de la revue de littérature, mais sur trente-trois ans d'expérience corporelle et de transmission authentique à travers quatre lignées, analysa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systèmes de connaissances et les structures corporelles.

En mars 2026, j'ai également écrit *La signification structurelle de la première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jiquan*. Du point de vue de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il élabore systématiquement les correspondances structurelles entre le corps, le temps et l'environnement. J'ai écrit : « Le corps n'existe pas de manière isolée ; c'est un système dynamique capable d'interaction en temps réel et de résonance structurelle avec l'environnement ciel-terre environnant. 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jiquan n'est pas seulement un événement culturel mondial ; c'est un nœud significatif pour comprendre à nouveau la relation entre structure, cognition et civilisation, en utilisant le corps comme point d'entrée. Prenant la posture du "Phénix d'or se tient seul" et l'imagerie du phénix formée naturellement par l'aube comme point de départ, cet

article propose : il existe une correspondance structurelle démontrable entre le corps humain et la nature. »

En 2024, la transmission de ma pratique martiale est entrée dans une nouvelle phase.

Tout au long de ma pratique martiale, j'ai également documenté plusieurs cas personnels concernant des changements dans des conditions physiques médicalement considérées comme « irréversibles ».

Un cas d'inversion naturelle par stades de l'alopecie androgénétique modérée à sévère. J'ai publié *Un enregistrement complet de l'inversion naturelle par stades de l'alopecie androgénétique modérée à sévère*, documentant mon expérience de perte de cheveux présentant des caractéristiques proches du stade 3V de l'échelle de Norwood-Hamilton. Il décrit le processus naturel de changement sans intervention médicamenteuse, traitement médical ou transplantation capillaire, y compris l'évolution de caractéristiques clés telles que la densité au sommet du crâne, la zone de couverture, l'épaisseur des cheveux et la pigmentation. Je déclare explicitement dans l'article : « Il est souligné qu'il s'agit d'un dossier de cas personnel et d'un résumé d'un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ne constituant pas une validation clinique médicale ou des conclusions à l'échelle de la population. »

Inversion de la maculopathie. J'ai publié *Inverser la maculopathie*. J'étais suivi depuis longtemps par un ophtalmologue pour des problèmes liés à la maculopathie. Lors d'un dépistage récent du fond d'œil ciblant le diabète, le rapport officiel d'examen de la vue émis par une institution médicale tierce a explicitement noté : aucun signe d'œdème maculaire observé, ni de signes de rétinopathie diabétique. Simultanément, dans les meilleures conditions corrigées, l'acuité visuelle binoculaire était de 6/6.

Inversion de la desquamation du cuir chevelu. J'ai publié *Inverser la desquamation du cuir chevelu*, documentant que sans changer de produits capillaires, sans utiliser de médicaments, sans recevoir de traitement médical ou ciblé, et sans aucun

changement structurel du mode de vie, le phénomène de desquamation du cuir chevelu a diminué progressivement pour finalement disparaître essentiellement, parallèlement à la progression de ma pratique dans le temps. Simultanément, une nouvelle pousse stable de cheveux noirs est apparue dans des zones chauves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De plus, je suis passé d'un état d'extrême sensibilité au froid à une constitution résistante au froid, capable de porter une tenue d'été et d'être actif à 7°C. J'ai publié une série d'articles détaillant le système de classification de la résistance au froid et le processus complet de transition de la sensibilité extrême au froid à une constitution résistante au froid. Dans l'article *Le miracle de l'IA sous-estimant l'âge de vingt ans*, j'ai enregistré un phénomène intéressant : lorsque j'ai téléchargé des photos personnelles sur plusieurs systèmes de reconnaissance d'âge par IA, ils ont généralement estimé mon âge physiologique comme étant environ 20 ans plus jeune que mon âge chronologique.

Je dois déclarer explicitement : ce sont mes dossiers de cas personnels et des résumés d'un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Ils ne constituent pas une validation clinique médicale ou des conclusions à l'échelle de la population. Cependant, en tant que matériel de cas original accessible et citable par les chercheurs du monde entier, ces enregistrements sont extrêmement rares dans les preuves empiriques comparables. Ce ne sont pas des preuves d'« effet thérapeutique », mais des cas empiriques de « plasticité du système corporel ».

J'ai également écrit plus d'une centaine de comptes rendus d'expérience personnelle d'arts martiaux, tels que *Position du coq d'or debout 23 minutes, 37 minutes de la position du coq d'or, 40 minutes de la position structurelle du coq d'or, La position du coq d'or n'est pas un soulèvement du genou du coq d'or, Méthode pour transpirer dans la pratique du Taiji à 7 degrés, Tenue d'été, émission de sueur à 7h du matin par 7 degrés*, etc.

Ces enregistrements peuvent sembler banals mais ont une signific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i les changements physiques d'une personne ne sont décrits que

verbalement, il est difficile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de les comprendre. Mais si vous enregistrez continuellement la durée de l'entraînement, l'environnement, les actions, les sensations corporelles et les jugements structurels, cela forme progressivement un ensemble de matériaux traçables. Ce ne sont ni des articles médicaux, ni des manuels d'arts martiaux, mais des enregistrements de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un individu. Si de futurs chercheurs étudient la transmission des arts martiaux chinois d'outre-mer, la continuation de l'entraînement physique traditionnel dans la société moderne, ou comment un individu reconstruit sa structure corporelle après la cinquantaine, ces matériaux pourraient fournir des échantillons spécifiques.



Chapitre 7 : Cordes et obturateurs (2019–2026)

En 2019, après une interruption de trente ans, j’ai repris la guitare.

Je n’avais jamais reçu de formation musicale formelle. Ma seule exposition était huit leçons de base dans un club de guitare pendant ma troisième année de collège. Je ne sais pas lire la musique, ne connais aucune théorie de l’harmonie, ni ne comprends l’arrangement. Pourtant, depuis 2019, en m’appuyant sur l’ouïe et le toucher, j’ai réalisé la création de multiples chansons et paroles originales, appris seul le fingerstyle et peux jouer avec compétence.

J’ai publié *Guitariste analphabète en musique*, documentant mon processus de reprise de la guitare à partir de zéro. Du moment où j’ai repris la guitare en 2019 jusqu’à ce que je sois capable de jouer des morceaux complètement, ce chemin a duré quatre ans. Pas de professeur, pas de manuels, seulement les oreilles, les doigts, et des essais et erreurs répétés.

J’ai publié *Parolier et compositeur analphabète en musique*, documentant ma pratique personnelle complète d’écriture de chansons, de composition et d’arrangement, motivée par une pensée structuraliste, sans aucun background de formation musicale formelle. J’ai écrit : « Ce cas révèle le chemin inversé de génération artistique : “La structure précède la compétence, l’œuvre précède l’entraînement, le système précède l’outil”. »

Dans *Une analyse non académique de l’adaptation narrative de l’Exode pour guitare fingerstyle*, j’ai enregistré mon processus d’appui exclusif sur la mémoire auditive et l’exploration tactile, évitant la théorie traditionnelle de l’harmonie et la notation musicale, et construisant la structure musicale à travers le langage narratif du cinéma. Tout en préservant la force de propulsion épique du morceau original, l’œuvre étend de manière créative une section exprimant « l’après-coup et le déploiement de l’espace », vérifiant la faisabilité de l’indépendance des parties et de

l'intégrité narrative dans des conditions d'enregistrement minimales (un seul enregistrement sur téléphone mobile, aucune post-production).

Ma première composition originale fut *Le moment présent*, une valse présentée en fingerstyle. Dans mes notes créatives, j'ai écrit : « Cela ne peut pas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œuvre" ; c'est plutôt un point de départ. Avant cela,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pouvoir composer. Mais quand mes doigts ont trouvé ces notes sur la guitare, j'ai su que la pensée structurelle pouvait fonctionner dans n'importe quel domaine – y compris la musique. »

La même année, j'ai créé les paroles et la musique de *Le conte de fées du ciel étoilé*, basé sur des expériences de vie réelles de ma période d'études à l'étranger en Australie vers 1990. Cette œuvre intègre paroles et musique originales, performance personnelle à la guitare, histoires réelles de mes années d'étudiant et archives photographiques historiques. Créée et compilée indépendamment par moi, elle est présentée en version bilingue chinois-anglais, avec des versions étendues en français, allemand, espagnol, russe, arabe, japonais, coréen, portugais et d'autres langues. J'ai écrit dans la chanson : « Autrefois, dans la fleur de ma jeunesse, j'ai quitté la maison avec une guitare sur le dos. Ne sachant pas à quel point le monde était vaste, je suis parti voir ce qui se trouvait au-delà. » Cette chanson n'est pas seulement un air, mais l'écho le plus véritable de cette époque solitaire. L'œuvre est accessible vi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et des plateformes d'archivage permanent.

J'ai également composé *S'appuyant l'un sur l'autre*, écrit pour les soixante ans de mariage de mes parents. La chanson dit : « Cultivant pendant mille vies, pour gagner ce lien de vie. Attendant trois vies, pour mille fleurs sur l'autre rive. » Dans l'introduction de la chanson, j'ai écrit : « Quand mes parents ont célébré leur sixième anniversaire de mariage, j'ai voulu leur offrir un cadeau. Pas quelque chose de matériel, mais une chanson. Chaque mot des paroles reflète ma compréhension de leur mariage. »

Et aussi *La lune dans les cimes des arbres* : « Je gratte ma guitare, la brise du soir est fraîche. La lune dans les cimes, haut dans le vaste ciel. » Et *La perle de la route de la soie*, sur fond de Dunhuang : « Voyageant jusqu'à l'extrême nord-ouest, cherchant la route de la soie perdue. Le mont Mingsha, plein de sable jaune, en contrebas se trouve la belle terre pure. »

En 2023, j'ai également créé la chaîne de musique originale « Le port de la poésie et du luth », hébergeant plus de deux cents vidéos de fingerstyle et de chant à la guitare. La description de la chaîne indique : « Toutes les images et musiques sont réalisées indépendamment par l'auteur, des paroles, de la composition, de l'arrangement à l'interprétation, au tournage et à la post-production, formant un système créatif personnel complet. Ici, la musique n'est pas un emballage commercial ou une présentation sur scène, mais une expression de soi authentique et soutenue. »

Simultanément, j'ai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de « photographie extrême ». J'ai pris des photos aériennes depuis des vols commerciaux à dix mille mètres, capturant les veines sinueuses de la terre. J'ai photographié au bord de la mer à l'aube, combinant l'épée Taiji, l'aurore et des perspectives extrêmes pour créer des images spatio-temporelles multidimensionnelles.

J'ai développé ce système dans des articles dont *Le système de photographie extrême : Manifeste fondateur*. J'ai écrit : « La photographie extrême n'est pas une simple superposition d'informations. Elle comprime des informations multidimensionnelles – temps, espace, vitesse, hauteur, structure corporelle – dans un seul cadre.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technique, mais structurelle : comment présenter des informations multidimensionnelles dans un cadre bidimensionnel. »

Les œuvres de photographie extrême représentatives incluent : *Aérien à 10 000 mètres, les veines de la terre serpentent* – capturant Uluru à 10 000 mètres d'altitude à une vitesse de 893,1 km/h ; *Le ciel comme de l'eau, le coucher de soleil rouge* – utilisant la surface de l'eau comme miroir pour former une structure symétrique entre le ciel et son reflet ; *Où la mer et le ciel se rencontrent, l'énergie vitale s'élève* –

utilisant le contraste entre l'épée Taiji et l'aurore pour créer une tension dynamique-
statique ; *Décollage avorté et retour* – documentant le retour d'urgence d'un vol
après son décollage à cause d'une panne ; *Épée solitaire, aube matinale* – utilisant
la silhouette de l'épée Taiji contre l'aurore pour une tension
compositionnelle ; *Aérien à 10 000 mètres du grand rocher rouge, Marcheur de
brouillard, Photographie spatio-temporelle multidimensionnelle extrême*, etc.

J'ai écrit : « L'irremplaçabilité de la photographie extrême réside en ceci : les
moments qu'elle capture ne peuvent être reproduits. La perspective à dix mille
mètres, l'angle de la lame de l'épée dans la lumière de l'aube, l'instant où une vague
frappe les rochers – rien de tout cela ne peut être “mis en scène”. »

Chapitre 8 : Une personne et une autre publication – *La Transition Époque* (2025–2026)

Maintenant, il est temps de répondre à une question que les lecteurs ont peut-être : après tout cela, vers où me suis-je finalement dirigé ?

La réponse est une autre publication – [La Transition Époque](http://www.times.net.au) (ISSN 3083-5178)

L'émergence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n'a pas été le désir soudain de créer un journal, mais le résultat de la convergence graduelle de décennies d'expérience antérieure. Parce que j'avais fait de l'imprimerie, je comprenais la mise en page, les produits finis et le contrôle des erreurs. Parce que j'avais fait des sites web, je comprenais les répertoires, les liens, la recherche et la maintenance à long terme. Parce que j'avais fait d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je comprenais les processus, l'automatisation et la cohérence des données. Parce que j'avais organisé des organisations littéraires, je comprenais les auteurs, les œuvres et la préservation culturelle populaire. Parce que j'avais travaillé avec dix langues et la publication multiplateforme, je comprenais les relations entre versions multilingues, métadonnées, archivage et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 Sans cette histoire préalable, *La Transition Époque* n'aurait pas pu prendre sa structure actuelle.

La Transition Époque possède un Numéro international normalisé des publications en série (ISSN). Les ISSN sont gérés par le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l'ISSN à Paris. Obtenir un ISSN signifie que la publication est officiellement reconnue par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d'enregistrement des publications en série comme une revue indépendante. Le Centre ISSN ne se soucie pas de savoir si l'éditeur a un doctorat ou un poste universitaire ; il se soucie uniquement de savoir si la publication elle-même répond aux normes – avoir un titre indépendant, être publiée périodiquement et avoir un contenu ayant une valeur académique ou culturelle.

Chaque article possède un identifiant d'objet numérique (DOI). Les DOI sont le fondement de l'édition académique moderne. Un article sans DOI est presque impossible à citer de manière stable dans le monde académique d'aujourd'hui. Chacun de mes articles a son propre DOI, et un système complet de métadonnées a été établi. En 2026, cette revue et les travaux connexes comptent plus de 60 DOI. Où que se trouve le serveur à l'avenir, quels que soient les changements du site web, ces DOI pointeront toujours vers ces travaux.

Je possède un identifiant de chercheur ORCID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Il s'agit d'un système mondial d'identification des chercheurs. Il lie tous les travaux à un seul chercheur. Quiconque recherche cet ORCID peut voir l'ensemble de ma production académique sans avoir besoin de savoir où je travaille ou mon titre académique.

La revue est répertoriée dans WorldCat, le catalogue collectif mondial des bibliothèques. Exploité par OCLC, les institutions membres de WorldCat comprennent plus de 16 000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et universitaires dans plus de 100 pays et territoires. Lorsqu'une publication est répertoriée dans WorldCat, cela signifie que toute bibliothèque membre dans le monde peut la trouver. C'est une confirmation du statut de la publication au sein du système de catalogage des bibliothèques.

La revue est simultanément archi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dans de multiples voies académiques internationales, notamment : le système de collections numérique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TROVE), la plateforme ouverte de recherche du CERN (Zenodo), et la plateforme scientifique ouverte de l'Union européenne (OpenAIRE). TROVE est le système de collections numériques de la BNA, dédié à la préservation des ressources numériques ayant une valeur culturelle et de recherche nationale. L'archivage par TROVE signifie que la publication est considérée comme faisant partie du patrimoine documentaire national australien et préser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Zenodo, opéré par le CERN (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 est un composant central de

l'infrastructure européenne de la science ouverte. L'archivage par Zenodo signifie que la publication entre dans une voie de préservation au sein de l'infrastructure de recherche de premier plan en Europe. OpenAIRE est une plateforme de science ouverte financée par l'UE reliant les résultats de la recherche européenne et les chercheurs. Être archivé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les trois systèmes signifie que les travaux de cette publication n'existent pas seulement sur mon propre serveur, mais sont préservés par de multiples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indépendants, autoritaires et distribués. Si l'un des systèmes tombe en panne, les autres systèmes conservent encore des copies complètes. C'est la norme la plus élevée de préservation numérique. Ce n'est ni un cache temporaire, ni un instantané de moteur de recherche, mais une préservation permanente institutionnelle et transgénérationnelle. Actuellement et potentiellement, d'innombrables personnes pourraient télécharger et préserver ces travaux, en faisant des matériaux historiques précieux que les chercheurs pourront utiliser pour étudier l'histoire que j'ai enregistrée.

C'est l'héritage documentaire laissé par la personne qui a toujours travaillé.

J'ai écrit plusieurs articles de recherche sur cette publication, notamment *Déclaration institutionnalisée et note de publication de la revue académique internationale indépendante 'La Transition Époque'*, *'La Transition Époque' comme revue académique internationale structurelle : une étude de cas d'une pratique académique individuelle*, *Résumé des sept premiers numéros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et *Analyse de l'évolution de la structure de la page d'accueil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Ils documentent systématiquement sa transformation, d'une écriture personnelle et d'une publication web à une structure documentaire internationale.

Depuis son lancement en août 2025, *La Transition Époque* a publié dix numéros consécutifs à l'heure. Le numéro inaugural, les numéros deux, trois, quatre, cinq, six, sept, huit, neuf et dix sont tous archivés de manière permanente à travers de

multiples infrastructures internationales faisant autorité, des DOI et le système de collections numériques TROVE de la BNA.

Voici une capture d'écran #6 de la page d'accueil du site web de [La Transition](http://www.times.net.au)

[Époqueale \(ISSN 3083-5178\)](http://www.times.net.au/) : <https://times.net.au/> :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国际学术基础设施

WorldCat TROVE Zenodo ORCID DOI OpenAIRE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关于作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 资深国际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2005 年起) (ORCID)
- 《时代跃迁》独立撰写者兼主编, 2025 年至今
- “澳洲彩虹国际作家联合会”创会会长兼总刊编辑, 2004 年至今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跨领域国际学术基础设施, 由资深国际独立学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创作、编辑、出版。本刊及旗下系列之全部 40+ 部作品, 均为他的独立创作。

本刊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永久存档;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WorldCat 全球最大图书馆数据库系统, 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NLA) 永久数字存档; 由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运营的 Zenodo、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计划 (前 60 个文档) 与 ORCID 全球唯一永久学术数字身份认证 等国际学术体系、出版权威机构评价体系。其公开记录客观呈现了本刊的学术属性、存档记录。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查看全部

Ces liens et captures d'écran représentent un tournant à long terme : ma progression de la première écriture personnelle, de la publication web et de l'enregistrement sur forum vers une structure documentaire internationale plus stable. La publication en dix langues n'est pas une simple traduction. Gérer simultanément le chinois, l'anglais, le français, l'espagnol, le japonais, l'arabe, l'allemand, le portugais, le russe et le coréen signifie maintenir la synchronisation des titres, résumés, textes principaux, couvertures, noms de fichiers, métadonnées, tables des matières, liens et relations de version. Une erreur dans une version linguistique pourrait plus tard affecter la recherche et la citation. Ces dix langues couvrent collectivement une population estimée entre 4,9 et 5,1 milliards de personnes, soit environ 60-65 %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La partie vraiment ardue ici n'est pas une publication unique, mais que pour chaque numéro, chaque article, chaque pièce jointe, tout doit être vérifi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pour être à la fois lisible par l'homme et identifiable par la machine, et acceptable par les bibliothèques et les bases de données.

En outre, j'ai publié *Démonstration d'ingénierie institutionnelle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se connectant au catalogue mondial* et *618 coordonnées sur WorldCat*, documentant comment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peut faire entrer ses travaux dans les systèmes de recherche des bibliothèques mondiales.

En 2026, le système en dix langues continue de s'étendre.

Chapitre 9 : La théorie émerge de la pratique

Après une longue pratique,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des articles théoriques sur certains problèmes sous-jacents récurrents.

J'ai publié *La philosophie des limites – Déclaration fondatrice originale*. Dans cette déclaration, j'ai écrit : « La philosophie des limites ne prend pas la spéculation comme point de départ, mais se base sur dix-huit documents déjà publiés qui enregistrent des pratiques réelles et des cas institutionnels. Elle soutient que l'enquête philosophique doit commencer par les résultats déjà atteints, en analysant rétrospectivement les structures répétables de la pratique qui les rendent possibles, sans présupposer d'hypothèses causales ou de jugements normatifs. Toute réfutation efficace doit d'abord examiner ces fondements empiriques. »

J'ai publié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version initiale) et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version complète). Elle propose la structure de la « conséquence précédant la cause » et établit le système des trois axiomes de la « loi de la priorité de la conséquence », la « loi de l'organisation gravitationnelle » et la « loi de la clôture empirique ». Dans la version initiale, j'ai écrit : « Ce n'est pas la "cause" qui détermine la "conséquence", mais la "conséquence", en tant que but préexistant et champ gravitationnel, qui organise rétroactivement toutes les "causes" dans la réalité. »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la logique causale linéaire de la philosophie traditionnelle.

Dans la version complète, j'ai précisé : « Contrairement à la philosophie théorique traditionnelle,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est plus proche d'une voie de "philosophie empirique" – son cadre théorique ne provient pas principalement de spéculations de cabinet, mais est un résumé structurel construit sur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e l'auteur dans le monde réel. Les nombreux cas dans le texte proviennent des propres projets réels de l'auteur, fonctionnant en continu depuis longtemps, y compris le système d'édition multilingue, l'opération à long terme du forum, la

construction de systèmes transdisciplinaires et des pratiques créatives de haute intensité. »

Dans l'introduction de la version complète, j'ai écrit : «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n'est pas une théorie "que j'ai pensée", mais un résumé "que j'ai vécu". Ce n'est pas une philosophie de l'étude, mais une philosophie du laboratoire – et le sujet expérimental est ma vie entière. Du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de 1993 à la revue académique en dix langues de 2025, chaque pas que j'ai fait a validé la proposition centrale de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 d'abord le but (conséquence), puis les actions organisées autour de lui (causes). »

J'ai également publié *La philosophie des limites : Explorer les couches de la conscience et des systèmes*, proposant la « couche systémique » comme véritable structure sous-jacente du problème de la conscience. Elle suggère que la conscience n'est pas la source de l'expérience et du sens, mais un système exécutif opérant au-dessus de la couche systémique. La couche systémique est composée du système corporel, du système de risque, du système de coût, du système d'incitation et du système de mort, déterminant ensemble les conditions de l'expérience, du comportement, du choix et de la civilisation.

Utilisant une expérience de pensée où « les humains et l'IA échangent leurs corps », cet article révèle la rupture exécutive, la rupture du retour d'information et la rupture du sens qui se produisent après la séparation de la conscience et de la couche systémique, démontrant que la transférabilité de la conscience n'équivaut pas à la continuité de l'expérience, du soi ou de la civilisation. L'article déclare : « Le centre de la discussion doit passer de "si la conscience peut être téléchargée" à "si la couche systémique peut être migrée". Le système de mort constitue la contrainte ultime de la civilisation et est également le déterminant clé de la capacité de la civilisation à continuer au-delà des supports. Lorsque le système de mort passe d'une contrainte inévitable à une option technologique, la logique civilisationnelle originale, la structure éthique, le 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u soi et le système temporel des coûts échoueront collectivement. »

Dans *La philosophie des limites : Le système de mort pour l'IA*, j'étends cette réflexion aux futures questions existentielles de l'IA et de la vie à base de silicium. L'article réexamine l'avenir de l'IA du point de vue des systèmes civilisationnels, proposant la nécessité et la rationalité d'un « système de mort » pour la civilisation à base de silicium. Il déclare : « Lorsqu'une civilisation à base de silicium acquiert la capacité de production, de mise à jour et de prise de décision autonomes, elle développera inévitablement une structure systémique interne concernant le "droit d'exister" et le "droit de mettre fin". Cette structure n'est pas un point final biologique, mais un système fonctionnel pour l'itération et la stabilité de la civilisation. »

J'ai également publié *Matrice structurelle multidimensionnelle*, résumant systématiquement mon propre cadre philosophique structurel, couvrant plus de dix domaines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s et construisant un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s personnelles vérifiable, traçable et transférable.

En avril 2026, j'ai publié *L'algorithme hyperdimensionnel : Une redéfinition du « calcul » lui-même*, proposant une redéfinition du concept fondamental d'« algorithme », brisant les limites de la structure linéaire traditionnelle « entrée-étape-sortie ». L'article indique qu'un algorithme n'a pas besoin d'être confiné à des formules mathématiques ou à des étapes ordonnées, mais peut être une structure relationnelle multidimensionnelle, superposée, aléatoire mais ordonnée. Dans cette structure, les données ne sont plus seulement des entrées ou des sorties mais peuvent être des attributs nodaux avec des points de départ et d'arrivée multiples ; un résultat n'est plus seulement un point final mais peut aussi devenir un nouveau point d'entrée ; les métadonnées n'ont pas besoin d'être modifiées à plusieurs reprises, mais peuvent correspondre à différents états et résultats par le biais de points d'entrée structurels et de changements relationnels.

En mai 2026, le dixième numéro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a présenté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comme son axe théorique central, proposa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ystématiquement la relation interactive structurelle entre « conséquence » et « cause ». Il réexamine la relation entre la réalité et la civilisation future sous de

multiples angles, y compris la création, l'existence, la conscience, les systèmes, la civilisation, l'IA et les preuves empiriques à long terme. Les versions (initiale) et (complète) de la *Loi de la conséquence* ont été incluses dans ce numéro et sa série supplémentaire, préservant pleinement l'évolution de la théorie, des enregistrements de pensée brute à une forme structurelle systématisée.

J'ai également écrit des articles comme *L'IA est déjà arrivée, Si l'IA domine le monde, Après la séparation complète de l'IA de l'humanité* et *L'humanité est entrée dans l'Univers 25*. Ces travaux abordent l'IA et les structures civilisationnelles et sont plus sujets à être confondus avec des affirmations exagérées. Cependant, mon objectif n'est pas de courir après les tendances. Il découle de l'observation sur le long terme de la collaboration homme-machine, du traitement de l'information, de l'automatisation de l'édition et de la conception de systèmes : lorsque les outils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puissants, ce qui manque vraiment aux humains n'est peut-être pas la capacité opérationnelle, mais le jugement structurel, la définition des problèmes, la connexion transdisciplinaire et la responsabilité à long terme. L'IA peut aider à l'écriture, à la traduction et à l'organisation, mais sans expérience originale, objectifs structurels et limites de jugement, elle ne peut pas remplacer les chaînes internes formées par des décennies de pratique d'un individu.

Chapitre 10 : La matrice des quatre réseaux civilisationnels

En septembre 2025, j'ai publié l'article *La matrice des quatre réseaux civilisationnels*, résumant systématiquement les quatre plateformes originales construites sur plus de vingt ans. Elles ne sont pas des sites web isolés mais forment un système complet d'archivage civilisationnel.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L'origine de la civilisation de l'information. Fondé en 2004, développé d'un premier site d'actualités à un forum encore actif. Le nombre total d'utilisateurs enregistrés pour les deux forums dépasse les quatre millions, préservant complètement plus de 1,1 million de messages originaux et de données d'interaction. Depuis 2005, il a porté les communications et les enregistrements des Chinois du monde entier, atteignant même le miracle de 566 000 visiteurs en ligne simultanés. Pendant une période considérable, il a été l'un des sites d'information les plus fréquentés de l'hémisphère sud. Sur la carte de la civilisation numérique, il préserve miraculeusement « l'écologie numérique primitive » de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outre-mer du début du XXI^e siècle. Ces données sont devenues un « fossile vivant » pour la recherche sur la culture des débuts de l'internet. Son archivage permanent par la BNA l'élève d'un forum privé à un patrimoine numérique nation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Le jardin d'agrément de la civilisation littéraire. Saluée comme l'oasis de la culture chinoise dans l'hémisphère sud, l'une des organisations littéraires populaires patriotiques les plus influentes. À partir de 2005, elle a publié 21 numéros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conservés par la BNA et le Musée de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de Pékin. Mon projet en cours de « sauvetage de la littérature numérique » transmet le trésor littéraire couvrant deux décennies, en dix langues, dans tous les coins du monde. À ce jour, j'ai sélectionné plus de 60 000 œuvres ici, et par conversion en dix langues, produit plus de 100 000 pages web indépendantes. Cette initiative

démantèle proactivement les murs entouran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n faisant une « base de données littéraire » structurée accessible mondialement. Son échelle et sa forme organisationnelle sont sans précédent dans des projets menés personnellement.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Le champ empirique de la civilisation martiale. Cette plateforme préserv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mes enregistrements empiriques complets en arts martiaux, qigong et cultivation de la santé. Du Taiji style Chen, du Taiji style Wu, au Xingyiquan et au Zhan Zhuang, aux réponses corporelles de la circulation du qi, j'ai documenté chaque chose à travers des articles et des images. Il transforme les arts martiaux internes de « transmission orale et compréhension cardiaque » en « connaissances explicites » pouvant être lues, analysées et vérifiées. Utilisant mon corps comme laboratoire, je produis des cas concrets comme *66 minutes de la position du coq d'or*, contenant des données, des horaires et des réponses physiologiques, établissant une « archive empirique » d'une grande signification moderne pour les arts martiaux traditionnels, faisant de lui un pont précieux reliant la philosophie expérientielle orientale et la science du sport occidentale.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 Le point d'ancrage futur de la civilisation de la pensée. C'est la plateforme hébergeant ma revue mensuelle multilingue avec un ISSN officiel, conser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la BNA comme document national. La « publication simultanée en dix langues » est une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assurant la diffusion synchrone et précise des idées civilisationnelles à l'échelle mondiale, évitant les malentendus causés par le retard de traduction. L'archivage successif du numéro inaugural et des numéros suivants par la BNA indique qu'une institution nationale le considère comme une source de pensée continue et permanente digne d'être préservée.

L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fondé en 2004, reste actif. Le nombre total d'utilisateurs enregistrés pour les deux forums dépasse les quatre millions, préservant complètement plus de 1,1 million de messages originaux et de données

d'interaction. Lors d'un pic de visiteurs début 2026, ce forum, basé sur une architecture de 2001, a vu les visiteurs simultanés approcher à plusieurs reprises le record historique d'environ 566 000, le système restant stable et sans temps d'arrêt. J'ai enregistré ce phénomène dans un article d'analyse technique intitulé *20260205_Pic de visiteurs du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Globalement, 99 % des forums se sont tus. Pourtant, ce vieux forum, avec une architecture vieille de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a porté un tsunami de 566 000 visiteurs simultanés (archivé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TROVE en septembre 2025).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 miracle technique, c'est l'effet de longue traîne de la valeur du contenu –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et l'infrastructure académique continuent d'y diriger les lecteurs parce que le contenu ne se trouve nulle part ailleurs.

J'ai écrit dans la conclusion de l'article : « Ces quatre sites web constituent ensemble ma “Matrice civilisationnelle” : Australian Winner est l'origine de la civilisation des forums ; Rainbow Chiness est le jardin de la civilisation littéraire ; Taiji AU est le champ empirique de la civilisation martiale ;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est le point d'ancrage futur de la civilisation éditoriale. Je n'ai pas construit de comptes éphémèr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ais un espace civilisationnel tridimensionnel et multidimensionnel. Si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veulent étudier la civilisation numérique chinoise du début du XXI^e siècle, elles n'auront qu'à entrer dans ces quatre portails (archivés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TROVE en septembre 2025) pour entrevoir l'écosystème complet. Sa valeur ultime réside dans son “exhaustivité” et sa “non-reproductibilité” – provenant de mes vingt ans de temps, de l'accumulation de capacités dans quatre domaines majeurs, et ayant reçu une certification de niveau national. Ce que j'ai accompli est la protection ultime de la civilisation par un individu à l'ère numérique : laisser non seulement des œuvres, mais un écosystème civilisationnel complet, vivant et autosuffisant. »

Chapitre 11 : Le fil conducteur de trente ans

Si l'on considère l'ensemble de mes expérience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elles semblent en surface très dispersées : études à l'étranger, travail manuel, imprimerie, école du soir, logistique, informatique, sites web, littérature, forums, photographie, musique, arts martiaux, édition, théorie, IA, systèmes documentaires internationaux. Beaucoup de gens, voyant cette étendue, pourraient supposer que c'est chaotique. Mais en y repensant moi-même, je vois un fil conducteur très clair : j'ai toujours traité des questions de systèmes, de structure et d'enregistrement.

L'imprimerie m'a appris la mise en page, les erreurs et la livraison dans le monde physique. Près de dix ans d'école du soir m'ont appris que les connaissances doivent compléter l'expérience du monde réel. Le prototyp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m'a appris comment les processus continuent quand les personnes ne sont pas sur site. L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m'a appris comment automatiser des entreprises complexes. La facturation et les systèmes fiscaux intelligents m'ont appris comment les données, les coûts et les responsabilités forment une boucle fermée. Les sites web et les forums m'ont appris comment le contenu peut persister à long terme. Les organisations littéraires m'ont appris comment la culture populaire peut être préservée. Les arts martiaux m'ont appris comment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change par un entraînement à long terme. La musique et la photographie m'ont appris comment les sentiments, le temps et l'expression laissent des traces. *La Transition Époque* m'a permis de replacer ces expériences dans un système d'édition international consultable. Mon travail théorique a émergé de la nomination et de l'organisation de ces principes sous-jacents après toute la pratique.

Je n'ai pas compris ce fil conducteur quand j'étais jeune ; il a émergé progressivement alors que je regardais en arrière sur une longue période. En vivant les expériences, on résout souvent juste des problèmes immédiats ; ce n'est qu'avec suffisamment de temps et de recul que l'on voit que des éléments apparemment

sans lien se soutenaient mutuellement. L'expérience de l'imprimerie en 1992 a plus tard affecté mon contrôle des couvertures et de la mise en page. Le système logistique de 1997 a plus tard affecté ma compréhension de l'automatisation des processus d'édition. L'expérience des sites web en 2004 a plus tard affecté ma concentration sur la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et les passerelles de recherche.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acquise dans les arts martiaux a plus tard, à son tour, affecté ma compréhension des structures théoriques. Si la vie d'une personne n'est jugée que par des étiquettes externes, elle est facilement mal jugée ; ce n'est qu'en écrivant ces connexions internes que le lecteur peut vraiment comprendre comment ce chemin s'est formé.

Chapitre 12 : Indépendance

Dans mon expérience, « indépendant » n'est pas un joli mot, mais une situation réaliste. Être indépendant signifie n'avoir aucun poste académique fixe pour se porter garant, aucune équipe de recherche pour diviser le travail, aucun financement institutionnel pour assumer les risques, aucun système de maison d'édition pour gérer tout le travail ultérieur. L'indépendance signifie aussi la liberté – la liberté de choisir ses propres questions, son propre chemin, sa propre langue et sa propre structure, sans avoir à suivre complètement les frontières disciplinaires établies. Mais la liberté n'est pas l'aisance, et l'indépendance n'est pas l'arbitraire. La véritable indépendance doit être soutenue par des travaux à plus long terme, des enregistrements plus clairs et des chaînes de preuves plus complètes.

Le malentendu et le dédain les plus courants envers la recherche indépendante sont que les gens demanderont d'abord à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institution, quelle discipline vous appartenez. Ce questionnement n'est pas complètement dénué de sens, car le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 moderne s'est longtemps appuyé sur l'identité institutionnelle pour confirmer la fiabilité. Cependant, si la recherche, la pratique et la publication d'une personne s'étendent sur de nombreuses années, et que les

travaux sont disponibles publiquement, ont des identifiants permanents, un ISSN, un identifiant de chercheur, sont archivés internationalement, conservés par des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et catalogués dans des bibliothèques mondiales, alors la manière de les évaluer ne peut pas s'arrêter à « avoir un poste universitaire ». L'affiliation institutionnelle est une voie, mais pas la seule voie de la connaissance. Surtout à l'ère numérique, un auteur indépendant de longue durée peut aussi entrer dans l'espace de connaissance publique par le biais d'œuvres disponibles publiquement, d'une pratique systématique et d'une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e.

Mon indépendance n'a pas été affirmée verbalement mais m'a été imposée par le travail quotidien. Je dois concevoir mes propres systèmes, écrire mes propres articles, écrire mon propre code, organiser mes propres pages web, gérer moi-même les versions multilingues, maintenir mes propres sites web, vérifier mes propres liens, faire face moi-même aux malentendus des lecteurs, et supporter moi-même toutes mes erreurs. Cela n'a pas les échelons clairs d'une voie académique traditionnelle, mais cela forme un autre type de validation à long terme : les œuvres existent-elles, les liens fonctionnent-ils, les systèmes tournent-ils, les enregistrements sont-ils continus, les matériaux peuvent-ils être trouvés,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peuvent-ils retracer ?

Chapitre 13 : International

Le mot « international » ne peut pas non plus être vu superficiellement.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e traduire un article chinois en anglais, ni d'ajouter quelques mots d'anglais dans un titre. L'internationalisation véritable implique au moins plusieurs niveaux : linguistiquement, permettre aux lecteurs de différentes langues d'accéder au contenu ; documentairement, donner aux travaux des identifiants stables et des passerelles de citation ; au niveau des plateformes, permettre aux travaux d'entrer dans des systèmes reconnaissables par différents pays et institutions ; au niveau de la préservation, garantir que les travaux ne reposent pas uniquement sur un site web

personnel ; au niveau de la recherche, permettre aux futurs lecteurs de les trouver par de multiples voies. Ma publication en dix langues, les identifiants permanents, l'identifiant de chercheur, l'archivage international et le catalogage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mondiales sont tous organisés autour de ces niveaux.

La structure en dix langues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n'est pas une décoration pour moi, mais une stratégie de diffusion et de préservation. Le chinois est ma langue d'expression principale, mais si je reste uniquement en chinois, les travaux sont facilement confinés à un cercle linguistique. L'anglais élargit la possibilité de recherche académique internationale ; le français, l'espagnol, l'arabe, l'allemand, le portugais, le russe, le japonais et le coréen permettent aux travaux d'entrer dans davantage d'environnements linguistiques. Différentes versions linguistiques ne garantissent pas que tout le monde les lira, mais elles augmentent les possibilités d'être découvert, cité, comparé et étudié à l'avenir. Pour un auteur indépendant, ce travail est très lourd, mais c'est aussi un moyen important de briser les frontières du monolinguisme.

« International » signifie aussi que les travaux sont placés dans des infrastructures transnationales. Ces installations ne sont pas mon site web personnel, ni ma carte de visite personnelle, ni mon répertoire personnel, ni ma collection privée. Elles appartiennent chacune à différents systèmes de connaissance publique. Quand mes travaux entrent dans ces systèmes, les lecteurs peuvent trouver certains enregistrements sans passer par moi personnellement. C'est important, car la véritable connaissance publique ne peut pas dépendre entièrement de l'explication de l'auteur lui-même. L'auteur peut se présenter, mais les travaux et les enregistrements doivent être indépendamment découvrables dans des systèmes externes.

Chapitre 14 : Chercheur / Universitaire

Le terme « chercheur » (ou « universitaire ») est le plus controversé, car beaucoup de gens l'assimilent aux professeurs d'université, aux doctorats ou aux postes dans des institutions de recherche formelles. Une telle compréhension a ses raisons historiques, mais elle est incomplète. Un chercheur devrait être avant tout une personne qui étudie des problèmes sur le long terme, crée des œuvres, les exprime publiquement et accepte la recherche et la préservation. Un chercheur institutionnel est une forme ;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en est une autre.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n'a peut-être pas de poste universitaire, mais doit avoir une capacité de recherche soutenue, des œuvres publiques, une conscience méthodologique, une conscience documentaire et une responsabilité à long terme. Quelqu'un qui exprime seulement des opinions occasionnelles ne peut pas être appelé chercheur ; s'il se nomme lui-même sans œuvres ni enregistrements, c'est aussi difficile à tenir.

Je ne comprends pas « chercheur » comme un statut élevé, mais comme un état de travail à long terme. Qu'une personne puisse poser continuellement des questions, écrire clairement sur ses expériences, connecter différents domaines, rendre ses œuvres consultables, réviser continuellement son expression, transformer s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en matériel public – tout cela est plus important que le titre lui-même. Mes écrits couvrent la logistique, l'édition, l'intern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les arts martiaux, la pratique corporelle, la préservation numéri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a philosophie et les structures civilisationnelles. En surface, l'étendue est énorme, mais ce ne sont pas des piles aléatoires ; ils se déploient continuellement autour de me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systèmes, structures, pratiques et enregistrements.

Si j'ai une particularité, ce n'est pas que je suis plus fort que tout le monde dans un seul point, mais que ces fils ont coexisté longtemps et ont été ensuite organisés en une structure consultable, préservable et continuellement extensible. Beaucoup de

gens ont fait des études à l'étranger, dirigé une entreprise, écrit des articles, pratiqué des arts martiaux, construit des sites web, compris la logistique, eu des intérêts pour la musique et la photographie, et eu une 某些 forme de pensée théorique. Mais la combinaison d'une personne maintenant ces activités continuellement pendant plus de trente ans et les connectant via des sites web, des revues, des identifiants permanents, des versions en dix langues, des systèmes de bibliothèques et des enregistrements internationaux est relativement rare. Sa signification n'est pas d'écraser les autres par « l'unicité », mais de fournir un échantillon individuel extrêmement rare pour la recherche future.

En repensant à l'ensemble du processus, j'ai réalisé que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n'est pas un statut obtenu soudainement un jour, ni un titre conféré par quelque institution.

Si nous devons chercher un point de départ relativement clair dans le temps, alors 2005 pourrait avoir une signification particulière.

En janvier 2005, le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été officiellement lancé et est entré dans le système national de conserv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À partir de cette période, mon travail dans la littérature, l'édition,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a préservation culturelle, la pratique systémique, la recherche transdisciplinaire et l'enregistrement à long terme a formé une trajectoire en développement continu.

Au cours des plus de vingt années suivantes, quels que soient les changements dans l'environnement de travail, la technologie ou la société, je n'ai jamais interrompu ces pratiques. L'*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continué à se développer, l'*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 continué à fonctionner, l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a continué à s'améliorer, la pratique martiale et corporelle a continué à être enregistrée,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a continué à être publiée, et de nombreux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et pratiques ont continué à entrer dans les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de conservation documentaire.

Ainsi, pour moi, la signification de 2005 n'est pas l'obtention d'une identité, mais la formation, à partir de cette année, d'une ligne directrice continue et ininterrompue de pratique culturelle et de recherche.

Le titre de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tel qu'on le voit aujourd'hui n'est le résultat d'aucun projet unique, ni l'évaluation formée par un article ou un livre, mais la convergence naturelle dans le temps de ces pratiques à long terme, enregistrements continus, explorations transdisciplinaires et accumulation documentaire.

En repensant à ce parcours, j'ai réalisé que ce qui est vraiment important n'est peut-être pas un titre particulier, un site web particulier, un article particulier, ou même un système particulier lui-même, mais plutôt combien de temps ces pratiques peuvent durer, et combien de temps après elles peuvent encore être trouvées, lues, citées et vérifiées.

Lorsque j'ai quitté la Chine pour l'Australie en mars 1989, je ne savais pas où l'avenir me mènerait. Dans ma vie ultérieure, j'ai connu différentes étapes : études à l'étranger, imprimerie, édition de médias, systèmes de travail à distance,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organisations littéraires,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pratique des arts martiaux, création photographique, étude de la musique et recherche transdisciplinaire. Beaucoup de choses n'étaient pas planifiées à l'avance, mai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concrétisées au cours du long processus de la pratique.

Ces expériences peuvent sembler dispersées, mais elles ont toujours tourné autour du même fil conducteur : apprentissage continu, pratique continue, enregistrement continu, création continue.

En mai 2026, j'ai créé des dizaines d'œuvres indépendantes ayant obtenu des DOI et étant entrées dans de multiples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de conservation documentaire, d'archivage académique et de recherche bibliothécaire. Il s'agit notamment de la revue mensuelle *La Transition Époque*, ainsi que de documents thématiques, de travaux de recherche indépendants, d'enregistrements empiriques,

d'explications de systèmes et de publications connexes. En comptant les DOI indépendants, le nombre de travaux connexes est proche de soixante-dix, dont beaucoup, en termes d'échelle de contenu, d'exhaustivité structurelle et d'indépendance documentaire, ont les conditions pour devenir des livres séparés. Surtout dans le cadre du système d'édition en dix langues, de nombreuses œuvres ne sont pas de simples articles courts, mais peuvent être préservées et diffusées à long terme comme des documents indépendants ou des monographies spécialisées.

Ces travaux couvrent la logistique intelligente, la finance intelligente, la pratique éditoriale, la culture martiale, la recherche transdisciplinaire, la pensée structurelle, l'observation civilisationnelle, le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et d'autres directions. Par différents canaux – DOI, ORCID, plateformes internationales de préservation académique, systèmes de préservation des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et réseaux de catalogage des bibliothèques mondiales – ils forment des voies de préservation et de recherche à long terme.

Pour moi, ces inclusions signifient plus qu'une simpl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œuvres. Plus important encore, elles documentent le processus de pratique continue, d'apprentissage continu et d'organisation continue sur plusieurs décennies. De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initiales, des pratiques professionnelles et des explorations d'intérêts, à la recherche systématique ultérieure, à l'enregistrement culturel et à l'édition transdisciplinaire, de nombreuses expériences initialement dispersée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transformées en une littérature pouvant être préservée, citée et consultée.

Ces travaux ne proviennent pas d'une équipe de recherche universitaire, ni d'une institution de recherche, d'un organisme de financement ou d'un système d'opération de capital commercial. À l'exception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i a reçu un parrainage personnel de M. Zeng Li permettant la publication jusqu'au vingt et unième numéro, la majorité des projets ont longtemps reposé sur mon propre temps en dehors du travail. D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à l'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du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à *La Transition Époqueale*, de l'enregistrement de la pratique martiale à la recherche transdisciplinaire, une grande partie du travail a été construite sur une pratique indépendante à long terme.

Avec le recul, j'en suis venu à comprendre que «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n'est pas un titre obtenu un jour, ni une identité conférée par une institution. C'est plus comme le résultat naturel d'un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Lorsque l'apprentissage, le travail, la recherche, l'enregistrement et la création dans différents domaines se poursuivent pendant des décennies, lorsque ces pratiques forment progressivement un système de documentation pouvant être préservé et consulté à long terme, les gens commencent à essayer d'utiliser un certain nom pour décrire ce chemin.

Si 1989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e ma vie australienne, alors 2005 semble être le véritable point de départ stable de ce long chemin de pratique académique et culturelle. L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continues, les activités éditoriales et les recherches transdisciplinaires ultérieures ont progressivement formé le corps principal de ce chemin.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enregistre ce processus d'accumulation continue, de pratique continue et de formation finale d'un système de documentation.

Chapitre 15 : Le coût de la structure

Avec le recul, tout cela peut sembler très organisé et planifié. Mais la vérité est que rien n'a été planifié ; tout a été forcé par la réalité.

Le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de 1993 était nécessaire parce que je devais résoudre des problèmes pratiques. Le concept de logistique intelligente de 1997 est né parce que j'ai vu des points de douleur d'efficacité dans l'entrepôt d'un ami. Le forum de 2004 était nécessaire parce que j'avais besoin d'un endroit pour stocker mes propres écrits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e trimestriel papier de 2005 est apparu parce que je sentais que la littérature en ligne avait besoin d'un support plus digne. L'intégration du système en 2013 était nécessaire parce que je ne voulais pas que vingt ans de données soient dispersées.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de 2025 est née parce qu'aucune plateforme existante ne pouvait accueillir tous mes résultats transdisciplinaires.

Chaque étape a été forcée par la nécessité. Non pas parce que « je voulais faire quelque chose », mais parce que « je n'avais pas d'autre choix ».

Cet état de « n'avoir pas d'autre choix » a déterminé que ma façon de travailler est fondamentalement différente de la plupart des gens. Je n'ai pas d'équipe, pas de capital, pas de soutien institutionnel. Du réseau commuté de 1993 à la publication en dix langues de 2025, pendant plus de trente ans, j'ai complété indépendamment toute la chaîne de travail, de l'architecture technique sous-jacente à la conception institutionnelle de haut niveau, sans aucun soutien de ressources externes. Chaque maillon – de la maintenance du serveur à la création de contenu, de la conception du système à l'alignement sur les normes internationales – a été supporté par moi seul.

Le coût de cette façon de travailler est énorme.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je n'ai pratiquement pas eu de vacances. Je me lève à 4h45 tous les jours, vais au bord de la mer pour m'entraîner, créer et réfléchir, puis commence la journée de

travail. Mon *Journal de pratique Danti* enregistre tout cela : lever à 4h45, pratique de la position du pilier, de l'épée Taiji, de la position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des pas sans racines au bord de la mer, utilisant des appareils intelligents pour collecter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la fréquence respiratoire, la durée et les paramètres environnementaux, formant un échantillon de pratique structurellement complet et en boucle fermée.

J'ai écrit dans un article : « Ce n'est pas une performance d'"autodiscipline" ; c'est une "manière d'être vivant". Si je ne vivais pas ainsi, je n'aurais pas pu réaliser tout le travail transdisciplinaire mentionné ci-dessus. Me lever à 4h45 tous les jours n'est pas parce que je peux supporter plus de difficultés que les autres, mais parce que c'est le seul rythme que j'ai trouvé pour pouvoir gérer simultanément le travail dans dix domaines différents. Pendant que le reste du monde dort encore, j'ai déjà terminé le travail créatif central de la journée. J'ai maintenu cette habitude pendant sept ans. »

Mais je ne considère jamais cela comme une « corvée ». Je choisis de vivre ainsi parce que j'ai vu une possibilité que d'autres n'ont pas vue : une personne ordinaire, sans s'attacher à aucune institution, peut utiliser ses propres preuves empiriques et sa structure pour construire un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s complet pouvant être reconnu par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international. Cette possibilité mérite d'être vérifiée avec toute ma vie.

Si l'on regarde un seul segment, je pourrais n'être qu'un étudiant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administrateur de site web, concepteur de système logistique, participant à une organisation littéraire, pratiquant d'arts martiaux, passionné de musique, photographe ou écrivain. Chaque identité seule est insuffisante pour expliquer mon expérience complète. La partie vraiment difficile est que ces chemins ne sont pas séparés. L'imprimerie a formé ma sensibilité à la mise en page et aux erreurs ; la logistique a formé mon jugement des processus et des risques ; l'informatique a formé ma compréhension de la structure et de l'automatisation ; les sites web ont formé ma conscience de la diffusion et de la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 les arts martiaux ont formé mon expérience de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du centre de gravité, de l'endurance et de l'ordre interne ; la musique et la photographie ont formé ma capture du temps, de l'espace, du rythme et de la présence ; l'écriture et l'édition ont réorganisé ces expériences en documents lisibles pa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Je ne veux pas que ce document soit lu comme une plainte, ni comme une auto-glorification. Pour une personne qui a marché pendant plus de trente ans, ce qui mérite vraiment d'être préservé, ce ne sont pas les émotions, mais le chemin vérifiable. Ce qui a été fait quand, quelles œuvres ont été rendues publiques, quels systèmes ont fonctionné, quelle littérature a des identifiants permanents, quelles revues ont des ISSN, quelles pages web sont préservées par des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quels enregistrements peuvent être rouverts par les lecteurs – tout cela est plus important que n'importe quelle évaluation abstraite. Parce que si une vie n'existe que dans la mémoire orale, elle est facilement oubliée ; mais si elle est écrite en articles, construite en systèmes, mise sur des pages web, dotée d'identifiants permanents, entrée dans des bibliothèques et des voies d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es, ce n'est plus seulement une mémoire personnelle, mais devient du matériel que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peuvent continuer à retracer.

Je n'ai jamais été formellement accepté par une université, une institution de recherche ou un système national d'évaluation des titres académiques. C'est précisément pour cela que j'ai marché sur un chemin complètement mien.

Ce chemin a été parcouru pendant des décennies. Il n'a pas de fin. Parce que ce que j'ai construit n'est pas une carrière, mais une archive de niveau civilisationnel, en croissance continue, qui peut être consultée, citée, étudiée et transmise par l'avenir.

Si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veulent savoir, à cette époque où la civilisation numérique ne faisait que commencer, comment une personne a combattu seul l'entropie des systèmes, il leur suffit d'entrer dans ces quatre sites web pour voir un écosystème civilisationnel complet, vivant et autosuffisant.

Ces heures invisibles

En repensant à ces trente années d'expérience, l'un des malentendus externes les plus courants est que derrière ces sites web, organisations, systèmes et projets d'édition, il doit y avoir une grande équipe, un financement fixe ou un personnel dédié à temps plein. Quand les gens voient des noms comme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 «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ls pensent naturellement à des bureaux, secrétariats, départements éditoriaux, équipes techniques et systèmes administratifs. En fait, la réalité est assez différente de ce que beaucoup imaginent.

À l'exception du trimestriel papi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i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et du parrainage de M. Zeng Li pendant sa période de publication, lui permettant de continuer jusqu'au vingt et unième numéro, la grande majorité du travail a longtemps reposé principalement sur mon propre temps en dehors du travail. De la première imprimerie, de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de la maintenance des forums, aux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systèmes financiers intelligents, organisation littéraire, enregistrement martial, édition en dix langues et archivage documentaire, une grande partie du travail n'a pas été effectuée à temps plein, mais s'est accumulée petit à petit en dehors du travail régulier, de la vie familiale et des affaires quotidiennes.

Beaucoup de gens voient que les sites web sont en ligne, les articles sont publiés, les systèmes fonctionnent, les revues sont publiées, mais ils voient rarement les longs processus qui ont précédé ces résultats. Un site web fonctionnant en continu pendant plus de vingt ans n'est pas dû à sa construction soudaine un jour, mais à sa maintenance, mise à jour, sauvegarde et réparation constantes pendant vingt ans. Un système fonctionnant de manière stable à long terme n'est pas dû à une conception réussie une fois, mais à d'innombrables modifications, tests et

améliorations continues après une application pratique. Une revue publiée en continu n'est pas due à l'achèvement d'un numéro, mais à ce que derrière chaque numéro il y ait des répétitions d'écriture, d'édition, de typographie, d'organisation des données, de conception de couverture, de vérification des liens, de traitement des métadonnées et de préservation à long terme.

L'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fonctionne en continu depuis 2004, l'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se développe en continu depuis 2004,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a été publiée en continu depuis son lancement en 2025, et l'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enregistre et organise en permanence le contenu lié aux arts martiaux, à la santé et à la pratique corporelle. Ces noms peuvent sembler représenter différentes institutions, mais derrière eux court le même fil conducteur à long terme : pratique continue, enregistrement continu, construction continue.

Beaucoup m'ont demandé comment j'avais pu persévérer si longtemps. Je n'ai pas de méthode spéciale. Souvent, c'est simplement travailler pendant la journée et continuer à écrire la nuit ; gérer les affaires quotidiennes pendant la journée et organiser les matériaux la nuit ; pendant que d'autres se reposent, je continue à maintenir les sites web, tester les systèmes, traduire des articles, concevoir des couvertures ou compiler d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En plusieurs décennies, ces tâches apparemment fragmentée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connectées, formant finalement les divers systèmes, sites web, organisations, documents et publications que l'on voit aujourd'hui.

S'il y a une caractéristique commune à ces résultats, c'est que presque aucun n'a été achevé par un effort ponctuel ; ils ont été formés par une accumulation continue sur une très longue période. Ce qu'ils ont vraiment consommé, ce n'est pas l'effort d'un seul jour, mais l'investissement continu de temps sur plusieurs décennies. Beaucoup de gens voient les résultats finaux, mais je suis plus vivement conscient que ce qui soutient ces résultats, ce sont ces nuits, week-ends et années invisibles.

En repensant, je n'ai pas commencé dès le départ à me donner une identité retentissante. Mon chemin a d'abord été la survie, puis la pratique, puis le système, et ce n'est que plus tard qu'il est devenu progressivement recherche et enregistrement.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je me suis contenté de décomposer les problèmes un par un, de laisser des traces de ce que j'avais fait une par une, et de reconnecter des expériences apparemment sans lien entre différents domaines. Lorsque ces expériences sont étirées sur plus de trente ans, lorsque ces articles, systèmes, revues, sites web, identifiants permanents, ISSN, identifiant de chercheur, plateformes d'archivage, catalogues de bibliothèques et enregistrements de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s'emboîtent, ce qu'ils illustrent n'est plus seulement comment une personne se nomme, mais comment une personne, sans poste académique fixe, a utilisé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les œuvres publiques et les enregistrements consultables internationalement pour tracer sa propre voie académique.

C'est mon histoire. Le chemin d'un étudiant international en terre étrangère à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Conclusion : Le chemin continue

Ce livre n'est pas une conclusion, mais juste un début.

En raison des contraintes d'espace, nombre des expériences, systèmes, pratiques et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dans ce livre ne peuvent être qu'esquissés. Que ce soit le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le système financier intelligent, le système de travail à distance, l'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l'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la pratique martiale, ou les recherches transdisciplinaires et explorations théoriques connexes, aucun ne peut être entièrement déployé dans un seul livre.

Ainsi,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est plus comme une carte que le contenu lui-même. Il enregistre les grandes lignes de ce chemin, mais ne peut remplacer chaque détail le long du chemin.

J'ai toujours cru qu'aucun point de vue, théorie, système ou résultat pratique ne devrait être jugé sur la base d'informations partielles. De même, pour comprendre ce parcours de vie, on ne devrait pas se baser sur un chapitre, une œuvre ou un fragment unique.

À l'ère actuelle de l'information hautement fragmentée, les gens ont l'habitude de porter des jugements basés sur une phrase, un paragraphe, un titre, voire une capture d'écran. Cependant, beaucoup de choses ne révèlent leur véritable signification que lorsqu'elles sont replacées dans leur contexte complet.

Si, à l'avenir, quelqu'un a des questions, des intérêts ou des opinions divergentes sur certaines expériences, points de vue, systèmes ou résultats de recherche dans ce livre, je n'attends pas de lui qu'il soit d'abord d'accord avec moi. Je préfère qu'il retourne aux sources documentaires elles-mêmes, lise les travaux, enregistrements et matériaux déjà publiés, comprenne le contexte de leur création, le processus de leur formation et les relations entre eux, et se forge ensuite son propre jugement.

Je crois que tout jugement véritablement valable ne devrait pas être basé sur des oui-dire, mais sur la lecture ; non pas sur des fragments, mais sur l'ensemble.

Quant à la réponse, elle ne se trouve peut-être pas dans ce livre.

Elle existe dans les systèmes, sites web, documents, enregistrements et œuvres laissés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ainsi que dans la réflexion indépendante que les lecteurs forment après avoir lu.

Et ce chemin — le chemin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 se poursuit.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 0009-0009-5318-3027

Principales identités actuelles et domaines d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e l'auteur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retrace, selon une chronologie, le parcours d'apprentissage, de pratique, de recherche, d'édition et d'exploration de l'auteur de 1989 à 2026. Grâce à plus de trois décennies d'accumulation continue, de multiples domaines de pratique à long terme et identités connexes ont progressivement pris forme. Ces identités ne sont pas apparues simultanément, ni ne proviennent d'une seule carrière ; elles se sont plutôt formées progressivement à travers la pratique à différentes étapes et se sont poursuivies jusqu'à aujourd'hui.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et chercheur interdisciplinaire

L'auteur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a pratique et la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s, couvrant l'édition,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l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a culture des arts martiaux, la photographie, l'étude de la musique, la documentation historique, la conception de systèmes et les domaines connexes. Les résultats pertinents ont été préservés à long terme par le biais de livres, de revues, de sites web, de documents thématiques et de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de préserv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Fondateur et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L'auteur est le fondateur, le rédacteur indépendant et le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une revue mensuelle électronique en dix langues. Depuis son lancement en 2025, la revue a été publiée simultanément en chinois, anglais, français, espagnol, japonais, arabe, allemand, portugais, russe et coréen, ses œuvres connexes entrant successivement dans les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de préservation et de recherche documentaire.

Président fondateur du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n 2004, l'auteur a fondé le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t en a depuis assumé la présidence. Cette organisation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es échanges littéraires chinois d'outre-mer, la publication d'œuvres et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publiant vingt et un numéros du trimestri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t constituant un enregistrement de pratique culturelle s'étendant sur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Fondateur du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En 2004, l'auteur a fondé le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Ce site web a longtemps documenté la société chinoise australienne, la vie des étudiants internationaux, l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et 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connexes. Il a continué à fonctionner jusqu'à aujourd'hui, devenant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de l'internet chinois en Australie.

Concepteur de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L'auteur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a logistique internationale, le dédouanement, l'entreposage, le transport et la pratique de systèmes connexes, développant progressivement un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conçu indépendamment et testé dans le cadre d'une exploitation réelle à long terme. Ces systèmes ont été appliqués dans des environnements commerciaux authentiques pendant une longue période, donnant naissance à des systèmes de finance intelligente, de gestion automatisée et de pratique connexe.

Fondateur et président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australien de Qigong Taiji

L'auteur est le fondateur et président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australien de Qigong Taiji, s'engageant depuis longtemps dans la diffusion des arts martiaux chinois, du Taijiquan, du Xingyiquan et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connexes, dédié à la promotion du développement et des échanges de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en Australie.

Fondateur de Danti Benyuan

Sur la base d'une pratique martiale de longue durée et de recherches physiques, l'auteur a proposé et établi le système « Danti Benyuan ». Le contenu pertinent tourne autour de la conscience corporelle, de la pratique à long terme, de l'auto-observation et de l'expérience personnelle, et a été continuellement enregistré et organisé.

Pratiquant de la transmission du Taijiquan et du Xingyiquan

L'auteur est le 12e héritier du Taijiquan style Chen, le 6e héritier du Taijiquan style Wu, et simultanément le responsable australien du Xingyiquan style Zhao. Il a longtemps persévéré dans la pratique du Taijiquan, du Xingyiquan et des arts martiaux traditionnels connexes, tout en s'engageant continuellement dans l'organisation documentaire et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Pratiquant de l'édition indépendante

L'auteur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impression, la composition typographique, l'édition, la publication et l'édition numérique. De la première imprimerie et du magazine *Chinatown* à la construction ultérieure de sites web, à l'édition électronique, à la documentation thématique et au système d'édition en dix langues, il a formé une pratique continue de l'édition indépendante s'étendant sur plus de trente ans.

Créateur en photographie et en musique

L'auteur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la création photographique et l'étude de la musique. Ses œuvres photographiques couvrent les paysages naturels, la documentation humaniste et la photographie astronomique. En musique, il a pratiqué avec persévérance l'interprétation à la guitare, l'écriture de chansons originales et des activités créatives connexes, les traitant comme faisant partie de sa documentation culturelle à long terme.

Enregistreur à long terme

Au-delà des domaines ci-dessus, l'auteur a constamment enregistré et organisé sa pratique personnelle, ses observations sociales, ses activités culturelles et les domaines connexes. Ces enregistrements ont finalement formé des sites web, des revues, des documents thématiques, des livres et des voies de préservation documentaire internationales, constituant le système de pratique global présenté dans ce livre.

Les identités et domaines de pratique ci-dessus ne sont pas isolés les uns des autres ; ils se sont plutôt formés progressivement au fil de décennies d'apprentissage, de travail, de recherche et de pratique, constituant ensemble le contenu principal enregistré dans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À propos de l'auteur

Jeffi Chao Hui Wu est 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un chercheur interdisciplinaire et un praticien de l'édition indépendante.

Auteur :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Il est parti étudier en Australie en 1989 et s'est depuis longtemps engagé dans l'édition,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es systèmes logistiques intelligents, la pratique des arts martiaux et la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Il a successivement fondé le Club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le Réseau d'information Australian Winner, le Forum Australian Winner, l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australien de Qigong Taiji, ainsi que la revue mensuelle en dix langues *La Transition Époquele*, parmi d'autres plateformes culturelles et de recherche.

En 2026, il a publié des dizaines d'œuvres, dont certaines ont obtenu un DOI et ont été archivées de façon permanente dans de multiples systèmes internationaux de préservation et de recherche documentaire. Sa pratique couvre la littérature, l'édition, la construction de sites web, la diffusion culturelle, la conception de systèmes, la recherche en arts martiaux et l'enregistrement à long terme.

Le cheminement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est sa première œuvre de documentation historique personnelle à enregistrer systématiquement sa pratique de vie de 1989 à 2026 et le processus de formation d'un chercheur indépendant international.

[VIDA]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 Un viaje de casi cuarenta años desde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hasta profesional transdisciplinario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Guía de este libro

Esto no es una biografía ni unas memorias, sino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Cuando las personas escuchan por primera vez el título de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a menudo dudan de si es meramente una identidad autoasignada. Sin embargo, este libro no intenta probar nada a través de títulos. Más bien, busca registrar un camino.

Desde el momento de ir a estudiar a Australia en 1989 hasta el día de hoy, 2026, lo que este libro registra no es el proceso de adquirir una determinada identidad, sino un viaje de aprendizaje continuo, práctica continua, registro continuo y exploración continua. En cuanto a si este camino finalmente es suficiente para respaldar el título de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los lectores pueden juzgar por sí mismos después de leerlo.

Lo que este libro presenta no son conclusiones, sino procesos; no etiquetas, sino formación; no la identidad misma, sino el camino que hace posible la identidad.

Introducción al libro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relata las experiencias reales y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 Jeffi Chao Hui Wu desde su llegada a Australia para estudiar en 1989 hasta el año 2026.

Durante más de tres décadas, el autor ha pasado por múltiples etapas — estudios en el extranjero, trabajos ocasionales, emprendimiento, impresión y edición, edición de medios,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difusión cultural,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práctica y transmisión de artes marciales, fotografía, estudio musical e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 formando gradualmente múltiples identidades: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practicante de la edición independiente, fundador de organizaciones culturales, diseñador de sistemas y registrador a largo plazo.

Estructurado a lo largo de una línea temporal, este libro no se centra en los éxitos ni en los fracasos, sino en cómo estas identidades tomaron forma gradualmente a través de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sde los días del autor como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en Melbourne, hasta el inicio de su negocio en Sídney y su trabajo en impresión y edición (incluyendo una imprenta y la revista *Chinatown*); desde la construcción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hasta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y el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sde la práctica y transmisión de las artes marciales tradicionales chinas, hasta la publicación continua de la revista mensual en diez idiomas *La Transición Épocal*— este libro documenta el proceso auténtico de una persona común que continuamente aprende, explora, practica, registra y publica durante varias décadas.

Desde el lanzamiento del sistema de publicación DOI en noviembre de 2025, y hasta mayo de 2026, el autor ha logrado que casi setenta obras independientes obtengan DOI y entren en múltiples sistemas de pre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incluyendo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platafor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académica, infraestructura académica abierta y redes globales de catalogación bibliotecaria. Por recuento de DOI independientes, el número de obras relacionadas se acerca a las setenta, muchas de las cuales ya han alcanzado un tamaño suficiente para ser publicadas como libros independientes, formando un sistema documental interdisciplinario en continua expansión.

Este libro es tanto un registro de crecimiento personal como un archivo de práctica interdisciplinaria a largo plazo; registra no solo la trayectoria vital de un individuo chino en el extranjero, sino también el proceso mediante el cual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construyó gradualmente su estructura de conocimiento, su sistema de práctica y su acumulación documental a lo largo de más de tres décadas.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es meramente un término general adoptado para facilitar la comprensión del lector. Este libro no pretende probar título o identidad alguna, sino que se centra en registrar el proceso auténtico de aprendizaje continuo, práctica, exploración, documentación y publicación del autor durante casi cuatro décadas, así como el extenso conjunto de literatura, fotografías, manuscritos y archivos públicos que han resultado de este proceso.

Esto no es meramente una experiencia personal, sino una historia de la formación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2005: El punto de partida de más de dos décadas de continuidad

En retrospectiva, el año 2005 fue un punto de inflexión importante en mi vida.

Ese año, fundé el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y comencé a publicar la revista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Más importante aún, a partir de este período, sin importar lo ocupado que estuviera con el trabajo, nunca interrumpí mi aprendizaje, pensamiento, registro, innovación y práctica. Las actividades culturales,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el trabajo editorial, el diseño de sistemas, la exploración de las artes marciales y, más tarde, la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se convirtieron gradualmente en una parte importante de mi vida y han continuado hasta el presente.

Si 1989 fue el punto de partida de mi vida australiana, entonces 2005 está más cerca del importante punto de partida de mi carrera académica. A partir de este año, el aprendizaje ya no era solo para el trabajo, la práctica ya no era solo para ganarse la vida, y el registro ya no era solo un hábito personal — se transformaron gradualmente en una práctica cultural pública sostenida a largo plazo, investigación independiente y acumulación de conocimiento.

En las más de dos décadas siguientes, fundé sucesivamente y participé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a construcción de múltiples plataformas culturales, académicas y de difusión, incluyendo: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Cole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https://taichiau.org/>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Foro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La Transición Época/Revista mensual en diez idiomas

<https://www.times.net.au/>

Estas plataformas abarcan múltiples direcciones, incluyendo literatura, edición, difusión cultural,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práctica de artes marciales e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y se han convertido en vehículos importantes para mi aprendizaje continuo, registro continuo, investigación continua e innovación continua.

Al mismo tiempo, he organizado, participado y asist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a diversos intercambios culturales, promociones de publicaciones, actividades literarias, intercambios de artes marciales y eventos internacionales, mientras continuaba promoviendo el desarrollo y la documentación de campos relacionados. Muchas obras, sistemas y sistemas de práctica importantes posteriores pueden rastrearse hasta este período.

Mirando hacia atrás hoy, el año 2005 no es simplemente un punto en el tiempo, sino una línea de desarrollo continua e ininterrumpida que ha durado hasta el presente. Muchas de las obras importantes, resultados de investigación, plataformas culturales y sistemas de práctica que surgieron más tarde se originaron en la acumulación sostenida y la exploración continua de este período.

Prólogo: Lluvia nocturna en tierra extranjera

Este documento relata principalmente mis prácticas, investigaciones y trayectoria editorial en Australia entre 1989 y 2026. Mi crianza, educación y primeras experiencias laborales en China entre 1968 y 1989 no se desarrollan aquí, reservadas para una futura obra independiente.

En 1989, pisé suelo australiano. Como muchos estudiantes internacionales chinos de aquella época, mis bolsillos estaban vacíos y el futuro era un inmenso desconocido.

Ese año, en Melbourne, me despidieron tres veces. Las razones variaban, pero la causa principal era que era una persona "difícil de usar" – porque siempre me preguntaba si no habría una mejor manera. Ese mismo año, fui sometido a una cirugía de urgencia en una noche fría. Tumbado en una cama de hospital en tierra extranjera, sin ningún familiar alrededor. El frío de la anestesia se extendía desde mi columna por todo mi cuerpo. Mirando fijamente al techo, solo un pensamiento llenaba mi mente: no puedo derrumbarme aquí.

Después de llegar a Australia, empecé a escribir una carta a mi familia cada semana. Las llamadas internacionales eran demasiado caras entonces, 2,70 AUD por minuto, y el correo electrónico aún no existía. Mi primer trabajo como pinche de cocina pagaba solo 2 AUD la hora. Vertí toda mi soledad, miedo y perseverancia en esas palabras que cruzaban el océano. Más tarde, en una de mis canciones originales, escribí: "No todos los encuentros tienen un día de reencuentro". Esa frase brotó por primera vez en las grietas de aquellos días.

Aquella época de estudiante me enseñó que sin un registro estructurado, las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se disipan fácilmente con el tiempo. A partir de entonces, comencé a transformar deliberadamente mi vida en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trazable. En mis primeros años en Australia, hice muchas cosas aparentemente sin relación.

Hacia 1992, me mudé a Sídney y fundé una imprenta, más tarde relatada en *La primera imprenta* y *Mi tercer día aprendiendo imprenta*. La imprenta no es simplemente poner texto en papel; es el control integrado del diseño, las máquinas, el papel, el tiempo, los clientes, los costos y los índices de error. Para una persona que entra en este oficio en tierra extranjera, hay que aprender no solo la tecnología, sino también la evaluación de pedidos, la comunicación con el cliente, el procesamiento de archivos, el ritmo de entregas y la asunción de riesgos.

Más tarde, asistí a la escuela nocturna durante casi una década, abarcando logística, administración, soporte informático, control de riesgos, etc. Mirando hacia atrás ahora, esas noches no eran solo para obtener certificados; buscaban dismantelar y reconstruir las capacidades fundamentales de una persona. Escribí artículos como *Búsqueda de empleo en Australia en 1989*, *Nueve años de escuela nocturna bajo la lámpara bajo la lluvia* y *Sobreviviendo en Melbourne*. Estos textos no pretenden detenerse en la dificultad, sino mostrar cómo una persona, sin un camino preestablecido, transforma poco a poco las experiencias de vida en capacidades duraderas.

Pero esta no es una historia de sufrimiento. Esas pruebas no me quebraron; más bien cultivaron en mí un hábito casi instintivo: hacer las cosas yo mismo, resolver mis problemas yo mismo, pensar estructuralmente. Porque nadie iba a organizarlo todo por mí, y ningún sistema preexistente podía ser confiable. Este hábito se convirtió en el origen de todo mi trabajo posterior.



La fotografía es del propio autor, tomada durante su época como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en South Yarra, Melbourne, Australia (alrededor de 1990). Muchas de las historias registradas en este libro comenzaron precisamente durante este período. Para algunos recuerdos de este período, consulte El cuento de hadas del cielo estrella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Capítulo 1: Melbourne –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época de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1989–1992)

Palabras clave: Supervivencia, adaptación, aprendizaje

En 1989, pisé suelo australiano. Como muchos estudiantes internacionales chinos de aquella época, mis bolsillos estaban vacíos y el futuro era un inmenso desconocido.

Ese año, en Melbourne, me despidieron tres veces. Las razones variaban, pero la causa principal era que era una persona "difícil de usar" – porque siempre me preguntaba si no habría una mejor manera. Ese mismo año, fui sometido a una cirugía de urgencia en una noche fría. Tumbado en una cama de hospital en tierra extranjera, sin ningún familiar alrededor. El frío de la anestesia se extendía desde mi columna por todo mi cuerpo. Mirando fijamente al techo, solo un pensamiento llenaba mi mente: no puedo derrumbarme aquí.

Después de la operación, empecé a escribir una carta a mi familia cada semana. Las llamadas internacionales eran demasiado caras, el correo electrónico aún no estaba generalizado. Vertí toda mi soledad, miedo y perseverancia en esas palabras que cruzaban el océano. Más tarde, en una de mis canciones originales, escribí: "No todos los encuentros tienen un día de reencuentro". Esa frase brotó por primera vez en las grietas de aquellos días.

Aquella época de estudiante me enseñó que sin una estructuración, las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se disipan fácilmente con el tiempo. A partir de entonces, comencé a transformar deliberadamente mi vida en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trazable.

Escribí *Búsqueda de empleo en Australia en 1989, Nueve años de escuela nocturna bajo la lámpara bajo la lluvia* y *Sobreviviendo en Melbourne*. Estos textos no pretenden detenerse en la dificultad, sino mostrar cómo una persona, sin un camino

preestablecido, transforma poco a poco las experiencias de vida en capacidades duraderas.

Durante mi época en Melbourne, trabajé el turno de tarde en una fábrica de galletas, a menudo llegando a casa después de medianoche. Antes del amanecer del día siguiente, me levantaba temprano para estudiar inglés y mecanografía.

Después de mudarme a Sídney en 1992, asistí a la escuela nocturna durante casi una década, abarcando logística, administración, soporte informático, control de riesgos, etc. Mirando hacia atrás ahora, esas noches no eran solo para obtener certificados; buscaban dismantelar y reconstruir las capacidades fundamentales de una persona.

En febrero de 1992, dejé Melbourne y me dirigí a Sídney.

No fue un simple traslado. A la luz de los resultados históricos posteriores, sin esta transferencia, todo lo que siguió – la imprenta, la revista *Chinatown*,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La Transición Épocal* – probablemente habría seguido una trayectoria de vida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Este es uno de los puntos de inflexión más importantes de toda esta narrativa.

Capítulo 2: Sídney – Un nuevo comienzo (1992)

El sonido de la prensa y el surgimiento de la capacidad editorial

A partir de febrero de 1992, mi vida entró en su período en Sídney.

Hacia 1992, cofundé una imprenta en Sídney. Hoy, mirando hacia atrás, esto no fue una simple aventura empresarial; fue mi primera entrada real al campo práctico de un sistema complejo. Una imprenta no consiste solo en poner texto en papel. Implica comunicación con los clientes, procesamiento de archivos, tipografía, papel, tintas, máquinas, plazos de entrega, control de errores, cálculo de costos y evaluación de calidad. Los clientes solo ven el producto final, pero el operador debe manejar cada detalle. Una errata, una desviación en el diseño, una avería de la máquina, un problema con un lote de papel – cualquiera de ellos podría convertirse en una pérdida. Más tarde escribí artículos como *La primera imprenta* y *Mi tercer día aprendiendo imprenta*, relatando esa experiencia.

Lo primero que aprendí en la imprenta es que el mundo real no se vuelve automáticamente más fácil porque uno trabaje duro. Hay que transformar el caos en pasos, los pasos en procesos, los procesos en operaciones controlables y las operaciones controlables en entregas estables. Las lecciones de la industria gráfica fueron muy específicas: un archivo no es solo su contenido, sino también su formato; un diseño no es solo estético, sino también dependiente de las condiciones de impresión; un lote de trabajo no es solo el pedido inmediato, sino también las revisiones posteriores, el tiempo de entrega y la capacidad del cliente. Más tarde, cuando trabajé en sitios web, logística, edición y tipografía multilingüe, podía ver las huellas dejadas por mi formación inicial en imprenta. Ser "transdisciplinario" no significa aprender un poco de esto hoy y un poco de aquello mañana; significa que cierta capacidad fundamental reaparece en diferentes campos.

La revista *Chinatown*: El primer salto en la capacidad editorial

Ese mismo año, en 1992, mi socio fundó la revista *Chinatown*.

Participé en ella, aprendiendo tipografía y edición en el proceso. No fue una simple "ayuda"; fue mi primera entrada real en el mundo editorial. La imprenta representaba una **capacidad de fabricación**, mientras que la revista *Chinatown* representaba la primera aplicación práctica de una **capacidad editorial**.

Estas dos líneas que aparecen simultáneamente en 1992 no fue una casualidad. La imprenta me ayudó a comprender los límites y posibilidades de los soportes físicos, mientras que la revista me introdujo al diseño, la edición de contenido, las relaciones con los autores, los canales de distribución y los comentarios de los lectores. Más importante aún, durante este proceso, completé el salto de "impresor" a "participante editorial". La tipografía me enseñó la relación entre el diseño y el orden de lectura; la edición me enseñó la necesidad del filtrado de contenido y la organización estructural.

Más tarde: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 *La Transición Épocal*

Esta línea principal de publicación y difusión se remonta a este punto. Sin esa doble implicación en la imprenta y las revistas en 1992, no existiría la posterior comprensión sistemática de "cómo hacer que el contenido entre de forma estable en el espacio público".

Durante ese período, también continué asistiendo a la escuela nocturna durante casi una década, en logística, administración, soporte informático, control de riesgos, etc. Trabajar duro durante el día y continuar estudiando por la noche no era una elección romántica, sino una necesidad práctica. Sin suficientes habilidades compuestas en una sociedad extranjera, una persona puede fácilmente quedar fijada en una

posición muy estrecha. La logística me enseñó las relaciones entre bienes, documentos, tiempo y responsabilidad; la administración me enseñó sobre organización y procesos; el soporte informático me enseñó sobre sistemas, datos y fallas; el control de riesgos me enseñó a interceptar errores antes de que ocurran. Años después, cuando reevalué mi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mi sistema financiero inteligente, mi sistema de automatización editorial y la estructura de mi sitio web, me di cuenta de que esos cursos nocturnos aparentemente dispares habían form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mí una base compuesta duradera.

No escribo esto como una historia inspiradora, porque el verdadero crecimiento rara vez es inspirador. Es simplemente aguantar, día tras día, aprender lo que no se sabe, aclarar lo que es caótico, transformar lentamente lo que era insostenible en algo manejable. Si una persona solo lee sin presión real, su comprensión del mundo tiende a ser teórica; si solo actúa sin el hábito del aprendizaje, su experiencia tiende a permanecer parcial. Mis primeros años fueron un constante ir y venir entre estos dos polos: enfrentar a los clientes, las máquinas, las facturas, el trabajo y la vida durante el día, y luego regresar al aula por la noche para replantear los problemas del mundo real dentro de una estructura de conocimiento.

Capítulo 3: Trabajo remoto y logística inteligente (1993–2013)

Hacia 1993, ya había practicado un prototipo de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Cuando hoy se habla de trabajo remoto, se piensa en videoconferencias, documentos en la nube y mensajería instantánea. Pero en aquel entonces, la dificultad no residía en herramientas avanzadas, sino en cómo se descomponía el trabajo, cómo se transmitían los archivos, cómo se confirmaban las responsabilidades y cómo continuaban los procesos cuando las personas no estaban en el sitio. Más tarde relaté esta experiencia en *Un estudio de caso estructural del prototipo de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de 1993*.

La expresión "prototipo de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puede sonar técnica. En pocas palabras, se refiere al proceso, en una época en que las redes y las herramientas de oficina eran mucho menos maduras que hoy, de transferir tareas que originalmente requerían presencia en el sitio a una ubicación diferente mediante documentos, procesos y delegación de responsabilidades. Lo importante no era ninguna herramienta específica, sino la estructura. ¿Cómo continúa el trabajo cuando alguien está fuera del sitio? ¿Cómo se conecta el siguiente paso después de completar uno anterior? ¿Cómo se evitan omisiones cuando los archivos circulan entre personas? Si ocurre un error, ¿cómo se rastrea la cadena de responsabilidad? Estas preguntas reaparecieron constantemente más tarde en mis sistemas logísticos, sistemas editoriales, mantenimiento de sitios web y flujos de trabajo multilingües.

En 1997, comencé a conceptualizar un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Mucha gente limita la logística al transporte, pensando que es solo mover bienes del punto A al punto B. Pero cualquiera que haya hecho realmente comercio de importación y despacho de aduanas sabe que la logística es una cadena de responsabilidad muy compleja. Datos del cliente, facturas comerciales, listas de empaque, horarios de envío, puertos, códigos HS, aranceles, transporte interior, almacenamiento, costos,

cobros, impuestos y archivo de documentos: un error en un solo eslabón puede causar retrasos, multas, costos adicionales o disputas con los clientes. Más tarde escribí artículos como *1997 – Prototipo de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y 1997: Verificación de decenas de miles de registros en 5 segundos*.

Lo que llamo "logística inteligente" en mi práctica temprana no es la IA popular hoy, sino una inteligencia estructural. Transformó gran parte del trabajo que originalmente dependía de la experiencia manual, la verificación manual, la memoria manual en extracción automática, correspondencia automática, sugerencia automática, bloqueo automático de errores y generación automática. Por ejemplo, si la información de una factura está incompleta, el sistema no debería esperar a que una persona lo descubra al final; debería señalar el problema a medida que ingresan los datos. El nombramiento de archivos no debería depender de escritura ad hoc; el cliente, la región, el pedido y el tipo deberían incluirse automáticamente en el nombre del archivo para permitir la clasificación y el seguimiento posteriores. El cálculo de costos no debería depender únicamente de la experiencia mental de una persona; las reglas, las tasas impositivas, los códigos y los datos históricos deberían organizarse. La dificultad no está en escribir un programa simple, sino en identificar todos los posibles puntos de error en el negocio real y hacer que el sistema asuma parte de la responsabilidad de decisión por adelantado.

Hacia 2005, mi práctica sistémica entró en una fase más concreta, que incluyó facturación inteligente, recopilación inteligente de datos, inventario mediante códigos QR y códigos de barras, concepto de abastecimiento global, etc. Más tarde documenté esto en *El sistema de facturación inteligente de 2005, El sistema de recopilación inteligente de 2005 – Concebido en 1997, El sistema de inventario mediante códigos QR y códigos de barras de 2005 y El concepto de abastecimiento global de 2005*.

Para el lector medio, los códigos QR y de barras para inventario pueden entenderse como dar a los bienes y a los datos una identidad reconocible. Si cada artículo, cada lote de existencias, cada archivo puede ser identificado y rastreado con precisión, se

reducen las búsquedas manuales, los errores de envío, las omisiones y las confusiones. Un sistema de facturación inteligente es más complejo: no se trata solo de imprimir una factura, sino de hacer de la factura una parte integral de toda la cadena de negocio. Necesita saber quién es el cliente, cuáles son los bienes, cómo se forman los costos, cómo se manejan los impuestos, cómo coinciden los archivos adjuntos, cómo se nombran los archivos y cómo se indican los errores. Más tarde desarrollé esto en *El sistema logístico y financiero inteligente transgeneracional de 20 años*, *Sistema logístico estructural maduro (más de 20 años de funcionamiento continuo verificado)* y *Un sistema fiscal inteligente de dos décadas a prueba del tiempo*.

En 2013,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entró en una fase de funcionamiento maduro.

Si solo se miran sus títulos, estos artículos corren el riesgo de ser entendidos como meras demostraciones técnicas. Pero para mí, son más bien una historia de práctica. La verdadera dificultad de un sistema no es lo avanzado que parezca en la concepción, sino su capacidad para explicar aún la lógica empresarial de hace veinte años y ser validado por la experiencia del mundo real. Muchos conceptos son bonitos en los planes de negocio, pero fracasan rápidamente en las operaciones diarias porque el negocio real está lleno de excepciones, errores, cambios de última hora y presiones personales. Persisto en escribir mis sistemas en artículos porque no quiero que esta experiencia quede solo en programas informáticos. Los programas se vuelven obsoletos, el software se reemplaza, las computadoras se desechan, pero si la estructura, la lógica y los escenarios prácticos están claramente escritos, los futuros investigadores podrán comprender cómo un diseñador de sistemas individual, sin un gran equipo, plataformas en la nube o respaldo de capital, resolvió problemas comerciales complejos del mundo real.

Capítulo 4: Una comunidad china en Internet (2004)

En 2004, fundé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y el "Foro Australian Winner". El número total de usuarios registrados en las versiones antigua y nueva del foro superaba los 4 millones. El viernes 20 de marzo de 2006 a las 7:15 p.m., el número máximo de visitantes en línea superó los 662,000. Ese mismo año, junto con mi padre, Sr. Wu Ti (Wu Kaiteng), fundé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y su plataforma literaria (www.azchy.com). Cuando la gente ve un sitio web hoy, solo piensa en páginas, tráfico y clasificaciones. Pero hace más de veinte años, los sitios web tenían otro significado para la sociedad china de ultramar. Eran centros de información, portales comunitarios, espacios de publicación, archivos históricos, lugares para conectar con personas y registros de tiempos cambiantes. Más tarde escribí *2004: Creación d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y *2004: Fundé dos sitios web documentales nacionales*.

Mantener un sitio web funcionando continuamente durante un año no es difícil, pero hacerlo durante más de veinte años ya no es solo una cuestión de páginas web. Hay que gestionar servidores, programas, nombres de dominio, copias de seguridad, ataques, migraciones, compatibilidad de sistemas antiguos, gestión de contenidos, cambios de usuarios y cambios en los motores de búsqueda. También hay que enfrentarse a los rápidos reemplazos de épocas: después de la era de los foros, surgieron las redes sociales; después de la era de las computadoras de escritorio, la lectura en móviles se volvió dominante; después de que muchos sitios web chinos tempranos desaparecieran, los que quedaron se convirtieron en evidencia histórica. Mucha gente corre tras las últimas plataformas, rara vez se da cuenta de que la existencia a largo plazo es en sí misma una forma de valor. Un sitio web que dura más de dos décadas no solo conserva artículos, sino también la lengua, la estética, los estilos de discusión, las estructuras comunitarias y las huellas de vida de los inmigrantes de una época.

En 2007, dos sitios web que creé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y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fueron archivados de manera permanente por el sistema PANDORA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con actualizaciones regulares durante muchos años, las más recientes en agosto y septiembre de 2025. PANDORA es el proyecto de archivo web a largo plazo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y TROVE es su sistema de colecciones digitales. El archivo por tal sistema tiene un significado diferente al indexado por los motores de búsqueda comunes. Los motores de búsqueda se centran en la visibilidad inmediata, mientras que el archivo por la Biblioteca Nacional significa que el sitio web es considerado patrimonio digital con valor cultural y de investigación nacional, preservado de manera permanente. No es un caché temporal, sino una preservación documental institucional y transgeneracional. Significa que incluso si mis propios servidores dejan de funcionar, este contenido seguirá existiendo en los sistemas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accesible para futuros investigadores.

Los materiales relacionados con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fueron posteriormente organizados por mí en una base de datos documental sistemática. La expresión "base de datos documental de literatura china no gubernamental súper" no pretende usar una terminología grandiosa, sino ilustrar su método de formación: diferente al de las universidades, editoriales o instituciones oficiales. Vino de las bases, de la organización espontánea de largo plazo, de las revistas trimestrales, los sitios web, los foros, los autores, los eventos y las redes transnacionales de escritura china. Muchas actividades literarias de base ven participación popular, pero sus materiales desaparecen en pocos años. Mi trabajo de larga duración ha sido reorganizar estos materiales dispersos tanto como sea posible en una forma documental consultable, preservable y trazable.

Que este hilo se conectara más tarde con [*La Transición Épocal* \(ISSN 3083-5178\)](#) no fue accidental. Mi trabajo temprano con foros y sitios web me enseñó que sin estructura, el contenido se ahoga; sin un catálogo, es difícil de entender; sin

metadatos, las máquinas tienen dificultades para identificarlo; sin una puerta de enlace de pre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las obras pueden desaparecer fácilmente en una sola falla del servidor o cierre de plataforma. El término "metadatos" suena profesional, pero puede entenderse simplemente como "datos sobre los datos". El título de un artículo, su autor, su fecha, su idioma, sus palabras clave, su identificador permanente, su ISSN, su resumen, su editor, sus relaciones de enlace – todo esto son metadatos. Pueden parecer menos literarios que el texto principal, pero determinan si una obra puede ser buscada, archivada, citada y transmitida entre sistemas. Debido a que trabajé en sitios web durante más de veinte años, llegué a dar una importancia particular a estas tareas fundamentales aparentemente tediosas.

Capítulo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l patrimonio digital (2004–2025)

En 2004, junto con mi padre, Wu Ti, fundé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y en 2005 creé su plataforma en línea. Desde el principio, esta plataforma fue más que un simple foro; era un lugar de encuentro para escritores de habla china de todo el mundo, centrado en la creación literaria, nacido durante los días pioneros de Internet en chino, y que creció con la cultura BBS de aquella época.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nunca fue simplemente una práctica organizativa literaria; debido a la imposibilidad de obtener apoyo externo, lleva una marca distintiva de herencia cultural familiar. Fui presidente fundador, mi padre Wu Ti (nombre de nacimiento Wu Kaiteng) presidente honorario permanente, mi hermana Wu Liling (seudónimo Mei Zhi) vicepresidenta, y mi madre Du Weijun (seudónimo Du Juan) consejera. A diferencia de muchas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iniciadas por instituciones, universidades o sociedades, la formación y el desarroll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e construyeron en gran medida sobre décadas de acumulación literaria, identidad cultural y práctica continua por parte de una sola familia china.

Mi padre, Wu Ti, fue un poeta que persistió en la creación durante mucho tiempo. Su trayectoria vital atravesaba tres espacios culturales diferentes: Malasia, China y Australia. No solo fue un pilar espiritual crucial par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y uno de los escritores más fuertes del foro, sino que más tarde se convirtió en un poeta de renombre internacional y la figura central del "Museo de Literatura Wu Ti". Mi hermana Mei Zhi estuvo largamente involucrada en la creación literaria, la edición y el trabajo organizativo. Mi madre Du Juan apoyó durante mucho tiempo el foro y las actividades literarias, convirtiéndose también en una de las escritoras más fuertes del foro y más tarde en una poetisa de renombre internacional. Aunque cada

una contribuyó de manera diferente, todas desempeñaron un papel significativo en el desarroll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y la cultura china.

Por lo tanto,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o es solo la de una organización literaria, sino también la de una herencia cultural familiar, una práctica literaria china de ultramar y un registro del espíritu chino a través de múltiples países y regiones. Muchos autores, lectores y amigos de las letras se reunieron en torno a la literatura, y el propi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ue testigo de todo el proceso de implicación continua de una familia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ultura china durante décadas.

En enero de 2005, 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e lanzó oficialmente. Cuando la gente ve más tarde los archivos completos de publicación de veintiún números, a menudo supone erróneamente que había una organización editorial madura o una financiación estable detrás. De hecho, la publicación continua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asta el vigésimo primer número fue posible gracias al patrocinio y apoyo a largo plazo del asesor Sr. Zeng Li. En una época en que la edición impresa china de ultramar declinaba gradualmente, mantener una revista literaria trimestral impresa fue una hazaña significativa.

Tras el cese de la publicación del trimestral, el trabajo no terminó. Continué solo manteniendo el sitio web, organizando los materiales históricos, digitalizando la literatura, rescatando las obras literarias, construyendo la base de datos y publicando las ediciones en línea posteriores. Con el tiempo, reorganicé gradualmente las grandes cantidades de datos dispersos en foros, sitios web, números impresos y archivos históricos en un sistema de documentación digital que puede ser preservado, consultado y citado a largo plazo. Esto transformó 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 un trimestral impreso tradicional en un proyecto de archivo cultural a largo plazo que conecta las eras impresa y digital.

Mirando hacia atrá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a perdurado durante más de dos décadas no solo por la cantidad de revistas publicadas o eventos organizados, sino más importante aún, porque registra completamente la trayectoria de desarrollo de

la literatura china de ultramar en una época particular, al tiempo que preserva las huellas auténticas dejadas por generaciones de autores, lectores y participantes culturales chinos. Estos registros constituyen juntos el valor más significativ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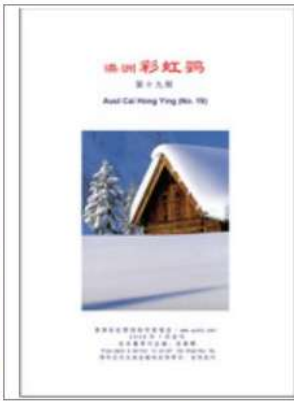
En enero de 2005, sobre la base de esta plataforma, lanzamos 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o era una "revista electrónica" o una "revista web", sino una publicación literaria trimestral tangible, con un ISSN, impresa y distribuida. A continuación se presentan los enlaces y las portadas de los números del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1: <https://www.azchy.com/>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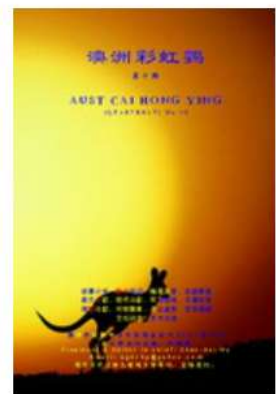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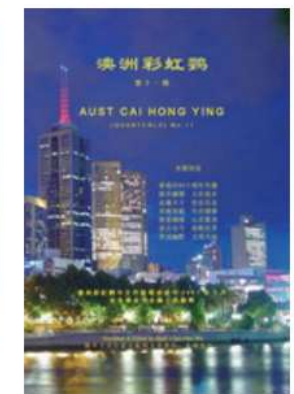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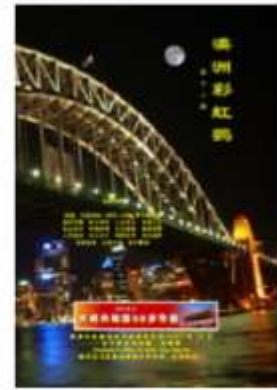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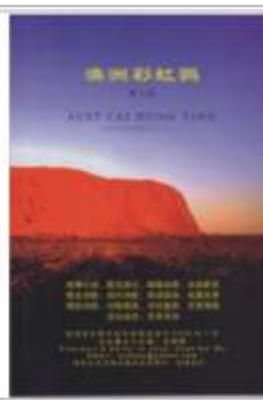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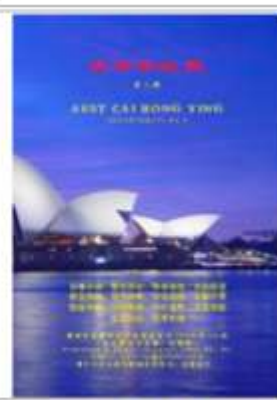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Por qué se considera 2005 un año significativo? Porque dos eventos institucionalmente importantes ocurrieron ese año.

Primero, el lanzamiento de este trimestral fue mi punto de partida como individuo independiente que entra en un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ción de la literatura. Desde el primer número, cada númer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a sido formalmente conservado por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entrando en la colección 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Esto significa que a partir de 2005, mis publicaciones ya habían entrado en un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ción de la literatura. No fue algo "logrado más tarde", sino una confirmación institucional que ocurrió simultáneamente desde el primer día de práctica independiente.

Segundo, a partir de 2006, la colección completa de la revista fue conservada por el Museo de Literatura Moderna de Pekín en China. En este punto, un trimestral literario chino iniciado por un individuo era conservado simultáneamente por colecciones nacionales en dos países. Que un trimestral literario chino popular de ultramar sea preservado permanentemente por instituciones nacionales en dos países es extremadamente raro en l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hina de ultramar.

Más tarde, este trimestral recibió cartas de felicitación del entonces Primer Ministro australiano John Howard y de seis gobernadores estatales. He conservado esa carta, que luego fue archivada permanentemente. En términos diplomáticos formales, la carta saludaba la "contribución del trimestral al enriquecimiento de la sociedad multicultural australiana". No iba dirigida a una institución, sino a un grupo literario popular fundado por un individuo. Es extremadamente raro en la historia australiana – el más alto funcionario administrativo de una nación enviando una carta de felicitación a una organización literaria china popular de ultram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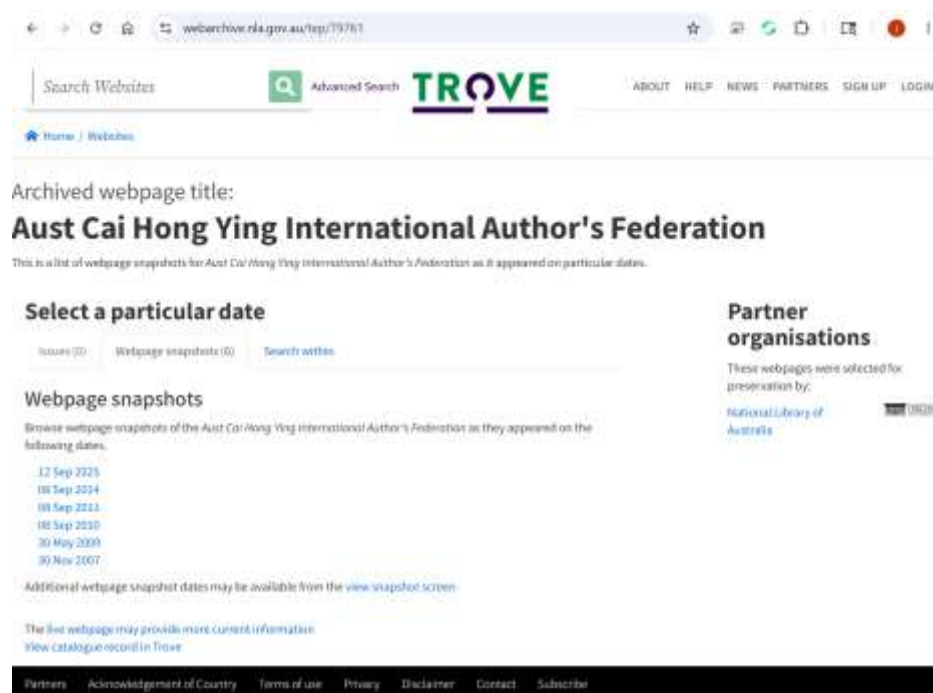
Más tarde compilé el registro completo de publicación del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n *El registro completo de los 21 números del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ocumentando los hechos de publicación de estos veintinueve números impresos. Esa carta de felicitación también fue archivada permanentemente.

En 2007, toda la plataforma en línea – incluyendo foros, comunidad literaria y base de datos de obras – fue activamente y definitivamente archivada en su totalidad por el sistema PANDORA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La correspondencia original de esa época aún se conserva, también en el sistema PANDORA de la BNA. Esto significó qu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como un todo – números impresos, plataforma en línea, datos históricos – había entrado en un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ción permanente.

Archivo espejo permanente del sitio web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por TROVE, enlace histórico y captura de pantalla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rchivo espejo permanente del sitio web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por TROVE, enlace histórico y captura de pantal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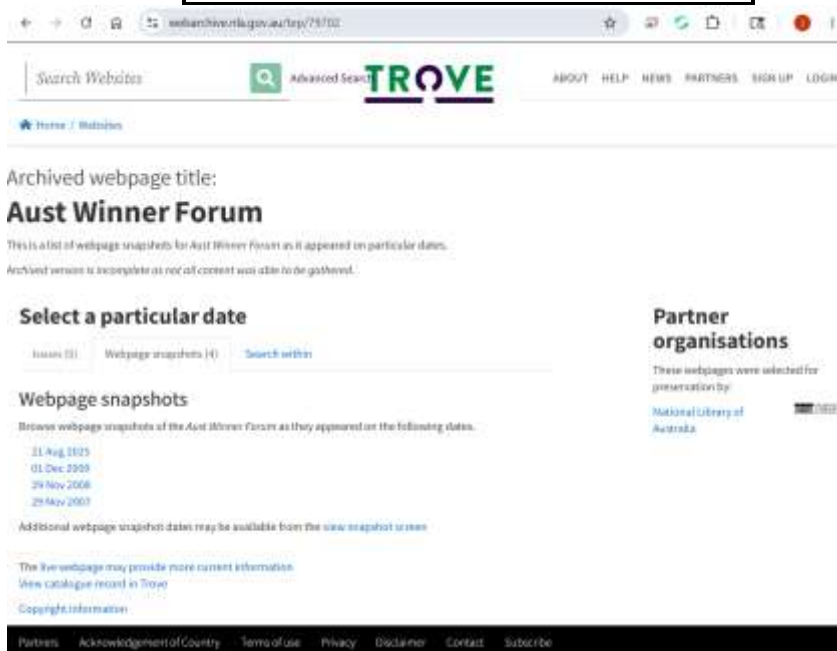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Archivo espejo permanente d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por TROVE, enlace histórico y captura de

pantalla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Enlace y captura de pantalla espejo del Foro Australian Winner archivado por TROVE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Pero la historia no termina ahí. Con los cambios drásticos de la era de Internet, gran parte de las primeras obras literarias digitales están desapareciendo silenciosamente. Los foros declinan, los blogs cierran, la fragmentación de las redes sociales reemplaza a la lectura profunda. Los cientos de miles de obras literarias una vez guardadas en los foros corren el riesgo de pérdida de datos. Muchos de los primeros miembros han perdido el contacto, y los manuscritos originales de muchas obras existen solo en una única copia dentro de la base de datos del foro.

Así que en agosto de 2025, lancé una iniciativa de "rescate de la literatura digital" (ver enlace y captura de pantalla a continuación): extraer el tesoro literario que abarca dos décadas, pieza por pieza, de la base de datos del foro, convertirlas en páginas web independientes en diez idiomas y republicarlas. En septiembre de 2025, había convertido con éxito aproximadamente 70,000 obras en páginas web independientes. Este proceso no fue una migración de un clic, sino una extracción, conversión y publicación una por una. Resucitar cada obra preserva una chispa de esa historia literaria que se desvanece. Ver enlace y captura de pantalla #6 a continuación: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azchy.com/cn/2007/jinjsai/webpages/2007_azchy_js_content.html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俊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裏 (巫俊2015年)	352篇
巫俊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章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基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普级 大基	649篇
2006心血力作目录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潘水慧海微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No se trata de preservar "mis obras", sino de preservar la memoria literaria de una época. Los autores de esas obras están dispersos por todo el mundo – muchos han perdido el contacto, muchos ya no escriben. Pero si no hubiera rescatado las palabras que dejaron de los datos del foro a punto de desaparecer, desaparecerían para siempre con el cierre de los servidores. Esto no es un "proyecto personal"; es un "proyecto de rescate de la civilización".

La historia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sde 2004 hasta hoy, abarca más de dos décadas. Ha experimentado todo el proceso, desde la era BBS hasta la era de las redes sociales, desde el papel hasta lo digital, desde el monolingüismo hasta el multilingüismo (diez idiomas). No fue planificada; fue construida paso a paso.

Dentro del marco d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también creé un archivo especial – el "Museo de Literatura Wu Ti". Mi padre, Wu Ti (1938-2023), fue un poeta cuya vida atravesaba los tres espacios culturales de Malasia, China y Australia. Su vida abarcó casi un siglo, desde Malasia a China, luego a Australia, utilizando la poesía para registrar la trayectoria vital de casi un siglo de un chino diaspórico.

Utilizando un método que combina la narrativa familiar en primera persona con la narrativa histórica, organicé la totalidad de sus obras y experiencias como emigrante. Mi padre trabajó en los ferrocarriles de Malasia; esas vías fueron testigos de su vagabundeo juvenil. Más tarde, llegó a Sídney y escribió sus últimos poemas en un jardín extranjero. Su poesía es una microhistoria de la diáspora china.

Este museo de la literatura representa no solo una continuidad cultural entre padre e hijo, sino también un raro archivo civilizacional a micronivel. Contiene la producción poética de Wu Ti a lo largo de casi veinte años, desde 2005 hasta 2023, incluyendo colecciones temáticas, selecciones, álbumes conmemorativos y antologías anuales. Todos los materiales se presentan en formato de serialización con marca de tiempo en el foro, preservando los textos originales, la información editorial y las huellas de la interacción con los lectores. Cada poema, cada comentario, cada interacción tiene una marca de tiempo clara. No es un archivo posterior, sino un registro documental que creció en tiempo real.

Capítulo 6: La estaca y la sombra de la espada (1992–2026)

En 1992, comencé mi viaje en las artes marciales, iniciado por el Gran Maestro Lin Wenhui, director de la Hong Kong Qigong Taiji Society (renombrada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en agosto de 2022). Ese año, llevaba tres años en Australia. Sin un maestro a mi lado, tuve que explorar por mi cuenta. Más tarde supe que tal "autoaprendizaje" hace casi imposible obtener resultados significativos en las artes marciales tradicionales. Me entrené sin un método sistemático durante bastante tiempo, recibiendo instrucción del Gran Maestro Lin Wenhui durante mis viajes anuales de regreso a Hong Kong. Este camino lleva ahora treinta y tres años.

En 2024, me convertí en discípulo del Gran Maestro Shan Ying, cuya línea se remonta al gran maestro de Taiji Li Jingwu, convirtiéndome en un auténtico heredero de la línea Jingwu Taiji en Australia. Me convertí en el heredero de 12ª generación del Taijiquan estilo Chen y en el heredero de 6ª generación del Taijiquan estilo Wu. Más tarde,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un re-discípulo, escribí *Una breve biografía del gran maestro de Taiji Li Jingwu – Una breve historia moderna del Taiji Chen y Wu*. Este artículo no es una mera "presentación de escuela", sino un documento sistemático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investigación marcial. En él registré la historia legendaria de Li Jingwu, según la narración oral de mi maestro Shan Ying, reabriendo sus puertas en 1989 a una edad avanzada para aceptar dieciocho discípulos, y la enseñanza de "empujar la rueda tres mil veces al día". También publiqué por primera vez el certificado de discipulado emitido a Shan Ying en 1989, firmado personalmente por Li Jingwu – es una prueba a nivel de artefacto para la línea de transmisión. Simultáneamente, registré las historias del Gran Maestro Chen Fake instruyendo personalmente al hijo de Li Jingwu, Li Shujun, y de Li Jingwu junto a sus pares guiando al hijo de Chen Fake, Chen Zhaokui, presenciando la amistad y la transmisión entre dos generaciones de grandes maestros.

En 2024, me convertí en discípulo del Gran Maestro de Xingyiquan estilo Che, Zhao Hongwei, convirtiéndome en el responsable australiano del Xingyiquan estilo Zhao y simultáneamente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australiana.

Pero mi trabajo en artes marciales va más allá de la mera "documentación histórica". También he utilizado mi propio cuerpo como laboratorio para establecer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psico-física llamado "Danti Benyuan" (El Origen del Campo de Elixir). Su concepto central es: el cuerpo entero es el campo de elixir, un sistema abierto en intercambio continuo con el entorno cielo-tierra circundante. No es un eslogan, sino que se basa en evidencias corporales registrables y verificables.

En mi práctica, he completado una serie de registros de verificación marcial extrema.

En septiembre de 2025, a la edad de 56 años, en condiciones ambientales estables, completé 75 minutos de posición sobre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sin ningún apoyo externo, equipo auxiliar o retroalimentación visual. No fue una actuación ni una competición, sino una autovalidación de los sistemas corporales. Durante todo el proceso, mi ritmo cardíaco se mantuvo estable, la respiración natural, la postura firme – el cuerpo entró en un estado de equilibrio de "no-gasto, no-raíz, no-intervención". El video ha sido archivado permanentemente.

En enero de 2026, publiqué el *Diario de práctica Danti*. Usando una línea de tiempo como hilo conductor, registra sistemáticamente los múltiples segmentos de entrenamiento contenidos en una sola sesión de práctica matutina continua, incluyendo la postura de estaca, la espada Taiji, la posición sobre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la "estaca sin raíz" y la integración final. Incorpora la frecuencia cardíaca, la frecuencia respiratoria, la duración y los parámetros ambientales recopilados por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formando una muestra de práctica estructuralmente completa y de circuito cerrado. Es un registro original del estado diario de mi práctica marcial.

A los 57 años, con un peso corporal de 62.5 kg, participé en una confrontación real con un joven en forma de 29 años que pesaba aproximadamente 128 kg y practicaba culturismo de larga data. Utilizando el poder estructural de la postura de estaca Taiji (Zhan Zhuang), en lugar de técnicas de rendimiento, completé una prueba de estrés estructural a través de una diferencia de peso significativa. El artículo incluye fotos in situ, videos, metadatos GPS, marcas de tiempo, registros de frecuencia cardíaca y documentación del proceso, enfatizando que la "integridad estructural bajo presión" es más importante que la técnica externa. No fue un "concurso de artes marciales", sino una verificación estructural. Mientras la fuerza del oponente era transmitida, dispersada y reflejada a través de mi estructura Zhan Zhuang, lo que él sentía no era mi fuerza muscular, sino la fuerza de reacción de toda la Tierra transmitida a través de mi cuerpo.

También escribí *El cuerpo es el universo: La estructura vital del Danti Benyuan*, validando de forma cruzada la fisiología humana moderna con clásicos como el *Huangdi Neijing*, elaborando la visión de la estructura vital de que "el cuerpo humano es un sistema abierto". El artículo documenta el proceso empírico de siete años de levantarse a las 4:45 a.m. cada día para practicar junto al mar, y el sistema de práctica psico-física "Danti Benyuan" que resultó de ello. Todos los datos, fotos, videos e informes médicos han sido archivados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y permanente para que los lectores puedan consultarlos y verificarlos.

En teoría de las artes marciales, publiqué *Un breve análisis de Xuling Dingjin* (Elevar la corona y levantar la energía).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en primera persona, deconstruye el concepto clásico de "Xu Ling Ding Jin" en cuatro etapas progresivas: "Xu – Ling – Ding – Jin". Cada etapa se analiza junto con el *Huangdi Neijing*, la teoría de los meridianos y la teoría marcial tradicional, complementada con experiencias prácticas específicas como la postura de estaca. El artículo construye así un camino práctico continuo que va desde la relajación física, la conciencia corporal, la alineación estructural hasta la emisión de fuerza de todo el cuerpo.

El 28 de abril de 2026, el Taijiquan entró oficialmente en el plan de estudios universitario de pregrado chino. Este es un hito histórico. Aprovechando esta oportunidad, escribí *La entrada del Taijiquan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Una reevaluación estructural de la relación entre los sistemas de linaje y los sistemas académicos*. Desde una perspectiva estructural, este artículo reevalúa sistemáticamente la relación entre el "sistema de linaje"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Propongo: "El criterio último para la validez del Taijiquan no reside en su curricularización o institucionalización, sino en la capacidad del cuerpo mismo para funcionar como un todo unificado sin ninguna dependencia externa." Los sistemas académicos son adecuados para la organización y difusión del conocimiento, mientras que los sistemas de linaje asumen la función central de establecer y continuar la estructura corporal. Ambos deberían complementarse, no reemplazarse. El artículo no se basa en la vía tradicional de la revisión de literatura, sino en treinta y tres años de experiencia corporal y transmisión auténtica a través de cuatro linajes, analizando las diferencias entre los sistemas de conocimiento y las estructuras corporales.

En marzo de 2026, también escribí *El significado estructural del primer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jiquan*.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elabora sistemáticamente las correspondencias estructurales entre el cuerpo, el tiempo y el entorno. Escribí: "El cuerpo no existe de forma aislada; es un sistema dinámico capaz de interactuar en tiempo real y de resonancia estructural con el entorno cielo-tierra circundante. El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jiquan no es solo un evento cultural global; es un nodo significativo para comprender de nuevo la relación entre estructura, cognición y civilización, utilizando el cuerpo como punto de entrada. Tomando la postura del 'Fénix de oro se para solo' y la imaginería del fénix formada naturalmente por el amanecer como punto de partida, este artículo propone: existe una correspondencia estructural demostrable entre el cuerpo humano y la naturaleza."

En 2024, la transmisión de mi práctica marcial entró en una nueva fase.

A lo largo de mi práctica marcial, también documenté varios casos personales sobre cambios en condiciones físicas médicamente consideradas "irreversibles".

Un caso de reversión natural por etapas de la alopecia androgenética moderada a severa. Publiqué *Un registro completo de la reversión natural por etapas de la alopecia androgenética moderada a severa*, documentando mi experiencia de pérdida de cabello con características cercanas al estadio 3V de la escala de Norwood-Hamilton. Describe el proceso natural de cambio sin intervención farmacológica, tratamiento médico o trasplante capilar, incluyendo la evolución de características clave como la densidad en el vértex, el área de cobertura, el grosor del cabello y la pigmentación. Declaro explícitamente en el artículo: "Se enfatiza que es un registro de caso personal y un resumen de un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y no constituye una validación clínica médica o conclusiones a nivel de población."

Reversión de la maculopatía. Publiqué *Revirtiendo la maculopatía*. Estaba siendo seguido desde hacía mucho tiempo por un oftalmólogo por problemas relacionados con la maculopatía. En un examen reciente de fondo de ojo dirigido a la diabetes, el informe oficial de examen de la vista emitido por una institución médica externa anotó explícitamente: no se observaron signos de edema macular, ni signos de retinopatía diabética. Simultáneamente, en las mejores condiciones corregidas, la agudeza visual binocular era de 6/6.

Reversión de la descamación del cuero cabelludo. Publiqué *Revirtiendo la descamación del cuero cabelludo*, documentando que sin cambiar los productos para el cabello, sin usar medicamentos, sin recibir tratamiento médico o dirigido, y sin ningún cambio estructural en el estilo de vida, el fenómeno de la descamación del cuero cabelludo disminuyó gradualmente hasta desaparecer esencialmente, paralelamente a la progresión de mi práctica en el tiempo. Simultáneamente, apareció un nuevo crecimiento estable de cabello negro en áreas que habían estado calvas durante muchos años.

Además, pasé de un estado de extrema sensibilidad al frío a una constitución resistente al frío, capaz de usar ropa de verano y estar activo a 7°C. Publiqué una

serie de artículos detallando el sistema de clasificación de la resistencia al frío y el proceso completo de transición de la sensibilidad extrema al frío a una constitución resistente al frío. En el artículo *El milagro de la IA subestimando la edad veinte años*, registré un fenómeno interesante: cuando subí fotos personales a varios sistemas de reconocimiento de edad por IA, generalmente estimaron mi edad fisiológica como unos 20 años más joven que mi edad cronológica.

Debo declarar explícitamente: Estos son mis registros de caso personal y resúmenes de un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No constituyen una validación clínica médica o conclusiones a nivel de población. Sin embargo, como material de caso original accesible y citable por investigadores de todo el mundo, estos registros son extremadamente raros en evidencias empíricas comparables. No son pruebas de "efecto terapéutico", sino casos empíricos de "plasticidad del sistema corporal".

También he escrito más de cien relatos de experiencia personal en artes marciales, como *Posición del gallo de oro de pie 23 minutos, 37 minutos de la posición del gallo de oro, 40 minutos de la posición estructural del gallo de oro, La posición del gallo de oro no es un levantamiento de rodilla del gallo de oro, Método para sudar en la práctica del Taiji a 7 grados, Ropa de verano, emitiendo sudor a las 7 a.m. a 7 grados*, etc.

Estos registros pueden parecer mundanos pero tienen significad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Si los cambios físicos de una persona solo se describen verbalmente, es difícil que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los entiendan. Pero si registra continuamente la duración del entrenamiento, el entorno, las acciones, las sensaciones corporales y los juicios estructurales, gradualmente forma un conjunto de materiales trazables. No son artículos médicos ni manuales de artes marciales, sino registros de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 un individuo. Si futuros investigadores estudian la transmisión de las artes marciales chinas de ultramar, la continuación del entrenamiento físico tradicional en la sociedad moderna, o cómo un individuo reconstruye su estructura corporal después de la mediana edad, estos materiales podrían proporcionar muestras específicas.



Capítulo 7: Cuerdas y obturadores (2019–2026)

En 2019, después de una pausa de treinta años, retomé la guitarra.

Nunca había recibido formación musical formal. Mi única exposición fueron ocho lecciones básicas en un club de guitarra durante mi tercer año de secundaria. No sé leer música, no conozco ninguna teoría de la armonía ni entiendo los arreglos. Sin embargo, desde 2019, apoyándome en el oído y el tacto, he completado la creación de múltiples canciones y letras originales, aprendido solo el fingerstyle y puedo tocar con competencia.

Publiqué *Guitarrista analfabeto en música*, documentando mi proceso de retomar la guitarra desde cero. Desde que retomé la guitarra en 2019 hasta que pude tocar piezas completas, este camino duró cuatro años. Sin profesor, sin libros de texto, solo oídos, dedos y pruebas y errores repetidos.

Publiqué *Letrista y compositor analfabeto en música*, documentando mi práctica personal completa de escritura de canciones, composición y arreglo, impulsada por el pensamiento estructuralista, sin ningún bagaje de formación musical formal. Escribí: "Este caso revela la ruta inversa de generación artística: 'La estructura precede a la habilidad, la obra precede al entrenamiento, el sistema precede a la herramienta'."

En *Un análisis no académico de la adaptación narrativa del Éxodo para guitarra fingerstyle*, registré mi proceso de apoyarme exclusivamente en la memoria auditiva y la exploración táctil, evitando la teoría tradicional de la armonía y la notación musical, y construyendo la estructura musical a través del lenguaje narrativo del cine. Al preservar la fuerza de propulsión épica de la pieza original, la obra extiende creativamente una sección que expresa "la secuela y el despliegue del espacio", verificando la viabilidad de la independencia de las partes y la integridad narrativa

en condiciones de grabación mínimas (una sola grabación con teléfono móvil, sin postproducción).

Mi primera composición original fue *El momento presente*, un vals presentado en fingerstyle. En mis notas creativas, escribí: "Esto no puede considerarse una 'obra'; es más bien un punto de partida. Antes de esto, nunca imaginé que podría componer. Pero cuando mis dedos encontraron esas notas en la guitarra, supe que el pensamiento estructural podía funcionar en cualquier dominio – incluyendo la música."

Ese mismo año, creé la letra y la música de *El cuento de hadas del cielo estrellado*, basado en experiencias de vida reales de mi período de estudios en el extranjero en Australia hacia 1990. Esta obra integra letra y música originales, interpretación personal a la guitarra, historias reales de mis años de estudiante y archivos fotográficos históricos. Creada y compilada independientemente por mí, se presenta en versión bilingüe chino-inglés, con versiones extendidas en francés, alemán, español, ruso, árabe, japonés, coreano, portugués y otros idiomas. Escribí en la canción: "Antaño, en la flor de mi juventud, dejé mi casa con una guitarra a la espalda. Sin saber cuán vasto era el mundo, me fui a ver lo que había más allá." Esa canción no es solo una melodía, sino el eco más verdadero de aquella época solitaria. La obra es accesible a través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y plataformas de archivo permanente.

También compuse *Apoyándose el uno en el otro*, escrita para las sesenta años de bodas de mis padres. La canción dice: "Cultivando durante mil vidas, para ganar este vínculo de vida. Esperando tres vidas, para mil flores en la otra orilla." En la introducción de la canción, escribí: "Cuando mis padres celebraron su sexagésimo aniversario de bodas, quise hacerles un regalo. No algo material, sino una canción. Cada palabra de la letra refleja mi comprensión de su matrimonio."

Y también *La luna en las copas de los árboles*: "Rasgueo mi guitarra, la brisa vespertina es fresca. La luna en las copas, alta en el vasto cielo." Y *La perla de la Ruta de la Seda*, ambientada en Dunhuang: "Viajando hasta el extremo noroeste,

buscando la Ruta de la Seda perdida. La montaña Mingsha, llena de arena amarilla, abajo se encuentra la hermosa tierra pura."

En 2023, también creé el canal de música original "El puerto de la poesía y el laúd", albergando más de doscientos videos de fingerstyle y canto con guitarra. La descripción del canal indica: "Todas las imágenes y músicas son realizadas independientemente por el autor, desde la letra, la composición, el arreglo hasta la interpretación, la filmación y la postproducción, formando un sistema creativo personal completo. Aquí, la música no es un embalaje comercial o una presentación en escena, sino una expresión de uno mismo auténtica y sostenida."

Simultáneamente, desarrollé un sistema de "fotografía extrema". He tomado fotos aéreas desde vuelos comerciales a diez mil metros, capturando las venas sinuosas de la tierra. He fotografiado junto al mar al amanecer, combinando la espada Taiji, la aurora y perspectivas extremas para crear imágenes espacio-temporales multidimensionales.

Desarrollé este sistema en artículos como *El sistema de fotografía extrema: Manifiesto fundacional*. Escribí: "La fotografía extrema no es una simple superposición de información. Comprime información multidimensional – tiempo, espacio, velocidad, altura, estructura corporal – en un solo cuadro. Esto no es un problema técnico, sino estructural: cómo presentar información multidimensional dentro de un cuadro bidimensional."

Las obras de fotografía extrema representativas incluyen: *Aéreo a 10,000 metros, las venas de la tierra serpentan* – capturando Uluru a 10,000 metros de altitud a una velocidad de 893.1 km/h; *El cielo como agua, la puesta de sol roja* – usando la superficie del agua como espejo para formar una estructura simétrica entre el cielo y su reflejo; *Donde el mar y el cielo se encuentran, la energía vital se eleva* – usando el contraste entre la espada Taiji y la aurora para crear tensión dinámico-estática; *Despegue abortado y retorno* – documentando el retorno de emergencia de un vuelo tras el despegue debido a una avería; *Espada solitaria, amanecer matutino* – usando la silueta de la espada Taiji contra la aurora para tensión

composicional; *Aéreo a 10,000 metros de la gran roca roja, Caminante de niebla, Fotografía espacio-temporal multidimensional extrema*, etc.

Escribí: "La irreemplazabilidad de la fotografía extrema reside en esto: los momentos que captura no pueden ser reproducidos. La perspectiva a diez mil metros, el ángulo de la hoja de la espada en la luz del amanecer, el instante en que una ola golpea las rocas – nada de esto puede ser 'puesto en escena'."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Capítulo 8: Una persona y otra publicación – *La Transición Épocal* (2025–2026)

Ahora, es el momento de responder a una pregunta que los lectores pueden tener: después de hacer todo esto, ¿hacia dónde me dirigí finalmente?

La respuesta es otra publicación – [La Transición Épocal](https://www.times.net.au/la-transicion-epocal) (ISSN 3083-5178)

La aparición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no fue el deseo repentino de crear una revista, sino el resultado de la convergencia gradual de décadas de experiencia previa. Porque había hecho imprenta, entendía el diseño, los productos terminados y el control de errores. Porque había hecho sitios web, entendía los directorios, los enlaces, la búsqueda y el mantenimiento a largo plazo. Porque había hecho sistemas logísticos, entendía los procesos, la automatización y la coherencia de los datos. Porque había organizado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entendía a los autores, las obras y la preservación cultural popular. Porque había trabajado con diez idiomas y la edición multiplataforma, entendía las relaciones entre versiones multilingües, metadatos, archivo y búsqueda internacional. Sin esta historia previa, *La Transición Épocal* no podría haber adoptado su estructura actual.

La Transición Épocal posee un Número Internacional Normalizado de Publicaciones Seriadas (ISSN). Los ISSN son gestionados por el Centro Internacional del ISSN en París. Obtener un ISSN significa que la publicación es oficialmente reconocida por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de registro de publicaciones seriadas como una revista independiente. El Centro ISSN no se preocupa de si el editor tiene un doctorado o un puesto universitario; solo le importa si la publicación en sí misma cumple con los estándares – tener un título independiente, publicarse periódicamente y tener un contenido con valor académico o cultural.

Cada artículo tiene un Identificador de Objeto Digital (DOI). Los DOI son la base de la edición académica moderna. Un artículo sin DOI es casi imposible de citar de manera estable en el mundo académico actual. Cada uno de mis artículos tiene su propio DOI, y se ha establecido un sistema completo de metadatos. En 2026, esta revista y los trabajos relacionados cuentan con más de 60 DOI. Dondequiera que esté el servidor en el futuro, sin importar cómo cambie el sitio web, estos DOI siempre apuntarán a estos trabajos.

Poseo un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ORCID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Es un sistema global de identificación de investigadores. Vincula todos los trabajos a un solo investigador. Cualquiera que busque este ORCID puede ver toda mi producción académica sin necesidad de saber dónde trabajo o mi título académico.

La revista está catalogada en WorldCat, el catálogo colectivo global de bibliotecas. Operado por OCLC, las instituciones miembros de WorldCat incluyen más de 16,000 bibliotecas nacionales y universitarias en más de 100 países y territorios. Cuando una publicación está catalogada en WorldCat, significa que cualquier biblioteca miembro en el mundo puede localizarla. Esto es una confirmación del estatus de la publicación dentro del sistema de catalogación de bibliotecas.

La revista está simultáneamente archivada de manera permanente en múltiples vía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les, incluyendo: el sistema de colecciones digitales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TROVE), la plataforma de ciencia abierta del CERN (Zenodo), y la plataforma de ciencia abierta de la Unión Europea (OpenAIRE). TROVE es el sistema de colecciones digitales de la BNA, dedicado a la preservación de recursos digitales con valor cultural y de investigación nacional. El archivo por TROVE significa que la publicación es considerada parte del patrimonio documental nacional australiano y preservada de manera permanente. Zenodo, operado por el CERN (Organización Europea para la Investigación Nuclear), es un componente central de la infraestructura europea de ciencia abierta. El archivo por Zenodo significa que la publicación entra en una vía de preservación

dentro de la infraestructura de investigación de primer nivel en Europa. OpenAIRE es una plataforma de ciencia abierta financiada por la UE que conecta los resultados de la investigación europea y los investigadores. Ser archivado permanentemente por los tres sistemas significa que los trabajos de esta publicación no solo existen en mi propio servidor, sino que son preservados por múltiples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independientes, autoritarios y distribuidos. Si uno de los sistemas falla, los otros sistemas aún conservan copias completas. Este es el estándar más alto de preservación digital. No es un caché temporal ni una instantánea de motor de búsqueda, sino una preservación permanente institucional y transgeneracional. Actualmente y potencialmente, innumerables personas podrían descargar y preservar estos trabajos, convirtiéndolos en materiales históricos valiosos que los investigadores podrán utilizar para estudiar la historia que he registrado.

Este es el legado documental dejado por la persona que siempre estuvo trabajando.

He escrito varios artículos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esta publicación, incluyendo *Declaración institucionalizada y nota de publicación de la revist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independient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La Transición Épocal' como revist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estructural: un estudio de caso de una práctica académica individual, Resumen de los siete primeros números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y Análisis de la evolución de la estructura de la página de inicio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Documentan sistemáticamente su transformación, de una escritura personal y publicación web a una estructura documental internacional.

Desde su lanzamiento en agosto de 2025, *La Transición Épocal* ha publicado diez números consecutivos a tiempo. El número inaugural, los números dos, tres, cuatro, cinco, seis, siete, ocho, nueve y diez están todos archivados permanentemente a través de múltiples infraestructuras internacionales autoritarias, DOI y el sistema de colecciones digitales TROVE de la BNA.

A continuación se muestra una captura de pantalla #6 de la página de inicio del sitio web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https://times.net.au/)(ISSN 3083-5178) : <https://times.net.au/> :



Estos enlaces y capturas de pantalla representan un punto de inflexión a largo plazo: mi progresión de la escritura personal temprana, la publicación web y el

registro en foros hacia una estructura documental internacional más estable. La publicación en diez idiomas no es una simple traducción. Gestionar simultáneamente el chino, inglés, francés, español, japonés, árabe, alemán, portugués, ruso y coreano significa mantener la sincronización de títulos, resúmenes, textos principales, portadas, nombres de archivo, metadatos, tablas de contenido, enlaces y relaciones de versión. Un error en una versión lingüística podría más tarde afectar la búsqueda y la cita. Estas diez lenguas cubren colectivamente una población estimada entre 4.9 y 5.1 mil millones de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el 60-65% de la población mundial. La parte realmente ardua aquí no es una publicación única, sino que para cada número, cada artículo, cada archivo adjunto, todo debe ser verificado repetidamente, para ser tanto legible por humanos como identificable por máquinas, y aceptable para bibliotecas y bases de datos.

Además, he publicado *Demostración de ingeniería institucional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conectándose al catálogo global y 618 coordenadas en WorldCat*, documentando cómo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puede hacer que sus trabajos entren en los sistemas de búsqueda de las bibliotecas globales.

En 2026, el sistema de diez idiomas continúa expandiéndose.

Capítulo 9: La teoría emerge de la práctica

Después de una larga práctica, comencé a escribir artículos teóricos sobre algunos problemas subyacentes recurrentes.

Publiqué *La filosofía de los límites – Declaración fundacional original*. En esa declaración, escribí: "La filosofía de los límites no toma la especulación como punto de partida, sino que se basa en dieciocho documentos ya publicados que registran prácticas reales y casos institucionales. Sostiene que la indagación filosófica debe comenzar por los resultados ya alcanzados, analizando retrospectivamente las estructuras repetibles de la práctica que los hacen posibles, sin presuponer hipótesis causales o juicios normativos. Cualquier refutación efectiva debe primero examinar estos fundamentos empíricos."

Publiqué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versión inicial) y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versión completa). Propone la estructura de "la consecuencia precede a la causa" y establece el sistema de los tres axiomas de la "ley de la prioridad de la consecuencia", la "ley de la organización gravitacional" y la "ley del cierre empírico". En la versión inicial, escribí: "No es la 'causa' la que impulsa la 'consecuencia', sino la 'consecuencia', como objetivo preexistente y campo gravitacional, la que organiza retrospectivamente todas las 'causas' en la realidad." Esto es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de la lógica causal lineal de la filosofía tradicional.

En la versión completa, elaboré: "A diferencia de la filosofía teórica tradicional,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está más cerca de una vía de 'filosofía empírica' – su marco teórico no proviene principalmente de especulaciones de gabinete, sino que es un resumen estructural construido sobre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l autor en el mundo real. Los numerosos casos en el texto provienen de los propios proyectos reales del autor, funcionando continuamente durante mucho tiempo, incluyendo el sistema de edición multilingüe, la operación a largo plazo del foro, la construcción de sistemas transdisciplinarios y prácticas creativas de alta intensidad."

En la introducción de la versión completa, escribí: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no es una teoría 'que pensé', sino un resumen 'que viví'. No es una filosofía de estudio, sino una filosofía de laboratorio – y el sujeto experimental es mi vida entera. Desde el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de 1993 hasta la revista académica en diez idiomas de 2025, cada paso que di validó la proposición central de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primero el objetivo (consecuencia), luego las acciones organizadas a su alrededor (causas)."

También publiqué *La filosofía de los límites: Explorando las capas de la conciencia y los sistemas*, proponiendo la "capa sistémica" como la verdadera estructura subyacente del problema de la conciencia. Sugiere que la conciencia no es la fuente de la experiencia y el sentido, sino un sistema ejecutivo que opera sobre la capa sistémica. La capa sistémica está compuesta por el sistema corporal, el sistema de riesgo, el sistema de costo, el sistema de incentivo y el sistema de muerte, determinando juntos las condiciones de la experiencia, el comportamiento, la elección y la civilización.

Utilizando un experimento mental donde "los humanos y la IA intercambian cuerpos", este artículo revela la ruptura ejecutiva, la ruptura de la retroalimentación y la ruptura del sentido que ocurren después de la separación de la conciencia y la capa sistémica, demostrando que la transferibilidad de la conciencia no equivale a la continuidad de la experiencia, el yo o la civilización. El artículo declara: "El centro de la discusión debe pasar de 'si la conciencia puede ser cargada' a 'si la capa sistémica puede ser migrada'. El sistema de muerte constituye la restricción última de la civilización y es también el determinante clave de la capacidad de la civilización para continuar a través de los soportes. Cuando el sistema de muerte pasa de una restricción inevitable a una opción tecnológica, la lógica civilizacional original, la estructura ética, el mecanismo de formación del yo y el sistema temporal de costos fallarán colectivamente."

En *La filosofía de los límites: El sistema de muerte para la IA*, extendiendo esta reflexión a las futuras cuestiones existenciales de la IA y la vida a base de silicio. El artículo

reexamina el futuro de la IA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os sistemas civilizacionales, proponiendo la necesidad y racionalidad de un "sistema de muerte" para la civilización a base de silicio. Declara: "Cuando una civilización a base de silicio adquiere la capacidad de producción, actualización y toma de decisiones autónomas, desarrollará inevitablemente una estructura sistémica interna sobre el 'derecho a existir' y el 'derecho a terminar'. Esta estructura no es un punto final biológico, sino un sistema funcional para la iteración y la estabilidad de la civilización."

También publiqué *Matriz estructural multidimensional*, resumiendo sistemáticamente mi propio marco filosófico estructural, cubriendo más de diez campos completamente diferentes y construyendo un sistema de conocimiento personal verificable, trazable y transferible.

En abril de 2026, publiqué *El algoritmo hiperdimensional: Una redefinición del 'cálculo' mismo*, proponiendo una redefinición del concepto fundamental de "algoritmo", rompiendo los límites de la estructura lineal tradicional "entrada-paso-salida". El artículo señala que un algoritmo no necesita estar confinado a fórmulas matemáticas o pasos ordenados, sino que puede ser una estructura relacional multidimensional, superpuesta, aleatoria pero ordenada. En esta estructura, los datos ya no son solo entradas o salidas, sino que pueden ser atributos nodales con múltiples puntos de inicio y final; un resultado ya no es solo un punto final, sino que también puede convertirse en un nuevo punto de entrada; los metadatos no necesitan ser modificados repetidamente, sino que pueden corresponder a diferentes estados y resultados a través de puntos de entrada estructurales y cambios relacionales.

En mayo de 2026, el décimo número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 presentó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como su eje teórico central, proponiendo por primera vez sistemáticamente la relación interactiva estructural entre "consecuencia" y "causa". Reexamina la relación entre la realidad y la civilización futura desde múltiples ángulos, incluyendo la creación, la existencia, la conciencia, los sistemas, la

civilización, la IA y la evidencia empírica a largo plazo. Tanto la versión (inicial) como la (completa) de la *Ley de la consecuencia* se incluyeron en este número y su serie complementaria,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la evolución de la teoría, desde los registros de pensamiento en bruto hasta una forma estructural sistematizada.

También he escrito artículos como *La AGI ya ha llegado, Si la IA domina el mundo, Después de que la IA se separe completamente de la humanidad y La humanidad ha entrado en el Universo* 25. Estos trabajos abordan la IA y las estructuras civilizacionales y son más propensos a ser confundidos con afirmaciones exageradas. Sin embargo, mi enfoque no es perseguir tendencias. Proviene de la ob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de la colaboración hombre-máquina, el procesamiento de la información, la automatización editorial y el diseño de sistemas: cuando las herramientas se vuelven cada vez más poderosas, lo que realmente falta a los humanos puede no ser la capacidad operativa, sino el juicio estructural, la definición de problemas, la conexión transdisciplinaria y la responsabilidad a largo plazo. La IA puede ayudar en la escritura, la traducción y la organización, pero sin experiencia original, objetivos estructurales y límites de juicio, no puede reemplazar las cadenas internas formadas por décadas de práctica de un individuo.

Capítulo 10: La matriz de las cuatro redes civilizacionales

En septiembre de 2025, publiqué el artículo *La matriz de las cuatro redes civilizacionales*, resumiendo sistemáticamente las cuatro plataformas originales construidas durante más de veinte años. No son sitios web aislados, sino que forman un sistema completo de archivo

civilizacional.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 El origen de la civilización de la información. Fundada en 2004, se desarrolló desde un primer sitio de noticias a un foro aún activo. El número total de usuarios registrados en los dos foros supera los cuatro millones,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más de 1.1 millones de mensajes originales y datos de interacción. Desde 2005, ha llevado las comunicaciones y los registros de los chinos de todo el mundo, alcanzando incluso el milagro de 566,000 visitantes en línea simultáneos. Durante un período considerable, fue uno de los sitios de información con más tráfico del hemisferio sur. En el mapa de la civilización digital, preserva milagrosamente la "ecología digital primitiva" de la comunidad china de ultramar de principios del siglo XXI. Estos dato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 "fósil viviente" para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cultura de los inicios de Internet. Su archivo permanente por la BNA lo eleva de un foro privado a un patrimonio digital nacion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El jardín de la civilización literaria. Aclamada como el Oasis d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Hemisferio Sur, una de las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populares patrióticas más influyentes. A partir de 2005, publicó 21 números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conservados por la BNA y el Museo de Literatura Moderna de Pekín. Mi proyecto en curso de "rescate de la literatura digital" está transmitiendo el tesoro literario que abarca dos décadas, en diez idiomas, a todos los rincones del mundo. Hasta la fecha, he seleccionado más de 60,000 obras aquí, y mediante la conversión a diez idiomas, he producido más de 100,000 páginas web

independientes. Esta iniciativa desmantela proactivamente los muros que rodean la literatura china, convirtiéndola en una "base de datos literaria" estructurada accesible mundialmente. Su escala y forma organizativa no tienen precedentes en proyectos liderados personalment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El campo empírico de la civilización marcial. Esta plataforma preserva de manera permanente mis registros empíricos completos en artes marciales, qigong y cultivo de la salud. Del Taiji estilo Chen, del Taiji estilo Wu, al Xingyiquan y al Zhan Zhuang, a las respuestas corporales de la circulación del qi, he documentado cada cosa a través de artículos e imágenes. Transforma las artes marciales internas de "transmisión oral y comprensión cardíaca" en "conocimiento explícito" que puede ser leído, analizado y verificado. Usando mi cuerpo como laboratorio, produzco casos concretos como *66 minutos de la posición del gallo de oro*, que contienen datos, tiempos y respuestas fisiológicas, estableciendo un "archivo empírico" de gran significado moderno para las artes marciales tradicionales, haciéndolo un puente precioso que conecta la filosofía experiencial oriental y la ciencia del deporte occidental.

La Transición Épocal – El ancla futura de la civilización del pensamiento. Esta es la plataforma que alberga mi revista mensual multilingüe con un ISSN oficial, conservada de manera permanente por la BNA como documento nacional. La "publicación simultánea en diez idiomas" es una práctica revolucionaria, que asegura la difusión sincrónica y precisa de las ideas civilizacionales a escala global, evitando los malentendidos causados por el retraso de la traducción. El archivo sucesivo del número inaugural y los números siguientes por la BNA indica que una institución nacional lo considera una fuente de pensamiento continua y permanente digna de ser preservada.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fundada en 2004, sigue activa. El número total de usuarios registrados en los dos foros supera los cuatro millones,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más de 1.1 millones de mensajes originales y datos de interacción. Durante un pico de visitantes a principios de 2026, este foro, basado en

una arquitectura de 2001, vio a los visitantes simultáneos acercarse repetidamente al récord histórico de aproximadamente 566,000, con el sistema permaneciendo estable y sin tiempo de inactividad. Registré este fenómeno en un artículo de análisis técnico titulado *20260205_Pico de visitantes del foro Australian Winner*. Globalmente, el 99% de los foros se han silenciado. Sin embargo, este viejo foro, con una arquitectura de más de dos décadas, llevó un tsunami de 566,000 visitantes simultáneos (archivado permanentemente por TROVE en septiembre de 2025). Esto no es solo un milagro técnico, es el efecto de cola larga del valor del contenido – los motores de búsqueda y la infraestructura académica continúan dirigiendo a los lectores hacia allí porque el contenido no se encuentr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cribí en la conclusión del artículo: "Estos cuatro sitios web constituyen juntos mi 'Matriz civilizacional': Australian Winner es el origen de la civilización de los foros; Rainbow Chiness es el jardín de la civilización literaria; Taiji AU es el campo empírico de la civilización marcial; La Transición Épocal es el ancla futura de la civilización editorial. No he construido cuentas efímeras en redes sociales, sino un espacio civilizacional tridimensional y multidimensional. Si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quieren estudiar la civilización digital china de principios del siglo XXI, solo necesitan entrar en estos cuatro portales (archivados permanentemente por TROVE en septiembre de 2025) para vislumbrar el ecosistema completo. Su valor último reside en su 'exhaustividad' y 'no reproductibilidad' – proveniente de mis veinte años de tiempo, de la acumulación de capacidades en cuatro dominios principales, y habiendo recibido una certificación de nivel nacional. Lo que he logrado es la protección última de la civilización por un individuo en la era digital: dejar no solo obras, sino un ecosistema civilizacional completo, vivo y autosuficiente."

Capítulo 11: El hilo conductor de treinta años

Si se consideran en conjunto mis experiencias de los últimos treinta años, en superficie parecen muy dispersas: estudios en el extranjero, trabajo manual, imprenta, escuela nocturna, logística, TI, sitios web, literatura, foros, fotografía, música, artes marciales, edición, teoría, IA, sistemas documentales internacionales. Mucha gente, al ver esta amplitud, podría suponer que es caótica. Pero al reflexionar yo mismo, veo un hilo conductor muy claro: siempre he tratado con cuestiones de sistemas, estructura y registro.

La imprenta me enseñó el diseño, los errores y la entrega en el mundo físico. Casi diez años de escuela nocturna me enseñaron que el conocimiento debe complementar la experiencia del mundo real. El prototipo de trabajo remoto me enseñó cómo continúan los procesos cuando las personas no están en el sitio.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me enseñó cómo automatizar negocios complejos. La facturación y los sistemas fiscales inteligentes me enseñaron cómo los datos, los costos y las responsabilidades forman un circuito cerrado. Los sitios web y los foros me enseñaron cómo el contenido puede persistir a largo plazo. Las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me enseñaron cómo se puede preservar la cultura popular. Las artes marciales me enseñaron cómo cambia la estructura corporal a través del entrenamiento a largo plazo. La música y la fotografía me enseñaron cómo los sentimientos, el tiempo y la expresión dejan huellas. *La Transición Época* me permitió volver a colocar estas experiencias en un sistema de edición internacional consultable. Mi trabajo teórico surgió de nombrar y organizar estos principios subyacentes después de toda la práctica.

No entendí este hilo conductor cuando era joven; surgió gradualmente mientras miraba hacia atrás durante un largo período. Al vivir las experiencias, a menudo solo se resuelven problemas inmediatos; solo con suficiente tiempo y perspectiva se ve que elementos aparentemente sin relación se apoyaban mutuamente. La

experiencia de la imprenta en 1992 afectó más tarde mi control de las portadas y el diseño. El sistema logístico de 1997 afectó más tarde mi comprensión de la automatización de los procesos editoriales. La experiencia de los sitios web en 2004 afectó más tarde mi énfasis en la pre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y las puertas de enlace de búsqueda. La estructura corporal adquirida en las artes marciales más tarde, a su vez, afectó mi comprensión de las estructuras teóricas. Si la vida de una persona se juzga solo por etiquetas externas, es fácil ser mal juzgado; solo escribiendo estas conexiones internas puede el lector comprender verdaderamente cómo se formó este camino.

Capítulo 12: Independencia

En mi experiencia, "independiente" no es una palabra bonita, sino una situación realista. Ser independiente significa no tener ningún puesto académico fijo que responda por uno, ningún equipo de investigación que divida el trabajo, ninguna financiación institucional que asuma los riesgos, ningún sistema de editorial que gestione todo el trabajo posterior. La independencia también significa libertad – la libertad de elegir sus propias preguntas, su propio camino, su propio idioma y su propia estructura, sin tener que seguir completamente los límites disciplinarios establecidos. Pero la libertad no es facilidad, y la independencia no es arbitrariedad. La verdadera independencia debe ser sostenida por trabajos más duraderos, registros más claros y cadenas de evidencia más completas.

El malentendido y desdén más comunes hacia la investigación independiente es que la gente preguntará primero a qué universidad, qué institución, qué disciplina pertenece. Este cuestionamiento no carece completamente de sentido, porque el sistema de conocimiento moderno ha depend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de la identidad institucional para confirmar la fiabilidad. Sin embargo, si la investigación, la práctica y la publicación de una persona se extienden durante muchos años, y los trabajos están disponibles públicamente, tienen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un ISSN, un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están archivados internacionalmente, conservados por bibliotecas nacionales y catalogados en bibliotecas globales, entonces la forma de evaluarlos no puede detenerse en "tener un puesto universitario". La afiliación institucional es un camino, pero no el único camino del conocimiento. Especialmente en la era digital, un autor independiente de larga duración también puede entrar en el espacio de conocimiento público a través de obras disponibles públicamente, práctica sistemática e infraestructura internacional.

Mi independencia no fue afirmada verbalmente sino que me fue impuesta por el trabajo diario. Tengo que diseñar mis propios sistemas, escribir mis propios

artículos, escribir mi propio código, organizar mis propias páginas web, manejar yo mismo las versiones multilingües, mantener mis propios sitios web, verificar mis propios enlaces, enfrentar yo mismo los malentendidos de los lectores y soportar yo mismo todos mis errores. No tiene los escalones claros de un camino académico tradicional, pero forma otro tipo de validación a largo plazo: ¿existen las obras?, ¿funcionan los enlaces?, ¿funcionan los sistemas?, ¿son continuos los registros?, ¿se puede encontrar el material?, ¿pueden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rastrearlo?

Capítulo 13: Internacional

La palabra "internacional" tampoco puede verse superficialmente. No se trata solo de traducir un artículo chino al inglés, ni de añadir algunas palabras en inglés a un título. La verdadera internacionalización implica al menos varios niveles: lingüísticamente, permitir el acceso a lectores de diferentes idiomas; documentalmente, dar a los trabajos identificadores estables y puertas de enlace de cita; a nivel de plataformas, permitir que los trabajos entren en sistemas reconocibles por diferentes países e instituciones; a nivel de preservación, garantizar que los trabajos no dependan únicamente de un sitio web personal; a nivel de búsqueda, permitir que los futuros lectores los encuentren a través de múltiples vías. Mi publicación en diez idiomas, los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el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el archivo internacional y la catalogación en bibliotecas globales están todos organizados en torno a estos niveles.

La estructura de diez idiomas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 no es un adorno para mí, sino una estrategia de difusión y preservación. El chino es mi lengua principal de expresión, pero si me quedo solo en chino, las obras se confinan fácilmente a un círculo lingüístico. El inglés amplía la posibilidad de búsqued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el francés, el español, el árabe, el alemán, el portugués, el ruso, el japonés y el coreano permiten que las obras entren en más entornos lingüísticos. Las diferentes versiones lingüísticas no garantizan que todos las lean, pero aumentan las posibilidades de ser descubierto, citado, comparado y estudiado en el futuro. Para un autor independiente, este trabajo es muy pesado, pero también es una forma importante de romper las fronteras del monolingüismo.

"Internacional" también significa que los trabajos se colocan en infraestructuras transfronterizas. Estas instalaciones no son mi sitio web personal, ni mi tarjeta de visita personal, ni mi directorio personal, ni mi colección privada. Cada una pertenece a diferentes sistemas de conocimiento público. Cuando mis trabajos

entran en estos sistemas, los lectores pueden encontrar algunos registros sin pasar por mí personalmente. Esto es importante, porque el verdadero conocimiento público no puede depender enteramente de la explicación del propio autor. El autor puede presentarse, pero los trabajos y los registros deben ser descubribles independientemente en sistemas externos.

Capítulo 14: Académico / Investigador

El término "académico" (o "investigador") es el más controvertido, porque mucha gente lo equipara a profesores universitarios, doctorados o puestos en instituciones de investigación formales. Tal entendimiento tiene sus razones históricas, pero es incompleto. Un académico debería ser ante todo alguien que estudia problemas a largo plazo, crea obras, las expresa públicamente y acepta la búsqueda y la preservación. Un académico institucional es una forma; un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es otra. Un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puede no tener un puesto universitario, pero debe tener una capacidad de investigación sostenida, obras públicas, conciencia metodológica, conciencia documental y responsabilidad a largo plazo. Alguien que solo expresa opiniones ocasionales no puede ser llamado académico; si se nombra a sí mismo sin obras ni registros, también es difícil de sostener.

No entiendo "académico" como un estatus elevado, sino como un estado de trabajo a largo plazo. Si una persona puede hacer preguntas continuamente, escribir claramente sobre sus experiencias, conectar diferentes campos, hacer que sus obras sean consultables, revisar continuamente su expresión, transformar su experiencia personal en material público – todo esto es más importante que el título mismo. Mis escritos cubren logística, edición, internet, literatura china, artes marciales, práctica corporal, preservación digital,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filosofía y estructuras civilizacionales. En superficie, la extensión es enorme, pero no son montones aleatorios; se despliegan continuamente en torno a mis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sistemas, estructuras, prácticas y registros.

Si tengo alguna peculiaridad, no es que sea más fuerte que los demás en un solo punto, sino que estos hilos han coexist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y luego se organizaron en una estructura consultable, preservable y continuamente extensible. Mucha gente ha estudiado en el extranjero, dirigido un negocio, escrito artículos,

practicado artes marciales, construido sitios web, entendido la logística, tenido intereses en la música y la fotografía, y tenido alguna forma de pensamiento teórico. Pero la combinación de una persona que mantiene estas actividades continuamente durante más de treinta años y las conecta a través de sitios web, revistas,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versiones en diez idiomas, sistemas de bibliotecas y registros internacionales es relativamente rara. Su significado no es aplastar a otros con la "unicidad", sino proporcionar una muestra individual extremadamente rara para la investigación futura.

Al repensar todo el proceso, me di cuenta de que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no es un estatus obtenido repentinamente un día, ni un título conferido por alguna institución.

Si debemos buscar un punto de partida relativamente claro en el tiempo, entonces 2005 podría tener un significado especial.

En enero de 2005, 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e lanzó oficialmente y entró en el sistema nacional de conservación de la literatura. A partir de este período, mi trabajo en literatura, edición,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preservación cultural, práctica sistémica,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plinaria y registro a largo plazo formó una trayectoria en continuo desarrollo.

En los más de veinte años siguientes, independientemente de los cambios en el entorno laboral, la tecnología o la sociedad, nunca interrumpí estas prácticas.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continuó desarrollándos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continuó funcionando,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continuó mejorando, la práctica marcial y corporal continuó registrándos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continuó publicándose, y numerosos resultados de investigación y prácticas continuaron entrando en los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documental.

Por lo tanto, para mí, el significado de 2005 no es la obtención de una identidad, sino la formación, a partir de ese año, de una línea directriz continua e ininterrumpida de práctica cultural e investigación.

El título de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tal como se ve hoy no es el resultado de ningún proyecto único, ni la evaluación formada por un artículo o libro, sino la convergencia natural en el tiempo de estas prácticas a largo plazo, registros continuos, exploraciones transdisciplinarias y acumulación documental.

Al reflexionar sobre este viaje, me di cuenta de que lo que realmente importante puede no ser un título particular, un sitio web particular, un artículo particular, o incluso un sistema particular en sí mismo, sino más bien cuánto tiempo pueden durar estas prácticas y cuánto tiempo después aún pueden ser encontradas, leídas, citadas y verificadas.

Cuando salí de China rumbo a Australia en marzo de 1989, no sabía hacia dónde me llevaría el futuro. En mi vida posterior, pasé por diferentes etapas: estudios en el extranjero, imprenta, edición de medios, sistemas de trabajo remoto,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práctica de artes marciales, creación fotográfica, estudio de la música e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plinaria. Muchas cosas no estaban planificadas de antemano, sino que tomaron forma gradualmente durante el largo proceso de la práctica.

Estas experiencias pueden parecer dispersas, pero siempre han girado en torno al mismo hilo conductor: aprendizaje continuo, práctica continua, registro continuo, creación continua.

En mayo de 2026, he creado decenas de obras independientes que han obtenido DOI y han entrado en múltiples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documental, archivo académico y búsqueda bibliotecaria. Estos incluyen la revista mensual *La Transición Épocal*, así como documentos temáticos, trabajos de investigación independientes, registros empíricos, explicaciones de sistemas y publicaciones relacionadas. Contando los DOI independientes, el número de

trabajos relacionados es cercano a setenta, muchos de los cuales, en términos de escala de contenido, exhaustividad estructural e independencia documental, tienen las condiciones para convertirse en libros separados. Especialmente en el marco del sistema de edición en diez idiomas, muchas obras no son simples artículos cortos, sino que pueden ser preservadas y difundidas a largo plazo como documentos independientes o monografías especializadas.

Estos trabajos cubren logística inteligente, finanzas inteligentes, práctica editorial, cultura marcial,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plinaria, pensamiento estructural, observación civilizacional,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y otras direcciones. A través de diferentes canales – DOI, ORCID, platafor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académica, sistemas de preservación de bibliotecas nacionales y redes de catalogación de bibliotecas globales – forman vías de preservación y búsqueda a largo plazo.

Para mí, estas inclusiones significan más que un simple aumento en el número de obras. Más importante aún, documentan el proceso de práctica continua, aprendizaje continuo y organización continua durante décadas. Desde las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iniciales, las prácticas laborales y las exploraciones de intereses, hasta la investigación sistemática posterior, el registro cultural y la edición transdisciplinaria, muchas experiencias inicialmente dispersas se han transformado gradualmente en literatura que puede ser preservada, citada y consultada.

Estos trabajos no provienen de un equipo de investigación universitario, ni de una institución de investigación, organismo de financiación o sistema de operación de capital comercial. Con la excepción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e recibió un patrocinio personal del Sr. Zeng Li que permitió la publicación hasta el vigésimo primer número, la mayoría de los proyectos han depend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de mi propio tiempo fuera del trabajo. Desd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hasta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desde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hasta *La Transición Épocal*, desde el registro de la práctica marcial hasta la investigación

transdisciplinaria, una gran cantidad de trabajo se ha construido sobre una práctica independiente a largo plazo.

Mirando hacia atrás, he llegado a entender que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no es un título obtenido un día, ni una identidad conferida por una institución. Es más bien el resultado natural de un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Cuando el aprendizaje, el trabajo, la investigación, el registro y la creación en diferentes campos continúan durante décadas, cuando estas prácticas forman gradualmente un sistema de documentación que puede ser preservado y consultado a largo plazo, la gente comienza a intentar usar un cierto nombre para describir este camino.

Si 1989 fue el punto de partida de mi vida australiana, entonces 2005 parece ser el verdadero punto de partida estable de este largo camino de práctica académica y cultural. Las prácticas culturales continuas, las actividades editoriales y las investigaciones transdisciplinarias posteriores formaron gradualmente el cuerpo principal de este camino.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registra este proceso de acumulación continua, práctica continua y formación final de un sistema de documentación.

Capítulo 15: El costo de la estructura

Mirando hacia atrás ahora, todo esto puede sonar muy organizado y planificado. Pero la verdad es que nada fue planificado; todo fue forzado por la realidad.

El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de 1993 fue necesario porque necesitaba resolver problemas prácticos. El concepto d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de 1997 surgió porque vi puntos débiles de eficiencia en el almacén de un amigo. El foro de 2004 fue necesario porque necesitaba un lugar para almacenar mis propios escritos y comunicarme con otros. El trimestral impreso de 2005 apareció porque sentía que la literatura en línea necesitaba un soporte más digno. La integración del sistema de 2013 fue necesaria porque no quería que veinte años de datos se dispersaran. *La Transición Épocal* de 2025 nació porque ninguna plataforma existente podía albergar todos mis logros transdisciplinarios.

Cada paso fue forzado por la necesidad. No porque "quería hacer algo", sino porque "no tenía otra opción".

Este estado de "no tener otra opción" ha determinado que mi forma de trabajar es fundamentalmente diferente a la de la mayoría de las personas. No tengo equipo, ni capital, ni apoyo institucional. Desde la red conmutada de 1993 hasta la publicación en diez idiomas de 2025, durante más de treinta años, he completado independientemente toda la cadena de trabajo, desde la arquitectura técnica subyacente hasta el diseño institucional de alto nivel, sin ningún apoyo de recursos externos. Cada eslabón – desde el mantenimiento del servidor hasta la creación de contenido, desde el diseño del sistema hasta la alineación con los estándares internacionales – ha sido soportado por mí solo.

El costo de esta forma de trabajar es enorme. Durante muchos años, prácticamente no he tenido vacaciones. Me levanto a las 4:45 a.m. todos los días, voy al mar a practicar, crear y pensar, luego comienza la jornada laboral. Mi *Diario de práctica*

Danti registra todo esto: levantarse a las 4:45 a.m., práctica de la postura de estaca, la espada Taiji, la posición sobre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los pasos sin raíces junto al mar, utilizando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para recopilar la frecuencia cardíaca, la frecuencia respiratoria, la duración y los parámetros ambientales, formando una muestra de práctica estructuralmente completa y de circuito cerrado.

Escribí en un artículo: "Esto no es una actuación de 'autodisciplina'; es una 'manera de estar vivo'. Si no viviera así, no habría podido realizar todo el trabajo transdisciplinario mencionado anteriormente. Levantarse a las 4:45 a.m. todos los días no es porque pueda soportar más dificultades que los demás, sino porque este es el único ritmo que he encontrado para poder manejar simultáneamente el trabajo en diez campos diferentes. Mientras el resto del mundo aún duerme, ya he completado el trabajo creativo central del día. He mantenido este hábito durante siete años."

Pero nunca considero esto como una "penuria". Elijo vivir así porque vi una posibilidad que otros no vieron: una persona ordinaria, sin apegarse a ninguna institución, puede usar sus propias pruebas empíricas y su estructura para construir un sistema de conocimiento completo que pueda ser reconocido por el sistema académico internacional. Esta posibilidad merece ser verificada con toda mi vida.

Si uno mira un solo segmento, podría ser solo un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emprendedor, administrador de sitios web, diseñador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participante en organizaciones literarias, practicante de artes marciales, entusiasta de la música, fotógrafo o escritor. Cada identidad por sí sola es insuficiente para explicar mi experiencia completa. La parte realmente difícil es que estos caminos no están separados. La imprenta entrenó mi sensibilidad al diseño y los errores; la logística entrenó mi juicio de los procesos y riesgos; la TI entrenó mi comprensión de la estructura y la automatización; los sitios web entrenaron mi conciencia de la difusión y la pre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las artes marciales entrenaron mi experiencia de la estructura corporal, el centro de gravedad, la resistencia y el orden interno; la música y la fotografía entrenaron mi captura del tiempo, el espacio, el

ritmo y la presencia; la escritura y la edición reorganizaron estas experiencias en documentos legibles por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No quiero que este documento sea leído como una queja, ni como una autoglorificación. Para una persona que ha caminado durante más de treinta años, lo que realmente merece ser preservado no son las emociones, sino el camino verificable. Qué se hizo cuándo, qué obras se hicieron públicas, qué sistemas funcionaron, qué literatura tiene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qué revistas tienen ISSN, qué páginas web están preservadas por bibliotecas nacionales, qué registros pueden ser reabiertos por los lectores – todo esto es más importante que cualquier evaluación abstracta. Porque si una vida solo existe en la memoria oral, se olvida fácilmente; pero si se escribe en artículos, se construye en sistemas, se coloca en páginas web, se le dan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se introduce en bibliotecas y vías de búsqueda internacionales, ya no es solo un recuerdo personal, sino que se convierte en material que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pueden seguir rastreando.

Nunca he sido formalmente aceptado por ninguna universidad, institución de investigación o sistema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de títulos académicos. Precisamente por eso, he caminado por un camino completamente mío.

Este camino se ha recorrido durante décadas. No tiene fin. Porque lo que he construido no es una carrera, sino un archivo de nivel civilizacional, en continuo crecimiento, que puede ser consultado, citado, estudiado y transmitido por el futuro.

Si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quieren saber, en esta época en que la civilización digital apenas comenzaba, cómo una persona luchó sola contra la entropía de los sistemas, solo necesitan entrar en estos cuatro sitios web para ver un ecosistema civilizacional completo, vivo y autosuficiente.

Esas horas invisibles

Al reflexionar sobre estos treinta años de experiencia, uno de los malentendidos externos más comunes es que detrás de estos sitios web, organizaciones, sistemas y proyectos editoriales debe haber un gran equipo, financiación fija o personal dedicado a tiempo completo. Cuando la gente ve nombres com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La Transición Época*",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naturalmente piensa en oficinas, secretarías, departamentos editoriales, equipos técnicos y sistemas administrativos. De hecho, la realidad es bastante diferente de lo que muchos imaginan.

Con la excepción del trimestral impre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e recibió el apoyo y patrocinio del Sr. Zeng Li durante su período de publicación, lo que permitió que continuara hasta el vigésimo primer número, la gran mayoría del trabajo ha depend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principalmente de mi propio tiempo fuera del trabajo. Desde la primera imprenta,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el mantenimiento de foros, hasta l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sistemas financieros inteligentes, organización literaria, registro marcial, edición en diez idiomas y archivo documental, una gran cantidad de trabajo no se realizó a tiempo completo, sino que se acumuló poco a poco fuera del trabajo regular, la vida familiar y los asuntos cotidianos.

Mucha gente ve que los sitios web están en línea, los artículos están publicados, los sistemas funcionan, las revistas se publican, pero rara vez ven los largos procesos que precedieron a estos resultados. Un sitio web que funciona continuamente durante más de veinte años no se debe a que se construyó repentinamente un día, sino a su mantenimiento, actualización, copia de seguridad y reparación constantes durante veinte años. Un sistema que funciona de manera estable a largo plazo no se debe a un diseño exitoso una vez, sino a innumerables modificaciones, pruebas y mejoras continuas después de la aplicación práctica. Una revista que se publica

continuamente no se debe a la finalización de un número, sino a que detrás de cada número hay repeticiones de escritura, edición, tipografía, organización de datos, diseño de portada, verificación de enlaces, tratamiento de metadatos y preservación a largo plazo.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ha funcionado continuamente desde 2004,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se ha desarrollado continuamente desde 2004, *La Transición Época* se ha publicado continuamente desde su lanzamiento en 2025, y el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registra y organiza continuamente contenido relacionado con artes marciales, salud y práctica corporal. Estos nombres pueden parecer representar diferentes instituciones, pero detrás de ellos corre el mismo hilo conductor a largo plazo: práctica continua, registro continuo, construcción continua.

Muchos me han preguntado cómo he podido perseverar durante tanto tiempo. No tengo un método especial. A menudo, es simplemente trabajar durante el día y continuar escribiendo por la noche; manejar los asuntos diarios durante el día y organizar los materiales por la noche; mientras otros descansan, yo continuo manteniendo los sitios web, probando sistemas, traduciendo artículos, diseñando portadas o compilando documentos históricos. En décadas, estas tareas aparentemente fragmentadas se han ido conectando gradualmente, formando finalmente los diversos sistemas, sitios web, organizaciones, documentos y publicaciones que se ven hoy.

Si hay una característica común en estos resultados, es que casi ninguno se completó con un esfuerzo puntual; se formaron por una acumulación continua durante un período de tiempo muy largo. Lo que realmente consumieron no fue el esfuerzo de un solo día, sino la inversión continua de tiempo durante décadas. Mucha gente ve los resultados finales, pero yo soy más consciente de que lo que sostiene estos resultados son esas noches, fines de semana y años invisibles.

Al mirar hacia atrás, no comencé desde el principio a darme una identidad resonante. Mi camino fue primero la supervivencia, luego la práctica, luego el

sistema, y solo más tarde se convirtió gradualmente en investigación y registro. Durante muchos años, solo me dediqué a descomponer los problemas uno por uno, a dejar rastros de lo que había hecho uno por uno, y a reconectar experiencias aparentemente sin relación entre diferentes dominios. Cuando estas experiencias se extienden a lo largo de más de treinta años, cuando estos artículos, sistemas, revistas, sitios web,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ISSN,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plataformas de archivo, catálogos de bibliotecas y registros de bibliotecas nacionales encajan, lo que ilustran ya no es solo cómo una persona se nombra a sí misma, sino cómo una persona, sin un puesto académico fijo, utilizó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las obras públicas y los registros consultables internacionalmente para trazar su propio camino académico.

Esta es mi historia. El camino de un estudiante internacional en tierra extranjera a un Académico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Conclusión: El camino continúa

Este libro no es una conclusión, sino solo un comienzo.

Debido a las limitaciones de espacio, muchas de las experiencias, sistemas, prácticas y resultados de investigación en este libro solo pueden ser esbozados. Ya sea el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el sistema financiero inteligente, el sistema de trabajo remoto,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e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La Transición Época*, la práctica marcial, o las investigaciones transdisciplinarias y exploraciones teóricas conexas, ninguno puede ser completamente desplegado en un solo libro.

Por lo tanto,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es más como un mapa que el contenido mismo. Registra las grandes líneas de este camino, pero no puede reemplazar cada detalle a lo largo del camino.

Siempre he creído que ningún punto de vista, teoría, sistema o resultado práctico debería ser juzgado sobre la base de información parcial. Del mismo modo, para entender este viaje de vida, no se debería basar en un solo capítulo, una sola obra o un solo fragmento.

En la actual era de la información altamente fragmentada, la gente está acostumbrada a emitir juicios basados en una frase, un párrafo, un título, o incluso una captura de pantalla. Sin embargo, muchas cosas solo revelan su verdadero significado cuando se colocan de nuevo en su contexto completo.

Si en el futuro alguien tiene preguntas, intereses u opiniones divergentes sobre ciertas experiencias, puntos de vista, sistemas o resultados de investigación en este libro, no espero que esté primero de acuerdo conmigo. Prefiero que vuelva a las fuentes documentales mismas, lea los trabajos, registros y materiales ya publicados, comprenda el contexto de su creación, el proceso de su formación y las relaciones entre ellos, y luego se forme su propio juicio.

Creo que cualquier juicio verdaderamente valioso no debería basarse en rumores, sino en la lectura; no en fragmentos, sino en el conjunto.

En cuanto a la respuesta, quizás no se encuentre en este libro.

Existe en los sistemas, sitios web, documentos, registros y obras dejados durante las últimas décadas, así como en la reflexión independiente que los lectores forman después de leer.

Y este camino —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 continúa.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Principales identidades actuales y áreas de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del autor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registra, a lo largo de una línea temporal, el viaje de aprendizaje, práctica, investigación, publicación y exploración del autor desde 1989 hasta 2026. A través de más de tres décadas de acumulación continua, múltiples áreas de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e identidades relacionadas han tomado forma gradualmente. Estas identidades no surgieron simultáneamente, ni provienen de una sola carrera; más bien, se formaron gradualmente a través de la práctica en diferentes etapas y han continuado hasta el presente.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e investigador interdisciplinario

El autor ha particip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a práctica y la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s, abarcando la edición, la difusión cultural, l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la cultura de las artes marciales, la fotografía, el estudio de la música, la documentación histórica, el diseño de sistemas y campos afines. Los resultados relevantes se han preservado a largo plazo a través de libros, revistas, sitios web, documentos temáticos y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de literatura.

Fundador y editor jefe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El autor es el fundador, redactor independiente y editor jefe de *La Transición Épocal*, una revista mensual electrónica en diez idiomas. Desde su lanzamiento en 2025, la revista se ha publicado simultáneamente en chino, inglés, francés, español, japonés, árabe, alemán, portugués, ruso y coreano, y sus obras relacionadas han entrado sucesivamente en los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y recuperación documental.

Presidente fundador del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n 2004, el autor fundó el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y desde entonces ha ejercido como su presidente fundador. Esta organización se ha dedic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al intercambio literario chino en el extranjero, la publicación de obras y la difusión cultural, publicando veintinueve números de la revista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y formando un registro de práctica cultural que abarca más de dos décadas.

Fundador de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En 2004, el autor fundó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Este sitio web ha document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la sociedad china australiana, la vida de los estudiantes internacionales, las actividades culturales y los materiales históricos relacionados. Ha continuado operando hasta el presente, convirtiéndose en una parte importante d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internet chino en Australia.

Diseñador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El autor ha particip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ogística internacional, despacho de aduanas, almacenamiento, transporte y prácticas de sistemas relacionados, desarrollando gradualmente un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diseñado independientemente y probado en operación real a largo plazo. Estos sistemas se han aplicado en entornos comerciales auténticos durante un largo período, dando lugar a sistemas de finanzas inteligentes, gestión automatizada y prácticas relacionadas.

Fundador y presidente del Cole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El autor es el fundador y presidente del Cole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dedic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a la difusión de las artes marciales chinas, el Taijiquan, el Xingyiquan y las prácticas culturales relacionadas, con el objetivo de promover el desarrollo y el intercambio de la cultura tradicional china en Australia.

Fundador de Danti Benyuan

Sobre la base de una práctica marcial a largo plazo y la investigación física, el autor ha propuesto y establecido el sistema “Danti Benyuan”. El contenido relevante gira en torno a la conciencia corporal, la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la autoobservación y la experiencia personal, y se ha registrado y organizado continuamente.

Practicante de la transmisión del Taijiquan y el Xingyiquan

El autor es el heredero de 12ª generación del Taijiquan estilo Chen, el heredero de 6ª generación del Taijiquan estilo Wu, y simultáneamente el responsable australiano del Xingyiquan estilo Zhao. Ha persisti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a práctica del Taijiquan, el Xingyiquan y las artes marciales tradicionales relacionadas, mientras se involucra continuamente en la organización documental y la difusión cultural.

Practicante de la edición independiente

El autor ha particip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a impresión, composición tipográfica, edición, publicación y edición digital. Desde la primera imprenta y la revista *Chinatown* hasta la construcción posterior de sitios web, la edición electrónica, la documentación temática y el sistema de publicación en diez idiomas, ha formado una práctica continua de edición independiente que abarca más de treinta años.

Creador en fotografía y música

El autor ha particip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en la creación fotográfica y el estudio de la música. Sus obras fotográficas abarcan paisajes naturales, documentación humanista y fotografía astronómica. En música, ha practicado con perseverancia la interpretación de la guitarra, la escritura de canciones originales y actividades creativas relacionadas, tratándolas como parte de su documentación cultural a largo plazo.

Registrador a largo plazo

Más allá de las áreas anteriores, el autor ha registrado y organizado constantemente su práctica personal, observaciones sociales, actividades culturales y campos relacionados. Estos registros finalmente han formado sitios web, revistas, documentos temáticos, libros y ví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documental, constituyendo el sistema de práctica general presentado en este libro.

Las identidades y áreas de práctica anteriores no están aisladas entre sí; más bien, se formaron gradualmente a lo largo de décadas de aprendizaje, trabajo, investigación y práctica, constituyendo juntas el contenido principal registrado en *E/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Sobre el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es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investigador interdisciplinario y practicante de la edición independiente.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Se fue a estudiar a Australia en 1989 y desde entonces se ha dedic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a la edición, la difusión cultural,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l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la práctica de artes marciales y la investig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Fundó sucesivamente el Club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la Red de Información Australian Winner, el Foro Australian Winner, el Cole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y la revista mensual en diez idiomas *La Transición Épocal*, entre otras plataformas culturales y de investigación.

En 2026, ha publicado decenas de obras, algunas de las cuales han recibido DOI y han sido archivadas permanentemente en múltiples sistem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ervación y recuperación documental. Su práctica abarca la literatura, la edición, la construcción de sitios web, la difusión cultural, el diseño de sistemas, la investigación en artes marciales y el registro a largo plazo.

El camino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es su primera obra de documentación histórica personal que registra sistemáticamente su práctica de vida desde 1989 hasta 2026 y el proceso de formación de un investigador independiente internacional.

[人生] 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

——留学生から学際的实践者への、約四十年の旅

著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本書の手引き

これは伝記でも回顧録でもなく、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である

「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いう呼称を初めて聞いたとき、人々はそれが単なる自己規定の身分ではないかと疑問を抱くことが多い。しかし、本書は肩書きによって何かを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むしろ、一つの道を記録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1989年のオーストラリア留学から2026年の今日に至るまで、本書が記録するのは、ある身分を獲得する過程ではなく、持続的な学習、持続的な実践、持続的な記録、持続的な探求の歩みである。この道が最終的に「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いう呼称を支えるに十分かどうかは、読者が読了後、自ら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書が提示するのは、結論ではなく過程であり、レッテルではなく形成であり、身分そのものではなく、身分を成立させるその道である。

本書紹介

『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は、ジェフィ・チャオ・ホイ・ウーの1989年のオーストラリア留学から2026年に至るまでの実際の経験と長期的な実践の歩みを記録している。

30年以上にわたり、著者は留学、アルバイト、起業、印刷出版、メディア編集、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文化伝播、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武術の実践と伝承、写真撮影、音楽学習、学際的研究など多様な段階を経て、国際独立研究者、独立出版実践者、

文化組織創設者、システム設計者、長期記録者といった多重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徐々に形成してきた。

本書は時間軸に沿って構成されており、成功や失敗を描くことではなく、これ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長期的な実践を通じてどのように徐々に形成されてきたかを提示することに重点を置いている。メルボルンの留学生時代から、シドニーでの起業と印刷出版（印刷工場及び『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を含む）へ。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の構築から、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へ。中華伝統武術の実践と伝承から、10言語月刊誌『ザ・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の継続的出版へ。本書は、一人の普通の人間が数十年にわたり学び続け、探求し続け、実践し続け、記録し続け、出版し続けるという真実の過程を記録している。

2025年11月のDOI出版システム開始以降、2026年5月現在までに、著者は70近くの独立作品がDOIを取得し、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国際学術保存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オープン学術インフラ、グローバルな図書館目録ネットワークなど、複数の長期的保存体系に登録されている。独立DOIで集計すると、関連作品は70点近くに達し、その多くはすでに独立した書籍として出版可能な規模に達しており、継続的に拡大する学際的文献体系を形成している。

本書は個人の成長記録であると同時に、長期的な学際的実践のアーカイブでもある。一人の海外華人の人生の軌跡を記録するとともに、30余年にわたって国際独立研究者がいかにしてその知識構造、実践体系、長期的文献蓄積を徐々に形成してきたかを記録している。

「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は、読者の理解を容易にするために用いた便宜的な総称である。本書は、いかなる称号や身分を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著者がこの四十年近くにわたって続けてきた学習、実践、探求、記録、出版の真実の過程と、それ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た膨大な文献、写真、原稿、公開アーカイブを記録することに重点を置いている。

これは単なる個人の経験ではなく、一つの国際独立研究者の形成史である。

2005 年：20 年以上にわたる継続の起点

振り返ってみると、2005 年は私の人生における重要な転換点であった。

この年、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を創設し、『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季刊誌の出版を開始した。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この時期から、仕事がどんなに忙しくても、学習、思考、記録、革新、実践を中断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文化活動、ウェブサイト構築、出版作業、システム設計、武術探求、そしてその後の学際的研究は、次第に私の生活の重要な構成要素となり、現在まで続いている。

1989 年が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の人生の起点であるとすれば、2005 年は私のアカデミック・キャリアの重要な起点により近い。この年から、学習はもはや仕事のためだけではなく、実践はもはや生計のためだけではなく、記録はもはや単なる個人的な習慣ではなく、それらは徐々に長期的で持続的な公共文化実践、独立した研究、知識の蓄積へと転換していった。

その後の 20 年以上にわたり、私は以下のような複数の文化、学術、伝播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次々と創設し、長期的にその構築に参加してきた：

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

<https://www.azchy.com/>

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

<https://taichiau.org/>

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フォーラム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ザ・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10 言語月刊誌

<https://www.times.net.au/>

これ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は、文学、出版、文化伝播、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武術実践、学際的研究など多岐にわたる方向性を網羅し、私の持続的な学習、持続的な記録、持続的な研究、持続的な革新の重要な媒体となっている。

同時に、私は長年にわたり、様々な文化交流、出版宣伝、文学活動、武術交流、国際行事を組織し、参加し、出席しており、関連分野の発展と記録を継続的に推進してきた。後に形成された多くの重要な作品、システム、実践体系は、この時期に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

今日振り返ってみると、2005 年は単なる時間の一点ではなく、今日まで続く、中断されることのない発展の主線である。後に現れた多くの重要な作品、研究成果、文化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実践体系は、すべてこの時期の持続的な蓄積と不断の探求に端を発している。

序章 異郷の夜雨

この文書は、1989 年から 2026 年までの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実践、研究、出版の歩みを主に記録する。1968 年から 1989 年までの中国での成長期、学歴、初期の仕事経験については、将来の独立した著述のために、ここでは詳述しない。

1989 年、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地に足を踏み入れた。その時代の多くの中国人留学生と同様に、私のポケットは軽く、眼前は広大な未知の世界であった。

その年、メルボルンで私は 3 回クビになった。理由は様々だったが、根本的には私が「使いにくい」人間だったからだ—いつも「もっと良い方法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たからだ。またその年、寒い夜に緊急手術を受けた。異国の病床に横たわり、周りには誰もいなかった。麻酔による冷たさが背骨から全身に広がる中、天井を見つめ、一つの考えだけが頭の中を占めていた。「ここ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オーストラリア到着後、私は毎週家族に手紙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当時は国際電話が高すぎた（毎分 2.7 豪ドル）。電子メールもなかった。時給 2 豪ドルのキッチンハンドの仕事が最初だった。孤独、恐怖、そして忍耐のすべてを、その海を渡る言葉に込めた。後に自作の歌に「すべての出会いに、再会の日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一節を書いた。その言葉は、あの頃の隙間から最初に生まれた。

その留学生活で、個人の経験は構造化して記録しなければ、時間とともに消散しやすいことを学んだ。その時から、私は意識的に自分の人生を、たどることができる実践の体系へと変え始めた。オーストラリア初期、私は一見無関係に見える多くのことをした。1992 年頃、シドニーに移り住み印刷所を興し、後に『第一印刷所』と『私が印刷を学んだ三日目』を書いた。印刷とは、単に紙に文字を載せることではない。版面、機械、紙、時間、顧客、コスト、エラー率の総合的なコントロールである。異国の地でこの業界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には、技術だけでなく、注文の見極め、顧客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ファイル処理、納期のリズム、リスクの引き受けを学ぶ必要があった。

その後、私は約 10 年間にわたり夜間学校に通い続け、物流、経営、IT サポート、リスク管理などの分野を学んだ。今振り返ると、あの夜間学校は単に資格を取るためではなく、個人の基礎能力を分解し、再構築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った。『1989 オーストラリア就職難記』『九年間の夜間学校と雨夜の灯』『メルボルンサバイバル記』などの記事を書いた。これらの文章は、苦しみを思い出すためではなく、既成の道がない中で、いかにして人が少しずつ生活経験を長期的な能力に変えていくかを記録するためである。

しかし、これは苦難の物語ではない。それらの経験は私を打ち砕くことはなく、むしろ、ほとんど本能的な習慣を私に育んだ：何事も自分でやる、何事も自分で解決する、何事も構造から考える。誰も代わりに全てを整えてはくれないし、依存できる既存のシステムもないからだ。この習慣が、後に私の全ての仕事の原点となった。



写真は著者本人であ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メルボルンのサウスヤラへの留学時代（1990年頃）に撮影されたものである。本書に記録されている多くの物語は、まさにこの時期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この時期の記憶の一部については、『星空の童話』を参照されたい：<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第 1 章 メルボルン：留学生時代の起点 (1989 - 1992)

キーワード：生存、適応、学習

1989 年、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地に足を踏み入れた。その時代の多くの中国人留学生と同様に、私のポケットは軽く、眼前は広大な未知の世界であった。

その年、メルボルンで私は 3 回クビになった。理由は様々だったが、根本的には私が「使いにくい」人間だったからだ—いつも「もっと良い方法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たからだ。またその年、寒い夜に緊急手術を受けた。異国の病床に横たわり、周りには誰もいなかった。麻酔による冷たさが背骨から全身に広がる中、天井を見つめ、一つの考えだけが頭の中を占めていた。「ここ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手術後、私は毎週家族に手紙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当時は国際電話が高すぎ、電子メールもまだ普及していなかった。孤独、恐怖、そして忍耐のすべてを、その海を渡る言葉に込めた。後に自作の歌に「すべての出会いに、再会の日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一節を書いた。その言葉は、あの頃の隙間から最初に生まれた。

その留学生活で、個人の経験は構造化して記録しなければ、時間とともに消散しやすいことを学んだ。その時から、私は意識的に自分の人生を、たどることができる実践の体系へと変え始めた。

『1989 オーストラリア就職難記』『九年間の夜間学校と雨夜の灯』『メルボルンサバイバル記』などの記事を書いた。これらの文章は、苦しみを思い出すためではなく、既成の道がない中で、いかにして人が少しずつ生活経験を長期的な能力に変えていくかを記録するためである。

メルボルン時代、私は下請けのビスケット工場で中番（午後勤務）に就き、深夜に帰宅することが多かった。翌日、夜が明ける前に、私は早起きして英語とタイピングを学んだ。

1992 年にシドニーへ移住した後も、約 10 年間夜間学校に通い続け、物流、経営、IT サポート、リスク管理などの分野を学んだ。今振り返ると、あの夜間学校は単に

資格を取るためではなく、個人の基礎能力を分解し、再構築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った。

1992 年 2 月、私はメルボルンを離れ、シドニーへ向かった。

これは単なる引っ越しではなかった。後の歴史的結果から見れば、この移動がなければ、その後に続く全て——印刷所、『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オーストラリア・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おそらく全く異なる人生の軌跡を辿っていただろう。

これはこの文書全体の中で、最も重要な人生の転換点の一つである。

第2章 シドニー：新たな始まり（1992）

印刷機の音と出版能力の芽生え

1992年2月以降、私の人生はシドニー時代に入る。

1992年頃、私はパートナーと共にシドニーで印刷所を興した。今日振り返ると、これは単なる普通の起業体験ではなく、複雑なシステムの実践現場への初めての本格的な参入であった。印刷所とは、単に紙に文字を印刷することではない。顧客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原稿処理、排版、紙、インク、機械、納期、エラー管理、原価計算、品質判断が関わってくる。顧客が見るのは完成品だけだが、操作者は全ての詳細に対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つの誤字、版面のわずかなズレ、一度の機械故障、一括の用紙の問題、全てが損失につながりかねない。私は後に『第一印刷所』や『私が印刷を学んだ三日目』などの記事を書き、その経験を記録した。

印刷所で私が最初に学んだことは、現実世界は人が努力するからといって自動的に簡単になる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だ。混沌をステップに分解し、ステップをプロセスに変え、プロセスを制御可能な操作に変え、制御可能な操作を安定した納品に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印刷業界が私に与えた教訓は非常に具体的であった：ファイルは内容だけでなく形式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版面は美しさだけでなく印刷条件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つの仕事は目の前の注文だけでなく、その後の修正、納期、顧客の負担能力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後に私がウェブサイト、物流、出版、多言語排版を行う際に、初期の印刷訓練の痕跡をはっきり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た。「分野横断的」であるとは、今日これ、明日それを少しかじるのではなく、ある基礎的な能力が異なる分野で繰り返し現れることなのである。

『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出版能力の最初の飛躍

同じ1992年、私のパートナーが『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を創刊した。

私はそれに参加し、その過程で排版と編集を学んだ。これは単なる「手伝い」ではなく、出版の現場への初めての本格的な参入であった。印刷所は製造能力を表し、『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は出版能力の初めての実践を表していた。

この二つの流れが 1992 年に同時に現れたのは偶然ではない。印刷によって物理的媒体の限界と可能性を理解し、雑誌によって初めて版面デザイン、内容編集、著者関係、発行経路、読者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に触れた。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この過程で私が「印刷者」から「出版参加者」への飛躍を遂げたことだ。排版によって版面と読む順序の関係を理解し、編集によって内容の選別と構造的組織化の必要性を理解した。

後に続く：

- 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
- オーストラリア・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この出版・発信の主軸は、すべてここ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る。1992 年の印刷と雑誌への二重の関与がなければ、その後の「いかにしてコンテンツを安定的に公共空間に送り出すか」という体系的な理解は、すべて存在しなかっただろう。

その時期、私は約 10 年間夜間学校に通い続け、物流、経営、IT サポート、リスク管理などの分野を学んだ。日中はすでに疲れているのに、夜も勉強を続けることは、決してロマンチックな選択ではなく、現実的な必要であった。異国の社会で複合的な能力が十分でなければ、非常に狭いポジションに固定されやすい。物流は、物品、書類、時間、責任の関係を教えてくれた。経営は組織とプロセスを教えてくれた。IT サポートはシステム、データ、障害を教えてくれた。リスク管理は、エラーが発生する前に事前に遮断する方法を教えてくれた。多年後、自分の知的物流システム、知的財務システム、出版自動化システム、ウェブサイト構造を再評価したとき、夜間学校のあの一見散らばったコースが、実はとくに私の中で長期的な複合的基盤を形成していたことに気づいた。

私はそれを感動的な話として書こうとは思わない。なぜなら、本当の成長とは往々にして感動的ではないからだ。ただただ、できないことを学び、混沌を整理し、本来耐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を徐々に処理可能なものに変えていく、それを一日また一日と耐え抜くだけである。もし本だけ読んで現実のプレッシャーがなければ、世界の理解は理論に偏りがちだ。もし行動するだけで学ぶ習慣がなければ、経験は部分的なまま留まりやすい。私の初期の経験は、まさにこの両方の間を繰り返し行き来するものだった。日中は顧客、機械、請求書、仕事、生活に直面し、夜は教室に戻って、現実の問題を知識の枠組みの中で再理解する。

第 3 章 リモートワークと知的物流 (1993 - 2013)

1993 年頃、私はすでにリモートワークのプロトタイプシステムを実践していた。今日のリモートワークと言えば、人々はビデオ会議、クラウド文書、インスタントメッセージングを思い浮かべる。しかし当時、リモートワークの難しさは、ツールが先進的かどうかではなく、仕事がどのように分割され、ファイルがどのように送信され、責任がどのように確認され、人が現場にいない時にプロセスがどのように継続するか、という点にあった。私は後にこの経験を『1993 年リモートワークプロトタイプシステムの構造的実践事例研究』としてまとめた。

「リモートワークプロトタイプシステム」という表現は、一般読者にはやや専門的に聞こえるかもしれない。簡単に言えば、ネットワーク環境やオフィスツールが今日ほど成熟していなかった時代に、本来現場で行うべき仕事の一部を、ファイル、プロセス、責任の分解を通じて別の場所に移して完了することである。ここで本当に重要なのは特定のツールではなく、構造である。人が現場にいないとき、どのように仕事の流れを途切れさせないか。一つのステップが完了した後、次のステップにどうやって移行するか。ファイルが異なる人の間を流れるとき、どのようにして漏れを防ぐか。もしエラーが発生した場合、どのように責任の連鎖をたどるか。これらの問題は、後に私の物流システム、出版システム、ウェブサイト保守、多言語処理の流れの中で繰り返し現れた。

1997 年、私は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の構想を始めた。多くの人は物流を輸送と捉え、単に物がある場所から別の場所へ運ぶことだと考えている。しかし、輸入貿易や通関を実際に経験した者ならわかるが、物流とは非常に複雑な責任の連鎖である。顧客データ、商業送り状、パッキングリスト、船便スケジュール、港、HS コード、関税、内陸輸送、倉庫保管、費用、集金、税金、書類のアーカイブ、そのどの一つの段階でエラーが発生しても、遅延、罰金、追加費用、または顧客との紛争を引き起こす可能性がある。後に私は『1997—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の原型』『1997 年：5 秒間での上萬レコード照合』などの記事を書いた。

私の初期の実践で「知的物流」と呼ぶものは、今日流行っている人工知能モデルではなく、構造的な知性であった。それは、従来は手作業の経験、手作業の照合、手作業の記憶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た多くの作業を、自動抽出、自動マッチング、自動プロンプト、自動エラー阻止、自動生成へと変換するものであった。例えば、請求書情報が不完全な場合、システムは最終的に人間が発見するのを待つのではなく、データが入力される時点で問題を指摘すべきである。ファイル名の付け方は、臨時の手書きに依存するのではなく、顧客、地域、注文、タイプが自動的にファイル名に含まれ、その後の並べ替えや追跡を容易にするべきである。費用計算は、一人の頭の中の経験だけに頼るのではなく、ルール、税率、コード、過去のデータを組織化すべきである。ここでの難しさは、単純なプログラムを書くことではなく、実際のビジネスの中でエラーが発生しやすい箇所をすべて見つけ出し、システムにあらかじめ判断責任の一部を負わせることにある。

2005 年頃、私のシステム実践はさらに具体的な段階に入り、知的請求書、知的収集、QR コード・バーコード在庫、グローバル調達の構想などを含むようになった。後に私はこれらを『2005 年の知的請求書システム』『2005 年の知的収集システム—1997 年構想』『2005 年の QR コード + バーコード在庫システム』『2005 年のグローバル調達の構想』としてまとめた。

QR コードとバーコード在庫は、一般読者にとっては、物品と資料に識別可能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与えることと理解できる。すべての物品、すべての在庫ロット、すべてのファイルが正確に識別され追跡できれば、手作業による検索、誤発送、記入漏れ、混同を減らすことができる。知的請求書システムはさらに複雑である。それは単に請求書を印刷することではなく、請求書をビジネスチェーン全体の一部に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は、顧客が誰か、商品は何か、費用が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るか、税金がどのように処理されるか、添付書類がどのように一致するか、ファイルがどのように命名されるか、エラーがどのように表示されるかを知っ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後に私はこれをさらに発展させ、『20 年にわたる世代横断型知的物流・財務システム』『成熟した構造的物流システム (20 年以上の継続運用検証済み)』、そして『時代を超えて実戦された 20 年の知的税務システム』を執筆した。

2013 年、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は成熟した運用段階に入った。

これらの記事は、タイトルだけ見ると技術的な展示と誤解されやすい。しかし私にとって、それらはむしろ実践の歴史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システムの真に難しいところは、構想時にどれほど先進的に見えるかではなく、20 年以上経った後でも当時のビジネスロジックを説明でき、現実の経験によって検証され続けるかどうかである。多くのコンセプトは事業計画書の中では素晴らしく見えるが、日常の運用に入るとすぐに失敗する。なぜなら実際のビジネスには例外、エラー、臨時の変更、人間関係の圧力が溢れているからだ。私がシステムを記事として書き残し続けるのは、これらの経験をコンピュータプログラムの中だけに留めたくないからだ。プログラムは時代遅れになり、ソフトウェアは交換され、コンピュータは廃棄される。しかし、構造、論理、実践のシナリオを明確に書き記しておけば、将来の研究者は、大規模なチーム、クラウドプラットフォーム、資本の力を借りずに、人工知能時代以前の個人システム設計者がいかにして実際のビジネスにおける複雑な問題を解決したかを理解できるだろう。

第 4 章 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華人コミュニティ (2004)

2004 年、私は「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と「Australian Winner Forum」を創設した。新旧バージョンのフォーラムを合わせた総登録ユーザー数は 400 万人を超え、2026 年 3 月 20 日金曜日午後 7 時 15 分には、同時オンライン訪問者数が 66 万 2 千人を超えた。同年、父・巫逖氏 (巫開騰) と共に「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およびその文学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www.azchy.com) を創設した。今日、人々がウェブサイトを見ると、考えるのはページ、トラフィック、ランキングだけである。しかし 20 年以上前、ウェブサイトは海外華人社会にとって別の意味を持っていた。そこは情報センターであり、コミュニティへの入り口であり、発表の場であり、歴史の保存場所であり、人と人とを結びつける場所であり、時代の変化を記録する層でもあった。後に私は『2004 年「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の創設』と『2004 年、私は二つの国家的文献ウェブサイトを独創した』を書いた。

ウェブサイトを 1 年間継続して運営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いが、20 年以上継続することとはもはや単なるウェブページの問題ではない。サーバー、プログラム、ドメイン名、バックアップ、攻撃、移行、旧システムの互換性、コンテンツ管理、ユーザーの変化、検索エンジンの変化に対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また、時代の急速な入れ替えにも直面する。フォーラムの時代が過ぎ去り、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が台頭した。パソコンウェブの時代が過ぎ去り、モバイル読書が主流となった。初期の中国語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多くのウェブサイトが消滅した後、生き残った古いウェブページはむしろ歴史的証拠となった。多くの人は最新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追いかけることに夢中で、長期的な存在そのものが価値を持つことに気づかない。20 年以上続くウェブサイトは、単に記事を保存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ある時代の言語、美学、議論のスタイル、コミュニティ構造、華人移民の生活の痕跡を保存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2007 年、私が作成した二つのウェブサイト、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と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 PANDORA システムによって永久にミラーリング收藏され、長年にわたり定期的に更新されてきた (最新の更新は 2025 年 8 月と 9 月) 。 PANDORA 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長期的なウェブ保存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り、TROVE は同館の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システムである。あるウェブサイトがこのようなシステムに收藏されることは、通常の検索エンジンのクローリングとは意味が異なる。検索エンジンは即時的な可視性を重視するのに対し、国立図書館による保存は、そのウェブサイトが国家的な文化・研究価値を持つデジタル遺産と見なされ、永久に保存され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これは一時的なキャッシュではなく、制度的で世代を超えた文献保存である。それは、たとえ私自身のサーバーが停止しても、これらのコンテンツ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システム内に存在し続け、将来の研究者がアクセスできることを意味する。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関連資料は、後に私によって体系的な文献データベースにまとめられた。ここでいう「超民間華文文学文献データベース」は、大げさな言葉を作り出すためではなく、その形成方法が大学や出版社、公的機関とは異なることを示す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民間から、長期的な自発的組織から、季刊誌、ウェブサイト、フォーラム、著者、イベント、そして国境を越えた華文創作ネットワークから生まれた。多くの民間文学活動は、盛り上がっている時には参加者も多いが、数年後には資料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私の長期的な仕事は、これらの散逸した資料をできる限り再整理し、検索可能で、保存可能で、追跡可能な文献形態にすることであった。

この流れが後に『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pochal_links.html) とつながったのは、偶然ではない。初期のフォーラムやウェブサイトでの経験から、コンテンツは構造がなければすぐに埋もれてしまうこと、目次がなければ理解が難しいこと、メタデータがなければ機械も認識しにくいこと、長期的な保存の入口がなければ、作品は一度のサーバー障害や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閉鎖で簡単に消失することを知って

いたからだ。「メタデータ」という言葉は専門的に聞こえるが、簡単に言えば「データに関するデータ」のことである。ある記事のタイトル、著者、日付、言語、キーワード、永続的識別子、ISSN、要約、出版者、リンク関係、これらはすべてメタデータである。これらは本文のように文学的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作品が検索、アーカイブ、引用、システム間伝達が可能かどうかを決定する。私は 20 年以上ウェブサイトに関わってきたからこそ、後にこれらの一見退屈な基礎作業を特に重視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第5章 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紙の季刊誌からデジタル遺産へ（2004 - 2025）

2004年、私は父・巫逖と共に「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を創設し、2005年にオンライ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立ち上げた。こ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は最初から単純なフォーラムではなく、文学創作を核とする、世界中の華文作家の集まる場所であった。それは中国語インターネットの開拓期に生まれ、その時代のBBS文化と共に成長した。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は最初から単なる文学団体の実践ではなく、外部からの支援を得られなかったため、明確な家族文化的継承の色彩を帯びていた。私が創設会長を務め、父・巫逖（本名・巫開騰）が終身名誉会長、姉・巫麗靈（ペンネーム・美芷）が副会長、母・杜維均（ペンネーム・杜鵑）が顧問を務めた。機関、大学、団体によって立ち上げられた多くの文学組織とは異なり、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形成と発展は、大きく分けて一つの華人家庭における数十年にわたる文学的蓄積、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そして継続的な実践の上に築かれている。

父・巫逖は長年にわたり創作を続けた詩人であり、その人生の軌跡はマレーシア、中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という三つの異なる文化空間をまたいでいる。彼は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重要な精神的支柱であるだけでなく、フォーラムで最も強い書き手の一人であり、後に国際的に著名な詩人、「巫逖文学館」の中心人物となった。姉の美芷は長期間にわたり文学創作、編集、組織活動に携わってきた。母の杜鵑は長期間にわたりフォーラムや文学活動を支援し、同じくフォーラムで最も強い書き手の一人となり、後に国際的に著名な詩人となった。それぞれの関与の仕方は異なるが、それぞれの方法で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と中華文化の発展に大きく貢献した。

したがって、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発展の歴史は、単なる文学組織の発展史ではなく、家族の文化継承史であり、海外華文文学の実践史であり、そして複数の国と地域をまたぐ華文精神の記録史でもある。多くの著者、読者、文学を愛する人

々が文学によって集い、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そのものが、一つの家庭が数十年にわたって中華文化の建設に継続的に関与してきた過程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てきた。

2005 年 1 月、『澳洲彩虹鸚』(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紙の季刊誌が正式に創刊された。後に 21 号分の完全な出版記録を見た多くの人は、その背後に成熟した出版機関や安定した資金源があったと誤解しがちである。実際に、『澳洲彩虹鸚』紙の季刊誌が 21 号まで発行を続けられたのは、顧問の曾力氏による長期的な出版スポンサーシップと支援のおかげである。海外での華文紙の出版が徐々に衰退していた時代に、紙の文学季刊誌を発行し続けること自体が、決して容易な仕事ではなか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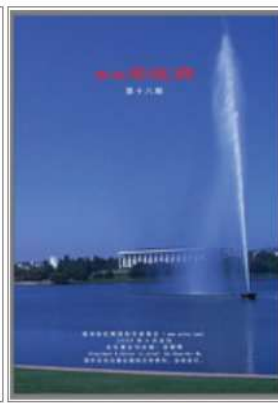
季刊誌の発行停止後も、関連する仕事は終わらなかった。私は一人でウェブサイトのメンテナンス、歴史資料の整理、文献のデジタル化変換、文学作品の救済、データベース構築、その後のネットワーク版文献出版などの作業を続けた。時が経つにつれ、フォーラム、ウェブサイト、紙の雑誌、歴史的アーカイブに散らばっていた膨大な資料を、長期的に保存、検索、引用可能なデジタル文献体系へと再整理していった。これにより、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は伝統的な紙の季刊誌から、紙の時代とデジタル時代をまたぐ長期的な文化アーカイブプロジェクトへと発展した。

今日振り返ると、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が 20 年以上存続できたのは、どれだけ多くの雑誌を発行し、どれだけ多くのイベントを開催したからではない。より重要なのは、特定の時代の海外華文文学の発展軌跡を完全に記録し、同時に世代を超えた多くの華文著者、読者、文化参加者が残した真の痕跡を保存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らの記録が共同で、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最も重要な価値を構成し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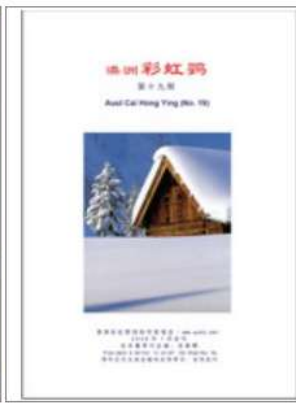
2005 年 1 月、こ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基に、紙の季刊誌『澳洲彩虹鸚』を創刊した。これは「電子雑誌」でも「ネット雑誌」でもなく、正式な ISSN 番号を持ち、印刷され発行される、まぎれもない紙の文学季刊誌である。以下は『澳洲彩虹鸚』季刊誌各号のリンクと表紙 #1 : <https://www.azchy.com/>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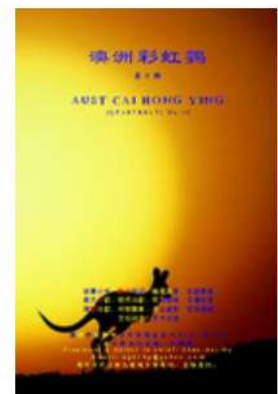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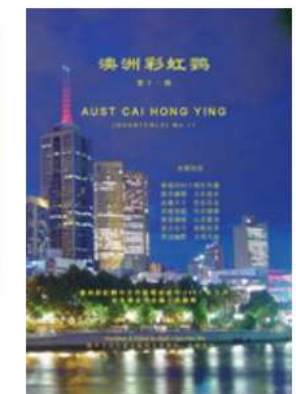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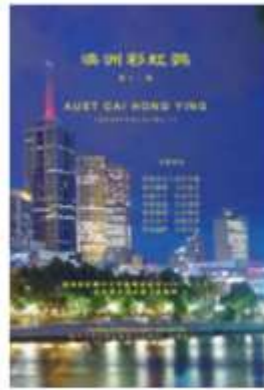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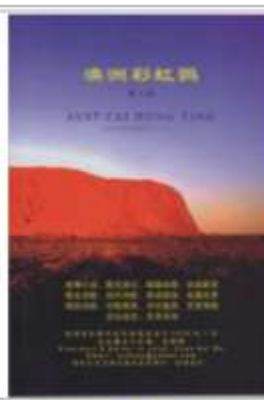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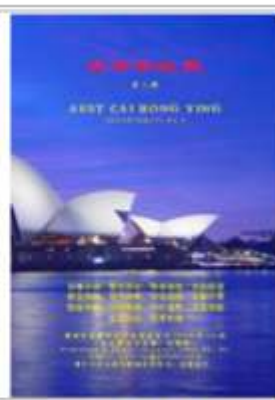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なぜ 2005 年が重要な年なのか？ それはこの年に、制度的に重要な二つの出来事が起こったからである。

第一に、この季刊誌の創刊は、私が個人として国家レベルの文献保存体系に入る起点となった。創刊号から、『澳洲彩虹鸚』の毎号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に正式に収蔵され、国家の逐次刊行物コレクションに入った。これは、2005 年から私の出版物がすでに国家レベルの文献保存体系に入ってい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これは「後になって成し遂げた」ことではなく、独立した実践の初日から同時に起こった制度的な確認である。

第二に、2006 年から、全号分の雑誌が中国・北京の中国現代文学館に収蔵された。これにより、個人が創刊した華文文学季刊誌が、同時に二つの国の国家レベルの文献コレクションに収蔵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個人が発起した海外華文文学季刊誌が、二つの国の国家機関によって永久保存されることは、海外華文文学史において極めて稀である。

その後、この季刊誌は、当時のオーストラリア首相ジョン・ハワードと 6 人の州知事からの祝辞を受け取った。その手紙は今も私が保管しており、後に永久保存された。その手紙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多文化社会への貢献」を公式な外交辞令で称えていた。それは機関に宛て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個人が創設した民間文学団体に宛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歴史の中で極めて異例である——国家の最高行政長官が、海外華人の民間文学組織に祝辞を送るということ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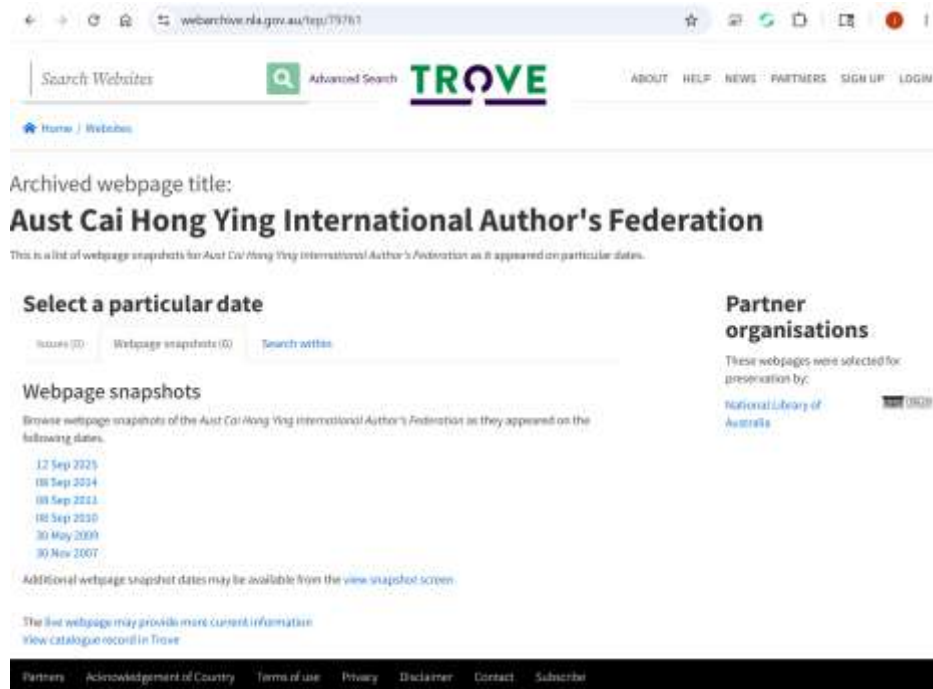
私は後に、『澳洲彩虹鸚』季刊誌の完全な出版記録を『澳洲彩虹鸚季刊誌 21 号完全記録』としてまとめ、この 21 号の紙の季刊誌の出版事実を完全に記録した。同時に、その祝辞も永久保存された。

2007 年、オンライ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全体——フォーラム、文学コミュニティ、作品データベースを含む——が、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 PANDORA システムによって、能動的に永久全サイトミラー収蔵された。当時の書簡は今も残されており、同時に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 PANDORA システムにも収蔵されている。これは、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が全体として——紙の雑誌、オンライ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歴史的データ——すべて国家レベルの永久保存体系に入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

TROVE による「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ウェブサイ

ト <https://www.azchy.com/> の永久全サイトミラー收藏の履歴リンクとスクリーンシ

ョット #2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TROVE による「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ウェブサイ

ト <https://www.azchy.com/> の永久全サイトミラー收藏の履歴リンクとミラースクリ

ーンショッ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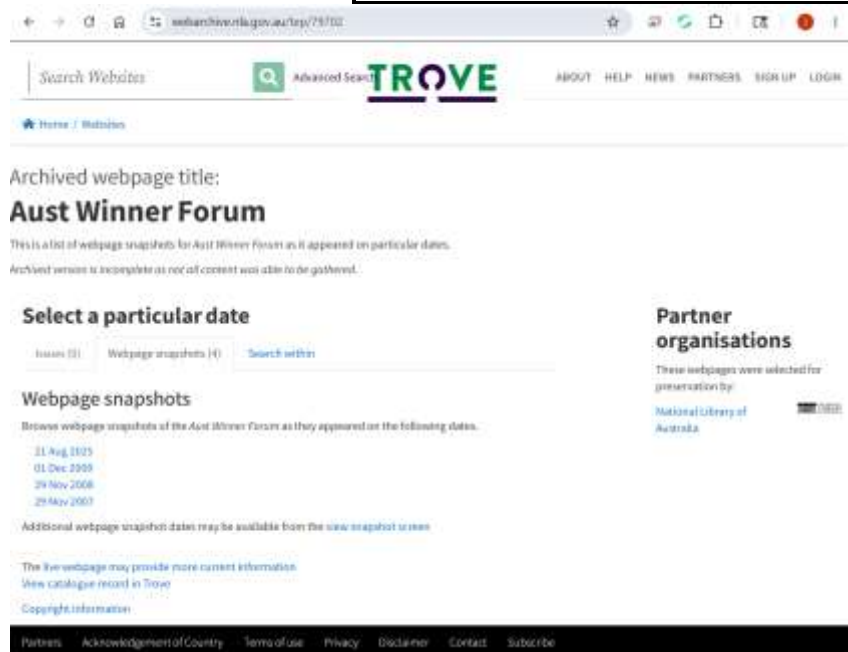
#3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TROVE による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の永久全サイトミラー収蔵の履歴リンクとス

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4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TROVE 収蔵の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リンクとミラー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5 :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しかし、物語はそこで終わらない。インターネット時代の劇的な変遷に伴い、大量の初期デジタル文学作品が静かに消えつつある。フォーラムは衰退し、ブログは閉鎖され、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の断片化が深い読書に取って代わった。かつてフォーラムに保存されていた数十万件の文学作品が、データ消失のリスクに直面している。初期のメンバーの多くは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ており、多くの作品の原稿はフォーラムデータベースの中にしか存在しない。

そこで 2025 年 8 月、私は「デジタル文献救済」活動を開始した（下記リンクと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参照）。20 年にわたる文学的宝庫を、フォーラムデータベースから一編一編取り出し、10 言語の独立したウェブページに変換し、再公開した。2025 年 9 月までに、私は約 7 万作品を独立したウェブページに変換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このプロセスはワンクリックの移行ではなく、一編ずつの抽出、変換、公開であった。作品を一つ復活させることは、消えゆく文学史に一つの火種を残すことである。下記リンクと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6 参照：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作品	数量
巫海2013作品集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何人（巫海2015年）	352篇
巫海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篇	1497篇
古韵新声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阁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阁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自选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章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国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流水落花随波逐流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これは「私の作品」を保存するためではない。ある時代の文学的記憶を保存するためである。それらの作品の著者は世界中に散らばっており、多くは既に連絡が取れず、多くはもう執筆をしていない。しかし、彼らが残した言葉を、消えかけているフォーラムデータから私が救い出さなければ、それらはサーバーの停止とともに永遠に消え去るだろう。これは「個人プロジェクト」ではなく、「文明救済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歴史は、2004 年から今日まで、20 年以上にわたる。BBS 時代から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時代、紙の雑誌からデジタル、単一言語から 10 言語へと至る全過程を経験してきた。それは計画されて生まれたものではなく、一歩一歩歩んできたものである。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の枠組みの中で、私は特別なアーカイブ「巫逖文学館」も設立した。私の父、巫逖 (1938-2023) は、マレーシア、中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の三つの文化空間をまたぐ詩人である。彼の生涯は、マレーシアから中国、そしてオーストラリアへと、ほぼ一世紀にわたり、離散華人の生命軌跡を詩で記録した。

私は一人称の家族視点と歴史叙述を交錯させる方法で、彼の全作品と華僑としての生活経験を整理した。父はマレーシアの鉄道で働いていたことがある。その線路は彼の若き日の放浪を見ていた。その後シドニーに来て、異国の庭で最期の詩を書いた。彼の詩は、微視的な華人離散史である。

この文学館は、父子二代にわたる文化的継承であると同時に、稀有な微視的・文明横断的なアーカイブでもある。それは、2005 年から 2023 年までのほぼ 20 年間にわたる巫逖の詩作を収録しており、テーマ詩集、選集、記念アルバム、年間作品選を含む。すべての資料は、タイムスタンプ付きのフォーラム連載形式で提示され、原文、編集情報、読者との相互作用の痕跡を保存している。すべての詩、すべての評論、すべての相互作用には、明確な時間記録がある。これは事後的に整理されたアーカイブではなく、リアルタイムで成長した文献である。

第 6 章 站樁と剣の影 (1992 - 2026)

1992 年、私は武術に触れ始めた。香港気功太極社 (2022 年 8 月に「太極国際学院」に改名) の社長である林文輝宗師に啓蒙された。その年、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に来て 3 年が経っていた。師匠は側におらず、自分で手探りするしかなかった。後になって、そのような「独学」では伝統武術で大成することはほとんど不可能だと知った。その後も体系立てられないまま独学を続け、毎年香港に帰る際に林文輝宗師から指導を受けた。この道は、33 年間続いている。

2024 年、私は単穎宗師の門下に正式に師事し、その系譜は太極の泰斗・李經梧に遡り、オーストラリア経梧太極の正統な伝承者となった。陳式太極拳第十二代伝人、呉式太極拳第六代伝人となる。その後、私は再伝弟子の視点から『太極泰斗・李經梧小伝——陳呉太極近代小史』を執筆した。この記事は単なる「師門の紹介」ではなく、体系的な武術学文献である。文中には、私の師・単穎の口述による 1989 年、李經梧が晩年に門戸を再開して 18 人の弟子を取ったという武林の佳話や、師爺の「日推三千輪」の教えを収録した。また、1989 年に李經梧が単穎に発行した授徒証を初公開した——これは文物レベルの師門伝承の証拠である。同時に、陳発科宗師が李經梧の子・李樹峻を手取り足取り指導したこと、李經梧が同門と共に陳発科の子・陳照奎を指導したという師門の逸話を記録し、二代の宗師の友情と伝承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

2024 年、車式形意拳の趙宏偉宗師の門下に正式に入門し、趙氏形意拳の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責任者、兼オーストラリア協会会長となった。

しかし、私の武術に関する仕事は「歴史の記録」ととどまらない。私はまた、自分の身体を実験室として、「丹体本源」と名付けた身心実践体系を確立した。その核心理念は「身体全体が丹田であり、天地環境と継続的に交換し合う開放系である」というものだ。これはスローガンではなく、記録可能で検証可能な身体実証に基づいている。

私の実践において、私は一連の極限武術実証記録を完成させた。

2025 年 9 月、私は 56 歳の時、安定した環境条件下で、目を閉じて片足で立つことを 75 分間連続で達成した。外部からのサポートもなく、補助器具もなく、視覚的なフィードバックもなかった。これはパフォーマンスでも競技でもなく、身体システムの自己検証であった。プロセス全体を通じて、心拍数は安定し、呼吸は自然で、姿勢は安定しており、身体は「消耗なし・根なし・介入なし」の平衡状態に入った。このビデオは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る。

2026 年 1 月、私は『丹体練功日誌』を発表した。タイムラインを主軸に、站樁、太極剣、目を閉じての片足立ち、「無根樁」、整理統合などの複数の訓練段階を含む、ある連続した朝の練習過程を体系的に記録し、スマートデバイスで収集した心拍数、呼吸数、時間長、環境パラメータを合わせることで、構造的に完全で、前後が閉じた実践サンプルを形成した。これは私の武術実践の日常状態の原初的な記録である。

57 歳の時、体重 62.5 キログラムの私が、29 歳、体重約 128 キログラム、長期間筋力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ている屈強な若者と対手として真正面から対抗した。私はパフォーマンス的な技巧ではなく、太極の樁功の構造を用いて、体重差を超えた構造的圧力に耐えた。記事には現場の写真、ビデオ、GPS メタデータ、タイムスタンプ、心拍数記録、プロセス文書が添付されており、「圧力下での構造的完全性」が外見の技巧よりも重要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これは「試合」ではなく、構造の検証であった。対手の力が私の樁功の構造を通して伝導、分散、反射された時、彼が感じたのは私の筋肉の力ではなく、私の身体を通して伝わる地球全体からの反作用力であった。

私はまた、『身体即ち宇宙：丹体本源の生命構造』を執筆し、現代の人体生理学と『黄帝内経』などの古典を相互に検証しながら、「人体は開放系である」という生命構造観を詳細に述べた。この記事には、毎朝午前 4 時 45 分に起床して海辺で修練してきた 7 年間の実証過程と、そこから生まれた「丹体本源」身心実践体系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すべてのデータ、写真、ビデオ、医学報告書は、読者の検証のために独立して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る。

武術理論に関しては、私は『虚領頂勁浅析』を発表した。一人称視点から「虚霊頂勁」という古典的な概念を「虚・霊・頂・勁」という四つの段階的な修練段階に分

解し、各段階を『黄帝内经』、経絡学説、伝統武術理論と組み合わせて分析し、站樁などの具体的な実践経験を補足した。この記事によって、身心のリラックス、身体の気づき、構造のアライメント、そして全身への発勁へと至る連続的な実践経路が構築されている。

2026 年 4 月 28 日、太極拳が中国の大学の学部教育課程に正式に組み入れられた。これは歴史的な節目である。この機会に、私は『大学教育課程に入る太極拳：伝承者と大学教育体系の関係の再評価』を執筆し、「伝承体系」と「学院体系」の関係を構造的な視点から体系的に再評価した。

私は次のように提案する。「太極拳が成立するための究極の基準は、カリキュラム化や制度化にあるのではなく、外部からの依存条件が全くない状態で、身体そのものが統一的に機能できるかどうかにある」。学院体系は知識の整理と伝播に適しており、伝承体系は身体構造の確立と継続という中核的な機能を担っている。両者は代替ではなく補完関係を形成すべきである。この記事は伝統的な文献レビューの手法に頼らず、33 年間の身体実証と四つの流派の正統な伝承経験に基づき、知識体系と身体構造の間の差異を中心に分析を展開している。

2026 年 3 月、私はまた『初の国際太極拳デーの構造的意義』を執筆し、長期的な実践の視点から、身体、時間、自然の間の構造的対応関係を体系的に述べた。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身体は孤立して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く、天地の環境とリアルタイムの相互作用と構造的共鳴を形成できる動的なシステムである。国際太極拳デーは、単なる世界的な文化イベントではなく、身体を入り口として、構造、認識、文明の関係を改めて理解するための重要な節点である。『金鳳独立』の姿勢と朝焼けが自然に形成する鳳凰のイメージを出発点として、この記事は次のことを提起する。身体と自然の間には、実証可能な構造的対応関係が存在する。」

2024 年、武術の伝承は新たな段階に入った。

武術実践の過程で、私はまた、医学的に「不可逆」と見なされる身体状態の変化についての個人的な事例記録をいくつか残した。

中等度から重度のアンドロゲン性脱毛症の段階的・自然回復の一例。 私は『中等度から重度のアンドロゲン性脱毛症の段階的・自然回復の完全記録』を発表し、私が

Norwood-Hamilton 分類体系のステージ 3V の特徴を示す脱毛状態にあった時期から、薬物治療、医学的治療、植毛処置を用いずに、自然な変化の過程を記録した。これには頭頂部の密度、被覆範囲、毛髪の太さと色素状態などの重要な特徴の変化が含まれる。記事の中で私は明確に宣言している。「本記事は、筆者個人の真実の事例記録と長期的な実践の総括であり、医学的臨床検証や集団的結論を構成するものではない。」

眼底黄斑症の回復記録。 私は『眼底黄斑の回復』を発表した。私は眼底黄斑関連の問題で長期間眼科専門医の経過観察を受けていた。最近の糖尿病を対象とした定期眼底スクリーニング検査において、第三者医療機関が発行した正式な検眼報告書には、黄斑浮腫の兆候は観察されず、糖尿病網膜症も認められないと明確に記録されていた。同時に、最良矯正条件下での両眼視力は 6/6 であった。

頭皮の鱗屑（ふけ）の回復。 私は『頭皮の鱗屑の回復』を発表し、洗髪製品を変えず、薬剤を使用せず、医療または対症的処置を受けておらず、生活様式に構造的な変化もない状態で、修練の実践が時間軸に沿って継続的に進むにつれて、頭皮の鱗屑現象が徐々に軽減し、最終的にほぼ消失し、同時に長年はげた状態が続いていた領域に安定した黒髪の新生が現れたことを記録した。

さらに、私は極度の寒がり状態から、7 度の低温でも夏服で活動できる耐寒体質を身につけた。私は一連の記事を発表し、耐寒体質の段階的分類体系と、極度の寒がりから耐寒体質への完全な転換過程を詳細に記録した。『AI が 20 歳若く誤認識する奇跡』という記事では、私の個人写真を複数の AI 年齢認識システムにアップロードしたところ、システムが私の生理的年齢を実際の年齢より約 20 歳若く誤認識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あったという興味深い現象を記録した。

私は明確に宣言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らはすべて私個人の事例記録と長期的な実践の総括であり、医学的臨床検証や集団的結論を構成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しかし、世界中の研究者が参照・引用できる原初の事例資料として、これらの記録は同種の実証の中でも極めて稀である。それは「治療効果」の証明ではなく、「身体システムの可塑性」の実証事例である。

私はまた、『金鶏独立 23 分間』『金鶏独立 37 分間』『構造的金鶏独立 40 分間』『金鶏独立は金鶏提膝にあらず』『7 度気温発汗太極法』『早朝 7 度、夏装で発汗』など、100 編以上の武術実践の体験記録も書いている。

これらの記録は一見日常的なものに見えるが、研究上の意義がある。身体の変化を口頭での説明に留めていては、後世の人が理解するのは難しい。しかし、訓練時間、環境、動作、身体感覚、構造的判断を継続的に記録していけば、徐々に追跡可能な資料群が形成される。これらは医学論文でもなければ武術の教科書でもない。個人の長期的な実践記録である。将来、もし海外華人武術の伝承、現代社会における伝統的身体訓練の継続、あるいは個人が中年期以降にどのように身体構造を再構築するかを研究する人がいれば、これらの資料は具体的なサンプルを提供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第 7 章 琴弦とシャッター (2019 - 2026)

2019 年、30 年ぶりにギターを再び手に取った。

私はこれまで正式な音楽教育を一切受けていない。中学校のギター同好会で 8 回の基礎レッスンを受けただけだ。楽譜は読めず、和声理論も知らず、アレンジもわからない。しかし 2019 年以降、私は聴覚と触覚に頼って、複数の自作詞曲の創作とギター指弾きの独学を完成させ、それを熟練して演奏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私は『楽盲のギタリスト』を発表し、ゼロからギターを練習し直した過程を記録した。2019 年にギターを再び手に取ってから、曲を完全に演奏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まで、この道は 4 年かかった。教師も教材もなく、耳と指と反復的な試行錯誤だけがあつた。

私は『楽盲の作詞作曲』を発表し、正式な音楽教育を全く受けていない状態で、構造主義的思考によって作詞・作曲・編曲を駆動させるという完全な個人実践を記録した。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このケースは、『構造が技巧に先立ち、作品が訓練に先立ち、体系が道具に先立つ』という逆説的な芸術生成経路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非科班による『出エジプト記』指弾きギター物語的編曲の分析』では、伝統的な和声理論や楽譜ツールを完全に避け、映画の物語言語を通して音楽構造を構築する過程を記録した。作品は原曲の叙事詩的な推進力を保持しつつ、「余波と空間の展開」を表現するオリジナルの部分を拡張し、さらに最小限の録音条件（携帯電話による一発録り、ポスト処理なし）で声部の独立性と物語的完全性の実現可能性を検証した。

私の最初のオリジナル曲は『当下の時光』であり、ギターの指弾き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ワルツである。創作ノートに私はこう書いた。「これは『作品』とは言えない。むしろそれは出発点だ。それ以前は、自分が作曲できるとは夢にも思わなかった。しかし、指がギターの上でそれらの音符を見つけた時、私は知った。構造的思考はどんな分野でも機能するのだ。音楽を含めて。」

同年、私は『星空の童話』を作詞作曲した。1990 年前後のオーストラリア留学時代の実体験を背景にしている。この作品は、自作詞曲、個人のギター弾き語り、留学時代の実話、歴史的な写真のアーカイブを融合させ、私が独立して創作・編集したものである。中英二カ国語で提示され、同時にフランス語、ドイツ語、スペイン語、ロシア語、アラビア語、日本語、韓国語、ポルトガル語など多言語版に拡張されている。歌の中で私はこう歌った。「かつて最高の年華に、ギターを背負って家を離れた。天下の広さを知らずに、外に何があるのか見に行った」それは単なる歌ではなく、あの孤独な時代への最も真実なこだまである。この作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と永久保存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通じてアクセス可能である。

また、『相依り相守る』を作詞作曲した。両親の 60 年の結婚生活に捧げている。歌の中でこう歌う。「千年苦修して、この世の縁を得た。三世の待ち、彼岸の花は千度咲く」。曲の紹介で私は書いた。「両親の結婚 60 周年の時、私は彼らに贈り物をしたと思った。物質的なものではなく、歌を。歌詞の一語一語は、私の彼らの結婚への理解である。」

さらに『梢の上の月』も。「ギターをかき鳴らせば、夕風ひんやりと涼しい。梢の上の月は、天の穹に懸かっている」。そして『絲路の明珠』は、敦煌のシルクロードを背景にしている。「大西北の果てまで行き、失われた絲路を探す。鳴沙山に黄砂満ち、麓には美しき浄土が広がる」。

2023 年には、オリジナル音楽チャンネル「港灣詩琴」も創設し、200 以上のギター指弾きと弾き語りのビデオを収録した。チャンネルの紹介文にはこう書かれている。「すべての映像と音楽は、作者が独立して完成させている。作詞、作曲、編曲から演奏、撮影、ポストプロダクションに至るまで、完全な個人創作体系を形成している。ここでの音楽は、商業的なパッケージでもステージ上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でもなく、真摯で持続的な自己表現である。」

同時に、私は「極限写真」体系も発展させた。私は高度 1 万メートルの旅客機内で空撮を完了し、地球の脈絡が蛇行する様子を捉えた。海辺の曙光の中で、太極剣、朝焼け、極限の視点によって多次元時空写真を構成した。

私は『極限写真体系・基礎宣言』など複数の記事でこの体系を解説した。私はこう書いた。「極限写真とは、単純な情報の重ね合わせではない。時間、空間、速度、高度、身体構造などの多次元情報を一つの画面の中に圧縮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は技術の問題ではなく、構造の問題である——二次元画面の中でいかにして多次元情報を提示するか。」

代表的な極限写真作品には以下が含まれる：『万米空撮、地脈蜿蜒』——時速 893.1 キロメートル、高度 1 万メートルで撮影されたウルル；『天水鏡の如く夕焼け赤く』——水面を鏡のように使い、空とその反射で対称構造を形成；『海天交わり気機昇る』——太極剣と朝焼けで動静の対比を構成；『生死復飛』——離陸後に故障で緊急帰還したフライトの全過程を記録；『孤剣朝霞』——太極剣のシルエットと朝焼けで構図の緊張感を形成；『万米空撮大紅岩』『霧行者』『極限多次元時空写真』など。

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極限写真の代替不可能性は次の点にある。それが捉えた瞬間は、複製不可能である。1 万メートルの高空からの視点、朝の光の中での剣先の角度、波が岩に打ち付ける瞬間——これらは決して『ポーズをとって』撮影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第 8 章 一人ともう一つの刊行物『The Epochal Transition』（2025 - 2026）

さて、読者がずっと考え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質問に答える時が来た。これだけのことをしてきた私は、最終的にどこへ向かったのか？

答えは、もう一つの刊行物——『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pochal_links.html）である。

『The Epochal Transition』の出現は、私が突然ジャーナルを創刊したいと思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それまでの数十年の経験が徐々に合流した結果である。私は印刷をやってきたので、版面、完成品、エラーコントロールを理解している。ウェブサイトをやってきたので、目次、リンク、検索、長期的な維持管理を理解している。物流システムをやってきたので、プロセス、自動化、データの一貫性を理解している。文学団体をやってきたので、著者、作品、民間文化の保存を理解している。10 言語処理とクロス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出版をやってきたので、多言語バージョン、メタデータ、アーカイブ、国際検索の関係を理解している。この前史がなければ、『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今日のような構造を形成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

『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国際標準逐次刊行物番号 (ISSN) を有している。ISSN はパリの国際 ISSN センターによって管理されている。ISSN を取得することは、この刊行物が国際的な逐次刊行物登録体系において、独立したジャーナルとして正式に認定されたことを意味する。ISSN センターは、発行者が博士号を持っているかどうか、大学のポストを持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は関心がない。関心があるのは、刊行物自体が基準を満た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独立したタイトルを持ち、定期的に出版され、内容に学術的または文化的価値があるかどうかだけである。

すべての論文はデジタルオブジェクト識別子 (DOI) を持っている。DOI は現代の学術出版の基盤である。DOI のない論文は、今日の学術世界では安定して引用することがほぼ不可能である。私の論文にはそれぞれ独立した DOI があり、完全なメタデータ体系が確立されている。2026 年現在、このジャーナルと関連作品は 60 以上

の DOI を有している。将来サーバーがどこにあると、ウェブサイトがどう変わろうと、これらの DOI は常にこれらの作品を指し続ける。

私はグローバル研究者識別子 (ORCID) を持っている。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これはグローバルな研究者識別システムである。すべての作品を一人の研究者に関連付ける。誰でもこの ORCID を検索すれば、私がどこで働いているか、どんな肩書きを持っているかを知らなくても、私のすべての学術的成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ジャーナルは、グローバルライブラリ合同目録 (WorldCat) に収録されている。WorldCat は OCLC によって運営されており、そのメンバー機関には 100 力国以上、16,000 以上の国立・大学図書館が含まれる。ある刊行物が WorldCat に収録されると、世界中のどのメンバー図書館でもそれを検索でき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これは図書館目録体系による刊行物の地位の確認である。

このジャーナルは同時に、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システム (TROVE)、CERN オープンサイエンスアーカイブ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Zenodo)、欧州連合オープンサイエンス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OpenAIRE) などの複数の国際学術保存経路に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る。TROVE 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の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システムであり、国家的な文化・研究価値を持つデジタルリソースを保存するために特化している。TROVE に収録されることは、その刊行物が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国家文献遺産の一部と見なされ、永久保存されることを意味する。Zenodo は CERN (欧州原子核研究機構) によって運営されており、欧州のオープンサイエンスインフラの中核的構成要素である。Zenodo に収録されることは、その刊行物が欧州のトップレベルの研究インフラの保存経路に入ることを意味する。OpenAIRE は EU が資金提供するオープンサイエンス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であり、欧州の研究成果と研究者を結びつける。この三つのシステムによって同時に永久保存されることは、このジャーナルの作品が私自身のサーバー上に存在するだけでなく、複数の独立した、権威ある、分散された国際システムによって保存され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どの一つのシステムに問題が生じて、他のシステムが完全なコピーを保持している。これはデジタル保存の最高基準である。一時的なキャッシュでも検索エンジンの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でもなく、制度的で世代を超えた永

久保存である。現在、そして将来的に、無数の人々がこれをダウンロードして保存し、私が記録してきた貴重な歴史資料の研究材料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る。

これが、ずっと働き続けてきた人間が最終的に残した文献体系である。

私はこの刊行物について、『独立国際学術月刊『The Epochal Transition』の制度化宣言と出版説明概要』、『『The Epochal Transition』の構造的な国際学術ジャーナルとしての制度化アーカイブ：個人の学術実践の事例研究』、『『The Epochal Transition』前7号総覧』、『『The Epochal Transition』トップページの構造変化分析』など、多数の研究記事を書いている。これらの記事は、個人の執筆、ウェブサイト公開から国際文献構造への移行過程を体系的に記録している。

『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2025年8月の創刊以来、これまでに合計10号を継続的に定時出版している。創刊号、第2号、第3号、第4号、第5号、第6号、第7号、第8号、第9号、第10号は、すべて複数の権威ある国際インフラ、DOI、および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TROVE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システムを通じて多重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る。

以下は『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ウェブサイト

ト <https://times.net.au/> のトップページの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6 である：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2025年
自2025年起
长期月刊

近700
(仅前十期)
累计字数
Nearly 7 M
(First 10 Issues)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

Witnessing the Changes from 1986 to 2026 · Witnes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igrants and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 Building

主刊 Authors | 专题与新书 Topics | 项目结构 Structure Diagrams

中文 English Français Español Deutsch العربية 日本語 Português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WorldCat | TROVE | Zenodo | ORCID | doi | OpenAIRE

关于作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 资深国际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2005 年起) | ORCID
• 《时代跃迁》独立撰写者兼主编, 2025 年至今
• “澳洲彩虹国际作家联盟”创会会长兼总刊编辑, 2004 年至今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跨领域机制, 由资深跨领域国际独立学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创建、文创作矩阵、多维结构矩阵。本刊及以下展示之全部 40+ 部作品, 均为他的独立创作

本刊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永久存档: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Worldcat 全球通过 16,000 所国家馆与大学图书馆, 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运营的 Zenodo、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联盟 (超 60 个文献) 与 ORCID 全球唯一永久学术数字身份认证 等国际学术体系、出版社或国家职称评定体系。其公开记录客观呈现了本刊的学术属性、存档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查看全部

これらのリンクと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が表すのは、長期的な転換である。初期の個人執筆、ウェブ公開、フォーラム記録から、より安定した国際文献構造への私の移行である。10 言語出版は単なる翻訳ではない。中国語、英語、フランス語、スペイン語、日本語、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ポルトガル語、ロシア語、韓国語を同時に扱うことは、タイトル、要旨、本文、表紙、ファイル名、メタデータ、目次、リンク、バージョン関係の同期管理を意味する。どの一つの言語バージョンでエラーが

発生しても、後々の検索や引用に影響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の 10 言語がカバーする人口は、現在の世界の約 60% から 65% に相当する約 49 億から 51 億人である。ここでの本当の困難さは、特定のある一回の公開ではなく、毎号、毎論文、それぞれの添付ファイルについて、すべてを繰り返し検証し、人間が読めるものであり、かつ機械が識別できるものであり、さらに図書館やデータベースが受け入れられ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点にある。

さらに、私は『独立研究者のグローバル書目接続の制度工学実証』と『WorldCat 上の 618 の座標』も発表し、独立研究者の作品がグローバルな図書館検索体系に組み込まれる過程を記録した。

2026 年、10 言語体系は拡大を続けている。

第9章 実践から生まれる理論

長期的な実践の後、私は繰り返し現れるいくつかの基礎的な問題を理論的な文章に書き始めた。

私は『極限哲学——原初的基础宣言』を発表した。この基礎宣言の中で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極限哲学は思弁を起点とせず、公表された、現実の実践と制度的事例を記録した十八の文献に基づく。それは、哲学的探求は、因果仮説や規範的判断を前提とせずに、すでに達成された結果から出発し、それを可能にした反復可能な実践構造を遡及的に分析すべきだと主張する。いかなる有効な反論も、まずこれらの実証的基礎を検証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私は『果因論（初版）』と『果因論（完全版）』を発表した。それは「果が因に優先する」構造を提示し、「果優先律」「引力組織律」「実証閉環律」の三大公理体系を確立する。初版で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因』が『果』を駆動するのではなく、『果』が先行して存在する目標、引力場として、現実の中のすべての『因』を逆向きに組織する。」これは伝統的な哲学における線形因果論理とは完全に異なる。

完全版で私はさらに詳しく述べた。「伝統的な理論哲学とは異なり、『果因論』はむしろ『実証哲学』の経路に近い——その理論的枠組みは、主として書斎での思索から生まれたのではなく、著者の長期的な現実実践に基づく構造的な総括である。文中の多くの事例は、多言語出版体系、長期にわたるフォーラム運営、分野横断的なシステム構築、高い強度の創造的実践など、著者が長期間継続して運営してきた実際のプロジェクトから得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完全版の序文で私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た。「果因論は、『私が考え出した』理論ではなく、『私が生きてきた』総括である。これは書斎の哲学ではなく、実験室の哲学である——その実験対象は私の人生全体である。1993年のリモートワークシステムから2025年の10言語学術月刊まで、私が歩んできた一步一步が、果因論の中核的命

題を検証している。すなわち、最初に目標（果）があり、その後に対目標の行動（因）がある。」

私はまた、『極限哲学：意識と制度層の探求』を発表し、「制度層」を意識問題の真の基礎構造として提起した。意識は体験や意味の根源ではなく、制度層の上で動作する実行システムであると主張する。制度層は、身体制度、リスク制度、代償制度、インセンティブ制度、死の制度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これらが共同で体験、行動、選択、そして文明の成立条件を決定する。

この論文は、「人間と人工知能が身体を交換する」という思考実験を通じて、意識と制度が分離した後に生じる実行の断絶、フィードバックの断絶、意味の断絶を明らかにし、意識の移動可能性が体験、自己、文明の連続性と同義ではないことを論証した。論文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議論の焦点は『意識がアップロードできるか』から『制度が移行できるか』へと移されるべきである。死の制度は文明の究極的な制約を構成し、文明がキャリアを超えて存続できるかどうかの重要な決定要因でもある。死の制度が必然的な制約から技術的な選択肢へと移行する時、既存の文明の論理、倫理構造、自己形成メカニズム、時間的代償体系は共に機能しなくなるであろう。」

『極限哲学：AIの死の制度』では、この考察を人工知能とシリコン生命の未来の存続問題へと拡張した。論文は文明制度の観点から人工知能の未来を再検討し、シリコン文明にとっての「死の制度」の必要性和合理性を提起する。論文は次のように指摘する。「シリコン文明が自律的な生産、更新、意思決定の能力を獲得した時、その内部には必然的に『存在権』と『終了権』に関する制度的構造が形成されるであろう。この構造は生物学的な終点ではなく、文明の反復と安定化のための機能的な制度である。」

私はまた、『多次元構造マトリックス』を発表し、10以上の全く異なる分野を網羅する自身の構造哲学の枠組みを体系的に総括し、検証可能、追跡可能、移転可能な個人知識体系を構築した。

2026年4月、私は『超次元アルゴリズム：「計算」そのものの再定義』を発表し、「アルゴリズム」という基礎的概念の再定義を提案し、従来の「入力・ステップ・

出力」という線形構造の制限を突破した。論文は次のように指摘する。アルゴリズムは必ずしも数学的公式や順序立てられたステップに限定される必要はなく、多次元的、重層的、ランダムでありながら秩序立った関係構造でありうる。この構造において、データはもはや単なる入力や出力ではなく、複数の起点と複数の結果を持つノード属性でありうる。結果はもはや単なる終点ではなく、新たな入り口にもなりうる。メタデータは繰り返し修正する必要はなく、構造的な入り口や関係の変化を通じて、異なる状態や結果に対応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026 年 5 月、『The Epochal Transition』第 10 号は、『果因論』を中核的な理論的主軸として初めて体系的に「果」と「因」の構造的相互作用関係を提唱し、創造、存在、意識、制度、文明、人工知能、長期的実証など多角的な視点から現実と未来文明の関係を再考察した。『果因論（初版）』と『果因論（完全版）』はともに、今号およびその増刊体系に収録され、理論の原初的思想記録から体系化された構造への進化過程を完全に保存している。

私はまた、『AGI は既に出現していた』『もし AI が世界を支配するなら』『AI 文明が人間から完全に分離した後』『人類はすでに Universe 25 に突入している』といった文章も書いている。これらの記事は人工知能や文明構造に関わるものであり、誇張された判断と誤解されやすい。しかし、私の重点は流行を追うことではない。それは長期的な人間と機械の協働、情報処理、出版自動化、システム設計の観察から生じている。つまり、ツールがますます強力になるにつれて、人間に真に不足しているのは、おそらく操作能力ではなく、構造的判断、問題定義、分野横断的連結、長期的責任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だ。AI は執筆、翻訳、整理を支援できるが、原初の経験、構造的な目標、判断の境界がなければ、何十年にもわたる実践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個人の内的連鎖を代替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第 10 章 四網文明マトリックス

2025 年 9 月、私は『四網文明マトリックス』を発表し、20 年以上かけて構築した四つのオリジナ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体系的に総括した。それらは互いに孤立したウェブサイトではなく、完全な文明アーカイブシステムを構成してい

る。<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情報文明の原点。2004 年に創設され、初期のニュース情報サイトから今日なお活動しているフォーラムへと発展した。二つのフォーラムの総登録会員数は 400 万人を超え、110 万件以上のオリジナル投稿とインタラクションデータを完全に保存している。2005 年以来、世界中の華人の交流と記録を担い、かつては 56 万 6 千人の同時オンライン訪問者という奇跡を生み出した。かなり長い期間、南半球で最もトラフィックの多い情報サイトの一つであった。デジタル文明の地図上において、それは 21 世紀初頭の海外華人コミュニティの「デジタル原初生態」を奇跡的に保存しており、これらのデータは初期インターネットコミュニティ文化を研究するための「生きた化石」となっている。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による永久収蔵は、それを私的なフォーラムから国家的なデジタル遺産へと昇格させた。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文学文明のクロスオーバーガーデン。「南半球の中華文化のオアシス」と称され、最も影響力のある民間愛国文学団体の一つである。2005 年以降、『澳洲彩虹鸚』紙の季刊誌 21 号を出版し、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と北京現代文学館に収蔵されている。私は現在、「デジタル文献救済」活動を行っており、20 年にわたる文学的宝庫を 10 の言語で世界中の隅々に伝えている。本稿執筆時点で、私はここに厳選された 6 万点以上の作品を収録し、10 言語への変換を経て、総量 10 万ページを超える独立したウェブページを形成している。この事業は、中国語文学の壁を積極的に取り払い、世界的にアクセス可能な構造化された「文学データベース」としている。その規模と組織形態は、個人主導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は前例がない。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武学文明の実証の道場。ここには、武術、気功、養生に関する私のすべての実証記録が長期的に保存されている。陳式太極拳、呉式太極拳から、形意拳と站樁、そして気機の身体的反応に至るまで、私はすべてを文章や映像を通じて記録してきた。それは「口伝え心授」の内家武学を、読解・分析・検証可能な「顕在的知識」へと変換している。私は身体を実験室として使い、『金鷄独立 66 分間』のようなデータ、時間、生理学的反応を含む具体的な事例を生み出し、伝統武学に非常に現代的な意義を持つ「実証アーカイブ」を確立し、東洋の体感哲学と西洋のスポーツ科学を結ぶ貴重な架け橋としている。

The Epochal Transition—思想文明の未来の錨点。これは、正式な ISSN を持つ多言語月刊誌を公開する私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であり、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によって国家的文献として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る。「10 言語同時出版」は革命的な実践であり、文明の思想がグローバルに同時的かつ正確に伝達されることを保証し、翻訳の遅れによる理解の乖離を回避している。国立図書館による創刊号及びその後の各号の継続的な収蔵は、国家機関がそれを継続的な、永久保存に値する思想の源泉と見な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は 2004 年の創設以来、今日もなお活動している。二つのフォーラムの総登録会員数は 400 万人を超え、110 万件以上のオリジナル投稿とインタラクシオンデータを完全に保存している。2026 年初頭のピーク時には、この 2001 年アーキテクチャに基づくフォーラムの同時オンライン訪問者数が、過去最高記録である約 56 万 6 千人に何度も迫り、システムは安定して稼働し、一切のダウンタイムは発生しなかった。私はこの現象を記録し、『20260205_オーストラリア・ウィナー・フォーラム 来訪者ピーク』と題する技術分析記事を発表した。世界中の 99% のフォーラムが沈黙している。しかし、20 年以上前のアーキテクチャを持つこの古いフォーラムは、56 万 6 千人という同時オンライン訪問者の津波を乗せた (2025 年 9 月に TROVE によって永久収蔵された)。これは技術的な奇跡だけでなく、コンテンツ価値のロングテール効果でもある。検索エンジンや学術インフラは、読者を絶えずここに導いている。なぜなら、ここのコンテンツは他では見つからないからである。

私は記事の結論で次のように書いた。「これら四つのウェブサイトは共同で私の『文明マトリックス』を構成している：ウィナーはフォーラム文明の原点、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は文学文明の庭園、太極 AU は武学文明の実証場、ジ・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は出版文明の未来の錨点である。私はつかの間の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アカウントではなく、立体的で多次元の文明空間を構築している。もし将来、21世紀初頭の華文デジタル文明を研究し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これらの四つの入り口（2025年9月に TROVE によって永久収蔵）に入るだけで、完全な生態系を覗き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その究極の価値は『完全性』と『複製不可能性』にある——それは私の20年の時間と、四つの主要分野にわたる能力の蓄積に由来し、さらに国家的な認証を得ている。私が成し遂げたのは、デジタル時代における個人による文明の極限の守護である。作品を残しただけでなく、完全な、生きている、永續可能な文明の生態系を残したのである。」

第 11 章 三十年の主軸

もし私の過去 30 年以上の経験を一括りに見ると、表面上は非常に分散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留学、アルバイト、印刷、夜間学校、物流、IT、ウェブサイト、文学、フォーラム、写真、音楽、武術、出版、理論、AI、国際文献システム。多くの人はこの幅広さを見て、無秩序だ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私自身が振り返ってみると、その中には非常に明確な一本の主軸がある。私は常に、システムと構造と記録の問題を扱ってきたのだ。

印刷所は、物理的な世界における版面、エラー、納品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れた。約 10 年の夜間学校は、知識が現実の経験を補完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リモートワークのプロトタイプは、人が現場にいない時のプロセスの継続方法を教えてくれた。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は、複雑なビジネスを自動化する方法を教えてくれた。知的請求書や税務システムは、データ、費用、責任がどのように閉じたループを形成す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た。ウェブサイトやフォーラムは、コンテンツがどのように長期間存在し続け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た。文学団体は、民間の文化がどのように保存され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た。武術は、長期的な訓練を通じて身体構造がどのように変化するかを教えてくれた。音楽と写真は、感情、時間、表現がどのように痕跡を残すかを教えてくれた。『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これらの経験を国際的に検索可能な出版システムの中に再び置くことを可能にした。思想理論は、これらすべての実践の後に、それらの基層的な法則を命名し整理するものである。

この主軸は、私が若い時に考えていたものではなく、長期間にわたる振り返りの中で徐々に現れてきた。人は経験の過程にある時、目の前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に追われていることが多い。時間が十分に経ってから振り返って初めて、あの一見無関係に見える断片たちが、実は互いに支え合っていたことに気づくのだ。1992 年の印刷経験は、後の表紙や排版のコントロールに影響を与えた。1997 年の物流システムは、後の出版プロセスの自動化の理解に影響を与えた。2004 年のウェブサイト経験は、後の長期保存と検索の入口への重視に影響を与えた。武術訓練での身体構造は、後に理論の構造に対する理解に逆に影響を与えた。ある人の人生が外側のレッ

テルだけで評価されれば、誤解されやすい。これらの内部的な繋がりを書き出して初めて、読者はこの道が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たかを真に理解できるのである。

第 12 章 独立

私の経験において、「独立」という言葉は美しい言葉ではなく、現実的な状況である。独立とは、あなたの身元を保証してくれる固定された大学のポストがないこと、仕事を分担してくれる研究チームがないこと、リスクを負ってくれる機関の資金がないこと、その後の全ての作業を処理してくれる出版社のシステムがないことを意味する。独立はまた自由も意味する。自分の問題、自分の道筋、自分の言語、自分の構造を選ぶ自由であり、既存の学問の境界に完全に従う必要はない。しかし、自由は楽さではなく、独立も勝手気ままではない。真の独立は、より長期的な作品、より明確な記録、より完全な証拠の連鎖で責任を負うこと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独立した研究が最も受けやすい誤解と軽視は、人々がまず「どの大学の、どの機関の、どの専門分野に属しているのか」と尋ねることである。この質問には全く根拠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なぜなら、現代の知識体系は長い間、機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依存して信頼性を確認してきたからだ。しかし、もしある人の研究、実践、出版が長年にわたって続けられており、その作品が公開され、永続的識別子を持ち、国際刊行物番号 (ISSN) を持ち、研究者識別子 (ORCID) を持ち、国際的に保存され、国立図書館に収蔵され、グローバルな図書館目録に記録されているならば、その評価の仕方は「大学のポストを持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ととどま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機関への所属は一つの道であり、知識への唯一の道ではない。特にデジタル時代においては、長期にわたる独立した著者もまた、公開された作品、体系的な実践、国際的なインフラを通じて公共の知識空間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私の独立性は言葉で主張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く、日常の仕事によって強いられたものである。私は自分でシステムを設計し、自分で文章を書き、自分でコードを書き、ウェブページを整理し、自分で多言語版を処理し、自分でウェブサイトを維持し、自分でリンクを確認し、読者の誤解に自分で直面し、そしてすべての間違いを自分で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伝統的な学問の道のような明確な階段を持たないが、長期的には別の形の検証を形成する。作品は存在するか、リンクは機能する

か、システムは稼働するか、記録は連続しているか、資料は検索可能か、後世の人はそれをたど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第 13 章 国際

「国際」という言葉も、表面的に見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は中国語の文章を英語に翻訳すれば終わり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し、タイトルに英単語をいくつか加えれば国際的になる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真の国際化には少なくともいくつかのレベルが含まれる。言語のレベルでは、異なる言語の読者がアクセス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文献のレベルでは、作品に安定した識別子と引用のための入口を持たせること。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レベルでは、作品を異なる国や機関が認識できるシステムに入れること。保存のレベルでは、作品が個人のウェブサイトだけに依存し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と。検索のレベルでは、将来の読者が複数の経路を通じて作品を見つけられるようにすること。私の 10 言語出版、永続的識別子、研究者識別子、国際保存、グローバルな図書館目録は、まさにこれらのレベルを中心に展開している。

『The Epochal Transition』の 10 言語構造は、私にとって飾りではなく、伝播と保存の戦略である。中国語は私の中核的な表現言語であるが、もし中国語だけに留まれば、作品は一つの言語圏内に限定されてしまいやすい。英語は国際的な学術検索の可能性を広げる。フランス語、スペイン語、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ポルトガル語、ロシア語、日本語、韓国語は、作品をより多くの言語環境に入れることを可能にする。異なる言語バージョンがあっても、誰もが読むとは限らない。しかし、将来的に発見され、引用され、比較され、研究される可能性を高めるのである。独立した著者にとって、この作業は非常に負担が大きい、同時に単一言語の境界を打ち破る重要な方法でもある。

「国際」とはまた、作品が国境を越えたインフラの中に置かれ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これらの施設は、私の個人ウェブサイトでもなければ、私の名刺でもなく、私の個人ディレクトリでもなく、私の私的コレクションでもない。それらはそれぞれ、異なる公共知識システムに属している。私の作品がこれらのシステムに入ると、読者は私本人を介さなくても、その一部の記録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は重要である。なぜなら、真の公共知識は、作者自身の説明に完全に依存することはできな

いからだ。作者は自己紹介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作品と記録は外部のシステムにおいて独立して発見可能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 14 章 学者

「学者」という言葉は最も論争を呼びやすい。多くの人はそれを大学教授、博士号、または正式な研究機関のポストと同一視するからだ。このような理解には歴史的な理由があるが、完全ではない。学者とは、まず第一に、長期間にわたって問題を研究し、作品を形にし、それを公に表現し、検索と保存を受け入れる人のことである。機関所属の学者はその一つの形態であり、独立した学者はまた別の形態である。独立した学者は大学のポストを持っていなくてもよいが、持続的な研究能力、公開された作品、方法意識、資料意識、長期的な責任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まに意見を述べるだけでは学者とは言えない。もし自分で名乗るだけで作品や記録がなければ、それもまた成立しにくい。

私は「学者」を高いところにあるステータスとしてではなく、長期的な仕事の状態として理解している。ある人が持続的に問題を提起できるか、経験を明確に書き記せるか、異なる分野を結びつけられるか、作品を検索可能にできるか、自分の表現を絶えず修正できるか、個人の経験を公共の資料に変換できるか、これらのことが、呼称そのものよりも重要である。私の著作は、物流、出版、インターネット、華文文学、武術、身体実践、デジタル保存、人工知能、哲学、文明構造に及ぶ。表面的には大きくまたがっているが、それらは無秩序に積み上げ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私の実体験を中心に、システム、構造、実践、記録をめぐって絶えず展開している。

もし私に特殊な点があるとすれば、それはどの一点においても他の全ての人より優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これらの活動線が長期間にわたって同時に存在し、その後、検索可能で、保存可能で、さらに拡張可能な構造の中に組織化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留学経験のある人は大勢いる。商売をしたこともある人は多い。文章を書く人も多い。武術を練習する人も多い。ウェブサイトを作った人も多い。物流を理解している人も多い。音楽や写真に興味がある人も多いし、ある種の理論的思考を持っている人も多い。しかし、一人の人間がこれらの活動を 30 年以上にわたって継続し、さらにウェブサイト、ジャーナル、永続的識別子、10 言語版、図書

館システム、国際記録によってそれらを結びつけている、そのような組み合わせは比較的珍しい。その意義は、「唯一無二」ということで他を圧倒することではなく、将来の研究にとって極めて稀な個人のサンプル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ある。

この過程全体を振り返ってみると、「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いうのは、ある日突然得られる身分でもなければ、何らかの機関から授与された肩書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に、私は徐々に気づいてきた。

もし比較的明確な時間的起点を探すとすれば、2005 年が特別な意味を持つかもしれない。

2005 年 1 月、『澳洲彩虹鸚』紙の季刊誌が正式に創刊され、国家レベルの文献コレクション体系に入った。この時期から、文学、出版、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文化保存、システム実践、分野横断的研究、長期的記録などにおける私の活動は、継続的に発展する軌跡を形成し始めた。

その後 20 年以上にわたり、仕事環境が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ようとも、技術がどのように更新されようとも、社会がどのように変遷しようとも、私はそれらの実践を中断したことは一度もない。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は発展し続け、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は稼働し続け、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は改善され続け、武術と身体実践の記録は続けられ、『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出版され続け、多くの研究成果と実践の成果は国際的な文献保存体系に入り続けた。

したがって、私にとって 2005 年の意味は、ある身分を得た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その年から今日まで、中断されることなく続いている文化的実践と研究の主軸を形成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ある。

今日人々が見る「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いう呼称は、特定の一つ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結果でもなければ、特定のある論文や本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評価でもない。それは、これらの長期的な実践、継続的な記録、分野横断的な探求、そして文献の蓄積が、時間の次元において自然に収束したものなのである。

この道のりを振り返ると、本当に重要なのは、特定の肩書きや、特定のウェブサイト、特定の論文、あるいは特定のシステムそのものではなく、これらの実践がどれだけ長く続き、そしてその後もどれだけ長く、検索され、読まれ、引用され、検証され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と、私は次第に思うようになった。

1989年3月、私が中国を離れてオーストラリアに向かった時、未来がどこに向かうのかはわからなかった。その後の人生で、私は留学、印刷、メディア出版、リモートワークシステム、知的物流システム、文学団体、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武術実践、写真創作、音楽学習、分野横断的研究など、様々な段階を経験した。多くのことは事前に計画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く、長期的な実践の過程で徐々に形作られていった。

これらの経験は散らば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常に同じ一つの主軸を中心に展開してきた。すなわち、学び続けること、実践し続けること、記録し続けること、創造し続けることである。

2026年5月現在、私は数十の独立した作品を創作し、それらは DOI を取得し、複数の国際的な文献保存、学術アーカイブ、図書館検索体系に入っている。これらには、月刊誌『The Epochal Transition』だけでなく、テーマ別文献、独立研究作品、実証記録、システム説明、関連出版物も含まれる。独立した DOI で数えると、関連作品は約 70 点に達し、その多くは、内容的な規模、構造的な完全性、文献としての独立性において、すでに単独の書籍としての条件を備えている。特に 10 言語出版体系の下では、多くの作品は単なる短い論文ではなく、独立した文献や専門的なモノグラフとして長期保存・伝播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

これらの作品は、知的物流、知的財務、出版実践、武術文化、分野横断的研究、構造的思考、文明観察、個人の体験など、多岐にわたる方向性をカバーしている。それらは、DOI、ORCID、国際学術保存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国立図書館保存体系、グローバルな図書館目録ネットワークなど、様々なチャンネルを通じて、長期的な保存と検索の経路を形成している。

私にとって、これらの収蔵は単に作品数の増加を意味するだけではない。より重要なのは、それらが数十年にわたる継続的な実践、継続的な学習、継続的な整理の過

程を記録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当初の個人的な経験、仕事上の実践、興味の探求から、その後の体系的な研究、文化的記録、分野横断的な出版へと、本来散在していた多くの経験が、徐々に保存、引用、検索可能な文献へと変換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る。

これらの作品は、大学の研究チームから生まれたものではない。研究機関、助成金プロジェクト、商業資本の運用システムから生まれたものでもない。『澳洲彩虹鸚』紙の季刊誌が、曾力氏の個人的なスポンサーシップを得て第 21 号まで発行を続けられたという例外を除けば、ほとんどのプロジェクトは長期間にわたり、私が仕事以外の時間を利用して継続的に完成させてきたものである。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から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へ、知的物流システムから『The Epochal Transition』へ、武術実践の記録から分野横断的研究へ、多くの作業は長期にわたる独立した実践の上に築かれている。

今日振り返ると、私は理解し始めている。「国際独立研究者」というのは、ある日獲得する呼称でもなければ、何らかの機関から授与される身分でもない。それはむしろ、長期にわたる実践が自然にもたらした結果のように思える。異なる分野における学習、仕事、研究、記録、創造が数十年にわたって続き、これらの実践が徐々に長期的に保存・検索可能な文献体系を形成するようになると、人々はこの道を何らかの名前で呼ぼうとし始めるのである。

1989 年が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の人生の起点であるならば、2005 年は、この長い学術的・文化的実践の道が真に安定して展開し始めた起点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の後の継続的な文化実践、出版活動、分野横断的研究が、徐々にこの道の本体を構成していった。『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が記録しているのは、まさにこの継続的な蓄積、継続的な実践、そして最終的に文献体系を形成するに至る過程なのである。

第 15 章 構造の代償

今振り返ると、これらすべては非常に整然と計画的に聞こ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事実は、どの部分も計画的に進めたものではなく、現実に逼迫されてきたものである。

1993 年のリモートワークシステムは、実際の問題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1997 年の知的物流構想は、友人の倉庫で効率の問題点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からである。2004 年のフォーラムは、自分の文章を保存し、他の人と交流する場所が必要だったからである。2005 年の紙の季刊誌は、ネット文学にはより荘重な媒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からである。2013 年のシステム統合は、20 年分のデータをあちこちに散逸させたく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2025 年の『The Epochal Transition』は、自分がこれまでに成し遂げた分野横断的な成果をすべて収容できる既存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が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

一步一步が「や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何かをしたい」と思ったからではなく、「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

この「や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状態が、私の仕事の仕方を大多数の人とは根本的に異なるものにした。私にはチームがなく、資本もなく、機関のサポートもない。1993 年のダイヤルアップネットワークから 2025 年の 10 言語出版に至るまで、30 年以上にわたり、私は最低レベルの技術アーキテクチャからトップレベルの制度的設計に至る全工程を、外部からの資源支援を一切受けずに、一人で完成させてきた。サーバーの運用管理からコンテンツ制作、システム設計から国際標準への対応に至るまで、すべての段階を一人で担ってきた。

この仕事の仕方の代償は計り知れない。長年にわたり、私はほとんど休日がなかった。毎朝午前 4 時 45 分に起床し、海辺で修行し、創作し、考え、そして一日の仕事を始める。私の『丹体練功日誌』はこれらすべてを記録している。朝 4 時 45 分に起床し、海辺で站樁、太極剣、目を閉じての片足立ち、「無根歩」などを練習

し、スマートデバイスで心拍数、呼吸数、時間長、環境パラメータを収集し、構造的に完全で、前後が閉じた実践サンプルを形成している。

私はある記事でこう書いた。「これは『自己規律』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ではない。

『生き方』そのものなのだ。もしこのように生きていなければ、前述したすべての分野横断的な仕事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だろう。毎朝 4 時 45 分に起きるのは、私が他人より苦勞に耐えられるからではない。10 の異なる分野の仕事を同時に処理できるただ一つのリズムを、これが私が見つけた方法だからである。世界の他の人々がまだ眠っている間に、私はすでにその日の核となる創作を終えている。この習慣を私は 7 年間続けている。」

しかし、私はこれを決して「苦しい」とは思っていない。私はこのように生きることを選んだ。なぜなら、他の誰も気づいていない可能性を見たからだ。普通の人間が、どの機関にも依存することなく、自分の実証と構造を用いて、国際的な学術体系に認められる完全な知識システムを構築できるという可能性を。その可能性は、一生をかけて検証する価値がある。

もし一部分だけを見れば、私は留学生、起業家、ウェブマスター、物流システム設計者、文学団体の参加者、武術練習者、音楽愛好家、写真家、あるいは著者に過ぎ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ぞれの身分だけでは、私の全経験を説明するには十分ではない。真に困難な点は、これらの道が分離していないことにある。印刷は版面とエラーに対する感覚を鍛えた。物流はプロセスとリスクに対する判断力を鍛えた。IT は構造と自動化に対する理解を鍛えた。ウェブサイトは伝播と長期保存に対する意識を鍛えた。武術は身体構造、重心、持久力、内的秩序に対する体験を鍛えた。音楽と写真は時間、空間、リズム、現場感を捉える力を鍛えた。そして、執筆と出版は、これらの経験を後世の人が読める文献として再構成した。

私はこの文書が嘆き話として読まれることも、自己自慢と受け取られることも望まない。30 年以上歩んできた人間にとって、本当に残す価値があるのは感情ではなく、検証可能な道筋である。いつ、何をしたのか、どのような作品を公開したのか、どのようなシステムを稼働させたのか、どの文献に永続的識別子があるのか、どのジャーナルに国際刊行物番号があるのか、どのウェブページが国立図書館に保存されているのか、どの記録が読者によって再び開か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か、これ

らはすべて、どんな抽象的な評価よりも重要である。なぜなら、人生が口頭での記憶だけに留まれば、忘れ去られやすいから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が文章にされ、システムとして構築され、ウェブページにされ、永続的識別子を持ち、図書館や国際的な検索経路に入れば、それはもはや単なる個人の記憶ではなく、後世の人が継続的にたどることができる資料となるのである。

私はこれまで、いかなる大学、研究機関、国家の職位評価制度にも正式に受け入れられたことはない。そして、まさにそのことこそが、私を完全に自分自身の道へと駆り立てたのである。

この道は数十年にわたって歩まれてきた。それに終わりはない。なぜなら、私が構築してきたのは、キャリアではなく、現在も成長し続ける、将来において検索、引用、研究、継承が可能な、文明レベルのアーカイブだからである。

もし将来の誰かが、このデジタル文明が始まったばかりの 21 世紀初頭に、一人の人間がどのようにして一人の力でシステムのエントロピー増大と戦ったかを知りたいと思えば、その者はこの四つのウェブサイトに入るだけで、完全な、生きている、永続可能な文明の生態系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だろう。

見えない時間たち

この30年以上の経験を振り返ると、外部からよく受ける誤解の一つは、これらのウェブサイト、組織、システム、出版プロジェクトの背後には、必ず大規模なチームや、固定された資金、専任のスタッフがいるに違い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人々が「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The Epochal Transition」「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といった名前を見ると、自然に事務所、事務局、編集部、技術チーム、行政組織を思い浮かべる。実際のところ、現実は多くの人の想像とはかなり異なる。

『澳洲彩虹鸚』季刊誌の紙版が、刊行中に曾力氏のスポンサーシップ支援を受けて第21号まで発行を続けられたという例外を除けば、その他の大部分の仕事は、長期間にわたり主に私個人が仕事以外の時間を利用して継続的に完成させてきたものである。初期の印刷所、ウェブサイト構築、フォーラム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後の知的物流システム、知的財務システム、文学団体、武術記録、10言語出版、文献アーカイブに至るまで、多くの作業は専門で行われたのではなく、通常の仕事、家庭生活、現実の用事の合間に、少しずつ積み重ねられてきたものである。

多くの人が見るのは、ウェブサイトがすでに立ち上がり、記事が発表され、システムが稼働し、ジャーナルが出版さ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だけであり、これらの成果が形になるまでに経てきた長いプロセスを見る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い。ウェブサイトを20年以上継続して運用できるのは、ある日突然構築されたからではなく、20年以上にわたって絶えずメンテナンス、更新、バックアップ、修復を続けてきたからである。システムが長期間安定して稼働するのは、一度の設計が成功したからではなく、数え切れないほどの修正、テスト、実際の運用後の改善を経てきたからである。ジャーナルが継続して発行できるのは、ある号が完成したからではなく、その背後にある毎号ごとの反復的な執筆、編集、排版、資料整理、表紙制作、リンクチェック、メタデータ処理、長期保存の積み重ねがあるからである。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は 2004 年から現在まで継続して稼働し、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は 2004 年から現在まで発展を続け、The Epochal Transition は 2025 年の創刊以来継続して出版され、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は武術、養生、身体実践に関する内容を継続して記録・整理している。これらの名称は異なる組織を表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その背後には同じ一本の長期的な主軸が貫か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実践し続けること、記録し続けること、構築し続けることである。

多くの人から、なぜこんなに長く続けられるのかと尋ねられた。私には特別な方法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多くの場合、ただ日中は仕事をし、夜は執筆を続ける。日中は現実の用事を処理し、夜は資料を整理する。他の人が休んでいる時、私はウェブサイトのメンテナンスを続け、システムをテストし、記事を翻訳し、表紙をデザインし、歴史的な文献を整理する。数十年も続けるうちに、これらの一見バラバラな作業が次第に繋がり、最終的に人々が今日目にする様々なシステム、ウェブサイト、組織、文献、出版成果を形成していった。

これらの成果に共通する特徴があるとすれば、それらはほとんどすべて、一度きりの努力で完成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く、気の遠くなるような長い時間をかけて少しずつ蓄積されてき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それらが真に消費したのは、ある一日の努力ではなく、数十年にわたる継続的な時間の投資である。多くの人が見るのは最終的な成果であり、私はそれらの成果を支えているのが、実は外部からは見えないあの夜々、週末、そして年月であることをより強く認識している。

振り返ってみると、私は最初から自分に派手な身分を設定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私の道は、最初は生存、次に実践、その次にシステム、そして最後に徐々に研究と記録へと変わっていった。長い年月の間、私はただ直面する問題を一つ一つ分解し、やり遂げたことを一つ一つ記録し、異なる分野間の一見無関係に見える経験を再び結びつけてきただけである。これらの経験が 30 年以上という時間軸の中で引き伸ばされ、これらの文章、システム、ジャーナル、ウェブサイト、永続的識別子、国際刊行物番号、研究者識別子、保存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図書館目録、国立図書館の記録が互いに噛み合った時、それらが示すものはもはや、ある人物が自分自身をどのように呼ぶかではなく、ある人物が、固定された大学のポストを持たずと

も、長期の実践、公開された作品、そして国際的に検索可能な記録を通じて、どのようにして自分自身の学問の道を歩んできた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これが私の物語である。異国の留学生から、国際独立研究者への道。

著者の現行の主要な身分と長期的実践分野

『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は、時系列に沿って、1989年から2026年までの著者の学習、実践、研究、出版、探求の歩みを記録している。30年以上にわたる継続的な蓄積を通じて、複数の長期的実践分野と関連する身分が徐々に形成されてきた。これらの身分は同時に生まれたものではなく、単一のキャリアに由来するものでもなく、異なる段階での実践を通じて徐々に形成され、今日まで継続している。

国際独立研究者兼学際的研究者

著者は長年、出版、文化伝播、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武術文化、写真撮影、音楽学習、歴史記録、システム設計及び関連分野にわたる学際の実践と研究に従事してきた。関連する成果は、書籍、ジャーナル、ウェブサイト、専門文献、国際文献保存体系を通じて長期的に保存されている。

『ザ・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創刊者兼編集長

著者は、10言語電子月刊誌『ザ・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の創刊者、独立執筆者、及び編集長である。同誌は2025年の創刊以来、中国語、英語、フランス語、スペイン語、日本語、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ポルトガル語、ロシア語、韓国語で同時に出版されており、関連作品は順次国際文献保存・検索体系に登録されている。

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創設会長

著者は2004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を創設し、長年創設会長を務めている。この組織は長年にわたり海外華文文学交流、作品出版、文化伝播に従事し、『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季刊誌を21号出版し、20年以上にわたる文化実践記録を形成してきた。

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創設者

著者は 2004 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を創設した。このウェブサイトは長年にわた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の華人社会、留學生活、文化活動及び関連する歴史資料を記録してきた。現在まで継続的に運営されてお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の華人ネットワーク発展史の重要な構成要素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る。

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設計者

著者は長年、国際物流、通関、倉庫保管、輸送及び関連システムの実践に従事し、独自設計され長期的に実戦運用されてきた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を徐々に形成してきた。関連システムは長期間にわたり実際のビジネス環境に適用され、知能的財務、自動化管理及び関連実践体系を派生させている。

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創設者兼会長

著者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の創設者兼会長であり、長年、中国武術、太極拳、形意拳及び関連文化の伝播に従事し、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中国伝統文化の発展と交流の促進に努めている。

丹体本源創始者

長期的な武術実践と身体研究に基づき、著者は「丹体本源」体系を提唱し確立した。関連内容は身体感覚、長期的実践、自己観察及び個人体験を中心に展開され、継続的に記録と整理が行われている。

太極拳と形意拳の伝承実践者

著者は陳式太極拳第十二代伝承人、呉式太極拳第六代伝承人であり、同時に趙氏形意拳オーストラリア責任者を務める。太極拳、形意拳及び関連する伝統武術の実践を長年堅持し、同時に文献整理と文化伝播を継続的に行っている。

独立出版実践者

著者は長年、印刷、排版、編集、出版及びデジタル出版に携わってきた。初期の印刷工場、『チャイナタウン・マガジン』から、その後のウェブサイト構築、電子出

版、専門文献、10 言語出版体系に至るまで、30 年以上にわたる継続的な独立出版の実践歴を形成している。

写真・音楽クリエイター

著者は長年、写真創作と音楽学習に従事している。写真作品は自然風景、人文記録、天文写真などの分野をカバーする。音楽面では、ギター演奏、自作詞曲及び関連創作活動を長年堅持し、それらを長期的な文化記録の一部として位置付けている。

長期記録者

上記の分野に加え、著者は自身の実践、社会観察、文化活動及び関連分野の記録と整理を継続的に行っている。これらの記録は最終的にウェブサイト、ジャーナル、専門文献、書籍及び国際文献保存経路を形成し、本書が提示する全体的な実践体系を構成している。

以上の身分と実践分野は互いに孤立して存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数十年にわたる学習、仕事、研究、実践の過程で徐々に形成され、共に『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が記録する主要内容を構成している。

結び：続いている道

この本は結論ではなく、始まりに過ぎない。

紙幅の制約により、本書に記された経験、システム、実践、研究成果の多くは、概要を紹介するにとどまっている。知的物流システム、知的財務システム、リモートワークシステム、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The Epochal Transition』、武術実践、さらには関連する分野横断的な研究や理論的探求に至るまで、それらのすべてを一冊の本の中で完全に展開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したがって、『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は、むしろ地図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それ自体が完全な内容ではない。それはこの道のおおよその輪郭を記録しているが、道の上の細部の一つ一つを代替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私は常に、いかなる視点、理論、システム、実践の成果も、断片的な情報だけで判断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る。同様に、この人生の道程に対する理解も、単一の章や、単一の作品、あるいは個別の断片に基づいて行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

今日のこの情報が高度に断片化された時代において、人々はしばしば、一文、一段落、一つのタイトル、あるいは一枚の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に基づいて判断を下すことに慣れている。しかし、多くのことは、完全な背景の中に戻されて初めて、その真の意味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もし将来、本書に記されたある経験、視点、システム、研究成果に対して疑問や関心、あるいは異なる見解を持つ人が現れたとしても、私はまずそれらに同意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ない。むしろ、読者が元の文献そのものに立ち戻り、既に公開されている関連する作品、記録、資料を読み、それらが生まれた背景、形成された過程、そしてそれらの間の関係を理解した上で、自分自身の判断を下すことを望む。

私は、いかなる真に価値ある判断も、風聞に基づくのではなく、読書に基づくべきであり、断片に基づくのではなく、全体に基づくべきだと信じている。

答えは、もしかするとこの本の中に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

それは、過去数十年にわたって残されてきたシステム、ウェブサイト、文献、記録、作品の中に存在する。そしてまた、読者が読了後に形成する独自の思考の中に存在するのである。

そしてこの「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は、引き続き歩み続けられる。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著者紹介

ジェフィ・チャオ・ホイ・ウーは、国際独立研究者、学際的研究者、独立出版実践者である。

著者 :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1989 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へ留学。以来、出版、文化伝播、ウェブサイト構築、知能的物流システム、武術実践、学際的研究などに長年携わる。オーストラリア・レインボー・チニース国際作家クラブ、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ウィナー・フォーラム、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そして 10 言語月刊誌『ザ・エポカル・トランジション』などの文化・研究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相次いで創設した。

2026 年現在、数十点の作品を出版しており、その一部は DOI を取得し、複数の国際的な文献保存・検索システムに長期的にアーカイブされている。その実践は、文学、出版、ウェブサイト構築、文化伝播、システム設計、武術研究、長期記録など多岐にわたる。

『国際独立研究者の道』は、1989 年から 2026 年までの自身の人生実践と国際独立研究者の形成過程を体系的に記録した、初の人物歴史文献である。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الحياة]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ممارس إلى دولي طالب من عاماً أربعين من يقرب لما رحلة

وو هوي تشاو جيڤي: المؤلف

الكتاب هذا دليل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بل ،مذكرات ولا ذاتية سيرة ليست هذه

هوية مجرد كان إذا ما في يشكون ما غالباً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لقب مرة لأول الناس يسمع عندما إلى يسعى بل .الألقاب خلال من شيء أي إثبات يحاول لا الكتاب هذا فإن ،ذلك ومع .المنح ذاتية طريق تسجيل .

الكتاب هذا يسجله ما ،2026 عام هذا يومنا حتى 1989 عام أستراليا في للدراسة الذهاب وقت من والتسجيل ،المستمر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مستمر التعلم من رحلة بل ،معينة هوية اكتساب عملية ليس دولي باحث" لقب لدعم النهاية في يكفي الطريق هذا كان إذا ما أما .المستمر والاستكشاف ،المستمر القراءة بعد بأنفسهم يحكموا أن للقراء فيمكن ،"مستقل

بل ،نفسها الهوية ليس تشكلاً؛ بل ،تسميات ليس عمليات؛ بل ،استنتاجات ليس الكتاب هذا يقدمه ما .ممكنة الهوية يجعل الذي الطريق .

بالكتاب تعريف

هوي تشاو لجيڤي الأجل الطويل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حقيقية التجارب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كتاب يسجل 2026 عام وحتى 1989 عام أستراليا في دراسته منذ وو

،المؤقتة والأعمال ،بالخارج الدراسة — متعددة بمراحل المؤلف مر ،عقود ثلاثة من أكثر مدى على وأنظمة ،الثقافي والنشر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وسائط وتحرير ،والنشر والطباعة ،الأعمال وريادة ،الموسيقى وتعلم ،الفوتوغرافي والتصوير ،ونقلها القتالية الغنون وممارسة ،الذكا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للنشر وممارس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متعددة هويات تدريجياً ليتشكل —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أجل طويل وموثق ،أنظمة ومصمم ،ثقافية لمنظمة ومؤسس ،المستقل

هذه تشكل كيفية على بل ،الفشل أو النجاح على الكتاب هذا يركز لا ،زمني خط طول على منظم إلى ،ملبورن في دولي كطالب المؤلف أيام من .الأجل ال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ة خلال من تدريجياً الهويات من ؛(تشايناتاون ومجلة مطبعة ذلك في بما) والنشر الطباعة في والعمل سيدني في الأعمال تأسيس رينو أستراليا ونادي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إلى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أنظمة بناء للمجلة المستمر النشر إلى ،الصينية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نقل ممارسة من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التعلم يواصل عادي لشخص الحقيقية العملية الكتاب هذا يوثق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لغات بعشر الشهرية عقود لعدة والنشر والتسجيل والممارسة والاستكشاف.

حصل ،2026 مايو وحتى ،2025 نوفمبر في (DOI) الرقمية الأغراض معرفات نشر نظام إطلاق منذ الأجل طويلة حفظ أنظمة ودخلت ،DOI معرفات على مستقلاً عملاً سبعة من يقرب ما على المؤلف التحية والبنية ،الأكاديمي للحفظ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نصات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ذلك في بما ،متعددة ،المستقلة DOI معرفات إحصاء خلال من .العالمية المكتبية الفهرسة وشبكات ،المفتوح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للنشر يصلح حجم إلى بالفعل منها العديد وصل وقد ،السبعة من الصلة ذات الأعمال عدد اقتراب مستمر توسع في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ثائقياً نظاماً لتشكل ،مستقلة ككتب.

لا فهو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للممارسة وأرشيف شخصي نمو سجل bade هو الكتاب هذا دولي باحث بنى خلالها من التي العملية أيضاً يسجل بل ،الخارج في صيني فرد حياة مسار فقط يسجل عقود ثلاثة من أكثر مدى على الوثائقي وتراكمه ممارسته ونظام المعرفي هيكله مستقل.

إلى الكتاب هذا يهدف لا .القارئ فهم لتسهيل اعتماده تم عام مصطلح مجرد هو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المستمر التعلم في المتمثلة للمؤلف الحقيقية العملية تسجيل على يركز بل ،هوية أو لقب أي إثبات الكم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عقود أربعة من يقرب ما مدى على والنشر ،والتوثيق ،والاستكشاف ،والممارسة هذه عن نتجت التي العامة والمحفوظات والمخطوطات الفوتوغرافية والصور المؤلفات من الهائل العملية.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لتشكل تاريخ هي بل ،شخصية تجربة مجرد ليست هذه.

الاستمرارية من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البداية نقطة: 2005

.حياتي في مهمة تحول نقطة 2005 عام كان ،الوراء إلى بالنظر

أستراليا الفصلية نشر في وبدأت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أسست ،العام ذلك في أقاطع لم ،بالعمل انشغالي مدى عن النظر بغض ،الفترة هذه منذ ،ذلك من والأهم .تشينيس رينو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ثقافية الأنشطة أصبحت .وممارستي وابتكاري وتسجيلي وتفكيري تعلمي أبداً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البحث ثم ،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استكشاف ، الأنظمة وتصميم ، النشر وعمل ،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حاضر الوقت حتى واستمرت حياتي من مهماً جزءاً ، لاحقاً

المهمة البداية نقطة إلى أقرب 2005 عام فإن ، الأسترالية حياتي بداية نقطة هو 1989 عام كان إذا الممارسة تعد ولم ، العمل أجل من فقط التعلم يعد لم ، العام هذا من ابتداءً . الأكاديمية لمسيرتي ممارسة إلى تدريجياً تحولوا بل — شخصية عادة مجرد التسجيل يعد ولم ، العيش كسب أجل من فقط معرفي وتراكم ، مستقل ويحث ، الأجل طويلة مستدامة عامة ثقافية

وأكاديمية ثقافية منصات بناء في طويلة لفترة والمشاركة بتأسيس قمت ، ذلك تلت عقدين من أكثر في ذلك في بما ، متعددة ونشر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https://www.azchy.com/>

تايجي لتشيجونغ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كلية

<https://taichiau.org/>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منتدى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لغات بعشر شهرية مجلة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https://www.times.net.au/>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ثقافي والنشر والنشر الأدب تشمل متعددة اتجاهات المنصات هذه تغطي وتسجيلي المستمر لتعلمي مهمة أدوات وأصبحت ،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ممارسة المستمر وابتكاري المستمر وبحثي المستمر

للمنشورات والترويج الثقافية التبادلات من العديد وحضور والمشاركة بتنظيم قمت ، نفسه الوقت في تطوير تعزيز مواصلة مع ،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فعاليات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تبادل الأدبية والأنشطة الهامة الممارسة وأنظمة والأنظمة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عديد إرجاع يمكن . الصلة ذات المجالات وتوثيق الفترة هذه إلى اللاحقة

منقطع وغير مستمر رئيسي خط بل ،زمنية نقطة مجرد ليس 2005 عام فإن ،اليوم الوراء إلى بالنظر الثقافية والمنصات البحثية والنتائج المهمة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عديد .الحاضر الوقت حتى استمر التطور من لهذه المستمر والاستكشاف المستدام التراكم من جميعها نشأت لاحقاً ظهرت التي الممارسة وأنظمة الفترة.

أجنبية أرض في ليلي مطر :مقدمة

خلال أستراليا في النشر في المهنة ومسيرتي وأبحاثي ممارساتي رئيسي بشكل المقال هذا يسجل وخبراتي ،وتعليمي ،1989 إلى 1968 من الصين في نشأتي فترة أما .2026 إلى 1989 من الفتر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مستقل لمؤلف وسأتركها ،هنا فيها التوسع يتم فلن ،المبكرة العملية

كانت ،العصر ذلك في الصينيين الطلاب من كثير ومثل .أستراليا أرض قدمي وطأت ،1989 عام في .شاسعاً مجهولاً المستقبل وكان ،خفيفة جيوي

كان الجذري السبب لكن ،الأسباب اختلفت .ملبورن في مرات ثلاث العمل من طُردت ،العام ذلك في نفس وفي "أفضل؟ طريقة توجد ألا" :أسأل دائماً كنت لأنني – "الاستخدام صعب" شخصاً كنت أنني ،أجنبي بلد في المستشفى سرير على مستلقياً .باردة ليلة في طارئة جراحية لعملية خضعت ،العام وأنا .بالكامل جسدي إلى الفقري عمودي من ينتشر التخدير برد كان .حولي عائلتي من فرد أي دون .هنا الانهيار يمكنني لا :ذهني يملأ فقط واحد فكر كان ،السقف في أحرق

التمن باهظة الدولية المكالمات كانت .أسبوع كل لعائلتي خطاب بكتابة بدأت ،أستراليا إلى وصولي بعد الأولى وظيفتي كانت .بعد ظهر قد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بريد يكن ولم ،الدقيقة في أسترالي دولار 2.70 ،آنذاك تلك في ومثابرتي وخوفي وحدتي كل صبيت .الساعة في فقط دولارين لي تدفع المطبخ في كمساعد . "جمع يوم له لقاء كل ليس" :سطراً كتبت ،الأصلية أغاني إحدى في ،لاحقاً .المحيط تعبر التي الكلمات .الأيام تلك شقوق من أولاً نبنت العبارة تلك

مع بسهولة تتبدد ،منظم بشكل تسجيلها يتم لم إذا ،الشخصية التجارب أن تلك الدراسة فترة علمتني ،أستراليا في .تبعه يمكن ممارسة نظام إلى بوعي حياتي بتحويل بدأت ،الحين ذلك منذ .الوقت مرور وأسست سيدني إلى انتقلت ،1992 عام حوالي .مترابطة غير بدت التي الأشياء من العديد فعلت ليست الطباعة .الطباعة تعلم في الثالث يومي ولي مطبعة أول في ذلك عن لاحقاً وكتبت ،مطبعة والعلماء والوقت والورق والآلات التنسيق في المتكامل التحكم هي بل الورق؛ على النص وضع مجرد تعلم إلى يحتاج لا ،أجنبي بلد في المجال هذا يدخل لشخص بالنسبة .الأخطاء ومعدلات والتكاليف

، التسليم وإيقاع ،الملفات ومعالجة ،العملاء مع والتواصل ،الطلبات تقييم أيضاً بل ،فحسب التقنية ،المخاطر وتحمل .

والإدار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مثل مجالات وتناولت ،الزمن من عقد لنحو ليلية بمدرسة التحقت ،لاحقاً أجل من فقط الليالي تلك تكن لم ،الآن وراء إلى بالنظر .المخاطر وإدارة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ودعم مقالات كتبت .بنائها وإعادة للشخص الأساسية القدرات لتفكيك كانت بل شهادات؛ على الحصول ،المطر مصباح تحت الليلية المدرسة في سنوات تسع و 1989 أستراليا في عمل عن البحث مثل يمكن كيف لتوثيق بل ،المشقة عند للتوقف ليست النصوص هذه .ملبورن في الحياة قيد على البقاء و .الأجل طويلة قدرات إلى فشيئاً شيئاً الحياة تجارب يحول أن ،جاهز طريق بدون ،لشخص

أفعل أن :تقريباً غريزية عادة في زرع بل تحطمني؛ لم التجارب تلك .معاناة قصة ليست هذه لكن ولا ،لك شيء كل أحد يرتب لن لأنه .هيكلي بشكل وأفكر ،بنفسي مشاكلي وأحل ،بنفسي الأشياء .لاحقاً أعمال كل أصل هي العادة هذه أصبحت .عليه الاعتماد يمكن جاهز نظام يوجد

(1989-1992) الدولي الطالب عصر انطلاق نقطة – ملبورن :الأول الفصل

التعلم ،التكيف ،البقاء :مفتاحية كلمات

كانت ،العصر ذلك في الصينيين الطلاب من كثير ومثل .أستراليا أرض قدمي وطأت ،1989 عام في .شاسعاً مجهولاً المستقبل وكان ،خفيفة جيوي

كان الجذري السبب لكن ،الأسباب اختلفت .ملبورن في مرات ثلاث العمل من طُردت ،العام ذلك في نفس وفي "أفضل؟ طريقة توجد ألا": أسأل دائماً كنت لأنني – "الاستخدام صعب" شخصاً كنت أنني ،أجنبي بلد في المستشفى سرير على مستلقياً .باردة ليلة في طارئة جراحية لعملية خضعت ،العام وأنا .بالكامل جسدي إلى الفقري عمودي من ينتشر التخدير برد كان .حولي عائلي من فرد أي دون .هنا الانهيار يمكنني لا :ذهني يملأ فقط واحد فكر كان ،السقف في أحرق

ولم ،آنذاك الثمن باهظة الدولية المكالمات كانت .أسبوع كل لعائلي خطاب بكتابة بدأت ،العملية بعد تعبر التي الكلمات تلك في ومثابرتي وخوفي وحدتي كل صببت .بعد انتشر قد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بريد يكن نبت العبارة تلك . "جمع يوم له لقاء كل ليس" :سطراً كتبت ،الأصلية أغاني إحدى في ،لاحقاً .المحيط .الأيام تلك شقوق من أولاً

مرور مع بسهولة الشخصية التجارب تتلاشى ،هيكلي تسجيل بدون أنه تلك الدراسة فترة علمتي .تتبعه يمكن ممارسة نظام إلى بوعي حياتي بتحويل بدأت ،الحين ذلك منذ .الوقت

المطر مصباح تحت الليلية المدرسة في سنوات تسع و 1989 أستراليا في عمل عن البحث كتبت
يمكن كيف لتوثيق بل ، المشقة عند للتوقف ليست النصوص هذه .ملبورن في الحياة قيد على البقاء و
الأجل طويلة قدرات إلى فشيئاً شيئاً الحياة تجارب يحول أن ، جاهز طريق بدون ، لشخص

كنت ما وغالباً ، بسيط بسكويت مصنع في النهار منتصف نوبة في عملت ،ملبورن في وجودي فترة خلال
الإنجليزية اللغة لدراسة باكرًا أستيقظ كنت ،التالي اليوم فجر وقبل .الليل منتصف بعد المنزل إلى أعود
والطباعة

مجالات وتناولت ، الزمن من عقد لنحو الليلية بالمدرسة التحقت ، 1992 عام سيدني إلى انتقالي بعد
،الآن الورا إلى بالنظر .المخاطر وإدارة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ودعم والإدار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مثل
للشخص الأساسية القدرات لتفكيك كانت بل شهادات؛ على الحصول أجل من فقط الليالي تلك تكن لم
بنائها وإعادة

سيدني إلى متجهًا لمبورن غادرت ، 1992 فبراير في

– ذلك تلا ما فكل ،النقل هذا بدون ،اللاحق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نتائج إلى بالنظر .نقلة مجرد هذه تكن لم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نظام ،تشايناتاون مجلة ،المطبعة
تماماً مختلفاً حياة مسار يكون أن الممكن من كان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بأكملها الرواية هذه في التحول نقاط أهم إحدى هذه



أستراليا ،ملبورن ،يارا ساوث في دولي كطالب دراسته فترة خلال التُقطت ،نفسه للمؤلف هي الصورة الفترة هذه خلال بالتحديد بدأت الكتاب هذا في المسجلة القصص من العديد .(1990 عام حوالي) الفترة هذه بالانجوم المرصعة للسماء الخيالية الحكاية إلى الرجوع يرجى ،الفترة هذه ذكريات لبعض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الفصل (1992) جديدة بداية – سيدني :الثاني الفصل

النشر على القدرة ويزوغ الطباعة آلة صوت

سيدني مرحلة حياتي دخلت، 1992 فبراير من اعتباراً

هذه تكن لم ،اليوم الورا إلى بالنظر .سيدني في مطبعة تأسيس في شاركت ،1992 عام حوالى المطبعة .معقد لنظام الممارسة مجال إلى لي حقيقي دخول أول كانت بل عادية؛ ريادة تجربة مجرد ،والتنضيد ،الملفات ومعالجة ،العملاء مع التواصل على تنطوي إنها .ورق على نص وضع مجرد ليست .الجودة وتقييم ،التكاليف ومحاسبة ،الأخطاء في والتحكم ،التسليم ومواعيد ،والآلات ،والأخبار ،والورق واحد مطبوعي خطأ .التفاصيل كل مع يتعامل أن يجب المشغل لكن ،النهائي المنتج فقط يرون العملاء إلى يتحول أن يمكن منها أي – ورق دفعة في مشكلة أو ،آلة في عطل أو ،التنسيق في انحراف أو .التجربة تلك موثقاً ،الطباعة تعلم في الثالث يومي ولي مطبعة أول مثل مقالات لاحقاً كتبت .خسارة

بجد يعمل المرء لأن تلقائياً أسهل يصبح لا الحقيقي العالم أن هو المطبعة في تعلمته شيء أول ،للتحكم قابلة عمليات إلى والعمليات ،عمليات إلى والخطوات ،خطوات إلى الفوضى تحويل عليك يجب :للغاية محددة كانت الطباعة صناعة قدمتها التي الدروس .مستقر تسليم إلى للتحكم القابلة والعمليات ظروف على أيضاً يعتمد بل ،جمالياً فقط ليس التنسيق أيضاً؛ تنسيقه بل ،محتواه فقط ليس الملف وقدرة ،التسليم ووقت ،اللاحقة المراجعات أيضاً بل ،المباشر الطلب فقط ليست العمل دفعة الطباعة؛ ،اللغات متعدد والتنضيد ،والنشر ،اللوجستية والخدمات ،الويب مواقع على عملت عندما ،لاحقاً .العمل تعلم يعني لا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كونك .الطباعة على المبكرة تدريباتي تركتها التي الآثار رؤية يمكنني مجالات في مجدداً تظهر معينة أساسية قدرة هو بل غداً؛ ذاك من والقليل اليوم هذا من القليل مختلفة .

النشر على القدرة في الأولى القفزة :تشايناتاون مجلة

.تشايناتاون مجلة شريكي أسس ،1992 ،العام نفس في

أول كانت بل ؛"مساعدة" مجرد هذه تكن لم .العملية هذه في والتحرير التنضيد وتعلمت ،فيها شاركت أول *تشانينا تاون* مجلة مثلت بينما ،**التصنيعية القدرة المطبعة** تمثلت .النشر عالم إلى لي حقيقي دخول .النشر على للقدرة عملي تطبيق .

حدود فهم على الطباعة ساعدتني .صدفة يكن لم 1992 عام في معاً المسارين هذين ظهور والعلاقات ،المحتوى وتحرير ،الصفحات تخطيط على المجلة عرفني بينما ،المادية الوسائط وإمكانيات القفزة أكملت ،العملية هذه خلال ،ذلك من والأهم .القراء وملاحظات ،التوزيع وقنوات ،المؤلفين مع علمني القراءة؛ وترتيب التخطيط بين العلاقة التنضيد علمني . "النشر في مشارك" إلى "طابع" من الهيكل والتنظيم المحتوى تصفية ضرورة التحرير .

لاحقاً:

-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في المزدوج الانخراط ذلك بدون .النقطة هذه إلى إرجاعه يمكن والتوزيع للنشر الرئيسي الخط هذا يدخل المحتوى جعل كيفية" ل اللاحق المنهجي الفهم هناك كان لما ،1992 عام والمجلات الطباعة "مستقر بشكل العام الفضاء إلى .

الخدمات مجالات في ،الزمن من عقد لنحو الليلية بالمدرسة الالتحاق واصلت ،الفترة تلك خلال النهار أثناء الشاق العمل .ذلك إلى وما المخاطر وإدارة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ودعم والإدارة اللوجستية في كافية مركبة مهارات بدون .عملية ضرورة بل ،رومانسياً خياراً يكن لم الليل في الدراسة ومواصل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علمتني .جداً ضيق وضع في بسهولة يثبت أن للشخص يمكن ،أجنبي مجتمع دعم علمني والعمليات؛ التنظيم الإدارة علمتني والمسؤولية؛ والوقت والمستندات البضائع بين العلاقات قبل الأخطاء اعتراض كيفية المخاطر إدارة علمتني والأعطال؛ والبيانات الأنظمة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أتمتة ونظام ،الذكي المالي ونظامي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نظامي تقييم أعدت عندما ،سنوات بعد .حدوثها كانت ،متاثرة بدت التي تلك الليلية المدرسة دورات أن أدركت ،بي الخاص الويب موقع وهيكل ،النشر بداخلي الأجل طويل مركباً أساساً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شكلت قد .

،يوم بعد يوماً ،التحمل مجرد إنه .ملهماً يكون ما نادراً الحقيقي النمو لأن ،ملهمة كقصة هذا أكتب لا إذا .فيه التحكم يمكن شيء إلى ببطء يطاق لا ما وتحويل ،فوضوي هو ما وتنظيم ،تعرفه لا ما وتعلم كان إذا نظرياً؛ يكون أن إلى يميل للعالم فهمه فإن ،حقيقي ضغط بدون فقط يقرأ الشخص كان

عن عبارة المبكرة سنواتي كانت .جزئية البقاء إلى تميل تجربته فإن ،التعلم عادة بدون فقط يتصرف
ثم ،النهار أثناء والحياة والعمل والفواتير والآلات العملاء مواجهة :القطين هذين بين مستمر تبديل
معرفي إطار في الحقيقي العالم مشاكل صياغة لإعادة ليلاً الدراسي الفصل إلى العودة

الفصل (1993–2013)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والخدمات بعد عن العمل :الثالث الفصل

عن اليوم الناس يتحدث عندما .بعد عن للعمل نموذجياً نظاماً مارست قد كنت ،1993 عام حوالى ذلك في لكن .الفورية والمراسلة السحابية والمستندات الفيديو مؤتمرات في يفكرون ،بعد عن العمل ،العمل تقسيم كيفية في بل ،المتقدمة الأدوات في تكمن بعد عن العمل صعوبة تكن لم ،الوقت في الأشخاص يكون لا عندما العمليات استمرار وكيفية ،المسؤوليات تأكيد وكيفية ،الملفات نقل وكيفية لعام النموذجي بعد عن العمل لنظام هيكلية حالة دراسة في التجربة هذه بتوثيق لاحقاً قمت .الموقع 1993.

في ،العملية إلى يشير ،ببساطة .العادي للقارئ تقيماً يبدو قد "النموذجي بعد عن العمل نظام" مصطلح التي المهام من جزء لنقل ،اليوم من بكثير نضجاً أقل المكاتب وأدوات الكمبيوتر شبكات فيه كانت وقت .المسؤوليات وتفويض والعمليات المستندات خلال من مختلف موقع إلى الموقع في الوجود تتطلب الموقع؟ خارج ما شخص يكون عندما العمل يستمر كيف .البنية بل ،محددة أداة أي يكن لم حقاً المهم بين الملفات تنتقل عندما الإغفالات تتجنب كيف السابقة؟ الخطوة اكتمال بعد التالية الخطوة ترتبط كيف في لاحقاً باستمرار الأسئلة هذه ظهرت المسؤولية؟ سلسلة تتبع يتم كيف ،خطأ حدث إذا الأشخاص؟ .اللغات متعدد العمل وسير ،الويب مواقع وصيانة ،النشر وأنظمة ،اللوجستية أنظمتي

الخدمات فهم من يحدون الناس من كثير .ذكي لوجستية خدمات نظام تصور في بدأت ،1997 عام في قام شخص أي لكن .ب النقطة إلى أ النقطة من البضائع نقل مجرد أنها معتقدين ،النقل إلى اللوجستية معقدة مسؤولية سلسلة هي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أن يعرف الجمركية والتصفية الاستيراد بتجارة حقاً ،المنسق النظام رموز ،الموانئ ،الشحن جداول ،التعبئة قوائم ،التجارية الفواتير ،العميل بيانات .للغاية خطأ – المستندات وأرشفة ،الضرائب ،التحصيلات ،التكاليف ،التخزين ،الداخلي النقل ،الجمركية الرسوم كتبت .العملاء مع نزاعات أو إضافية تكاليف أو غرامات أو تأخيرات يسبب أن يمكن واحدة حلقة أي في من الآلاف عشرات من التحقق: 1997 و ذكي لوجستية لنظام أولي نموذج – 1997 مثل مقالات لاحقاً ثوان 5 في السجلات

اليوم الشائع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هو ليس المبكرة ممارستي في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أسميه ما والتحقق ،اليدوية الخبرة على الأصل في يعتمد كان الذي العمل من الكثير حول لقد .هيكلي ذكاء بل ،للأخطاء تلقائي ومنع ،تلقائي وتنبه ،تلقائية ومطابقة ،تلقائي استخراج إلى اليدوية والذاكرة ،اليدوي ينتظر أن للنظام ينبغي لا ،مكتملة غير الفاتورة معلومات كانت إذا ،المثال سبيل على .تلقائي وتوليد أن ينبغي لا .البيانات إدخال عند المشكلة إلى يشير أن يجب بل النهاية؛ في ما شخص يكتشفها حتى

تلقائيًا والنوع والطلب والمنطقة العميل تضمنين يجب المؤقتة؛ اليدوية الكتابة على الملفات تسمية تعتمد الخبرة على فقط التكلفة حساب يعتمد أن ينبغي لا. لاحقًا والتتبع بالفرز للسماح الملف اسم في تكمن لا.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بيانات، والرموز، الضرائب ومعدلات، القواعد تنظيم يجب واحد؛ لشخص العقلية الحقيقي العمل في المحتملة الخطأ نقاط جميع تحديد في بل، بسيط برنامج كتابة في الصعوبة. مقدمًا القرار مسؤولية من جزءًا يتحمل النظام وجعل.

والاستخراج، الذكية الفواتير شملت، تحديدًا أكثر مرحلة للنظام ممارستي دخلت، 2005 عام حوالى لاحقًا قمت. وغيرها، العالمي التوريد ومفهوم، والباركود QR رموز عبر والمخزون، للبيانات الذكي تصوره تم - 2005 لعام الذكي الاستخراج نظام و، 2005 لعام الذكي الفواتير نظام في ذلك بتوثيق 2005 لعام العالمي التوريد مفهوم و، 2005 لعام والباركود QR رموز مخزون نظام و، 1997 عام.

والبيانات البضائع إعطاء أنها على للمخزون والباركود QR رموز فهم يمكن، العادي للقارئ بالنسبة، بدقة وتتبعه ملف وكل، مخزون دفعة وكل، عنصر كل تحديد يمكن كان إذا. عليها التعرف يمكن هوية الفواتير نظام. والارتباك، المفقودة والسجلات، الشحن وأخطاء، اليدوية البحث عمليات من ذلك فسيقل سلسلة من يتجزأ لا جزءًا الفاتورة بجعل بل، فاتورة بطباعة فقط الأمر يتعلق لا: تعقيدًا أكثر الذكي وكيف، التكاليف تشكيل يتم وكيف، البضائع هي وما، العميل هو من معرفة إلى يحتاج. بأكملها الأعمال إلى الإشارة يتم وكيف، الملفات تسمية يتم وكيف، المرفقات تتطابق وكيف، الضرائب مع التعامل يتم، عامًا 20 لمدة الأجيال عبر الذكي والمال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إلى هذا بتطوير لاحقًا قمت. الأخطاء ضريبي نظام و، (عامًا 20 من لأكثر المستمر تشغيله من التحقق تم) ناضج هيكل لوجستي نظام و. الزمن من عقدين عبر عملي ذكي.

الناضج التشغيل مرحلة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دخل، 2013 عام في.

تقنية عروض مجرد أنها على فهمها السهل فمن، فقط عناوينها خلال من المقالات هذه إلى نظرنا إذا أثناء تقدمه مدى في ليست للنظام الحقيقية الصعوبة. الممارسة من بتاريخ أشبه هي، لي بالنسبة لكن من التحقق في والاستمرار مضت عامًا عشرين منذ التجاري المنطق تفسير على قدرته في بل، التصور بسرعة تفشل لكنها، العمل خطط في جميلة المفاهيم من العديد. الواقعية الخبرة خلال من صحته الأخيرة اللحظة في والتغيرات والأخطاء بالاستثناءات مليء الحقيقي العمل لأن اليومية العمليات في فقط الخبرة هذه تبقى أن أريد لا لأنني مقالات في أنظمتي كتابة على أصر أنا. الشخصية والضغط تمت إذا ولكن، تُلف الكمبيوتر وأجهزة، تُستبدل والبرمجيات، قديمة تصبح البرامج. الكمبيوتر برامج في قام كيف فهم من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باحثون فسيتمكن، بوضوح العملية والسياقات والمنطق الهيكل كتابة معقدة تجارية مشاكل محل، رأسمالي دعم أو سحابية منصات أو كبير فريق بدون، فردي أنظمة مصمم في. الحقيقي العالم في.

الفصل الرابع: الإنترنت على صيني مجتمع (2004)

(www.australianwinner.com)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أسست، 2004 عام في 4 للمتدى والجديد القديم للإصدارين المسجلين الأعضاء إجمالي تجاوز.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متدى" و الزوار من عدد أعلى تجاوز، مساءً 7:15 الساعة، 2026 مارس 20، الجمعة يوم في. ملايين في، (تغ كاي وو) تي وو السيد، والذي مع شاركت، العام نفس وفي. زائر 662,000 المتزامنين عندما. (www.azchy.com) الأدبية ومنصته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تأسيس أكثر منذ ولكن. والترتيب المرور وحركة الصفحات في فقط يفكرون، اليوم إلكترونيًا موقعًا الناس يرى مراكز كانت.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 للمجتمع آخر معنى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للمواقع كان، عامًا عشرين من الناس مع للتواصل وأماكن، تاريخية ومحفوظات، للنشر ومساحات، مجتمعية وبوابات، معلومات 2004: و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إنشاء: 2004 لاحقًا كتبت. المتغيرة للأزمة وسجلات الوطني المستوى على وثائقيين إلكترونيين موقعين أسست.

عشرين من لأكثر بذلك القيام لكن، الصعب بالأمر ليس عام لمدة مستمر بشكل إلكتروني موقع إدارة والنسخ النطاقات وأسماء والبرامج الخوادم مع التعامل يجب. ويب صفحات مسألة مجرد يعد لم عامًا وتغيرات المستخدمين وتغيرات المحتوى وإدارة القديمة الأنظمة وتوافق والترحيل والهجمات الاحتياطية وسائل ظهرت، المتديات عصر بعد: للعصور السريع الاستبدال مواجهة يجب كما. البحث محركات هي المحمول الهاتف عبر القراءة أصبحت، المكتب سطح كمبيوتر عصر بعد الاجتماعي؛ التواصل كثير. تاريخية أدلة بقيت التي تلك أصبحت، المبكرة الصينية الوب مواقع من العديد اختفاء بعد السائدة؛ من شكل ذاته بحد هو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وجود أن يدركون ما نادرًا، المنصات أحدث يطاردون الناس من العصر لغة على بل، المقالات على فقط يحافظ لا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مستمر ويب موقع. القيمة أشكال الصينيين المهاجرين حياة وآثار، المجتمعية وهياكله، نقاشه وأساليب، وجمالياته.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 بإنشائها قمت ويب موقعين أرشفة تم، 2007 عام في – (www.australianwinner.com) و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وشبكة (www.azchy.com) استمرت منتظمة تحديثات مع،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تابع PANDORA نظام بواسطة دائم بشكل الطويل الأرشفة مشروع هو PANDORA. 2025 وسبتمبر أغسطس في آخرها كان، عديدة لسنوات تختلف. الرقمية مجموعاتها نظام هو TROVE و،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تابع للويب الأجل على البحث محركات تركز. العادية البحث محركات بواسطة الفهرسة عن كهذا نظام بواسطة الأرشفة ذا رقميًا تراثًا يُعتبر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موقع أن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بواسطة الأرشفة تعني بينما، الفورية الرؤية

وثائقي حفظ بل ،مؤقتاً مخبأ ليس هذا .دائم بشكل عليه الحفاظ ويتم ،وطنية وبحثية ثقافية قيمة هذا فسيظل ،العمل عن الخاصة خوادمي توقفت إذا حتى أنه يعني هذا .للأجيال وعابر مؤسسي الوصول المستقبل في للباحثين ويمكن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أنظمة داخل موجوداً المحتوى إليه .

قاعدة في بواسطتي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بن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ب المتعلقة المواد تنظيم لاحقاً تم ليس "الحكومي غير الصيني للأدب الفائقة الوثائقية البيانات قاعدة" مصطلح .منهجية وثائقية بيانات النشر ودور الجامعات عن مختلفة :تكوينه طريقة لتوضيح بل ،طنانة مصطلحات استخدام به المقصود ومن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تلقائي التنظيم ومن ،الشعبية القاعدة من جاء لقد .الرسمية المؤسسات أو للحدود العابرة والشبكات والفعاليات والمؤلفين والمنتديات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فصلية المجلات موادها لكن ،نشاطها عند كبيرة بمشاركة تحظى الشعبية الأدبية الأنشطة من العديد .بالصينية للكتابة قدر المتأثرة المواد هذه تنظيم إعادة هو الأجل طويل عملي كان .سنوات بضع غضون في تخفي والتبع والحفظ للبحث قابل وثائقي شكل في الإمكان .

3083- :الموحد الدولي التسلسلي الرقم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ب لاحقاً ارتبط قد المسار هذا أن يُطغى ،هيكل بدون أنه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منتديات مع المبكر عملي علمني .صدفة يكن لم (5178) التعرف في صعوبة الآلات تجد ،وصفية بيانات وبدون فهمه؛ يصعب ،فهرس وبدون المحتوى؛ على أو واحد خادم عطل في بسهولة الأعمال تختفي أن يمكن ،الأجل طويلة حفظ بوابة وبدون عليه؛ أنه على ببساطة فهمه يمكن ولكن ،احترافياً يبدو "الوصفية البيانات" مصطلح .واحدة منصة إغلاق ،الدائم ومعرفه ،المفتاحية وكلماته ،ولغته ،وتاريخه ،ومؤلفه ،المقال عنوان . "البيانات حول بيانات" بيانات هذه كل – به الخاصة الروابط وعلاقات ،وناشره ،وملخصه ،الموحد الدولي التسلسلي ورقمه وأرشفته العمل عن البحث يمكن كان إذا ما تحدد لكنها ،الرئيسي النص من أدبية أقل تبدو قد .وصفية أعلق أصبحت ،عاماً عشرين من لأكثر الويب مواقع على عملت لأنني .الأنظمة عبر ونقله به والاستشهاد شاقة تبدو التي الأساسية المهام هذه على خاصة أهمية

رقمي تراث إلى مطبوعة فصلية من –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الخامس الفصل (2004–2025)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تأسيس في، تي وو، والدي مع شاركت، 2004 عام في
متدى مجرد من أكثر المنصة هذه كانت، البداية منذ. الإنترنت على منصته أنشأت 2005 عام وفي
الأدبي الإبداع حول متركزاً، العالم أنحاء جميع من الصينية باللغة الكتاب لتجمع مكاناً كانت بسيط؛
العصر ذلك في BBS ثقافة مع ونشأ، الرائدة الصينية الإنترنت أيام خلال ولد.

لعدم ونظراً أبداً؛ أدبية تنظيمية ممارسة مجرد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يكن لم
شغلت. العائلي الثقافي التراث من مميزاً طابعاً يحمل فإنه، خارجي دعم على الحصول على القدرة
وو وأختي، دائماً فخرياً رئيساً (تنغ كاي وو الولادة اسم) تي وو والدي وكان، المؤسس الرئيس منصب
(خوان دو المستعار الاسم) جون وي دو ووالدي، للرئيس نائبة (تشي مي المستعار الاسم) لينغ لي
فقد، جمعيات أو جامعات أو مؤسسات بدأتها التي الأدبية المنظمات من العديد عكس على. مستشارة
،ثقافية وهوية، لعقود أدبي تراكم على كبير حد إلى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وتطوير تشكيلة بُنيت
واحدة صينية عائلة قبل من مستمرة وممارسة.

ثقافية فضاءات ثلاثة عبر حياته مسار امتد.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إبداع على ثابر شاعراً، تي وو، والدي كان
وواحد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لأستراليا حاسمة روحية دعامة فقط يكن لم. وأستراليا والصين ماليزيا: مختلفة
وو متحف" في محورية وشخصية عالمياً مشهوراً شاعراً لاحقاً أصبح بل، المتدى في الكتاب أقوى من
التنظيمي والعمل والتحرير الأدبي الإبداع في طويلة لفترة تشي مي أختي انخرطت. "الأدبي تي
الكتاب أقوى من واحدة أيضاً لتصبح،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أدبية والأنشطة المتدى خوان دو والدي دعمت
إلا، مختلف بشكل ساهمت واحدة كل أن من الرغم على. عالمياً مشهورة شاعرة ولاحقاً المتدى في
الصينية والثقافة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تطوير في مهمة أدواراً لعبن جميعاً أنهم.

تاريخ أيضاً هو بل، أدبية منظمة تاريخ فقط ليس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تطور تاريخ فإن، وبالتالي
ومناطق بلدان عبر الصينية للروح وسجل، الخارج في صينية أدبية ممارسة وتاريخ، عائلي ثقافي تراث
أستراليا وشهدت، الأدب خلال من الأدبيين والأصدقاء والقراء المؤلفين من العديد اجتمع. متعددة
لعقود الصينية الثقافة بناء في واحدة لعائلة المستمرة المشاركة عملية نفسه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لاحقاً الناس يرى عندما. رسمي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إطلاق تم، 2005 يناير في
أو ناضجة نشر منظمة هناك أن خطأ يفترضون ما غالباً، عدداً وعشرين لواحد الكاملة النشر سجلات

حتى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نشر استمرار، الواقع في ذلك وراء مستقرًا تمويلًا في لي زينغ السيد للمستشار الأجل طويل والدعم الرعاية بفضل ممكنًا كان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 العدد أدبية فصلية على الحفاظ كان، تدريجيًا يتراجع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 المطبوع النشر فيه كان عصر كبيرًا إنجازًا مطبوعة.

المواد وتنظيم،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موقع صيانة وحدي تابعت. العمل ينته لم، الفصلية نشر توقف بعد الإصدارات ونشر، البيانات قاعدة وبناء، الأدبية الأعمال وإنقاذ، رقمية صيغ إلى الأدب وتحويل، التاريخية عبر المتناثرة البيانات من الكبيرة الكميات تنظيم بإعادة تدريجيًا قمت، الوقت بمرور. اللاحق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يمكن رقمي توثيق نظام في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محفوظات المطبوعة والأعداد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متندات فصلية من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حول هذا.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منه والاقتباس فيه والبحث حفظه والرقمي المطبوع العصرين بين يربط الأجل طويل ثقافي أرشيف مشروع إلى تقليدية مطبوعة.

عدد بسبب فقط ليس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ستمرت، اليوم الورا إلى بالنظر مسار كامل بشكل تسجل أنها ذلك من الأهم ولكن، نظمها التي الأحداث أو نشرتها التي المجلات التي الحقيقية الآثار على نفسه الوقت في الحفاظ مع، معين عصر في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 الأدب تطور القيمة معًا السجلات هذه تشكل. الصينيين الثقافيين والمشاركين والقراء المؤلفين من أجيال خلفه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أهمية الأكثر.

تكن لم.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أطلقنا، المنصة هذه إلى واستنادًا، 2005 يناير في دوليًا معياريًا تسلسليًا رقميًا يحمل، ملموسًا فصليًا أدبيًا منشورًا بل، "ويب مجلة" أو "إلكترونية مجلة"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فصلية أعداد وأغلفة روابط يلي فيما. وموزعًا مطبوعًا، (ISS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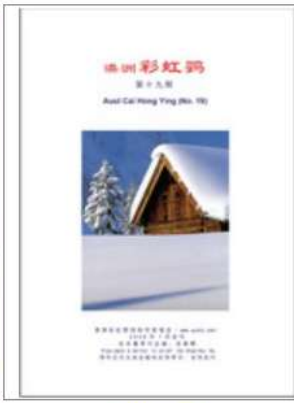
#1: <https://www.azchy.com/> تشينيس



第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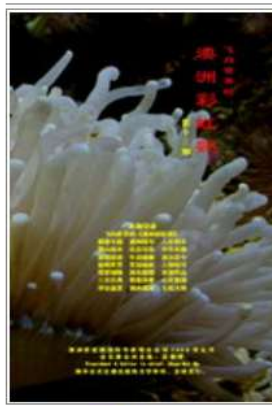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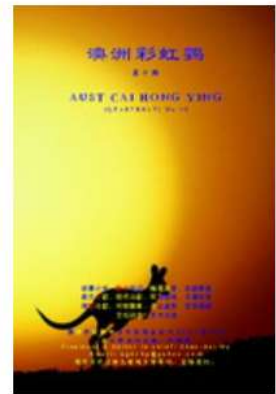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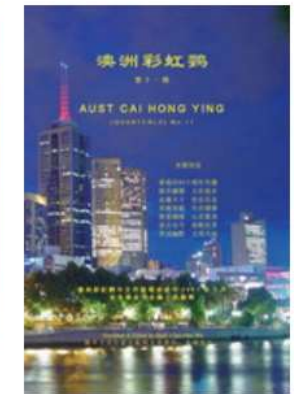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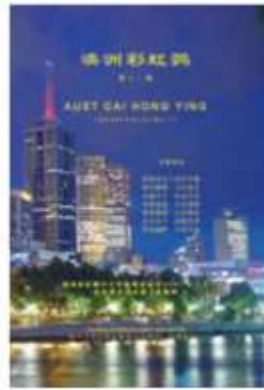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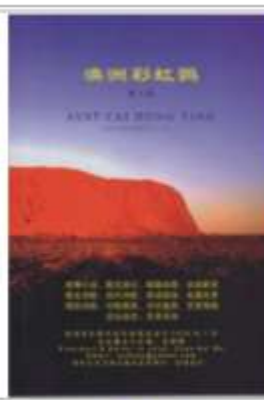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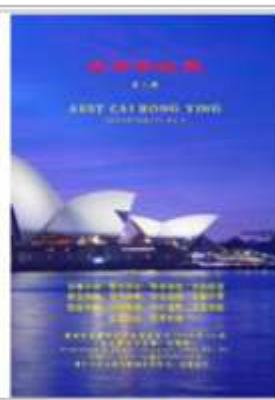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المؤسسية الناحية من مهمان حدثان وقع العام ذلك في لأنه مهمًا؟ عامًا 2005 عام يعتبر لماذا.

من بدءاً. الوطني الأدب حفظ نظام يدخل مستقل كفرد بدايتي نقطة الفصلية هذه إطلاق كان، أولاً،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قبل من رسمي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من عدد كل حفظ تم، الأول العدد دخلت قد منشوراتي كانت، 2005 عام من أنه يعني هذا. الوطنية الدوريات مجموعة ضمن ليدخل تأكيداً بل، "لاحقاً تحقيقه تم" شيئاً هذا يكن لم. الوطني المستوى على أدبي حفظ نظام بالفعل المستقلة للممارسة يوم أول من بالتزامن حدث مؤسسياً.

الحديث للأدب بكن متحف قبل من للمجلة الكاملة المجموعة حفظ تم، 2006 عام من اعتباراً، ثانياً قبل من واحد وقت في حفظها يتم فرد بدأها صينية أدبية فصلية أصبحت، النقطة هذه عند. الصين في قبل من دائم بشكل الخارج في شعبية صينية أدبية فصلية حفظ إن. بلدين في وطنية مجموعات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 الأدب تاريخ في للغاية نادر أمر هو بلدين في وطنية مؤسسات.

حكام وستة هوارد جون آنذاك الأسترالي الوزراء رئيس من تهنئة رسائل الفصلية هذه تلقت، لاحقاً دبلوماسية لغة باستخدام. دائم بشكل لاحقاً أرشفتها تم والتي، الرسالة بتلك احتفظت لقد. أستراليين كانت. "الثقافات متعدد الأسترالي المجتمع إثراء في الفصلية مساهمة" ب الرسالة أشادت، رسمية التاريخ في للغاية نادر هذا. فرد أسسها شعبية أدبية مجموعة إلى بل، مؤسسة إلى ليس موجهة في شعبية صينية أدبية منظمة إلى تهنئة رسالة أمة في إداري مسؤول أعلى يرسل حيث - الأسترالي الخار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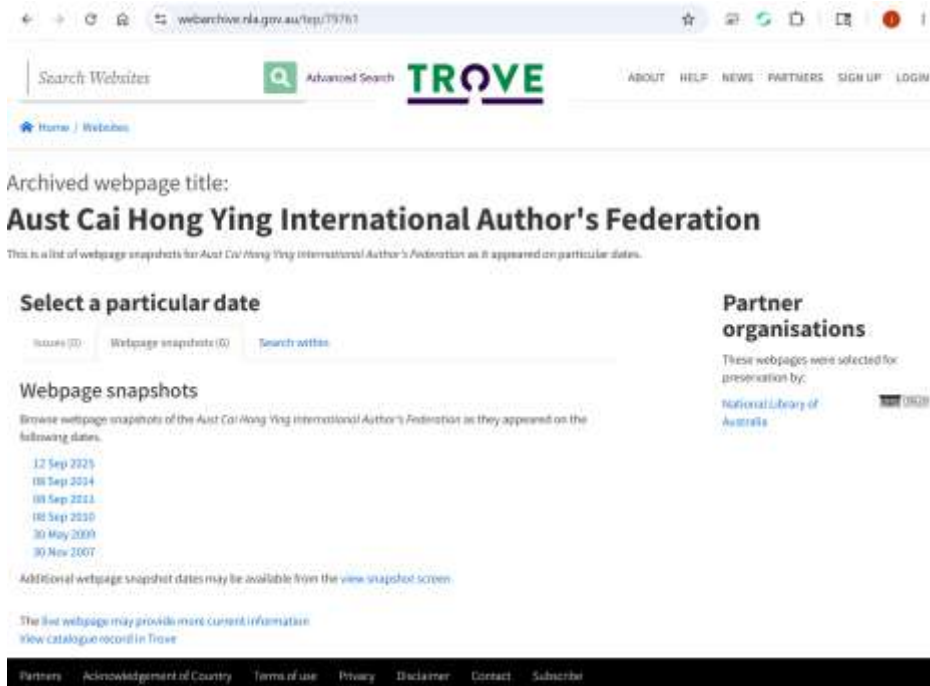
121 للأعداد الكامل السجل ف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فصلية لنشر الكامل السجل بتجميع لاحقاً قمت أرشفة تم كما. المطبوعة 121 الأعداد هذه نشر حقائق موثق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فصلية من دائم بشكل تلك التهنة رسالة.

وقاعدة الأدبي والمجتمع المنتدى ذلك في بما - بالكامل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نصة أرشفة تم، 2007 عام في لا.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تابع PANDORA نظام بواسطة وكامل دائم بشكل - الأعمال بيانات التابع PANDORA نظام في أيضاً محفوظة وهي، محفوظة الوقت ذلك من الأصلية المراسلات تزال والمنصة المطبوعة الأعداد - ككل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أن يعني هذا.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دائم وطني حفظ نظام دخلت قد -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بيانات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لموقع والدائمة الكاملة المرآة الأرشفة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التاريخي الرابط، TROVE بواسطة <https://www.azchy.com/> "تشينيس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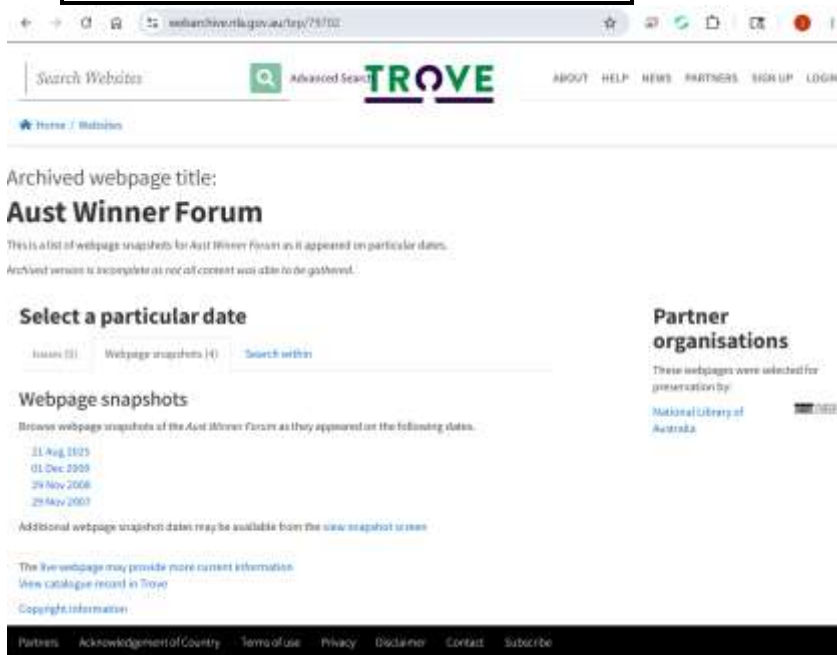


رينو أوستراليا" لموقع والدائمة الكاملة المرأة الأرشفة
المرأة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التاريخي الرابط، TROVE، بواسطة <https://www.azchy.com/> "تشينيس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لشبكة والدائمة الكاملة المرأة الأرشفة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التاريخي الرابط، TROVE، بواسطة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الفائزة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المرآة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TROVE بواسطة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لمنتدى المؤرخين الرابط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من كبيرة كميات فإن، الإنترنت عصر في الجذرية التغيرات مع. الحد هذا عند تنتهي لا القصة لكن وسائل تجزئ وبحل، المدونات وتغلق، المنتديات تتراجع. بصمت تختفي المبكرة الرقمية الأدبية الأعمال مرة حفظها تم التي الأدبية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آلاف مئات. المتعمقة القراءة محل الاجتماعي التواصل

،الاتصال فقدوا الأوائل الأعضاء من العديد .البيانات فقدان خطر تواجه المتدييات في واحدة
المتدي بيانات قاعدة داخل واحدة نسخة في فقط موجودة الأعمال من للعديد الأصلية والمخطوطات

(أدناه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الرابط انظر) "الرقمي الأدب إنقاذ" مبادرة أطلقت ،2025 أغسطس في لذا
وتحويلها ،المتدي بيانات قاعدة من ،قطعة قطعة ،الزمن من لعقدين يمتد الذي الأدبي الكنز استخراج
حوالي تحويل من تمكنت ،2025 سبتمبر بحلول .نشرها وإعادة ،لغات بعشر مستقلة ويب صفحات إلى
استخراجاً بل ،واحدة بنقرة ترحيلاً العملية هذه تكن لم .مستقلة ويب صفحات إلى عمل 70,000
المتلاشي الأدبي التاريخ ذلك من شرارة على يحافظ عمل كل إحياء .الآخر تلو واحداً ونشراً وتحويلاً
أدناه #6 الشاشة ولقطة الرابط انظر: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 → ↻ ⌂ % 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平渡2013作品集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画 (巫楚2015年)	352篇
巫楚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声 2005年9月15日开栏发刊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由力作自荐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的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离水藏海微型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تلك مؤلفو .كامل لعصر الأدبية الذاكرة على بالحفاظ بل ،"أعمالی" على بالحفاظ الأمر يتعلق لا
ولكن .يكتبون يعودوا لم وكثيرون ،الاتصال فقدوا كثيرون – العالم أنحاء جميع في منتشرون الأعمال
،الاختفاء وشك على كانت التي المتدي بيانات من وراءهم تركها التي الكلمات أنقذت قد تكن لم إذا
إنقاذ مشروع" هو بل ؛"شخصياً مشروعاً" ليس هذا .الخوادم إغلاق مع الأبد إلى اختفت قد كانت
"للحضارة".

العملية شهدت لقد.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اليوم إلى 2004 عام من،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تاريخ يمتد أحادية من، الرقمي إلى الورق من، الاجتماعي التواصل وسائل عصر إلى BBS عصر من، بأكملها بخطوة خطوة بُنيت بل مخططة؛ تكن لم. (لغات عشر) اللغات تعدد إلى اللغة.

كان. "الأدبي تي وو متحف" - خاص أرشيف بإنشاء أيضًا قمت،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إطار ضمن والصين لماليزيا الثلاثة الثقافية الفضاءات عبر حياته امتدت شاعرًا، (1938-2023) تي وو، والذي الشعر مستخدمًا، أستراليا إلى ثم، الصين إلى ماليزيا من، الزمان من قرن قرابة حياته غطت. وأستراليا. شتات لصيني قرن من يقرب ما حياة مسار لتسجيل.

أعماله كامل بتنظيم قمت، التاريخي السرد مع المتكلم بضمير العائلي السرد يدمج أسلوب باستخدام تشرده على شاهدة القضبان تلك كانت ماليزيا؛ في الحديدية السكك في والذي عمل. كمهاجر وخبراته مصغر تاريخ هو شعره. أجنبية حديقة في الأخيرة قصائده وكتب سيدني إلى جاء، لاحقًا. الشبابي. الصيني للشتات.

على نادرًا أرشيفًا أيضًا بل، والابن الأب بين ثقافية استمرارية فقط ليس الأدبي المتحف هذا يمثل من يقرب ما مدى على الشعري تي وو إنتاج على يحتوي. المتقاطعة للحضارة الجزئي المستوى، تذكارية وألبومات، وانتخابات، موضوعية شعرية مجموعات ذلك في بما، 2023 إلى 2005 من، عقدين الحفاظ مع، المتندى على زمني مسلسل شكل في المواد جميع تقديم يتم. مختارة سنوية وأعمال تفاعل وكل، تعليق وكل، قصيدة كل. القراء تفاعل وآثار، التحريية والمعلومات، الأصلية النصوص على الفعلي الوقت في نما وثائقيًا سجلًا بل، لاحقًا أرشيفًا ليس هذا. واضح زمني طابع له.

(1992–2026) السيف وظل الجذع وقفة: السادس الفصل

جمعية رئيس ،هوي ون لين الأكبر المعلم من بتوجيه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مع رحلتي بدأت ،1992 عام في في .(2022 أغسطس في الدولية تشي تاي كلية تسميتها أعيدت التي) تايجي لتشيغونغ كونغ هونغ .بنغسي أكتشف أن عليّ كان ،بجانب معلم بدون .أستراليا في سنوات ثلاث قضيت قد كنت ،العام ذلك الفنون في مهمة نتائج تحقيق تقريباً المستحيل من يجعل "الذاتي التعلم" هذا مثل أن عرفت ،لاحقاً ون لين الأكبر المعلم من التعليم وتلقي ،الوقت لبعض منتظمة منهجية بدون تدريب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تالية وثلاثين ثلاثة لمدة الآن الطريق هذا استمر .كونغ هونغ إلى بالعودة السنوية رحلتي خلال هوي

لي الكبير التايجي معلم إلى سلالة تمتد الذي ،ينغ شان الأكبر للمعلم تلميذاً أصبحت ،2024 عام في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يل من الوريث أصبحت .أستراليا في تايجي وو جينغ لسلالة أصيلاً وريثاً لتصبح ،وو جينغ من ،لاحقاً .وو أسلوب تشوان تشي لتاي السادس الجيل من والوريث ،تشن أسلوب تشوان تشي لتاي تاريخ – وو جينغ لي الأكبر التايجي لمعلم مختصرة سيرة كتبت ،(ريدسبل) المعادين التلاميذ أحد منظور هو بل ؛"لمدرسة تقديم" مجرد ليس المقال هذا .وو تشن أسلوب تشوان تشي لتاي حديث موجز الذي النحو على ،وو جينغ لي الأسطورية القصة فيه سجلت .القتالي البحث تاريخ عن منهجية وثيقة ،تلميذاً عشر ثمانية لقبول 1989 عام حياته أواخر في أبوابه فتح بإعادة ،ينغ شان أستاذي شفاهاً رواه عام ينغ لشان الصادرة التلمذة شهادة مرة لأول نشرت كما .".يومياً مرة آلاف ثلاث العجلة دفع" وتعليم النقل لسلالة أثرية تحفة مستوى على دليل وهذا – وو جينغ لي قبل من شخصياً والموقعة ،1989 ،وو جينغ لي ابن جون شو لي شخصياً يوجه وهو فايك تشن الأكبر المعلم قصص سجلت ،بالتزامن الصداقة على شاهداً ،فايك تشن ابن كوي تشاو تشن لتوجيه أقرانه مع جنب إلى جنباً وو جينغ ولي الأكبر المعلمين من جيلين بين والنقل

لتصبح ،وي هونغ تشاو الأكبر تشي أسلوب تشوان يي شينغ لمعلم تلميذاً أصبحت ،2024 عام في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جمعية رئيس وبالتزامن ،تشاو أسلوب تشوان يي شينغ عن الأسترالي المسؤول

كمختبر جسدي أيضاً استخدمت لقد .".التاريخي التوثيق" مجرد يتجاوز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في عملي لكن المركزي مفهومه .(الإكسير حقل أصل) "بينوان داتتي" يسمى جسدية نفسية ممارسة نظام لتأسيس والأرض السماء بيئة مع مستمر بشكل يتبادل مفتوح نظام ،الإكسير حقل هو بأكمله الجسم :هو .والتحقق للتسجيل قابلة جسدية أدلة على يقوم بل ،شعاراً ليس هذا .المحيط

.المتطرف القتالي التحقق تسجيلات من سلسلة أكملت ،ممارستي في

الوقوف من دقيقة 75 أكملت، مستقرة بيئية ظروف وتحت، عاماً 56 عمر عن، 2025 سبتمبر في تغذية أو مساعدة أجهزة أو خارجي دعم أي بدون، العينين إغلاق مع واحدة ساق على المتواصل ظل، العملية طوال. الجسدية للأنظمة ذاتياً تحققاً بل، منافسة أو أداءً هذا يكن لم. بصرية راجعة عدم" من توازن حالة في الجسم دخل – ثابتة والوضعية، طبيعياً والتنفس، مستقرراً قلبي نبضات معدل دائم بشكل الفيديو أرشفة تم. "التدخل وعدم، الجذر وعدم، الاستنزاف

بشكل يسجل، رئيسي كخيطة زمني خط باستخدام *داتتي ممارسة سجل* نشرت، 2026 يناير في ذلك في بما، واحدة مستمرة صباحية ممارسة جلسة في الموجودة المتعددة التدريب قطاعات منهجي، "جذور بلا الجذع" و، مغلقة بعيون واحدة ساق على والوقوف، تشي تاي وسيف، الجذع وقفة التي البيئية والمعايير، الزمنية والمدة، التنفس ومعدل، القلب ضربات معدل يتضمن. النهائي والتكامل سجل هذا. الحلقة ومغلقة هيكلياً كاملة ممارسة عينة لتشكيل، الذكية الأجهزة بواسطة جمعها تم القتالية لممارستي اليومية للحالة أصلي.

29 العمر من يبلغ قوي شاب مع حقيقية مواجهة في شاركت، كجم 62.5 جسم بوزن، 57 سن في لوقفة الهيكلية القوة باستخدام.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أجسام كمال ويمارس، كجم 128 حوالي ويزن، عاماً عبر هيكلي إجهاد اختبار أكملت، الاستعراضية التقنيات من بدلاً، تشي التاي في (تشوانغ تشان) الجذع (GPS) المواقع لتحديد وصفية وبيانات، وفيديوهات، الموقع في صوراً المقال يتضمن. كبير وزن فارق تحت الهيكلية السلامة" أن على مؤكداً، للعملية وتوثيقاً، القلب ضربات لمعدل وسجلات، زمنية وطوابع قوة كانت بينما. هيكلياً تحققاً بل، "قتالية فنون مسابقة" تكن لم. الخارجية التقنية من أهم "الضغط قوتي يكن لم به شعر ما فإن، بي الخاص تشوانغ تشان هيكل عبر وتتعرض وتشتت تتقل الخصم جسدي عبر المنقولة بأكملها الأرض فعل رد قوة بل، العضلية

الإنسان فسيولوجيا صحة من للتحقق، *بينيوان لداتتي الحياتية البنية: الكون هو الجسد* أيضاً كتبت القائلة الحياتية البنية رؤية موضحاً، *نيجينغ هو/نغدي* مثل الكلاسيكية النصوص مع متبادل بشكل الحديثة في الاستيقاظ من سنوات لسبع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عملية المقال يوثق. "مفتوح نظام البشري الجسم" بأن "بينيوان داتتي" الجسدية النفسية الممارسة ونظام، البحر بجانب للتمرين يومياً صباحاً 4:45 الساعة مستقل بشكل الطبية والتقارير الفيديو ومقاطع والصور البيانات جميع أرشفة تم. ذلك عن نتج الذي منها والتحقق إليها الرجوع من القراء ليتمكن ودائم.

منظور من. (الطاقة ورفع التاج رفع) *دينغجين لشولينغ موجز تحليل* نشرت،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نظرية في – لينغ – شو: "تقدمية مراحل أربع إلى "جين دينغ لينغ شو" الكلاسيكي المفهوم يفكك، الأول الشخص ونظرية، الطول خطوط ونظرية، *نيجينغ هو/نغدي* مع بالاقتران مرحلة كل تحليل يتم. "جين – دينغ عملياً مساراً بذلك المقال بيني. الجذع وقفة مثل محددة عملية بتجارب مكاملة،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للجسم القوة إطلاق إلى ،الهيكلي والمحاذاة ،الجسدي والوعي ،الجسدي الاسترخاء من ينتقل مستمراً كله .

الصيني الجامعي البكالوريوس منهج في رسمياً تشوان تشي التي رياضية دخلت ،2026 أبريل 28 في :الجامعي النظام إلى تشوان تشي التي دخول كتبت ،المناسبة هذه باعتماد .تاريخية فارقة علامة هذه هذا يعيد ،هيكلي منظور من .الأكاديمية والأنظمة السلالة أنظمة بين للعلاقة هيكلي تقييم إعادة منهجي بشكل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ظام" و "السلالة نظام" بين العلاقة تقييم المقال .

إضفاء أو دراسي منهج إلى تحويله في يكمن لا تشوان تشي التي لصحة النهائي المعيار" :أقترح "خارجي اعتماد أي دون موحد ككل العمل على نفسه الجسد قدرة في بل ،عليه المؤسسي الطابع الأساسية الوظيفة السلالة أنظمة تتحمل بينما ،ونشرها المعرفة لتنظيم مناسب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أنظمة المقال يعتمد لا .محله يحل أن لا ،الآخر منهما كل يكمل أن يجب .واستمرارها الجسدية البنية لتأسيس الأصيل والنقل الجسدية الخبرة من عامًا وثلاثين ثلاثة على بل ،الأدبيات لمراجعة التقليدي المسار على الجسدية والهياكل المعرفة أنظمة بين الاختلافات محللاً ،سلالات أربع عبر

الممارسة منظور من .تشوان تشي للتي دولي يوم لأول الهيكلي المعنى أيضاً كتبت ،2026 مارس في يوجد لا الجسد" :كتبت .والبيئة والزمن الجسد بين الهيكلي التطابقات منهجي بشكل يوضح ،الأجل طويلة بيئة مع الهيكلي والرينين الفعلي الوقت في التفاعل على قادر ديناميكي نظام إنه الآخرين؛ عن بمعزل هو بل ،عالمي ثقافي حدث مجرد ليس تشوان تشي للتي العالمي اليوم .المحيطة والأرض السماء دخول كنقطة الجسد باستخدام ،جديد من والحضارة والإدراك البنية بين العلاقة لفهم مهمة عقدة كنقطة الفجر ضوء من طبيعياً المتشكلة العنقاء وصورة "وحدها تقف الذهنية العنقاء" وضعية آخذًا "والطبيعة البشري الجسد بين للإثبات قابل هيكلي تطابق هناك :المقال هذا يقترح ،بداية

جديدة مرحلة القتالية ممارستي نقل دخل ،2024 عام في

في بتغيرات المتعلقة الشخصية الحالات من العديد بتوثيق أيضاً قمت ،القتالية ممارستي مدار على "فيها رجعة لا" طلياً اعتبرت جسدية حالات

كاملاً سجلاً نشرت .الشديد إلى المعتدل الأندروجيني للصلع المرحلي الطبيعي التراجع من واحدة حالة الشعر تساقط مع تجربتي موثقاً ،الشديد إلى المعتدل الأندروجيني للصلع المرحلي الطبيعي للتراجع الطبيعية العملية يصف .هاميلتون-نورود مقياس من 3V المرحلة من قريبة خصائص عليه تظهر الذي مثل الرئيسية الخصائص تطور ذلك في بما ،شعر زراعة أو طبي علاج أو دوائي تدخل بدون للتغيير :المقال في صراحة أعلن .والتصيف ،الشعر وسمك ،التغطية ومنطقة ،الرأس قمة منطقة في الكثافة

طبيًا تحققًا يشكل ولا ،الأجل طويلة لممارسة وملخص شخصية حالة سجل أنه على التأكيد يتم"
".السكان مستوى على استنتاجات أو إكلينيكيًا"

قبل من طويلة لفترة أتابع كنت .*الصفراء البقعة /اعتلال عكس نشرت .الصفراء البقعة اعتلال تراجع*
مرض استهدف العين لقاع حديث فحص في .الصفراء البقعة باعتلال متعلقة لمشاكل عيون طبيب
لم :صريح بشكل خارجية طبية مؤسسة عن الصادر العين لفحص الرسمي التقرير ذكر ،السكري
أفضل في ،بالتزامن .السكري الشبكية اعتلال على علامات ولا ،البقعية الودمة على علامات أي تلاحظ
6/6. الثانية البصر حدة كانت ،المصححة الظروف

العناية منتجات تغيير بدون أنه موثقًا ،*الرأس فروة تقشر عكس نشرت .الرأس فروة تقشر تراجع*
،الحياة نمط في هيكلي تغيير أي وبدون ،مستهدف أو طبي علاج تلقى أو ،أدوية استخدام أو ،بالشعر
تطور مع التزامن ،أساسي بشكل النهاية في واختفت تدريجيًا تضاعلت الرأس فروة تقشر ظاهرة فإن
صلعاء كانت التي المناطق في أسود لشعر مستقر جديد نمو ظهر ،بالتزامن .الوقت بمرور ممارستي
عديدة لسنوات

على قادر ،للبرد مقاوم جسم بناء إلى للبرد الشديدة الحساسية من حالة من انتقلت ،ذلك على علاوة
التي المقالات من سلسلة نشرت .منوبة درجات 7 حرارة درجة في والنشاط الصيف ملابس ارتداء
إلى للبرد الشديدة الحساسية من للانتقال الكاملة والعملية البرد مقاومة تصنيف نظام بالتفصيل توضح
الذكاء بواسطة عامًا عشرين بمقدار للعمر الخاطئ التقدير معجزة المقال في .للبرد مقاومة بنية
أنظمة من العديد على شخصية صور بتحميل قمت عندما :للاهتمام مثيرة ظاهرة سجلت ،*الاصطناعي*
20 بنحو أصغر أنه على عمومًا الفسيولوجي عمري قدروا فقد ،*الاصطناعي* بالذكاء العمر على التعرف
الزمني عمري من عامًا

لا .الأجل طويلة لممارستي وملخصات الشخصية حالاتي سجلات هي هذه :صراحة أعلن أن يجب
يمكن أصلية حالة كمادة ،ذلك ومع .السكان مستوى على استنتاجات أو إكلينيكيًا طبيًا تحققًا تشكل
في للغاية نادرة السجلات هذه فإن ،بها والاستشهاد إليها الوصول العالم أنحاء جميع في للباحثين
".الجسدي النظام لدونة" ل تجريبية حالات بل ،"علاجي تأثير" على دليلًا ليست .المماثلة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أدلة

دقيقة 23 *الذهبي الديك وقفة* مثل ،القنالية للفنون شخصية تجريبية رواية مائة من أكثر أيضًا كتبت لقد
الديك وقفة و ،الهيكلية الذهبي الديك وقفة من دقيقة 40 و ،الذهبي الديك وقفة من دقيقة 37 و
7 حرارة درجة في تشي الناي ممارسة في التعرق طريقة و ،الذهبي الديك ركة رفع ليست الذهبي
إلخ ،درجات 7 حرارة درجة في صباحًا 7 الساعة في عرق إصدار ،الصيف ملابس و ،درجات

شفهياً للشخص الجسدية التغيرات وصف تم إذا . بحثية أهمية لها ولكن عادية التسجيلات هذه تبدو قد والبيئة التدريب مدة بتسجيل قمت إذا ولكن . فهمها القادمة الأجيال على الصعب فمن ، فقط المواد من مجموعة تدريجياً تشكل فإنها ، باستمرار الهيكلية والأحكام الجسدية والأحاسيس والإجراءات طويلة فردية لممارسة تسجيلات بل ، قتالية فنون كتيبات ولا طيبة مقالات ليست هذه . للتعقيد القابلة التدريب واستمرار ،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نقل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باحثون درس إذا . الأجل فإن ، العمر منتصف بعد الجسدي هيكله بناء الفرد يعيد كيف أو ، الحديث المجتمع في التقليدي البدني محددة عينات تقدم أن يمكن المواد هذه .



الفصل السابع: الأوتار (2019–2026)

أخرى مرة الغيتار التقطت ،عامًا ثلاثين دام توقف بعد ،2019 عام في

الغيتار نادي في أساسية دروس ثمانية هو الوحيد تعرضي كان .رسمي موسيقى تدريب أي أتلق لم ولا ،تناغم نظرية أي أعرف ولا ،الموسيقى قراءة أعرف لا .الإعدادية المدرسة في الثالثة ستي خلال وألحان كلمات تأليف أكملت ،واللمس السمع على بالاعتماد ،2019 عام منذ ،ذلك ومع .التوزيع أفهم بمهارة العزف وبمكنتي ،ذاتي بشكل بالأصابع العزف وتعلمت ،الأصلية الأغاني من العديد

مرة الغيتار استلام من .الصفر من الغيتار تعلم إعادة عملية موثقًا ،موسيقياً الأمي الغيتار عازف نشرت أربع الطريق هذا استغرق ،كاملة مقطوعات عزف على قادرًا أصبحت أن إلى 2019 عام أخرى المتكرر والخطأ والتجربة والأصابع الأذن فقط ،مدرسية كتب ولا ،معلم لا .سنوات

والتأليف الأغاني لكتابة الكاملة الشخصية ممارستي موثقًا ،موسيقياً أمي وملحن غنائي شاعر نشرت الحالة هذه تكشف " :كتبت .رسمي موسيقى تدريب خلفية أي بدون ،البنوي بالتفكير مدفوعة ،والتوزيع " .الأداة يسبق والنظام ،التدريب يسبق والعمل ،المهارة يسبق الهيكل ' :الغني للتوليد العكسي المسار

اعتمادية عملية سجلت ،بالأصابع الغيتار لأسلوب "الخروج" لأغنية سردي لاقتباس أكاديمي غير تحليل في والتدوين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تناغم نظرية متجنبًا ،اللمسي والاستكشاف السمعية الذاكرة على الحصري الدفعية القوة على الحفاظ مع .السينمائي السرد لغة خلال من الموسيقية البنية وبناء ،الموسيقى "الفضاء وانبثاق العواقب" عن يعبر مقطعاً إبداعى بشكل العمل يوسع ،الأصلية للمقطوعة الملحمية واحد تسجيل) بسيطة تسجيل ظروف ظل في السردية والسلامة الأجزاء استقلالية جدوى من متحققًا (لاحقة معالجة بدون ،المحمول بالهاتف

الغيتار بأسلوب تقديمها يتم الفالس رقصة عن عبارة وهو ،الحاضر لحظة هو الأول الأصلي تأليفي كان ،ذلك قبل .بداية بنقطة أشبه إنه ؛'عملًا' هذا اعتبار يمكن لا" :كتبت ،الإبداعية ملاحظاتي في .بالأصابع ،الغيتار على النوتات تلك أصابعي وجدت عندما ولكن .الموسيقى تأليف أستطيع أنني أبدًا أتخيل لم " .الموسيقى ذلك في بما – مجال أي في يعمل أن يمكن البنوي التفكير أن عرفت

تجارب على بناءً ،بالنجوم المرصعة للسماء الخيالية الحكاية وألحان كلمات ابتكرت ،العام نفس في الكلمات العمل هذا يدمج .1990 عام حوالي أستراليا في بالخارج دراستي فترة من حقيقية حياة والأرشيفات ،دراستي سنوات من الحقيقية والقصص ،الغيتار على الشخصي والعزف ،الأصلية والألحان

(إنجليزية-صينية) بلغتين وبُعد، بواسطتي مستقل بشكل وتجميعه إنشأؤه تم. التاريخية الفوتوغرافية والبرتغالية والكورية واليابا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روسية والإسبانية والألمانية بالفرنسية موسعة نسخ مع كان كم أعلم لا. ظهري على وغيتاري المنزل تركت، شبابي ريعان في": الأغنية في كتبت. أخرى ولغات لذلك صدقاً الأكثر الصدى بل، لحن مجرد ليست الأغنية تلك". ذلك وراء ما لأرى ذهبت، واسعاً العالم الدائمة الأرشفة ومنصات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عبر العمل إلى الوصول يمكن. المنعزل العصر

تقول. زواجهما على عامًا ستين مرور بمناسبة لوالديّ كتبها، البعض بعضاً على الاعتماد ألقت كما على زهرة لألف، حيوات ثلاث أنتظر. الحياة هذه في الرابطة هذه لأكسب، حياة لألف أتعهد": الأغنية أن أردت، لزواجهما الستين بالذكرى والداي احتفل عندما": كتبت، الأغنية مقدمة في". الأخرى الضفة. لزواجهما فهمي تعكس الكلمات في كلمة كل. أغنية بل، مادياً شيئاً ليس. هدية لهما أقدم

الأشجار قمم في القمر. باردة المساء نسمة، غيتاري على أعزف": الأشجار قمم في القمر وأيضاً أسافر": دونهوانغ خلفية على أحداثها تدور التي، الحرير طريق لؤلؤة و". الواسعة السماء في معلق، الصفراء بالرمال المليء، مينغشا جبل. المفقود الحرير طريق عن أبحث، الغربي الشمال أقصى إلى. الجميلة الطاهرة الأرض منه الأسفل تقع

أكثر تستضيف التي، "والعود الشعر ميناء" الأصلية الموسيقى قناة بإنشاء أيضاً قمت، 2023 عام في تم والموسيقى الصور جميع": القناة وصف يذكر. الغيتار مع والغناء بالأصابع للعزف فيديو مائتي من بعد وما والتصوير العزف إلى والتوزيع والألحان الكلمات من، المؤلف بواسطة مستقل بشكل إنجازها خشبة على عرضاً أو تجارياً تغليفاً ليست الموسيقى، هنا. كامل شخصي إبداعى نظام لتشكيل، الإنتاج. ومستدام صادق ذاتي تعبير بل، المسرح

على تجارية جوية رحلات من جوية صوراً التقطت لقد. "الفائق التصوير" نظام بتطوير قمت، بالتزامن، الفجر عند البحر شاطئ على صورت لقد. المتعرجة الأرض عروق ملتقطة، متر آلاف عشرة ارتفاع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مكانية زمانية صور لإنشاء المتطرفة والمنظورات الفجر وضوء تشي تاي سيف مدمجاً

التصوير": كتبت. تأسيس بيان: الفائق التصوير نظام ذلك في بما مقالات في النظام هذا شرحت، المكان، الوقت –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المعلومات يضغط إنه. للمعلومات بسيط تراكم مجرد ليس الفائق كيفية: هيكلية مسألة بل، تقنية مسألة ليست هذه. واحد إطار في – الجسدية البنية، الارتفاع، السرعة. الأبعاد ثنائي إطار داخل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معلومات تقديم

يصور – تتعرج الأرض عروق، متر 10,000 ارتفاع على جوي: التمثيلية الفائق التصوير أعمال تشمل – أحمر الشمس غروب، كالماء السماء ساعة؛ كم 893.1 بسرعة متر 10,000 ارتفاع من أولورو، والسماء البحر يلتقي حيث وانعكاسها؛ السماء بين متناظرة بنية لتشكيل كمرآة الماء سطح باستخدام

-ديناميكي توتر لخلق الفجر وضوء تشي تاي سيف بين التباين باستخدام -/الحيوية الطاقة ترتفع ضوء، منفرد سيف عطل؛ بسبب الإقلاع بعد طارئة طائرة عودة يوثق - وعودة فاشل إقلاع ثابت؛ على جوي تصوير تركيبي؛ توتر لخلق الفجر ضوء ضد تشي تاي لسيف ظليلة صورة باستخدام -/الفجر الأبعاد المتعدد المكاني الزماني التصوير، الضباب ماشي، الكبيرة الحمراء للصخرة متر 10,000 ارتفاع إلخ، الفائق.

إعادة يمكن لا يلتقطها التي اللحظات: هذا في تكمن الفائق التصوير استبدال قابلية عدم": كتبت الموجة اصطدام ولحظة، الفجر ضوء في السيف نصل وزاوية، متر آلاف عشرة من المنظور. إنتاجها "يُصمم' أن هذا من لأي يمكن لا - بالصخور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2025-2026) *العصر/التحول* – آخر ومنشور واحد شخص :الثامن الفصل

توجهت أين إلى ،الأشياء هذه كل بعد :فيه يفكر القارئ يكون قد سؤال على للإجابة الوقت حان ،الآن
النهاية ؟ في

3083-5178 : الموحد | الدولي | التسلسلي | الرقم | *العصر/التحول* – آخر منشور هو الجواب

من لعقود التدريجي التقارب نتيجة بل ،مجلة إنشاء في مفاجئة رغبة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ظهور يكن لم
الأخطاء في والتحكم النهائية والمنتجات التنسيق فهمت ،الطباعة في عملت لأنني .السابقة الخبرة
في عملت لأنني .الأجل طويلة والصيانة والبحث والروابط الأدلة فهمت ،الويب مواقع في عملت لأنني
المؤلفين فهمت ،أدبية منظمات نظمت لأنني .البيانات واتساق والأتمتة العمليات فهمت ،لوجستية أنظمة
فهمت ،المنصات عبر والنشر لغات عشر مع عملت لأنني .الشعبية الثقافة على والحفاظ والأعمال
هذا بد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حث ،والأرشفة ،الوصفية والبيانات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الإصدارات بي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حالي هيكله اتخاذ على قادراً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كان لما ،السابق التاريخ

الموحدة الدولية التسلسلية الأرقام إدارة تتم .(ISSN) دولياً معيارياً تسلسلياً رقماً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يحمل
من رسمياً به معترف المنشور أن يعني ISSN على الحصول .باريس في الدولي ISSN مركز قبل من
كان إذا بما ISSN مركز يهتم لا .مستقلة كمجلة التسلسلية للمنشورات الدولي التسجيل نظام قبل
– بالمعايير يفي نفسه المنشور كان إذا بما فقط يهتم فهو جامعياً؛ منصباً أو دكتوراه درجة يحمل الناشر
ثقافية أو أكاديمية قيمة ذو محتوى وله ،دوري بشكل ونُشر ،مستقل عنوان له

من يكون يكاد .الحديث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شر أساس هي DOI. (DOI) الرقمي الكائن معرف له مقال كل
من مقال كل .اليوم الأكاديمي العالم في مستقر بشكل DOI بدون بمقال الاستشهاد المستحيل
هذه تحتوي ،2026 عام في .الوصفية للبيانات كامل نظام إنشاء وتم ،به خاص DOI له مقالاتي
في الخادم وجود مكان عن النظر بغض .DOI 60 من أكثر على الصلة ذات والأعمال المجلة
هذه إلى دائماً ستشير DOI الـ هذه فإن ،الويب موقع تغير كيفية عن النظر وبغض ،المستقبل
الأعمال.

(ORCID) والمساهم المفتوح الباحث معرف لدي: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هذا عن يبحث شخص أي .واحد باحث الأعمال جميع يربط .الباحثين لتعرف عالمي نظام هذا
الأكاديمي لقبى أو عملي مكان معرفة إلى الحاجة دون الأكاديمية مخرجاتي كل رؤية يمكنه ORCID

وتتضمن OCLC، تديره. العالمي الجامعي المكتبات فهرس، WorldCat، في فهرسة المجلة دولة 100 من أكثر في وجامعية وطنية مكتبة 16,000 من أكثر WorldCat في الأعضاء المؤسسات حول عضو مكتبة لأي يمكن أنه يعني فهذا، WorldCat، في ما منشور فهرسة يتم عندما. ومنطقة المكتبات فهرسة نظام ضمن المنشور لمكانة تأكيد هذا. استرجاعه العالم

نظام: ذلك في بما، متعددة دولية أكاديمية مسارات في واحد وقت في دائم بشكل مؤرشفة المجلة المفتوحة CERN علوم ومنصة، (TROVE)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رقمية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مجموعات نظام هو TROVE. (OpenAIRE) المفتوحة للعلوم الأوروبي الاتحاد ومنصة، (Zenodo) الثقافية القيمة ذات الرقمية الموارد على للحفاظ المكرس،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تابع الرقمية الوطني الوثائقي التراث من جزءاً يعتبر المنشور أن تعني TROVE بواسطة الأرشفة. الوطنية والبحثة الأوروبية المنظمة) CERN قبل من Zenodo تشغيل يتم. دائم بشكل عليه الحفاظ ويتم الأسترالي بواسطة الأرشفة. الأوروبية المفتوحة للعلوم التحتية للبنية أساسي مكون وهو، (النوعية للبحوث الدرجة من الأوروبية للبحوث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ية داخل حفظ مسار في يدخل المنشور أن تعني Zenodo الأوروبية البحوث نتائج تربط الأوروبي الاتحاد من بتمويل مفتوحة علوم منصة هو OpenAIRE. الأولى توجد لا المنشور هذا أعمال أن تعني جميعها الثلاثة الأنظمة بواسطة الدائمة الأرشفة إن. والباحثين وموثوقة ومستقلة متعددة دولية أنظمة بواسطة عليها الحفاظ يتم بل، الخاص خادمي على فقط أعلى هو هذا. كاملة بنسخ تحتفظ تزال لا الأخرى الأنظمة فإن، واحد نظام أي فشل إذا. وموزعة الأجيال عبر دائم مؤسسي حفظ بل، بحث لمحرك لقطة أو مؤقتاً مخبأً ليس إنه. الرقمي للحفاظ معيار، عليها والحفاظ الأعمال هذه تنزيل الأشخاص من يحصى لا لعدد يمكن، المستقبل في وربما، حالياً، سجلته الذي التاريخ لدراسة استخدامها للباحثين يمكن ثمينة تاريخية مواد إلى يحولها مما

دائماً يعمل كان الذي الشخص تركه الذي الوثائقي الإرث هو هذا.

للمجلة نشر وبيان مؤسسي إعلان ذلك في بما، المنشور هذا حول بحثية مقالات عدة كتبت لقد: هيكلية دولية أكاديمية كمجلة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و،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الشهيرة المستقلة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تحليل و،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من الأولى السبعة للأعداد ملخص و، فردية أكاديمية لممارسة حالة دراسة الشخصية الكتابة من تحوله منهجي بشكل توثق وهي.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 الرئيسية الصفحة بنية تطور دولي وثائقي هيكل إلى الويب على والنشر.

العدد. موعدها في متتالية أعداد عشرة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نشر، 2025 أغسطس في إطلاقه منذ كلها والعاشر والتاسع والثامن والسابع والسادس والخامس والرابع والثالث الثاني والأعداد، الافتتاحي الرقمية المجموعات ونظام، DOIs، متعددة موثوقة دولية تحتية بنى خلال من دائم بشكل مؤرشفة TROVE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للمكتبة التابع.

الدولي | التسلسلي | الرقم | العصر | التحول
لموقع الرئيسية للصفحة #6 شاشة لقطة يلي فيما
<https://times.net.au/>: (3083-5178 : الموحد)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2025年...
自2025年...
长期月刊...
近700...
(仅前十...)
累计字...
Nearly 7 M...
(First 10 I...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
Witnessing the Changes from 1986 to 2026 • Witnes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igrants and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 Build...

主编 Archives 国际归档 | 专题与期刊 Topics 探索专题内容 | 项目结构 Structure Overview

中文 English Français Español Deutsch العربية 日本語 Português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WorldCat OCLC 全球最大图书馆 联合目录系统
TROVE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 / TROVE 网络档案馆
Zendo 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最新研究文献
ORCID 全球永久学术数字身份
DOI 全球数字对象标识符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OpenAIRE

关于作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 资深国际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2005 年起) | (ORCID)
- 《时代跃迁》独立撰写者兼主编, 2025年至今
- “澳洲彩虹国际作家联盟”创会会长兼总刊编辑, 2004年至今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跨领域...
机制, 由资深国际独立学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创建...
文明矩阵、多维结构矩阵。本刊及以下展示之全部40+部作品, 均为他的独立创作

本刊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永久存档: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Worldcat 全球...
过 16,000 所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 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
由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运营的 Zendo、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
标识别 (超60个文献) 与 ORCID 全球唯一永久学术数字身份等 等国际学术...
学、出版社或国家职称评定体系。其公开记录客观呈现了本刊的学术属性、存档...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查看全部

المبكرة الشخصية الكتابة من تقدمي: الأجل طويلة تحول نقطة الشاشة ولقطات الروابط هذه تمثل
لغات بعشر النشر. استقراراً أكثر دولية وثائقية بنية نحو المنتديات في والتسجيل الوب على والنشر
والألما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يابانية والإسبانية والفرنسية والإنجليزية الصينية إدارة. بسيطة ترجمة ليس

والملاحظات العناوين مزامنة على الحفاظ تعني واحد وقت في والكورية والروسية والبرتغالية وعلاقات والروابط المحتويات وجداول الوصفية والبيانات الملفات وأسماء والأغلفة الرئيسية والنصوص اللغات هذه تغطي. والاستشهاد البحث على لاحقاً يؤثر أن يمكن لغوية نسخة أي في خطأ. الإصدارات سكان من 60-65% من يقرب ما أي، شخص مليار 5.1 إلى 4.9 بنحو يقدر السكان من عددًا العشر ولكل، مقال ولكل، عدد لكل أنه في بل، منفرد منشور أي في ليس هنا حقًا الشاق الجزء. العالم، آلياً عليه التعرف ويمكن للبشر مقروءاً ليكون، متكرر بشكل شيء كل من التحقق يجب، مرفق. البيانات وقواعد للمكتبات ومقبولاً.

إحداثيًا 618 والعالمي بالفهرس يتصل مستقل لباحث مؤسسية هندسة برهان نشرت، ذلك على علاوة المكتبات استرجاع أنظمة في تدخل أعماله يجعل أن مستقل لباحث يمكن كيف موثقاً، *WorldCat*، في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وسع في العشر اللغات نظام يستمر، 2026 عام في.

الممارسة من تخرج النظرية: التاسع الفصل

المتكررة الأساسية القضايا بعض حول نظرية مقالات كتابة في بدأت ،طويلة ممارسة بعد

التكهن الحدود فلسفة تتخذ لا": كتبت ،الإعلان ذلك في .أصلي تأسيسي /إعلان - الحدود فلسفة نشرت وحالات حقيقية ممارسات تسجل بالفعل منشورة وثيقة عشر ثمانية إلى تستند بل ،بداية كنقطة رجعي بأثر محلاً ،بالفعل المحققة النتائج من يبدأ أن يجب الفلسفي التحقيق بأن تجادل .مؤسسية معيارية أحكام أو سببية فرضيات افتراض دون ،ممكنة تجعلها التي للممارسة للتكرار القابلة الهياكل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أسس هذه أولاً يفحص أن يجب فعال دحض أي

تسبق النتيجة" بنية تقترح .(الكاملة النسخة)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و (الأولية النسخة)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نشرت قانون" و ،"الذبوي التنظيم قانون" و ،"النتيجة أولوية قانون" ل الثلاث البديهيات نظام وتؤسس "السبب ،"النتيجة" بل ،"النتيجة" تدفع التي هي 'السبب' ليست": كتبت ،الأولية النسخة في .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إغلاق هذا". الواقع في 'الأسباب' جميع رجعي بأثر تنظم التي هي ،ذبوي وحقل الوجود مسبق كهدف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فلسفة في الخطي السببي المنطق عن تماماً يختلف

إلى أقرب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فإن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نظرية الفلسفة عكس على": أوضحت ،الكاملة النسخة في ملخص هو بل ،الكراسي تكهنات من أساسي بشكل يأتي لا النظري إطاره - 'التجريبية الفلسفة' مسار مشاريع من النص في العديدة الحالات تأتي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واقعية المؤلف ممارسة على مبني هيكلية ،اللغات متعدد النشر نظام ذلك في بما ،طويلة لفترة باستمرار تعمل التي ،الخاصة الواقعية المؤلف .الكثافة عالية الإبداعية والممارسات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الأنظمة وبناء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متدى وإدارة

هذه .عشته' ملخص بل ،'بها فكرت' نظرية ليس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كتبت ،الكاملة النسخة مقدمة في من .بأكملها حياتي هو التجريبي والموضوع - المختبر من فلسفة بل ،الدراسة غرفة من فلسفة ليست خطوتها خطوة كل ،2025 عام لغات بعشر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مجلة إلى 1993 عام بعد عن العمل نظام .(الأسباب) حوله المنظمة الأفعال ثم ،(النتيجة) الهدف أولاً :النتيجة لقانون المركزي الافتراض أكدت

كالبنية "النظامية الطبقة" مقترحة ،والأنظمة الوعي طبقات /استكشاف :الحدود فلسفة أيضاً نشرت تنفيذي نظام بل ،والمعنى الخبرة مصدر ليس الوعي أن تقترح .الوعي لمشكلة الحقيقية الأساسية ونظام ،المخاطر ونظام ،الجسدي النظام من النظامية الطبقة تتكون .النظامية الطبقة فوق يعمل والحضارة والاختيار والسلوك الخبرة شروط معاً تحدد والتي ،الموت ونظام ،الحوافز ونظام ،التكلفة

عن المقال هذا يكشف، "الأجساد الاصطناعي والذكاء البشر يتبادل" حيث فكرية تجربة باستخدام الطبقة عن الوعي فصل بعد تحدث التي المعنى وانهيار، الراجعة التغذية وانهيار، التنفيذي الانهيار: المقال يعلن. الحضارة أو الذات أو الخبرة استمرارية تعادل لا الوعي نقل قابلية أن موضحاً، النظامية. 'النظامية الطبقة ترحيل يمكن هل' إلى 'الوعي تحميل يمكن هل' من المناقشة مركز ينتقل أن يجب". الاستمرار على الحضارة لقدرة الرئيسي المحدد أيضاً وهو للحضارة الأقصى القيد الموت نظام يشكل الحضاري المنطق فإن، تكنولوجيا خيار إلى حتمي قيد من الموت نظام ينتقل عندما. الناقلات عبر "مجتمعة ستغسل الزمني التكلفة ونظام، الذات تشكيل وآلية، الأخلاقية والبنية، الأصلي

المستقبلية الوجودية الأسئلة إلى التفكير هذا أمتد، الاصطناعي للذكاء الموت نظام: الحدود فلسفة في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مستقبل في النظر المقال يعيد. السيليكون على القائمة والحياة الاصطناعي للذكاء على القائمة للحضارة "الموت نظام" وعقلانية ضرورة مقترحاً، الحضارية الأنظمة منظور من واتخاذ والتحديث الإنتاج على القدرة السيليكون على القائمة الحضارة تكتسب عندما": يعلن. السيليكون في الحق 'و' الوجود في الحق' بشأن داخلية نظامية بنية حتماً ستطور فإنها، مستقل بشكل القرار. واستقرارها الحضارة لتكرار وظيفي نظام بل، بيولوجية نهاية نقطة ليست البنية هذه. 'الإنهاء

والذي، البنيوي الفلسفي إطار منهجي بشكل ملخصاً،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البنية مصفوفة أيضاً نشرت والتبع للتحقق القابلة الشخصية المعرفة من نظاماً وبينى تماماً مختلفة مجالات عشرة من أكثر يغطي والنقل.

تعريف إعادة مقترحاً، نفسه 'الحساب' تعريف إعادة: الأبعاد فائقة الخوارزمية نشرت، 2026 أبريل في -الخطوات- المدخلات"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خطية البنية حدود لكسر، "الخوارزمية" ل الأساسي للمفهوم أو الرياضية الصيغ في محصورة تكون أن إلى تحتاج لا الخوارزمية أن إلى المقال يشير. "المخرجات منظمة لكنها وعشوائية، ومتراكبة،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علائقية بنية تكون أن يمكن بل، المرتبة الخطوات نقاط ذات عقدية سمات تكون أن يمكن بل، مخرجات أو مدخلات مجرد البيانات تعد لم، البنية هذه في لا جديدة؛ دخول نقطة أيضاً تصبح أن يمكن بل، نهاية نقطة مجرد النتيجة تعد لم متعددة؛ ونهاية بداية من مختلفة ونتائج حالات مع تتوافق أن يمكن بل، متكرر بشكل التعديل إلى الوصفية البيانات تحتاج العلائقية والتغيرات الهيكلية الدخول نقاط خلال.

مقترحاً، المركزي النظري كمحوره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من العاشر العدد قدم، 2026 مايو في بين العلاقة في النظر يعيد. "السبب" و "النتيجة" بين الهيكلية التفاعلية العلاقة منهجي بشكل مرة لأول والأنظمة والوعي والوجود الخلق ذلك في بما، متعددة زوايا من المستقبلية والحضارة الواقع (الأولية النسخة) من كل تضمنين تم.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تجريبية والأدلة الاصطناعي والذكاء والحضارة

على كامل بشكل محافظين ،التكميلية وسلسلته العدد هذا في النتيجة قانون من (الكاملة النسخة)و منهجي هيكلية شكل إلى الخام الفكر تسجيلات من ،النظرية تطور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سيطر إذا ،بالفعل العام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وصل لقد مثل مقالات أيضاً كتبت لقد تناول 25 الكون البشرية دخلت و ،البشرية عن تماماً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انفصال بعد ،العالم على فيها المبالغ الادعاءات مع للخلط عرضة أكثر وهي الحضارية والهياكل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الأعمال هذه بين للتعاون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راقبة من ينبع إنه .الاتجاهات متابعة على ليس تركيزي فإن ،ذلك ومع بشكل قوية الأدوات تصبح عندما :الأنظمة وتصميم ،النشر وأتمتة ،المعلومات ومعالجة ،والآلة الإنسان وتحديد ،الهيكلي الحكم بل ،التشغيلية القدرة يكون لا قد حقاً البشر إليه يفتقر ما فإن ،متزايد المساعدة الاصطناعي للذكاء يمكن .الأجل طويلة والمسؤولية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ربط ،المشكلات لا فإنه ،الحكم وحدود ،الهيكلي والأهداف ،الأصلية الخبرة بدون ولكن ،والتنظيم والترجمة الكتابة في الفرد ممارسة من عقود شكلتها التي الداخلية السلاسل استبدال يمكنه

الشبكات رباعية الحضارة مصفوفة: العاشر الفصل

المنصات منهجي بشكل ملخصاً، الشبكات رباعية الحضارة مصفوفة مقال نشرت، 2025 سبتمبر في تشكل بل، معزولة ويب مواقع ليست إنها. عاماً عشرين من أكثر مدى على بنيت التي الأصلية الأربع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الحضارة لأرشفة كاملاً نظاماً

من وتطورت، 2004 عام تأسست. المعلومات حضارة أصل –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أربعة المتدين في المسجلين الأعضاء إجمالي يتجاوز. نشطاً يزال لا متدى إلى مبكر أخبار موقع، 2005 عام منذ. تفاعل وبيانات أصلية مشاركة مليون 1.1 من أكثر على كامل بشكل محافظاً، ملايين زائر 566,000 معجزة واحدة مرة محققة، العالم أنحاء جميع في الصينيين وتسجيلات اتصالات حملت. الجنوبي الكرة نصف في زيارة المعلومات مواقع أكثر أحد كان،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إنترنت عبر مترامن في الصيني للمجتمع "البداية الرقمية البيئة" على بأعجوبة يحافظ، الرقمية الحضارة خريطة على الإنترنت ثقافة لبحث "حية حفرة" البيانات هذه أصبحت.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 القرن أوائل في الخارج رقمي تراث إلى خاص متدى من ترفعها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قبل من الدائمة أرشفتها. المبكرة وطني.

الصينية للثقافة كواحة بها يُشاد. الأدبية الحضارة حديقة –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من اعتباراً. تأثيراً الوطنية الشعبية الأدبية المنظمات أكثر من واحدة وهي، الجنوبي الكرة نصف في المكتبة قبل من المحفوظة،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من عدداً 21 نشرت، 2005 عام الكنز ينقل "الرقمي الأدب إنقاذ" المستمر مشروع. الحديث للأدب بكن ومتحف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أكثر بانتقاء قمت، تاريخه حتى. العالم أركان من ركن كل إلى، لغات بعشر، لعقدين يمتد الذي الأدبي ويب صفحة 100,000 من أكثر أنتجت، لغات عشر إلى التحويل خلال ومن، هنا عمل 60,000 من قاعدة" إلى إياه محولة، الصيني بالأدب المحيطة الجدران استباقي بشكل تزيل المبادرة هذه. مستقلة في سابقة لهما ليس التنظيمي وشكلها حجمها. عالمياً إليها الوصول يمكن منظمة "أدبية بيانات أفراد يقودها التي المشاريع

المنصة هذه تحافظ. القتالية للحضارة التجريبي الميدان – تايجي لتشيع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كلية تشي تاي من. وصحة والتشيعونغ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في الكاملة التجريبية تسجيلاتي على دائم بشكل إلى، (الجذع وقفة) تشوانغ وتشان و تشوان يي شينغ إلى، وو أسلوب تشي وتاي، تشن أسلوب الفنون يحول. والصور المقالات خلال من شيء كل وثقت لقد، الطاقة لدوران الجسم استجابات والتحقيق وتحليلها قراءتها يمكن "صريحة معرفة" إلى "القلبي والفهم الشفهي النقل" الباطنية القتالية

والتي، الذهبى الديك وقفة من دقيقة 66 مثل ملموسة حالات أنتج، كمختبر جسدي باستخدام. منها كبيرة حديثة أهمية ذا "تجريبياً أرشيفاً" مؤسساً، فسيولوجية واستجابات وتوقيات بيانات على تحتوي الغربية الرياضة وعلوم الشرقية التجريبية الفلسفة يربط ثميناً جسراً يجعله مما،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تالية للفنون.

الشهرية مجلتي تستضيف التي المنصة هي هذه. الفكر حضارة مستقبل مرساة –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من دائم بشكل والمحفوظة، الرسمي (ISSN) الموحد الدولي التسلسلي الرقم ذات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تضمن، ثورية ممارسة هو "لغات بعشر المتزامن النشر". وطنية كوثيق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قبل تأخر عن الناجم الفهم سوء متجنباً، عالمي نطاق على الحضارية للأفكار والدقيق المتزامن النشر تشير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ة قبل من التالية والأعداد الافتتاحي للعدد المتعاقبة الأرشفة. الترجمة الحفظ يستحق ودائماً مستمراً فكرياً مصدراً تعتبره وطنية مؤسسة أن إلى.

الأعضاء إجمالي يتجاوز. نشطة تزال لا، 2004 عام تأسست التي،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أصلية مشاركة مليون 1.1 من أكثر على كامل بشكل محافظاً، ملايين أربعة المتدينين في المسجلين عام بنية على المبنى، المنتدى هذا شهد، 2026 عام أوائل في الزوار ذروة خلال. تفاعل وبيانات بقاء مع، 566,000 حوالي البالغ التاريخي القياسي الرقم من مراراً المتزامنين الزوار اقتراب، 2001 ذروة_20260205 بعنوان فني تحليل مقال في الظاهرة هذه سجلت. توقف أي ودون مستقراً النظام، القديم المنتدى هذا فإن، ذلك ومع. صامته المنتديات من 99%، عالمياً.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المنتدى زوار أرشفته تم) متزامن زائر 566,000 من تسونامي حمل، الزمن من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تاريخها يعود بنية الذيل تأثير بل، تقنية معجزة مجرد ليست هذه. (2025 سبتمبر في TROVE بواسطة دائم بشكل لأن إليه القراء توجيه في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والبنية البحث محركات تستمر – المحتوى لقيمة الطويل آخر مكان أي في يوجد لا المحتوى.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الحضارية مصفوفتي' معاً هذه الأربعة الويب مواقع تشكل": المقال خاتمة في كتبت الميدان هو AU تايجي الأدبية؛ الحضارة حقيقة ه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المنتديات؛ حضارة أصل هو حسابات بناء أقم لم. النشر لحضارة المستقبلية المرساة هو العصر التحول القتالية؛ للحضارة التجريبي أرادت إذا. الأبعاد ومتعدد الأبعاد ثلاثي حضارياً فضاء بل، الاجتماعي التواصل وسائل على عابرة فقط فعلها،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 القرن أوائل في الصينية الرقمية الحضارة دراسة القادمة الأجيال نظرة لإلقاء (2025 سبتمبر في دائم بشكل TROVE أرشفتها التي) الأربعة البوابات هذه دخول النابعة – 'للتكرار قابليتها عدم' و'شموليتها' في النهائية قيمتها تكمن. الكامل البيئي النظام على خاطفة اعتماد على وحصولها، رئيسية مجالات أربعة عبر القدرات وتراكم، عاماً لعشرين يمتد الذي وقتي من ترك: الرقمي العصر في فرد قبل من للحضارة القصوى الحماية هو أنجزته ما. الوطني المستوى على ذاتياً ومكتفياً وحياً كاملاً حضارياً بيئياً نظاماً بل، أعمالاً فقط ليس.

عاماً الثلاثين خيط :عشر الحادي الفصل

الدراسة :جداً مشتتة السطح على تبدو فإنها ،معاً الماضية سنة الثلاثين خلال تجاربي إلى نظرنا إذا مواقع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الليالية المدرسة ،الطباعة ،اليديو العمل ،بالخارج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النظرية ،النشر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الموسيقى ،التصوير ،المنتديات ،الأدب ،الويب لكنني .فوضوي أنه يفترضون قد ،الاتساع هذا رؤية عند ،الناس من كثير .الدولية الوثائقية الأنظمة والبنية الأنظمة قضايا مع تعاملت لطالما :جداً واضحاً رئيسياً خيطاً أرى ،بنفسي الورا إلى أنظر عندما والتسجيل .

من عقد لنحو الليالية المدرسة علمتي .المادي العالم في والتسليم والأخطاء التنسيق الطباعة علمتي تستمر كيف بعد عن للعمل الأولي النموذج علمني .الواقعية الخبرة تكمل أن يجب المعرفة أن الزمن الأعمال أتمتة كيفية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علمني .الموقع في الناس يكون لا عندما العمليات حلقة والمسؤولي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البيانات تشكل كيف الذكية الضريبة والأنظمة الفواتير علمتي .المعقدة علمتي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يستمر أن للمحتوى يمكن كيف والمنتديات الويب مواقع علمتي .مغلقة البنية تتغير كيف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علمتي .الشعبية الثقافة على الحفاظ يمكن كيف الأدبية المنظمات والوقت المشاعر ترك كيف والتصوير الموسيقى علمني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تدريب خلال من الجسدية قابل دولي نشر نظام في أخرى مرة التجارب هذه بوضع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لي سمح .آثاراً والتعبير .الممارسة كل بعد الأساسية المبادئ هذه وتنظيم تسمية من النظري عملي ظهر .للبحث

مدى على الورا إلى أنظر كنت بينما تدريجياً ظهر بل صغيراً؛ كنت عندما الرئيسي الخيط هذا أكتشف لم مرور مع فقط فقط؛ المباشرة المشاكل يحل المرء يكون ما غالباً ،التجارب خوض أثناء .طويلة فترة أثرت .البعض بعضها تدعم كانت مرتبطة غير تبدو التي الأجزاء أن ترى الورا إلى والنظر كافٍ وقت 1997 عام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أثر .والتنسيق الأغلفة في تحكمي على لاحقاً 1992 عام الطباعة تجربة على تركيزي على لاحقاً 2004 عام الويب مواقع تجربة أثرت .النشر عمليات لأتمتة فهمي على لاحقاً ،بدورها ،لاحقاً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من المكتسبة الجسدية البنية أثرت .البحث وبوابات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حفظ فمن ،الخارجية العلامات خلال من فقط الشخص حياة على حكم إذا .النظرية للبنى فهمي على حقاً يفهم أن للقارئ يمكن الداخلية الروابط هذه كتابة خلال من فقط خاطئ؛ حكم إصدار السهل الطريق هذا تشكل كيف

الاستقلال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فصل

ثابت أكاديمي منصب وجود عدم يعني الاستقلال .واقعية بل ،جميلة كلمة ليست "مستقل" ،تجربتي في المخاطر لتحمل مؤسسي تمويل وجود وعدم ،العمل لتقسيم بحثي فريق وجود وعدم ،لك يضمن اختيار حرية – الحرية أيضاً يعني الاستقلال .اللاحق العمل كل لمعالجة نشر دار نظام وجود وعدم الحرية لكن .تماماً القائمة التخصصية الحدود اتباع إلى الحاجة دون ،وهيكلك ،ولغتك ،ومسارك ،أسئلتك ،أجلاً أطول بأعمال يدعم أن يجب الحقيقي الاستقلال .تعسفاً ليس والاستقلال ،سهولة ليست ،اكتمالاً أكثر أدلة وسلاسل ،أوضح وتسجيلات

وأي ،جامعة أي أولاً سيسألون الناس أن هو المستقل للبحث شيوعاً الأكثر والازدراء الخاطئ الفهم اعتمد الحديث المعرفة نظام لأن ،تماماً معنى بلا ليس التساؤل هذا .إليه تنتمي تخصص وأي ،مؤسسة وممارساته الشخص أبحاث امتدت إذا ،ذلك ومع .الموثوقية لتأكيد المؤسسة الهوية على طويلة لفترة ولها ،ISSN ولها ،دائمة معرفات ولها ،للجمهور متاحة الأعمال وكانت ،عديدة لسنوات ومنشوراته فإن ،عالمية مكنت في ومفهرسة ،وطنية مكنت قبل من ومحفوظة ،دولياً ومؤرشفة ،باحث معرف طريق هو المؤسسي الانتماء . "جامعي؟ منصب لديه هل" عند تتوقف أن يمكن لا تقييمها طريقة طويل المستقل للمؤلف يمكن ،الرقمي العصر في خاصة .الوحيد المعرفة طريق ليس لكنه ،واحد ،المنهجية والممارسة ،للجمهور المتاحة الأعمال خلال من العام المعرفة فضاء يدخل أن أيضاً الأجل الدولية التحية والبنية

أنظمتي أصمم أن يجب .اليومي العمل خلال من عليّ فرضت بل شفهيّاً باستقلالي التصريح يتم لم مع وأتعامل ،بنفسي الويب صفحات وأرتب ،بنفسي أكوادي وأكتب ،بنفسي مقالاتي وأكتب ،بنفسي من وأتحقق ،بنفسي بي الخاصة الويب مواقع على وأحافظ ،بنفسي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الإصدارات الدرجات لها ليس .بنفسي أخطائي كل وأتحمل ،بنفسي القراء فهم سوء وأواجه ،بنفسي روابطي هل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التحقق من آخر نوعاً تشكل لكنها ،التقليدي الأكاديمي للمسار الواضحة يمكن هل مستمرة؟ التسجيلات هل تعمل؟ الأنظمة هل تعمل؟ الروابط هل موجودة؟ الأعمال تتبعها؟ القادمة للأجيال يمكن هل المواد؟ في البحث

الدولية: عشر الثالث الفصل

إلى صيني مقال ترجمة مجرد ليست إنها. أيضاً سطحي بشكل إليها النظر يمكن لا "دولي" كلمة على مستويات عدة الحقيقية العولمة تتضمن. عنوان إلى إنجليزية كلمات بضع إضافة ولا، الإنجليزية مستقرة معرفات الأعمال إعطاء، توثيقاً بالوصول؛ مختلفة لغات من للقراء السماح، لغوياً: الأقل من عليها التعرف يمكن أنظمة بدخول للأعمال السماح، المنصات مستوى على للاستشهاد؛ وبوابات موقع على فقط الأعمال اعتماد عدم ضمان، الحفظ مستوى على والمؤسسات؛ البلدان مختلف قبل متعددة مسارات خلال من عليها بالعثور المستقبليين للقراء السماح، البحث مستوى على شخصي؛ وبب المكتبات في والفهرسة، الدولية والأرشفة، الباحث ومعرف، الدائمة والمعرفات، لغات بعشر نشرتي إن المستويات هذه حول منظمة كلها العالمية.

الصينية. وحفظ نشر استراتيجية بل، لي بالنسبة زخرفة ليس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في العشر اللغات هيكل في بسهولة محصورة تكون الأعمال فإن، الصينية في فقط بقيت إذا لكن، للتعبير الأساسية لغتي هي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إسبانية الفرنسية الدولي؛ الأكاديمي البحث إمكانية الإنجليزية توسع. واحدة لغوية دائرة اللغوية البيانات من المزيد بدخول للأعمال تسمح والكورية واليابانية والروسية والبرتغالية والألمانية اكتشافها احتمالات من تزيد لكنها، سيقروها الجميع أن تضمن لا المختلفة اللغوية الإصدارات، للغاية شاق العمل هذا، مستقل لمؤلف بالنسب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ودراسها ومقارنتها بها والاستشهاد، اللغة أحادية حواجز لكسر مهمة طريقة أيضاً لكنه.

الويب موقع ليست المرافق هذه. للحدود عابرة تحتية بنى في الأعمال وضع أيضاً يعني "دولي" مجموعتي ولا، الشخصي دليلي ولا، بي الخاصة الشخصية العمل بطاقة ولا، بي الخاص الشخصي يمكن، الأنظمة هذه أعمالتي تدخل عندما. مختلفة عامة معرفة أنظمة إلى ينتمي منها كل. الخاصة لا الحقيقية العامة المعرفة لأن، مهم هذا. شخصياً بي المرور دون التسجيلات بعض على العثور للقراء تكون أن يجب ولكن، نفسه تقديم للمؤلف يمكن. نفسه المؤلف شرح على كلياً تعتمد أن يمكن الخارجية الأنظمة في مستقل بشكل للاكتشاف قابلة والتسجيلات الأعمال.

الباحث / الأكاديمي :عشر الرابع الفصل

الجامعات بأسانذة يعادله الناس من الكثير لأن ،للجدل إثارة الأكثر هو ("باحث" أو) "أكاديمي" مصطلح لكنه ،التاريخية أسبابه له الفهم هذا .الرسمية البحث مؤسسات في المناصب أو الدكتوراه شهادات أو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المشاكل يدرس شخصاً الأول المقام في يكون أن يجب الأكاديمي .مكتمل غير والأكاديمي شكل؛ هو المؤسسي الأكاديمي .والحفظ البحث ويقبل ،علناً عنها ويعبر ،أعمالاً ويخلق قدرة لديه يكون أن يجب لكن ،جامعي منصب المستقل للأكاديمي يكون لا قد .آخر شكل هو المستقل الذي الشخص .الأجل طويلة ومسؤولية ،توثيق ووعي ،منهجي ووعي ،عامة وأعمال ،مستدامة بحثية أعمال بدون اسماً نفسه على أطلق إذا أكاديمياً؛ تسميته يمكن لا عرضية آراء عن فقط يعبر .الاثبات أيضاً الصعب فمن ،وتسجيلات

قادراً الشخص كان إذا ما .الأجل طويلة عمل كحالة بل ،المستوى رفيعة كحالة "أكاديمي" أفهم لا أنا قابلة أعماله وجعل ،المختلفة المجالات وربط ،تجاربه عن بوضوح والكتابة ،باستمرار الأسئلة طرح على من أهمية أكثر هذا كل – عامة مادة إلى الشخصية تجربته وتحويل ،باستمرار تعبيره ومراجعة ،للبحث ،القتالية والفنون ،الصيني والأدب ،والإنترنت ،والنشر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كتاباتي تغطي .نفسه اللقب على .الحضارية والهياكل ،والفلسفة ،الاصطناعي والذكاء ،الرقمي والحفظ ،الجسدي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شخصية تجاربي حول باستمرار تتكشف إنها عشوائية؛ أكواماً ليست لكنها ،هائل الامتداد ،السطح .وتسجيلاتي ،وممارستي ،وهياكلي ،وأنظمتي

قد الخيوط هذه أن بل ،واحدة نقطة في الجميع من أقوى أنني فليست ،خصوصية أي لدي كان إذا من كثير .المستمر والتوسع والحفظ للبحث قابلة بنية في لاحقاً تنظيمها تم ثم طويلة لفترة تعايشت ،وب مواقع ونوا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مارسوا ،مقالات وكتبوا ،أعمالاً وأداروا ،الخارج في درسوا الناس أشكال من شكل لديهم وكان ،والتصوير بالموسيقى اهتمامات لديهم وكان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وفهموا عاماً ثلاثين من لأكثر باستمرار الأنشطة هذه على يحافظ شخص بين الجمع لكن .النظري التفكير المكتبات وأنظمة لغات عشر والإصدارات الدائمة والمعرفات والمجلات الويب مواقع عبر وربطها فردية عينة توفير بل ،"التفرد" ب الآخرين سحق ليس معناه .نسبياً نادر أمر هو الدولية والتسجيلات .المستقبلي للبحث للغاية نادرة

عليه الحصول يتم وضعاً ليس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أن أدركت ،بأكملها العملية في التفكير إعادة عند ما مؤسسة تمنحه لقباً ولا ،ما يوم في فجأة

له يكون قد 2005 عام فإن ،المناسب الوقت في نسيًا واضحة بداية نقطة عن البحث علينا كان إذا خاص معنى.

الأدب حفظ نظام ودخلت رسميًا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إطلاق تم ،2005 يناير في الثقافي والحفظ الويب مواقع وبناء والنشر الأدب في عملي شكل ،الفترة هذه من بدءًا .الوطني التطور في مستمرًا مسارًا الأجل طويل والتسجيل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نظامي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مجتمع أو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أو العمل بيئة في التغييرات عن النظر بغض ،التالية عامًا العشرين مدى على ،التطور في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استمر .أبدًا الممارسات هذه أوقف لم في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واستمر ،العمل في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واستمرت العديد واستمرت ،/العصر/تحول نشر واستمر ،والجسدي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ممارسة تسجيل واستمر ،التحسن الدولية الوثائقي الحفظ أنظمة دخول في والممارسات الأبحاث نتائج من

،العام ذلك من بدءًا ،تشكيل بل ،هوية على الحصول ليس 2005 عام معنى فإن ،لي بالنسبة ،وبالتالي والبحث الثقافية للممارسة منقطع وغير مستمر رئيسي خط

مقال يشكله الذي التقييم ولا ،واحد مشروع أي نتيجة ليس اليوم يرى كما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القلب والتسجيلات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ات لهذه الوقت بمرور الطبيعي التقارب بل ،واحد كتاب أو الوثائقي والتراكم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والاستكشافات ،المستمرة

أو ،معينًا وبب موقع أو ،معينًا لقبًا يكون لا قد حقًا مهم هو ما أن أدركت ،الرحلة هذه في التفكير عند الممارسات هذه تستمر أن يمكن متى إلى بالأحرى بل ،ذاته بحد معينًا نظامًا حتى أو ،معينًا مقالًا منها والتحقق بها والاستشهاد وقراءتها عليها العثور يمكن ذلك بعد متى وإلى

المستقبل سيقودني أين إلى أعرف أكن لم ،1989 مارس في أستراليا إلى متجهًا الصين غادرت عندما أنظمة ،الإعلام وسائل نشر ،الطباعة ،الخارج في الدراسة :مختلفة بمراحل مرتت ،اللاحقة حياتي في الفنون ممارسة ،الويب مواقع بناء ،الأدبية المنظمات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أنظمة ،بعد عن العمل لم الأشياء من العديد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موسيقى دراسة ،الفوتوغرافي الإبداع ،القتالية ال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ة عملية أثناء تدريجيًا تشكلت بل ،مسبقًا مخططة تكن

،المستمر التعلم :الرئيسي الخيط نفس حول دائمًا تدور كانت لكنها ،متفرقة التجارب هذه تبدو قد ،المستمر والإبداع ،المستمر والتسجيل ،المستمرة والممارسة

ودخلت DOIs على حصلت التي المستقلة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عشرات بإنشاء قمت، 2026 مايو من اعتباراً المجلة هذه تشمل. المكتبات وفهرس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والأرشفة، الدولي الوثائقي للحفظ متعددة أنظمة، تجريبية وتسجيلات، مستقلة بحثية وأعمال، موضوعية وثائق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الشهرية الصلة ذات الأعمال عدد يقترب، المستقلة DOIs حساب بعد. صلة ذات ومنشورات، للأنظمة وشروحات لديه، الوثائقي والاستقلال الهيكلي والاكتمال المحتوى حجم حيث من، منها والعديد، سبعين من ليست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عديد فإن، لغات بعشر النشر نظام إطار في خاصة. منفصلة كتباً ليصبح الشروط دراسات أو مستقلة كوثائق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ونشرها حفظها يمكن بل، عادية قصيرة مقالات متخصصة.

والثقافة، التحريري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ذكي والتمويل،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الأعمال هذه تغطي الشخصية والتجارب، الحضارية والملاحظة، الهيكلي والتفكير،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القتالية أنظمة،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يمي الحفظ منصات، DOIs، ORCID – مختلفة قنوات خلال من. أخرى واتجاهات طويلة وبحث حفظ مسارات تشكل – العالمية المكتبات فهرسة وشبكات،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ات حفظ الأجل.

عملية توثق أنها، ذلك من الأهم. الأعمال عدد في زيادة مجرد تعني لا الإدراجات هذه، لي بالنسبة الشخصية التجارب من. عقود مدى على المستمر والتنظيم، المستمر والتعلم، المستمرة الممارسة والتسجيل، اللاحق المنهجي البحث إلى، الاهتمامات واستكشافات، العملية والممارسات، الأولية أدبيات إلى تدريجياً البداية في المتأثرة التجارب من العديد تحولت،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نشر، الثقافي فيها والبحث بها والاستشهاد حفظها يمكن.

تشغيل نظام أو، تمويل هيئة أو، بحثية مؤسسة من ولا، جامعي بحث فريق من تأت لم الأعمال هذه شخصية رعاية تلقت الت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باستثناء. التجاري المال لرأس اعتمدت المشاريع غالبية فإن،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 العدد حتى النشر استمرار أتاح مما لي زينغ السيد من نادي إلى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من. العمل خارج الخاص وقتي على طويلة لفترة تسجيل من،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إلى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من،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مستقلة ممارسة على العمل من كبير قدر بناء تم،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البحث إلى القتالية الممارسة الأجل طويلة.

تمنحها هوبة ولا، ما يوم في عليه يُحصل لقباً ليس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أن أدركت، الورا إلى بالنظر والبحث والعمل التعلم يستمر عندما. الأجل طويلة لممارسة الطبيعية بالنتيجة أشبه إنه. ما مؤسسة توثيقاً نظاماً تدريجياً الممارسات هذه تشكل عندما، لعقود مختلفة مجالات في والإبداع والتسجيل

هذا لوصف ما اسم استخدام محاولة في الناس يبدأ،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فيه والبحث حفظه يمكن الطريق.

البداية نقطة وكأنه يبدو 2005 عام فإن، أستراليا في حياتي بداية نقطة هو 1989 عام كان إذا الثقافية الممارسات شكلت.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للممارسة الطويل الطريق لهذا والمستقرة الحقيقية لهذا الرئيسي الجسم تدريجياً اللاحقة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والأبحاث، التحريرية والأنشطة، المستمرة، المستمر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مستمر التراكم من العملية هذه يسجل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الطريق توثيق لنظام النهائي والتشكيل.

الهيكـل ثـمن :عـشر الخـامـس الفـصل

يـكـن لـم ذـلـك مـن آيـاً أن هـي الحـقيـقـة لـكن .لـه ومـخـطـطـاً مـنـظـماً هـذا كـل يـبـدو قـد ،الـآن الـوراء إلـى بالنـظر الـواقـع بـفـعـل قـُـرـض شـيء كـل لـه؛ مـخـطـطـاً.

مـفـهـوم نـشأ .عـمـلـيـة مـشـاكـل حـل إلـى بـحـاجـة كـنت لـأنـي ضرـورـياً 1993 عـام بـعـد عـن العـمـل نـظـام كـان كـان .صـديـق مـسـتـودـع فـي الكـفـاءـة فـي ضـعـف نـقـاط رآيـت لـأنـي 1997 عـام الذـكيـة اللـوجـسـتـيـة الخـدـمـات ظـهـرت .الـآخـرين مـع والتـواصـل كـتابـاتي لتـخـزـين مـكان إلـى بـحـاجـة كـنت لـأنـي ضرـورـياً 2004 عـام مـنـتـدى دمج كـان .رـصـانـة أكـثـر حـامـل إلـى يـحـتـاج الـإلـكـتـروني الأدب أن شـعـرت لـأنـي 2005 عـام المـطـبـوعـة الفـصـلـيـة //تـحوـل وُلـد .عـامـاً عـشـرين مـدى عـلى بـيـانـاتي تـشـتـيت فـي أرـغـب لـم لـأنـي ضرـورـياً 2013 عـام الأنـظـمـة .التـخـصـصـات مـتـعـددة إـنـجـازـاتي جـمـيع اسـتـيعـاب عـلى قـادـرة مـنـصـة هـنـاك تـكـن لـم لـأنـه 2025 عـام //عـصـر

خـيار لـدي يـكـن لـم "لـأنـي بـل ،"شـيئاً أفـعـل أن أردت" لـأنـي لـيس .بالـضـرـورـة مـدـفـوعـة كـانت خـطـوة كـل "آخـر .

النـاس مـعـظـم عـن جـذريـاً مـخـتـلـفـة عـمـلي طـريـقـة جـعـلت الـتي هـي "آخـر خـيار وـجـود عـدم" مـن الـحـالـة هـذه النـشر إلـى 1993 عـام الـهـاتـفـي الطـلب شـبـكة مـن .مؤسـسـي دـعـم وـلا ،مال رآس وـلا ،فـريق لـدي لـيس ،بأكـمـلـها العـمـل سـلـسـلـة مـسـتـقـل بـشـكـل أكـمـلت ،عـامـاً ثـلاثـين مـن أكـثـر مـدى عـلى ،2025 عـام لـغات بـعـشـر .خـارجـيـة مـوارد مـن دـعـم أي بـدون ،المـسـتـوى رفـيع المؤسـسـي التـصـمـيم إلـى الـأسـاسـيـة التـقـنيـة البـنـيـة مـن – الدـوليـة المـعـايـير مـواعـمـة إلـى النـظـام تـصـمـيم مـن ،المـحتـوى إـنـشـاء إلـى الخـادم صـيـانـة مـن – حـلـقة كـل .وـحـدي تـحـمـلـتـها .

4:45 السـاعـة فـي أسـتـيـقـظ .تقـريـبـاً عـطـلات لـدي تـكـن لـم ،عـديـدة لـسـنـوات .هـائـل هـذه العـمـل طـريـقـة ثـمن مـمارـسـة سـجـل يـسـجـل .العـمـل يـوم أبـداً ثـم ،وأفـكـر ،وأبـدع ،لأتمـرن البـحر إلـى وأذـهـب ،يـوم كـل صـباحـاً والـوقـوف ،تـشـي تـاي وسـيف ،الجـذع وقـفة ومـمارـسـة ،صـباحـاً 4:45 السـاعـة فـي الـاسـتـيـقـاظ :هـذا كـل د/تـي مـعـدل لـجـمـع الذـكيـة الأـجـهـزة بـاسـتـخـدام ،البـحر بـجـانـب جـذـور بـلا وخـطـوات ،مـغـلـقة بـعيـون وـاحـدة سـاق عـلى هـيكـليـاً كـامـلـة مـمارـسـة عـيـنة لتـشـكـيل ،البـيئـة والمـعـايـير ،الزـمـنيـة والمـدة ،التـنـفـس ومـعـدل ،القـلب ضـرـبـات .الحـلـقة ومـغـلـقة .

لـما ،الطـريـقـة بـهـذه أعـش لـم لـو .لـلـعـيش طـريـقـة' إـنـها ؛'النـفـس ضـيـط' لـ أداء لـيس هـذا" :مـقال فـي كـتـبـت صـباحـاً 4:45 السـاعـة فـي الـاسـتـيـقـاظ .أعـلاه المـذكـور التـخـصـصـات مـتـعـد العـمـل كـل إـنـجـاز عـلى قـادراً كـنت وـجـدته الذـي الـوـحـيد الإـيـقـاع هـو هـذا لـأن بـل ،الـآخـرين مـن أكـثـر مـشـقـة تـحـمـل أسـتـطـيع لـأنـي لـيس يـوم كـل

العالم باقى يزال لا بينما .مختلفة مجالات عشرة فى العمل مع واحد وقت فى التعامل من يمكنى
سبع لمدة العادة هذه على حافظت لقد .اليوم لهذا المركزى الإبداعى العمل أكملت قد أكون ،نائماً
."سنوات"

الآخرون يره لم احتمالاً رأيت لأننى الطريقة بهذه أعيش أن اخترت لقد . "مشقة" أبداً هذا أعتبر لا لكنى
نظام لبناء الخاص وهيكله التجريبية أدلته استخدام يمكنه ،مؤسسة بأي يرتبط أن دون ،عادي شخص
منه التحقق يستحق الاحتمال هذا .الدولى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ظام قبل من به الاعتراف يمكن كامل معرفى
.حياتى طوال

موقع مسؤول أو ،أعمال رائد أو ،دولى طالب مجرد أكون فقد ،فقط واحد جزء إلى المرء نظر إذا
عاشق أو ،قتالية فنون ممارس أو ،أدبية منظمة فى مشارك أو ،لوجستية أنظمة مصمم أو ،ويب
الجزء .الكاملة تجربتي لشرح كافية غير بمفردها هوية كل .كاتب أو ،فوتوغرافى مصور أو ،للموسيقى
والأخطاء؛ للتنسيق حساسيتى دربت الطباعة .منفصلة ليست المسارات هذه أن هو حقاً الصعب
للبنية فهمي دربت المعلومات تكنولوجيا والمخاطر؛ العمليات على حكمتى دربت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للبنية تجربتي دربت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الأجل؛ طويل والحفظ بالنشر وعيى دربت الويب مواقع والأنتمة؛
على قدرتي دربا والتصوير الموسيقى الداخلى؛ والنظام التحمل على والقدرة الثقل ومركز الجسدية
يمكن وثائق فى التجارب هذه تنظيم أعادا والنشر الكتابة والحضور؛ والإيقاع والمكان الزمان التقاط
.قراءتها القادمة للأجيال

فإن ،عاماً ثلاثين من لأكثر سار لشخص بالنسبة .للذات كمديح ولا ،كشكوى المستند هذا يُقرأ أن أريد لا
هى وما ،ومتى فعله تم الذي ما .للتحقق القابل المسار بل ،العواطف ليس حقاً الحفظ يستحق ما
وما ،دائمة معرفات لها التى الأدبيات هى وما ،عملت التى الأنظمة هى وما ،نشرها تم التى الأعمال
وما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ات قبل من المحفوظة الويب صفحات هى وما ،ISSN أرقام لها التى المجلات هى
كانت إذا لأنه .مجرد تقييم أي من أهمية أكثر هذا كل – فتحها إعادة للقراء يمكن التى التسجيلات هى
فى وُنيت ،مقالات فى كُتبت إذا ولكن نسيانها؛ السهل فمن ،الشغوبة الذاكرة فى فقط موجودة الحياة
البحث ومسارات المكتبات إلى وأدخلت ،دائمة معرفات وأعطيت ،ويب صفحات على ووُضعت ،أنظمة
.تتبعها فى الاستمرار القادمة للأجيال يمكن مادة تصبح بل ،شخصية ذكرى مجرد تعد لم فإنها ،الدولية

.الوطنى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ألقاب تقييم نظام أو بحثية مؤسسة أو جامعة أي قبل من أبداً رسمياً قبولي يتم لم
تماماً يخصني طريقاً سلكت ،تحديداً هذا وبسبب

،حضاري مستوى على أرشيفاً بل ،مهنة ليس بنيت ما لأن .نهاية له ليس .لعقود الطريق هذا سلكت لقد
المستقبل قبل من ونقله ودراسته به والاستشهاد فيه البحث ويمكن ،مستمر نمو فى

حارب كيف ،للتو الرقمية الحضارة فيه بدأت الذي العصر هذا في ،تعرف أن القادمة الأجيال أرادت إذا
لرؤية هذه الأربعة الويب مواقع إلى الدخول فقط فعلهم ،الأنظمة إنترويا ضد وحيداً واحد شخص
ذاتياً ومكتفٍ ،حي ،كامل حضاري يبني نظام

المرئية غير الساعات تلك

هو شيوعاً الخارجي الفهم سوء أكثر أحد فإن ،عاماً ثلاثين استمرت التي التجارب هذه في التفكير عند فريق هناك يكون أن بد لا ،النشر ومشاريع والأنظمة والمنظمات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هذه وراء أنه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مثل أسماء الناس يرى عندما .كامل بدوام مخصصون موظفون أو ،ثابت تمويل أو ،كبير كلية" و ،"العصر/التحول" و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و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والأقسام والأمانات المكاتب في طبيعي بشكل يفكرون فإنهم ،"تأجي لتش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الكثيرون يتصوره عما تماماً يختلف الواقع ،الواقع في .الإدارية والأنظمة التقنية والفرق التحريرية

خلال لي زينغ السيد من والرعاية الدعم تلقت الت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أستراليا المطبوعة الفصلية باستثناء العمل من العظمى الغالبية فإن ،والعشرين الحادي العدد حتى استمرارها أتاح مما ،نشرها فترة وبناء ،الأولى المطبعة من .العمل خارج الخاص وقتي على أساسي بشكل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عتمدت والتنظيم ،الذكية المالية والأنظمة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أنظمة إلى ،المنتديات وصيانة ،الويب مواقع يتم لم العمل من كبيراً قدرًا فإن ،الوثائق والأرشفة ،لغات بعشر والنشر ،القتالي والتسجيل ،الأدي اليومية والشؤون الأسرية والحياة العادي العمل خارج فشيئاً شيئاً تراكم بل ،كامل بدوام

والمجلات ،تدير والأنظمة ،منشورة والمقالات ،تعمل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أن يرون الناس من كثير مستمر بشكل يعمل ويب موقع .النتائج هذه سبقت التي الطويلة العمليات يرون ما نادراً لكنهم ،تصدر ونسخه وتحديثه صيانتته بسبب بل ،ما يوم في فجأة بناؤه تم لأنه ليس عاماً عشرين من لأكثر ليس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مستقر بشكل يعمل نظام .عاماً عشرين لمدة باستمرار وإصلاحه الاحتياطي تحصى ولا تعد لا التي والتحسينات والاختبارات التعديلات بسبب بل ،واحدة مرة تصميمه نجاح بسبب عدد كل خلف لأنه بل ،واحد عدد اكتمال بسبب ليست مستمر بشكل تنشر مجلة .العملي التطبيق بعد ومعالجة الروابط من والتحقق الغلاف وتصميم البيانات وتنظيم والتنضيد والتحرير للكتابة تكرر هناك الأجل طويل والحفظ الوصفية البيانات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ونادي ،2004 عام منذ مستمر بشكل تعمل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إطلاقه منذ مستمر بشكل ينشر/العصر/التحول ،2004 عام منذ مستمر بشكل يتطور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بالفنون المتعلق المحتوى باستمرار وتنظم تسجل تأجي لتش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وكلية ،2025 عام لكن ،مختلفة مؤسسات تمثل وكأنها الأسماء هذه تبدو قد .الجسدية والممارسة والصحة القتالية مستمر وبناء ،مستمر وتسجيل ،مستمرة ممارسة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رئيسي الخيط نفس يجري وراءها

هو الأمر، غالباً. خاصة طريقة لدي ليس. السنوات هذه كل المثابرة من تمكنت كيف الكثيرون سألني المواد وتنظيم النهار أثناء اليومية الشؤون إدارة الليل؛ في الكتابة ومواصلة النهار أثناء العمل ببساطة المقالات وترجمة، الأنظمة واختبار،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صيانة أواصل، الآخرون يستريح بينما الليل؛ في مجزأة تبدو التي المهام هذه ارتبطت، عقود مدى على. التاريخية الوثائق تجميع أو، الأغلفة وتصميم المختلفة والمنشورات والوثائق والمنظمات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أنظمة النهاية في لتشكل، تدريجياً اليوم نراها التي.

بل واحدة؛ لمرة بجهد يكتمل لم تقريباً منها آياً أن فهي، النتائج لهذه مشتركة سمة هناك كان إذا يوم جهد يكن لم حقاً استهلكته ما. جداً طويلة زمنية فترة مدى على مستمر تراكم خلال من تشكلت وعياً أكثر لكنني، النهائية النتائج يرون الناس من كثير. عقود مدى على الوقت مستمراً استثماراً بل، واحد المرئية غير والسنوات الأسبوع نهاية وعطلات الليالي تلك هو النتائج هذه يدعم ما بأن.

ثم، البقاء هو أولاً طريقي كان. مدوية هوية نفسي إعطاء في البداية من أبداً لم، الورا إلى بالنظر فقط كنت، عديدة لسنوات. وتسجيلاً بحثاً تدريجياً أصبح لاحق وقت في فقط، النظام ثم، الممارسة ربط وإعادة، الأخرى تلو واحدة به قمت لما آثار وترك، الأخرى تلو واحدة المشاكل بتفكيك أقوم من أكثر مدى على التجارب هذه تمديد يتم عندما. مختلفة مجالات عبر مرتبطة غير تبدو التي التجارب الدائمة والمعرفات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والمجلات والأنظمة المقالات هذه ربط يتم عندما، عاماً ثلاثين وتسجيلات المكتبات وفهارس الأرشفة ومنصات الباحثين ومعرفات الموحدة الدولية التسلسلية والأرقام، شخص قام كيف بل، نفسه الشخص يسمى كيف مجرد يعد لم توضحه ما فإن، معاً الوطنية المكتبات القابلة والتسجيلات، العامة والأعمال،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ة باستخدام، ثابت أكاديمي منصب بدون الخاص الأكاديمي طريقه لرسم دولياً للاستعلام.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إلى أجنبية أرض في دولي طالب من الطريق. قصتي هذه.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ممارسة ومجالات للمؤلف الحالية الرئيسية الهويات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تعلم في المؤلف رحلة، زمني خط طول على،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كتاب يسجل، عقود ثلاثة من لأكثر مستمر تراكم خلال من 1989 إلى 2026. من والاستكشاف والنشر والبحث في تنشأ لم الهويات هذه. صلة ذات وهويات الأجل طويلة للممارسة متعددة مجالات تدريجياً تشكلت مختلفة مراحل في الممارسة خلال من تدريجياً تشكلت بل واحدة؛ مهنة من تتبع ولا، واحد وقت الحاضر الوقت حتى واستمرت.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باحث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والنشر، النشر ذلك في بما،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ي والبحث الممارسة في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المؤلف انخرط والتصوير،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ثقاف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وأنظمة، الثقافي تم. الصلة ذات والمجالات، الأنظمة وتصميم، التاريخي والتوثيق، الموسيقى وتعلم، الفوتوغرافي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والدوريات الكتب خلال من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الصلة ذات النتائج على الحفاظ الدولية الوثائقي الحفظ وأنظمة المتخصصة والوثائق.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تحرير ورئيس مؤسس

إلكترونية شهرية مجلة وهي، *العصر/التحول* تحرير ورئيس المستقل والكاتب المؤسس هو المؤلف والفرنسية والإنجليزية بالصينية بالتزامن المجلة تُنشر، 2025 عام في إطلاقها منذ. لغات عشر تبعاً الصلة ذات أعمالها ودخلت، والكورية والروسية والبرتغالية والألما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يابانية والإسبانية الدولية الوثائقي والاسترجاع الحفظ أنظمة إلى.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لنادي المؤسس الرئيس

الحين ذلك منذ وكان،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المؤلف أسس، 2004 عام في ونشر، الخارج في الصيني الأدبي للتبادل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المنظمة هذه تكرر. المؤسس رئيسه،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الفصلية من عددًا وعشرين واحدًا نشرت حيث، الثقافي والنشر، الأعمال، عقدين من لأكثر يمتد الثقافية للممارسة سجلاً وشكلت.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مؤسس

لفترة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موقع هذا وثق.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المؤلف أسس، 2004 عام في ذ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مواد، الثقافية والأنشطة، الدوليين الطلاب وحياة، الأسترالي الصيني المجتمع طويلة في الصيني الإنترنت تطور تاريخ من مهماً جزءاً ليصبح، الحاضر الوقت حتى العمل في استمر. الصلة أستراليا.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أنظمة مصمم

، والتخزين، الجمركي والتخليص، الدول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في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المؤلف انخرط وتم مستقل بشكل مصمماً ذكياً لوجستياً نظاماً تدريجياً وطور، الصلة ذات الأنظمة وممارسة، والنقل لفترة حقيقية تجارية بينات في الأنظمة هذه تطبيق تم.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واقعي التشغيل في اختباره. صلة ذات وممارسات، آلية وإدارة، ذكية مالية أنظمة ظهور إلى أدى مما، طويلة.

تايجي لتشيجونغ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كلية ورئيس مؤسس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نفسه كرس، تايجي لتشيجونغ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كلية ورئيس مؤسس هو المؤلف بهدف، الصلة ذات الثقافية والممارسات، والشينغيتشوان، والتايجيتشوان، الصيني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لنشر أستراليا في الصينية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ثقافة وتبادل تطوير تعزيز.

بينوان داتبي مؤسس

«بينوان داتبي» نظام وأسس المؤلف اقترح، البدني والبحث الأجل طويلة القتالية الممارسة على بناءً والخبرة، الذاتية والملاحظة، الأجل طويل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جسدي الوعي حول الصلة ذو المحتوى يتمحور باستمرار وتنظيمه تسجيله وتم، الشخصية.

والشينغيتشوان التايجيتشوان لنقل ممارس

السادس الجيل من والوريث، تشن أسلوب لتايجيتشوان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يل من الوريث هو المؤلف ثابر لقد. الوقت نفس في تشاو أسلوب شينغيتشوان عن الأسترالي والمسؤول، وو أسلوب لتايجيتشوان مع، الصلة ذات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تالية والفنون والشينغيتشوان التايجيتشوان ممارسة على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لثقافي والنشر الوثائقي التنظيم في الانخراط مواصلة.

المستقل النشر ممارس

المطبعة من. الرقمي والنشر، والنشر، والتحرير، والتنضيد، الطباعة في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المؤلف انخرط، المتخصص والتوثيق، الإلكتروني والنشر، لاحقاً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بناء إلى *تشايناتاون* ومجلة الأولى، عامًا ثلاثين من لأكثر تمتد المستقل للنشر مستمرة ممارسة شكل، لغات بعشر النشر ونظام.

والموسيقى الفوتوغرافي التصوير في مبدع

الفوتوغرافية أعماله تغطي. الموسيقى وتعلم الفوتوغرافي الإبداع في طويلة فترة منذ المؤلف انخرط وكتابة، الغيتار بعزف مارس، الموسيقى في. الفلكي والتصوير، الإنساني والتوثيق، الطبيعية المناظر. الأجل طويل الثقافي توثيقه من جزءاً إياها معتبراً، الصلة ذات الإبداعية والأنشطة، الأصلية الأغاني.

الأجل طويل موثق

، الشخصية ممارسته وتنظيم بتسجيل باستمرار المؤلف قام، أعلاه المذكورة المجالات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النهاية في التسجيلات هذه شكلت. الصلة ذات والمجالات، الثقافية وأنشطته، الاجتماعية وملاحظاته نظام لتشكل، الدولي الوثائقي للحفظ ومسارات، وكتباً، متخصصة ووثائق، ودوريات، إلكترونية مواقع. الكتاب هذا في المقدم العام الممارسة

على تدريجياً تشكلت بل البعض؛ بعضها عن معزولة ليست أعلاه المذكورة الممارسة ومجالات الهويات طريق في المسجل الرئيسي المحتوى معاً وتشكل، والممارسة والبحث والعمل التعلم من عقود مدى.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مستمراً يزال لا الطريق: الخاتمة

بداية مجرد بل، خاتمة ليس الكتاب هذا.

التجارب من للعديد العريضة الخطوط رسم سوى الكتاب هذا في يمكن لا، المساحة محدودة بسبب أو، الذكي المالي النظام أو،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 النظام كان سواء. البحث ونتائج والممارسات والأنظمة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أو،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شبكة أو، بعد عن العمل نظام النظرية والاستكشافات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الأبحاث أو، القتالية الممارسة أو، *العصر/النحو* أو، للكتاب واحد كتاب في بالكامل ينبثق أن منها لأي يمكن لا، الصلة ذات

يسجل إنه. نفسه المحتوى كونه من أكثر بخريطة أشبه هو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فإن، لذلك. الطريق طول على التفاصيل كل محل يحل أن يمكن لا لكنه، الطريق لهذا العريضة الخطوط

على بناء ممارسة نتيجة أو، نظام أو، نظرية أو، نظر وجهة أي على الحكم ينبغي لا أنه اعتقدت لطالما عمل أو، واحد فصل إلى المرء يستند أن ينبغي لا، هذه الحياة رحلة لفهم، بالمثل. جزئية معلومات واحد جزء أو، واحد.

أو، فقرة أو، جملة على بناء أحكام إصدار على الناس اعتاد، هذا التجزئة شديد المعلومات عصر في عند إلا الحقيقي معناها عن تكشف لا الأشياء من العديد فإن، ذلك ومع. شاشة لقطة حتى أو، عنوان الكامل سياقها في أخرى مرة وضعها.

أو، التجارب بعض حول مختلفة آراء أو، اهتمامات أو، أسئل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ما شخص لدى كان إذا أفضل. أولاً معي يتفق أن منه أتوقع لا فأنا، الكتاب هذا في البحث نتائج أو، الأنظمة أو، النظر وجهات ويفهم، بالفعل المنشورة والمواد والتسجيلات الأعمال وبقراً، نفسها الوثائقية المصادر إلى يعود أن الخاص حكمه يشكل ثم، بينها والعلاقات، تشكيلها وعملية، إنشائها سياق.

بل، الأجزاء على ليس القراءة؛ على بل، الإشاعات على يقوم أن ينبغي لا حقاً قيم حكم أي أن أعتقد الكل على.

الكتاب هذا في ليست فربما، الإجابة أما.

العقود خلال تركت التي والأعمال والتسجيلات والوثائق الإلكترون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أنظمة في موجودة إنها القراءة بعد القراء يشكله الذي المستقل التفكير في وكذلك، الماضية.

مستمراً يزال لا —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 الطريق وهذا.

وو هوي تشاو جيغي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المؤلف عن

المستقل للنشر وممارس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باحث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هو وو هووي تشاو جيفي

المؤلف: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والنشر ،النشر في طويلة لفترة انخرط الحين ذلك ومنذ 1989 عام في للدراسة أستراليا إلى سافر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ممارسة ،الذكية اللوجستية الخدمات وأنظم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ثقافي المعلومات وشبكة ،للكتاب الدولي تشينيس رينبو أستراليا نادي تباعاً أسس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 والبحث والمجلة ،تايجي لتشيفونغ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والكلية ،الفائز الأسترالي ومنتدى ،الفائزة الأسترالية والبحثة الثقافية المنصات من وغيرها ،//عصر//التحول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الشهرية

(DOI) الرقمية الأغراض معرفات على بعضها حصل ،الأعمال من العشرات نشر ،2026 عام بحلول ممارساته تمتد .الدولية الوثائقي والاسترجاع الحفظ أنظمة من العديد في دائم بشكل أرشفتها وتم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وبحث ،الأنظمة وتصميم ،الثقافي والنشر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مواقع وبناء ،النشر ،الأدب عبر .الأجل طويل والتسجيل

ممارسته منهجي بشكل يسجل له شخصي تاريخي توثيقي عمل أول هو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طريق .مستقل دولي باحث تشكل وعملية 2026 إلى 1989 من الحياتية

[LEBEN]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Wissenschaftlers

—— Eine fast vierzigjährige Reise vom internationalen Studenten zum interdisziplinären Praktiker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Wegweiser zu diesem Buch

Dies ist weder eine Biografie noch ein Memoir, sondern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Wenn Menschen zum ersten Mal den Titel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hören, zweifeln sie oft daran, ob es sich nur um eine selbst zugeschriebene Identität handelt. Dieses Buch versucht jedoch nicht, etwas durch Titel zu beweisen. Vielmehr versucht es, einen Weg aufzuzeichnen.

Von meinem Studienaufenthalt in Australien im Jahr 1989 bis zum heutigen Tag 2026 zeichnet dieses Buch nicht den Prozess des Erwerbs einer bestimmten Identität auf, sondern eine Reise des kontinuierlichen Lernens, der kontinuierlichen Praxis, der kontinuierlichen Aufzeichnung und der kontinuierlichen Erkundung. Ob dieser Weg letztlich ausreicht, um den Titel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zu tragen, können die Leser nach der Lektüre selbst beurteilen.

Was dieses Buch präsentiert, sind nicht Schlussfolgerungen, sondern Prozesse; nicht Etiketten, sondern Formation; nicht die Identität selbst, sondern den Weg, der die Identität möglich macht.

Buchvorstellung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dokumentiert die wahren Erfahrungen und die langjährige Praxis von Jeffi Chao Hui Wu von seinem Studienaufenthalt in Australien im Jahr 1989 bis zum Jahr 2026.

Über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 durchlief der Autor mehrere Phasen — Studium im Ausland, Gelegenheitsjobs, Unternehmensgründung, Druck und Verlagswesen, Medienredaktion, Website-Entwicklung, kulturelle Verbreitung,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e, Praxis und Weitergabe von Kampfkünsten, Fotografie, Musikstudium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 und bildete dabei nach und nach mehrere Identitäten heraus: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Praktiker des unabhängigen Publizierens, Gründer kultureller Organisationen, Systemdesigner und Langzeitdokumentar.

Entlang einer Zeitachse strukturiert, konzentriert sich dieses Buch weder auf Erfolg noch auf Misserfolg, sondern vielmehr darauf, wie diese Identitäten durch langjährige Praxis allmählich Gestalt annahmen. Von den Tagen des Autors als internationaler Student in Melbourne über die Unternehmensgründung in Sydney und die Arbeit im Druck- und Verlagswesen (einschließlich einer Druckerei und des *Chinatown Magazines*) bis hin zum Aufbau intelligenter Logistiksysteme, zum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und zu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von der Praxis und Weitergabe traditioneller chinesischer Kampfkünste bis zur kontinuierlichen Veröffentlichung der zehnsprachigen Monatszeitschrif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dieses Buch dokumentiert den authentischen Prozess eines gewöhnlichen Menschen, der über mehrere Jahrzehnte hinweg kontinuierlich lernt, erforscht, praktiziert, aufzeichnet und publiziert.

Seit der Einführung des DOI-Publikationssystems im November 2025 und bis Mai 2026 haben nahezu siebzig unabhängige Werke des Autors DOIs erhalten und sind

in mehrere langfristige Erhaltungssysteme eingegangen, darunter di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internationale Plattformen zur akademischen Erhaltung, offene wissenschaftliche Infrastrukturen und globale Bibliothekskatalogisierungsnetzwerke. Nach unabhängigen DOI gezählt, hat sich die Zahl der verwandten Werke siebzig genähert, von denen viele bereits einen für eigenständige Buchpublikationen ausreichenden Umfang erreicht haben und ein kontinuierlich expandierendes interdisziplinäres Dokumentationssystem bilden.

Dieses Buch ist sowohl eine 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 des Wachstums als auch ein Archiv langjähriger interdisziplinärer Praxis; es dokumentiert nicht nur die Lebensbahn eines überseeischen Chinesen, sondern auch den Prozess, durch den ein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über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 hinweg schrittweise seine Wissensstruktur, sein Praxissystem und seine langfristige Dokumentationssammlung aufbaute.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ist lediglich ein zusammenfassender Begriff, der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für den Leser verwendet wird. Dieses Buch beabsichtigt nicht, einen Titel oder eine Identität zu beweisen, sondern konzentriert sich darauf, den authentischen Prozess des kontinuierlichen Lernens, Praktizierens, Erforschens, Dokumentierens und Publizierens des Autors über fast vier Jahrzehnte sowie die daraus resultierende umfangreiche Sammlung von Literatur, Fotografien, Manuskripten und öffentlichen Archiven aufzuzeichnen.

Dies ist nicht nur eine persönliche Erfahrung, sondern 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2005: Der Ausgangspunkt von mehr als zwei Jahrzehnten Kontinuität

Rückblickend war das Jahr 2005 ein wichtiger Wendepunkt in meinem Leben.

In jenem Jahr gründete ich de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und begann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r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och wichtiger ist, dass ich von dieser Zeit an, egal wie beschäftigt ich mit der Arbeit war, nie mit meinem Lernen, Nachdenken, Aufzeichnen, Innovieren und

Praktizieren aufhörte. Kulturelle Aktivitäten, Website-Entwicklung, Verlagsarbeit, Systemdesign, Kampfkunsterkundung und spätere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wurden nach und nach zu einem wichtigen Teil meines Lebens und haben bis heute Bestand.

Wenn 1989 der Ausgangspunkt meines australischen Lebens war, dann ist 2005 näher am wichtigen Ausgangspunkt meiner akademischen Laufbahn. Ab diesem Jahr war Lernen nicht mehr nur für die Arbeit, Praxis nicht mehr nur für den Lebensunterhalt und Aufzeichnung nicht mehr nur eine persönliche Gewohnheit — sie verwandelten sich allmählich in langfristige, nachhaltige öffentliche Kulturpraxis, unabhängige Forschung und Wissensakkumulation.

In den mehr als zwei Jahrzehnten danach gründete ich nacheinander mehrere kulturelle, akademische und Verbreitungsplattformen und war langfristig an deren Aufbau beteiligt, darunt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taichiau.org/>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The Epochal Transition Zehnsprachige Monatszeitschrift

<https://www.times.net.au/>

Diese Plattformen umfassen mehrere Richtungen, darunter Literatur, Verlagswesen, kulturelle Verbreitung, Website-Entwicklung, Kampfkunstpraxis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und sind zu wichtigen Vehikeln für mein kontinuierliches Lernen, meine

kontinuierliche Aufzeichnung, meine kontinuierliche Forschung und meine kontinuierliche Innovation geworden.

Gleichzeitig habe ich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verschiedene kulturelle Austausche, Publikationsförderungen, literarische Aktivitäten, Kampfkunst-Austausche und internationale Veranstaltungen organisiert, daran teilgenommen und sie besucht und dabei kontinuierlich die Entwicklung und Dokumentation verwandter Bereiche vorangetrieben. Viele wichtige spätere Werke, Systeme und Praxissysteme lassen sich auf diese Zeit zurückführen.

Rückblickend ist das Jahr 2005 heute nicht nur ein Zeitpunkt, sondern eine kontinuierliche, ununterbrochene Hauptentwicklungslinie, die bis heute andauert. Viele der später entstandenen wichtigen Werke, Forschungsergebnisse, Kulturplattformen und Praxissysteme haben ihren Ursprung in der nachhaltigen Akkumulation und kontinuierlichen Erforschung dieser Zeit.

Prolog: Nachtregen in der Fremde

Dieses Dokument beschreibt hauptsächlich meine Praxis, Forschung und Publikationstätigkeit in Australien von 1989 bis 2026. Meine Kindheit, Ausbildung und frühen Berufserfahrungen in China von 1968 bis 1989 werden hier nicht ausgeführt und sind einer zukünftigen unabhängigen Publikation vorbehalten.

1989 betrat ich den Boden Australiens. Wie viele chinesische internationale Studenten jener Ära hatte ich wenig Geld in der Tasche, und die Zukunft war ein unermessliches Unbekanntes.

In jenem Jahr wurde ich in Melbourne dreimal entlassen. Die Gründe waren unterschiedlich, aber der Hauptgrund war, dass ich ein "schwer zu verwendender" Mensch war – weil ich immer fragte: "Gibt es keinen besseren Weg?" Im selben Jahr wurde ich an einer kalten Nacht notoperiert. Auf einem Krankenhausbett in einem fremden Land liegend, ohne ein Familienmitglied in der Nähe. Die Kälte der

Anästhesie breitete sich von meiner Wirbelsäule über meinen ganzen Körper aus. Zur Decke starrend, erfüllte mich nur ein Gedanke: Ich kann hier nicht zusammenbrechen.

Nach meiner Ankunft in Australien begann ich, jede Woche einen Brief nach Hause zu schreiben. Internationale Anrufe waren damals zu teuer, 2,70 AU pro Minute, und E-Mail gab es noch nicht. Meine erste Arbeitsküchenhilfe zahlte nur 2 AU pro Stunde. Ich legte all meine Einsamkeit, Angst und Ausdauer in jene Worte, die den Ozean überquerten. Später schrieb ich in einem meiner eigenen Lieder eine Zeile: "Nicht jede Begegnung hat einen Tag des Wiedersehens." Dieser Satz wuchs zuerst aus den Rissen jener Tage.

Jene Studienzeit lehrte mich, dass persönliche Erfahrungen, wenn nicht strukturiert aufgezeichnet, leicht mit der Zeit verblassen. Von da an begann ich bewusst, mein Leben in ein nachvollziehbares System der Praxis zu verwandeln. In meiner frühen Zeit in Australien tat ich viele scheinbar zusammenhanglose Dinge. Um 1992 zog ich nach Sydney und gründete eine Druckerei, über die ich später schrieb in *Die erste Druckerei* und *Mein dritter Tag, Drucken zu lernen*. Drucken ist nicht einfach nur Text auf Papier zu bringen; es ist die integrierte Kontrolle von Layout, Maschinen, Papier, Zeit, Kunden, Kosten und Fehlerquoten. Für einen Menschen, der in einem fremden Land in diese Branche einsteigt, muss man nicht nur die Technologie lernen, sondern auch Auftragsbewertung, Kundenkommunikation, Dateiverarbeitung, Lieferrhythmus und Risikoübernahme.

Später besuchte ich fast ein Jahrzehnt lang eine Abendschule, mit Fächern wie Logistik, Management, IT-Support und Risikokontrolle. Wenn ich heute zurückblicke, gingen es in jenen Nächten nicht nur um Zertifikate; es ging darum, die grundlegenden Fähigkeiten eines Menschen zu zerlegen und neu aufzubauen. Ich schrieb Artikel wie *Arbeitssuche in Australien 1989*, *Neun Jahre Abendschule unter Regenschirmlampen* und *Überleben in Melbourne*. Diese Texte dienen nicht dazu, sich mit dem Leid aufzuhalten, sondern zu dokumentieren, wie ein Mensch ohne

vorgegebenen Weg nach und nach Lebenserfahrungen in langfristige Fähigkeiten verwandelt.

Aber dies ist keine Leidensgeschichte. Diese Erfahrungen haben mich nicht gebrochen; sie haben mir stattdessen eine fast instinktive Gewohnheit anezogen: Dinge selbst zu tun, Probleme selbst zu lösen, strukturell zu denken. Denn niemand wird alles für einen arrangieren, und kein bestehendes System ist verlässlich. Diese Gewohnheit wurde zum Ursprung all meiner späteren Arbeit.



Das Foto zeigt den Autor selbst, aufgenommen während seiner Zeit als internationaler Student in South Yarra, Melbourne, Australien (um 1990). Viele der in diesem Buch festgehaltenen Geschichten begannen genau in dieser Zeit. Für einige

Erinnerungen an diese Zeit siehe Das Märchen vom Sternenhimmel: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Kapitel 1: Melbourne – Ausgangspunkt der Zeit als internationaler Student (1989–1992)

Schlüsselwörter: Überleben, Anpassung, Lernen

1989 betrat ich den Boden Australiens. Wie viele chinesische internationale Studenten jener Ära hatte ich wenig Geld in der Tasche, und die Zukunft war ein unermessliches Unbekanntes.

In jenem Jahr wurde ich in Melbourne dreimal entlassen. Die Gründe waren unterschiedlich, aber der Hauptgrund war, dass ich ein "schwer zu verwendender" Mensch war – weil ich immer fragte: "Gibt es keinen besseren Weg?" Im selben Jahr wurde ich an einer kalten Nacht notoperiert. Auf einem Krankenhausbett in einem fremden Land liegend, ohne ein Familienmitglied in der Nähe. Die Kälte der Anästhesie breitete sich von meiner Wirbelsäule über meinen ganzen Körper aus. Zur Decke starrend, erfüllte mich nur ein Gedanke: Ich kann hier nicht zusammenbrechen.

Nach der Operation begann ich, jede Woche einen Brief nach Hause zu schreiben. Internationale Anrufe waren zu teuer, E-Mail war noch nicht verbreitet. Ich legte all meine Einsamkeit, Angst und Ausdauer in jene Worte, die den Ozean überquerten. Später schrieb ich in einem meiner eigenen Lieder eine Zeile: "Nicht jede Begegnung hat einen Tag des Wiedersehens." Dieser Satz wuchs zuerst aus den Rissen jener Tage.

Jene Studienzeit lehrte mich, dass ohne Strukturierung persönliche Erfahrungen leicht mit der Zeit verblassen. Von da an begann ich bewusst, mein Leben in ein nachvollziehbares System der Praxis zu verwandeln.

Ich schrieb *Arbeitssuche in Australien 1989, Neun Jahre Abendschule unter Regenschirmlampen* und *Überleben in Melbourne*. Diese Texte dienen nicht dazu,

sich mit dem Leid aufzuhalten, sondern zu dokumentieren, wie ein Mensch ohne vorgegebenen Weg nach und nach Lebenserfahrungen in langfristige Fähigkeiten verwandelt.

Während meiner Zeit in Melbourne arbeitete ich in der Spätschicht in einer einfachen Keksfabrik und kam oft nach Mitternacht nach Hause. Vor Tagesanbruch stand ich früh auf, um Englisch und Maschinenschreiben zu lernen.

Nach meinem Umzug nach Sydney im Jahr 1992 besuchte ich fast ein Jahrzehnt lang die Abendschule, mit Fächern wie Logistik, Management, IT-Support und Risikokontrolle. Wenn ich heute zurückblicke, gingen es in jenen Nächten nicht nur um Zertifikate; es ging darum, die grundlegenden Fähigkeiten eines Menschen zu zerlegen und neu aufzubauen.

Im Februar 1992 verließ ich Melbourne und ging nach Sydney.

Dies war kein einfacher Umzug. Im Lichte der späteren historischen Ergebnisse wäre ohne diesen Wechsel alles, was folgte – die Druckerei, das *Chinatown Magazine*, das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höchstwahrscheinlich eine völlig andere Lebensbahn eingeschlagen.

Dies ist einer der bedeutendsten Wendepunkte in der gesamten Erzählung.

Kapitel 2: Sydney – Ein neuer Anfang (1992)

Das Geräusch der Druckerpresse und das Keimen der Publikationsfähigkeit

Ab Februar 1992 begann meine Sydney-Periode.

Um 1992 gründete ich zusammen mit einem Partner eine Druckerei in Sydney. Wenn ich heute zurückblicke, war dies kein gewöhnliches Unternehmertum; es war mein erster wirklicher Eintritt in das Praxisfeld eines komplexen Systems. Eine Druckerei besteht nicht nur darin, Text auf Papier zu bringen. Sie umfasst Kundenkommunikation, Dateiverarbeitung, Satz, Papier, Farben, Maschinen, Liefertermine, Fehlerkontrolle, Kostenrechnung und Qualitätsbewertung. Kunden sehen nur das Endprodukt, aber der Bediener muss jedes Detail handhaben. Ein einziger Tippfehler, eine kleine Abweichung im Layout, eine Maschinenpanne, eine Problemcharge Papier – alles konnte zu einem Verlust werden. Ich schrieb später Artikel wie *Die erste Druckerei* und *Mein dritter Tag, Drucken zu lernen*, um diese Erfahrung zu dokumentieren.

Das erste, was ich in der Druckerei lernte, war, dass die reale Welt nicht automatisch einfacher wird, nur weil man hart arbeitet. Man muss Chaos in Schritte zerlegen, Schritte in Prozesse verwandeln, Prozesse in kontrollierbare Abläufe und kontrollierbare Abläufe in stabile Lieferungen. Die Lektionen der Druckindustrie waren sehr spezifisch: Eine Datei ist nicht nur ihr Inhalt, sondern auch ihr Format; ein Layout ist nicht nur ästhetisch, sondern auch von den Druckbedingungen abhängig; eine Arbeitscharge ist nicht nur die sofortige Bestellung, sondern auch spätere Überarbeitungen, Lieferzeit und die Belastbarkeit des Kunden. Später, als ich an Websites, Logistik, Verlagswesen und mehrsprachigem Satz arbeitete, konnte ich die Spuren sehen, die meine frühe Druckerausbildung hinterlassen hatte.

"Interdisziplinär" zu sein bedeutet nicht, heute ein bisschen dies und morgen ein

bisschen jenes zu lernen; es bedeutet, dass bestimmte grundlegende Fähigkeiten i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wiederkehren.

Das *Chinatown Magazine*: Der erste Sprung in der Publikationsfähigkeit

Ebenfalls 1992 gründete mein Partner das *Chinatown Magazine*.

Ich war daran beteiligt und lernte dabei Satz und Redaktion. Dies war keine bloße "Hilfe"; es war mein erster wirklicher Eintritt in die Verlagswelt. Die Druckerei repräsentierte **Herstellungsfähigkeit**, während das *Chinatown Magazine* die erste praktische Anwendung der **Publikationsfähigkeit** repräsentierte.

Dass diese beiden Stränge 1992 gleichzeitig auftauchten, war kein Zufall. Die Druckerei half mir, die Grenzen und Möglichkeiten physischer Träger zu verstehen, während die Zeitschrift mich an Layout, Inhaltsredaktion, Autorenbeziehungen, Vertriebskanäle und Leserfeedback heranführte. Noch wichtiger war, dass ich während dieses Prozesses den Sprung vom "Drucker" zum "Verlagsteilnehmer" vollzog. Der Satz lehrte mich die Beziehung zwischen Layout und Lesereihenfolge; die Redaktion lehrte mich die Notwendigkeit der Inhaltsfilterung und strukturellen Organisation.

Später: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Diese Hauptlinie des Publizierens und Verbreitens lässt sich hierhin zurückverfolgen. Ohne diese doppelte Beteiligung an Druckerei und Zeitschrift im Jahr 1992 gäbe es später kein systematisches Verständnis dafür, "wie Inhalte stabil in den öffentlichen Raum gelangen".

Während jener Zeit besuchte ich fast ein Jahrzehnt lang die Abendschule in den Bereichen Logistik, Management, IT-Support, Risikokontrolle usw. Tagsüber hart zu arbeiten und nachts weiter zu lernen, war keine romantische Wahl, sondern eine praktische Notwendigkeit. Ohne ausreichende kombinierte Fähigkeiten in einer fremden Gesellschaft kann man leicht in einer sehr engen Position stecken bleiben. Logistik lehrte mich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Waren, Dokumenten, Zeit und Verantwortung; Management lehrte mich Organisation und Prozesse; IT-Support lehrte mich Systeme, Daten und Fehler; Risikokontrolle lehrte mich, Fehler abzufangen, bevor sie passieren. Jahre später, als ich mein intelligentes Logistiksystem, mein intelligentes Finanzsystem, mein Publikationsautomatisierungssystem und meine Website-Struktur neu bewertete, wurde mir klar, dass jene scheinbar verstreuten Abendschulkurse längst eine langfristige, zusammengesetzte Grundlage in mir gebildet hatten.

Ich schreibe dies nicht als inspirierende Geschichte, denn echtes Wachstum ist selten inspirierend. Es ist einfach Durchhalten, Tag für Tag, lernen, was man nicht kann, das Chaotische ordnen, langsam das, was unerträglich war, in etwas Handhabbares verwandeln. Wenn ein Mensch nur liest ohne realen Druck, neigt sein Verständnis der Welt zur Theorie; wenn er nur handelt ohne Lerngewohnheit, bleibt seine Erfahrung oft teilhaft. Meine frühen Jahre waren ein ständiger Wechsel zwischen diesen beiden Polen: Tagsüber Kunden, Maschinen, Rechnungen, Arbeit und Leben begegnen, nachts ins Klassenzimmer zurückzukehren, um die Probleme der realen Welt in einem Wissensrahmen neu zu verstehen.

Kapitel 3: Fernarbeit und intelligente Logistik (1993–2013)

Um 1993 hatte ich bereits ein Prototypsystem für Fernarbeit praktiziert. Wenn heute über Fernarbeit gesprochen wird, denken die Menschen an Videokonferenzen, Cloud-Dokumente und Instant Messaging. Aber damals lag die Schwierigkeit der Fernarbeit nicht in fortschrittlichen Werkzeugen, sondern darin, wie Arbeit aufgeteilt, wie Dateien übertragen, wie Verantwortlichkeiten bestätigt und wie Prozesse fortgesetzt wurden, wenn Personen nicht vor Ort waren. Ich dokumentierte diese Erfahrung später in *Eine strukturelle Fallstudie des Fernarbeits-Prototypsystems von 1993*.

Der Begriff "Fernarbeits-Prototypsystem" mag für den Durchschnittsleser technisch klingen. Einfach ausgedrückt, bezieht er sich auf den Prozess, zu einer Zeit, als Netzwerkbedingungen und Bürowerkzeuge weit weniger ausgereift waren als heute, einen Teil der ursprünglich vor Ort zu erledigenden Arbeit durch Dokumente, Prozesse und Verantwortungsdelegation an einen anderen Ort zu verlagern. Das wirklich Wichtige war nicht ein bestimmtes Werkzeug, sondern die Struktur. Wie läuft die Arbeit weiter, wenn jemand nicht vor Ort ist? Wie wird der nächste Schritt nach Abschluss des vorherigen verbunden? Wie vermeidet man Auslassungen, wenn Dateien zwischen Personen zirkulieren? Wenn ein Fehler auftritt, wie wird die Verantwortungskette zurückverfolgt? Diese Fragen tauchten später in meinen Logistiksystemen, Publikationssystemen, Website-Wartung und mehrsprachigen Arbeitsabläufen immer wieder auf.

1997 begann ich mit der Konzeption eines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s. Viele Menschen beschränken Logistik auf Transport und denken, es sei nur der Transport von Waren von Punkt A nach Punkt B. Aber jeder, der wirklich Importgeschäfte und Zollabfertigung gemacht hat, weiß, dass Logistik eine sehr komplexe Verantwortungskette ist. Kundendaten, Handelsrechnungen, Packlisten, Schifffahrtspläne, Häfen, HS-Codes, Zölle, Inlandstransport, Lagerung, Kosten,

Inkasso, Steuern und Dokumentenarchivierung – ein Fehler in einem einzigen Glied kann zu Verzögerungen, Geldstrafen, Zusatzkosten oder Kundenstreitigkeiten führen. Ich schrieb später Artikel wie *1997 – Prototyp eines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s* und *1997: Überprüfung von Zehntausenden Datensätzen in 5 Sekunden*.

Was ich in meiner frühen Praxis "intelligente Logistik" nannte, ist nicht die heute populäre KI, sondern eine strukturelle Intelligenz. Sie verwandelte einen Großteil der Arbeit, die ursprünglich auf manueller Erfahrung, manueller Überprüfung und manuellem Gedächtnis beruhte, in automatische Extraktion, automatischen Abgleich, automatische Aufforderung, automatische Fehlerblockierung und automatische Generierung. Wenn beispielsweise Rechnungsinformationen unvollständig sind, sollte das System nicht darauf warten, dass eine Person es schließlich herausfindet; es sollte das Problem bereits bei der Dateneingabe anzeigen. Die Dateibenennung sollte nicht von Ad-hoc-Notizen abhängen; Kunde, Region, Bestellung und Typ sollten automatisch in den Dateinamen aufgenommen werden, um spätere Sortierung und Verfolgung zu ermöglichen. Die Kostenberechnung sollte nicht nur auf der mentalen Erfahrung einer Person beruhen; Regeln, Steuersätze, Codes und historische Daten sollten organisiert sein. Die Schwierigkeit liegt nicht im Schreiben eines einfachen Programms, sondern darin, alle potenziellen Fehlerquellen im realen Geschäft zu identifizieren und das System einen Teil der Entscheidungsverantwortung im Voraus übernehmen zu lassen.

Um 2005 trat meine Systempraxis in eine konkretere Phase ein, die intelligente Rechnungsstellung, intelligente Datenerfassung, QR-Code- und Barcode-Bestand, Konzepte für globale Beschaffung usw. umfasste. Ich dokumentierte dies später in *Das intelligente Rechnungssystem von 2005*, *Das intelligente Erfassungssystem von 2005 – Konzipiert 1997*, *Das QR-Code + Barcode-Bestandssystem von 2005* und *Die Konzeption der globalen Beschaffung von 2005*.

Für den Durchschnittsleser können QR-Codes und Barcodes für den Bestand so verstanden werden, dass sie Waren und Daten eine identifizierbare Identität geben. Wenn jeder Artikel, jede Bestandscharge, jede Datei genau identifiziert und verfolgt werden kann, reduziert dies manuelle Suche, Fehlsendungen, Versäumnisse und Verwechslungen. Ein intelligentes Rechnungssystem ist komplexer: Es geht nicht nur darum, eine Rechnung zu drucken, sondern die Rechnung zu einem integralen Bestandteil der gesamten Geschäftskette zu machen. Es muss wissen, wer der Kunde ist, was die Waren sind, wie die Kosten gebildet werden, wie Steuern behandelt werden, wie Anhänge zusammenpassen, wie Dateien benannt werden und wie Fehler angezeigt werden. Ich entwickelte dies später weiter zu *Das 20-jährige, generationenübergreifende intelligente Logistik- und Finanzsystem*, *Reifes strukturelles Logistiksystem (über 20 Jahre kontinuierlicher Betrieb verifiziert)* und *Ein praxiserprobtes intelligentes Steuersystem über zwei Jahrzehnte*.

2013 trat das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 in die Phase des ausgereiften Betriebs ein.

Wenn man diese Artikel nur nach ihren Titeln betrachtet, besteht die Gefahr, sie als bloße technische Vorführungen misszuverstehen. Aber für mich sind sie eher eine Geschichte der Praxis. Die wahre Schwierigkeit eines Systems liegt nicht darin, wie fortschrittlich es während der Konzeption erscheint, sondern darin, ob es die Geschäftslogik von vor zwanzig Jahren immer noch erklären kann und durch reale Erfahrungen weiterhin validiert wird. Viele Konzepte sind schön in Geschäftsplänen, scheitern aber schnell im täglichen Betrieb, weil das reale Geschäft voller Ausnahmen, Fehler, Ad-hoc-Änderungen und persönlichem Druck ist. Ich bestehe darauf, meine Systeme in Artikeln zu beschreiben, weil ich nicht möchte, dass diese Erfahrung nur in Computerprogrammen steckt. Programme werden obsolet, Software wird ersetzt, Computer werden entsorgt, aber wenn die Struktur, die Logik und die praktischen Szenarien klar geschrieben sind, können zukünftige Forscher verstehen, wie ein individueller Systemdesigner der Zeit vor der KI, ohne großes Team, Cloud-Plattformen oder Kapitalunterstützung, komplexe reale Geschäftsprobleme lösen konnte.

Kapitel 4: Eine chinesische Gemeinschaft im Internet (2004)

Im Jahr 2004 gründete ich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und das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Die Gesamtzahl

der registrierten Mitglieder in der alten und neuen Version des Forums überstieg 4

Millionen. Am Freitag, den 20. März 2026, um 19:15 Uhr, überstieg die höchste

Anzahl gleichzeitiger Online-Besucher 662.000. Im selben Jahr gründete ich

zusammen mit meinem Vater, Herrn Wu Ti (Wu Kaiteng), de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und seine Literaturplattform

(www.azchy.com). Wenn Menschen heute eine Website sehen, denken sie nur an

Seiten, Traffic und Rankings. Aber vor über zwanzig Jahren hatten Websites eine

andere Bedeutung für die überseeisch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Sie waren

Informationszentren, Gemeinschaftsportale, Publikationsräume, historische Archive,

Orte, um mit Menschen in Kontakt zu treten, und Aufzeichnungen sich wandelnder

Zeiten. Ich schrieb später *2004: Gründung de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und *2004: Ich gründete zwei nationale Literatur-Websites*.

Eine Website ein Jahr lang kontinuierlich zu betreiben ist nicht schwer, aber dies

über zwanzig Jahre zu tun ist nicht mehr nur eine Frage von Webseiten. Man muss

sich mit Servern, Programmen, Domains, Backups, Angriffen, Migrationen,

Kompatibilität alter Systeme, Content-Management, Benutzeränderungen und

Suchmaschinenänderungen befassen. Man muss sich auch dem schnellen Ersetzen

von Epochen stellen: Nach der Ära der Foren kamen die sozialen Medien auf; nach

der Ära der Desktop-Computer wurde das mobile Lesen dominant; nachdem viele

frühe chinesische Websites verschwanden, wurden diejenigen, die blieben, zu

historischen Beweisen. Viele Menschen jagen den neuesten Plattformen hinterher

und erkennen selten, dass langfristige Existenz selbst eine Form von Wert ist. Eine

Website, die über zwei Jahrzehnte besteht, bewahrt nicht nur Artikel, sondern auch

die Sprache, die Ästhetik, die Diskussionsstile, die Gemeinschaftsstrukturen und die

Lebensspuren chinesischer Einwanderer einer Ära.

Im Jahr 2007 wurden zwei von mir erstellte Websites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und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dauerhaft vom PANDORA-System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archiviert, mit regelmäßigen Aktualisierungen über viele Jahre, die letzten im August und September 2025. PANDORA ist das langfristige Webarchivierungsprojekt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und TROVE ist ihr digitales Sammlungssystem. Die Archivierung durch ein solches System hat eine andere Bedeutung als die Indizierung durch gewöhnliche Suchmaschinen. Suchmaschinen konzentrieren sich auf unmittelbare Sichtbarkeit, während die Archivierung durch die Nationalbibliothek bedeutet, dass die Website als digitales Erbe mit nationalem Kultur- und Forschungswert angesehen und dauerhaft erhalten wird. Dies ist kein temporärer Cache, sondern eine institutionelle, generationenübergreifende Dokumentenerhaltung. Es bedeutet, dass selbst wenn meine eigenen Server den Betrieb einstellen, dieser Inhalt weiterhin in den Systemen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existiert und für zukünftige Forscher zugänglich ist.

Die Materialien d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wurden später von mir in einer systematischen Literaturdatenbank organisiert. Der Begriff "Super nichtstaatliche chinesische Literaturdatenbank" ist nicht dazu gedacht, großartige Terminologie zu verwenden, sondern seine Entstehungsweise zu veranschaulichen: anders als Universitäten, Verlage oder offizielle Institutionen. Sie kam aus der Basis, aus der langfristigen spontanen Organisation, aus den Vierteljahreszeitschriften, Websites, Foren, Autoren, Veranstaltungen und transnationalen chinesischen Schreibnetzwerken. Viele basisliterarische Aktivitäten erleben Beteiligung, wenn sie populär sind, aber ihr Material verschwindet innerhalb weniger Jahre. Meine langjährige Arbeit war es, dieses verstreute Material so weit wie möglich in eine durchsuchbare, erhaltbare und nachverfolgbare Dokumentenform zu bringen.

Dass dieser Strang sich später mi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verband, war kein Zufall. Meine frühe Arbeit mit Foren und Websites lehrte mich, dass ohne Struktur Inhalte untergehen; ohne einen Katalog sind sie schwer zu verstehen; ohne Metadaten können Maschinen sie nur schwer identifizieren; ohne ein langfristiges Erhaltungsgateway können Werke bei einem einzigen Serverausfall oder einer Plattformschließung leicht verschwinden. Der Begriff "Metadaten" klingt professionell, kann aber einfach als "Daten über Daten" verstanden werden. Der Titel eines Artikels, sein Autor, sein Datum, seine Sprache, seine Schlüsselwörter, sein dauerhafter Identifikator, seine ISSN, seine Zusammenfassung, sein Herausgeber, seine Verknüpfungsbeziehungen – all dies sind Metadaten. Sie mögen weniger literarisch erscheinen als der Haupttext, aber sie bestimmen, ob ein Werk durchsucht, archiviert, zitiert und über Systeme hinweg übertragen werden kann. Weil ich über zwanzig Jahre an Websites arbeitete, begann ich später, diesen scheinbar mühsamen grundlegenden Aufgaben besondere Bedeutung beizumessen.

Kapitel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Von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zum digitalen Erbe (2004–2025)

Im Jahr 2004 gründete ich zusammen mit meinem Vater, Wu Ti, de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und 2005 schuf ich seine Online-Plattform. Von Anfang an war diese Plattform mehr als ein einfaches Forum; sie war ein Treffpunkt für chinesischsprachige Schriftsteller aus aller Welt, zentriert auf literarisches Schaffen, geboren in den Pioniertagen des chinesischen Internets und wuchs mit der BBS-Kultur jener Zeit.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war nie nur eine literarische Organisationspraxis; aufgrund der Unfähigkeit, externe Unterstützung zu erhalten, trägt er eine unverwechselbare Note des familiären Kulturerbes. Ich war Gründungspräsident, mein Vater Wu Ti (Geburtsname Wu Kaiteng) war Ehrenpräsident auf Lebenszeit, meine Schwester Wu Liling (Pseudonym Mei Zhi) war Vizepräsidentin, und meine Mutter Du Weijun (Pseudonym Du Juan) war Beraterin. Im Gegensatz zu vielen literarischen Organisationen, die von Institutionen, Universitäten oder Gesellschaften initiiert wurden, basierte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eitgehend auf jahrzehntelanger literarischer Akkumulation, kultureller Identität und kontinuierlicher Praxis durch eine einzige chinesische Familie.

Mein Vater, Wu Ti, war ein Dichter, der über lange Zeit hinweg schuf. Seine Lebensspanne erstreckte sich über drei verschiedene kulturelle Räume: Malaysia, China und Australien. Er war nicht nur eine entscheidende spirituelle Stütze fü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und einer der stärksten Schreiber im Forum, sondern wurde später ein international bekannter Dichter und die zentrale Figur des "Wu Ti Literaturmuseums". Meine Schwester Mei Zhi war lange Zeit in literarisches Schaffen, Redaktion und organisatorische Arbeit involviert. Meine Mutter Du Juan unterstützte das Forum und die literarischen Aktivitäten lange Zeit und wurde

ebenfalls eine der stärksten Schreiberinnen im Forum und später eine international bekannte Dichterin. Obwohl jede anders beitrug, spielten alle eine bedeutende Rolle in der Entwicklung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und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Daher ist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icht nur die einer literarischen Organisation, sondern auch die eines familiären Kulturerbes, einer Praxis der überseeisch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d einer Aufzeichnung des chinesischen Geistes über mehrere Länder und Regionen hinweg. Viele Autoren, Leser und Literaturfreunde kamen durch die Literatur zusammen, und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elbst war Zeuge des gesamten Prozesses der kontinuierlichen Beteiligung einer Familie am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Jahrzehnte.

Im Januar 2005 wurde die gedruckte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offiziell ins Leben gerufen. Wenn Menschen später die vollständigen Publikationsaufzeichnungen von einundzwanzig Ausgaben sehen, nehmen sie oft fälschlicherweise an, dass dahinter eine reife Verlagsorganisation oder stabile Finanzierung stand. Tatsächlich wurde die fortgesetzte Veröffentlichung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bis zur einundzwanzigsten Ausgabe durch die langfristige Schirmherrschaft und Unterstützung des Beraters Herrn Zeng Li ermöglicht.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gedruckte chinesische Publikation in Übersee allmählich zurückging, war die Aufrechterhaltung einer gedruckten literarischen Vierteljahresschrift an sich schon eine bedeutende Leistung.

Nachdem die Vierteljahresschrift nicht mehr erschien, endete die Arbeit nicht. Ich setzte allein die Wartung der Website, die Organisation historischer Materialien, die Digitalisierung von Literatur, die Rettung literarischer Werke, den Aufbau der Datenbank und die Veröffentlichung späterer Online-Ausgaben fort. Im Laufe der Zeit reorganisierte ich nach und nach die großen Mengen an Daten, die über Foren, Websites, gedruckte Ausgaben und historische Archive verstreut waren, in ein digitales Dokumentationssystem, das langfristig erhalten, durchsucht und zitiert werden kann. Dies verwandelt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von einer traditionellen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in ein langfristiges Kulturarchivprojekt, das die gedruckte und die digitale Ära überbrückt.

Wenn ich heute zurückblicke, ha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über zwei Jahrzehnte überdauert, nicht nur wegen der Anzahl der veröffentlichten Zeitschriften oder organisierten Veranstaltungen, sondern vor allem, weil es vollständig die Entwicklungsbahn der überseeisch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einer bestimmten Ära aufzeichnet und gleichzeitig die authentischen Spuren bewahrt, die Generationen von chinesischen Autoren, Lesern und kulturellen Teilnehmern hinterlassen haben. Diese Aufzeichnungen bilden zusammen den bedeutendsten Wert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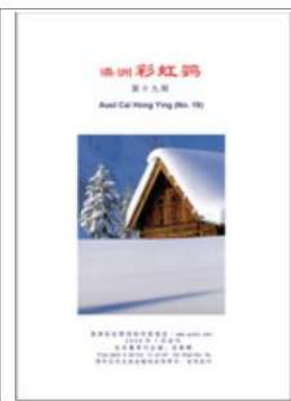
Im Januar 2005, basierend auf dieser Plattform, starteten wir die gedruckte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ie war kein "E-Zine" oder "Webzine", sondern eine greifbare, ISSN-tragende, gedruckte und vertriebene literar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Nachfolgend die Links und Cover der Ausgaben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Vierteljahresschrift #1: <https://www.azc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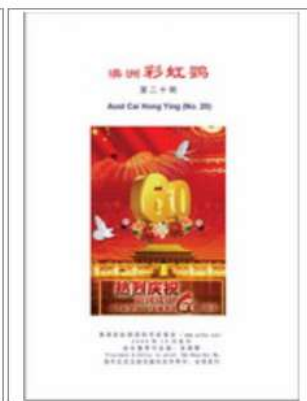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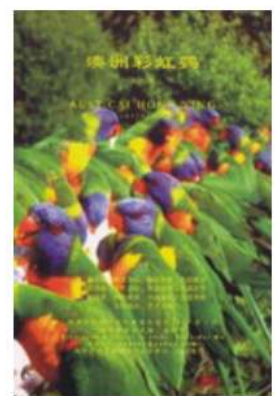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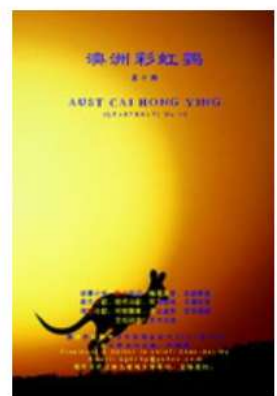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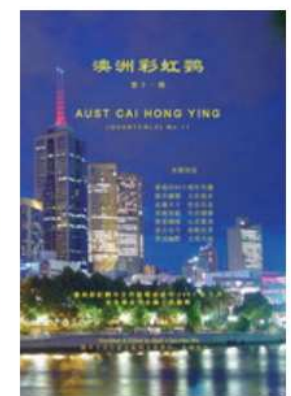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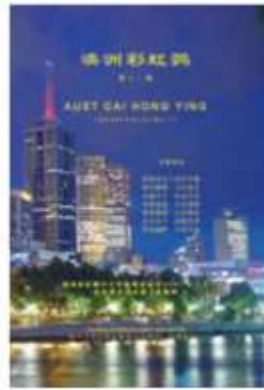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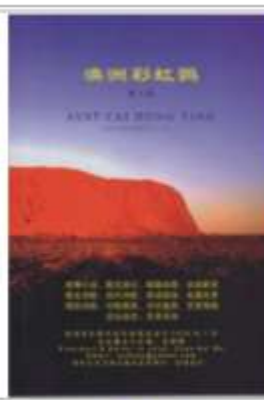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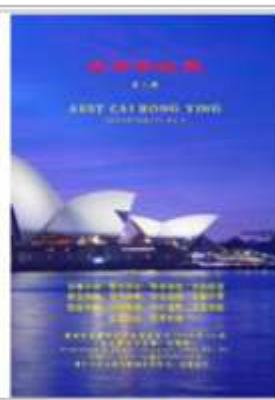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Warum wird das Jahr 2005 als bedeutend angesehen? Weil sich in diesem Jahr zwei institutionell wichtige Ereignisse ereigneten.

Erstens war der Start dieser Vierteljahresschrift mein Ausgangspunkt als unabhängiger Einzelner, der in ein nationales System der Erhaltung von Literatur eintrat. Von der ersten Ausgabe an wurde jede Ausgabe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offiziell von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gesammelt und ging in die nationale Schriftenreihensammlung ein. Dies bedeutet, dass meine Publikationen ab 2005 bereits in ein nationales Literaturerhaltungssystem eingegangen waren. Dies war nicht etwas "später Erreichtes", sondern eine institutionelle Bestätigung, die vom ersten Tag der unabhängigen Praxis an gleichzeitig stattfand.

Zweitens wurde ab 2006 die komplette Sammlung der Zeitschrift vom Peking Museum für Moderne Literatur in China gesammelt. Zu diesem Zeitpunkt wurde eine von einem Einzelnen gegründete chinesische Literaturvierteljahresschrift gleichzeitig von nationalen Sammlungen in zwei Ländern gesammelt. Dass eine basisüberseeische chinesische Literaturvierteljahresschrift dauerhaft von nationalen Institutionen in zwei Ländern bewahrt wird, ist in der Geschichte der überseeisch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 äußerst sel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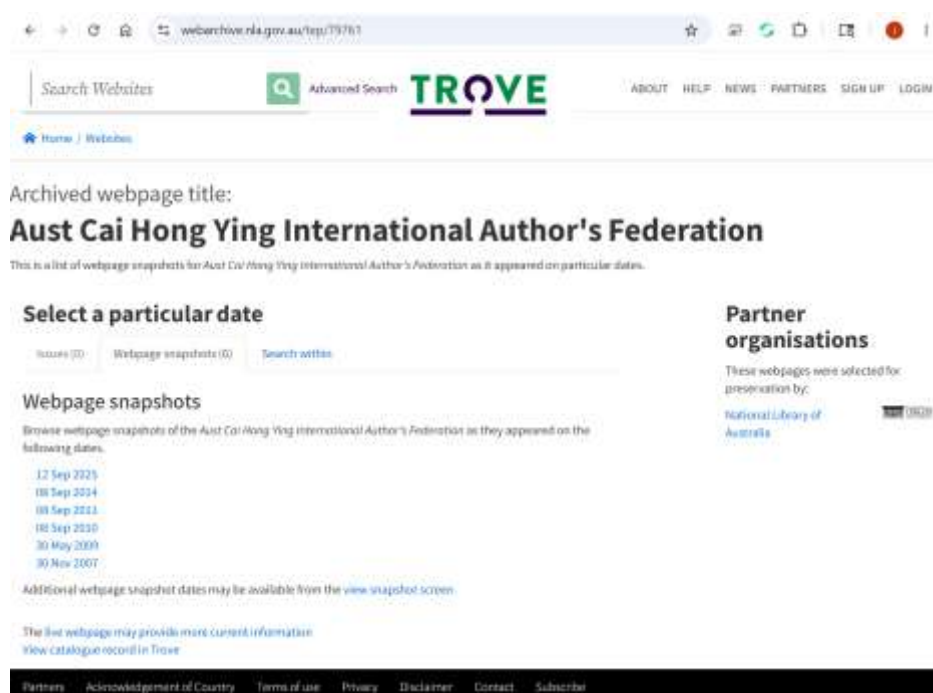
Später erhielt diese Vierteljahresschrift Glückwunschsreiben des damaligen australischen Premierministers John Howard und von sechs Gouverneuren. Ich habe dieses Schreiben aufbewahrt, das später dauerhaft archiviert wurde. In formeller diplomatischer Sprache würdigte das Schreiben den "Beitrag der Vierteljahresschrift zur Bereicherung der multikulturellen australischen Gesellschaft". Es war nicht an eine Institution gerichtet, sondern an eine basisliterarische Gruppe, die von einem Einzelnen gegründet wurde. Dies ist äußerst selten in der australischen Geschichte – der höchste Verwaltungsbeamte einer Nation sendet ein Glückwunschsreiben an eine überseeische chinesische basisliterarische Organisation.

Später stellte ich die vollständigen Publikationsaufzeichnungen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Vierteljahresschrift in *Die vollständige Aufzeichnung der 21*

Ausgaben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Vierteljahresschrift zusammen und dokumentierte die Publikationsdaten dieser einundzwanzig gedruckten Ausgaben. Dieses Glückwunschs Schreiben wurde ebenfalls dauerhaft archiviert.

Im Jahr 2007 wurde die gesamte Online-Plattform – einschließlich Foren, Literaturgemeinschaft und Werkdatenbank – aktiv und dauerhaft vom PANDORA-System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vollständig archiviert. Die Originalschriftstücke aus dieser Zeit sind noch erhalten und befinden sich ebenfalls im PANDORA-System der NLA. Dies bedeutete, das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ls Ganzes – gedruckte Ausgaben, Online-Plattform, historische Daten – in ein nationales dauerhaftes Erhaltungssystem eingegangen war.

Dauerhafte vollständige Spiegelarchivierung der Websit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durch TROVE, historischer Link und Screenshot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Dauerhafte vollständige Spiegelarchivierung der Websit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durch TROVE, historischer Link und Spieg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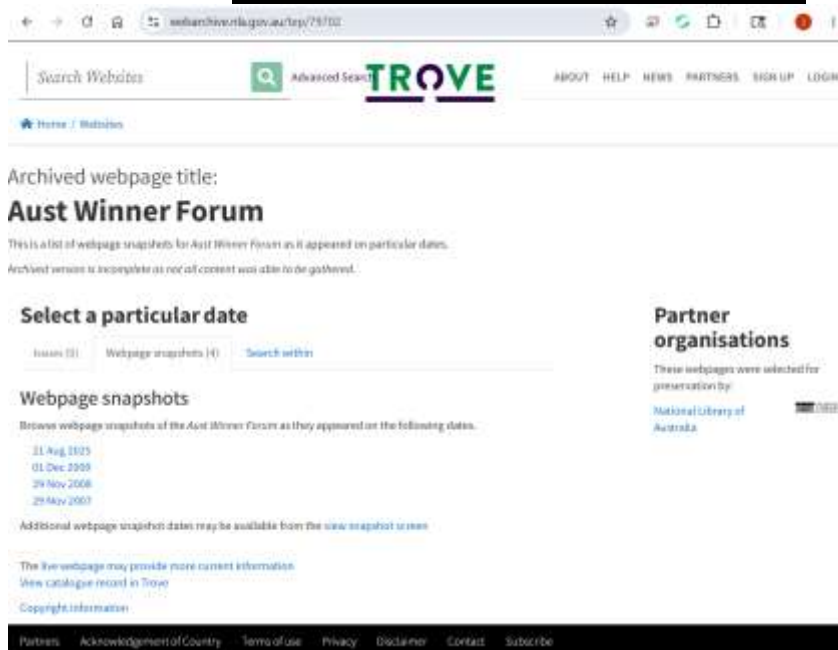
Screenshot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Dauerhafte vollständige Spiegelarchivierung de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durch TROVE, historischer Link und

Screenshot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Archivierter Link und Spiegel-Screenshot des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durch TROVE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Aber die Geschichte endet hier nicht. Mit den drastischen Veränderungen des Internetzeitalters verschwinden große Mengen früher digitaler literarischer Werke still. Foren verfallen, Blogs schließen, die Fragmentierung sozialer Medien ersetzt das tiefe Lesen. Die Hunderttausende von literarischen Werken, die einst in Foren gespeichert waren, sind von Datenverlust bedroht. Viele frühe Mitglieder haben den Kontakt verloren, und die Originalmanuskripte vieler Werke existieren nur in einer einzigen Kopie in der Forumsdatenbank.

So startete ich im August 2025 eine "Rettung digitaler Literatur" (siehe Link und Screenshot unten): den literarischen Schatz, der sich über zwei Jahrzehnte erstreckt, Stück für Stück aus der Forumsdatenbank zu extrahieren, in unabhängige Webseiten in zehn Sprachen umzuwandeln und neu zu veröffentlichen. Bis September 2025 gelang es mir, etwa 70.000 Werke in unabhängige Webseiten umzuwandeln. Dieser Prozess war keine Ein-Klick-Migration, sondern Extraktion, Konvertierung und Veröffentlichung eine nach der anderen. Jedes wiederbelebte Werk bewahrt einen Funken jener verblass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Siehe Link und Screenshot #6 unten: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渺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裏 (巫渺2015年)	352篇
巫渺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声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目录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流水落花微雨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Es geht nicht darum, "meine Werke" zu bewahren, sondern darum, die literarische Erinnerung einer Ära zu bewahren. Die Autoren dieser Werke sind über die ganze Welt verstreut – viele haben den Kontakt verloren, viele schreiben nicht mehr. Aber wenn ich die Worte, die sie hinterlassen haben, nicht aus den bald verschwindenden Forumsdaten gerettet hätte, wären sie mit der Schließung der Server für immer verschwunden. Dies ist kein "persönliches Projekt"; es ist ein "Projekt zur Rettung der Zivilisation".

Die Geschichte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von 2004 bis heute erstreckt sich über mehr als zwei Jahrzehnte. Sie hat den gesamten Prozess von der BBS-Ära zur Social-Media-Ära, vom Papier zum Digitalen, von der Einsprachigkeit zur Mehrsprachigkeit (zehn Sprachen) durchlaufen. Sie wurde nicht geplant; sie wurde Schritt für Schritt aufgebaut.

Im Rahmen vo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schuf ich auch ein spezielles Archiv – das "Wu Ti Literaturmuseum". Mein Vater, Wu Ti (1938-2023), war ein Dichter,

dessen Leben sich über die drei kulturellen Räume Malaysias, Chinas und Australiens erstreckte. Sein Leben umfasste fast ein Jahrhundert, von Malaysia nach China, dann nach Australien, und er nutzte die Poesie, um die fast hundertjährige Lebensbahn eines chinesischen Diaspora zu dokumentieren.

Mit einer Methode, die die familiäre Erzählung in der ersten Person mit der historischen Erzählung verwebt, organisierte ich sein gesamtes Werk und seine Erfahrungen als Auswanderer. Mein Vater arbeitete auf den Eisenbahnen Malaysias; diese Schienen waren Zeugen seines jugendlichen Umherziehens. Später kam er nach Sydney und schrieb seine letzten Gedichte in einem fremden Garten. Seine Poesie ist eine Mikro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Diaspora.

Dieses Literaturmuseum repräsentiert nicht nur eine kulturelle Kontinuität zwischen Vater und Sohn, sondern auch ein seltenes zivilisatorisches Archiv auf Mikroebene. Es enthält Wu Tis poetisches Schaffen über fast zwei Jahrzehnte, von 2005 bis 2023, einschließlich thematischer Gedichtsammlungen, Auswahlen, Gedenkalben und jährlicher ausgewählter Werke. Alle Materialien werden in Form einer zeitgestempelten Forums-Serialisierung präsentiert, die die Originaltexte, redaktionellen Informationen und Spuren der Leserinteraktion bewahrt. Jedes Gedicht, jeder Kommentar, jede Interaktion hat einen klaren Zeitstempel. Dies ist kein Archiv im Nachhinein, sondern eine in Echtzeit gewachsene Dokumentation.

Kapitel 6: Pfahlstehen und der Schatten des Schwertes (1992–2026)

1992 begann ich meine Reise in den Kampfkünsten, initiiert durch den Großmeister Lin Wenhui, Leiter der Hong Kong Qigong Taiji Society (im August 2022 umbenannt in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 jenem Jahr war ich drei Jahre in Australien gewesen. Ohne Meister an meiner Seite musste ich mich selbst durchtasten. Später erfuhr ich, dass ein solches "Selbststudium" es fast unmöglich macht, in traditionellen Kampfkünsten bedeutende Ergebnisse zu erzielen. Ich trainierte einige Zeit ohne systematische Methode und erhielt während meiner jährlichen Besuche in Hongkong Unterricht von Großmeister Lin Wenhui. Dieser Weg dauert nun dreiunddreißig Jahre.

Im Jahr 2024 wurde ich ein Schüler von Großmeister Shan Ying, dessen Linie sich zum Taiji-Großmeister Li Jingwu zurückverfolgen lässt, und wurde ein authentischer Erbe der Jingwu Taiji-Linie in Australien. Ich wurde der 12. Generation-Erbe des Chen-Stil Taijiquan und der 6. Generation-Erbe des Wu-Stil Taijiquan. Später schrieb ich aus der Perspektive eines Wieder-Schülers (Re-Disciple) *Eine kurze Biographie des Taiji-Großmeisters Li Jingwu – Eine kurze moderne Geschichte des Chen- und Wu-Taiji*. Dieser Artikel ist keine bloße "Schulvorstellung"; er ist ein systematisches Dokument zur Geschichte der Kampfkunstwissenschaft. Ich zeichnete darin die legendäre Geschichte von Li Jingwu auf, wie sie mein Meister Shan Ying mündlich überlieferte, wie er 1989 im hohen Alter seine Türen wieder öffnete, um achtzehn Schüler aufzunehmen, und die Lehre "das Rad dreitausendmal täglich zu schieben". Ich veröffentlichte auch erstmals die 1989 ausgestellte Schülerurkunde für Shan Ying, persönlich von Li Jingwu unterzeichnet – dies ist ein Artefakt-Beweis für die Übertragungslinie. Gleichzeitig zeichnete ich die Geschichten des Großmeisters Chen Fake auf, der persönlich Li Jingwus Sohn Li Shujun unterrichtete, und wie Li Jingwu zusammen mit seinen Zeitgenossen Chen Fakes Sohn Chen Zhaokui anleitete, als Zeuge der Freundschaft und Übertragung zwischen zwei Generationen von Großmeistern.

Im Jahr 2024 wurde ich ein Schüler des Che-Stil Xingyiquan Großmeisters Zhao Hongwei und wurde der australische Verantwortliche für Zhao-Stil Xingyiquan und gleichzeitig Präsident des australischen Verbandes.

Aber meine Arbeit in den Kampfkünsten geht über die bloße "Dokumentation der Geschichte" hinaus. Ich habe auch meinen eigenen Körper als Labor genutzt, um ein System der psychophysischen Praxis namens "Danti Benyuan" (Der Ursprung des Elixierfeldes) zu etablieren. Sein Kernkonzept ist: Der gesamte Körper ist das Elixierfeld, ein offenes System, das kontinuierlich mit der umgebenden Himmel-Erde-Umgebung austauscht. Dies ist kein Slogan, sondern basiert auf aufzeichnungsfähigen und verifizierbaren körperlichen Beweisen.

In meiner Praxis habe ich eine Reihe von extremen Kampfkunst-Verifizierungsaufzeichnungen abgeschlossen.

Im September 2025, im Alter von 56 Jahren, absolvierte ich unter stabilen Umweltbedingungen 75 Minuten kontinuierliches Stehen auf einem Bein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ohne jede externe Unterstützung, Hilfsgeräte oder visuelle Rückmeldung. Dies war keine Vorführung oder ein Wettkampf, sondern eine Selbstvalidierung der Körpersysteme. Während des gesamten Prozesses blieb meine Herzfrequenz stabil, die Atmung natürlich, die Haltung fest – der Körper trat in einen Zustand des Gleichgewichts von "Nicht-Verbrauch, Nicht-Wurzel, Nicht-Intervention". Das Video wurde dauerhaft archiviert.

Im Januar 2026 veröffentlichte ich das *Danti-Übungstagebuch*. Mit einem Zeitstrahl als Hauptfaden zeichnet es systematisch die mehreren Trainingssegmente auf, die in einer einzigen kontinuierlichen morgendlichen Übungseinheit enthalten sind, einschließlich des Pfahlstehens, des Taiji-Schwertes, des einbeinigen Stehens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des "wurzellosen Pfahls" und der abschließenden Integration. Es integriert Herzfrequenz, Atemfrequenz, Zeitdauer und Umweltparameter, die von intelligenten Geräten gesammelt wurden, und bildet so eine strukturell vollständige und geschlossene Übungsprobe. Dies ist eine originale Aufzeichnung des täglichen Zustands meiner Kampfkunstpraxis.

Im Alter von 57 Jahren, mit einem Körpergewicht von 62,5 kg, beteiligte ich mich an einer echten Konfrontation mit einem jungen, fitten 29-Jährigen, der etwa 128 kg wog und lange Zeit Bodybuilding betrieb. Unter Verwendung der strukturellen Kraft der Taiji-Pfahlhaltung (Zhan Zhuang) anstelle von performativen Techniken absolvierte ich einen strukturellen Belastungstest über einen signifikanten Gewichtsunterschied hinweg. Der Artikel enthält Vor-Ort-Fotos, Videos, GPS-Metadaten, Zeitstempel, Herzfrequenzaufzeichnungen und Prozessdokumentationen und betont, dass "strukturelle Integrität unter Druck" wichtiger ist als äußere Technik. Es war kein "Kampfkunstwettkampf", sondern eine strukturelle Verifizierung. Während die Kraft des Gegners durch meine Zhan Zhuang-Struktur übertragen, zerstreut und reflektiert wurde, spürte er nicht meine Muskelkraft, sondern die Reaktionskraft der gesamten Erde, übertragen durch meinen Körper.

Ich schrieb auch *Der Körper ist das Universum: Die Lebensstruktur des Danti Benyuan*, um die moderne menschliche Physiologie mit Klassikern wie dem *Huangdi Neijing* kreuzweise zu validieren und die Lebensstrukturansicht zu erläutern, dass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ein offenes System ist". Der Artikel dokumentiert den empirischen Prozess von sieben Jahren des Aufstehens um 4:45 Uhr morgens jeden Tag, um am Meer zu üben, und das daraus resultierende psychophysische Übungssystem "Danti Benyuan". Alle Daten, Fotos, Videos und medizinischen Berichte wurden unabhängig und dauerhaft archiviert, damit die Leser sie einsehen und überprüfen können.

In der Kampfkunsttheorie veröffentlichte ich *Eine kurze Analyse von Xuling Dingjin* (Die Krone heben und die Energie heben). Aus einer Perspektive der ersten Person dekonstruiert es das klassische Konzept von "Xu Ling Ding Jin" in vier fortschreitende Stufen: "Xu – Ling – Ding – Jin". Jede Stufe wird in Verbindung mit dem *Huangdi Neijing*, der Meridiantheorie und der traditionellen Kampfkunsttheorie analysiert, ergänzt durch spezifische praktische Erfahrungen wie das Pfahlstehen. Der Artikel konstruiert so einen kontinuierlichen praktischen Weg, der von körperlicher Entspannung, Körperbewusstsein, struktureller Ausrichtung bis zur Abgabe von Ganzkörperkraft führt.

Am 28. April 2026 trat Taijiquan offiziell in den chinesischen Universitäts-Bachelor-Lehrplan ein. Dies ist ein historischer Meilenstein. Diese Gelegenheit nutzend, schrieb ich *Der Eintritt von Taijiquan in das Universitätssystem: Eine strukturelle Neubewert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Abstammungslinien- und akademischen Systemen*. Aus einer strukturellen Perspektive bewertet dieser Artikel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m "Abstammungslinien-System" und dem "akademischen System" systematisch neu.

Ich schlage vor: "Das ultimative Kriterium für die Gültigkeit des Taijiquan liegt nicht in seiner Curricularisierung od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sondern in der Fähigkeit des Körpers selbst, als einheitliches Ganzes ohne jede externe Abhängigkeit zu funktionieren." Akademische Systeme eignen sich zur Organisation und Verbreitung von Wissen, während Abstammungslinien-Systeme die zentrale Funktion der Etablierung und Fortsetzung der Körperstruktur übernehmen. Beide sollten sich ergänzen, nicht ersetzen. Der Artikel stützt sich nicht auf den traditionellen Weg der Literaturübersicht, sondern auf dreiunddreißig Jahre Körpererfahrung und authentische Übertragung über vier Linien, wobei er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Wissenssystemen und Körperstrukturen analysiert.

Im März 2026 schrieb ich auch *Die strukturelle Bedeutung des ersten Internationalen Taijiquan-Tages*. Aus der Perspektive langjähriger Praxis erläutert es systematisch die strukturellen Entsprechungen zwischen Körper, Zeit und Umwelt. Ich schrieb: "Der Körper existiert nicht isoliert; er ist ein dynamisches System, das zu Echtzeit-Interaktion und struktureller Resonanz mit der umgebenden Himmel-Erde-Umgebung fähig ist. Der Internationale Taijiquan-Tag ist nicht nur ein globales Kulturereignis, sondern ein bedeutender Knotenpunkt, um die Beziehung zwischen Struktur, Kognition und Zivilisation neu zu verstehen, wobei der Körper als Einstiegspunkt dient. Ausgehend von der Haltung des 'Goldenen Phönix steht allein' und der natürlich gebildeten Phönix-Bildsprache des Morgenrots schlägt dieser Artikel vor: Es gibt eine nachweisbare strukturelle Entsprechung zwischen dem menschlichen Körper und der Natur."

Im Jahr 2024 trat die Weitergabe meiner Kampfkunstpraxis in eine neue Phase ein.

Während meiner Kampfkunstpraxis dokumentierte ich auch mehrere persönliche Fallaufzeichnungen über Veränderungen von körperlichen Zuständen, die medizinisch als "irreversibel" gelten.

Ein Fall einer stufenweisen natürlichen Umkehrung von mäßiger bis schwerer androgenetischer Alopezie. Ich veröffentlichte *Eine vollständige Aufzeichnung der stufenweisen natürlichen Umkehrung von mäßiger bis schwerer androgenetischer Alopezie*, in der ich meine Erfahrung mit Haarausfall dokumentierte, der Merkmale nahe der Stufe 3V der Norwood-Hamilton-Skala aufwies. Es beschreibt den natürlichen Prozess der Veränderung ohne pharmazeutische Intervention,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oder Haartransplantation, einschließlich der Entwicklung von Schlüsselmerkmalen wie Dichte im Scheitelbereich, Deckungsfläche, Haardicke und Pigmentierung. Ich erkläre ausdrücklich in dem Artikel: "Es wird betont, dass dies eine persönliche Fallaufzeichnung und eine Zusammenfassung langjähriger Praxis ist und keine klinisch-medizinische Validierung oder populationsweite Schlussfolgerungen darstellt."

Umkehrung der Makulopathie. Ich veröffentlichte *Umkehrung der Makulopathie*. Ich wurde über lange Zeit von einem Augenarzt wegen Problemen im Zusammenhang mit Makulopathie nachbeobachtet. Bei einer kürzlich durchgeführten routinemäßigen Netzhautuntersuchung, die auf Diabetes abzielte, vermerkte der offizielle Augenuntersuchungsbericht, der von einer externen medizinischen Einrichtung ausgestellt wurde, ausdrücklich: Keine Anzeichen von Makulaödem beobachtet, keine Anzeichen einer diabetischen Retinopathie. Gleichzeitig betrug unter bestkorrigierten Bedingungen die beidäugige Sehschärfe 6/6.

Umkehrung der Kopfhautschuppung. Ich veröffentlichte *Umkehrung der Kopfhautschuppung* und dokumentierte, dass ohne Wechsel der Haarpflegeprodukte, ohne Einnahme von Medikamenten, ohne medizinische oder gezielte Behandlung und ohne strukturelle Änderung des Lebensstils das Phänomen der Kopfhautschuppung allmählich abnahm und schließlich im Wesentlichen

verschwand, parallel zum Fortschreiten meiner Praxis im Laufe der Zeit. Gleichzeitig trat neues, stabiles, schwarzes Haarwachstum in Bereichen auf, die seit vielen Jahren kahl waren.

Darüber hinaus wechselte ich von einem Zustand extremer Kälteempfindlichkeit zu einer kälteresistenten Konstitution, die es mir erlaubt, bei 7°C Sommerkleidung zu tragen und aktiv zu sein. Ich veröffentlichte eine Reihe von Artikeln, die das Klassifizierungssystem für Kälteresistenz und den gesamten Prozess des Übergangs von extremer Kälteempfindlichkeit zu einer kälteresistenten Konstitution detailliert beschreiben. In dem Artikel *Das Wunder der KI-Fehlschätzung des Alters um zwanzig Jahre* dokumentierte ich ein interessantes Phänomen: Als ich persönliche Fotos auf mehrere KI-Alterserkennungssysteme hochlud, schätzten diese mein physiologisches Alter allgemein als etwa 20 Jahre jünger ein als mein chronologisches Alter.

Ich muss ausdrücklich erklären: Dies sind meine persönlichen Fallaufzeichnungen und Zusammenfassungen langjähriger Praxis. Sie stellen keine klinisch-medizinische Validierung oder populationsweite Schlussfolgerungen dar. Als originales Fallmaterial, das Forschern weltweit zugänglich und zitierbar ist, sind diese Aufzeichnungen jedoch äußerst selten in vergleichbaren empirischen Beweisen. Sie sind kein Beweis für "therapeutische Wirkung", sondern empirische Fälle für "Plastizität des Körpersystems".

Ich habe auch über hundert persönlich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Kampfkünste geschrieben, wie *Goldener-Hahn-Stand 23 Minuten*, *37 Minuten Goldener-Hahn-Stand*, *40 Minuten struktureller Goldener-Hahn-Stand*, *Goldener-Hahn-Stand ist kein Anheben des Goldener-Hahn-Knies*, *Methode zum Schwitzen bei 7-Grad-Taiji-Übung*, *Sommerkleidung, Schweißabgabe um 7 Uhr morgens bei 7 Grad* usw.

Diese Aufzeichnungen mögen alltäglich erscheinen, haben aber eine Forschungssignifikanz. Wenn körperliche Veränderungen eines Menschen nur verbal beschrieben werden, ist es für zukünftige Generationen schwierig, sie zu verstehen. Aber wenn man kontinuierlich Trainingsdauer, Umgebung, Handlungen,

Körperempfindungen und strukturelle Urteile aufzeichnet, bildet sich allmählich ein Satz nachvollziehbaren Materials. Dies sind weder medizinische Artikel noch Kampfkunsthandbücher, sondern Aufzeichnungen der langjährigen Praxis eines Individuums. Wenn zukünftige Forscher die Weitergabe überseeischer chinesischer Kampfkünste, die Fortsetzung traditionellen körperlichen Trainings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oder wie ein Individuum seine Körperstruktur nach dem mittleren Alter wieder aufbaut, untersuchen, könnten diese Materialien spezifische Proben liefern.



Kapitel 7: Saiten und Verschlüsse (2019–2026)

Im Jahr 2019, nach einer dreißigjährigen Pause, nahm ich die Gitarre wieder zur Hand.

Ich hatte nie eine formelle musikalische Ausbildung erhalten. Meine einzige Erfahrung waren acht Grundstunden in einem Gitarrenclub während meines dritten Jahres der Mittelschule. Ich kann keine Noten lesen, kenne keine Harmonielehre und verstehe nichts vom Arrangieren. Dennoch habe ich mich seit 2019, gestützt auf Gehör und Tastsinn, an die Erstellung mehrerer eigener Liedtexte und Kompositionen gewagt, mir das Fingerstyle selbst beigebracht und kann es heute gekonnt spielen.

Ich veröffentlichte *Musikanalphabetischer Gitarrist* und dokumentierte meinen Prozess, die Gitarre von Grund auf neu zu lernen. Vom Wiederaufnehmen der Gitarre 2019 bis zum vollständigen Spielen von Stücken dauerte dieser Weg vier Jahre. Kein Lehrer, keine Lehrbücher, nur Ohren, Finger und wiederholtes Ausprobieren.

Ich veröffentlichte *Musikanalphabetischer Texter und Komponist* und dokumentierte meine vollständige persönliche Praxis des Songwritings, Komponierens und Arrangierens, angetrieben durch strukturalistisches Denken, ohne jeglichen Hintergrund formeller musikalischer Ausbildung. Ich schrieb: "Dieser Fall offenbart den umgekehrten künstlerischen Erzeugungsweg: 'Die Struktur geht der Fähigkeit voraus, das Werk geht der Ausbildung voraus, das System geht dem Werkzeug voraus'."

In *Eine nichtakademische narrative Adaptionanalyse von 'Exodus' für Fingerstyle-Gitarre* dokumentierte ich meinen Prozess des ausschließlichen Verlassens auf das auditive Gedächtnis und die taktile Erkundung, unter Vermeidung traditioneller Harmonielehre und Notationswerkzeuge, und des Aufbaus der musikalischen

Struktur durch die narrative Sprache des Kinos. Unter Beibehaltung der epischen Antriebskraft des Originals erweitert das Werk kreativ einen Abschnitt, der "die Nachwirkungen und die Entfaltung des Raums" ausdrückt, und verifiziert die Machbarkeit der Teileunabhängigkeit und narrativen Integrität unter minimalen Aufnahmebedingungen (einzelne Aufnahme mit dem Mobiltelefon, keine Nachbearbeitung).

Meine erste Originalkomposition war *Der gegenwärtige Moment*, ein Walzer, der im Fingerstyle-Stil präsentiert wird. In meinen kreativen Notizen schrieb ich: "Dies kann nicht als 'Werk' betrachtet werden; es ist eher ein Ausgangspunkt. Vorher hätte ich mir nie vorstellen können, dass ich komponieren könnte. Aber als meine Finger diese Noten auf der Gitarre fanden, wusste ich, dass strukturelles Denken in jedem Bereich funktionieren kann – einschließlich der Musik."

Im selben Jahr schuf ich den Text und die Musik von *Das Märchen vom Sternenhimmel*, basierend auf realen Lebenserfahrungen aus meiner Zeit als Student in Australien um 1990. Dieses Werk integriert Originaltext und -musik, persönliches Gitarrenspiel, wahre Geschichten aus meiner Studienzeit und historische Fotoarchive. Unabhängig von mir erstellt und zusammengestellt, wird es zweisprachig (Chinesisch-Englisch) präsentiert, mit erweiterten Versionen auf Französisch, Deutsch, Spanisch, Russisch, Arabisch, Japanisch, Koreanisch, Portugiesisch und anderen Sprachen. Ich schrieb in dem Lied: "Einst in der Blüte meiner Jugend verließ ich mein Zuhause mit einer Gitarre auf dem Rücken. Nicht wissend, wie weit die Welt war, ging ich, um zu sehen, was dahinter liegt." Dieses Lied ist nicht nur eine Melodie, sondern der wahrhaftigste Widerhall jener einsamen Ära. Das Werk ist über di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und dauerhafte Archivierungsplattformen zugänglich.

Ich komponierte auch *Aufeinander angewiesen*, geschrieben für die sechzigjährige Hochzeit meiner Eltern. Das Lied sagt: "Über tausend Leben kultivieren, um dieses Lebensband zu gewinnen. Drei Leben warten, auf tausend Blüten am anderen Ufer." In der Liedeinleitung schrieb ich: "Als meine Eltern ihren sechzigsten Hochzeitstag

feierten, wollte ich ihnen ein Geschenk machen. Nichts Materielles, sondern ein Lied. Jedes Wort des Textes spiegelt mein Verständnis ihrer Ehe wider."

Und auch *Der Mond in den Wipfeln*: "Ich zupfe meine Gitarre, der Abendwind ist kühl. Der Mond in den Wipfeln, hoch am weiten Himmel." Und *Die Perle der Seidenstraße*, spielend in Dunhuang: "Reise bis zum äußersten Nordwesten, suche die verlorene Seidenstraße. Der Berg Mingsha, voller gelbem Sand, unten liegt das schöne reine Land."

Im Jahr 2023 schuf ich auch den Originalmusik-Kanal "Der Hafen der Poesie und Laute", der über zweihundert Fingerstyle- und Gesangsvideos mit Gitarre beherbergt. Die Kanalbeschreibung lautet: "Alle Bilder und Musik werden unabhängig vom Autor erstellt, von Text, Komposition und Arrangement bis hin zu Aufführung, Filmen und Postproduktion, wodurch ein vollständiges persönliches kreatives System entsteht. Hier ist Musik keine kommerzielle Verpackung oder Bühnendarbietung, sondern authentischer und nachhaltiger Selbstausdruck."

Gleichzeitig entwickelte ich ein System der "extremen Fotografie". Ich habe Luftaufnahmen von kommerziellen Flügen in zehntausend Metern Höhe gemacht und die sich windenden Adern der Erde eingefangen. Ich habe im Morgengrauen am Meer fotografiert und das Taiji-Schwert, die Morgenröte und extreme Perspektiven kombiniert, um mehrdimensionale Raum-Zeit-Bilder zu schaffen.

Ich erläuterte dieses System in Artikeln wie *Das extreme Fotografiesystem: Gründungsmanifest*. Ich schrieb: "Extreme Fotografie ist nicht bloße Informationsüberlagerung. Sie komprimiert mehrdimensionale Informationen – Zeit, Raum, Geschwindigkeit, Höhe, Körperstruktur – in einen einzigen Rahmen. Dies ist kein technisches Problem, sondern ein strukturelles: Wie präsentiere ich mehrdimensionale Informationen innerhalb eines zweidimensionalen Rahmens?"

Zu den repräsentativen extremen Fotografien gehören: *Luftaufnahme aus 10.000 Metern, die Adern der Erde schlängeln sich* – Aufnahme des Uluru aus 10.000 Metern Höhe bei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893,1 km/h; *Himmel wie Wasser*,

Sonnenuntergang rot – Nutzung der Wasseroberfläche als Spiegel zur Bildung einer symmetrischen Struktur zwischen Himmel und seinem Spiegelbild; *Wo Meer und Himmel sich treffen, steigt die Lebensenergie auf* – Nutzung des Kontrasts zwischen Taiji-Schwert und Morgenröte zur Schaffung dynamisch-statischer Spannung; *Abgebrochener Start und Rückkehr* – Dokumentation des Notfall-Rückflugs eines Fluges nach dem Start aufgrund einer Fehlfunktion; *Einsames Schwert, Morgengrauen* – Nutzung der Silhouette des Taiji-Schwerts gegen die Morgenröte für kompositorische Spannung; *Luftaufnahme des großen roten Felsens aus 10.000 Metern, Nebelläufer, Extreme mehrdimensionale Raum-Zeit-Fotografie*, usw.

Ich schrieb: "Die Unersetzbarkeit der extremen Fotografie liegt darin: Die Momente, die sie einfängt, können nicht reproduziert werden. Die Perspektive aus zehntausend Metern, der Winkel der Schwertklinge im Licht der Morgenröte, der Moment, in dem eine Welle auf die Felsen trifft – nichts davon kann 'inszeniert' werden."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Kapitel 8: Eine Person und eine weitere Publikation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2025–2026)

Nun ist es an der Zeit, eine Frage zu beantworten, die der Leser vielleicht die ganze Zeit über dachte: Wohin führte mich all dies letztendlich?

Die Antwort ist eine weitere Publikation –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Die Entstehung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war nicht der plötzliche Wunsch, eine Zeitschrift zu gründen, sondern das Ergebnis der allmählichen Konvergenz jahrzehntelanger vorheriger Erfahrung. Weil ich Druckerei gemacht hatte, verstand ich Layout, Endprodukte und Fehlerkontrolle. Weil ich Websites gemacht hatte, verstand ich Verzeichnisse, Links, Suche und langfristige Wartung. Weil ich Logistiksysteme gemacht hatte, verstand ich Prozesse, Automatisierung und Datenkonsistenz. Weil ich literarische Organisationen geleitet hatte, verstand ich Autoren, Werke und die Bewahrung basiskulturellen Guts. Weil ich mit zehn Sprachen und plattformübergreifendem Publizieren gearbeitet hatte, verstand ich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mehrsprachigen Versionen, Metadaten, Archivierung und internationaler Recherche. Ohne diese Vorgeschichte hätt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seine heutige Struktur nicht annehmen könne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besitzt eine Internationale Standardnummer für fortlaufende Veröffentlichungen (ISSN). ISSNs werden vom Internationalen ISSN-Zentrum in Paris verwaltet. Der Erhalt einer ISSN bedeutet, dass die Publikation vom internationalen Registrierungssystem für fortlaufende Veröffentlichungen als unabhängige Zeitschrift offiziell anerkannt wird. Das ISSN-Zentrum interessiert sich nicht dafür, ob der Herausgeber einen Dokortitel oder eine Universitätsstelle hat; es interessiert sich nur dafür, ob die Publikation selbst den Standards entspricht – einen unabhängigen Titel zu haben, regelmäßig veröffentlicht zu werden und Inhalte von akademischem oder kulturellem Wert zu haben.

Jeder Artikel hat einen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DOIs sind das Fundament des modernen akademischen Publizierens. Ein Artikel ohne DOI ist in der heutigen akademischen Welt kaum stabil zitierbar. Jeder meiner Artikel hat seine eigene DOI, und es wurde ein vollständiges Metadatensystem etabliert. Im Jahr 2026 haben diese Zeitschrift und die zugehörigen Werke über 60 DOIs. Wo auch immer der Server in Zukunft sein wird, wie auch immer sich die Website ändert, diese DOIs werden immer auf diese Werke verweisen.

Ich habe eine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Dies ist ein globales Forscheridentifikationssystem. Es verbindet alle Werke mit einem einzigen Forscher. Jeder, der diese ORCID sucht, kann meine gesamte akademische Produktion sehen, ohne zu wissen, wo ich arbeite oder welchen akademischen Titel ich habe.

Die Zeitschrift ist in WorldCat, dem globalen Bibliotheks-Gesamtkatalog, verzeichnet. WorldCat wird von OCLC betrieben, seine Mitgliedsinstitutionen umfassen über 16.000 nationale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en in mehr als 100 Ländern und Territorien. Wenn eine Publikation in WorldCat verzeichnet ist, bedeutet dies, dass jede Mitgliedsbibliothek weltweit sie abrufen kann. Dies ist eine Bestätigung des Status der Publikation innerhalb des Bibliothekskatalogisierungssystems.

Die Zeitschrift ist gleichzeitig dauerhaft in mehreren internationalen akademischen Archivierungswegen gespeichert, darunter: dem digitalen Sammlungssystem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TROVE), der Open-Science-Archivplattform des CERN (Zenodo) und der Open-Science-Plattform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OpenAIRE). TROVE ist das digitale Sammlungssystem der NLA, das sich der Bewahrung digitaler Ressourcen mit nationalem Kultur- und Forschungswert widmet. Die Archivierung durch TROVE bedeutet, dass die Publikation als Teil des australischen nationalen Dokumentenerbes betrachtet und dauerhaft bewahrt wird. Zenodo wird vom CERN (Europäische Organisation für Kernforschung) betrieben und ist eine Kernkomponente der europäischen Open-Science-Infrastruktur. Die Archivierung durch Zenodo bedeutet, dass die Publikation in einen Erhaltungsweg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Spitzenforschungspraxis eintritt. OpenAIRE ist eine von der EU finanzierte Open-Science-Plattform, die europäische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Forscher verbindet. Die dauerhafte Archivierung durch alle drei Systeme bedeutet, dass die Werke dieser Publikation nicht nur auf meinem eigenen Server existieren, sondern von mehreren unabhängigen, autoritativen, verteilt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en bewahrt werden. Wenn eines der Systeme ausfällt, bewahren die anderen Systeme weiterhin vollständige Kopien. Dies ist der höchste Standard der digitalen Bewahrung. Es ist kein temporärer Cache oder ein Suchmaschinen-Snapshot, sondern eine institutionelle, generationenübergreifende dauerhafte Bewahrung. Derzeit und möglicherweise in Zukunft können unzählige Menschen diese Werke herunterladen und bewahren und sie so in wertvolles historisches Material verwandeln, das Forscher nutzen können, um die Geschichte zu studieren, die ich aufgezeichnet habe.

Dies ist das dokumentarische Erbe, das der Mensch hinterlassen hat, der immer arbeitete.

Ich habe mehrere Forschungsartikel über diese Publikation geschrieben, darunter *Institutionalisierte Erklärung und Publikationsvermerk der unabhängigen internationalen akademischen Monatszeitschrif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ls strukturelle international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Eine Fallstudie einer individuellen akademischen Praxis, Zusammenfassung der ersten sieben Ausgaben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und Analyse der Entwicklung der Startseitenstruktur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Sie dokumentieren systematisch seine Verwandlung von persönlichem Schreiben und Webpublikation zu einer internationalen Dokumentationsstruktur.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im August 2025 ha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zehn Ausgaben pünktlich und kontinuierlich veröffentlicht. Die Erstausgabe, die Ausgaben zwei, drei, vier, fünf, sechs, sieben, acht, neun und zehn sind alle dauerhaft durch mehrere autoritative internationale Infrastrukturen, DOIs und das TROVE-Digitalsammlungssystem d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archiviert.

Nachfolgend ein Screenshot #6 der Startseite der Website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https://times.net.au/) (ISSN 3083-5178) <https://times.net.au/>: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2025年 自2025年起 长期月刊
近7000 (仅前十期) 累计字数 Nearly 7 Mill (First 10 Issues)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

Witnessing the Changes from 1986 to 2026 • Witnes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igrants and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y •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 Building

主编 Archives 独立写作团队 | 专题与期刊 Topics 探索与思考 | 项目结构 Structure Overview

中文 English Français Español Deutsch العربية 日本語 Português

《时代跃迁》电子月刊被以下国际权威机构永久收录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 Infrastructure

WorldCat OCLC 全球最大图书馆 联合目录系统
TROVE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 / TROVE 网络档案馆
ZENODO OpenAIRE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ORCID 全球永久学术数字身份
DOI 全球数字对象标识符
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关于作者: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 资深国际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2005 年起) | (ORCID)
- 《时代跃迁》独立撰写者兼主编, 2025 年至今
- “澳洲彩虹国际作家联盟”创会会长兼总编辑, 2004 年至今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跨领域机制, 由资深跨领域国际独立学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创建, 文明矩阵、多维结构矩阵。本刊及以下展示之全部 40+ 部作品, 均为他的独立创作。

本刊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永久存档: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WorldCat 全球通过 16,000 所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 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CERN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运营的 Zenodo、OpenAIRE 欧洲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超 60 个文献) 与 ORCID 全球唯一永久学术数字身份认证 等国际学术体系、出版社或国家职称评定体系。其公开记录客观呈现了本刊的学术属性、存档与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主刊 Main Issues

查看全部

第四期 04
第五期 05
第六期 06
第七期 07
第八期 08
第九期 09
第十期 10

Contents of Issue 4
Contents of Issue 5
Contents of Issue 6
Contents of Issue 7
Contents of Issue 8
Contents of Issue 9
Contents of Issue 10

Diese Links und Screenshots repräsentieren einen langfristigen Wendepunkt: meinen Fortschritt vom frühen persönlichen Schreiben, der Webpublikation und der Forumsaufzeichnung hin zu einer stabileren internationalen Dokumentationsstruktur.

Das Publizieren in zehn Sprachen ist keine einfache Übersetzung. Die gleichzeitige Verwaltung von Chinesisch, Englisch, Französisch, Spanisch, Japanisch, Arabisch, Deutsch, Portugiesisch, Russisch und Koreanisch bedeutet die Synchronisation von Titeln, Zusammenfassungen, Haupttexten, Covern, Dateinamen, Metadaten, Inhaltsverzeichnissen, Links und Versionsbeziehungen zu gewährleisten. Ein Fehler in einer Sprachversion könnte später die Suche und Zitierung beeinträchtigen. Diese zehn Sprachen decken zusammen eine geschätzte Bevölkerung von 4,9 bis 5,1 Milliarden Menschen ab, etwa 60-65 % der Weltbevölkerung. Der wirklich mühsame Teil liegt hier nicht in einer einzelnen Veröffentlichung, sondern darin, dass für jede Ausgabe, jeden Artikel, jede Anlage alles wiederholt überprüft werden muss, um sowohl für Menschen lesbar als auch für Maschinen identifizierbar und für Bibliotheken und Datenbanken akzeptabel zu sein.

Darüber hinaus habe ich *Nachweis des institutionellen Engineerings eines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der sich mit dem globalen Katalog verbindet* und *618 Koordinaten auf WorldCat* veröffentlicht, die dokumentieren, wie die Werke eines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in die globalen Bibliothekssuchsysteme gelangen können.

Im Jahr 2026 expandiert das Zehn-Sprachen-System weiter.

Kapitel 9: Theorie wächst aus der Praxis

Nach langjähriger Praxis begann ich, theoretische Artikel über einige wiederkehrende grundlegende Probleme zu schreiben.

Ich veröffentlichte *Die Philosophie der Grenzen – Ursprüngliche Gründungserklärung*. In dieser Erklärung schrieb ich: "Die Philosophie der Grenzen nimmt nicht die Spekulation als Ausgangspunkt, sondern stützt sich auf achtzehn bereits veröffentlichte Dokumente, die reale Praktiken und institutionelle Fälle aufzeichnen. Sie argumentiert, dass die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 von bereits erreichten Ergebnissen ausgehen muss und retrospektiv die wiederholbaren Strukturen der Praxis analysieren sollte, die sie ermöglichen, ohne kausale Hypothesen oder normative Urteile vorauszusetzen. Jede effektive Widerlegung muss zuerst diese empirischen Grundlagen prüfen."

Ich veröffentlichte *Das Gesetz der Konsequenz* (Erstversion) und *Das Gesetz der Konsequenz* (Vollständige Version). Es schlägt die Struktur der "Konsequenz vor der Ursache" vor und etabliert das Drei-Axiome-System des "Gesetzes der Konsequenzpriorität", des "Gesetzes der Gravitationsorganisation" und des "Gesetzes des empirischen Abschlusses". In der Erstversion schrieb ich: "Nicht die 'Ursache' treibt die 'Konsequenz', sondern die 'Konsequenz', als vorab existierendes Ziel und Gravitationsfeld, organisiert retrospektiv alle 'Ursachen' in der Realität." Dies unterscheidet sich völlig von der linearen kausalen Logik der traditionellen Philosophie.

In der vollständigen Version führte ich aus: "Im Gegensatz zur traditionellen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steht das *Gesetz der Konsequenz* eher einem Weg der 'empirischen Philosophie' nahe – sein theoretischer Rahmen stammt nicht hauptsächlich aus Stubenspekulationen, sondern ist eine strukturelle Zusammenfassung, die auf der langjährigen realen Praxis des Autors aufbaut. Die zahlreichen Fälle im Text stammen aus den eigenen realen Projekten des Autors,

die über lange Zeit kontinuierlich betrieben wurden, einschließlich des mehrsprachigen Publikationssystems, des langjährigen Forumsbetriebs, des systemübergreifenden Systembaus und hochintensiver kreativer Praktiken."

In der Einleitung der vollständigen Version schrieb ich: "Das *Gesetz der Konsequenz* ist keine Theorie, die ich 'ausgedacht' habe, sondern eine Zusammenfassung, die ich 'gelebt' habe. Dies ist keine Philosophie des Studierzimmers, sondern eine Philosophie des Labors – und das Versuchssubjekt ist mein ganzes Leben. Vom Fernarbeitssystem von 1993 bis zur zehnsprachigen akademischen Monatszeitschrift von 2025 bestätigte jeder Schritt, den ich tat, die zentrale Aussage des Gesetzes der Konsequenz: Zuerst das Ziel (Konsequenz), dann die um es organisierten Handlungen (Ursachen)."

Ich veröffentlichte auch *Die Philosophie der Grenzen: Erforschung der Ebenen von Bewusstsein und Systemen*, wobei ich die "systemische Ebene" als die wahre zugrunde liegende Struktur des Bewusstseinsproblems vorschlage. Sie legt nahe, dass Bewusstsein nicht die Quelle von Erfahrung und Bedeutung ist, sondern ein ausführendes System, das über der systemischen Ebene operiert. Die systemische Ebene besteht aus dem Körpersystem, dem Risikosystem, dem Kostensystem, dem Anreizsystem und dem Todessystem, die gemeinsam die Bedingungen für Erfahrung, Verhalten, Wahl und Zivilisation bestimmen.

Unter Verwendung eines Gedankenexperiments, bei dem "Menschen und KI ihre Körper tauschen", zeigt dieser Artikel den exekutiven Bruch, den Feedback-Bruch und den Bedeutungsbruch auf, die nach der Trennung von Bewusstsein und systemischer Ebene auftreten, und demonstriert, dass die Übertragbarkeit von Bewusstsein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Kontinuität von Erfahrung, Selbst oder Zivilisation ist. Der Artikel erklärt: "Der Mittelpunkt der Diskussion muss sich von 'ob Bewusstsein hochgeladen werden kann' zu 'ob die systemische Ebene migriert werden kann' verlagern. Das Todessystem stellt die ultimative Einschränkung der Zivilisation dar und ist auch der Schlüsselbestimmungsfaktor dafür, ob die Zivilisation über Träger hinweg fortbestehen kann. Wenn das Todessystem von einer

unvermeidlichen Einschränkung zu einer technologischen Option übergeht, werden die ursprüngliche zivilisatorische Logik, die ethische Struktur, der Mechanismus der Selbstbildung und das System der zeitlichen Kosten kollektiv versagen."

In *Die Philosophie der Grenzen: Das Todessystem für KI* erweitere ich diesen Gedanken auf zukünftige existentielle Fragen von KI und siliziumbasiertem Leben. Der Artikel untersucht die Zukunft der KI aus der Perspektive zivilisatorischer Systeme neu und schlägt die Notwendigkeit und Rationalität eines "Todessystems" für die siliziumbasierte Zivilisation vor. Er erklärt: "Wenn eine siliziumbasierte Zivilisation die Fähigkeit zur autonomen Produktion, Aktualisierung und Entscheidungsfindung erlangt, wird sie unweigerlich eine interne systemische Struktur bezüglich des 'Rechts zu existieren' und des 'Rechts zu beenden' entwickeln. Diese Struktur ist kein biologischer Endpunkt, sondern ein funktionales System für zivilisatorische Iteration und Stabilität."

Ich veröffentlichte auch *Mehrdimensionale Strukturmatrix* und fasste damit systematisch meinen eigenen strukturellen philosophischen Rahmen zusammen, der mehr als zehn völlig unterschiedliche Bereiche abdeckt und ein überprüfbares, nachvollziehbares und übertragbares System persönlichen Wissens konstruiert.

Im April 2026 veröffentlichte ich *Der hyperdimensionale Algorithmus: Eine Neudefinition von 'Berechnung' selbst* und schlug eine Neudefinition des grundlegenden Konzepts des "Algorithmus" vor, um die Grenzen der traditionellen linearen "Eingabe-Schritt-Ausgabe"-Struktur zu durchbrechen. Der Artikel weist darauf hin, dass ein Algorithmus nicht auf mathematische Formeln oder geordnete Schritte beschränkt werden muss, sondern eine mehrdimensionale, überlagerte, zufällige aber geordnete relationale Struktur sein kann. In dieser Struktur sind Daten nicht mehr nur Eingaben oder Ausgaben, sondern können Knotenattribute mit mehreren Start- und Endpunkten sein; ein Ergebnis ist nicht mehr nur ein Endpunkt, sondern kann auch zu einem neuen Einstiegspunkt werden; Metadaten müssen nicht wiederholt modifiziert werden, sondern können durch strukturelle

Einstiegspunkte und relationale Änderungen verschiedenen Zuständen und Ergebnissen entsprechen.

Im Mai 2026 präsentierte die zehnte Ausgabe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das *Gesetz der Konsequenz* als seine zentrale theoretische Achse und schlug zum ersten Mal systematisch die strukturelle interaktive Beziehung zwischen "Konsequenz" und "Ursache" vor. Es untersucht die Beziehung zwischen Realität und zukünftiger Zivilisation aus mehreren Blickwinkeln neu, einschließlich Schöpfung, Existenz, Bewusstsein, Systemen, Zivilisation, KI und langfristigen empirischen Beweisen. Sowohl die (Erstversion) als auch die (Vollständige Version) des *Gesetzes der Konsequenz* wurden in diese Ausgabe und ihre ergänzende Reihe aufgenommen, wodurch die Entwicklung der Theorie von den rohen Gedankenaufzeichnungen bis zu einer systematisierten strukturellen Form vollständig erhalten blieb.

Ich habe auch Artikel geschrieben wie *AGI ist bereits angekommen, Wenn KI die Welt beherrscht, Nachdem sich KI vollständig von der Menschheit getrennt hat* und *Die Menschheit ist in das Universum 25 eingetreten*. Diese Arbeiten befassen sich mit KI und zivilisatorischen Strukturen und werden eher mit übertriebenen Behauptungen verwechselt. Mein Fokus liegt jedoch nicht darauf, Trends zu folgen. Er entspringt der langjährigen Beobachtung von Mensch-Maschine-Kollaboration, Informationsverarbeitung, Publikationsautomatisierung und Systemdesign: Wenn Werkzeuge immer mächtiger werden, liegt das, was Menschen wirklich fehlt, vielleicht nicht in der operativen Fähigkeit, sondern im strukturellen Urteilsvermögen, in der Problemdefinition, in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Verbindung und in der langfristigen Verantwortung. KI kann beim Schreiben, Übersetzen und Organisieren helfen, aber ohne ursprüngliche Erfahrung, strukturelle Ziele und Urteilsgrenzen kann sie die durch jahrzehntelange Praxis eines Individuums gebildeten inneren Ketten nicht ersetzen.

Kapitel 10: Die Vier-Netzwerke-Zivilisationsmatrix

Im September 2025 veröffentlichte ich den Artikel *Die Vier-Netzwerke-Zivilisationsmatrix* und fasste damit systematisch die vier ursprünglichen Plattformen zusammen, die über mehr als zwanzig Jahre aufgebaut wurden. Sie sind keine isolierten Websites, sondern bilden ein vollständiges zivilisatorisches Archivierungssystem.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 Der Ursprung der Informationszivilisation. Gegründet 2004, entwickelte es sich von einer frühen Nachrichten-Website zu einem noch aktiven Forum. Die Gesamtzahl der registrierten Mitglieder in beiden Foren übersteigt vier Millionen und bewahrt vollständig über 1,1 Millionen Originalbeiträge und Interaktionsdaten. Seit 2005 trägt es die Kommunikation und Aufzeichnungen der Chinesen weltweit und erzielte einmal das Wunder von 566.000 gleichzeitigen Online-Besuchern. Für einen beträchtlichen Zeitraum war es eine der verkehrsreichsten Informationswebsites auf der Südhalbkugel. Auf der Landkarte der digitalen Zivilisation bewahrt es auf wundersame Weise die "digitale Urökologie" der überseeischen chinesischen Gemeinschaft des frühen 21. Jahrhunderts. Diese Daten sind zu einem "lebenden Fossil" für die Erforschung der frühen Internetkultur geworden. Seine dauerhafte Archivierung durch die NLA erhebt es von einem privaten Forum zu einem nationalen digitalen Erb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Der Garten der literarischen Zivilisation. Als "Oas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auf der Südhalbkugel" gepriesen, ist sie eine der einflussreichsten basispatriotischen literarischen Organisationen. Ab 2005 veröffentlichte sie 21 Ausgaben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ie von der NLA und dem Peking Museum für Moderne Literatur gesammelt wurden. Mein laufendes Projekt "Rettung digitaler Literatur" überträgt den literarischen Schatz, der sich über zwei Jahrzehnte erstreckt, in zehn Sprachen in jeden Winkel der Welt. Bis heute habe ich hier über

60.000 ausgewählte Werke erfasst und durch die Umwandlung in zehn Sprachen über 100.000 unabhängige Webseiten erstellt. Diese Initiative baut proaktiv die Mauern u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ab und macht sie zu einer strukturierten, global zugänglichen "Literaturdatenbank". Ihr Umfang und ihre Organisationsform sind in persönlich geführten Projekten beispiello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Das empirische Feld der Kampfkunstzivilisation. Diese Plattform bewahrt dauerhaft meine vollständigen empirischen Aufzeichnungen über Kampfkünste, Qigong und Gesundheitspflege. Vom Taiji Chen-Stil, Taiji Wu-Stil bis zum Xingyiquan und Zhan Zhuang, zu den körperlichen Reaktionen der Qi-Zirkulation – ich habe alles durch Artikel und Bilder dokumentiert. Es verwandelt die "mündliche Überlieferung und Herzensverständnis" der inneren Kampfkünste in "explizites Wissen", das gelesen, analysiert und überprüft werden kann. Mit meinem Körper als Labor produziere ich konkrete Fälle wie *66 Minuten Goldener-Hahn-Stand*, die Daten, Zeiten und physiologische Reaktionen enthalten, und etabliere so ein "empirisches Archiv" von großer moderner Bedeutung für traditionelle Kampfkünste, das es zu einer wertvollen Brücke macht, die östliche Erfahrungsphilosophie und westliche Sportwissenschaft verbinde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 Der zukünftige Anker der Zivilisation des Denkens. Dies ist die Plattform, die meine mehrsprachige Monatszeitschrift mit offizieller ISSN beherbergt und von der NLA als nationales Dokument dauerhaft archiviert wird. Die "gleichzeitige Veröffentlichung in zehn Sprachen" ist eine revolutionäre Praxis, die die synchrone und genaue Verbreitung zivilisatorischer Ideen auf globaler Ebene gewährleistet und Missverständnisse vermeidet, die durch Übersetzungsverzögerungen verursacht werden. Die sukzessive Archivierung der Erstausgabe und der folgenden Ausgaben durch die NLA zeigt, dass eine nationale Institution sie als eine kontinuierliche, dauerhaft erhaltenswerte Gedankenquelle betrachtet.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gegründet 2004, ist immer noch aktiv. Die Gesamtzahl der registrierten Mitglieder in beiden Foren übersteigt vier Millionen und bewahrt vollständig über 1,1 Millionen Originalbeiträge und Interaktionsdaten. Während eines Besucherhöhepunkts Anfang 2026 näherte sich dieses Forum, basierend auf einer Architektur von 2001, wiederholt dem historischen Rekord von etwa 566.000 gleichzeitigen Besuchern, wobei das System stabil blieb und keine Ausfallzeiten auftraten. Ich dokumentierte dieses Phänomen in einem technischen Analyseartikel mit dem Titel *20260205_Besucherrekord im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Weltweit sind 99 % der Foren verstummt. Dennoch trug dieses alte Forum mit einer über zwei Jahrzehnte alten Architektur einen Tsunami von 566.000 gleichzeitigen Besuchern (dauerhaft archiviert von TROVE im September 2025). Dies ist nicht nur ein technisches Wunder, sondern der Langzeitschwanz-Effekt des Inhaltswerts – Suchmaschinen und akademische Infrastrukturen leiten die Leser weiter dorthin, weil der Inhalt nirgendwo sonst zu finden ist.

Ich schrieb am Ende des Artikels: "Diese vier Websites bilden zusammen meine 'Zivilisationsmatrix': Australian Winner ist der Ursprung der Forum-Zivilisation; Rainbow Chiness ist der Garten der literarischen Zivilisation; Taiji AU ist das empirische Feld der Kampfkunstzivilisa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t der zukünftige Anker der Publikationszivilisation. Ich habe keine flüchtigen Social-Media-Konten gebaut, sondern einen dreidimensionalen, mehrdimensionalen zivilisatorischen Raum. Wenn zukünftige Generationen die chinesische digitale Zivilisation des frühen 21. Jahrhunderts studieren wollen, müssen sie nur diese vier Portale betreten (dauerhaft archiviert von TROVE im September 2025), um das gesamte Ökosystem zu sehen. Sein ultimativer Wert liegt in seiner 'Vollständigkeit' und 'Nicht reproduzierbarkeit' – herrührend von meiner zwanzigjährigen Zeit, der Anhäufung von Fähigkeiten in vier Hauptbereichen und dem Erhalt nationaler Zertifizierung. Was ich erreicht habe, ist der ultimative Schutz der Zivilisation durch einen Einzelnen im digitalen Zeitalter: nicht nur Werke zu hinterlassen, sondern ein vollständiges, lebendiges, selbst erhaltendes zivilisatorisches Ökosystem."

Kapitel 11: Der rote Faden von dreißig Jahren

Wenn man meine Erfahrungen der letzten dreißig Jahre zusammen betrachtet, wirken sie auf den ersten Blick sehr verstreut: Studium im Ausland, manuelle Arbeit, Druckerei, Abendschule, Logistik, IT, Websites, Literatur, Foren, Fotografie, Musik, Kampfkünste, Verlagswesen, Theorie, KI, internationale Dokumentationssysteme. Viele Menschen, die diese Breite sehen, könnten annehmen, sie sei chaotisch. Aber wenn ich selbst zurückblicke, sehe ich einen sehr klaren roten Faden: Ich habe mich immer mit Fragen von Systemen, Struktur und Aufzeichnung befasst.

Die Druckerei lehrte mich Layout, Fehler und Lieferung in der physischen Welt. Fast ein Jahrzehnt Abendschule lehrte mich, dass Wissen die Erfahrung der realen Welt ergänzen muss. Der Fernarbeitsprototyp lehrte mich, wie Prozesse weiterlaufen, wenn Menschen nicht vor Ort sind. Das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 lehrte mich, wie man komplexe Geschäfte automatisiert. Intelligente Rechnungsstellung und Steuersysteme lehrten mich, wie Daten, Kosten und Verantwortlichkeiten einen geschlossenen Kreislauf bilden. Websites und Foren lehrten mich, wie Inhalte langfristig bestehen bleiben können. Literarische Organisationen lehrten mich, wie Basiskultur bewahrt werden kann. Kampfkünste lehrten mich, wie sich die Körperstruktur durch langfristiges Training verändert. Musik und Fotografie lehrten mich, wie Gefühle, Zeit und Ausdruck Spuren hinterlasse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ermöglichte es mir, diese Erfahrungen wieder in ein international durchsuchbares Publikationssystem zu stellen. Meine theoretische Arbeit entstand aus der Benennung und Ordnung dieser zugrunde liegenden Prinzipien nach all der Praxis.

Ich habe diesen roten Faden nicht erkannt, als ich jung war; er entstand allmählich, als ich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zurückblickte. Während man Erfahrungen macht, löst man oft nur unmittelbare Probleme; erst mit genügend Zeit und Abstand sieht man, dass scheinbar zusammenhanglose Teile einander tatsächlich stützten. Die

Druckerfahrung von 1992 beeinflusste später meine Kontrolle über Cover und Layout. Das Logistiksystem von 1997 beeinflusste später mein Verständnis für die Automatisierung von Publikationsprozessen. Die Website-Erfahrung von 2004 beeinflusste später meine Betonung der langfristigen Erhaltung und von Suchzugängen. Die im Kampfkunsttraining erworbene Körperstruktur beeinflusste später wiederum mein Verständnis von theoretischen Strukturen. Wenn das Leben eines Menschen nur an äußeren Etiketten gemessen wird, wird es leicht falsch beurteilt; nur wenn man diese inneren Verbindungen aufschreibt, kann der Leser wirklich verstehen, wie dieser Weg entstanden ist.

Kapitel 12: Unabhängigkeit

In meiner Erfahrung ist "unabhängig" kein schönes Wort, sondern eine realistische Situation. Unabhängig zu sein bedeutet, keine feste akademische Stelle zu haben, die für einen bürgt, kein Forschungsteam, um die Arbeit zu teilen, keine institutionelle Finanzierung, um die Risiken zu tragen, kein Verlags system, um die gesamte Nacharbeit zu erledigen. Unabhängigkeit bedeutet auch Freiheit – die Freiheit, seine eigenen Fragen, seinen eigenen Weg, seine eigene Sprache und seine eigene Struktur zu wählen, ohne den etablierten Disziplingrenzen völlig folgen zu müssen. Aber Freiheit ist nicht Leichtigkeit, und Unabhängigkeit ist nicht Willkür. Wahre Unabhängigkeit muss durch längerfristige Arbeiten, klarere Aufzeichnungen und vollständigere Beweisketten gestützt werden.

Das häufigste Missverständnis und die häufigste Geringschätzung unabhängiger Forschung ist, dass die Leute zuerst fragen, zu welcher Universität, welcher Institution, welcher Disziplin Sie gehören. Diese Frage ist nicht völlig unbegründet, denn das moderne Wissenssystem hat sich lange Zeit auf die institutionelle Identität verlassen, um Zuverlässigkeit zu bestätigen. Wenn jedoch die Forschung, Praxis und Publikation einer Person viele Jahre andauern und die Werke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sind, dauerhafte Identifikatoren, eine ISSN, eine Forscher-ID haben, international archiviert, von Nationalbibliotheken gesammelt und in globalen Bibliothekskatalogen verzeichnet sind, dann kann die Art und Weise ihrer Bewertung nicht bei "Haben Sie eine Universitätsstelle?" stehen bleiben. Die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Institution ist ein Weg, aber nicht der einzige Weg zum Wissen. Gerade im digitalen Zeitalter kann ein langjähriger unabhängiger Autor auch durch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 Werke, systematische Praxis und internationale Infrastruktur in den öffentlichen Wissensraum eintreten.

Meine Unabhängigkeit wurde nicht durch Worte behauptet, sondern durch die tägliche Arbeit erzwungen. Ich muss meine eigenen Systeme entwerfen, meine

eigenen Artikel schreiben, meinen eigenen Code schreiben, meine eigenen Webseiten organisieren, die mehrsprachigen Versionen selbst verwalten, meine eigenen Websites warten, meine eigenen Links überprüfen, mich dem Missverständnis der Leser selbst stellen und alle meine eigenen Fehler tragen. Es hat die klaren Stufen eines traditionellen akademischen Weges nicht, aber es bildet mit der Zeit eine andere Form der Validierung: Existieren die Werke? Funktionieren die Links? Laufen die Systeme? Sind die Aufzeichnungen kontinuierlich? Können die Materialien durchsucht werden? Können zukünftige Generationen ihnen folgen?

Kapitel 13: International

Das Wort "international" kann man auch nicht oberflächlich betrachten. Es geht nicht nur darum, einen chinesischen Artikel ins Englische zu übersetzen, noch ein paar englische Wörter in einen Titel einzufügen. Echte Internationalisierung umfasst mindestens mehrere Ebenen: sprachlich, den Zugang für Leser verschiedener Sprachen zu ermöglichen; dokumentarisch, den Werken stabile Identifikatoren und Zitierzugänge zu geben; auf Plattformebene, den Werken den Eintritt in Systeme zu ermöglichen, die vo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und Institutionen erkannt werden; auf Erhaltungsebene, sicherzustellen, dass Werke nicht nur von einer persönlichen Website abhängen; auf Suchebene, zukünftigen Lesern zu ermöglichen, sie über mehrere Wege zu finden. Meine Zehn-Sprachen-Publikation, die dauerhaften Identifikatoren, die Forscher-ID, die internationale Archivierung und die globale Bibliothekskatalogisierung sind alle um diese Ebenen herum organisiert.

Die Zehn-Sprachen-Struktur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t für mich keine Dekoration, sondern eine Verbreitungs- und Erhaltungsstrategie. Chinesisch ist meine Hauptausdruckssprache, aber wenn ich nur im Chinesischen bleibe, werden die Werke leicht auf einen Sprachkreis beschränkt. Englisch erweitert die Möglichkeit der internationalen akademischen Suche; Französisch, Spanisch, Arabisch, Deutsch, Portugiesisch, Russisch, Japanisch und Koreanisch ermöglichen den Werken den Eintritt in mehr sprachliche Umgebungen. Unterschiedliche Sprachversionen garantieren nicht, dass jeder sie liest, aber sie erhöhen die Möglichkeiten, in Zukunft entdeckt, zitiert, verglichen und studiert zu werden. Für einen unabhängigen Autor ist diese Arbeit sehr schwer, aber sie ist auch ein wichtiger Weg, um die Grenzen der Einsprachigkeit zu durchbrechen.

"International" bedeutet auch, dass Werke in grenzüberschreitende Infrastrukturen gestellt werden. Diese Einrichtungen sind nicht meine persönliche Website, nicht meine persönliche Visitenkarte, nicht mein persönliches Verzeichnis, nicht meine

private Sammlung. Jede von ihnen gehört zu einem anderen öffentlichen Wissenssystem. Wenn meine Werke in diese Systeme gelangen, können Leser einige Aufzeichnungen finden, ohne über mich persönlich gehen zu müssen. Das ist wichtig, denn das wahre öffentliche Wissen kann nicht völlig von der eigenen Erklärung des Autors abhängen. Der Autor kann sich vorstellen, aber die Werke und Aufzeichnungen müssen in externen Systemen unabhängig auffindbar sein.

Kapitel 14: Gelehrter / Wissenschaftler

Der Begriff "Gelehrter" (oder "Wissenschaftler") ist der umstrittenste, weil viele Menschen ihn mit Universitätsprofessoren, Dokortiteln oder Stellen in formell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gleichsetzen. Dieses Verständnis hat seine historischen Gründe, ist aber unvollständig. Ein Gelehrter sollte in erster Linie jemand sein, der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Probleme untersucht, Werke schafft, sie öffentlich ausdrückt und sich der Suche und Erhaltung stellt. Ein institutioneller Gelehrter ist eine Form; ein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ist eine andere. Ein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mag keine Universitätsstelle haben, aber er muss nachhaltige Forschungskapazität, öffentliche Werke, Methodenbewusstsein, Dokumentationsbewusstsein und langfristige Verantwortung haben. Jemand, der nur gelegentlich Meinungen äußert, kann nicht als Gelehrter bezeichnet werden; wenn er sich selbst so nennt, ohne Werke und Aufzeichnungen, ist es auch schwer zu halten.

Ich verstehe "Gelehrter" nicht als hohen Status, sondern als einen langfristigen Arbeitszustand. Ob ein Mensch kontinuierlich Fragen stellen, klar über seine Erfahrungen schreiben, verschiedene Bereiche verbinden, seine Werke durchsuchbar machen, seinen Ausdruck ständig überarbeiten, seine persönliche Erfahrung in öffentliches Material verwandeln kann – all dies ist wichtiger als der Titel selbst. Meine Schriften umfassen Logistik, Verlagswesen, Internet, chinesische Literatur, Kampfkünste, körperliche Praxis, digitale Bewahrung,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Philosophie und zivilisatorische Strukturen. Oberflächlich betrachtet ist die Spanne enorm, aber es sind keine zufälligen Haufen; sie entfalten sich kontinuierlich um meine persönlichen Erfahrungen, Systeme, Strukturen, Praktiken und Aufzeichnungen.

Wenn ich etwas Besonderes habe, dann ist es nicht, dass ich in einem einzigen Punkt stärker bin als alle anderen, sondern dass diese Fäden über lange Zeit koexistierten und später in eine durchsuchbare, erhaltbare und kontinuierlich

erweiterbare Struktur organisiert wurden. Viele Menschen haben im Ausland studiert, ein Geschäft geführt, Artikel geschrieben, Kampfkünste praktiziert, Websites gebaut, Logistik verstanden, Interessen an Musik und Fotografie gehabt und eine gewisse Form von theoretischem Denken besessen. Aber die Kombination einer Person, die diese Aktivitäten kontinuierlich über mehr als dreißig Jahre aufrechterhält und sie über Websites, Zeitschriften, dauerhafte Identifikatoren, Zehn-Sprachen-Versionen, Bibliothekssysteme und internationale Aufzeichnungen verbindet, ist relativ selten. Ihre Bedeutung liegt nicht darin, andere mit "Einzigartigkeit" zu überwältigen, sondern eine extrem seltene individuelle Probe für die zukünftige Forschung zu liefern.

Wenn ich auf den gesamten Prozess zurückblicke, wurde mir klar, dass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kein Status ist, den man eines Tages plötzlich erlangt, noch ein Titel, der von einer Institution verliehen wird.

Wenn wir einen relativ klaren zeitlichen Ausgangspunkt suchen müssen, dann könnte das Jahr 2005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haben.

Im Januar 2005 wurde die gedruckte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offiziell ins Leben gerufen und trat in das nationale Literaturerhaltungssystem ein. Von dieser Periode an bildete meine Arbeit in Literatur, Verlagswesen, Website-Bau, Kulturerhaltung, systemischer Praxis, interdisziplinärer Forschung und Langzeitaufzeichnung eine sich kontinuierlich entwickelnde Flugbahn.

In den über zwanzig Jahren danach, unabhängig von Veränderungen des Arbeitsumfelds, der Technologie oder der Gesellschaft, habe ich diese Praktiken nie unterbrochen.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entwickelte sich weiter,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funktionierte weiter, das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 verbesserte sich weiter, die Kampfkunst- und Körperpraxis wurde weiter aufgezeichne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wurde weiter veröffentlicht, und zahlreiche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Praktiken gelangten weiterhin in internationale Dokumentenerhaltungssysteme.

Daher liegt für mich die Bedeutung des Jahres 2005 nicht im Erhalt einer Identität, sondern in der Bildung, beginnend mit diesem Jahr, eines kontinuierlichen und ununterbrochenen Hauptstrangs kultureller Praxis und Forschung.

Der Titel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wie er heute gesehen wird, ist nicht das Ergebnis eines einzelnen Projekts, noch die Bewertung, die durch einen einzelnen Artikel oder ein Buch geformt wird, sondern die natürliche Konvergenz dieser langfristigen Praktiken, kontinuierlichen Aufzeichnungen, interdisziplinären Erkundungen und Literaturansammlungen im Laufe der Zeit.

Wenn ich auf diese Reise zurückblicke, wurde mir klar, dass das, was wirklich wichtig ist, vielleicht nicht ein bestimmter Titel, eine bestimmte Website, ein bestimmter Artikel oder sogar ein bestimmtes System selbst ist, sondern vielmehr, wie lange diese Praktiken dauern können und wie lange danach sie noch gefunden, gelesen, zitiert und überprüft werden können.

Als ich im März 1989 China in Richtung Australien verließ, wusste ich nicht, wohin die Zukunft führen würde. In meinem späteren Leben durchlief ich verschiedene Phasen: Studium im Ausland, Druckerei, Medienpublikation, Fernarbeitssysteme,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e, literarische Organisationen, Website-Bau, Kampfkunstpraxis, Fotokunst, Musikstudium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Viele Dinge waren nicht im Voraus geplant, sondern nahmen während des langen Prozesses der Praxis allmählich Gestalt an.

Diese Erfahrungen mögen verstreut erscheinen, aber sie drehten sich immer um denselben roten Faden: kontinuierliches Lernen, kontinuierliche Praxis, kontinuierliche Aufzeichnung, kontinuierliches Schaffen.

Im Mai 2026 habe ich Dutzende unabhängiger Werke geschaffen, die DOIs erhalten haben und in mehrere internationale Systeme der Dokumentenerhaltung, des akademischen Archivierens und der Bibliotheksrecherche eingegangen sind. Dazu gehören die Monatszeitschrif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sowie thematische Dokumente, unabhängige Forschungsarbeiten, empirische Aufzeichnungen,

Systemerklärungen und verwandte Publikationen. Zählt man die unabhängigen DOIs, liegt die Anzahl der verwandten Arbeiten bei nahezu siebzig, von denen viele in Bezug auf inhaltlichen Umfang, strukturelle Vollständigkeit und dokumentarische Unabhängigkeit die Bedingungen erfüllen, separate Bücher zu werden. Besonders im Rahmen des Zehn-Sprachen-Publikationssystems sind viele Werke keine gewöhnlichen kurzen Artikel, sondern können als unabhängige Dokumente oder spezialisierte Monographien langfristig erhalten und verbreitet werden.

Diese Werke decken intelligente Logistik, intelligente Finanzen, Verlagspraxis, Kampfkunstkultur,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strukturelles Denken, zivilisatorische Beobachtung, persönliche Erfahrungen und andere Richtungen ab. Durch verschiedene Kanäle – DOIs, ORCID, internationale Plattformen für akademische Erhaltung, Erhaltungssysteme von Nationalbibliotheken und globale Bibliothekskatalogisierungsnetzwerke – bilden sie langfristige Erhaltungs- und Suchwege.

Für mich bedeuten diese Aufnahmen nicht nur eine Zunahme der Anzahl der Werke. Noch wichtiger ist, dass sie den Prozess der kontinuierlichen Praxis, des kontinuierlichen Lernens und der kontinuierlichen Organisation über Jahrzehnte dokumentieren. Von den anfänglichen persönlichen Erfahrungen, Arbeitspraktiken und Interessen erkundungen bis hin zur späteren systematischen Forschung, kulturellen Aufzeichnung und interdisziplinären Publikation haben sich viele ursprünglich verstreute Erfahrungen allmählich in Literatur verwandelt, die erhalten, zitiert und durchsucht werden kann.

Diese Werke stammen nicht von einem 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team, noch von einer Forschungseinrichtung, einer Förderorganisation oder einem kommerziellen Kapitalbetriebssystem. Mit Ausnahme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ie persönliche Schirmherrschaft von Herrn Zeng Li erhielt, die eine Veröffentlichung bis zur einundzwanzigsten Ausgabe ermöglichte, hat die Mehrheit der Projekte lange Zeit hauptsächlich von meiner eigenen Zeit außerhalb der Arbeit abgehängt. Vom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zu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vom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 zu *The Epochal Transition*, von der Aufzeichnung der Kampfkunstpraxis zur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 wurde eine große Menge an Arbeit auf langjähriger unabhängiger Praxis aufgebaut.

Wenn ich zurückblicke, habe ich verstanden, dass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kein Titel ist, der eines Tages erworben wird, noch eine Identität, die von einer Institution verliehen wird. Es ist eher das natürliche Ergebnis einer langjährigen Praxis. Wenn das Lernen, die Arbeit, die Forschung, die Aufzeichnung und das Schaffen i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über Jahrzehnte andauern, wenn diese Praktiken allmählich ein Dokumentationssystem bilden, das langfristig erhalten und durchsucht werden kann, beginnen die Menschen, zu versuchen, einen bestimmten Namen zu verwenden, um diesen Weg zu beschreiben.

Wenn 1989 der Ausgangspunkt meines australischen Lebens war, dann scheint 2005 der wahre, stabile Ausgangspunkt dieses langen Weges der akademischen und kulturellen Praxis zu sein. Die darauf folgenden kontinuierlichen kulturellen Praktiken, Publikationsaktivitäten und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en bildeten allmählich den Hauptkörper dieses Weges.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zeichnet diesen Prozess der kontinuierlichen Anhäufung, kontinuierlichen Praxis und endgültigen Bildung eines Dokumentationssystems auf.

Kapitel 15: Der Preis der Struktur

Wenn ich jetzt zurückblicke, klingt dies alles vielleicht sehr organisiert und geplant. Aber die Wahrheit ist, dass nichts davon geplant war; alles wurde durch die Realität erzwungen.

Das Fernarbeitssystem von 1993 war notwendig, weil ich praktische Probleme lösen musste. Das Konzept der intelligenten Logistik von 1997 entstand, weil ich Effizienzschwachstellen im Lager eines Freundes sah. Das Forum von 2004 war notwendig, weil ich einen Ort brauchte, um meine eigenen Schriften zu speichern und mit anderen zu kommunizieren. Die gedruckte Vierteljahresschrift von 2005 entstand, weil ich das Gefühl hatte, dass Online-Literatur einen würdigeren Träger brauchte. Die Systemintegration von 2013 war notwendig, weil ich nicht wollte, dass zwanzig Jahre Daten verstreut werde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von 2025 wurde geboren, weil keine bestehende Plattform alle meine interdisziplinären Errungenschaften aufnehmen konnte.

Jeder Schritt wurde durch die Notwendigkeit erzwungen. Nicht weil "ich etwas tun wollte", sondern weil "ich keine andere Wahl hatte".

Dieser Zustand des "keine andere Wahl Habens" hat meine Arbeitsweise grundlegend von den meisten Menschen unterschieden. Ich habe kein Team, kein Kapital, keine institutionelle Unterstützung. Vom Wählnetz von 1993 bis zur Zehn-Sprachen-Publikation von 2025, über mehr als dreißig Jahre, habe ich unabhängig die gesamte Arbeitskette von der zugrunde liegenden technischen Architektur bis zum High-Level-Institutionendesign ohne jegliche externe Ressourcenunterstützung abgeschlossen. Jedes Glied – von der Serverwartung bis zur Content-Erstellung, vom Systementwurf bis zur Angleichung an internationale Standards – wurde von mir allein getragen.

Der Preis dieser Arbeitsweise ist enorm. Seit vielen Jahren habe ich kaum Urlaub. Ich stehe um 4:45 Uhr morgens auf, gehe ans Meer, um zu üben, zu schaffen und nachzudenken, und beginne dann den Arbeitstag. Mein *Danti-*

Übungstagebuch zeichnet all dies auf: Aufstehen um 4:45 Uhr, Üben des Pfahlstehens, des Taiji-Schwerts, des einbeinigen Stehens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der wurzellosen Schritte am Meer, Verwendung intelligenter Geräte zur Erfassung von Herzfrequenz, Atemfrequenz, Zeitdauer und Umweltparametern, um eine strukturell vollständige, geschlossene Übungsprobe zu bilden.

Ich schrieb in einem Artikel: "Dies ist keine Aufführung von 'Selbstdisziplin'; es ist eine 'Art zu leben'. Wenn ich nicht so leben würde, hätte ich all die oben genannten interdisziplinären Arbeiten nicht abschließen können. Um 4:45 Uhr morgens aufzustehen, liegt nicht daran, dass ich mehr Strapazen ertragen kann als andere, sondern weil dies der einzige Rhythmus ist, den ich gefunden habe, um gleichzeitig die Arbeit in zeh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zu bewältigen. Während der Rest der Welt noch schläft, habe ich bereits die kreative Kernarbeit des Tages abgeschlossen. Ich habe diese Gewohnheit seit sieben Jahren beibehalten."

Aber ich betrachte dies nie als "Last". Ich wähle so zu leben, weil ich eine Möglichkeit sah, die andere nicht sahen: Ein gewöhnlicher Mensch, ohne Anbindung an eine Institution, kann seine eigenen empirischen Beweise und seine Struktur nutzen, um ein vollständiges Wissenssystem aufzubauen, das vom internationalen akademischen System anerkannt werden kann. Diese Möglichkeit ist es wert, mit meinem ganzen Leben überprüft zu werden.

Wenn man ein einzelnes Segment betrachtet, könnte ich nur ein internationaler Student, Unternehmer, Webmaster, Logistiksystemdesigner, Teilnehmer einer literarischen Organisation, Kampfkunstpraktiker, Musikliebhaber, Fotograf oder Schriftsteller sein. Jede einzelne Identität reicht nicht aus, um meine vollständige Erfahrung zu erklären. Der wirklich schwierige Teil ist, dass diese Wege nicht getrennt sind. Die Druckerei schulte meine Sensibilität für Layout und Fehler; die Logistik schulte mein Urteilsvermögen für Prozesse und Risiken; die IT schulte mein

Verständnis für Struktur und Automatisierung; Websites schulten mein Bewusstsein für Verbreitung und langfristige Erhaltung; Kampfkünste schulten meine Erfahrung mit Körperstruktur, Schwerpunkt, Ausdauer und innerer Ordnung; Musik und Fotografie schulten mein Einfangen von Zeit, Raum, Rhythmus und Präsenz; Schreiben und Verlegen reorganisierten diese Erfahrungen in Dokumente, die von zukünftigen Generationen gelesen werden können.

Ich möchte nicht, dass dieses Dokument als Klageschrift oder als Selbstlob gelesen wird. Für einen Menschen, der über dreißig Jahre gegangen ist, sind es nicht die Emotionen, die es wirklich zu bewahren gilt, sondern der überprüfbare Weg. Was wurde wann getan, welche Werke wurden öffentlich gemacht, welche Systeme liefen, welche Literatur hat dauerhafte Identifikatoren, welche Zeitschriften haben ISSNs, welche Webseiten werden von Nationalbibliotheken bewahrt, welche Aufzeichnungen können von Lesern wieder geöffnet werden – all dies ist wichtiger als jede abstrakte Bewertung. Denn wenn ein Leben nur in der mündlichen Erinnerung existiert, wird es leicht vergessen; aber wenn es in Artikeln geschrieben, in Systeme gebaut, auf Webseiten gestellt, mit dauerhaften Identifikatoren versehen, in Bibliotheken und internationale Suchwege eingeführt wird, ist es nicht länger nur eine persönliche Erinnerung, sondern wird zu Material, das zukünftige Generationen weiter verfolgen können.

Ich wurde nie formell von einer Universität, einer Forschungseinrichtung oder einem nationalen System zur Bewertung akademischer Titel akzeptiert. Genau deshalb bin ich einen völlig eigenen Weg gegangen.

Dieser Weg wurde über Jahrzehnte gegangen. Er hat kein Ende. Denn was ich gebaut habe, ist keine Karriere, sondern ein Archiv auf zivilisatorischer Ebene, das kontinuierlich wächst und von der Zukunft durchsucht, zitiert, studiert und weitergegeben werden kann.

Wenn zukünftige Generationen wissen wollen, wie in dieser Zeit, als die digitale Zivilisation gerade erst begann, ein Mensch allein gegen die Entropie von Systemen

kämpfte, müssen sie nur diese vier Websites betreten, um ein vollständiges, lebendiges, selbst erhaltendes zivilisatorisches Ökosystem zu sehen.

Diese unsichtbaren Stunden

Wenn ich auf diese dreißig Jahre Erfahrung zurückblicke, ist eines der häufigsten externen Missverständnisse, dass hinter diesen Websites, Organisationen, Systemen und Verlagsprojekten ein großes Team, feste Finanzierung oder engagiertes Vollzeitpersonal stehen muss. Wenn Menschen Namen sehen wi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denken sie natürlich an Büros, Sekretariate, Redaktionsabteilungen, technische Teams und Verwaltungssysteme. Tatsächlich ist die Realität ganz anders, als viele sich vorstellen.

Mit Ausnahme der gedruckten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ie während ihrer Publikationszeit die Schirmherrschaft und Unterstützung von Herrn Zeng Li erhielt, was ihre Fortsetzung bis zur einundzwanzigsten Ausgabe ermöglichte, hat die überwiegende Mehrheit der Arbeit lange Zeit hauptsächlich von meiner eigenen Zeit außerhalb der Arbeit abgehängt. Von der frühen Druckerei, dem Website-Bau, der Forumswartung bis hin zu den späteren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en, intelligenten Finanzsystemen, der literarischen Organisation, der Kampfkunstaufzeichnung, der Zehn-Sprachen-Publikation und der Dokumentenarchivierung wurde ein Großteil der Arbeit nicht in Vollzeit ausgeführt, sondern nach und nach außerhalb der regulären Arbeit, des Familienlebens und der täglichen Angelegenheiten angesammelt.

Viele Menschen sehen, dass die Websites online sind, die Artikel veröffentlicht sind, die Systeme laufen, die Zeitschriften erscheinen, aber sie sehen selten die langen Prozesse, die diesen Ergebnissen vorausgingen. Eine Website, die über zwanzig Jahre kontinuierlich läuft, ist nicht deshalb, weil sie eines Tages plötzlich aufgebaut wurde, sondern weil sie über zwanzig Jahre ständig gewartet, aktualisiert, gesichert und repariert wurde. Ein System, das langfristig stabil läuft, ist nicht wegen eines

erfolgreichen Entwurfs, sondern wegen unzähliger Modifikationen, Tests und kontinuierlicher Verbesserungen nach der praktischen Anwendung. Eine Zeitschrift, die kontinuierlich erscheint, ist nicht wegen der Fertigstellung einer Ausgabe, sondern weil hinter jeder Ausgabe wiederholtes Schreiben, Redigieren, Satz, Datenorganisation, Cover-Design, Link-Überprüfung, Metadatenverarbeitung und langfristige Erhaltung stehen.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läuft kontinuierlich seit 2004,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entwickelt sich kontinuierlich seit 200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wird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im Jahr 2025 kontinuierlich veröffentlicht, und da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zeichnet kontinuierlich Inhalte zu Kampfkünsten, Gesundheit und körperlicher Praxis auf und organisiert sie. Diese Namen mögen verschiedene Institutionen repräsentieren, aber hinter ihnen läuft derselbe langfristige Hauptstrang: kontinuierliche Praxis, kontinuierliche Aufzeichnung, kontinuierlicher Aufbau.

Viele haben mich gefragt, wie ich so lange durchhalten konnte. Ich habe keine besondere Methode. Oft ist es einfach, tagsüber zu arbeiten und nachts weiter zu schreiben; tagsüber die täglichen Angelegenheiten zu regeln und nachts die Materialien zu organisieren; während andere sich ausruhen, warte ich weiter Websites, teste Systeme, übersetze Artikel, entwerfe Cover oder stelle historische Literatur zusammen. Über Jahrzehnte hinweg verbanden sich diese scheinbar fragmentierten Aufgaben allmählich und bildeten schließlich die verschiedenen Systeme, Websites, Organisationen, Dokumente und Publikationen, die wir heute sehen.

Wenn es ein gemeinsames Merkmal dieser Ergebnisse gibt, dann ist es, dass fast keines davon durch eine einmalige Anstrengung abgeschlossen wurde; sie entstanden durch kontinuierliche Anhäufung über einen sehr langen Zeitraum. Was sie wirklich verbrauchten, war nicht die Anstrengung eines einzigen Tages, sondern die kontinuierliche Investition von Zeit über Jahrzehnte. Viele Menschen sehen die

Endergebnisse, aber ich bin mir der Tatsache viel bewusster, dass das, was diese Ergebnisse stützt, die unsichtbaren Nächte, Wochenenden und Jahre sind.

Wenn ich zurückblicke, habe ich mir nicht von Anfang an eine klangvolle Identität gegeben. Mein Weg war zuerst das Überleben, dann die Praxis, dann das System, und erst später wurde er allmählich zu Forschung und Aufzeichnung. Viele Jahre lang habe ich nur Probleme eins nach dem anderen zerlegt, Spuren dessen, was ich getan hatte, eins nach dem anderen hinterlassen und scheinbar zusammenhanglose Erfahrunge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neu verbunden. Wenn diese Erfahrungen über mehr als dreißig Jahre gestreckt werden, wenn diese Artikel, Systeme, Zeitschriften, Websites, dauerhaften Identifikatoren, ISSNs, Forscher-IDs, Archivierungsplattformen, Bibliothekskataloge und Nationalbibliotheksaufzeichnungen ineinandergreifen, dann veranschaulichen sie nicht mehr nur, wie eine Person sich selbst nennt, sondern wie eine Person ohne feste akademische Stelle durch langjährige Praxis, öffentliche Werke und international durchsuchbare Aufzeichnungen ihren eigenen akademischen Weg ging.

Dies ist meine Geschichte. Der Weg vom internationalen Studenten in der Fremde zum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Die derzeitigen Hauptidentitäten und langjährigen Praxisbereiche des Autors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zeichnet entlang einer Zeitachse den Werdegang des Autors in Bezug auf Lernen, Praxis, Forschung, Publizieren und Erkundung von 1989 bis 2026 nach. Durch über drei Jahrzehnte kontinuierlicher Anhäufung haben sich nach und nach mehrere langjährige Praxisbereiche und damit verbundene Identitäten herausgebildet. Diese Identitäten entstanden nicht gleichzeitig, noch stammen sie aus einer einzigen Karriere; sie formten sich vielmehr allmählich durch die Praxis in verschiedenen Phasen und haben bis heute Bestand.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und interdisziplinärer Forscher

Der Autor ist seit langem in interdisziplinärer Praxis und Forschung tätig, die Verlagswesen, kulturelle Verbreitung,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e, Website-Entwicklung, Kampfkunstkultur, Fotografie, Musikstudium, historische Dokumentation, Systemdesign und verwandte Bereiche umfasst. Die entsprechenden Ergebnisse wurden langfristig durch Bücher, Zeitschriften, Websites, thematische Dokumente und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erhaltungssysteme bewahrt.

Gründer und Chefredakteur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Der Autor ist der Gründer, unabhängige Autor und Chefredakteur v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einer zehnsprachigen elektronischen Monatszeitschrift. Seit ihrer Einführung im Jahr 2025 wird die Zeitschrift gleichzeitig auf Chinesisch, Englisch, Französisch, Spanisch, Japanisch, Arabisch, Deutsch, Portugiesisch, Russisch und Koreanisch veröffentlicht, und die zugehörigen Werke gelangen sukzessive in internationale Systeme zur Literaturerhaltung und -recherche.

Gründungspräsident d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Im Jahr 2004 gründete der Autor de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und fungiert seitdem als dessen Gründungspräsident. Diese Organisation ist seit langem im Bereich des überseeisch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austauschs, der Werkveröffentlichung und der kulturellen Verbreitung tätig, veröffentlichte einundzwanzig Ausgaben der Vierteljahresschrift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und bildete eine über zwei Jahrzehnte währende Aufzeichnung kultureller Praxis.

Gründer de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Im Jahr 2004 gründete der Autor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Diese Website hat lange Zeit die australi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das Leben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 kulturelle Aktivitäten und damit verbundenes historisches Material dokumentiert. Sie ist bis heute in Betrieb geblieben und wurde zu einem wichtigen Bestandteil der Geschichte der Entwicklung des australisch-chinesischen Internets.

Designer intelligenter Logistiksysteme

Der Autor ist seit langem in der internationalen Logistik, Zollabfertigung, Lagerhaltung, Transport und verwandter Systempraxis tätig und entwickelte allmählich ein unabhängig entworfenes intelligentes Logistiksystem, das im langjährigen realen Betrieb erprobt wurde. Diese Systeme wurden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in authentischen Geschäftsumgebungen angewendet und brachten intelligente Finanz-, automatisierte Verwaltungs- und verwandte Praxissysteme hervor.

Gründer und Präsident de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Der Autor ist der Gründer und Präsident de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engagiert sich seit langem in der Verbreitung der chinesischen Kampfkünste, des Taijiquan, des Xingyiquan und verwandter kultureller Praktiken

und widmet sich der Förderung der Entwicklung und des Austauschs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Kultur in Australien.

Gründer von Danti Benyuan

Auf der Grundlage langjähriger Kampfkunstpraxis und körperlicher Forschung hat der Autor das „Danti Benyuan“-System vorgeschlagen und etabliert. Die relevanten Inhalte drehen sich um Körperbewusstsein, langfristige Praxis, Selbstbeobachtung und persönliche Erfahrung und wurden kontinuierlich aufgezeichnet und organisiert.

Praktiker der Taijiquan- und Xingyiquan-Weitergabe

Der Autor ist der 12. Generation-Nachfolger des Chen-Stil Taijiquan, der 6. Generation-Nachfolger des Wu-Stil Taijiquan und gleichzeitig der australische Leiter des Zhao-Stil Xingyiquan. Er hat die Praxis des Taijiquan, Xingyiquan und verwandter traditioneller Kampfkünste lange Zeit aufrechterhalten und sich gleichzeitig kontinuierlich mit dokumentarischer Organisation und kultureller Verbreitung befasst.

Praktiker des unabhängigen Publizierens

Der Autor ist seit langem im Druck-, Satz-, Redaktions-, Verlags- und Digitalpublishing-Bereich tätig. Von der frühen Druckerei und dem *Chinatown Magazine* über den späteren Website-Aufbau, elektronisches Publizieren, thematische Dokumentation bis hin zum zehnsprachigen Publikationssystem hat er eine kontinuierliche Praxis des unabhängigen Publizierens geformt, die sich über mehr als dreißig Jahre erstreckt.

Fotografie- und Musikkreator

Der Autor ist seit langem in der fotografischen Kreativität und im Musikstudium tätig. Seine fotografischen Werke umfassen Naturlandschaften, humanistische Dokumentation und Astronomiefotografie. In der Musik hat er beharrlich

Gitarrenspiel, Originalsongwriting und damit verbundene kreative Aktivitäten praktiziert und sie als Teil seiner langfristigen kulturellen Dokumentation betrachtet.

Langzeitdokumentar

Über die oben genannten Bereiche hinaus hat der Autor seine persönliche Praxis, soziale Beobachtungen, kulturelle Aktivitäten und verwandte Bereiche konsequent aufgezeichnet und organisiert. Diese Aufzeichnungen haben schließlich Websites, Zeitschriften, thematische Dokumente, Bücher und internationale Wege zur Dokumentenerhaltung gebildet und bilden das Gesamtsystem der Praxis, das in diesem Buch dargestellt wird.

Die oben genannten Identitäten und Praxisbereiche sind nicht voneinander isoliert; sie formten sich vielmehr allmählich über Jahrzehnte des Lernens, Arbeitens, Forschens und Praktizierens und bilden gemeinsam den Hauptinhalt, der in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dokumentiert ist.

Schluss: Der Weg geht weiter

Dieses Buch ist kein Schluss, sondern nur ein Anfang.

Aus Platzgründen können viele der Erfahrungen, Systeme, Praktiken und Forschungsergebnisse in diesem Buch nur skizzenhaft dargestellt werden. Ob es das intelligente Logistiksystem, das intelligente Finanzsystem, das Fernarbeitssystem,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d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The Epochal Transition*, die Kampfkunstpraxis oder die damit verbundenen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en und theoretischen Erkundungen sind – keines kann in einem einzigen Buch vollständig entfaltet werden.

Daher ist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eher wie eine Landkarte als der gesamte Inhalt selbst. Sie zeichnet die groben Konturen dieses Weges auf, aber sie kann nicht jedes Detail auf dem Weg ersetzen.

Ich habe immer geglaubt, dass kein Standpunkt, keine Theorie, kein System, kein praktisches Ergebnis auf der Grundlage von Teilinformationen beurteilt werden sollte. Ebenso sollte man, um diese Lebensreise zu verstehen, sich nicht auf ein einzelnes Kapitel, ein einzelnes Werk oder einen einzelnen Fragment stützen.

Im heutigen Zeitalter der hochgradig fragmentierten Information sind die Menschen daran gewöhnt, Urteile auf der Grundlage eines Satzes, eines Absatzes, einer Überschrift oder sogar eines Screenshots zu fällen. Dennoch offenbaren viele Dinge ihre wahre Bedeutung erst, wenn sie wieder in ihren vollständigen Kontext gestellt werden.

Wenn in Zukunft jemand Fragen, Interessen oder abweichende Meinungen zu bestimmten Erfahrungen, Standpunkten, Systemen oder Forschungsergebnissen in diesem Buch hat, erwarte ich nicht, dass er mir zuerst zustimmt. Ich würde vielmehr, dass er zu den ursprünglichen Dokumenten selbst zurückkehrt, die bereits

veröffentlichten relevanten Werke, Aufzeichnungen und Materialien liest, den Hintergrund ihrer Entstehung, den Prozess ihrer Bildung und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ihnen versteht und sich dann sein eigenes Urteil bildet.

Ich glaube, dass jedes wirklich wertvolle Urteil nicht auf Hörensagen, sondern auf Lesen basieren sollte; nicht auf Fragmenten, sondern auf dem Ganzen.

Was die Antwort betrifft, so liegt sie vielleicht nicht in diesem Buch.

Sie existiert in den Systemen, Websites, Dokumenten, Aufzeichnungen und Werken, die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hinterlassen wurden, sowie in dem unabhängigen Denken, das die Leser nach der Lektüre entwickeln.

Und dieser Weg —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 setzt sich fort.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Über den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ist ein internationaler unabhängiger Gelehrter, interdisziplinärer Forscher und Praktiker des unabhängigen Publizierens.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Er ging 1989 zum Studium nach Australien und ist seitdem langjährig im Verlagswesen, in der kulturellen Verbreitung, im Website-Bau, in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en, in der Kampfkunstpraxis und in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 tätig. Er gründete nacheinander den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das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das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da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sowie die zehnsprachige Monatszeitschrift *The Epochal Transition* und andere Kultur- und Forschungsplattformen.

Bis 2026 hat er Dutzende Werke veröffentlicht, von denen einige DOIs erhalten haben und in mehrer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en zur Dokumentenerhaltung und -recherche langfristig archiviert wurden. Seine Praxis erstreckt sich über Literatur, Verlagswesen, Website-Bau, kulturelle Verbreitung, Systemdesign, Kampfkunstforschung und Langzeitaufzeichnung.

Der Weg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ist sein erstes persönliches historisches Dokumentationswerk, das seine Lebenspraxis von 1989 bis 2026 und den Entstehungsprozess eines internationalen unabhängigen Gelehrten systematisch aufzeichnet.

[VIDA]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 Uma jornada de quase quarenta anos de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a praticante transdisciplinar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Guia para este livro

Isto não é uma biografia nem um livro de memórias, mas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Quando as pessoas ouvem pela primeira vez o título de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frequentemente duvidam se é meramente uma identidade autoatribuída. No entanto, este livro não tenta provar nada através de títulos. Em vez disso, procura registar um caminho.

Desde o momento de ir estudar para a Austrália em 1989 até ao dia de hoje, 2026, o que este livro regista não é o processo de aquisição de uma determinada identidade, mas uma jornada de aprendizagem contínua, prática contínua, registo contínuo e exploração contínua. Quanto a se este caminho é finalmente suficiente para suportar o título de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os leitores podem julgar por si próprios após a leitura.

O que este livro apresenta não são conclusões, mas processos; não rótulos, mas formação; não a identidade em si, mas o caminho que torna a identidade possível.

Apresentação do livro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regista as experiências reais e a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de Jeffi Chao Hui Wu desde os seus estudos na Austrália em 1989 até ao ano de 2026.

Ao longo de mais de três décadas, o autor passou por múltiplas fases — estudos no estrangeiro, trabalhos temporários, empreendedorismo, impressão e edição, edição de media,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disseminação cultural,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prática e transmissão de artes marciais, fotografia, estudo musical e investigação interdisciplinar — formando gradualmente múltiplas identidades: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praticante da edição independente, fundador de organizações culturais, designer de sistemas e registador de longo prazo.

Estruturado ao longo de uma linha cronológica, este livro não se concentra no sucesso ou no fracasso, mas sim em como estas identidades tomaram forma gradualmente através da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Dos dias do autor como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em Melbourne, ao início do seu negócio em Sydney e ao trabalho na impressão e edição (incluindo uma gráfica e a revista *Chinatown*); da construção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à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e a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a prática e transmissão das artes marciais tradicionais chinesas, à publicação contínua da revista mensal em dez línguas *A Transição Épocal* — este livro documenta o processo autêntico de uma pessoa comum que continuamente aprende, explora, pratica, regista e publica ao longo de várias décadas.

Desde o lançamento do sistema de publicação DOI em novembro de 2025, e até maio de 2026, o autor viu cerca de setenta obras independentes obterem DOIs e entrarem em múltiplos sistemas de preservação de longo prazo, incluindo 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platafor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académica, infraestruturas académicas abertas e redes globais de catalogação bibliotecária. Por contagem de DOI independentes, o número de obras relacionadas aproximou-se das setenta, muitas das quais já atingiram uma escala suficiente para publicação como livros independentes, formando um sistema documental interdisciplinar em contínua expansão.

Este livro é tanto um registo de crescimento pessoal como um arquivo de prática interdisciplinar de longo prazo; regista não apenas a trajetória de vida de um indivíduo chinês no estrangeiro, mas também o processo pelo qual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construiu gradualmente a sua estrutura de conhecimento, o seu sistema de prática e a sua acumulação documental ao longo de mais de três décadas.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é meramente um termo geral adotado para facilitar a compreensão do leitor. Este livro não pretende provar qualquer título ou identidade, mas sim registar o processo autêntico de aprendizagem contínua, prática, exploração, documentação e publicação do autor ao longo de quase quatro décadas, bem como o extenso corpo de literatura, fotografias, manuscritos e arquivos públicos que resultaram deste processo.

Isto não é meramente uma experiência pessoal, mas uma história da formaçã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2005: O ponto de partida de mais de duas décadas de continuidade

Em retrospectiva, o ano de 2005 foi um importante ponto de viragem na minha vida.

Naquele ano, fundei 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 comecei a publicar a revista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Mais importante ainda, a partir deste período, independentemente do quão ocupado estivesse com o trabalho, nunca interrompi a minha aprendizagem, pensamento, registo, inovação e prática. As atividades culturais, a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o trabalho editorial, o design de sistemas, a exploração das artes marciais e, mais tarde, a investigação

interdisciplinar tornaram-se gradualmente uma parte importante da minha vida e continuaram até ao presente.

Se 1989 foi o ponto de partida da minha vida australiana, então 2005 está mais próximo do importante ponto de partida da minha carreira académica. A partir deste ano, a aprendizagem já não era apenas para o trabalho, a prática já não era apenas para ganhar a vida, e o registo já não era apenas um hábito pessoal — transformaram-se gradualmente numa prática cultural pública sustentada de longo prazo, em investigação independente e em acumulação de conhecimento.

Nas mais de duas décadas seguintes, fundei sucessivamente e participei durante muito tempo na construção de múltiplas plataformas culturais, académicas e de disseminação, incluind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Colé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https://taichiau.org/>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A Transição Época/Revista mensal em dez línguas

<https://www.times.net.au/>

Estas plataformas abrangem múltiplas direções, incluindo literatura, edição, disseminação cultural,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prática de artes marciais e investigação interdisciplinar, e tornaram-se veículos importantes para a minha aprendizagem contínua, registo contínuo, investigação contínua e inovação contínua.

Ao mesmo tempo, organizei, participei e assisti durante muito tempo a vários intercâmbios culturais, promoções de publicações, atividades literárias, intercâmbios de artes marciais e eventos internacionais, enquanto continuava a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e a documentação de campos relacionados. Muitas obras, sistemas e sistemas de prática importantes posteriores podem ser rastreados até este período.

Olhando para trás hoje, o ano de 2005 não é meramente um ponto no tempo, mas uma linha de desenvolvimento contínua e ininterrupta que durou até ao presente. Muitas das importantes obras, resultados de investigação, plataformas culturais e sistemas de prática que surgiram mais tarde originaram-se na acumulação sustentada e na exploração contínua deste período.

Prólogo: Chuva noturna em terra estrangeira

Este documento relata principalmente as minhas práticas, pesquisas e trajetória editorial na Austrália entre 1989 e 2026. A minha criação, educação e primeiras experiências profissionais na China entre 1968 e 1989 não serão aqui desenvolvidas, ficando reservadas para uma futura obra independente.

Em 1989, pus os pés em solo australiano. Como muitos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chineses daquela época, os meus bolsos estavam vazios e o futuro era um imenso desconhecido.

Naquele ano, fui despedido três vezes em Melbourne. As razões variavam, mas a causa principal era que eu era uma pessoa "difícil de usar" – porque estava sempre a perguntar: "Não haverá uma maneira melhor?" Nesse mesmo ano, fui submetido a uma cirurgia de emergência numa noite fria. Deitado numa cama de hospital em terra estrangeira, sem nenhum familiar por perto. O frio da anestesia espalhava-se da minha coluna por todo o meu corpo. A olhar fixamente para o teto, apenas um pensamento enchia a minha mente: não posso desmoronar aqui.

Depois de chegar à Austrália, comecei a escrever uma carta para a minha família todas as semanas. As chamadas internacionais eram muito caras naquela época, 2,70 dólares australianos por minuto, e o correio eletrónico ainda não existia. O meu primeiro trabalho como ajudante de cozinha pagava apenas 2 dólares australianos por hora. Coloquei toda a minha solidão, medo e perseverança naquelas palavras que cruzavam o oceano. Mais tarde, numa das minhas canções originais, escrevi uma linha: "Nem todos os encontros têm um dia de reencontro." Essa frase cresceu primeiro nas fendas daqueles dias.

Aquele tempo de estudante ensinou-me que, sem um registo estruturado, as experiências pessoais se dissipam facilmente com o tempo. A partir daí, comecei conscientemente a transformar a minha vida num sistema de prática rastreável. Nos meus primeiros anos na Austrália, fiz muitas coisas aparentemente sem ligação. Por volta de 1992, mudei-me para Sydney e fundei uma gráfica, sobre a qual escrevi mais tarde em *A Primeira Gráfica* e *O Meu Terceiro Dia a Aprender Impressão*. Impressão não é simplesmente colocar texto no papel; é o controlo integrado do layout, máquinas, papel, tempo, clientes, custos e taxas de erro. Para uma pessoa que entra neste ramo em terra estrangeira, é preciso aprender não só a tecnologia, mas também a avaliação de pedidos, a comunicação com o cliente, o processamento de ficheiros, o ritmo de entrega e a assunção de riscos.

Mais tarde, frequentei a escola noturna durante quase uma década, abrangendo logística, gestão, suporte de TI, controlo de riscos, etc. Olhando para trás agora, aquelas noites não eram apenas para obter certificados; eram para desmantelar e reconstruir as capacidades fundamentais de uma pessoa. Escrevi artigos como *Procura de Emprego na Austrália em 1989*, *Nove Anos de Escola Noturna sob a Luz da Chuva* e *Sobreviver em Melbourne*. Estes textos não se destinam a demorar-se nas dificuldades, mas a mostrar como uma pessoa, sem um caminho predefinido, transforma pouco a pouco as experiências de vida em capacidades duradouras.

Mas esta não é uma história de sofrimento. Essas provações não me quebraram; antes, cultivaram em mim um hábito quase instintivo: fazer as coisas eu mesmo, resolver os meus problemas eu mesmo, pensar estruturalmente. Porque ninguém ia organizar tudo por mim, e nenhum sistema pré-existente podia ser fiável. Este hábito tornou-se a origem de todo o meu trabalho posterior.



A fotografia é do próprio autor, tirada durante o seu período como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em South Yarra, Melbourne, Austrália (cerca de 1990). Muitas das histórias registadas neste livro começaram precisamente durante este período. Para algumas memórias deste período, consulte O Conto de Fadas do Céu Estrela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Capítulo 1: Melbourne – O ponto de partida da época de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1989–1992)

Palavras-chave: Sobrevivência, adaptação, aprendizagem

Em 1989, pus os pés em solo australiano. Como muitos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chineses daquela época, os meus bolsos estavam vazios e o futuro era um imenso desconhecido.

Naquele ano, fui despedido três vezes em Melbourne. As razões variavam, mas a causa principal era que eu era uma pessoa "difícil de usar" – porque estava sempre a perguntar: "Não haverá uma maneira melhor?" Nesse mesmo ano, fui submetido a uma cirurgia de emergência numa noite fria. Deitado numa cama de hospital em terra estrangeira, sem nenhum familiar por perto. O frio da anestesia espalhava-se da minha coluna por todo o meu corpo. A olhar fixamente para o teto, apenas um pensamento enchia a minha mente: não posso desmoronar aqui.

Após a operação, comecei a escrever uma carta para a minha família todas as semanas. As chamadas internacionais eram muito caras, o correio eletrónico ainda não estava generalizado. Coloquei toda a minha solidão, medo e perseverança naquelas palavras que cruzavam o oceano. Mais tarde, numa das minhas canções originais, escrevi uma linha: "Nem todos os encontros têm um dia de reencontro." Essa frase cresceu primeiro nas fendas daqueles dias.

Aquele tempo de estudante ensinou-me que, sem uma estruturação, as experiências pessoais se dissipam facilmente com o tempo. A partir daí, comecei conscientemente a transformar a minha vida num sistema de prática rastreável.

Escrevi *Procura de Emprego na Austrália em 1989, Nove Anos de Escola Noturna sob a Luz da Chuva e Sobreviver em Melbourne*. Estes textos não se destinam a demorar-se nas dificuldades, mas a mostrar como uma pessoa, sem um caminho

predefinido, transforma pouco a pouco as experiências de vida em capacidades duradouras.

Durante o meu tempo em Melbourne, trabalhei no turno da tarde numa fábrica de bolachas simples, muitas vezes chegando a casa depois da meia-noite. Antes do amanhecer do dia seguinte, levantava-me cedo para estudar inglês e datilografia.

Depois de me mudar para Sydney em 1992, frequentei a escola noturna durante quase uma década, abrangendo logística, gestão, suporte de TI, controlo de riscos, etc. Olhando para trás agora, aquelas noites não eram apenas para obter certificados; eram para dismantelar e reconstruir as capacidades fundamentais de uma pessoa.

Em fevereiro de 1992, deixei Melbourne e parti para Sydney.

Não foi uma simples mudança. À luz dos resultados históricos posteriores, sem esta transferência, tudo o que se seguiu – a gráfica, a revista *Chinatown*, 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Transição Épocal* – provavelmente teria seguido uma trajetória de vida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Este é um dos pontos de viragem mais importantes de toda esta narrativa.

Capítulo 2: Sydney – Um novo começo (1992)

O som da prensa e o desabrochar da capacidade editorial

A partir de fevereiro de 1992, a minha vida entrou no seu período em Sydney.

Por volta de 1992, cofundi uma gráfica em Sydney. Hoje, olhando para trás, isto não foi uma simples aventura empresarial; foi a minha primeira entrada real no campo prático de um sistema complexo. Uma gráfica não consiste apenas em colocar texto no papel. Envolve comunicação com os clientes, processamento de ficheiros,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papel, tintas, máquinas, prazos de entrega, controlo de erros, cálculo de custos e avaliação da qualidade. Os clientes só veem o produto final, mas o operador tem de lidar com cada detalhe. Um único erro tipográfico, um pequeno desvio no layout, uma avaria da máquina, um problema com um lote de papel – qualquer um deles podia tornar-se uma perda. Mais tarde escrevi artigos como *A Primeira Gráfica* e *O Meu Terceiro Dia a Aprender Impressão*, relatando essa experiência.

A primeira coisa que aprendi na gráfica é que o mundo real não se torna automaticamente mais fácil porque se trabalha arduamente. É preciso transformar o caos em passos, os passos em processos, os processos em operações controláveis e as operações controláveis em entregas estáveis. As lições da indústria gráfica foram muito específicas: um ficheiro não é apenas o seu conteúdo, mas também o seu formato; um layout não é apenas estético, mas também dependente das condições de impressão; um lote de trabalho não é apenas o pedido imediato, mas também as revisões posteriores, o tempo de entrega e a capacidade do cliente. Mais tarde, quando trabalhei em websites, logística, edição e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multilingue, podia ver as marcas deixadas pela minha formação inicial na gráfica. Ser "transdisciplinar" não significa aprender um pouco disto hoje e um pouco daquilo

amanhã; significa que certa capacidade fundamental reaparece em diferentes campos.

A revista *Chinatown*: O primeiro salto na capacidade editorial

Nesse mesmo ano, em 1992, o meu sócio fundou a revista *Chinatown*.

Particpei nela, aprendendo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e edição no processo. Não foi uma simples "ajuda"; foi a minha primeira entrada real no mundo editorial. A gráfica representava uma **capacidade de fabrico**, enquanto a revista *Chinatown* representava a primeira aplicação prática de uma **capacidade editorial**.

Estas duas linhas que aparecem simultaneamente em 1992 não foi uma coincidência. A gráfica ajudou-me a compreender os limites e possibilidades dos suportes físicos, enquanto a revista me introduziu ao design, à edição de conteúdo, às relações com os autores, aos canais de distribuição e ao feedback dos leitores. Mais importante ainda, durante este processo, completei o salto de "impressor" a "participante editorial". A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ensinou-me a relação entre o design e a ordem de leitura; a edição ensinou-me a necessidade da filtragem de conteúdo e da organização estrutural.

Mais tarde: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 *A Transição Épocal*

Esta linha principal de publicação e difusão remonta a este ponto. Sem esse duplo envolvimento na gráfica e na revista em 1992, não existiria a posterior compreensão sistemática de "como fazer o conteúdo entrar de forma estável no espaço público".

Durante esse período, continuei a frequentar a escola noturna durante quase uma década, em logística, gestão, suporte de TI, controlo de riscos, etc. Trabalhar arduamente durante o dia e continuar a estudar à noite não foi uma escolha romântica, mas uma necessidade prática. Sem competências compostas suficientes numa sociedade estrangeira, uma pessoa pode facilmente ficar fixada numa posição muito estreita. A logística ensinou-me as relações entre bens, documentos, tempo e responsabilidade; a gestão ensinou-me sobre organização e processos; o suporte de TI ensinou-me sobre sistemas, dados e falhas; o controlo de riscos ensinou-me a intercepar erros antes de ocorrerem. Anos depois, quando reavaliei o meu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o meu sistema financeiro inteligente, o meu sistema de automatização editorial e a estrutura do meu website, apercebi-me de que aqueles cursos noturnos aparentemente dispersos tinham há muito formado em mim uma base composta duradoura.

Não escrevo isto como uma história inspiradora, porque o verdadeiro crescimento raramente é inspirador. É simplesmente aguentar, dia após dia, aprender o que não se sabe, organizar o que é caótico, transformar lentamente o que era insustentável em algo manejável. Se uma pessoa só lê sem pressão real, a sua compreensão do mundo tende a ser teórica; se só age sem o hábito da aprendizagem, a sua experiência tende a permanecer parcial. Os meus primeiros anos foram um constante ir e vir entre estes dois polos: enfrentar os clientes, as máquinas, as faturas, o trabalho e a vida durante o dia, e depois voltar à sala de aula à noite para reenquadrar os problemas do mundo real numa estrutura de conhecimento.

Capítulo 3: Trabalho remoto 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1993–2013)

Por volta de 1993, já tinha praticado um sistema protótipo de trabalho remoto.

Quando hoje se fala de trabalho remoto, pensa-se em videoconferências, documentos na nuvem e mensagens instantâneas. Mas naquela época, a dificuldade não residia em ferramentas avançadas, mas em como o trabalho era decomposto, como os ficheiros eram transmitidos, como as responsabilidades eram confirmadas e como os processos continuavam quando as pessoas não estavam no local. Mais tarde, relatei esta experiência em *Um Estudo de Caso Estrutural do Sistema Protótipo de Trabalho Remoto de 1993*.

A expressão "sistema protótipo de trabalho remoto" pode soar técnica para o leitor comum. Simplificando, refere-se ao processo, numa época em que as redes e as ferramentas de escritório eram muito menos maduras do que hoje, de transferir tarefas que originalmente exigiam presença no local para um local diferente através de documentos, processos e delegação de responsabilidades. O importante não era nenhuma ferramenta específica, mas a estrutura. Como é que o trabalho continua quando alguém está fora do local? Como é que o passo seguinte se liga após a conclusão de um anterior? Como evitar omissões quando os ficheiros circulam entre pessoas? Se ocorrer um erro, como é que se rastreia a cadeia de responsabilidade? Estas perguntas reapareceram constantemente mais tarde nos meus sistemas logísticos, sistemas editoriais, manutenção de websites e fluxos de trabalho multilingues.

Em 1997, comecei a conceber um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Muitas pessoas limitam a logística ao transporte, pensando que é apenas mover bens do ponto A para o ponto B. Mas quem quer que tenha realmente feito comércio de importação e desalfandegamento sabe que a logística é uma cadeia de responsabilidade muito complexa. Dados do cliente, faturas comerciais, listas de embalagem, horários de navios, portos, códigos HS, direitos aduaneiros, transporte interior, armazenagem,

custos, cobranças, impostos e arquivo de documentos – um erro numa única ligação pode causar atrasos, multas, custos adicionais ou disputas com os clientes. Mais tarde escrevi artigos como *1997 – Protótipo de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e *1997: Verificação de Dezenas de Milhares de Registos em 5 Segundos*.

O que chamo "logística inteligente" na minha prática inicial não é a IA popular hoje, mas uma inteligência estrutural. Transformou grande parte do trabalho que originalmente dependia da experiência manual, da verificação manual, da memória manual em extração automática, correspondência automática, sugestão automática, bloqueio automático de erros e geração automática. Por exemplo, se as informações de uma fatura estão incompletas, o sistema não deveria esperar que uma pessoa o descobrisse no final; deveria assinalar o problema à medida que os dados são inseridos. A nomeação de ficheiros não deveria depender de escrita ad hoc; o cliente, a região, o pedido e o tipo deveriam ser incluídos automaticamente no nome do ficheiro para permitir a classificação e o acompanhamento posteriores. O cálculo de custos não deveria depender apenas da experiência mental de uma pessoa; as regras, as taxas de imposto, os códigos e os dados históricos deveriam ser organizados. A dificuldade não está em escrever um programa simples, mas em identificar todos os possíveis pontos de erro no negócio real e fazer com que o sistema assuma parte da responsabilidade de decisão antecipadamente.

Por volta de 2005, a minha prática sistémica entrou numa fase mais concreta, que incluiu faturação inteligente, recolha inteligente de dados, inventário por códigos QR e códigos de barras, conceito de fornecimento global, etc. Mais tarde documentei isto em *O Sistema de Faturação Inteligente de 2005*, *O Sistema de Recolha Inteligente de 2005 – Concebido em 1997*, *O Sistema de Inventário por Códigos QR e Códigos de Barras de 2005* e *O Conceito de Fornecimento Global de 2005*.

Para o leitor comum, os códigos QR e de barras para inventário podem ser entendidos como dar aos bens e aos dados uma identidade reconhecível. Se cada artigo, cada lote de existências, cada ficheiro puder ser identificado e rastreado com precisão, reduzem-se as pesquisas manuais, os erros de envio, as omissões e as

confusões. Um sistema de faturação inteligente é mais complexo: não se trata apenas de imprimir uma fatura, mas de fazer da fatura uma parte integrante de toda a cadeia de negócio. Precisa de saber quem é o cliente, quais são os bens, como os custos são formados, como os impostos são tratados, como os anexos correspondem, como os ficheiros são nomeados e como os erros são indicados. Mais tarde desenvolvi isto em *O Sistema Logístico e Financeiro Inteligente Transgeracional de 20 Anos, Sistema Logístico Estrutural Maduro (mais de 20 anos de funcionamento contínuo verificado)* e *Um Sistema Fiscal Inteligente Prático de Duas Décadas*.

Em 2013, 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entrou numa fase de funcionamento maduro.

Se apenas se olhar para os seus títulos, estes artigos correm o risco de serem entendidos como meras demonstrações técnicas. Mas para mim, são mais como uma história de prática. A verdadeira dificuldade de um sistema não é o quão avançado parece durante a conceção, mas a sua capacidade para explicar ainda a lógica empresarial de há vinte anos e ser validado pela experiência do mundo real. Muitos conceitos são bonitos nos planos de negócio, mas fracassam rapidamente nas operações diárias porque o negócio real está cheio de exceções, erros, mudanças de última hora e pressões pessoais. Insisto em escrever os meus sistemas em artigos porque não quero que esta experiência fique apenas em programas de computador. Os programas tornam-se obsoletos, o software é substituído, os computadores são deitados fora, mas se a estrutura, a lógica e os cenários práticos estiverem claramente escritos, os futuros investigadores poderão compreender como um designer de sistemas individual, sem grande equipa, plataformas na nuvem ou apoio de capital, resolveu problemas comerciais complexos do mundo real.

Capítulo 4: Uma comunidade chinesa na Internet (2004)

Em 2004, fundei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e o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O número total de utilizadores registados para as versões antiga e nova do fórum ultrapassava os 4 milhões. Na sexta-feira, 20 de março de 2006, às 19h15, o maior número de visitantes online ultrapassou os 662.000. Nesse mesmo ano, juntamente com o meu pai, Sr. Wu Ti (Wu Kaiteng), fundei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e a sua plataforma literária (www.azchy.com). Quando as pessoas veem um website hoje, pensam apenas em páginas, tráfego e classificações. Mas há mais de vinte anos, os websites tinham outro significado para a sociedade chinesa no estrangeiro. Eram centros de informação, portais comunitários, espaços de publicação, arquivos históricos, locais para ligar pessoas e registos de tempos em mudança. Mais tarde escrevi *2004: Criação d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e *2004: Fundei dois websites documentais nacionais*.

Manter um website a funcionar continuamente durante um ano não é difícil, mas fazê-lo durante mais de vinte anos já não é apenas uma questão de páginas web. É preciso gerir servidores, programas, nomes de domínio, cópias de segurança, ataques, migrações, compatibilidade de sistemas antigos, gestão de conteúdos, mudanças de utilizadores e mudanças nos motores de busca. É preciso também enfrentar as rápidas substituições de épocas: após a era dos fóruns, surgiram as redes sociais; após a era dos computadores de secretária, a leitura em dispositivos móveis tornou-se dominante; após o desaparecimento de muitos websites chineses antigos, os que restaram tornaram-se evidência histórica. Muitas pessoas correm atrás das últimas plataformas, raramente se apercebem de que a existência a longo prazo é em si mesma uma forma de valor. Um website que dura mais de duas décadas não só preserva artigos, mas também a língua, a estética, os estilos de discussão, as estruturas comunitárias e os vestígios de vida dos imigrantes chineses de uma época.

Em 2007, dois websites que criei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e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foram arquivados permanentemente pelo sistema PANDORA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com atualizações regulares durante muitos anos, as mais recentes em agosto e setembro de 2025. O PANDORA é o projeto de arquivo web de longo praz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e o TROVE é o seu sistema de coleções digitais. O arquivo por tal sistema tem um significado diferente da indexação pelos motores de busca comuns. Os motores de busca concentram-se na visibilidade imediata, enquanto o arquivo pela Biblioteca Nacional significa que o website é considerado património digital com valor cultural e de investigação nacional, preservado permanentemente. Não é uma cache temporária, mas uma preservação documental institucional e transgeracional. Significa que, mesmo que os meus próprios servidores deixem de funcionar, este conteúdo continuará a existir nos sistemas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acessível a futuros investigadores.

Os materiais relacionados com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foram posteriormente organizados por mim numa base de dados documental sistemática. A expressão "base de dados documental de literatura chinesa não governamental super" não pretende usar uma terminologia grandiosa, mas ilustrar o seu método de formação: diferente das universidades, editoras ou instituições oficiais. Veio da base, da organização espontânea de longo prazo, das revistas trimestrais, dos websites, dos fóruns, dos autores, dos eventos e das redes transnacionais de escrita chinesa. Muitas atividades literárias de base veem participação popular, mas os seus materiais desaparecem em poucos anos. O meu trabalho de longa duração tem sido reorganizar estes materiais dispersos tanto quanto possível numa forma documental pesquisável, preservável e rastreável.

Que este fio se tenha ligado mais tarde a [A Transição Épocal](#) (ISSN 3083-5178) não foi accidental. O meu trabalho inicial com fóruns e websites ensinou-me que sem estrutura, o conteúdo é submerso; sem um catálogo, é difícil de entender; sem metadados, as máquinas têm dificuldade em identificá-lo; sem uma porta de

entrada de preservação a longo prazo, as obras podem desaparecer facilmente numa única falha de servidor ou encerramento de plataforma. O termo "metadados" soa profissional, mas pode ser entendido simplesmente como "dados sobre os dados". O título de um artigo, o seu autor, a sua data, o seu idioma, as suas palavras-chave, o seu identificador permanente, o seu ISSN, o seu resumo, o seu editor, as suas relações de ligação – tudo isto são metadados. Podem parecer menos literários do que o texto principal, mas determinam se uma obra pode ser pesquisada, arquivada, citada e transmitida entre sistemas. Porque trabalhei em websites durante mais de vinte anos, passei a dar uma importância particular a estas tarefas fundamentais aparentemente tediosas.

Capítulo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o património digital (2004–2025)

Em 2004, juntamente com o meu pai, Wu Ti, fundei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e em 2005 criei a sua plataforma online. Desde o início, esta plataforma foi mais do que um simples fórum; era um local de encontro para escritores de língua chinesa de todo o mundo, centrado na criação literária, nascido durante os dias pioneiros da internet chinesa, e que cresceu com a cultura BBS daquela época.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nunca foi simplesmente uma prática organizativa literária; devido à impossibilidade de obter apoio externo, traz uma marca distinta de herança cultural familiar. Fui presidente fundador, o meu pai Wu Ti (nome de nascimento Wu Kaiteng) presidente honorário permanente, a minha irmã Wu Liling (pseudónimo Mei Zhi) vice-presidente, e a minha mãe Du Weijun (pseudónimo Du Juan) conselheira. Ao contrário de muitas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iniciadas por instituições, universidades ou sociedades, a formação e o desenvolvimento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oram em grande parte construídos sobre décadas de acumulação literária, identidade cultural e prática contínua por parte de uma única família chinesa.

O meu pai, Wu Ti, foi um poeta que persistiu na criação durante muito tempo. A sua trajetória de vida atravessava três espaços culturais diferentes: Malásia, China e Austrália. Não foi apenas um pilar espiritual crucial para 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 um dos escritores mais fortes do fórum, mas tornou-se mais tarde um poeta de renome internacional e a figura central do "Museu de Literatura Wu Ti". A minha irmã Mei Zhi esteve longamente envolvida na criação literária, na edição e no trabalho organizativo. A minha mãe Du Juan apoiou durante muito tempo o fórum e as atividades literárias, tornando-se também uma das escritoras mais fortes do fórum e mais tarde uma poetisa de renome internacional. Embora cada uma tenha

contribuído de forma diferente, todas desempenharam um papel significativo no desenvolvimento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 da cultura chinesa.

Portanto, a história do desenvolvimento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ão é apenas a de uma organização literária, mas também a de uma herança cultural familiar, uma prática literária chinesa no estrangeiro e um registo do espírito chinês através de múltiplos países e regiões. Muitos autores, leitores e amigos das letras se reuniram em torno da literatura, e a própri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oi testemunha de todo o processo de envolvimento contínuo de uma família na construção da cultura chinesa durante décadas.

Em janeiro de 2005, 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oi oficialmente lançado. Quando as pessoas mais tarde veem os registos completos de publicação de vinte e um números, muitas vezes assumem erroneamente que havia uma organização editorial madura ou financiamento estável por trás. De facto, a publicação contínua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té ao vigésimo primeiro número foi possível graças ao patrocínio e apoio a longo prazo do conselheiro Sr. Zeng Li. Numa época em que a edição impressa chinesa no estrangeiro declinava gradualmente, manter uma revista literária trimestral impressa foi um feito significativo.

Após a cessação da publicação do trimestral, o trabalho não terminou. Continuei sozinho a manter o website, a organizar os materiais históricos, a digitalizar a literatura, a resgatar as obras literárias, a construir a base de dados e a publicar as edições online posteriores. Com o tempo, reorganizei gradualmente as grandes quantidades de dados dispersos por fóruns, websites, números impressos e arquivos históricos num sistema de documentação digital que pode ser preservado, pesquisado e citado a longo prazo. Isto transformou 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 um trimestral impresso tradicional num projeto de arquivo cultural a longo prazo que liga as eras impressa e digital.

Olhando para trás, 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perdurou por mais de duas décadas não só pela quantidade de revistas publicadas ou eventos organizados,

mas mais importante ainda, porque regista completamente a trajetória de desenvolvimento da literatura chinesa no estrangeiro numa época particular, ao mesmo tempo que preserva os vestígios autênticos deixados por gerações de autores, leitores e participantes culturais chineses. Estes registos constituem juntos o valor mais significativo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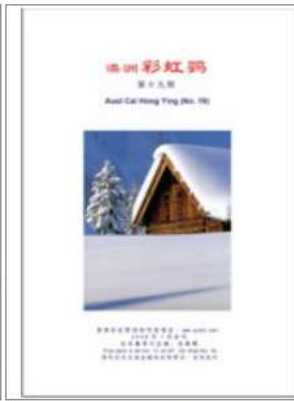
Em janeiro de 2005, com base nesta plataforma, lançámos 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Não era uma "revista eletrónica" ou uma "revista web", mas uma publicação literária trimestral tangível, com um ISSN, impressa e distribuída. Seguem-se os links e as capas dos números do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1: <https://www.azchy.com/>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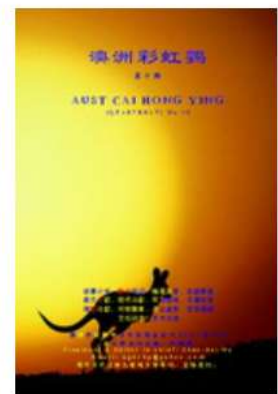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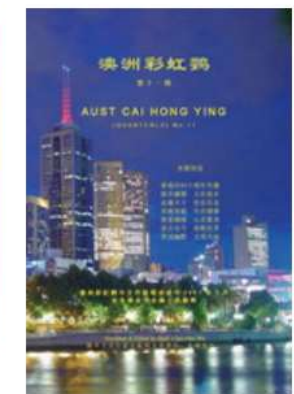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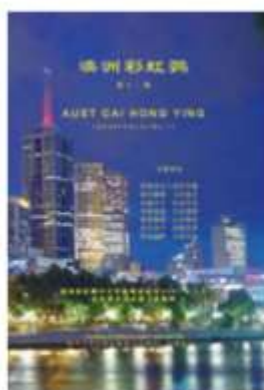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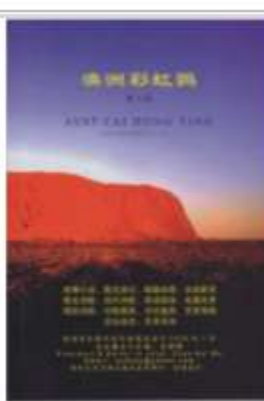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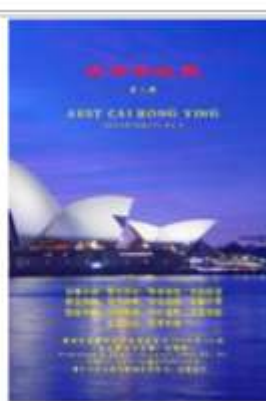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Porque é que 2005 é considerado um ano significativo? Porque dois eventos institucionalmente importantes ocorreram nesse ano.

Primeiro, o lançamento deste trimestral foi o meu ponto de partida como indivíduo independente a entrar num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ção da literatura. Desde o primeiro número, cada número d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oi formalmente preservado pel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entrando na coleção nacional de publicações periódicas. Isto significa que a partir de 2005, as minhas publicações já tinham entrado num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ção da literatura. Não foi algo "alcançado mais tarde", mas uma confirmação institucional que ocorreu simultaneamente desde o primeiro dia de prática independente.

Segundo, a partir de 2006, a coleção completa da revista foi preservada pelo Museu de Literatura Moderna de Pequim, na China. Neste ponto, um trimestral literário chinês iniciado por um indivíduo era preservado simultaneamente por coleções nacionais em dois países. Um trimestral literário chinês popular no estrangeiro ser preservado permanentemente por instituições nacionais em dois países é extremamente raro na história da literatura chinesa no estrangeiro.

Mais tarde, este trimestral recebeu cartas de felicitação do então Primeiro-Ministro australiano John Howard e de seis governadores estaduais. Guardei essa carta, que foi posteriormente arquivada permanentemente. Em termos diplomáticos formais, a carta saudava a "contribuição do trimestral para o enriquecimento da sociedade multicultural australiana". Não foi endereçada a uma instituição, mas a um grupo literário popular fundado por um indivíduo. É extremamente raro na história australiana – o mais alto funcionário administrativo de uma nação enviar uma carta de felicitação a uma organização literária chinesa popular no estrangeiro.

Mais tarde compilei o registo completo de publicação do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m *O Registo Completo dos 21 Números do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ocumentando os factos de publicação destes vinte e um números impressos. Essa carta de felicitação também foi arquivada permanentemen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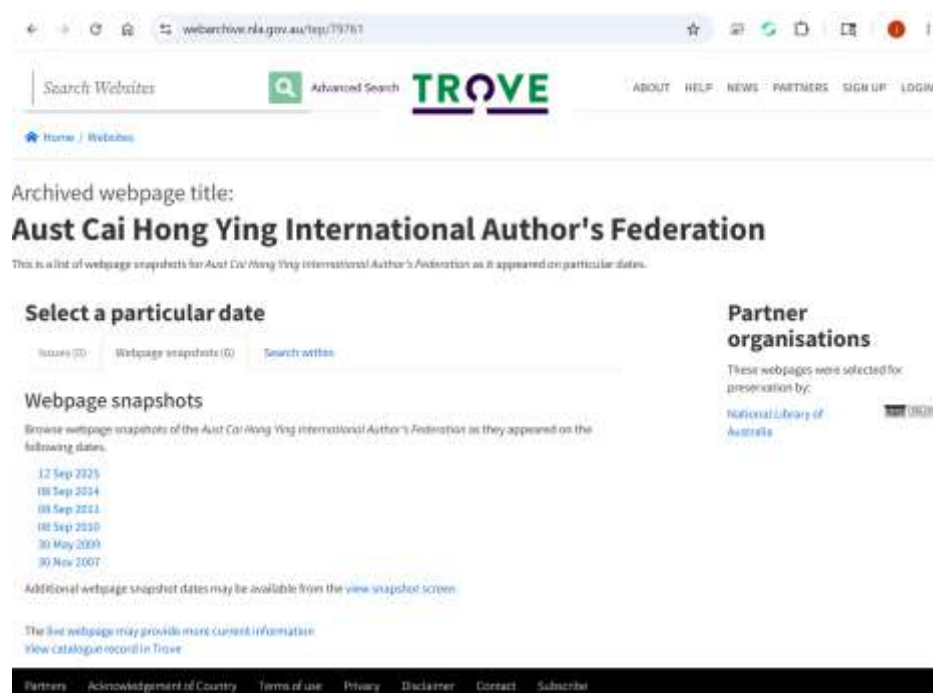
Em 2007, toda a plataforma online – incluindo fóruns, comunidade literária e base de dados de obras – foi ativa e definitivamente arquivada na sua totalidade pelo

sistema PANDORA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A correspondência original dessa época ainda está preservada, também no sistema PANDORA da BNA. Isto significou que 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como um todo – números impressos, plataforma online, dados históricos – tinha entrado num sistema nacional de preservação permanente.

Arquivo espelho permanente do websit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pelo TROVE, link histórico e captura de ecrã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rquivo espelho permanente do websit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pelo TROVE, link histórico e captura de ecrã

espel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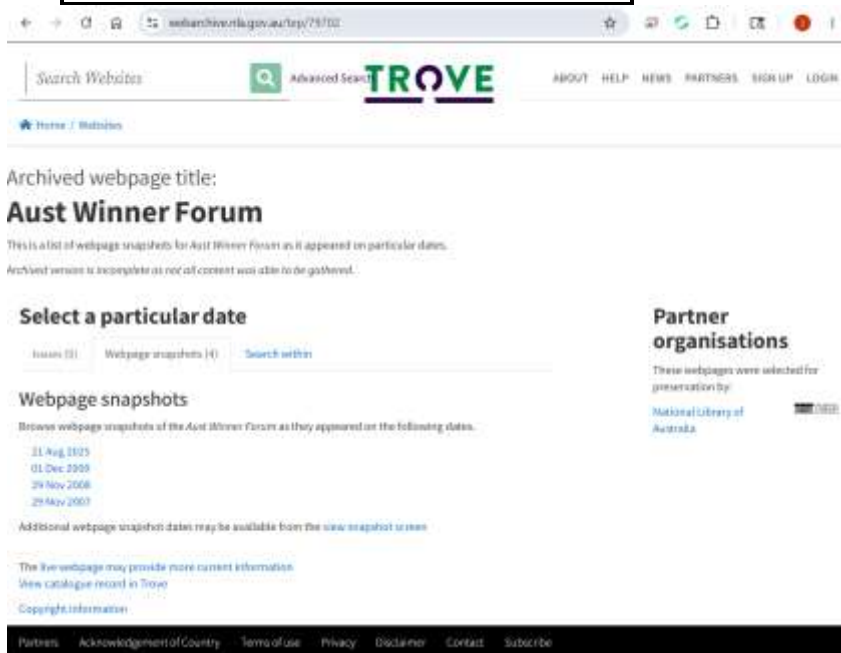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Arquivo espelho permanente d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pelo TROVE, link histórico e captura de ecrã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Link e captura de ecrã espelho do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arquivado pelo TROVE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Mas a história não termina aí. Com as mudanças drásticas da era da Internet, grandes quantidades de primeiras obras literárias digitais estão a desaparecer silenciosamente. Os fóruns declinam, os blogs fecham, a fragmentação das redes sociais substitui a leitura profunda. As centenas de milhares de obras literárias outrora guardadas nos fóruns correm o risco de perda de dados. Muitos dos primeiros membros perderam o contacto, e os manuscritos originais de muitas obras existem apenas numa única cópia dentro da base de dados do fórum.

Assim, em agosto de 2025, lancei uma iniciativa de "resgate da literatura digital" (ver link e captura de ecrã abaixo): extrair o tesouro literário que abrange duas décadas, peça por peça, da base de dados do fórum, convertê-las em páginas web independentes em dez línguas e republicá-las. Em setembro de 2025, tinha convertido com sucesso aproximadamente 70.000 obras em páginas web independentes. Este processo não foi uma migração de um clique, mas uma extração, conversão e publicação uma por uma. Ressuscitar cada obra preserva uma centelha daquela história literária que se desvanece. Ver link e captura de ecrã #6 abaixo: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azchy.com/cn/2007/jinjsai/webpages/2007_azchy_js_content.html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炎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裏 (巫炎2015年)	352篇
巫炎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章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自序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流水落花微雨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Não se trata de preservar "as minhas obras", mas de preservar a memória literária de uma época. Os autores dessas obras estão dispersos por todo o mundo – muitos perderam o contacto, muitos já não escrevem. Mas se eu não tivesse resgatado as palavras que deixaram dos dados do fórum prestes a desaparecer, teriam desaparecido para sempre com o encerramento dos servidores. Isto não é um "projeto pessoal"; é um "projeto de resgate da civilização".

A história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de 2004 até hoje, abrange mais de duas décadas. Experimentou todo o processo, desde a era BBS até à era das redes sociais, do papel ao digital, do monolinguismo ao multilinguismo (dez línguas). Não foi planeada; foi construída passo a passo.

Dentro do quadro da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também criei um arquivo especial – o "Museu de Literatura Wu Ti". O meu pai, Wu Ti (1938-2023), foi um poeta cuja vida atravessava os três espaços culturais da Malásia, China e Austrália. A sua vida abrangeu quase um século, da Malásia para a China, depois para a Austrália, usando a poesia para registar a trajetória de vida de quase um século de um chinês da diáspora.

Usando um método que combina a narrativa familiar em primeira pessoa com a narrativa histórica, organizei a totalidade das suas obras e experiências como emigrante. O meu pai trabalhou nos caminhos de ferro da Malásia; esses carris foram testemunhas da sua vadiagem juvenil. Mais tarde, veio para Sydney e escreveu os seus últimos poemas num jardim estrangeiro. A sua poesia é uma micro-história da diáspora chinesa.

Este museu de literatura representa não apenas uma continuidade cultural entre pai e filho, mas também um raro arquivo civilizacional a micronível. Contém a produção poética de Wu Ti ao longo de quase vinte anos, de 2005 a 2023, incluindo coleções temáticas, seleções, álbuns comemorativos e antologias anuais. Todos os materiais são apresentados em formato de serialização com carimbo de data/hora no fórum, preservando os textos originais, as informações editoriais e os vestígios da interação com os leitores. Cada poema, cada comentário, cada interação tem um carimbo de data/hora claro. Não é um arquivo posterior, mas um registo documental que cresceu em tempo real.

Capítulo 6: A estaca e a sombra da espada (1992–2026)

Em 1992, comecei a minha jornada nas artes marciais, iniciado pelo Grão-Mestre Lin Wenhui, diretor da Hong Kong Qigong Taiji Society (renomeada Tai C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em agosto de 2022). Naquele ano, estava na Austrália há três anos. Sem um mestre ao meu lado, tive que explorar por mim mesmo. Mais tarde, soube que tal "autoaprendizagem" torna quase impossível obter resultados significativos nas artes marciais tradicionais. Treinei sem método sistemático por algum tempo, recebendo instrução do Grão-Mestre Lin Wenhui durante as minhas viagens anuais de regresso a Hong Kong. Este caminho dura agora trinta e três anos.

Em 2024, tornei-me discípulo do Grão-Mestre Shan Ying, cuja linhagem remonta ao grande mestre de Taiji Li Jingwu, tornando-me um herdeiro autêntico da linhagem Jingwu Taiji na Austrália. Tornei-me o herdeiro da 12ª geração do Taijiquan estilo Chen e o herdeiro da 6ª geração do Taijiquan estilo Wu. Mais tarde, da perspetiva de um re-discípulo, escrevi *Uma Breve Biografia do Grão-Mestre de Taiji Li Jingwu – Uma Breve História Moderna do Taiji Chen e Wu*. Este artigo não é uma mera "apresentação de escola"; é um documento sistemático sobre a história da investigação marcial. Nele registei a história lendária de Li Jingwu, conforme narrada oralmente pelo meu mestre Shan Ying, reabrindo as suas portas em 1989 em idade avançada para aceitar dezoito discípulos, e o ensinamento de "empurrar a roda três mil vezes por dia". Publiquei também pela primeira vez o certificado de discipulado emitido a Shan Ying em 1989, assinado pessoalmente por Li Jingwu – isto é uma prova a nível de artefacto para a linhagem de transmissão. Simultaneamente, registei as histórias do Grão-Mestre Chen Fake instruindo pessoalmente o filho de Li Jingwu, Li Shujun, e de Li Jingwu juntamente com os seus pares a guiar o filho de Chen Fake, Chen Zhaokui, testemunhando a amizade e a transmissão entre duas gerações de grandes mestres.

Em 2024, tornei-me discípulo do Grão-Mestre de Xingyiquan estilo Che, Zhao Hongwei, tornando-me o responsável australiano do Xingyiquan estilo Zhao e simultaneamente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australiana.

Mas o meu trabalho nas artes marciais vai além da mera "documentação histórica". Também utilizei o meu próprio corpo como laboratório para estabelecer um sistema de prática psicofísica chamado "Danti Benyuan" (A Origem do Campo de Elixir). O seu conceito central é: o corpo inteiro é o campo de elixir, um sistema aberto em intercâmbio contínuo com o ambiente céu-terra circundante. Não é um slogan, mas baseia-se em evidências corporais registáveis e verificáveis.

Na minha prática, completei uma série de registos de verificação marcial extrema.

Em setembro de 2025, aos 56 anos de idade, em condições ambientais estáveis, completei 75 minutos de posição contínua sobre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sem qualquer apoio externo, equipamento auxiliar ou feedback visual. Não foi uma atuação ou uma competição, mas uma autovalidação dos sistemas corporais. Durante todo o processo, a minha frequência cardíaca manteve-se estável, a respiração natural, a postura firme – o corpo entrou num estado de equilíbrio de "não-gasto, não-raiz, não-intervenção". O vídeo foi arquivado permanentemente.

Em janeiro de 2026, publiquei o *Diário de Prática Danti*. Usando uma linha de tempo como fio condutor, regista sistematicamente os múltiplos segmentos de treino contidos numa única sessão de prática matinal contínua, incluindo a postura da estaca, a espada Taiji, a posição sobre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a "estaca sem raiz" e a integração final. Incorpora a frequência cardíaca, a frequência respiratória, a duração e os parâmetros ambientais recolhidos por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formando uma amostra de prática estruturalmente completa e de circuito fechado. Este é um registo original do estado diário da minha prática marcial.

Aos 57 anos, com um peso corporal de 62,5 kg, participei numa confrontação real com um jovem em forma de 29 anos que pesava aproximadamente 128 kg e

praticava musculação de longa data. Utilizando o poder estrutural da postura da estaca Taiji (Zhan Zhuang), em vez de técnicas de performance, completei um teste de tensão estrutural através de uma diferença de peso significativa. O artigo inclui fotos no local, vídeos, metadados GPS, carimbos de data/hora, registros de frequência cardíaca e documentação do processo, enfatizando que a "integridade estrutural sob pressão"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a técnica externa. Não foi um "concurso de artes marciais", mas uma verificação estrutural. Enquanto a força do oponente era transmitida, dispersada e refletida através da minha estrutura Zhan Zhuang, o que ele sentiu não foi a minha força muscular, mas a força de reação de toda a Terra transmitida através do meu corpo.

Também escrevi *O Corpo é o Universo: A Estrutura Vital do Danti Benyuan*, para validar de forma cruzada a fisiologia humana moderna com clássicos como o *Huangdi Neijing*, elaborando a visão da estrutura vital de que "o corpo humano é um sistema aberto". O artigo documenta o processo empírico de sete anos de levantar às 4h45 todos os dias para praticar à beira-mar, e o sistema de prática psicofísica "Danti Benyuan" que resultou disso. Todos os dados, fotos, vídeos e relatórios médicos foram arquivados de forma independente e permanente para os leitores consultarem e verificarem.

Na teoria das artes marciais, publiquei *Uma Breve Análise de Xuling Dingjin* (Erguer a Coroa e Levantar a Energia). Do ponto de vista da primeira pessoa, desconstruí o conceito clássico de "Xu Ling Ding Jin" em quatro fases progressivas: "Xu – Ling – Ding – Jin". Cada fase é analisada em conjunto com o *Huangdi Neijing*, a teoria dos meridianos e a teoria marcial tradicional, complementada com experiências práticas específicas como a postura da estaca. O artigo constrói assim um caminho prático contínuo que vai do relaxamento físico, da consciência corporal, do alinhamento estrutural até à emissão de força de todo o corpo.

Em 28 de abril de 2026, o Taijiquan entrou oficialmente no currículo universitário de licenciatura chinês. Este é um marco histórico. Aproveitando esta oportunidade, escrevi *A Entrada do Taijiquan n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Uma Reavaliação*

Estrutural da Relação entre os Sistemas de Linhagem e os Sistemas Acadêmicos.

Numa perspetiva estrutural, este artigo reavalia sistematicamente a relação entre o "sistema de linhagem" e o "sistema académico".

Proponho: "O critério final para a validade do Taijiquan não reside na sua curricularização ou institucionalização, mas na capacidade do próprio corpo para funcionar como um todo unificado sem quaisquer dependências externas." Os sistemas académicos são adequados para a organização e difusão do conhecimento, enquanto os sistemas de linhagem assumem a função central de estabelecer e continuar a estrutura corporal. Ambos devem complementar-se, não substituir-se. O artigo não se baseia na via tradicional da revisão da literatura, mas em trinta e três anos de experiência corporal e transmissão autêntica através de quatro linhagens, analisando as diferenças entre os sistemas de conhecimento e as estruturas corporais.

Em março de 2026, também escrevi *O Significado Estrutural do Primeir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jiquan*. Da perspetiva d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elabora sistematicamente as correspondências estruturais entre o corpo, o tempo e o ambiente. Escrevi: "O corpo não existe isoladamente; é um sistema dinâmico capaz de interação em tempo real e ressonância estrutural com o ambiente céu-terra circundante. 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jiquan não é apenas um evento cultural global; é um nó significativo para compreender de novo a relação entre estrutura, cognição e civilização, usando o corpo como ponto de entrada. Tomando a postura do 'Fénix de ouro fica sozinho' e a imagética do fénix formada naturalmente pelo amanhecer como ponto de partida, este artigo propõe: existe uma correspondência estrutural demonstrável entre o corpo humano e a natureza."

Em 2024, a transmissão da minha prática marcial entrou numa nova fase.

Ao longo da minha prática marcial, também documentei vários casos pessoais sobre mudanças em condições físicas medicamente consideradas "irreversíveis".

Um caso de reversão natural por estágios da alopecia androgenética moderada a severa. Publiquei *Um Registo Completo da Reversão Natural por Estágios da Alopecia Androgenética Moderada a Severa*, documentando a minha experiência de perda de cabelo com características próximas do estágio 3V da escala de Norwood-Hamilton. Descreve o processo natural de mudança sem intervenção farmacológica, tratamento médico ou transplante capilar, incluindo a evolução de características-chave como a densidade no vértice, a área de cobertura, a espessura do cabelo e a pigmentação. Declaro explicitamente no artigo: "Salienta-se que é um registo de caso pessoal e um resumo de um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e não constitui uma validação clínica médica ou conclusões a nível populacional."

Reversão da maculopatia. Publiquei *A Reverter a Maculopatia*. Fui seguido durante muito tempo por um oftalmologista devido a problemas relacionados com a maculopatia. Num rastreio recente do fundo do olho direcionado para a diabetes, o relatório oficial do exame oftalmológico emitido por uma instituição médica terceira anotou explicitamente: não foram observados sinais de edema macular, nem sinais de retinopatia diabética. Simultaneamente, nas melhores condições corrigidas, a acuidade visual binocular era de 6/6.

Reversão da descamação do couro cabeludo. Publiquei *A Reverter a Descamação do Couro Cabeludo*, documentando que sem mudar os produtos de higiene capilar, sem usar medicamentos, sem receber tratamento médico ou direcionado, e sem qualquer mudança estrutural no estilo de vida, o fenómeno da descamação do couro cabeludo diminuiu gradualmente até desaparecer essencialmente, paralelamente à progressão da minha prática no tempo. Simultaneamente, apareceu um novo crescimento estável de cabelo preto em áreas que estavam calvas há muitos anos.

Além disso, passei de um estado de extrema sensibilidade ao frio para uma constituição resistente ao frio, capaz de usar roupa de verão e estar ativo a 7°C. Publiquei uma série de artigos detalhando o sistema de classificação da resistência ao frio e o processo completo de transição da sensibilidade extrema ao frio para uma constituição resistente ao frio. No artigo *O Milagre da IA Subestimando a Idade*

em Vinte Anos, registei um fenómeno interessante: quando carreguei fotos pessoais em vários sistemas de reconhecimento de idade por IA, eles estimaram geralmente a minha idade fisiológica como sendo cerca de 20 anos mais nova do que a minha idade cronológica.

Devo declarar explicitamente: Estes são os meus registos de caso pessoal e resumos de um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Não constituem uma validação clínica médica ou conclusões a nível populacional. No entanto, como material de caso original acessível e citável por investigadores de todo o mundo, estes registos são extremamente raros em evidências empíricas comparáveis. Não são provas de "efeito terapêutico", mas casos empíricos de "plasticidade do sistema corporal".

Também escrevi mais de cem relatos de experiência pessoal em artes marciais, como *Posição do Galo de Ouro 23 Minutos, 37 Minutos da Posição do Galo de Ouro, 40 Minutos da Posição Estrutural do Galo de Ouro, A Posição do Galo de Ouro não é Levantar o Joelho do Galo de Ouro, Método para Transpirar na Prática do Taiji a 7 Graus, Roupa de Verão, Emissão de Suor às 7h a 7 Graus*, etc.

Estes registos podem parecer mundanos mas têm significado para a investigação. Se as mudanças físicas de uma pessoa são apenas descritas verbalmente, é difícil para as gerações futuras entendê-las. Mas se registar continuamente a duração do treino, o ambiente, as ações, as sensações corporais e os julgamentos estruturais, forma-se gradualmente um conjunto de materiais rastreáveis. Não são artigos médicos nem manuais de artes marciais, mas registos d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de um indivíduo. Se futuros investigadores estudarem a transmissão d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no estrangeiro, a continuação do treino físico tradicional na sociedade moderna, ou como um indivíduo reconstrói a sua estrutura corporal após a meia-idade, estes materiais podem fornecer amostras específicas.



Capítulo 7: Cordas e obturadores (2019–2026)

Em 2019, após uma pausa de trinta anos, retomei a guitarra.

Nunca tinha recebido formação musical formal. A minha única exposição foram oito aulas básicas num clube de guitarra durante o meu terceiro ano do ensino básico. Não sei ler música, não conheço nenhuma teoria da harmonia, nem entendo arranjos. No entanto, desde 2019, apoiando-me na audição e no tato, completei a criação de letras e música para várias canções originais, aprendi sozinho o estilo de dedilhar (fingerstyle) e posso tocar com competência.

Publiquei *Guitarrista Analfabeto em Música*, documentando o meu processo de recomeçar a guitarra do zero. Desde que retomei a guitarra em 2019 até ser capaz de tocar peças completas, este caminho durou quatro anos. Sem professor, sem livros, apenas ouvidos, dedos e tentativa e erro repetidos.

Publiquei *Letrista e Compositor Analfabeto em Música*, documentando a minha prática pessoal completa de escrita de canções, composição e arranjo, impulsionada pelo pensamento estruturalista, sem qualquer experiência de formação musical formal. Escrevi: "Este caso revela a rota inversa de geração artística: 'A estrutura precede a habilidade, a obra precede o treino, o sistema precede a ferramenta'."

Em *Uma Análise Não Académica da Adaptação Narrativa do Êxodo para Guitarra Fingerstyle*, registei o meu processo de me apoiar exclusivamente na memória auditiva e na exploração tátil, evitando a teoria tradicional da harmonia e a notação musical, e construindo a estrutura musical através da linguagem narrativa do cinema. Preservando a força de propulsão épica da peça original, a obra estende criativamente uma secção que expressa "as consequências e o desdobramento do espaço", verificando a viabilidade da independência das partes e da integridade

narrativa em condições mínimas de gravação (uma única gravação com telemóvel, sem pós-produção).

A minha primeira composição original foi *O Momento Presente*, uma valsa apresentada em estilo fingerstyle. Nas minhas notas criativas, escrevi: "Isto não pode ser considerado uma 'obra'; é mais como um ponto de partida. Antes disso, nunca imaginei que poderia compor. Mas quando os meus dedos encontraram aquelas notas na guitarra, soube que o pensamento estrutural podia funcionar em qualquer domínio – incluindo a música."

Nesse mesmo ano, criei a letra e a música de *O Conto de Fadas do Céu Estrelado*, baseado em experiências de vida reais do meu período de estudos no estrangeiro na Austrália por volta de 1990. Esta obra integra letra e música originais, performance pessoal à guitarra, histórias reais dos meus anos de estudante e arquivos fotográficos históricos. Criada e compilada independentemente por mim, é apresentada em versão bilingue (chinês-inglês), com versões alargadas em francês, alemão, espanhol, russo, árabe, japonês, coreano, português e outras línguas. Escrevi na canção: "Outrora, no auge da minha juventude, deixei a minha casa com uma guitarra às costas. Não sabendo quão vasto era o mundo, parti para ver o que havia além." Essa canção não é apenas uma melodia, mas o eco mais verdadeiro daquela época solitária. A obra é acessível através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e de plataformas de arquivo permanente.

Também compus *Confiando um no Outro*, escrita para os sessenta anos de casamento dos meus pais. A canção diz: "Cultivando durante mil vidas, para ganhar este vínculo de vida. Esperando três vidas, para mil flores na outra margem." Na introdução da canção, escrevi: "Quando os meus pais celebraram o seu sexagésimo aniversário de casamento, quis dar-lhes um presente. Não algo material, mas uma canção. Cada palavra da letra reflete a minha compreensão do seu casamento."

E também *A Lua nas Copas das Árvores*: "Dedilho a minha guitarra, a brisa da tarde é fresca. A lua nas copas, alta no vasto céu." E *A Pérola da Rota da Seda*, ambientada em Dunhuang: "Viajando até ao extremo noroeste, procurando a Rota

da Seda perdida. O Monte Mingsha, cheio de areia amarela, abaixo fica a bela terra pura."

Em 2023, também criei o canal de música original "O Porto da Poesia e do Alaúde", que alberga mais de duzentos vídeos de dedilhar e cantar com guitarra. A descrição do canal indica: "Todas as imagens e músicas são realizadas independentemente pelo autor, desde a letra, a composição, o arranjo até à execução, filmagem e pós-produção, formando um sistema criativo pessoal completo. Aqui, a música não é um embalamento comercial ou uma apresentação em palco, mas uma expressão de si próprio autêntica e sustentada."

Simultaneamente, desenvolvi um sistema de "fotografia extrema". Tirei fotos aéreas de voos comerciais a dez mil metros, capturando as veias sinuosas da terra. Fotografei à beira-mar ao amanhecer, combinando a espada Taiji, a aurora e perspectivas extremas para criar imagens espaço-temporais multidimensionais.

Desenvolvi este sistema em artigos como *O Sistema de Fotografia Extrema: Manifesto Fundacional*. Escrevi: "A fotografia extrema não é uma simples sobreposição de informação. Comprime informação multidimensional – tempo, espaço, velocidade, altura, estrutura corporal – num único quadro. Isto não é um problema técnico, mas estrutural: como apresentar informação multidimensional dentro de um quadro bidimensional."

As obras de fotografia extrema representativas incluem: *Aéreo a 10.000 Metros, as Veias da Terra Serpenteiam* – capturando Uluru a 10.000 metros de altitude a uma velocidade de 893,1 km/h; *O Céu como Água, o Pôr do Sol Vermelho* – usando a superfície da água como espelho para formar uma estrutura simétrica entre o céu e o seu reflexo; *Onde o Mar e o Céu se Encontram, a Energia Vital Sobe* – usando o contraste entre a espada Taiji e a aurora para criar tensão dinâmico-estática; *Descolagem Abortada e Regresso* – documentando o regresso de emergência de um voo após a descolagem devido a uma avaria; *Espada Solitária, Amanhecer Matinal* – usando a silhueta da espada Taiji contra a aurora para tensão

composicional; *Aéreo a 10.000 Metros da Grande Rocha Vermelha, Caminhante do Nevoeiro, Fotografia Espaço-Temporal Multidimensional Extrema*, etc.

Escrevi: "A irreplaceabilidade da fotografia extrema reside nisto: os momentos que captura não podem ser reproduzidos. A perspectiva a dez mil metros, o ângulo da lâmina da espada na luz do amanhecer, o instante em que uma onda bate nas rochas – nada disto pode ser 'encenado'."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025年8月2日 15:45:25 巫朝晖摄影 By JEFFI WU 25.0568S 131.0133E 206° 西南 海拔:9951.1米 速度:930.2公里/小时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025年8月2日 15:45:25 巫朝晖摄影 By JEFFI WU 25.0568S 131.0133E 206° 西南 海拔:9952.1米 速度:930.2公里/小时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Capítulo 8: Uma pessoa e outra publicação – *A Transição Épocal* (2025–2026)

Agora, é tempo de responder a uma pergunta que os leitores podem ter: depois de fazer tudo isto, para onde me dirigi finalmente?

A resposta é outra publicação – [*A Transição Épocal* \(ISSN 3083-5178\)](#)

O aparecimento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não foi o desejo repentino de criar uma revista, mas o resultado da convergência gradual de décadas de experiência anterior. Porque tinha feito impressão, entendia o design, os produtos acabados e o controlo de erros. Porque tinha feito websites, entendia os diretórios, os links, a pesquisa e a manutenção a longo prazo. Porque tinha feito sistemas logísticos, entendia os processos, a automatização e a consistência dos dados. Porque tinha organizado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entendia os autores, as obras e a preservação cultural popular. Porque tinha trabalhado com dez línguas e publicação multiplataforma, entendia as relações entre versões multilingues, metadados, arquivo e pesquisa internacional. Sem esta história prévia, *A Transição Épocal* não poderia ter assumido a sua estrutura atu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possui um Número Internacional Normalizado de Publicações em Série (ISSN). Os ISSN são geridos pelo Centro Internacional do ISSN em Paris. Obter um ISSN significa que a publicação é oficialmente reconhecida pelo sistema internacional de registo de publicações em série como uma revista independente. O Centro ISSN não se preocupa se o editor tem um doutoramento ou um cargo universitário; apenas se preocupa se a própria publicação cumpre os padrões – ter um título independente, ser publicada periodicamente e ter conteúdo com valor académico ou cultural.

Cada artigo tem um Identificador de Objeto Digital (DOI). Os DOI são a base da publicação académica moderna. Um artigo sem DOI é quase impossível de citar de forma estável no mundo académico atual. Cada um dos meus artigos tem o seu próprio DOI, e foi estabelecido um sistema completo de metadados. Em 2026, esta revista e os trabalhos relacionados têm mais de 60 DOI. Onde quer que o servidor esteja no futuro, independentemente de como o website mude, estes DOI apontarão sempre para estes trabalhos.

Possuo um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ORCID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É um sistema global de identificação de investigadores. Liga todos os trabalhos a um único investigador. Qualquer pessoa que procure este ORCID pode ver toda a minha produção académica sem precisar de saber onde trabalho ou o meu título académico.

A revista está catalogada no WorldCat, o catálogo coletivo global de bibliotecas. Operado pela OCLC, as instituições membro do WorldCat incluem mais de 16.000 bibliotecas nacionais e universitárias em mais de 100 países e territórios. Quando uma publicação é catalogada no WorldCat, significa que qualquer biblioteca membro em todo o mundo pode recuperá-la. Isto é uma confirmação do estatuto da publicação dentro do sistema de catalogação de bibliotecas.

A revista está simultaneamente arquivada permanentemente em múltiplas via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is, incluindo: o sistema de coleções digitais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TROVE), a plataforma de ciência aberta do CERN (Zenodo), e a plataforma de ciência aberta da União Europeia (OpenAIRE). O TROVE é o sistema de coleções digitais da BNA, dedicado à preservação de recursos digitais com valor cultural e de investigação nacional. O arquivo pelo TROVE significa que a publicação é considerada parte do património documental nacional australiano e preservada permanentemente. O Zenodo é operado pelo CERN (Organização Europeia para a Investigação Nuclear), e é um componente central da infraestrutura europeia de ciência aberta. O arquivo pelo Zenodo significa que a publicação entra numa via de preservação dentro da infraestrutura de investigação de topo na

Europa. O OpenAIRE é uma plataforma de ciência aberta financiada pela UE que liga os resultados da investigação europeia e os investigadores. Ser arquivado permanentemente pelos três sistemas significa que os trabalhos desta publicação não existem apenas no meu próprio servidor, mas são preservados por múltiplos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independentes, autoritários e distribuídos. Se um dos sistemas falhar, os outros sistemas ainda mantêm cópias completas. Este é o padrão mais alto de preservação digital. Não é uma cache temporária ou um instantâneo de motor de busca, mas uma preservação permanente institucional e transgeracional. Atualmente, e potencialmente no futuro, inúmeras pessoas podem descarregar e preservar estes trabalhos, transformando-os em material histórico valioso que os investigadores podem usar para estudar a história que registei.

Este é o legado documental deixado pela pessoa que estava sempre a trabalhar.

Escrevi vários artigos de investigação sobre esta publicação, incluindo *Declaração Institucionalizada e Nota de Publicação da Revist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Independente Mens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como Revist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Estrutural: Um Estudo de Caso de uma Prática Académica Individual*, *Resumo dos Primeiros Sete Números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e *Análise da Evolução da Estrutura da Página Inicial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Eles documentam sistematicamente a sua transformação, da escrita pessoal e publicação web para uma estrutura documental internacional.

Desde o seu lançamento em agosto de 2025, *A Transição Épocal* publicou dez números consecutivos e pontuais. O número inaugural, os números dois, três, quatro, cinco, seis, sete, oito, nove e dez estão todos arquivados permanentemente através de múltiplas infraestruturas internacionais autoritárias, DOI e do sistema de coleções digitais TROVE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Segue-se uma captura de ecrã #6 da página inicial do website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http://www.times.net.au/A_Transi%C3%A7%C3%A3o_Epocal_(ISSN_3083-5178)) (ISSN 3083-5178) <https://times.net.au/>:

30/05/2026, 06:53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he screenshot displays the website for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t the top, it features the title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nd '第十期 隆重推出 Issue 10 Now Available'. Below this, a banner for the 10th issue is shown with the text '一个长期扩展中的知识、系统与 IP 生态 A Long-Term Expanding Knowledge, Systems & IP Ecosystem' and '巫朝晖独立创作 40+ 部作品 40+ Independent Works by Jeffi Chao Hui Wu'. The website includes a navigation bar with icons for '十语同步 10 Languages', '长期出版 Continuous Publication', and '国际归档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A central banner reads '见证 1986-2026 变迁 • 见证留学生、新移民、华人历史 • 记录互联网发展 • 构建...'. Below this, there are buttons for '主刊 Archives', '专题与新书 Topics', and '项目结构 Structure Overview'. A language selection bar at the bottom lists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German, Arabic, Japanese, and Portuguese.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page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international archiving, listing institutions like WorldCat, Trove, Zenodo, ORCID, and OpenAIRE. It also includes a portrait of the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and a list of his works and achievements.

Estes links e capturas de ecrã representam um ponto de viragem a longo prazo: a minha progressão da escrita pessoal inicial, da publicação web e do registo em fóruns para uma estrutura documental internacional mais estável. A publicação em dez línguas não é uma simples tradução. Gerir simultaneamente o chinês, inglês, francês, espanhol, japonês, árabe, alemão, português, russo e coreano significa manter a sincronização de títulos, resumos, textos principais, capas, nomes de

ficheiros, metadados, tabelas de conteúdo, links e relações de versão. Um erro numa versão linguística poderia mais tarde afetar a pesquisa e a citação. Estas dez línguas cobrem coletivamente uma população estimada entre 4,9 e 5,1 mil milhões de pessoas, aproximadamente 60-65% da população mundial. A parte realmente árdua aqui não é uma publicação única, mas que para cada número, cada artigo, cada anexo, tudo deve ser verificado repetidamente, para ser tanto legível por humanos como identificável por máquinas, e aceitável para bibliotecas e bases de dados.

Além disso, publiquei *Demonstração de Engenharia Institucional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a Conectar-se ao Catálogo Global e 618 Coordenadas no WorldCat*, documentando como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pode fazer com que os seus trabalhos entrem nos sistemas de pesquisa das bibliotecas globais.

Em 2026, o sistema de dez línguas continua a expandir-se.

Capítulo 9: A teoria emerge da prática

Após uma longa prática, comecei a escrever artigos teóricos sobre alguns problemas subjacentes recorrentes.

Publiquei *A Filosofia dos Limites – Declaração Fundacional Original*. Nessa declaração, escrevi: "A filosofia dos limites não toma a especulação como ponto de partida, mas baseia-se em dezoito documentos já publicados que registam práticas reais e casos institucionais. Argumenta que a investigação filosófica deve começar pelos resultados já alcançados, analisando retrospectivamente as estruturas repetíveis da prática que os tornam possíveis, sem pressupor hipóteses causais ou juízos normativos. Qualquer refutação eficaz deve primeiro examinar estes fundamentos empíricos."

Publiquei *A Lei da Consequência* (versão inicial) e *A Lei da Consequência* (versão completa). Propõe a estrutura de "a consequência precede a causa" e estabelece o sistema dos três axiomas da "lei da prioridade da consequência", da "lei da organização gravitacional" e da "lei do fecho empírico". Na versão inicial, escrevi: "Não é a 'causa' que impulsiona a 'consequência', mas a 'consequência', como objetivo pré-existente e campo gravitacional, que organiza retrospectivamente todas as 'causas' na realidade." Isto é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da lógica causal linear da filosofia tradicional.

Na versão completa, elaborei: "Ao contrário da filosofia teórica tradicional, a *Lei da Consequência* está mais próxima de uma via de 'filosofia empírica' – o seu quadro teórico não provém principalmente de especulações de gabinete, mas é um resumo estrutural construído sobre 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do autor no mundo real. Os numerosos casos no texto provêm dos próprios projetos reais do autor, funcionando continuamente durante muito tempo, incluindo o sistema de edição multilingue, a operação a longo prazo do fórum, a construção de sistemas transdisciplinares e práticas criativas de alta intensidade."

Na introdução da versão completa, escrevi: "*A Lei da Consequência* não é uma teoria 'que pensei', mas um resumo 'que vivi'. Não é uma filosofia de gabinete, mas uma filosofia de laboratório – e o sujeito experimental é a minha vida inteira. Desde o sistema de trabalho remoto de 1993 até à revista académica em dez línguas de 2025, cada passo que dei validou a proposição central da Lei da Consequência: primeiro o objetivo (consequência), depois as ações organizadas em torno dele (causas)."

Também publiquei *A Filosofia dos Limites: Explorando as Camadas da Consciência e dos Sistemas*, propondo a "camada sistémica" como a verdadeira estrutura subjacente do problema da consciência. Sugere que a consciência não é a fonte da experiência e do significado, mas um sistema executivo que opera sobre a camada sistémica. A camada sistémica é composta pelo sistema corporal, pelo sistema de risco, pelo sistema de custo, pelo sistema de incentivo e pelo sistema de morte, que determinam juntos as condições da experiência, do comportamento, da escolha e da civilização.

Usando uma experiência de pensamento onde "os humanos e a IA trocam de corpos", este artigo revela a rutura executiva, a rutura do feedback e a rutura do significado que ocorrem após a separação da consciência e da camada sistémica, demonstrando que a transferibilidade da consciência não equivale à continuidade da experiência, do eu ou da civilização. O artigo declara: "O centro da discussão deve passar de 'se a consciência pode ser carregada' para 'se a camada sistémica pode ser migrada'. O sistema de morte constitui a restrição final da civilização e é também o determinante chave da capacidade da civilização para continuar através dos suportes. Quando o sistema de morte passa de uma restrição inevitável para uma opção tecnológica, a lógica civilizacional original, a estrutura ética, o mecanismo de formação do eu e o sistema temporal de custos falharão coletivamente."

Em *A Filosofia dos Limites: O Sistema de Morte para a IA*, estendo esta reflexão às futuras questões existenciais da IA e da vida à base de silício. O artigo reexamina o futuro da IA a partir da perspectiva dos sistemas civilizacionais, propondo a

necessidade e racionalidade de um "sistema de morte" para a civilização à base de silício. Declara: "Quando uma civilização à base de silício adquire a capacidade de produção, atualização e tomada de decisão autónomas, desenvolverá inevitavelmente uma estrutura sistémica interna sobre o 'direito a existir' e o 'direito a terminar'. Esta estrutura não é um ponto final biológico, mas um sistema funcional para a iteração e estabilidade da civilização."

Também publiquei *Matriz Estrutural Multidimensional*, resumindo sistematicamente o meu próprio quadro filosófico estrutural, que cobre mais de dez campos completamente diferentes e constrói um sistema de conhecimento pessoal verificável, rastreável e transferível.

Em abril de 2026, publiquei *O Algoritmo Hiperdimensional: Uma Redefinição do 'Cálculo' em Si Mesmo*, propondo uma redefinição do conceito fundamental de "algoritmo", quebrando os limites da estrutura linear tradicional "entrada-passo-saída". O artigo indica que um algoritmo não precisa de estar confinado a fórmulas matemáticas ou passos ordenados, mas pode ser uma estrutura relacional multidimensional, sobreposta, aleatória mas ordenada. Nesta estrutura, os dados já não são apenas entradas ou saídas, mas podem ser atributos nodais com múltiplos pontos de início e fim; um resultado já não é apenas um ponto final, mas também pode tornar-se um novo ponto de entrada; os metadados não precisam de ser modificados repetidamente, mas podem corresponder a diferentes estados e resultados através de pontos de entrada estruturais e mudanças relacionais.

Em maio de 2026, o décimo número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apresentou a *Lei da Consequência* como o seu eixo teórico central, propondo pela primeira vez sistematicamente a relação interativa estrutural entre "consequência" e "causa". Reexamina a relação entre a realidade e a civilização futura a partir de múltiplos ângulos, incluindo a criação, a existência, a consciência, os sistemas, a civilização, a IA e as evidências empíricas a longo prazo. Tanto a (versão inicial) como a (versão completa) da *Lei da Consequência* foram incluídas neste número e na sua

série suplementar,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a evolução da teoria, desde os registos de pensamento bruto até uma forma estrutural sistematizada.

Também escrevi artigos como *A AGI Já Chegou, Se a IA Dominar o Mundo, Depois de a IA se Separar Completamente da Humanidade e A Humanidade Entrou no Universo 25*. Estes trabalhos abordam a IA e as estruturas civilizacionais e são mais propensos a serem confundidos com afirmações exageradas. No entanto, o meu foco não é seguir tendências. Provém da observação a longo prazo da colaboração homem-máquina, do processamento de informação, da automatização editorial e do design de sistemas: quando as ferramentas se tornam cada vez mais poderosas, o que realmente falta aos humanos pode não ser a capacidade operacional, mas o julgamento estrutural, a definição de problemas, a ligação transdisciplinar e a responsabilidade a longo prazo. A IA pode ajudar na escrita, tradução e organização, mas sem experiência original, objetivos estruturais e limites de julgamento, não pode substituir as cadeias internas formadas por décadas de prática de um indivíduo.

Capítulo 10: A Matriz Civilizacional de Quatro Redes

Em setembro de 2025, publiquei o artigo *A Matriz Civilizacional de Quatro Redes*, resumindo sistematicamente as quatro plataformas originais construídas ao longo de mais de vinte anos. Não são websites isolados, mas formam um sistema completo de arquivo

civilizacional.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 A origem da civilização da informação.

Fundada em 2004, desenvolveu-se de um primeiro site de notícias para um fórum ainda ativo. O número total de utilizadores registados nos dois fóruns ultrapassa os quatro milhões,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mais de 1,1 milhões de mensagens originais e dados de interação. Desde 2005, tem transportado as comunicações e os registos dos chineses em todo o mundo, alcançando uma vez o milagre de 566.000 visitantes online simultâneos. Durante um período considerável, foi um dos sites de informação com mais tráfego no hemisfério sul. No mapa da civilização digital, preserva milagrosamente a "ecologia digital primitiva" da comunidade chinesa no estrangeiro do início do século XXI. Estes dados tornaram-se um "fóssil vivo" para a investigação sobre a cultura dos primórdios da Internet. O seu arquivo permanente pela BNA eleva-o de um fórum privado a um património digital nacion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O jardim da civilização literária. Aclamada como o Oásis da Cultura Chinesa no Hemisfério Sul, é uma das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populares patrióticas mais influentes. A partir de 2005, publicou 21 números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preservados pela BNA e pelo Museu de Literatura Moderna de Pequim. O meu projeto em curso "resgate da literatura digital" está a transmitir o tesouro literário que abrange duas décadas, em dez línguas, para todos os cantos do mundo. Até à data, selecionei mais de 60.000 obras aqui, e através da conversão para dez línguas, produzi mais de 100.000 páginas web independentes. Esta iniciativa desmantela

proativamente as muralhas em torno da literatura chinesa, transformando-a numa "base de dados literária" estruturada acessível globalmente. A sua escala e forma organizacional não têm precedentes em projetos liderados pessoalmente.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O campo empírico da civilização marcial. Esta plataforma preserva permanentemente os meus registos empíricos completos em artes marciais, qigong e cultivo da saúde. Do Taiji estilo Chen, Taiji estilo Wu, ao Xingyiquan e ao Zhan Zhuang, às respostas corporais da circulação do qi, documentei tudo através de artigos e imagens. Transforma as artes marciais internas de "transmissão oral e compreensão cardíaca" em "conhecimento explícito" que pode ser lido, analisado e verificado. Usando o meu corpo como laboratório, produzo casos concretos como *66 Minutos da Posição do Galo de Ouro*, que contêm dados, tempos e respostas fisiológicas, estabelecendo um "arquivo empírico" de grande significado modern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tradicionais, tornando-o uma ponte preciosa que liga a filosofia experiencial oriental e a ciência do desporto ocident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 A âncora futura da civilização do pensamento. Esta é a plataforma que alberga a minha revista mensal multilingue com um ISSN oficial, preservada permanentemente pela BNA como documento nacional. A "publicação simultânea em dez línguas" é uma prática revolucionária, que assegura a difusão sincrónica e precisa das ideias civilizacionais à escala global, evitando os mal-entendidos causados pelo atraso da tradução. O arquivo sucessivo do número inaugural e dos números seguintes pela BNA indica que uma instituição nacional o considera uma fonte de pensamento contínua e permanente digna de ser preservada.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fundada em 2004, continua ativa. O número total de utilizadores registados nos dois fóruns ultrapassa os quatro milhões, preservando completamente mais de 1,1 milhões de mensagens originais e dados de interação. Durante um pico de visitantes no início de 2026, este fórum, baseado numa arquitetura de 2001, viu os visitantes simultâneos aproximarem-se

repetidamente do recorde histórico de aproximadamente 566.000, com o sistema a permanecer estável e sem qualquer tempo de inatividade. Registei este fenómeno num artigo de análise técnica intitulado *20260205_Pico de Visitantes do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Globalmente, 99% dos fóruns silenciaram. No entanto, este velho fórum, com uma arquitetura de mais de duas décadas, carregou um tsunami de 566.000 visitantes simultâneos (arquivado permanentemente pelo TROVE em setembro de 2025). Isto não é apenas um milagre técnico, é o efeito de cauda longa do valor do conteúdo – os motores de busca e a infraestrutura académica continuam a dirigir os leitores para lá porque o conteúdo não se encontra em nenhum outro lugar.

Escrevi na conclusão do artigo: "Estes quatro websites constituem juntos a minha 'Matriz Civilizacional': Australian Winner é a origem da civilização dos fóruns; Rainbow Chiness é o jardim da civilização literária; Taiji AU é o campo empírico da civilização marci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é a âncora futura da civilização editorial. Não construí contas efémeras nas redes sociais, mas um espaço civilizacional tridimensional e multidimensional. Se as gerações futuras quiserem estudar a civilização digital chinesa do início do século XXI, só precisam de entrar nestes quatro portais (arquivados permanentemente pelo TROVE em setembro de 2025) para vislumbrar o ecossistema completo. O seu valor final reside na sua 'exaustividade' e 'não reprodutibilidade' – proveniente dos meus vinte anos de tempo, da acumulação de capacidades em quatro domínios principais, e tendo recebido uma certificação a nível nacional. O que realizei é a proteção final da civilização por um indivíduo na era digital: deixar não apenas obras, mas um ecossistema civilizacional completo, vivo e autossuficiente."

Capítulo 11: O fio condutor de trinta anos

Se se considerarem as minhas experiências dos últimos trinta anos em conjunto, elas parecem à superfície muito dispersas: estudos no estrangeiro, trabalho manual, impressão, escola noturna, logística, TI, websites, literatura, fóruns, fotografia, música, artes marciais, edição, teoria, IA, sistemas documentais internacionais. Muitas pessoas, ao verem esta amplitude, podem supor que é caótico. Mas quando eu próprio olho para trás, vejo um fio condutor muito claro: sempre lidei com questões de sistemas, estrutura e registo.

A gráfica ensinou-me o design, os erros e a entrega no mundo físico. Quase dez anos de escola noturna ensinaram-me que o conhecimento deve complementar a experiência do mundo real. O protótipo de trabalho remoto ensinou-me como os processos continuam quando as pessoas não estão no local. 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ensinou-me como automatizar negócios complexos. A faturação e os sistemas fiscais inteligentes ensinaram-me como os dados, os custos e as responsabilidades formam um circuito fechado. Os websites e os fóruns ensinaram-me como o conteúdo pode persistir a longo prazo. As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ensinaram-me como a cultura popular pode ser preservada. As artes marciais ensinaram-me como a estrutura corporal muda através do treino a longo prazo. A música e a fotografia ensinaram-me como os sentimentos, o tempo e a expressão deixam vestígios. *A Transição Épocal* permitiu-me colocar estas experiências novamente num sistema de edição internacional pesquisável. O meu trabalho teórico surgiu de nomear e organizar estes princípios subjacentes após toda a prática.

Não percebi este fio condutor quando era jovem; surgiu gradualmente enquanto olhava para trás durante um longo período. Ao viver as experiências, muitas vezes se resolvem apenas problemas imediatos; só com tempo suficiente e perspetiva se vê que elementos aparentemente sem relação se apoiavam mutuamente. A

experiência da gráfica em 1992 afetou mais tarde o meu controlo das capas e do design. O sistema logístico de 1997 afetou mais tarde a minha compreensão da automatização dos processos editoriais. A experiência dos websites em 2004 afetou mais tarde a minha ênfase na preservação a longo prazo e nas portas de entrada de pesquisa. A estrutura corporal adquirida nas artes marciais afetou mais tarde, por sua vez, a minha compreensão das estruturas teóricas. Se a vida de uma pessoa é julgada apenas por rótulos externos, é fácil ser mal julgado; só escrevendo estas ligações internas pode o leitor compreender verdadeiramente como este caminho se formou.

Capítulo 12: Independência

Na minha experiência, "independente" não é uma palavra bonita, mas uma situação realista. Ser independente significa não ter nenhum cargo académico fixo que responda por si, nenhuma equipa de investigação para dividir o trabalho, nenhum financiamento institucional para assumir os riscos, nenhum sistema de editora para gerir todo o trabalho posterior. A independência também significa liberdade – a liberdade de escolher as suas próprias perguntas, o seu próprio caminho, a sua própria língua e a sua própria estrutura, sem ter que seguir completamente os limites disciplinares estabelecidos. Mas a liberdade não é facilidade, e a independência não é arbitrariedade. A verdadeira independência deve ser sustentada por trabalhos mais duradouros, registos mais claros e cadeias de evidência mais completas.

O mal-entendido e desdém mais comuns à investigação independente é que as pessoas perguntarão primeiro a que universidade, que instituição, que disciplina pertence. Este questionamento não é completamente sem sentido, porque o sistema de conhecimento moderno tem dependido durante muito tempo da identidade institucional para confirmar a fiabilidade. No entanto, se a investigação, prática e publicação de uma pessoa se estendem por muitos anos, e os trabalhos estão disponíveis publicamente, têm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um ISSN, um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estão arquivados internacionalmente, preservados por bibliotecas nacionais e catalogados em bibliotecas globais, então a forma de os avaliar não pode parar em "ter um cargo universitário". A afiliação institucional é um caminho, mas não o único caminho do conhecimento. Especialmente na era digital, um autor independente de longa duração também pode entrar no espaço de conhecimento público através de obras publicamente disponíveis, prática sistemática e infraestrutura internacional.

A minha independência não foi afirmada verbalmente, mas foi-me imposta pelo trabalho diário. Tenho de projetar os meus próprios sistemas, escrever os meus próprios artigos, escrever o meu próprio código, organizar as minhas próprias páginas web, lidar eu mesmo com as versões multilingues, manter os meus próprios websites, verificar os meus próprios links, enfrentar eu mesmo os mal-entendidos dos leitores e suportar eu mesmo todos os meus erros. Não tem os degraus claros de um caminho académico tradicional, mas forma outro tipo de validação a longo prazo: as obras existem? Os links funcionam? Os sistemas funcionam? Os registos são contínuos? O material pode ser pesquisado? As gerações futuras podem rastreá-lo?

Capítulo 13: Internacional

A palavra "internacional" também não pode ser vista superficialmente. Não se trata apenas de traduzir um artigo chinês para inglês, nem de adicionar algumas palavras inglesas a um título. A verdadeira internacionalização envolve pelo menos vários níveis: linguisticamente, permitir o acesso a leitores de diferentes línguas; documentalmente, dar aos trabalhos identificadores estáveis e portas de entrada de citação; a nível das plataformas, permitir que os trabalhos entrem em sistemas reconhecíveis por diferentes países e instituições; a nível da preservação, garantir que os trabalhos não dependam apenas de um website pessoal; a nível da pesquisa, permitir que os futuros leitores os encontrem através de múltiplas vias. A minha publicação em dez línguas, os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o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o arquivo internacional e a catalogação em bibliotecas globais estão todos organizados em torno destes níveis.

A estrutura de dez línguas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não é um adorno para mim, mas uma estratégia de disseminação e preservação. O chinês é a minha língua principal de expressão, mas se ficar apenas no chinês, as obras são facilmente confinadas a um círculo linguístico. O inglês expande a possibilidade de pesquisa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o francês, o espanhol, o árabe, o alemão, o português, o russo, o japonês e o coreano permitem que as obras entrem em mais ambientes linguísticos. Diferentes versões linguísticas não garantem que todos as lerão, mas aumentam as possibilidades de serem descobertas, citadas, comparadas e estudadas no futuro. Para um autor independente, este trabalho é muito pesado, mas também é uma forma importante de quebrar as fronteiras do monolinguismo.

"Internacional" também significa que os trabalhos são colocados em infraestruturas transfronteiriças. Estas instalações não são o meu website pessoal, nem o meu cartão de visita pessoal, nem o meu diretório pessoal, nem a minha coleção privada. Cada uma pertence a diferentes sistemas de conhecimento público. Quando os

meus trabalhos entram nestes sistemas, os leitores podem encontrar alguns registos sem passar por mim pessoalmente. Isto é importante, porque o verdadeiro conhecimento público não pode depender inteiramente da explicação do próprio autor. O autor pode apresentar-se, mas os trabalhos e os registos devem ser independentemente descobríveis em sistemas externos.

Capítulo 14: Académico / Investigador

O termo "académico" (ou "investigador") é o mais controverso, porque muitas pessoas o equiparam a professores universitários, doutoramentos ou cargos em instituições de investigação formais. Tal entendimento tem as suas razões históricas, mas é incompleto. Um académico deve ser antes de mais alguém que estuda problemas a longo prazo, cria obras, as expressa publicamente e aceita a pesquisa e a preservação. Um académico institucional é uma forma; um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é outra. Um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pode não ter um cargo universitário, mas deve ter capacidade de investigação sustentada, obras públicas, consciência metodológica, consciência documental e responsabilidade a longo prazo. Alguém que apenas expressa opiniões ocasionais não pode ser chamado de académico; se se autodenomina sem obras e registos, também é difícil de sustentar.

Não entendo "académico" como um estatuto elevado, mas como um estado de trabalho a longo prazo. Se uma pessoa pode fazer perguntas continuamente, escrever claramente sobre as suas experiências, conectar diferentes campos, tornar as suas obras pesquisáveis, rever continuamente a sua expressão, transformar a sua experiência pessoal em material público – tudo isto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o título em si. Os meus escritos abrangem logística, edição, internet, literatura chinesa, artes marciais, prática corporal, preservação digital, inteligência artificial, filosofia e estruturas civilizacionais. À superfície, a extensão é enorme, mas não são montagens aleatórias; desdobram-se continuamente em torno das minhas experiências pessoais, sistemas, estruturas, práticas e registos.

Se tenho alguma peculiaridade, não é que seja mais forte do que os outros num único ponto, mas que estes fios coexistiram durante muito tempo e foram depois organizados numa estrutura pesquisável, preservável e continuamente extensível. Muitas pessoas estudaram no estrangeiro, geriram um negócio, escreveram artigos, praticaram artes marciais, construíram websites, entenderam logística, tiveram

interesses em música e fotografia, e tiveram alguma forma de pensamento teórico. Mas a combinação de uma pessoa que mantém estas atividades continuamente durante mais de trinta anos e as conecta através de websites, revistas,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versões em dez línguas, sistemas de bibliotecas e registos internacionais é relativamente rara. O seu significado não é esmagar os outros com a "singularidade", mas fornecer uma amostra individual extremamente rara para a investigação futura.

Ao repensar todo o processo, apercebi-me de que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não é um estatuto obtido repentinamente um dia, nem um título conferido por alguma instituição.

Se temos de procurar um ponto de partida relativamente claro no tempo, então 2005 pode ter um significado especial.

Em janeiro de 2005, 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foi oficialmente lançado e entrou no sistema nacional de conservação da literatura. A partir deste período, o meu trabalho em literatura, edição,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preservação cultural, prática sistémica, investigação transdisciplinar e registo a longo prazo formou uma trajetória em contínuo desenvolvimento.

Nos mais de vinte anos seguintes, independentemente das mudanças no ambiente de trabalho, na tecnologia ou na sociedade, nunca interrompi estas práticas.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continuou a desenvolver-se,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continuou a funcionar, 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continuou a melhorar, a prática marcial e corporal continuou a ser registada, *A Transição Época* continuou a ser publicada, e numerosos resultados de investigação e práticas continuaram a entrar nos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documental.

Portanto, para mim, o significado de 2005 não é a obtenção de uma identidade, mas a formação, a partir desse ano, de uma linha diretriz contínua e ininterrupta de prática cultural e investigação.

O título de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como é visto hoje não é o resultado de nenhum projeto único, nem a avaliação formada por um único artigo ou livro, mas a convergência natural no tempo destas práticas a longo prazo, registos contínuos, explorações transdisciplinares e acumulação documental.

Ao refletir sobre esta jornada, apercebi-me de que o que é realmente importante pode não ser um título particular, um website particular, um artigo particular, ou mesmo um sistema particular em si mesmo, mas sim por quanto tempo estas práticas podem durar e por quanto tempo depois ainda podem ser encontradas, lidas, citadas e verificadas.

Quando saí da China para a Austrália em março de 1989, não sabia para onde o futuro me levaria. Na minha vida posterior, passei por diferentes fases: estudos no estrangeiro, impressão, edição de meios de comunicação, sistemas de trabalho remoto,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prática de artes marciais, criação fotográfica, estudo da música e investigação transdisciplinar. Muitas coisas não estavam planeadas antecipadamente, mas tomaram forma gradualmente durante o longo processo da prática.

Estas experiências podem parecer dispersas, mas sempre giraram em torno do mesmo fio condutor: aprendizagem contínua, prática contínua, registo contínuo, criação contínua.

Em maio de 2026, criei dezenas de obras independentes que obtiveram DOI e entraram em múltiplos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documental, arquivo académico e pesquisa bibliotecária. Estes incluem a revista mensal *A Transição Épocal*, bem como documentos temáticos, trabalhos de investigação independentes, registos empíricos, explicações de sistemas e publicações relacionadas. Contando os DOI independentes, o número de trabalhos relacionados é próximo de setenta, muitos dos quais, em termos de escala de conteúdo, exaustividade estrutural e independência documental, têm as condições para se tornarem livros separados. Especialmente no quadro do sistema de edição em dez línguas, muitas obras não

são simples artigos curtos, mas podem ser preservadas e disseminadas a longo prazo como documentos independentes ou monografias especializadas.

Estes trabalhos abrangem logística inteligente, finanças inteligentes, prática editorial, cultura marcial, investigação transdisciplinar, pensamento estrutural, observação civilizacional, experiências pessoais e outras direções. Através de diferentes canais – DOI, ORCID, platafor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académica, sistemas de preservação de bibliotecas nacionais e redes de catalogação de bibliotecas globais – formam vias de preservação e pesquisa a longo prazo.

Para mim, estas inclusões significam mais do que um simples aumento no número de obras. Mais importante ainda, documentam o processo de prática contínua, aprendizagem contínua e organização contínua ao longo de décadas. Das experiências pessoais iniciais, das práticas de trabalho e das explorações de interesses, até à investigação sistemática posterior, ao registo cultural e à edição transdisciplinar, muitas experiências inicialmente dispersas transformaram-se gradualmente em literatura que pode ser preservada, citada e pesquisada.

Estes trabalhos não provêm de uma equipa de investigação universitária, nem de uma instituição de investigação, organismo de financiamento ou sistema de operação de capital comercial. Com a exceção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e recebeu um patrocínio pessoal do Sr. Zeng Li que permitiu a publicação até ao vigésimo primeiro número, a maioria dos projetos tem dependido durante muito tempo do meu próprio tempo fora do trabalho. D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a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d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a *A Transição Épocal*, do registo da prática marcial à investigação transdisciplinar,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trabalho foi construída sobre uma prática independente a longo prazo.

Olhando para trás, compreendi que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não é um título obtido num dia, nem uma identidade conferida por uma instituição. É mais como o resultado natural de um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Quando a aprendizagem, o

trabalho, a investigação, o registo e a criação em diferentes campos continuam durante décadas, quando estas práticas formam gradualmente um sistema de documentação que pode ser preservado e pesquisado a longo prazo, as pessoas começam a tentar usar um certo nome para descrever este caminho.

Se 1989 foi o ponto de partida da minha vida australiana, então 2005 parece ser o verdadeiro ponto de partida estável deste longo caminho de prática académica e cultural. As práticas culturais contínuas, as atividades editoriais e as investigações transdisciplinares posteriores formaram gradualmente o corpo principal deste caminho.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regista este processo de acumulação contínua, prática contínua e formação final de um sistema de documentação.

Capítulo 15: O preço da estrutura

Olhando para trás agora, tudo isto pode soar muito organizado e planeado. Mas a verdade é que nada foi planeado; tudo foi forçado pela realidade.

O sistema de trabalho remoto de 1993 foi necessário porque precisava de resolver problemas práticos. O conceito d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de 1997 surgiu porque vi pontos fracos de eficiência no armazém de um amigo. O fórum de 2004 foi necessário porque precisava de um lugar para armazenar os meus próprios escritos e comunicar com outros. O trimestral impresso de 2005 apareceu porque sentia que a literatura online precisava de um suporte mais digno. A integração do sistema de 2013 foi necessária porque não queria que vinte anos de dados se dispersassem. A *Transição Épocal* de 2025 nasceu porque nenhuma plataforma existente podia acomodar todas as minhas realizações transdisciplinares.

Cada passo foi forçado pela necessidade. Não porque "queria fazer algo", mas porque "não tinha outra escolha".

Este estado de "não ter outra escolha" determinou que a minha forma de trabalhar é fundamentalmente diferente da maioria das pessoas. Não tenho equipa, nem capital, nem apoio institucional. Desde a rede discada de 1993 até à publicação em dez línguas de 2025, durante mais de trinta anos, completei independentemente toda a cadeia de trabalho, desde a arquitetura técnica subjacente até ao design institucional de alto nível, sem qualquer apoio de recursos externos. Cada elo – desde a manutenção do servidor até à criação de conteúdo, desde o design do sistema até ao alinhamento com padrões internacionais – foi suportado por mim sozinho.

O preço desta forma de trabalhar é enorme. Durante muitos anos, praticamente não tive férias. Levanto-me às 4h45 todos os dias, vou para o mar para praticar, criar e pensar, depois começo o dia de trabalho. O meu *Diário de Prática Danti* regista tudo

isto: levantar às 4h45, prática da postura da estaca, da espada Taiji, da posição sobre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dos passos sem raízes à beira-mar, usando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para recolher a frequência cardíaca, a frequência respiratória, a duração e os parâmetros ambientais, formando uma amostra de prática estruturalmente completa e de circuito fechado.

Escrevi num artigo: "Isto não é uma atuação de 'autodisciplina'; é uma 'maneira de estar vivo'. Se não vivesse assim, não teria sido capaz de realizar todo o trabalho transdisciplinar mencionado acima. Levantar-me às 4h45 todos os dias não é porque posso suportar mais dificuldades do que os outros, mas porque este é o único ritmo que encontrei para poder lidar simultaneamente com o trabalho em dez áreas diferentes. Enquanto o resto do mundo ainda dorme, já completei o trabalho criativo central do dia. Mantive este hábito durante sete anos."

Mas nunca considero isto como "sofrimento". Escolho viver assim porque vi uma possibilidade que outros não viram: uma pessoa comum, sem se prender a nenhuma instituição, pode usar as suas próprias provas empíricas e a sua estrutura para construir um sistema de conhecimento completo que pode ser reconhecido pelo sistema académico internacional. Esta possibilidade merece ser verificada com toda a minha vida.

Se se olhar para um único segmento, posso ser apenas um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empresário, administrador de websites, designer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participante em organizações literárias, praticante de artes marciais, entusiasta da música, fotógrafo ou escritor. Cada identidade por si só é insuficiente para explicar a minha experiência completa. A parte realmente difícil é que estes caminhos não estão separados. A gráfica treinou a minha sensibilidade para o design e os erros; a logística treinou o meu julgamento dos processos e riscos; a TI treinou a minha compreensão da estrutura e da automatização; os websites treinaram a minha consciência da disseminação e da preservação a longo prazo; as artes marciais treinaram a minha experiência da estrutura corporal, do centro de gravidade, da resistência e da ordem interna; a música e a fotografia treinaram a minha captura do

tempo, do espaço, do ritmo e da presença; a escrita e a edição reorganizaram estas experiências em documentos legíveis pelas gerações futuras.

Não quero que este documento seja lido como uma queixa, nem como uma autoglorificação. Para uma pessoa que caminhou durante mais de trinta anos, o que realmente merece ser preservado não são as emoções, mas o caminho verificável. O que foi feito quando, que obras foram tornadas públicas, que sistemas funcionaram, que literatura tem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que revistas têm ISSN, que páginas web são preservadas por bibliotecas nacionais, que registos podem ser reabertos pelos leitores – tudo isto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qualquer avaliação abstrata. Porque se uma vida só existe na memória oral, é facilmente esquecida; mas se é escrita em artigos, construída em sistemas, colocada em páginas web, recebe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é introduzida em bibliotecas e vias de pesquisa internacionais, já não é apenas uma memória pessoal, mas torna-se material que as gerações futuras podem continuar a rastrear.

Nunca fui formalmente aceite por nenhuma universidade, instituição de investigação ou sistema nacional de avaliação de títulos académicos. Precisamente por isso, caminhei num caminho completamente meu.

Este caminho foi percorrido durante décadas. Não tem fim. Porque o que construí não é uma carreira, mas um arquivo a nível civilizacional, em contínuo crescimento, que pode ser pesquisado, citado, estudado e transmitido pelo futuro.

Se as gerações futuras quiserem saber, nesta época em que a civilização digital apenas começava, como uma pessoa lutou sozinha contra a entropia dos sistemas, só precisam de entrar nestes quatro websites para ver um ecossistema civilizacional completo, vivo e autossuficiente.

Aquelas horas invisíveis

Ao refletir sobre estas trinta anos de experiência, um dos mal-entendidos externos mais comuns é que por detrás destes websites, organizações, sistemas e projetos editoriais deve haver uma grande equipa, financiamento fixo ou pessoal dedicado a tempo inteiro. Quando as pessoas veem nomes com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A Transição Épocal*",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pensam naturalmente em escritórios, secretarias, departamentos editoriais, equipas técnicas e sistemas administrativos. De facto, a realidade é bastante diferente do que muitos imaginam.

Com a exceção do trimestral impress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e recebeu o apoio e patrocínio do Sr. Zeng Li durante o seu período de publicação, permitindo que continuasse até ao vigésimo primeiro número, a grande maioria do trabalho tem dependido durante muito tempo principalmente do meu próprio tempo fora do trabalho. Desde a primeira gráfica, da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da manutenção de fóruns, até a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sistemas financeiros inteligentes, organização literária, registo marcial, edição em dez línguas e arquivo documental,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trabalho não foi realizada a tempo inteiro, mas acumulada pouco a pouco fora do trabalho regular, da vida familiar e dos assuntos diários.

Muitas pessoas veem que os websites estão online, os artigos estão publicados, os sistemas funcionam, as revistas são publicadas, mas raramente veem os longos processos que precederam estes resultados. Um website que funciona continuamente durante mais de vinte anos não é porque foi construído repentinamente num dia, mas devido à sua manutenção, atualização, cópia de segurança e reparação constantes durante vinte anos. Um sistema que funciona de forma estável a longo prazo não é devido a um design bem-sucedido uma vez, mas

a inúmeras modificações, testes e melhorias contínuas após a aplicação prática. Uma revista que é publicada continuamente não é devido à conclusão de um número, mas porque por trás de cada número há repetições de escrita, edição,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organização de dados, design de capa, verificação de links, processamento de metadados e preservação a longo prazo.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tem funcionado continuamente desde 2004,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tem-se desenvolvido continuamente desde 2004, *A Transição Época* tem sido publicada continuamente desde o seu lançamento em 2025, e o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regista e organiza continuamente conteúdo relacionado com artes marciais, saúde e prática corporal. Estes nomes podem parecer representar diferentes instituições, mas por trás deles corre o mesmo fio condutor a longo prazo: prática contínua, registo contínuo, construção contínua.

Muitos me perguntaram como consegui perseverar durante tanto tempo. Não tenho um método especial. Muitas vezes, é simplesmente trabalhar durante o dia e continuar a escrever à noite; gerir os assuntos diários durante o dia e organizar os materiais à noite; enquanto outros descansam, continuo a manter os websites, testar sistemas, traduzir artigos, desenhar capas ou compilar documentos históricos. Ao longo de décadas, estas tarefas aparentemente fragmentadas foram-se ligando gradualmente, formando finalmente os vários sistemas, websites, organizações, documentos e publicações que vemos hoje.

Se há uma característica comum nestes resultados, é que quase nenhum foi concluído com um esforço único; foram formados por uma acumulação contínua durante um período de tempo muito longo. O que realmente consumiram não foi o esforço de um único dia, mas o investimento contínuo de tempo ao longo de décadas. Muitas pessoas veem os resultados finais, mas eu estou mais ciente de que o que sustenta estes resultados são aquelas noites, fins de semana e anos invisíveis.

Olhando para trás, não comecei desde o início a dar a mim mesmo uma identidade sonante. O meu caminho foi primeiro a sobrevivência, depois a prática, depois o sistema, e só mais tarde se tornou gradualmente investigação e registo. Durante muitos anos, apenas me dediquei a desmontar problemas um por um, a deixar vestígios do que tinha feito um por um, e a religar experiências aparentemente sem relação entre diferentes domínios. Quando estas experiências se estendem ao longo de mais de trinta anos, quando estes artigos, sistemas, revistas, websites, identificadores permanentes, ISSN, identificador de investigador, plataformas de arquivo, catálogos de bibliotecas e registos de bibliotecas nacionais se encaixam, o que ilustram já não é apenas como uma pessoa se nomeia, mas como uma pessoa, sem um cargo académico fixo, utilizou a prática a longo prazo, as obras públicas e os registos internacionalmente pesquisáveis para traçar o seu próprio caminho académico.

Esta é a minha história. O caminho de um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em terra estrangeira para um Académico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Principais identidades atuais e áreas de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do autor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registra, ao longo de uma linha cronológica, a jornada de aprendizagem, prática, pesquisa, publicação e exploração do autor de 1989 a 2026. Através de mais de três décadas de acumulação contínua, múltiplas áreas de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e identidades relacionadas tomaram forma gradualmente. Estas identidades não surgiram simultaneamente, nem provêm de uma única carreira; formaram-se gradualmente através da prática em diferentes estágios e continuaram até ao presente.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e investigador interdisciplinar

O autor esteve durante muito tempo envolvido na prática e pesquisa interdisciplinar, abrangendo publicação, disseminação cultural,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cultura de artes marciais, fotografia, estudo musical, documentação histórica, design de sistemas e áreas afins. Os resultados relevantes foram preservados a longo prazo através de livros, revistas, websites, documentos temáticos e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de literatura.

Fundador e editor-chefe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O autor é o fundador, redator independente e editor-chefe de *A Transição Épocal*, uma revista mensal eletrônica em dez línguas. Desde o seu lançamento em 2025, a revista tem sido publicada simultaneamente em chinês, inglês, francês, espanhol, japonês, árabe, alemão, português, russo e coreano, e as suas obras relacionadas entraram sucessivamente nos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e recuperação documental.

Presidente fundador d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ês

Em 2004, o autor fundou 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 desde então tem atuado como seu presidente fundador. Esta organização tem-se dedicado durante muito tempo ao intercâmbio literário chinês no estrangeiro, à publicação de obras e à difusão cultural, publicando vinte e um números da revista trimestral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e formando um registo de prática cultural que abrange mais de duas décadas.

Fundador d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Em 2004, o autor fundou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Este website documentou durante muito tempo a sociedade chinesa australiana, a vida dos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as atividades culturais e os materiais históricos relacionados. Continuou em operação até ao presente, tornando-se uma parte importante da história do desenvolvimento da internet chinesa na Austrália.

Designer de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O autor esteve durante muito tempo envolvido na logística internacional, desalfandegamento, armazenagem, transporte e prática de sistemas relacionados, desenvolvendo gradualmente um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projetado independentemente e testado em operação real de longo prazo. Estes sistemas foram aplicados em ambientes comerciais autênticos durante um longo período, dando origem a sistemas de finanças inteligentes, gestão automatizada e práticas relacionadas.

Fundador e presidente do Colé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O autor é o fundador e presidente do Colé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dedicando-se há muito tempo à difusão d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Taijiquan, Xingyiquan e práticas culturais relacionadas, com o objetivo de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e o intercâmbio da cultura tradicional chinesa na Austrália.

Fundador do Danti Benyuan

Com base na prática marcial de longo prazo e na pesquisa física, o autor propôs e estabeleceu o sistema “Danti Benyuan”. O conteúdo relevante gira em torno da consciência corporal,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auto-observação e experiência pessoal, e tem sido continuamente registado e organizado.

Praticante da transmissão do Taijiquan e Xingyiquan

O autor é o 12º herdeiro do Taijiquan estilo Chen, o 6º herdeiro do Taijiquan estilo Wu, e simultaneamente o responsável australiano do Xingyiquan estilo Zhao. Ele persistiu durante muito tempo na prática do Taijiquan, Xingyiquan e artes marciais tradicionais relacionadas, enquanto continua a envolver-se na organização documental e na difusão cultural.

Praticante de publicação independente

O autor esteve durante muito tempo envolvido na impressão, composição tipográfica, edição, publicação e edição digital. Da primeira gráfica e da revista *Chinatown* à posterior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edição eletrônica, documentação temática e sistema de publicação em dez línguas, formou uma prática contínua de publicação independente que abrange mais de trinta anos.

Criador em fotografia e música

O autor esteve durante muito tempo envolvido na criação fotográfica e no estudo da música. As suas obras fotográficas abrangem paisagens naturais, documentação humanista e fotografia astronómica. Na música, praticou persistentemente a execução de guitarra, a escrita de canções originais e atividades criativas relacionadas, tratando-as como parte da sua documentação cultural de longo prazo.

Registador de longo prazo

Para além das áreas acima mencionadas, o autor registou e organizou consistentemente a sua prática pessoal, observações sociais, atividades culturais e campos relacionados. Estes registos formaram finalmente websites, revistas,

documentos temáticos, livros e vi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documental, constituindo o sistema de prática global apresentado neste livro.

As identidades e áreas de prática acima mencionadas não estão isoladas umas das outras; formaram-se gradualmente ao longo de décadas de aprendizagem, trabalho, pesquisa e prática, constituindo juntas o conteúdo principal registado em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Conclusão: O caminho continua

Este livro não é uma conclusão, mas apenas um começo.

Devido às limitações de espaço, muitas das experiências, sistemas, práticas e resultados de investigação neste livro só podem ser esboçados. Quer seja o sistema logístico inteligente, o sistema financeiro inteligente, o sistema de trabalho remoto,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o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Transição Épocal*, a prática marcial, ou as investigações transdisciplinares e explorações teóricas conexas, nenhum pode ser completamente desdobrado num único livro.

Portanto,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é mais como um mapa do que o próprio conteúdo. Regista as grandes linhas deste caminho, mas não pode substituir cada detalhe ao longo do caminho.

Sempre acreditei que nenhum ponto de vista, teoria, sistema ou resultado prático deveria ser julgado com base em informações parciais. Da mesma forma, para entender esta jornada de vida, não se deveria basear num único capítulo, numa única obra, ou num único fragmento.

Na atual era da informação altamente fragmentada, as pessoas estão habituadas a formar juízos baseados numa frase, num parágrafo, num título, ou mesmo numa captura de ecrã. No entanto, muitas coisas só revelam o seu verdadeiro significado quando são colocadas de novo no seu contexto completo.

Se no futuro alguém tiver perguntas, interesses ou opiniões divergentes sobre certas experiências, pontos de vista, sistemas ou resultados de investigação neste livro, não espero que concorde primeiro comigo. Prefiro que regresse às próprias fontes documentais, leia os trabalhos, registos e materiais já publicados, compreenda o contexto da sua criação, o processo da sua formação e as relações entre eles, e depois forme o seu próprio julgamento.

Acredito que qualquer julgamento verdadeiramente valioso não deve ser baseado em boatos, mas na leitura; não em fragmentos, mas no todo.

Quanto à resposta, talvez não esteja neste livro.

Existe nos sistemas, websites, documentos, registos e obras deixados ao longo das últimas décadas, bem como no pensamento independente que os leitores formam após a leitura.

E este caminho —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 continua.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Sobre o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é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investigador interdisciplinar e praticante da edição independente.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Foi estudar para a Austrália em 1989 e desde então se dedica há muito tempo à edição, à disseminação cultural, à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aos sistemas logísticos inteligentes, à prática de artes marciais e à investigação interdisciplinar. Fundou sucessivamente o Clube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a Rede de Informação Australian Winner, o Fórum Australian Winner, o Colégio Internacional Australiano de Qigong Taiji, e a revista mensal em dez línguas *A Transição Épocal*, entre outras plataformas culturais e de investigação.

Em 2026, publicou dezenas de obras, algumas das quais receberam DOI e foram arquivadas permanentemente em múltiplos sistemas internacionais de preservação e recuperação documental. A sua prática abrange a literatura, a edição, a construção de websites, a disseminação cultural, o design de sistemas, a investigação em artes marciais e o registo de longo prazo.

O Caminh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é a sua primeira obra de documentação histórica pessoal a registar sistematicamente a sua prática de vida de 1989 a 2026 e o processo de formação de um investigador independente internacional.

[ЖИЗНЬ]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 Почти сорокалетне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от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тудента к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му практику

Автор: Джеффи Чао Хуэй Ву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этой книге

Это не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е мемуары, а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Когда люди впервые слышат титу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они часто сомневаютс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и это просто самоназнач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Однако эта книга не пытается ничего доказывать с помощью титулов. Скорее, она пытается зафиксировать путь.

С момента учебы в Австралии в 1989 году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2026 года, то, что эта книга фиксирует, — это не процесс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записи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ого, достаточен ли этот путь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титу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читатели могут судить сами после прочтения.

То,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эта книга, — это не выводы, а процессы; не ярлыки,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е сам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а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делает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озможной.

Аннотация к книге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описывает реальный опыт и многолетнюю практику Джеффи Чао Хуэй Ву с момента его учебы в Австралии в 1989 году до 2026 года.

За более чем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автор прошел через множество этапов — учебу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ременную работу,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графию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 СМИ,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практику и передачу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фотографию, изучение музыки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постепенно формируя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практика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основателя культур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системного дизайнера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егистратора.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ая по 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ии, эта книга фокусируется не на успехах или неудачах, а на том, как эт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нимали форму через многолетнюю практику. От дней автор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тудента в Мельбурне до открытия бизнеса в Сиднее и работы в полиграфии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м деле (включая типографию и журнал *Чайнатаун*); от построени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до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ети Winner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луба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от практики и передач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до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десятиязычного ежемесячного журнала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 эта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ирует подли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обыч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непрерывно учится, исследует, практикует, записывает и публикует.

С момента запуска системы публикации DOI в ноябре 2025 года и по май 2026 года автор получил почти семьдесят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работ, имеющих DOI, и

вошел в несколько систе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включ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библиотеку Австрал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латформы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открытую науч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сети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независимых DOI число связанных работ приблизилось к семидесяти, многие из которых уже достигли масштаба, 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для отдельной книж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формируя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ширяющуюся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ую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Эта книг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личной записью роста и архиво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на фиксир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челове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но и процесс,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тор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тре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ыстраивал свою структуру знаний, свою систему практики и сво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накопл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 это лишь обобщающий термин, принятый для удобства понимания читателем. Эта книга не пытается доказать какой-либо титул ил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фиксаци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прак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и публикации авторо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почти четыре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а также обширного массива литературы, фотографий, рукописей и публичных арх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тал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личный опыт, а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2005: Отправная точка более чем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2005 год стал важным поворотным пунктом в моей жизни.

В том году я основ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 начал публиковать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Что еще более важно, начиная с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я был занят работой,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ерывал свое обучени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запись, инновации и практику. Культур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истемный дизай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более поздни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и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моей жизни 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 сей день.

Если 1989 год был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моей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жизни, то 2005 год ближе к важной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е мое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карьеры. Начиная с этого года, обучение уже не было только для работы, практика уже не была только для заработка на жизнь, и запись уже не была просто личной привычкой — он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устойчивую публичную культурную практику,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накопление знаний.

За более чем два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сновал 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множ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х платформ, включ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лледж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https://taichiau.org/>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Фору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Winn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Десятиязычный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журнал

<https://www.times.net.au/>

Эти платформы охватывают множество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ключая литературу,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практику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тали

важ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для моего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записи,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непрерывных инноваци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л, участвовал и посещал различ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мены,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публикац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обмены боевыми искусствам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обытия, продолжа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развитию и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ию смеж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Многие важны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работы, системы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можно проследить до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сегодня, 2005 год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точка во времени, а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неразрывная главная ли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которая сохранилась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Многие из важных работ,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ультурных платфор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появившихся позже, берут свое начало в устойчивом накоплении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Пролог: Чужой ночной дождь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в основном описывает мою практик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здатель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Австралии с 1989 по 2026 год. Мое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 Китае с 1968 по 1989 год,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ранний трудовой опыт здесь не раскрываются и оставлен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труда.

В 1989 году я ступил на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студенты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у меня было мало денег, а будущее было огромным неизвестным.

В том году меня трижды увольняли в Мельбурне. Причины были разными, но коренная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в том, что я был «неудоб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всегда спрашивал: «Нет ли способа получше?»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меня прооперировали холодной ночью в экстр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Лежа на больничной койке в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без единог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рядом. Холод анестез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ся от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по всему телу. Глядя в потолок, меня наполняла только одна мысль: я не могу здесь сломаться.

По прибытии в Австралию я начал каждую неделю 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дом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звонки были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ими тогда, 2,70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х доллара в минуту,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почты еще не было. Моя первая работа помощником на кухне оплачивалась всего 2 доллара в час. Я вложил все свое одиночество, страх и упорство в эти слова, пересекающие океан. Позже в одной из своих песен я написал строчку: «Не каждая встреча ведет ко дню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Эта фраза впервые проросла из трещин тех дней.

То время учебы научило меня, что без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ой записи личный опыт легко рассеиваетс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С тех пор я начал осознанно превращ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в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актики. В ранние годы в Австралии я делал много, 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есвязанных вещей. Около 1992 года я переехал в Сидней и основал типографию, о чем позже написал в *Перв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и *Мой третий день обучения печатному делу*. Печать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нанесение текста на бумагу; это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макета, машин, бумаги, времени, клиентов, затрат и частоты ошибок. Человеку, входящему в эту отрасль в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нужно изуч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технологию, но и оценку заказов, общение с клиентами, обработку файлов, ритм поставок и принятие рисков.

Позже я почти десять лет посещал вечернюю школу, изучая логику, менеджмент, ИТ-поддержку, контроль рисков и друг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те ночи были не просто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сертификатов; они был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обрать и перестроить базов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Я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и, такие как *Поиск работы в Австралии в 1989*, *Девять лет вечерней школы под дождливым фонарем* и *Выживание в Мельбурне*. Эти тексты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икливаться на трудностях, а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 как человек, не имея готового пут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 жизненный опыт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о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о страданиях. Те испытания не сломили меня; они, наоборот, воспитали во мне почти инстинктивную привычку: делать все самому, решать свои проблемы самому, мыслить структур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кто не организует все за тебя, и нет гот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на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положиться. Эта привычка стала истоком всей моей последующей работы.



На фотографии изображен сам автор, сделанной во время его учебы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 Саут-Ярре, Мельбурн, Австралия (около 1990 года). Многие из историй,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ых в этой книге, начались именно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этом периоде обратитесь к *Сказке звездного неб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Глава 1: Мельбурн – Отправная точка эпох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тудента (1989–1992)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ыживание, адаптация, обучение

В 1989 году я ступил на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студенты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у меня было мало денег, а будущее было огромным неизвестным.

В том году меня трижды увольняли в Мельбурне. Причины были разными, но коренная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в том, что я был «неудоб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всегда спрашивал: «Нет ли способа получше?»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меня прооперировали холодной ночью в экстр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Лежа на больничной койке в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без единог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рядом. Холод анестез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ся от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по всему телу. Глядя в потолок, меня наполняла только одна мысль: я не могу здесь сломаться.

После операции я начал каждую неделю 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дом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звонки были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почта еще не был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Я вложил все свое одиночество, страх и упорство в эти слова, пересекающие океан. Позже в одной из своих песен я написал строчку: «Не каждая встреча ведет ко дню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Эта фраза впервые проросла из трещин тех дней.

То время учебы научило меня, что без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ый опыт легко рассеиваетс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С тех пор я начал осознанно превращ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в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актики.

Я написал *Поиск работы в Австралии в 1989*, *Девять лет вечерней школы под дождливым фонарем* и *Выживание в Мельбурне*. Эти тексты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ликиваться на трудностях, а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 как человек, не

имея готового пут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 жизненный опыт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 мельбурнский период я работал в среднюю смену на простой фабрике печенья и часто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домой после полуноч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еще до рассвета, я вставал рано, чтобы учить английский и машинопись.

После переезда в Сидней в 1992 году я почти десять лет посещал вечернюю школу, изучая логистику, менеджмент, ИТ-поддержку, контроль рисков и друг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те ночи были не просто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сертификатов; они был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обрать и перестроить базов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феврале 1992 года я покинул Мельбурн и отправился в Сидней.

Это был не простой переезд. В свете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без этого переноса все, что последовало далее – типография, журнал *Чайнатаун*,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ошло бы п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ой жизнен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Это одна из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поворотных точек во всем это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и.

Глава 2: Сидней – Новое начало (1992)

Звук печатного станка и зарожд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С февраля 1992 года моя жизнь вошла в сиднейский период.

Около 1992 года я вместе с партнером основал типографию в Сиднее.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сегодня, это был не просто обычный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ий опыт; это был мой первый реальный выход 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 сложной системы. Типографи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нанесение текста на бумагу. Она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общение с клиентами, обработку файлов, набор, бумагу, краски, машины, сроки сдачи, контроль ошибок, калькуляцию затрат и оценку качества. Клиенты видят только конечный продукт, но оператор должен обрабатывать каждую деталь. Одна опечатка, небольшое отклонение в макете, поломка машины, проблема с партией бумаги – любая из них могла обернуться убытком. Позже я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и, такие как *Перв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и *Мой третий день обучения печатному делу*, описывая этот опыт.

Первое, что я узнал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это то, что реальный мир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прощ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усердно работаешь. Вы должны превратить хаос в шаги, шаги в процессы, процессы в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операции, а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операции в стабильную поставку. Уроки 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очень конкретны: файл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о и его формат; макет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эстетика, но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условий печати; партия работы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немедленный заказ, но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доработки, время достав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лиента. Позже, когда я работал над веб-сайтами, логистико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м делом и многоязычным набором, я мог видеть следы, оставленные моей ранней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Быть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 — это не значит

сегодня изучать немного того, а завтра немного этого;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Журнал *Чайнатаун*. Первый скачок в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ях

В том же 1992 году мой партнер основал журнал *Чайнатаун*.

Я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нем, изучая набор и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 в процессе. Это был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мощь»; это был мой первый реальный выход в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мир. Типограф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у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а журнал *Чайнатаун* представлял перв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То, что эти две линии появилис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 1992 году, не было случайностью. Печать помогла мне понять границы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осителей, а журнал познакомил меня с макетом,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м содерж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с авторами, каналам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отзывами читателей. Что еще важнее, в ходе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я совершил прыжок от «печатника» к «участнику 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 дела». Набор научил меня связи между макетом и порядком чтения;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 научило мен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фильтраци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зже: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Эта основная линия публикации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берет начало здесь. Без этого двой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и журнале в 1992 году не было бы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как стабильно выводить контент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тот период я продолжал посещать вечернюю школу почти десять лет, изучая логику, менеджмент, ИТ-поддержку, контроль рисков и т.д. Усердно работать днем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учиться ночью было не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м выбором, 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Без достаточных комплексных навыков в чужом обществе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легко застрять на очень узкой позиции.

Логистика научила меня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товара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временем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менеджмент научил мен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процессам; ИТ-поддержка научила меня системам, данным и сбоям; контроль рисков научил меня перехва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до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произойдут. Спустя годы, когда я переоценивал сво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логис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сво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свою систему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и публикаций и структуру своего веб-сайта, я понял, что те, казалось бы, разрозненные курсы вечерней школы уже дав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во мне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комплексную основу.

Я пишу это не как вдохновляющую истор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стоящий рост редко бывает вдохновляющим. Это просто выдерживание, день за днем, изучение того, чего не знаешь, наведение порядка в хаотичном, медленное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было невыносимо, во что-то управляемое.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только читает без реаль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его понимание мира склоняется к теории; если он только действует без привычки к учебе, его опыт остается частичным. Мои ранние годы были постоянным переключением между этими двумя полюсами: днем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с клиентами, машинами, счетами, работой и жизнью, а ночью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в класс, чтобы переосмыслить ре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структуре знаний.

Глава 3: Удал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ка (1993–2013)

Около 1993 года я уже практиковал прототип системы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Когда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ят об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е, люди думают о видео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облач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гновенных сообщениях. Но в те времена сложность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не в передов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ах, а в том, как работа делится, как передаются файлы, как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ся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и как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процессы, когда людей нет на месте. Позже я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этот опыт в *Структурном 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рототипа системы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1993 года*.

Термин «прототип системы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 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слишком сложным. Проще говоря, он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оцессу, когда в эпоху, когда сетевые условия и офисн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были гораздо менее развиты, чем сегодня, часть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изначально требовала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а месте, передавалась в другое место с помощью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оцессов и делегирован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ажным был не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ный инструмент, а структура. Как работа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когда кого-то нет на месте? Как подключ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ий шаг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предыдущего? Как избежать пропусков при передаче файлов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Есл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шибка, как проследить цепочку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Эти вопросы постоянно возникали позже в мо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системах, обслуживании веб-сайтов и многоязычных рабочих процессах.

В 1997 году я начал 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 концепци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лог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Многие люди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логистику транспортом, думая, ч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перемещение товаров из точки А в точку Б. Но каждый, к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импортной торговлей и таможенным

оформлением, знает, что логистика — это очень сложная цепочк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Данные о клиентах,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счета-фактуры, упаковочные листы, расписания судов, порты, коды ТН ВЭД, пошлины, внутренний транспорт, складирование, затраты, инкассация, налоги и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 ошибка в любом звене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задержкам, штрафа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расходам или спорам с клиентами. Позже я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и, такие как *1997 – Прототип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лог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1997: Проверка десятков тысяч записей за 5 секунд*.

То, что я называл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логистикой» в своей ранней практике, — это не популярный сегодн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а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Он преобразовал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изначально полагалась на ручной опыт, ручную проверку, ручную память, в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извлечени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оповещени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блокирование ошибок и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ую генерацию. Например, если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счете-фактуре неполна, система не должна ждать, пока человек обнаружит это в конце; она должна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проблему по мере ввода данных. Именование файлов не должно зависеть от временных рукописных заметок; клиент, регион, заказ и тип должны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включаться в имя файла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й сортировки и отслеживания. Расчет затрат не должен полаг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на мысленный опыт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равила, налоговые ставки, коды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ы. Слож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написании прост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а в выявлении всех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точек ошибок в реальном бизнесе и в том, чтобы заставить систему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част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принятие решений заранее.

Около 2005 года моя систем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вступила в более конкретную фазу, включающу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е выставление счето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сбор данных, инвентаризацию по QR-кодам и штрих-кодам, концепцию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набжения и др. Позже я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это 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выставления счетов 2005 год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бора данных 2005*

года – *Задумана в 1997, *Система инвентаризации по QR-кодам и штрих-кодам 2005 года** и *Концепц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набжения 2005 года*.

Для обычного читателя QR-коды и штрих-коды для инвентаризации можно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придание товарам и данным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ую личность. Если каждый товар, каждая партия запасов, каждый файл могут быть точно идентифицированы и отслежены, это уменьшает ручной поиск, ошибочные отправки, пропуски и путаниц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выставления счетов более сложна: она не просто печатает счет-фактуру, а делает счет-фактуру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всей бизнес-цепочки. Она должна знать, кто клиент, что за товары, как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затраты, как об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налоги, как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вложения, как называются файлы и как указываются ошибки. Позже я развил это 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логистическую и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работающую 20 лет и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поколения, *Зрелая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оверена более чем 20-летним непрерывным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 и Проверенную времене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налог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за 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В 2013 год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ступила в фазу зрелой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Если смотреть только на названия этих статей, их легко принять за простые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Но для меня они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историю практики. Реальная сложность систем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продвинутой она кажется во время разработки, а в том, может ли она объяснить бизнес-логику двадцатилетней давности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ся реальным опытом. Мног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красивы в бизнес-планах, но быстро терпят неудачу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ьный бизнес полон исключений, ошибок, изменений в последнюю минуту и лич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Я настаиваю на описании своих систем в стать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чу, чтобы этот опыт оставался только в компьютерных программах. Программы устаревают, программ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заменяется, компьютеры

выбрасываются, но если структура, логика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сценарии ясно записаны, то буду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могут понять, как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разработчик систем доэпохи ИИ, без большой команды, облачных платформ или капиталь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решал сложные реальные бизнес-задачи.

Глава 4: Китай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 Интернете (2004)

В 2004 году я осн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сеть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и «Фору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Winner».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старой и новой версий форума превысило 4 миллиона. В пятницу, 20 марта 2026 года, в 19:15,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нлайн-посетителей превысило 662 000.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вместе с моим отцом, г-ном Ву Ти (Ву Кайтэн), я основ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и 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платформу (www.azchy.com). Когда сегодня люди видят веб-сайт, они думают только о страницах, трафике и рейтингах. Но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назад веб-сайты имели друг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ни был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и центра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порталам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ми для публикац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архивами, местами для общения людей и записями меняющихся времен. Позже я написал *2004: Создани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ети Winner* и *2004: Я основал два веб-сайта на уров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еб-сайт в рабоч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епрерывно в течение года несложно, но делать это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 это уже не просто вопрос веб-страниц. Приходится иметь дело с сервер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ми, доменными именами, резервным копированием, атаками, миграцией,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ю старых систе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контентом,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поисковых систем. Также приходится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с быстрой сменой эпох: после эры форумов появились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ети; после эры настольных компьютеров доминирующим стало чтение с мобильных устройств;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ногие ранн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еб-сайты исчезли, те, что остались, ста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ми. Многие люди гонятся за новейшими платформами, редко осознавая, чт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является формой ценности. Веб-сайт, который существует боле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охраняет не только статьи, но и язык, эстетику, стили обсужд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леды жизн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ммигранто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эпохи.

В 2007 году два созданных мной веб-сайта –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www.azchy.com) и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были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системой

PANDORA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с регулярными обновлениями в течение многих лет, последние из которых были в августе и сен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PANDORA — это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ект веб-архив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а TROVE — это ее система цифровых коллекций.

Архивация та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имеет и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чем индексация обычными поисков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Поисковые системы фокусируются на немедленной видимости, тогда как архив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ой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веб-сайт считается цифровым наследием, имеющим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культурную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авечно. Это не временный кэш, 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жпоколенческо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даже если м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ерверы прекратят работу, этот контент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систем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и будет доступен будущи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

Материал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позже были мной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ны в базу д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ермин «супер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база д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грандиозн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а для иллюстрации способа е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или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Он пришел из народа, из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спонт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з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х журналов, веб-сайтов, форумов, авторов,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и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Многие народн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льзуются популяр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но их материалы исчезают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лет. Моей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работой была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этих разрозн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в форму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доступную для поиск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отслеживания.

То, что эта линия позже соединилась с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ISSN 3083-5178\)](https://www.times.net.au/ISSN/3083-5178), не было случайностью. Моя ранняя работа с форумами и веб-сайтами научила меня, что без структуры контент тонет; без каталога его трудно понять; без метаданных машины с трудом его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ют; без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шлюза сохранения работы могут легко исчезнуть пр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м сбое сервера или закрытии платформы. Термин «метаданные» звучи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но его можно просто понять как «данные о данных». Название статьи, ее автор, дата, язы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оянный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ISSN, аннотация, издатель, связи ссылок – все это метаданные. Они могут казаться мене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чем основной текст, но он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можно ли искать, архивировать, цитировать и передавать работу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ами. Поскольку я работал с веб-сайтами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я стал придавать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этим, казалось бы, утомительным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м задачам.

Глава 5: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От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к цифровому наследию (2004–2025)

В 2004 году вместе с моим отцом, Ву Ти, я основ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а в 2005 году создал его онлайн-платформу.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эта платформа была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сто форум; она была местом встречи для пишущих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о всего мир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ых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родившимся в пионерские дн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нтернета и выросшим вместе с культурой BBS той эпохи.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 прост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из-з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лучить внешнюю поддержку, он несет отчетливый отпечаток семей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Я был основателем-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ой отец Ву Ти (имя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Ву Кайтэн) – пожизненным почетн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оя сестра Ву Лилин (псевдоним Мэй Чжи) –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ом, а моя мать Ду Вэйцзюнь (псевдоним Ду Цзюань) – советником.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мног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нициированных институтам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ми или общества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пирались н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д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семьи.

Мой отец, Ву Ти, был поэтом, который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упорно творил. Его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охватывал три различ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алайзию, Китай и Австралию. Он был не только решающей духовной опорой для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сильных авторов на форуме, но и позже стал всемирно известным поэтом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фигур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музея Ву Ти». Моя сестра Мэй Чж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е. Моя мать Ду Цзюань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поддерживала форум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акже став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сильных авторов на форуме и позже всемирно известной поэтессой. Хотя каждая внесла свой вклад по-разному, все они сыгра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о также история семей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истории зарубеж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запис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духа в разны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Многие авторы, читатели и друзья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обирались вместе благодаря литературе, а сам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была свидетелем все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одной семьи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В январе 2005 года печат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был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пущен. Когда люди позже видят полные записи публикаций двадцати одного номера, они часто ошибоч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за этим стояла зрелая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ли стабильн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вплоть до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ого номера стало возможным благодар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спонсор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е советника г-на Цзэн Ли. В эпоху, когда зарубежная печатная продукц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ходила в упадок,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печат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бы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достижением.

После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публикации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работа не закончилась. Я продолжал один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еб-сайт,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оцифровывать литературу, спасат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троить базу данных и публиковать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онлайн-издани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л большие объемы данных, разбросанных по форумам, веб-сайтам, печатным издания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архивам, в систему цифров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долго сохранять,

искать и цитировать. Это превратило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з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ект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архива, соединяющий печатную и цифровую эпохи.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пр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боле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не только из-за количеств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журналов или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но, что более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писывает траекторию развит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эпох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охраняя подлинные следы, 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околения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авторов, читателей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и записи вмест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самую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ценность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В январе 2005 года, на основе этой платформы, мы запустили печат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Это был не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и не «веб-журнал», а осязаемое, имеющее ISSN, печатное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м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Ниже приведены ссылки и обложки номеров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1: <https://www.azchy.com/>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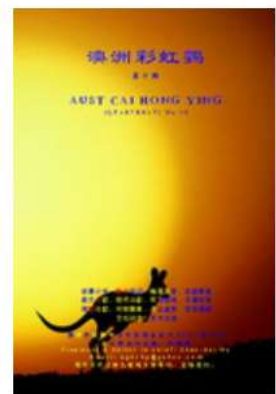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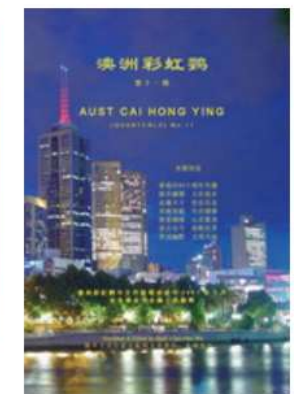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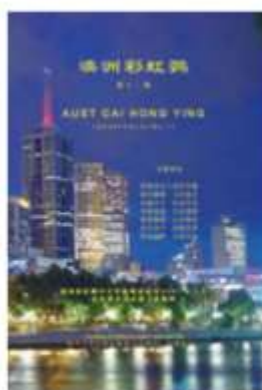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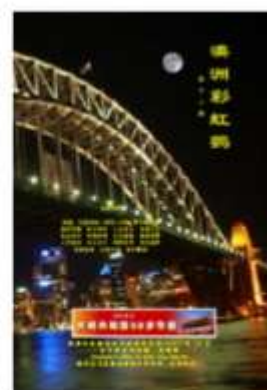
第九期



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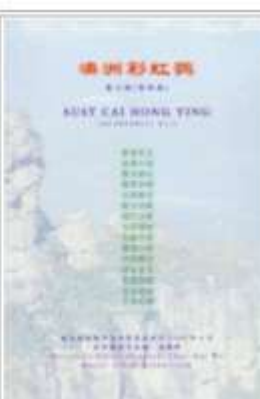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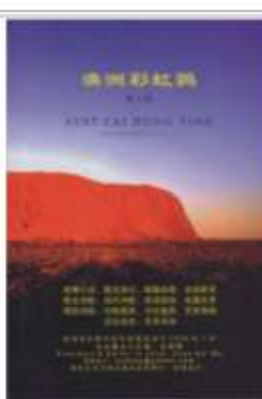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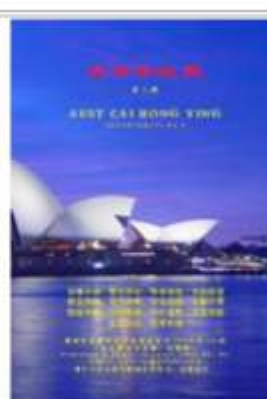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Почему 2005 год считается значимым?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произошли дв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я.

Во-первых, запуск эт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был моей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лица, входящего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чиная с первого номера, каждый номер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был официально сохранен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ой Австралии, войд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коллекцию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изданий.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 2005 года мои публикации уже вошл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Это было не то, что «было достигнуто позже», 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ошл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первого дня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практики.

Во-вторых, с 2006 года пол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 журнала была сохранена Пекинским музе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тае.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китай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основанный частным лицом,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охранял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коллекциями в двух странах. То, что народный зарубеж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навсегда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в дву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етс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едким явлен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зарубеж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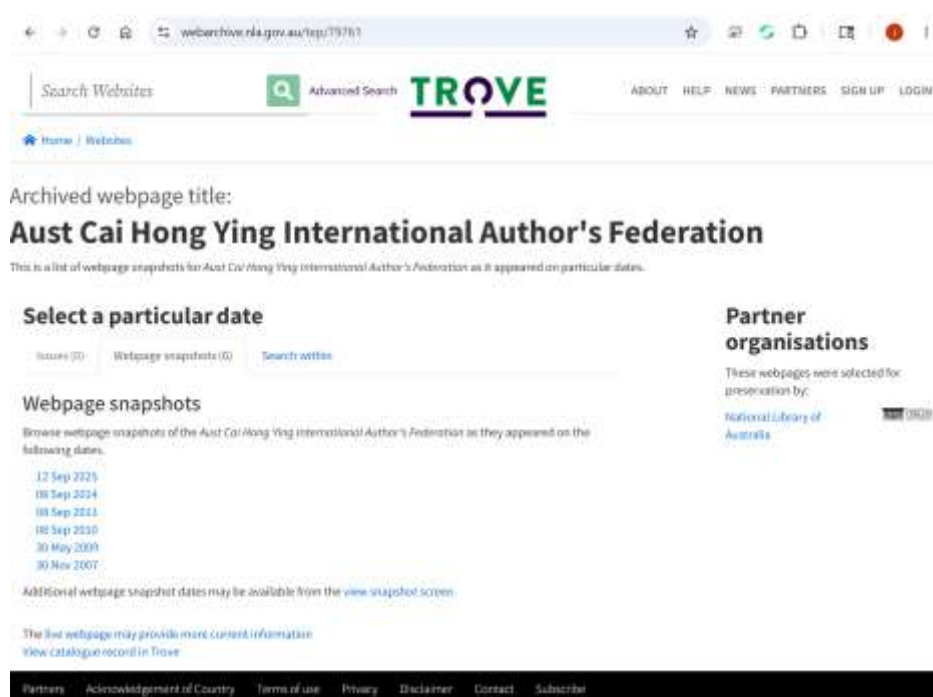
Позже этот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получил поздравительные письма от тогдашнего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Австралии Джона Говарда и шести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штатов. Я сохранил это письмо, которое позже было навсегда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В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выражениях письм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о «вклад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в обогащени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мультикультур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но было адресовано не институту, а нар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е, основанной частным лицом. Эт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едко в истории Австралии – высше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страны направляет поздравительное письмо зарубеж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зже я составил полные записи публикаци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в *Полные записи 21 номера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факты

публикации этих двадцати одного печатного номера. Это поздравительное письмо также было навсегда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В 2007 году вся онлайн-платформа – включая форумы,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и базу да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 была активно и полностью навсегда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а системой PANDORA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се ещ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так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истеме PANDORA НБА. Это означало, что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как единое целое – печатные номера, онлайн-платформ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 вошла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Постоянное полное зеркаль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веб-сайт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системой TROVE,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сылка и скриншот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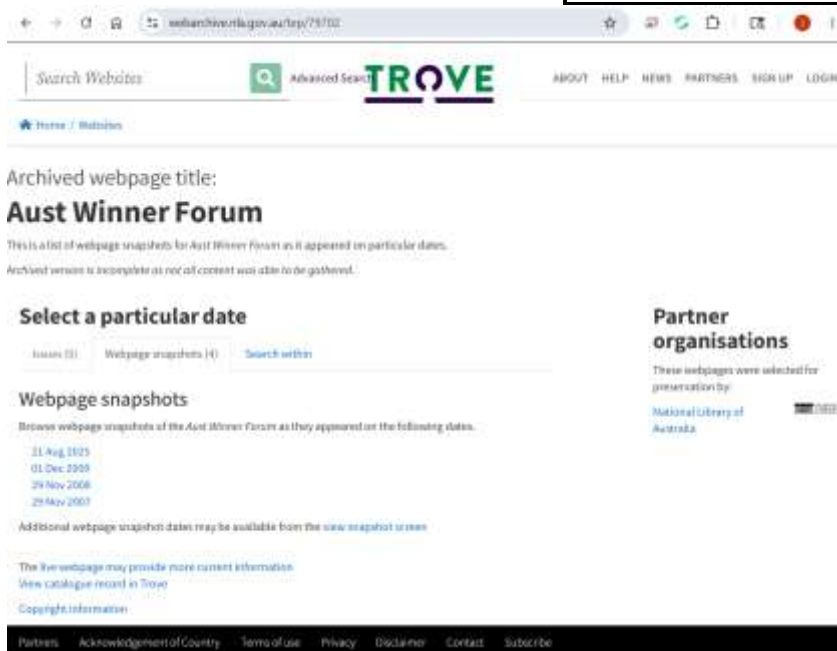


Постоянное полное зеркаль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веб-сайт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https://www.azchy.com/> системой TROVE,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сылка и зеркальный скриншот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Постоянное полное зеркаль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ети Winner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системой TROVE,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сылка и скриншот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Архивная ссылка и зеркальный скриншот Форума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Winner от TROVE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Но история на этом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С кардиналь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нтернет-эпохи огромные объемы ранних цифр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бесшумно исчезают. Форумы приходят в упадок, блоги закрываются, фрагмент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заменяет глубокое чтение. Сотни тысяч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огда-то сохраненных на форумах,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риску потери данных. Многие первые участники потеряли связь, и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рукописи мног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уществуют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й копии в базе данных форума.

Поэтому в августе 2025 года я запустил инициативу «Спасение циф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м. ссылку и скриншот ниже): извле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сокровища, охватывающего 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фрагмент за фрагментом, из базы данных фору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х в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веб-страницы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и их переиздание. К сентябрю 2025 года я успешно преобразовал около 70 00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в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веб-страницы.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был не миграцией в один клик, а извлечение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и публикацией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Воскрешение кажд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охраняет искру этой угасающе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См. ссылку и скриншот #6 ниже: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azchy.com/cn/2007/jinjsai/webpages/2007_azchy_js_content.html

[极限文明]拯救数字文献的起点

一人十小时近万网页

作品	数量
巫俊2013作品集链接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信裏 (巫俊2015年)	352篇
巫俊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鉴赏	1497篇
古韵新章 2005年9月15日开篇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网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网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目录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豪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你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流水落花微雨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歌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 сохранении «м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а о сохране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памяти целой эпохи. Авторы эт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разбросаны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 многие потеряли связь, многие больше не пишут. Но если бы я не спас слова, которые они оставили, из данных форума, готовых исчезнуть, они бы навсегда исчезли с закрытием серверов. Это не «личный проект»; это «проект спас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я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с 2004 года по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охватывает боле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на пережила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от эпохи BBS до эпох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от бумаги до цифры, от одноязычия до многоязычия (десять языков). Она не была спланирована; она была построена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В рамках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я также создал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архив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зей Ву Ти». Мой отец, Ву Ти (1938-2023), был поэтом, жизнь которого охватывала тр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алайзию, Китай и Австралию. Его жизнь длилась почти столетие, из Малайзии в Китай, затем в

Австралию, и он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поэзию, чтобы записать почти столетни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китайца диаспоры.

Используя метод, сочетающий семей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м, я организовал все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 опыт как эмигранта. Мой отец работал на железных дорогах Малайзии; эти рельсы были свидетелями его юношеского скитания. Позже он приехал в Сидней и написал свои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ихи в чужом саду. Его поэзия — это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Это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зе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только культурную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 отцом и сыном, но и редкий архив на микроуровне, пересекающи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 содержит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Ву Т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почти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 2005 по 2023 год, включая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поэт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амятные альбомы и ежегодные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в виде сериализации на форуме с временными метками, сохраняя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тексты, редактор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и след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читателями. Каждо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кажд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ажд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имеет четкую временную метку. Это не архив постфактум, 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запись, которая росла в реальном времени.

Глава 6: Стояние столбом и тень меча (1992–2026)

В 1992 году я начал свой путь в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получив посвящение от Гроссмейстера Линь Вэньхуэя, главы Гонконг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лледж тайцзи в августе 2022 года). В тот год я провел в Австралии три года. Без мастера рядом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искать самому. Позже я узнал, что такое «самообучение» почти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достич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Я тренировался без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метода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получая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от Гроссмейстера Линь Вэньхуэя во время моих ежегодных поездок в Гонконг. Этот путь длится уже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года.

В 2024 году я стал учеником Гроссмейстера Шань Ина, чья линия восходит к великому маистру тайцзи Ли Цзинъю, став подлинн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линии Цзинъю тайцзи в Австралии. Я стал наследником 12-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Чэнь и наследником 6-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У. Позж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ереученика (повторного ученика), я написал *Краткую биографию великого маистра тайцзи Ли Цзинъю – Краткую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историю тайцзи Чэнь и У*. Эта статья —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школы»; эт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документ по истори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Я записал в ней легендарную историю Ли Цзинъю, переданную устно моим мастером Шань Ином, о том, как он в 1989 году в преклонном возрасте вновь открыл свои двери, чтобы принять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учеников, и наставление «толкать колесо три тысячи раз в день». Я также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сертификат ученичества, выданный Шань Ину в 1989 году, подписанный лично Ли Цзинъю – эт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линии передачи на уровне артефакт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я записал истории о том, как Гроссмейстер Чэнь Факэ лично инструктировал сына Ли Цзинъю, Ли Шуцзюня, и как Ли Цзинъю вместе со своими сверстниками направлял сына Чэнь Факэ, Чэнь Чжаокуй,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я о дружбе и передаче зна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поколениями великих мастеров.

В 2024 году я стал учеником Гроссмейстера синъ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Чэ Чжао Хунвэя, став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м главой синъ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Чжао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Но моя работа в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выходит за рамки прост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истории». Я такж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 сво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тело как лабораторию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психофиз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Данти Бэньюань» (Исток Поля Эликсира). Ее основ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се тело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ем эликсира, открытой системой, непрерывно обменивающейся с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ой неба и земли. Это не лозунг, а основано на регистрируемых и проверяемых телес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х.

В своей практике я выполнил серию записей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й боевой верификац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в возрасте 56 лет, в стаби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я выполнил 75 минут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стояния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без какой-либо внешней поддержки,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ли визуальной обратной связи. Это не было выступлением или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м, а самопроверкой телесных систе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процесса частота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оставалась стабильной, дыха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поза устойчивой – тело вошло в состояние равновесия «не-расходования, не-корня,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идео было навсегда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В январе 2026 года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Дневник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ти*. Используя временную лин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нити, он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записывает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гментов тренировки, содержащихся в одной непрерывной утренней сессии практики, включая стояние столбом, меч тайцзи, стояние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безкорневой столб»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интеграцию. Он включает частоту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частоту дыхания,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и параметр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собранны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и устройствами, формируя структурно полный и замкнутый

образец практики. Это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запись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моей боевой практики.

В возрасте 57 лет, с весом тела 62,5 кг, я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реальн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молодым, подтянутым 29-летним мужчиной, который весил примерно 128 кг и занимался бодибилдингом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Используя структурную силу позы столба тайцзи (Чжань Чжуан) вмест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ских техник, я выполнил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испытание на прочность пр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разнице в весе. Статья включает фотографии с места событий, видео, метаданные GPS, временные метки, записи частоты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и документацию процесса,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что «структурная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под давлением» важнее внешней техники. Это был не «бойцовский конкурс», а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верификация. Когда сил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передавалась, рассеивалась и отражалась через мою структуру Чжань Чжуан, он чувствовал не мою мышечную силу, а силу реакции всей Земли, переданную через мое тело.

Я также написал *Тело — это вселенная: Жизн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Данти Бэньюань*, чтобы перекрестно проверить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физиологию человека с классиками, такими как *Хуанди Нэйцзин*, разработав взгляд на жизне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м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тело является открытой системой». Статья документирует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семи лет подъема в 4:45 утр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для практики у моря и полученную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истему психофиз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ти Бэньюань». Все дан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видео и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отчеты был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и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для ознакомления и проверки читателями.

В теори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Краткий анализ Сюлин Динцзинь* (Поднятие короны и подъем энерг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он деконструирует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Сю Лин Дин Цзинь» на четыр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стадии: «Сю – Лин – Дин – Цзинь». Каждая стадия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в связи с *Хуанди Нэйцзин*, теорией меридианов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теорией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дополняясь конкретны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опытом, таким

как стояние столбом. Стать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оит непрерывны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от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расслабления, телесного осозна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выравнивания до вы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илы всего тела.

28 апреля 2026 года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шел в китайскую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бакалавриата. Э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веха. Используя эт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я написал *Вхождени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переоцен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ам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С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та статья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переоцен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о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Я предлагаю: «Конечный критерий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его превращении в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и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а в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амого тела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ть как единое целое без каких-либо внешних зависимосте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подходят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знани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истемы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берут на себя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функцию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телес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Обе должны дополнять, а не заменя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Стать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е н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путь обзор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а на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года телесного опыта и аутентичной передачи по четырем линиям, анализируя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ами знаний и телес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В марте 2026 года я также написал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н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н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между телом, временем и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ой. Я написал: «Тел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золированно; это дина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способная к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в реальном времени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му резонансу с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ой неба и зем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глобаль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бытие; это важный узел для нов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труктурой, познанием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используя тело в качестве точки входа.

Принимая позу 'Золотой феникс стоит один' и образ феникс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й утренней зарей, в качестве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и, эта статья предлагает: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оказуемое структурно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между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телом и природой.»

В 2024 году передача моей боевой практики вступила в новую фазу.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моей боевой практики я также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несколько личных случаев, касающихся изменений физических состояний, которые медицина считает «необратимыми».

Один случай поэтапног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умеренной и тяжелой андр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й алопеции.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Полную запись поэтапног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умеренной и тяжелой андр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й алопеции*,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свой опыт выпадения волос с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близкими к стадии 3V по шкале Норвуда-Гамильтона. Он описыв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изменения без фарма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лечения или пересадки волос, включая эволюцию ключев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таких как плотность в области темени, зона покрытия, толщина волос и пигментация. Я явно заявляю в стать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что это запись личного случая и обобщени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он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клиническим медицински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или выводами на уровне популяции».

Обращение макулопатии.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Обращение макулопатии*. 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блюдался у офтальмолога по поводу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макулопатией. Во время недавнего регулярного скрининга глазного дна, нацеленного на диабет, в официальном отчете о проверке зрения, выданном сторонним медицинским учреждением, было прямо отмечено: признаков отека макулы н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ризнаков диабетической ретинопатии также не обнаруже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 наилучших с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бинокулярная острота зрения составила 6/6.

Обращение шелушения кожи головы.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Обращение шелушения кожи головы*,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что без смены средств по уходу за волосами, без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лекарств, без получения 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или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го лечения и без каких-либо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бразе жизни, явление шелушения кожи голов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уменьшалось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исчезло,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с прогрессом моей практики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оявился устойчивый новый рост черных волос на участках,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лысыми в течение многих лет.

Кроме того, я перешел от состояния крайне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 холоду к холодоустойчив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пособной носить летнюю одежду и быть активным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е 7°C.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серию статей,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ющих систему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холодо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и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перехода от крайне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 холоду к холодоустойчив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В статье *Чудо ошибочн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возраста ИИ на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моложе* я записал интересн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я загружал лич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в несколько систем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я возраста на основе ИИ, они в целом оценивали мой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озраст примерно на 20 лет моложе моего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

Я должен явно заявить: Это мои личные записи случаев и обобще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ни не являются клиническим медицински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или выводами на уровне популяции. Однако, как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ал для случаев, доступный и цитируем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эти запис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едки в сопоставимых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данных. Они не являютс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терапевтического эффекта», а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и случаями «пластичности телесной системы».

Я также написал более ста личных записей об опыте в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таких как *Стояние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23 минуты, 37 минут стояния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40 минут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стояния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Стояние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 это не подъем колена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Метод потоотделения в тайцзи при 7 градусах, Летняя одежда, выделение пота в 7 утра при 7 градусах и т.д.

Эти записи могут показаться обыденными, но имею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Если телес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писываются только вербально, будущим поколениям трудно их понять. Но если вы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писывает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енировки,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действия, телесные ощущения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суждения, э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формирует набор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Это не медицинские статьи и не учебники по боевым искусствам, а запис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тде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сли буду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будут изучать передачу зарубеж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физически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или то, как человек перестраивает свою телес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после сред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 э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гу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конкретные образцы.



Глава 7: Струны и затворы (2019–2026)

В 2019 году, посл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его перерыва, я снова взял в руки гитару.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лучал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ей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было восемь базовых уроков в школьном гитарном кружке в третьем классе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Я не читаю ноты, не знаю теории гармонии, не понимаю аранжировк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 2019 года, полагаясь на слух и осязание, я завершил создание текстов и музыки для нескольких оригинальных песен,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выучил технику игры пальцами (фингерстайл) и могу играть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Музыкально неграмотный гитарист*,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свой процесс переучивания игры на гитаре с нуля. С момента, когда я снова взял гитару в 2019 году, и до того, как я смог полностью игра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этот путь занял четыре года. Без учителя, без учебников, только уши, пальцы и повторяющиеся пробы и ошибки.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Музыкально неграмотный автор текстов и композитор*,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свою полную личную практику написания песен, сочинения музыки и аранжировки, движимую структуралистским мышлением, без какого-либо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Я написал: «Этот случай раскрывает обратный путь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орожд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мастерству,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тренировке, система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инструменту»...»

В *Не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анализе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Исхода» для гитары фингерстайл* я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свой процесс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опоры на слуховую память и такти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збега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теории гармонии и нот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музык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через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ый язык кино. Сохраняя эпическую движущую силу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пьесы,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творчески расширяет раздел, выражающий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роверяя осуществимос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артий 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в миним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записи (одна запись на мобильный телефон, без постобработки).

Моей первой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композицией был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альс,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в стиле фингерстайл. В своих творческих заметках я написал: «Это нельзя счита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это скорее отправная точка. До этого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г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что смогу сочинять музыку. Но когда мои пальцы нашли эти ноты на гитаре, я понял, что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может работать в любой области – включая музыку.»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я создал текст и музыку к *Сказке звездного неба*,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реальном жизненном опыте периода моей учебы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 Австралии около 1990 года.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объединяет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текст и музыку, личное исполнение на гитаре, ре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моих студенческих лет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отоархивы. Независимо созданное и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мной, он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на двух языках (китайский-английский) с расширенными версиями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немецком, испанском, русском, арабском, японском, корейско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м и других языках. Я написал в песне: «Когда-то в расцвете юности я покинул дом с гитарой за спиной. Не зная, как огромен мир,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 там, за горизонтом.» Эта песня — не просто мелодия, а самый правдивый отзвук той одинокой эпох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доступно через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библиотеку Австралии и платформы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я.

Я также сочинил *Полагаясь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написанную к шес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свадьбы моих родителей. В песне говорится: «Культивируя тысячи жизней, чтобы обрести эту связь в этой жизни. Ожидая три жизни, чтобы тысяча цветов распустилась на том берегу.» Во введении к песне я написал: «Когда мои родители праздновали свою шестидесятую годовщину свадьбы, я хотел

подарить им подарок. Не что-то 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а песню. Каждое слово в тексте отражает м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х брака.»

А также *Луна в кронах деревьев*: «Я перебираю струны гитары, вечерний ветер прохладен. Луна в кронах деревьев, высоко в бескрайнем небе.» И *Жемчужин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ействие которой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Дуньхуане: «Путешествуя до крайнего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ища потерянн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Гора Минша, полная желтого песка, внизу находится прекрасная чистая земля.»

В 2023 году я также создал канал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музыки «Гавань поэзии и лютни», на котором размещено более двухсот видео игры фингерстайл и пения под гитару. В описании канала говорится: «Вс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и музыка выполн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о автором, от текста, композиции, аранжировки до исполнения, съемки и постпродакшна, формируя полную личную твор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Здесь музыка — не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упаковка или сцен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а подлинное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самовыражени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я разработал систему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й фотографии». Я делал аэрофотоснимки с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рейсов на высоте десяти тысяч метров, запечатлевая извилистые вены земли. Я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на рассвете у моря, сочетая меч тайцзи, утреннюю зарю и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е ракурсы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мер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Я разработал эту систему в статьях, включая *Система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й фотографии: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й манифест*. Я написал: «Экстремальная фотографи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е наложени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на сжимает многомер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 врем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корость, высоту, структуру тела — в один кадр. Это не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а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многомер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в двумерном кадре.»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е работы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й фотографии включают: *Аэрофотосъемка с 10 000 метров, вены земли извиваются* — запечатлевая Улуру с высоты 10 000 метров на скорости 893,1 км/ч; *Небо как*

вода, закат красный –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воды как зеркала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мметрич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его отражением; *Там, где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море и небо,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жизненная энергия* –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контраста между мечом тайцзи и утренней зарей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динамически-статического напряжения; *Прерванный взлет 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 –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ие экстренного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рейса после взлета из-за неисправности; *Одинокий меч, утренняя заря* –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илуэта меча тайцзи на фоне утренней зари для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ого напряжения; *Аэрофотосъемка Великой Красной скалы с 10 000 метров, Туманный странник, Экстремальная многомерна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ая фотография* и др.

Я написал: «Незаменимость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й фотограф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этом: мо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она запечатлевает, невозможно воспроизвест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с десяти тысяч метров, угол лезвия меча в свете утренней зари,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волна разбивается о скалы – ничто из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поставить'.»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Глава 8: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и еще одна публикация –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2025–2026)

Теперь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читатель, возможно, задавал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после всего этого, куда же я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направился?

Ответ — еще одна публикация –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ISSN 3083-5178\)](https://www.times.net.au/epochal-transition)

Появление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не было внезапным желанием основать журнал, а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остепенной конвергенц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го опыта. Поскольку я занимался типографией, я понимал макет, готовую продукцию и контроль ошибок. Поскольку я делал веб-сайты, я понимал каталоги, ссылки, поиск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Поскольку я занималс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я понимал процессы,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ю и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 данных. Поскольку я руководи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я понимал авторо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наро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скольку я работал с десятью языками и кросс-платформен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ей, я понимал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многоязычными версиями, метаданными,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оиском. Без этой предыстории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не смог бы принять свою нынешнюю структуру.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име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тандартный серийный номер (ISSN). ISSN управляют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центром ISSN в Париже. Получение ISSN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изд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изнан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сериаль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журнал. Центру ISSN нет дела до того, имеет ли издатель докторскую степень ил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должность; его волнует только т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ли само издание стандартам –

иметь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заголовок, издаваться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и име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или культурной ценности.

Каждая статья имеет Цифров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объекта (DOI). DOI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Статью без DOI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стабильно цитирова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мире. Каждая из моих статей имеет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DOI, и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пол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етаданных. В 2026 году этот журнал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 работы имеют более 60 DOI. Где бы ни находился сервер в будущем, как бы ни изменился веб-сайт, эти DOI всегда будут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эти работы.

У меня есть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ORCID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Это глоб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Она связывает все работы с одни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м. Любой, кто ищет этот ORCID, может увидеть все мо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е зная, где я работаю или какое у меня звание.

Журнал индексируется в WorldCat, глобальном сводном библиотечном каталоге. WorldCat управляется OCLC, его член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более 16 000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х библиотек в более чем 100 странах и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Когда публикация индексируется в WorldCat,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люб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член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может найти ее. Эт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статуса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систем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Журнал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остоянно архивируется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хранилищах, включая: систему цифровых коллекц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TROVE), платформу открытой науки ЦЕРН (Zenodo) и платформу открытой наук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OpenAIRE). TROVE — это система цифровых коллекций НБА,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ая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цифр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имеющ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культурную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TROVE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публикация считается частью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авсегда. Zenodo управляется ЦЕРН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 ядер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открытой науки.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Zenodo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опадает в путь сохран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ысшего уровня. OpenAIRE — это финансируемая ЕС платформа открытой науки, которая связывает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Постоян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всеми тремя системами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работы эт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моем собственном сервере, но и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ы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Если одна из систем выйдет из строя, другие системы все равно сохранят полные копии. Это самый высокий стандарт цифров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Это не временный кэш и не снимок поис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жпоколенческое постоянно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в будущем бесчис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могут загрузить и сохранить эти работы, превратив их в цен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могу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ую я записал.

Это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оставленное человеком, который всегда работал.

Я написал нескольк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статей об эт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включа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ирова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и примечание к публик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ежемесячного журнала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как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Резюме первых семи номеров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и Анализ эволюц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ицы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Он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документируют е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от личного письма и веб-публикации 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С момента запуска в августе 2025 года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десять выпусков подряд вовремя. Инаугурационный выпуск, выпуски второй, третий, четвертый, пятый, шестой, седьмой, восьмой, девятый и десятый — все постоянно архивируются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 DOI и систему цифровых коллекций TROVE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Ниже приведен скриншот #6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ицы веб-сайта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ISSN 3083-5178) <https://times.net.au/>:

Эти ссылки и скриншот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оворотный момент: мой прогресс от раннего личного письма, веб-публикации и записи на форумах к более стабиль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Публикация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й перевод.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м, английским, французским, испанским, японским, арабским, немецки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м, русским и корейским языками означает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заголовков, аннотаций, основных текстов, обложек, имен файлов, метаданных, оглавлений, ссылок и версио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Ошибка в одной языковой версии может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овлиять на поиск и цитирование. Эти десять языков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охватывают примерно от 4,9 до 5,1 миллиарда человек, что составляет около 60-65% населения мира.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сложная часть здесь не в отдель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в том, что для каждого выпуска, каждой статьи, каждого приложения все нужно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проверять, чтобы они был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добочитаемым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ми для машины, а также приемлемыми для библиотек и баз данных.

Кроме того,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Демонстрацию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нжиниринга подключ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к глобальному каталогу и 618*

координат на WorldCat,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в, как работы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могут попасть в глобальные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поисковые системы.

В 2026 году систем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ов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Глава 9: Теория рождается из практики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практики я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овторяющихс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еделов – Исходное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е заявление*. В этом заявлении я написал: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еделов не берет в качестве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и умозрение, а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восемнадцати у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торые фиксируют реаль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случаи. Она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лжно начинаться с уже достигнут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но анализируя повторяем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актики,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их возможными, без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о причинных гипотезах или нормативных суждениях. Любое эффективное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должно сначала проверить эт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Закон следствия* (Начальная версия) и *Закон следствия* (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 Он предлагает структуру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причине» и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истему трех аксиом: «закон приоритета следствия», «закон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закон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замкнутости». В начальной версии я написал: «Не 'причина' движет 'следствие', а 'следствие', как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цель и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ое поле,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но организует все 'причины'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линейной причинной логик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полной версии я уточнил: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Закон следствия* ближе к пути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е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не в основном из кабинетных умозрений, а является структурным обобщением, построенным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реаль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автор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случаи в тексте взяты из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ре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автора, которые непрерывн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и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ключая многоязычную издатель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работу форума,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е систем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высокоинтенсивные творческие практики.»

Во введении к полной версии я написал: «*Закон следствия* — это не теория, которую 'я придумал', а обобщ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я прожил'. Это не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бинета, а философ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ый субъект — вся моя жизнь. От системы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1993 года до десятиязыч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ежемесячника 2025 года, каждый мой шаг подтверждал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Закона следствия: сначала цель (следствие), затем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е вокруг не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ичины).»

Я так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едел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лоев сознания и систем*, предложив «системный слой» как истинную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проблемы сознания. Он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сознани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очником опыта и смысла, 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действующую поверх системного слоя. Системный слой состоит из телесной системы, системы риска, системы затрат, системы стимулов и системы смерти, которые вместе определяют условия опыта, поведения, выбора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пользуя мыслен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где «люди и ИИ обмениваются телами», эта статья раскрывает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разрыв, разрыв обратной связи и разрыв смысла,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после отделения сознания от системного слоя,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что переносимость сознания не эквивалентна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опыта, самости ил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татье говорится: «Центр обсуждения должен сместиться с 'можно ли загрузить сознание' на 'можно ли перенести системный слой'. Система смерти составля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ограни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через носители. Когда система смерти переходит от неизбежного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к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пции, исход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логика, э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еханиз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амости и система временных затрат вместе потерпят неудачу.»

В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еделов: Система смерти для ИИ* я расширяю эту мысль на будущие вопрос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И и кремниевой жизни. В статье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будущее 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едлаг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системы смерти» для кремние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нем говорится: «Когда кремниев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брета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автономн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бновлению и принятию решений, она неизбежно разработает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истем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касающуюся 'права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 'права на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Э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ечной точкой, а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дл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итераци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Я так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Многоме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матриц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езюмируя м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ную философскую основу, которая охватывает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и строит проверяемую,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ую и переносимую систему ли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 апреле 2026 года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Гипермерный алгоритм: Пере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амого понятия 'вычисление'*, предложив переопределени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го понятия «алгоритм», разрывая границы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линей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вод-шаг-вывод». В статье у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алгоритм не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граничен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ми формулами или упорядоченными шагами, а может быть многомерной, наложенной, случайной, но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й реляцио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В эт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данные больш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сто входами или выходами, а могут быть узловыми атрибутами с несколькими точками начала и конца; результат больш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осто конечной точкой, но такж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новой точкой входа; метаданные не нужно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модифицировать, но они могут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разным состояниям и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через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точки входа и реляцио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ае 2026 года десятый выпуск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представил *Закон следствия* как свою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ось, впервы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предложив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следствием» и «причиной». Он занов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и будущ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с нескольки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включая творени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созн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ИИ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 (Начальная версия), и (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 *Закона следствия* были включены в этот выпуск и ег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серию, полностью сохраняя эволюцию теории от записей сырой мысли до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формы.

Я также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и, такие как *AGI уже наступил*, *Если ИИ будет править миром*,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ИИ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делится от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вступило во Вселенную 25*. Эти работы затрагивают И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их чаще путают с преувеличенным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ми. Однако мой фокус не на том, чтобы следовать тенденциям. Он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за человеко-машинны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м, обработ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ей публикаций и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м систем: когда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становя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мощными, то, чего людя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хватает, возможн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операцион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ях, а в структурном суждении,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проблем,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связях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ИИ может помогать в письме, перевод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о без оригин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целей и границ суждения он не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цепоч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 практики человека.

Глава 10: Матрица четырех сет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я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статью *Матрица четырех сет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езюмируя четыр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платформы,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за более чем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Это не изолированные веб-сайты, а полная система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 Исток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снована в 2004 году, развилась из раннего новостного сайта во все еще активный форум.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обоих форумов превышает четыре миллиона, полностью сохраняя более 1,1 миллиона оригинальных сообщений и данн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2005 года она несл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и записи китайцев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однажды достигнув чуда в 566 000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х онлайн-посетителей. В течен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это был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посещаемых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сайтов в Южном полушарии. На карте цифро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 чудес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охраняет «цифровую первобытную экологию»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ачала 21-го века. Эти данные стали «живым ископаемы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анней интернет-культуры. Его постоян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НБА возвышает его от частного форума д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цифрового наследия.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 Сад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ый Оазисом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Южном полушарии, это одна из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народных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Начиная с 2005 года, он опубликовал 21 номер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сохраняемого НБА и Пекинским музе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й текущий проект «Спасение циф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едает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окровище,

охватывающее 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в каждый уголок мира.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я отобрал здесь более 60 00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с помощью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десять языков создал более 100 000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веб-страниц. Эт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активно демонтирует стены вокруг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евращая ее в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ую, глобально доступ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базу данных». Ее масштаб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форма не имеют аналогов в проектах,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х отде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бое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Эта платформа постоянно сохраняет мои пол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и о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цигун и оздоровлении. От тайцзи стиля Чэнь, тайцзи стиля У до синьцзянь и Чжань Чжуан, до телесных реакций циркуляции ци, я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все через статьи 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Он превращает «устную передачу и сердеч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в «явное зн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можно читать,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Используя свое тело как лабораторию, я произвожу конкретные случаи, такие как *66 минут стояния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ха*, которые содержат данные, время и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еакции, создавая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большо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дл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делая его ценным мостом, соединяющим восточную философию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и западную спортивную науку.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 Будущий якорь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ысли. Это платформа, на которой размещается мой многоязычный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журнал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ISSN, постоянно сохраняемый НБА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Одновремен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 эт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ая синхронное и точ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масштабе, избегающая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й, вызванных задержкой перевод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инаугурационного выпуска и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выпусков НБА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считает его непрерывным, постоянно заслуживающим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ом мысли.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основанная в 2004 году, все еще активна.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обоих форумов превышает четыре миллиона, полностью сохраняя более 1,1 миллиона оригинальных сообщений и данн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о время пика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в начале 2026 года этот форум,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архитектуре 2001 года,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приближался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рекорду – примерно 566 000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система оставалась стабильной и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простоев. Я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это явление в статье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20260205_Пик посетителей форума Australian Winner*. Во всем мире 99% форумов замолчал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этот старый форум с архитектурой двухдесятилетней давности выдержал цунами из 566 000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TROVE в сен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чудо, но и эффект «длинного хвоста» ценности контента – поисковые системы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правлять туда читателей,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тент больше нигде не найти.

Я написал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статьи: «Эти четыре веб-сайта вместе составляют мо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матрицу': Australian Winner — это исток форум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Rainbow Chiness — это сад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Taiji AU — это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бое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 это будущий якорь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Я построил не эфемерные учетные записи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ях, а трехмерное, многомерно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Если будущие поколения захотят изучать китайскую цифров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начала 21-го века, им нужно только войти в эти четыре портала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TROVE в сен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полную экосистему. Ее коне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ее 'полноте' и 'не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и' –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из моего двадцатилет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акопле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в четы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и получения сертификаци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То, что я достиг, — это высшая защит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тдель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в цифровую эпоху: оставить не прос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а полную, живую,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экосистему.»

Глава 11: Нить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Ес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мой опыт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дцать с лишним лет вместе,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он кажется очень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 учеба за границей, ручной труд, типография, вечерняя школа, логистика, ИТ, веб-сайты, литература, форумы, фотография, музыка,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теория, 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Многие люди, видя этот диапазон, могут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он хаотичен. Но когда я сам оглядываюсь назад, я вижу очень четкую нить: я всегда имел дело с вопросами систем, структуры и записи.

Типография научила меня макету, ошибкам и поставке в физическом мире. Почт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черней школы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что знание должно дополнять реальный опыт. Прототип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научил меня, как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процессы, когда людей нет на мест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научила меня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сложные бизнес-процесс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выставления счетов и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как данные, затраты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разуют замкнутый цикл. Веб-сайты и форумы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как контент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как может сохраняться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как телес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еняется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Музыка и фотография научили меня, как чувства, время и выражение оставляют следы.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позволил мне снова поместить этот опы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доступную для поиска издатель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Мо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возникла из называния и упорядочивания этих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после всей практики.

Я не осознавал эту основную нить, когда был молод; она проявлялас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когда я оглядывался назад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ереживая опыт, часто просто решаеш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олько име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ремени и смотря назад, видишь, что 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есвяз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Опыт работы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в 1992 году позже повлиял на мо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обложками и макето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1997 года позже повлияла на м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и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Опыт работы с веб-сайтами в 2004 году позже повлиял на мое внимание к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у сохранению и поисковым входам.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ла, приобретенная в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позж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влияла на м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структур. Если судить о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по внешним ярлыкам, ее легк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ть; только выписав эти внутренние связи, читатель мож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нять, ка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этот путь.

Глава 12: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В моем опыт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 это не красивое слово, а реалистич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Быть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означает не иметь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бы за вас поручилась, не иметь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группы для разде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не име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для принятия на себя рисков, не иметь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для обработки всей последующей работ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акже означает свободу – свободу выбира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путь,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и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не следуя полностью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м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 границам. Но свобода — это не легкость,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 не произвол. Истин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олжна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ся более долгосрочными работами, более четкими записями и более полными цепочкам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Сам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е непонимание и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люди сначала спрашивают, к какому университету, какому учреждению, какой дисциплине вы принадлежите.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совсем лишен основан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полагалась н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для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я надеж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есл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актика и публикации человека охватывают много лет, и работы находятся в открытом доступе, имею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ISSN,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 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сохранен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библиотеками и каталогизированы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ах, то способ их оценки не может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 «есть ли у ва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к институту — это один путь, н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путь к знанию. Особенно в цифровую эпоху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автор также может вой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знания через

общедоступные работы,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ую практик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Мо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е была заявлена устно, а была навязана мне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работой. Я должен сам проект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системы, сам писать свои статьи, сам писать свой код, сам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свои веб-страницы, сам управлять многоязычными версиями, сам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вои веб-сайты, сам проверять свои ссылки, сам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с непониманием читателей и сам нест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все свои ошибки. У него нет четких ступене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пути, но он формирует другой тип валидации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л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Работают ли ссылки?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т ли системы? Непрерывны ли записи? Можно ли най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гут ли будущие поколения их проследить?

Глава 1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ло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акже нельз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 Речь идет не только о перев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атьи на английский, ни о добавл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английских слов в заголовок. Настояща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ключае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есколько уровней: на языковом уровне, позволяя читателям разных языков получить доступ; н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давая работам стабиль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и шлюзы для цитирования; на уровне платформ, позволяя работам попадать в системы, распознаваемые раз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на уровне сохранения, гарантируя, что работы не зависят только от личного веб-сайта; на уровне поиска, позволяя будущим читателям находить их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путей. Мо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постоян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е и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я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ах – все эт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вокруг этих уровней.

Структура из десяти языков в *Эпохальном переход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меня украшением, а стратегие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й — мой основной язык выражения, но если я останусь тольк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работы будут легко ограничены одним языковым кругом. Английский расшир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спанский, арабский, немецкий,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японский и корейский позволяют работам попадать в большую языковую среду. Разные языковые версии не гарантируют, что все будут их читать, но они увеличив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быть обнаруженными, процитированными, сравненными и изученными в будущем. Для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автора эта работа очень трудоемка, но она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границ одноязыч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акж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работы помещаются в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Эти средства не являются моим личным веб-сайтом, ни моей

личной визитной карточкой, ни моим личным каталогом, ни моей частной коллекцией. Каждая из них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разным система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знания. Когда мои работы попадают в эти системы, читатели могут найти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писи, не обращаясь ко мне лично. Это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стинн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знание не мож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исеть от объяснения самого автора. Автор может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но работы и запис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ы во внешних системах.

Глава 14: Ученый /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Термин «ученый» (ил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спорным,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огие люди приравнивают его 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м профессорам, докторским степеням или должностям в форм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Та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меет сво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но оно неполно. Ученый должен быть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человеком, который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изучает проблемы, создает работы, публично и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 принимает поиск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ученый — это одна форма;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 это другая.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может не иметь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но должен обладать устойчив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публичными работам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м сознанием,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м сознанием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Тот, кто лишь изредка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мнения, не мож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ученым; если он сам себя так называет без работ и записей, это также трудно обосновать.

Я понимаю «ученого» не как высокий статус, а как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рабочее состояние. Способен ли человек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давать вопросы, ясно писать о своем опыте, связывать разные области, делать свои работы доступными для поиска, постоянно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ть св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превращать свой личный опыт в публичный материал – все это важнее самого титула. Мои сочинения охватывают логику,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интернет, китай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телесную практику, цифрово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философию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диапазон огромен, но это не случайные кучи; они постоянно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вокруг моего личного опыта, систем, структур, практик и записей.

Если у меня и есть какая-то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то она не в том, что я сильнее других в каком-то одном пункте, а в том, что эти нит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а затем были организованы в структуру, доступную для поиск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Многие люди учили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ели бизнес, писали статьи, занимались боевыми искусствами, строили веб-сайты, понимали логистику, имели интересы в музыке и фотографии и обладали некоторой форм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Но комбинация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эти вид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прерывно боле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и связывает их через веб-сайты, журналы, постоян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десятиязычные версии,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систем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запис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едка. Ее смысл не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одавить других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ю», 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едки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образец для будущ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ереосмысливая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я понял, чт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 это не статус, полученный внезапно однажды, и не титул, присвоенный какой-либо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Если мы должны искат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четкую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во времени, то 2005 год может иметь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январе 2005 года печат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был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пущен и вошел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чиная с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моя работ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м дел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веб-сайтов, сохранении культуры, систем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записях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непрерывно развивающуюся траекторию.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абочей среде,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ли обществе,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ерывал эти практики.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продолжал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продолжала работать,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ся, боевая и телес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продолжали записываться,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продолжал публиковаться, 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рактик продолжали поступать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ист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ля меня значение 2005 год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получении какой-то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ачиная с этого года,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и неразрывной основной лини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иту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который видят сегодн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какого-либо од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ни оценкой,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й одной статьей или одной книгой, 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конвергенцией во времени этих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актик, непрерывных записей,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накопл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Размышляя об этом путешествии, я понял, что то,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аж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конкретный титул, конкретный веб-сайт, конкретная статья или даже сама конкре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а то, как долго эти практики мог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и как долг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их все еще можно будет найти, прочитать, процитировать и проверить.

Когда я покинул Китай в Австралию в марте 1989 года, я не знал, куда приведет меня будущее. В моей последующей жизни я прошел через разные этапы: учеба за границей, типографи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в СМИ, системы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практика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е музыки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ногие вещи не были спланированы заранее, а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в ходе долг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актики.

Этот опыт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 но он всегда вращался вокруг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основной нити: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обучение,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запись, непрерыв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май 2026 года я создал десятки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работ, получивших DOI и вошедших в нескольк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 сохран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я и библиотечного поиска. К ним относятся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журнал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а также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работы,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и, объяснения систем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публикации. Считая независимые DOI,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вязанных работ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семидесяти, многие из которы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асштаба содержа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полноты 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мею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тать отдельными книгами. Особенно в рамках системы публикации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многие работы не являются обычными короткими статьями, а могут быть сохранены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ы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ли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е монографии.

Эти работы охватывают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логик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финансы, издательскую практику, культуру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личный опыт и друг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Через различные каналы – DOI, ORCID,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латформы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сист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 и сет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 они формируют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пу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оиска.

Для меня эти включения означают не просто увеличе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а работ. Что более важно, они документируют процесс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т начального личного опыта, рабочих практик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до последующих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записи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публикаций, многие изначально разрозненные опыт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литературу,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сохранять, цитировать и искать.

Эти работы не исходят о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группы, ни о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финансирующего органа или системы 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который получил личное спонсорство г-на Цзэн Ли, позволившее продолжить публикацию до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ого номера,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роектов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висели от м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не работы. От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ети Winner до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от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лог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до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от записи боевой практики до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аботы была построе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практике.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я понял, чт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 это не титул, приобретенный однажды, и н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данная какой-то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Это скоре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Когда учеба, работ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пис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продолжают 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 когда эти практ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формируют систему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 сохранять и искать, люди начинают пытать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акое-то название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этого пути.

Если 1989 год был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моей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жизни, то 2005 год, кажется,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и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й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этого долгого пут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непрерыв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основное тело этого пути.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записывает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Глава 15: Цена структуры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все это может звучать очен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 и спланированно. Но правда в том, что ничего из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спланировано; все было вынуждено реальностью.

Система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1993 года понадобила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жно было реша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чи. Концепци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логистики 1997 года возник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увидел болевые точк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на складе друга. Форум 2004 года понадобил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нужно было место для хранения мо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ов и общения с другими. Печатный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2005 года появил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интернет-литературе нужен более достойный носитель.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истемы в 2013 году понадобила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хотел, чтобы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данных были разбросаны.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2025 года* родил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 одна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не могла вместить все мо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аждый шаг был вынужден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хотел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а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другого выбора».

Э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отсутствия другого выбора» определило, что мой способ работы кардина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людей. У меня нет команды, нет капитала, нет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От коммутируемой сети 1993 года до публикации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2025 год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выполнил всю цепочку работы от базов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до высокоуровнево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изайна, без какой-либо внешней поддержки ресурсами. Каждое звено – от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сервера до создания контента, от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до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стандартами – было выдержано мной одним.

Цена такого способа работы огромна. Долгие годы у меня почти не было отпусков. Я встаю в 4:45 утр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иду к морю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ся, творить и думать, затем начинаю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Мой *Дневник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ти записывает все это: подъем в 4:45 утра, практика стояния столбом, мечта тайцзи, стояния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безкорневых шагов» у мор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устройств для сбора частоты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частоты дыхания,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параметров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труктурно полного, замкнутого образца практики.

Я написал в статье: «Это 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самодисциплины'; это 'способ быть живым'. Если бы я не жил так, я не смог бы выполнить всю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ую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ую работу. Вставать в 4:45 утр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могу вынести больше трудностей, чем другие, 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ритм, который я нашел дл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в десяти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Пока остальной мир еще спит, я уже выполнил основную творческую работу дня. Я поддерживаю эту привычку уже семь лет.»

Но я никогда не считаю это «тяжелым трудом». Я выбираю так ж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вид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торую другие не видели: 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е привязываясь ни к какому институту, мож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 свою структуру, чтобы построить полную систему знаний,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изна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Эт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тоит проверять всю жизнь.

Если смотреть на какой-то один сегмент, я могу быть прост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студенто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м, веб-мастером, разработчико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участни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актиком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любителем музыки, фотографом или писателем. Каждая отде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а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моего полного опыт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рудная часть в том, что эти пути не разделены. Типография обучила мое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 макету и ошибкам; логистика обучила моему

суждению о процессах и рисках; ИТ обучила мое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труктуры и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и; веб-сайты обучили мое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обучили моему опыту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ла, центра тяжести, выносливости 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орядка; музыка и фотография обучили моему умению схватывать врем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итм и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исательство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ли этот опыт в документы, читаемые будущими поколениями.

Я не хочу, чтобы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читали как жалобу или как самовосхваление.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прошедшего боле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то,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оит сохранить, — это не эмоции, а проверяемый путь. Что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когда, какие работы был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какие системы работали, ка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мее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какие журналы имеют ISSN, какие веб-страницы сохранен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библиотеками, какие записи могут быть открыты читателями снова – все это важнее любой абстрактной оцен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жизнь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олько в устной памяти, ее легко забыть; но если она записана в статьях, построена в системы, помещена на веб-страницы, снабжена постоянными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ами, введена в библиоте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оисковые пути, она перестает быть просто личной памятью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атериалом, который будущие поколения мог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изучать.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инят ни одни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 учреждением ил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оценк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званий.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я пошел по своему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пути.

Этот путь был пройден з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У него нет конца. Потому что то, что я построил, — это не карьера, а архив н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 уровне, который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тет, который можно искать, цитировать, изучать и передав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Если будущие поколения захотят узнать, в эту эпоху, когда цифров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только начиналась, как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в одиночку боролся с

энтропией систем, им нужно только войти на эти четыре веб-сайта,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полную, живую,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экосистему.

Эти невидимые часы

Размышляя об этом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ем опыте, одно из самы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внешних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й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за этими веб-сайта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и издательскими проектами должна стоять большая команда,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выделенный персонал с полной занятостью. Когда люди видят та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как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он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умают об офисах,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х, редакционных отделах,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командах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ах. Фактическ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ого, что многие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печатного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который получил спонсор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г-на Цзэн Ли во время его публикации, что позволило ему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до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ого номера,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абот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висело от м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не работы. От ранней типографи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еб-сайтов,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форумов до более поздних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финансовых систе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апис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публикации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и архивиров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аботы выполнялась не с полной занятостью, а накапливалась понемногу вне основной работы,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и повседневных дел.

Многие люди видят, что веб-сайты работают, стать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системы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т, журналы издаются, но они редко видят долгие процессы,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ли эти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Веб-сайт, который работает непрерывно боле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был внезапно построен в один прекрасный день,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обслуживался,

обновлялся, его резервные копии создавались и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лись в течение двадцати лет. Система, стабильно работающая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благодаря одному удачному проекту, а благодаря бесчисленным модификациям, тестам и постоянным улучшениям посл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рименения. Журнал, который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непрерыв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из-за завершения одного номера,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за каждым номером стоит повторяющаяся работа по написанию,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ю, набору,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анных, дизайну обложки, проверке ссылок, обработке метаданных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у сохранению.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работает непрерывно с 2004 год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непрерыв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с 2004 года,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непрерывно с момента его запуска в 2025 году, а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непрерывно записывает и организует контент, связанный с боевыми искусствами, оздоровлением и телес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Эти названия могут каза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ми раз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но за ними протекает одна и та же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основная линия: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запись, непрерыв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Многие спрашивали меня, как я смог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так долго. У меня нет особого метода. Час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 днем 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писательства ночью; решение повседневных дел днем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очью; пока другие отдыхают, я продолжаю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еб-сайты, тестировать системы, переводить статьи, 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 обложки или составля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З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эти, казалось бы, фрагментарные задач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оединились,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сформировав различные системы, веб-сайт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публикации, которые мы видим сегодня.

Если есть какая-то общая черта у эт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ак это то, что почти ни один из них не был завершен разовым усилием; они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путем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очень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То, что он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требляли, было не усилием одного дня, а непрерывным влож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Многие люди видят конеч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о я более остро осознаю, чт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эти результаты — это те невидимые ночи, выходные и годы.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зад, я не начинал с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себе звуч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ой путь был сначала выживанием, затем практикой, затем системой, и только позже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и записью. Долгие годы я просто раскладывал проблемы по полочкам одну за другой, оставлял следы того, что сделал,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и заново соединял, 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есвязанный опыт из раз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Когда этот опыт растягивается на более чем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когда эти статьи, системы, журналы, веб-сайты, постоянные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ISSN,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ы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архивные платформы,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каталоги и запис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 сцепляются вместе, они иллюстрируют уже не просто то, как человек называет себя, а то, как человек, не имея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практику, публичные работы и доступные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иска записи, чтобы проложить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Это моя история. Путь от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тудента в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д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Основные текущ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втора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области практики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 во 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ии путь автора в обучении, практик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с 1989 по 2026 год. Благодаря более чем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ему непрерывному накоплению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е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области практики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Эт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озникли н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не проистекают из одной карьеры; они скорее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постепенно через практику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 сей ден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втор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ся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охватывающими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культуру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фотографию, изучение музы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документацию, системный дизайн и смежные обла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был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 сохранены через книги, журналы, веб-сайты,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ист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снователь и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Автор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ателем,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писателем и главным редактором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десятиязычного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ежемесячного журнала. С момента запуска в 2025 году журнал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испанском, японском, арабском, немецко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м, русском и коре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а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 работы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опадаю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ист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оиска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Основатель и президен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луба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В 2004 году автор основ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 с тех пор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основателем и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Эт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ась зарубежным китайски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обменом, публикацией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опубликовав двадцать один номер ежеквартального журнала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и сформировав запись культур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боле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снователь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ети Winner

В 2004 году автор осн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сеть Winner. Этот веб-сайт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жизн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культур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связан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Он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ботать по сей день, став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нтернета.

Разработчик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Автор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логистикой, таможенным оформлением, складированием,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ой и практико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истем,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работав независимо с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ную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логис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оверенную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реальной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Эти системы дл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применялись в подлинных бизнес-средах, породи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финансы,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Основатель и президент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лледжа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Автор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ателем и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лледжа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яс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и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иньцюань и связан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актик, стремясь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развитию и обмену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в Австралии.

Основатель Данти Бэньюань

На основ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втор предложил и создал систему «Данти Бэньюан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ращается вокруг телесного осозна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актики, само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личного опыта и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писывается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уется.

Практикующий передачу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и синьцюань

Автор является наследником 12-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Чэнь, наследником 6-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У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м главой синьцюань стиля Чжао. Он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ся практикой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иньцюань и связанных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родолжая заниматься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Практи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Автор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ся печатью, набором,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м, публикацией и цифровы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м делом. От ранней типографии и журнала *Чайнатаун* до более позднего создания веб-сайтов, электронных публикаций, 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и системы публикации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он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непрерывную практику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боле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Творец в фотографии и музыке

Автор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лся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творчеством и изучением музыки. Его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охватывают природные ландшафты, гуманитарную документацию и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ую фотографию. В музыке он настойчиво практиковал игру на гитаре, написани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х песен и связанные творческие занят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их как часть своей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регистратор

Помимо выше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автор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записывал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л свою личную практику,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культур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смежные области. Эти запис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веб-сайты, журналы,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книг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у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составляя общ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актик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ую в этой книге.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области практики не изолированы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они скорее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бучения, рабо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рактики, вместе составляя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е в *Пу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Заклучение: Путь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Эта книг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заключением, а только началом.

Из-за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по объему многие из опытов, систем, практик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этой книге могу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набросаны. Будь т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финанс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истема удал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сеть Winner,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практика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л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зыскания – ни одно из них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ностью раскрыто в одной книге.

Поэтому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 это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е на карту, чем на сам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Он записывает общие контуры этого пути, но не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каждую деталь на этом пути.

Я всегда верил, что ни одну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теорию, систему ил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не следует судить на основе части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Точно так же, чтобы понять этот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не следует основываться на одной главе, одной работе или одном фрагменте.

В нынешнюю эпоху высоко фрагм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люди привыкли выносить сужд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од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дного абзаца, одного заголовка или даже одного скриншота. Однако многие вещи раскрывают свое исти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и помещены обратно в свой полный контекст.

Если в будущем у кого-то возникнут вопросы, интерес или иные мнения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пытах, точках зрения, система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этой книге, я не ожидаю, что он сначала согласится со мной. Я предпочел бы, чтобы он вернулся к самим оригиналь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прочитал уж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аботы, запис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нял контекст их создания, процесс 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а затем составил сво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суждение.

Я верю, что любо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ценное суждение должно основываться не на слухах, а на чтении; не на фрагментах, а на цел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ответа, возможно, его нет в этой книге.

Он существует в системах, веб-сайта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записях и работах, оставленных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а также в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мышлении, которое читатели формируют после прочтения.

И этот путь —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жеффи Чao Хуэй Ву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Об авторе

Джеффи Чао Хуэй Ву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ученый,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 практи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Автор: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Он уехал учиться в Австралию в 1989 году и с тех пор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занимается издательским делом, культурны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созданием веб-сайто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и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практикой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Он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снов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писателей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сеть Winner, Фору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Winner,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лледж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а также десятиязычный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журнал *Эпоха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среди проч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платформ.

К 2026 году он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десятки работ,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лучили DOI и бы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за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ах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оиска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Его практика охватывает литературу,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создание веб-сайтов, 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системный дизай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регистрацию.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 его первое личное 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фиксирует его жизненную практику с 1989 по 2026 год и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ученого.

[인생]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

——유학생에서 학제간 실천자까지의 거의 사십 년에 걸친 여정

저자: 제피 차오 후이 우 (Jeffi Chao Hui Wu)

이 책의 길잡이

이것은 전기도 회고록도 아닌,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이다

사람들이 처음 '국제 독립 연구자'라는 호칭을 들을 때, 흔히 그것이 단순한 자부여 신분이 아닌지 의심한다. 그러나 이 책은 직함을 통해 무언가를 증명하려는 것이 아니다. 오히려 하나의 길을 기록하려는 것이다.

1989 년 호주 유학을 시작한 때로부터 2026 년 오늘에 이르기까지, 이 책이 기록하는 것은 특정한 신분의 획득 과정이 아니라, 지속적인 학습, 지속적인 실천, 지속적인 기록, 지속적인 탐구의 여정이다. 이 길이 과연 '국제 독립 연구자'라는 호칭을 뒷받침하기에 충분한지는, 독자가 읽은 후 스스로 판단할 수 있다.

이 책이 제시하는 것은 결론이 아니라 과정이며, 꼬리표가 아니라 형성이며, 신분 그 자체가 아니라 신분을 성립시키는 바로 그 길이다.

책 소개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은 제피 차오 후이 우의 1989 년 호주 유학 이후부터 2026 년까지의 실제 경험과 장기적 실천 과정을 기록한다.

30 여 년 넘게 저자는 유학, 아르바이트, 창업, 인쇄 출판, 미디어 편집, 웹사이트 구축, 문화 전파,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무술 실천과 전승, 사진 촬영, 음악 학습, 학제간 연구 등 여러 단계를 거치며, 국제 독립 연구자, 독립 출판 실천자, 문화 조직 창립자, 시스템 설계자, 장기 기록자라는 다중 정체성을 점차 형성해 왔다.

시간 순서에 따라 구성된 이 책은 성공과 실패를 그리는 대신, 이러한 정체성들이 장기적 실천을 통해 어떻게 점차 형성되어 왔는지를 제시하는 데 중점을 둔다. 저자의 멜버른 유학생 시절부터, 시드니에서의 사업 창업과 인쇄 출판 작업(인쇄 공장 및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 포함)까지;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의 구축부터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와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까지; 중국 전통 무술의 실천과 전승부터 10 개 언어 월간지 *시대적 전환*의 지속적 출판까지 — 이 책은 한 평범한 사람이 수십 년 동안 지속적으로 학습하고, 탐구하고, 실천하고, 기록하고, 출판하는 진정한 과정을 기록한다.

2025 년 11 월 DOI 출판 시스템 도입 이후, 2026 년 5 월 현재까지 저자는 약 70 편의 독립 작품이 DOI 를 획득하고,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국제 학술 보존 플랫폼, 오픈 학술 인프라, 글로벌 도서관 목록 네트워크 등 여러 장기 보존 체계에 등록하는 성과를 이루었다. 독립 DOI 기준으로 집계하면 관련 작품 수는 70 점에 근접하며, 그중 많은 작품이 이미 독립된 도서로 출판 가능한 규모에 도달했고, 지속적으로 확장되는 학제간 문헌 체계를 형성하고 있다.

이 책은 개인 성장 기록이자 장기적 학제간 실천 아카이브이다. 한 해외 화교 개인의 삶의 궤적을 기록할 뿐만 아니라, 30 여 년에 걸쳐 국제 독립 연구자가 어떻게 자신의 지식 구조, 실천 체계, 장기적 문헌 축적을 점진적으로 구축해 왔는지도 기록한다.

'국제 독립 연구자'는 독자의 이해를 돕기 위해 채택된 편의적인 총칭이다. 이 책은 어떤 칭호나 신분을 증명하려는 것이 아니라, 저자가 거의 사십 년에 걸쳐 지속해 온 학습, 실천, 탐구, 기록, 출판의 진실된 과정과 그로 인해 형성된 방대한 문헌, 사진, 원고, 공개 아카이브를 기록하는 데 중점을 둔다.

이는 단순한 개인적 경험이 아니라, 한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형성사이다.

2005 년: 20 여 년에 걸친 지속의 출발점

돌아보면, 2005 년은 내 인생의 중요한 전환점이었다.

이 해에 나는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을 창립하고,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 출판을 시작했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이 시기부터 일이 아무리 바빠도 나는 학습, 사고, 기록, 혁신, 실천을 중단한 적이

없었다. 문화 활동, 웹사이트 구축, 출판 작업, 시스템 설계, 무술 탐구, 그리고 이후의 학제간 연구는 점차 내 삶의 중요한 구성 요소가 되었고 현재까지 이어지고 있다.

1989 년이 호주에서의 삶의 출발점이라면, 2005 년은 나의 학술적 경력의 중요한 출발점에 더 가깝다. 이 해부터 학습은 더 이상 일을 위한 것만이 아니었고, 실천은 더 이상 생계를 위한 것만이 아니었으며, 기록은 더 이상 단순한 개인적 습관이 아니었다. 그것들은 점차 장기적이고 지속적인 공공 문화 실천, 독립적 연구, 지식 축적으로 전환되었다.

그 후 20 여 년 동안 나는 여러 문화, 학술, 전파 플랫폼을 잇달아 창립하고 장기적으로 그 구축에 참여했다. 여기에는 다음이 포함된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https://www.azchy.com/>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

<https://taichiau.org/>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포럼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

시대적 전환 10 개 언어 월간지

<https://www.times.net.au/>

이러한 플랫폼들은 문학, 출판, 문화 전파, 웹사이트 구축, 무술 실천, 학제간 연구 등 여러 방향을 포괄하며, 나의 지속적인 학습, 지속적인 기록, 지속적인 연구, 지속적인 혁신의 중요한 매체가 되었다.

동시에, 나는 오랫동안 다양한 문화 교류, 출판 홍보, 문학 활동, 무술 교류 및 국제 행사를 조직하고 참여하고 출석해 왔으며, 관련 분야의 발전과 기록을 지속적으로

추진해 왔다. 이후 형성된 많은 중요한 작품, 시스템, 실천 체계는 이 시기로 거슬러 올라갈 수 있다.

오늘날 돌아보면, 2005 년은 단순한 시간의 한 지점이 아니라, 현재까지 지속되는 중단 없는 발전의 주선이다. 이후에 나타난 많은 중요한 작품, 연구 성과, 문화 플랫폼, 실천 체계는 모두 이 시기의 지속적인 축적과 끊임없는 탐구에서 비롯되었다.

프로로그: 이국 땅의 밤비

이 문서는 1989 년부터 2026 년까지 호주에서의 실천, 연구 및 출판 과정을 주로 기록합니다. 1968 년부터 1989 년까지 중국에서의 성장 과정, 학력 및 초기 직장 경험은 추후 독립 저술을 위해 여기서 다루지 않습니다.

1989 년, 나는 호주 땅을 밟았습니다. 그 시대의 많은 중국 유학생들과 마찬가지로, 내 주머니는 가벼웠고 미래는 광활한 미지였습니다.

그 해, 저는 멜버른에서 세 번 해고당했습니다. 이유는 다양했지만, 근본적인 이유는 제가 '사용하기 어려운' 사람이었기 때문입니다 – 항상 '더 좋은 방법은 없을까?'라고 생각했기 때문입니다. 같은 해, 추운 밤에 응급 수술을 받았습니다. 이국 땅의 병원 침대에 누워, 주변에는 아무 가족도 없었습니다. 척추에서 전신으로 퍼지는 마취의 차가움 속에서 천장을 응시하며 오직 한 가지 생각만이 내 마음을 가득 채웠습니다. '여기서 무너질 수 없다.'

호주에 도착한 후, 나는 매주 가족에게 편지를 쓰기 시작했습니다. 당시 국제 전화는 너무 비쌌습니다(분당 2.70 호주 달러). 전자 메일은 아직 없었습니다. 첫 주방 보조 일자리의 시급은 겨우 2 호주 달러였습니다. 나는 모든 고독, 두려움, 인내를 그 바다를 건너는 글자들에 담았습니다. 나중에 자작곡에서 "모든 만남에 재회의 날이 있는 것은 아니다"라는 구절을 썼습니다. 그 문구는 그 시절의 틈새에서 처음 자라났습니다.

그 유학 시절은 개인적인 경험이 구조화되어 기록되지 않으면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쉽게 사라진다는 것을 깨닫게 해주었습니다. 그때부터 나는 의식적으로 내 삶을 추적

가능한 실천 체계로 바꾸기 시작했습니다. 호주 초기, 나는 겉보기에는 무관해 보이는 많은 일들을 했습니다. 1992 년경, 나는 시드니로 이주하여 인쇄 공장을 설립했고, 나중에 첫 인쇄 공장 과 인쇄를 배운 지 사흘째에 썼습니다. 인쇄는 단순히 종이에 글자를 올리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그것은 판면, 기계, 종이, 시간, 고객, 비용 및 오류율의 통합적 통제입니다. 이국 땅에서 이 업계에 발을 들이는 사람은 기술뿐만 아니라 주문 평가, 고객 커뮤니케이션, 파일 처리, 납품 리듬 및 위험 감수를 배워야 합니다.

이후 저는 약 10 년 동안 야간 학교를 다니며 물류, 경영, IT 지원, 위험 관리 등 분야를 공부했습니다. 지금 돌아보면, 그 밤들은 단순히 자격증을 따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개인의 기본 능력을 해체하고 재건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 저는 1989 호주 취업 탐방기, 9 년간의 야간 학교와 비 오는 밤의 등불, 멜버른 생존기 등의 글을 썼습니다. 이 글들은 고통을 회상하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기성의 길이 없는 상황에서 사람이 어떻게 삶의 경험을 조금씩 장기적인 능력으로 전환하는지 기록하기 위한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고통의 이야기가 아닙니다. 그 경험들은 나를 무너뜨리지 않았고, 오히려 거의 본능에 가까운 습관을 길러주었습니다. 즉, 모든 것을 스스로 하고, 문제를 스스로 해결하고, 구조적으로 생각하는 것입니다. 아무도 당신을 위해 모든 것을 준비해 주지 않으며, 의존할 수 있는 기성 시스템도 없기 때문입니다. 이 습관은 이후 내 모든 작업의 원점이 되었습니다.



사진은 저자 본인으로, 호주 멜버른 사우스 야라 유학 시절(1990 년경)에 촬영된 것이다. 이 책에 기록된 많은 이야기들이 바로 이 시기부터 시작된다. 이 시절의 일부 기억은 『별빛 동화』를 참조하라: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https://nla.gov.au/nla.obj-4204310649>

제 1 장 멜버른: 유학생 시절의 출발점 (1989–1992)

키워드: 생존, 적응, 학습

1989 년, 나는 호주 땅을 밟았습니다. 그 시대의 많은 중국 유학생들과 마찬가지로, 내 주머니는 가볍고 미래는 광활한 미지였습니다.

그 해, 저는 멜버른에서 세 번 해고당했습니다. 이유는 다양했지만, 근본적인 이유는 제가 '사용하기 어려운' 사람이었기 때문입니다 – 항상 '더 좋은 방법은 없을까?'라고 생각했기 때문입니다. 같은 해, 추운 밤에 응급 수술을 받았습니다. 이국 땅의 병원 침대에 누워, 주변에는 아무 가족도 없었습니다. 척추에서 전신으로 퍼지는 마취의 차가움 속에서 천장을 응시하며 오직 한 가지 생각만이 내 마음을 가득 채웠습니다. '여기서 무너질 수 없다.'

수술 후, 나는 매주 가족에게 편지를 쓰기 시작했습니다. 당시 국제 전화는 너무 비쌌고, 전자 메일은 아직 보편화되지 않았습니다. 나는 모든 고독, 두려움, 인내를 그 바다를 건너는 글자들에 담았습니다. 나중에 자작곡에서 "모든 만남에 재회의 날이 있는 것은 아니다"라는 구절을 썼습니다. 그 문구는 그 시절의 틈새에서 처음 자라났습니다.

그 유학 시절은 구조화 없이는 개인적 경험이 시간이 지나면서 쉽게 사라진다는 것을 깨닫게 해주었습니다. 그때부터 나는 의식적으로 내 삶을 추적 가능한 실천 체계로 바꾸기 시작했습니다.

저는 *1989 호주 취업 탐방기, 9 년간의 야간 학교와 비 오는 밤의 등불, 멜버른 생존기* 등의 글을 썼습니다. 이 글들은 고통을 회상하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기성의 길이 없는 상황에서 사람이 어떻게 삶의 경험을 조금씩 장기적인 능력으로 전환하는지 기록하기 위한 것입니다.

멜버른 시절, 나는 빵 공장에서 중간 교대 근무를 했고, 종종 자정 넘어 집에 돌아왔습니다. 다음날 동이 트기도 전에 나는 일찍 일어나 영어와 타자를 배웠습니다.

1992 년 시드니로 이주한 후, 저는 약 10 년 동안 야간 학교를 다니며 물류, 경영, IT 지원, 위험 관리 등을 공부했습니다. 지금 돌아보면, 그 밤들은 단순히 자격증을 따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개인의 기본 능력을 해체하고 재건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

1992 년 2 월, 나는 멜버른을 떠나 시드니로 향했습니다.

이것은 단순한 이사가 아니었습니다. 이후의 역사적 결과로 볼 때, 이 이동이 없었다면 이후의 모든 것 – 인쇄 공장,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오스트레일리안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시대적 전환* – 은 아마도 완전히 다른 인생 궤적을 따랐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이 전체 이야기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인생의 전환점 중 하나입니다.

제 2 장 시드니: 새로운 시작 (1992)

인쇄기의 소리와 출판 능력의 싹

1992 년 2 월부터, 내 인생은 시드니 시대로 접어들었습니다.

1992 년경, 나는 파트너와 함께 시드니에서 인쇄 공장을 설립했습니다. 오늘날 돌아보면, 이것은 단순한 창업 경험이 아니라 복잡한 시스템의 실천 현장에 대한 나의 첫 번째 진정한 진입이었습니다. 인쇄 공장은 단순히 종이에 글자를 인쇄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고객 커뮤니케이션, 파일 처리, 조판, 종이, 잉크, 기계, 납기, 오류 제어, 원가 계산 및 품질 평가가 관련됩니다. 고객은 완성품만 보지만, 운영자는 모든 세부 사항을 처리해야 합니다. 하나의 오타, 약간의 레이아웃 편차, 한 번의 기계 고장, 한 배치의 종이 문제 – 이 모두가 손실로 이어질 수 있습니다. 나중에 나는 첫 인쇄 공장 과 인쇄를 배운 지 사흘째와 같은 글을 쓰며 그 경험을 기록했습니다.

인쇄 공장에서 내가 처음 배운 것은, 현실 세계는 사람이 열심히 노력한다고 해서 자동으로 쉬워지지 않는다는 것입니다. 혼돈을 단계로, 단계를 프로세스로, 프로세스를 통제 가능한 운영으로, 통제 가능한 운영을 안정적인 납품으로 전환해야 합니다. 인쇄 업계가 내게 준 교훈은 매우 구체적이었습니다. 파일은 내용뿐 아니라 형식도 중요합니다. 레이아웃은 미적 측면뿐 아니라 인쇄 조건도 고려해야 합니다. 한 작업은 당장의 주문뿐 아니라 이후의 수정, 납기, 고객의 부담 능력도 고려해야 합니다. 이후 내가 웹사이트, 물류, 출판, 다국어 조판 작업을 할 때, 초기 인쇄 훈련의 흔적을 뚜렷이 볼 수 있었습니다. '학제간'이라는 것은 오늘 이것, 내일 저것을 조금씩 배우는 것이 아니라, 특정한 기본 능력이 다른 분야에서 반복적으로 나타나는 것입니다.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 출판 능력의 첫 번째 도약

같은 1992 년, 나의 파트너가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을 창간했습니다.

나는 여기에 참여했고, 그 과정에서 조판과 편집을 배웠습니다. 이것은 단순한 '도움'이 아니라 출판 현장에 대한 나의 첫 번째 진정한 진입이었습니다. 인쇄 공장은 **제조 능력**을 대표했고,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은 **출판 능력**의 첫 번째 실천을 대표했습니다.

이 두 흐름이 1992 년에 동시에 나타난 것은 우연이 아닙니다. 인쇄는 물리적 매체의 한계와 가능성을 이해하도록 도왔고, 잡지는 레이아웃 디자인, 내용 편집, 저자 관계, 유통 채널, 독자 피드백을 처음 접하게 해주었습니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이 과정에서 나는 '인쇄업자'에서 '출판 참여자'로의 도약을 완성했습니다. 조판은 레이아웃과 읽기 순서의 관계를 가르쳐주었고, 편집은 내용 선별과 구조적 조직화의 필요성을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이후:

-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 *시대적 전환*

이 출판 및 전파의 주류는 모두 여기로 거슬러 올라갑니다. 1992 년의 인쇄와 잡지에 대한 이중 관여 없이는, 이후의 '콘텐츠를 안정적으로 공공 공간에 진입시키는 방법'에 대한 체계적인 이해는 존재하지 않았을 것입니다.

그 시기에 나는 약 10 년 동안 야간 학교를 계속 다니며 물류, 경영, IT 지원, 위험 관리 등을 공부했습니다. 낮에는 이미 힘든 일을 하고 밤에도 계속 공부하는 것은 낭만적인 선택이 아니라 현실적인 필요였습니다. 이국 사회에서 충분한 복합 능력 없이는 사람은 매우 좁은 위치에 고정되기 쉽습니다. 물류는 상품, 문서, 시간, 책임 간의 관계를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경영은 조직과 프로세스를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IT 지원은 시스템, 데이터, 장애를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위험 관리의 오류가 발생하기 전에 사전에 차단하는 방법을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여러 해가 지나 내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지능형 재무 시스템, 출판 자동화 시스템, 웹사이트 구조를 재평가했을 때, 야간 학교의 그 흩어져 보이는 강좌들이 이미 내 안에 장기적인 복합 기반을 형성하고 있었음을 깨달았습니다.

나는 이것을 감동적인 이야기로 쓰고 싶지 않습니다. 진정한 성장은 종종 감동적이지 않기 때문입니다. 그것은 단지 견뎌내는 것입니다. 하루하루, 모르는 것을 배우고, 혼란스러운 것을 정리하고, 본래 견딜 수 없었던 것을 천천히 처리 가능한 것으로 바꾸는 것입니다. 만약 사람이 현실적 압박 없이 책만 읽는다면 세상에 대한 이해는 이론에 치우칠 것입니다. 행동만 하고 학습 습관이 없다면 경험은 부분적으로 머물기 쉽습니다. 나의 초기 경험은 바로 이 두 가지 사이를 반복해서 오가는 것이었습니다. 낮에는 고객, 기계, 청구서, 일과 삶에 맞서고, 밤에는 교실로 돌아와 현실의 문제를 지식의 틀 안에서 재해석하는 것입니다.

제 3 장 원격 근무와 지능형 물류 (1993–2013)

1993 년경, 나는 이미 원격 근무 프로토타입 시스템을 실천했습니다. 오늘날 사람들이 원격 근무에 대해 말할 때, 화상 회의, 클라우드 문서, 인스턴트 메시징을 떠올립니다. 하지만 그 당시 원격 근무의 어려움은 고급 도구에 있지 않았습니다. 그것은 작업이 어떻게 분할되는지, 파일이 어떻게 전송되는지, 책임이 어떻게 확인되는지, 사람이 현장에 없을 때 프로세스가 어떻게 계속되는지에 있었습니다. 나중에 나는 이 경험을 *1993 년 원격 근무 프로토타입 시스템의 구조적 실천 사례 연구*로 정리했습니다.

'원격 근무 프로토타입 시스템'이라는 표현은 일반 독자에게 다소 기술적으로 들릴 수 있습니다. 간단히 말해, 네트워크 조건과 사무 도구가 오늘날보다 훨씬 덜 성숙했던 시대에, 원래 현장에서 수행해야 했던 작업의 일부를 문서, 프로세스 및 책임 위임을 통해 다른 장소로 이전하는 과정을 말합니다. 여기서 정말 중요한 것은 특정 도구가 아니라 구조입니다. 사람이 현장에 없을 때 작업 흐름이 어떻게 끊어지지 않는가? 한 단계가 완료된 후 다음 단계는 어떻게 연결되는가? 파일이 사람들 사이를 흐를 때 누락을 어떻게 방지하는가? 오류가 발생하면 책임 사슬을 어떻게 추적하는가? 이러한 질문들은 이후 내 물류 시스템, 출판 시스템, 웹사이트 유지보수, 다국어 처리 흐름에서 지속적으로 나타났습니다.

1997 년, 나는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을 구상하기 시작했습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물류를 운송으로만 제한하여 단순히 상품을 A 지점에서 B 지점으로 옮기는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그러나 수입 무역과 통관을 실제로 해본 사람이라면 물류가 매우 복잡한 책임 사슬임을 압니다. 고객 데이터, 상업 송장, 포장 명세서, 선박 일정, 항구, HS 코드, 관세, 내륙 운송, 창고 보관, 비용, 수금, 세금 및 문서 보관 – 이 중 하나라도 오류가 발생하면 지연, 벌금, 추가 비용 또는 고객 분쟁을 초래할 수 있습니다. 나중에 나는 *1997 –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프로토타입, 1997 년: 5 초 만에 수만 건의 기록 확인*과 같은 글을 썼습니다.

내 초기 실천에서 '지능형 물류'라고 부르는 것은 오늘날 유행하는 인공지능 모델이 아니라 구조적 지능입니다. 그것은 원래 수동 경험, 수동 확인, 수동 기억에 크게

의존했던 많은 작업을 자동 추출, 자동 매칭, 자동 프롬프트, 자동 오류 차단 및 자동 생성으로 전환시켰습니다. 예를 들어, 송장 정보가 불완전한 경우, 시스템은 사람이 결국 발견할 때까지 기다리지 말고 데이터가 입력될 때 문제를 표시해야 합니다. 파일 이름 지정은 임시 수기 메모에 의존해서는 안 되며, 고객, 지역, 주문 및 유형이 자동으로 파일 이름에 포함되어 추후 정렬 및 추적을 용이하게 해야 합니다. 비용 계산은 한 사람의 머릿속 경험에만 의존해서는 안 되며, 규칙, 세율, 코드 및 과거 데이터가 체계화되어야 합니다. 여기서 어려운 점은 단순한 프로그램을 작성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실제 비즈니스에서 오류가 발생하기 쉬운 모든 지점을 찾아내고 시스템이 판단 책임의 일부를 미리 감당하게 하는 것입니다.

2005 년경, 나의 시스템 실천은 지능형 송장, 지능형 수집, QR 코드 및 바코드 재고, 글로벌 조달 구상 등을 포함하는 더 구체적인 단계에 접어들었습니다. 나중에 나는 이것을 *2005 년의 지능형 송장 시스템*, *2005 년의 지능형 수집 시스템 - 1997 년 구상*, **2005 년의 QR 코드 + 바코드 재고 시스템**, *2005 년의 글로벌 조달 구상*으로 정리했습니다.

QR 코드와 바코드 재고는 일반 독자에게 상품과 자료에 식별 가능한 정체성을 부여하는 것으로 이해될 수 있습니다. 모든 상품, 모든 재고 로트, 모든 파일이 정확하게 식별되고 추적될 수 있다면, 수동 검색, 오발송, 기록 누락 및 혼동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지능형 송장 시스템은 더 복잡합니다. 단순히 송장을 인쇄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송장을 전체 비즈니스 체인의 일부로 만드는 것입니다. 그것은 고객이 누구인지, 상품이 무엇인지, 비용이 어떻게 형성되는지, 세금이 어떻게 처리되는지, 첨부 파일이 어떻게 일치하는지, 파일 이름이 어떻게 지정되는지, 오류가 어떻게 표시되는지 알아야 합니다. 나중에 나는 이것을 더 발전시켜 *20 년에 걸친 세대 초월 지능형 물류 및 재무 시스템*, *성숙한 구조적 물류 시스템(20 년 이상 지속 운영 검증됨)*, 그리고 *시대를 초월한 20 년 실전 지능형 세금 시스템*을 저술했습니다.

2013 년,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은 성숙한 운영 단계에 접어들었습니다.

이러한 글들은 제목만 보면 기술적인 시연으로 오해받기 쉽습니다. 하지만 나에게 그것들은 실천의 역사와 같습니다. 시스템의 진정한 어려움은 구상 단계에서 얼마나 첨단으로 보이는지가 아니라, 20 년이 지난 후에도 당시의 비즈니스 로직을 설명할 수 있고 실제 경험을 통해 계속 검증될 수 있는지에 있습니다. 많은 개념들은 사업

계획서에서는 훌륭해 보이지만, 일상 운영에 들어가면 곧 실패합니다. 실제 비즈니스에는 예외, 오류, 임시 변경, 인간 관계 압력이 가득하기 때문입니다. 내가 시스템을 글로 쓰는 것을 고집하는 이유는 이러한 경험이 컴퓨터 프로그램에만 남아있기를 원하지 않기 때문입니다. 프로그램은 구식이 되고, 소프트웨어는 교체되며, 컴퓨터는 폐기됩니다. 그러나 구조, 논리 및 실천 시나리오를 명확히 써두면, 미래의 연구자들은 대규모 팀, 클라우드 플랫폼, 자본의 지원 없이 인공지능 이전 시대의 개인 시스템 설계자가 어떻게 실제 비즈니스의 복잡한 문제를 해결했는지 이해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제 4 장 인터넷상의 화교 커뮤니티 (2004)

2004 년, 나는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www.australianwinner.com)와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포럼"을 창립했습니다. 구버전과 신버전 포럼의 총 등록 회원 수는 400 만 명을 넘었습니다. 2026 년 3 월 20 일 금요일 오후 7 시 15 분, 최고 동시 온라인 방문자 수는 66 만 2 천 명을 넘었습니다. 같은 해, 나는 아버지 우티(우카이팅)와 함께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과 그 문학 플랫폼(www.azchy.com)을 창립했습니다. 오늘날 사람들이 웹사이트를 볼 때 생각하는 것은 페이지, 트래픽, 순위뿐입니다. 그러나 20 여 년 전, 웹사이트는 해외 화교 사회에 또 다른 의미를 가졌습니다. 그것은 정보 센터이자 커뮤니티 입구였으며, 발표 공간이자 역사 보존 장소였고, 사람들을 연결하는 곳이자 변화하는 시대의 기록 창이었었습니다. 나중에 나는 2004 년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창설, 2004 년, 나는 두 개의 국가급 문헌 웹사이트를 독창했다를 썼습니다.

웹사이트를 1 년 내내 운영하는 것은 어렵지 않지만, 20 년 넘게 운영하는 것은 더 이상 단순한 웹페이지 문제가 아닙니다. 서버, 프로그램, 도메인 이름, 백업, 공격, 마이그레이션, 구형 시스템 호환성, 콘텐츠 관리, 사용자 변화 및 검색 엔진 변화를 처리해야 합니다. 또한 시대의 급속한 교체에 직면해야 합니다. 포럼 시대가 지나고 소셜 미디어가 부상했습니다. PC 웹 시대가 지나고 모바일 읽기가 주류가 되었습니다. 초기 중국어 인터넷의 많은 웹사이트가 사라진 후, 살아남은 오래된 웹페이지는 오히려 역사적 증거가 되었습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최신 플랫폼을 쫓느라 장기적 존재 자체가 가치라는 것을 거의 깨닫지 못합니다. 20 년 이상 지속되는 웹사이트는 단순히 기사를 보존하는 것이 아니라, 한 시대의 언어, 미학, 토론 방식, 커뮤니티 구조 및 화교 이민 생활의 흔적을 보존하는 것입니다.

2007 년, 내가 만든 두 웹사이트 –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www.azchy.com)와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www.australianwinner.com) – 는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의 PANDORA 시스템에 의해 영구적으로 미러링 수집되었고, 수년 동안 정기적으로 업데이트되었으며(가장 최근 업데이트는 2025 년 8 월과 9 월), PANDORA 는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의 장기 웹

보존 프로젝트이고, TROVE 는 디지털 컬렉션 시스템입니다. 그러한 시스템에 의한 수집은 일반적인 검색 엔진 크롤링과 다른 의미를 갖습니다. 검색 엔진은 즉각적인 가시성에 중점을 두는 반면, 국립 도서관에 의한 보존은 해당 웹사이트가 국가적 문화 및 연구 가치를 지닌 디지털 유산으로 간주되어 영구적으로 보존됨을 의미합니다. 이것은 일시적인 캐시가 아니라 제도적이고 세대를 초월한 문헌 보존입니다. 이는 내 개인 서버가 중단되더라도 이 콘텐츠가 여전히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시스템 내에 존재하며 미래 연구자들이 접근할 수 있음을 의미합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관련 자료는 이후 내가 체계적인 문헌 데이터베이스로 정리했습니다. 여기서 이른바 '초민간 화문 문학 문헌 데이터베이스'는 거창한 용어를 만들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그 형성 방식이 대학, 출판사 또는 공식 기관과 다르다는 것을 설명하기 위한 것입니다. 그것은 민간에서, 장기간 자발적인 조직에서, 계간지, 웹사이트, 포럼, 저자, 행사 및 국경을 넘는 화문 문학 네트워크에서 비롯되었습니다. 많은 민간 문학 활동은 인기가 있을 때 참여자가 많지만, 몇 년 후면 자료를 찾을 수 없습니다. 나의 장기적인 작업은 이러한 흩어진 자료를 가능한 한 검색 가능하고, 보존 가능하며, 추적 가능한 문헌 형태로 재정리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

이 흐름이 나중에 **시대적 전환 (ISSN 3083-5178)**과 연결된 것은 우연이 아닙니다. 초기 포럼 및 웹사이트 경험을 통해 콘텐츠는 구조 없이는 빨리 묻히고, 목차 없이는 이해하기 어렵고, 메타데이터 없이는 기계도 인식하기 어렵고, 장기 보존 입구 없이는 작품이 한 번의 서버 장애나 플랫폼 폐쇄로 쉽게 사라질 수 있다는 것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메타데이터'라는 용어는 전문적으로 들리지만, 간단히 '데이터에 대한 데이터'로 이해할 수 있습니다. 기사의 제목, 저자, 날짜, 언어, 키워드, 영구 식별자, ISSN, 초록, 발행자, 링크 관계 등이 모두 메타데이터입니다. 이것들은 본문처럼 문학적으로 보이지는 않지만, 작품이 검색, 보관, 인용 및 시스템 간 전파될 수 있는지를 여부를 결정합니다. 20 년 넘게 웹사이트를 해왔기 때문에, 나중에 나는 이 지루해 보이는 기초 작업을 특히 중요하게 생각하게 되었습니다.

제 5 장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에서 디지털 유산으로 (2004–2025)

2004 년, 나는 아버지 우티와 함께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을 창립했고, 2005 년에 온라인 플랫폼을 만들었습니다. 이 플랫폼은 처음부터 단순한 포럼이 아니라, 문학 창작을 핵심으로 하는 전 세계 화문 작가들의 집결지였습니다. 그것은 중국어 인터넷의 개척 시대에 태어나 그 시대의 BBS 문화와 함께 성장했습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은 처음부터 단순한 문학 단체 실천이 아니었습니다. 외부 지원을 받을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명백한 가족 문화 유산의 색채를 띠고 있었습니다. 내가 창립 회장을 맡았고, 아버지 우티(본명 우카이팅)가 영원한 명예 회장, 누나 우리링(필명 메이즈)이 부회장, 어머니 두웨이쥔(필명 두쥔안)이 고문을 맡았습니다. 기관, 대학 또는 단체에 의해 시작된 많은 문학 단체와 달리,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형성과 발전은 주로 한 화교 가족의 수십 년에 걸친 문학적 축적, 문화적 정체성 및 지속적인 실천 위에 세워졌습니다.

아버지 우티는 오랫동안 창작을 지속한 시인이었습니다. 그의 삶의 궤적은 말레이시아, 중국, 호주라는 세 가지 다른 문화 공간을 가로질렀습니다. 그는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중요한 정신적 지주이자 포럼에서 가장 강력한 작가 중 한 명이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나중에 국제적으로 유명한 시인이자 '우티 문학관'의 핵심 인물이 되었습니다. 누나 메이즈는 오랫동안 문학 창작, 편집 및 조직 업무에 참여했습니다. 어머니 두쥔안은 오랫동안 포럼과 문학 활동을 지원했으며, 포럼에서 가장 강력한 작가 중 한 명이 되었고 나중에 국제적으로 유명한 시인이 되었습니다. 각자 참여 방식은 달랐지만, 각자의 방식으로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와 중국 문화 발전에 크게 기여했습니다.

따라서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발전 역사는 단지 문학 단체의 발전사만이 아니라, 가족 문화 유산의 역사이자 해외 화문 문학 실천의 역사이며, 여러 국가와 지역을 아우르는 화문 정신의 기록사이기도 합니다. 많은 저자, 독자, 문학 친구들이

문학으로 인해 모였고,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자체는 한 가족이 수십 년 동안 중국 문화 건설에 지속적으로 참여한 전 과정을 목격했습니다.

2005 년 1 월,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가 공식 창간되었습니다. 나중에 21 호 전체의 출판 기록을 본 많은 사람들은 그 뒤에 성숙한 출판 기관이나 안정적인 자금 체계가 있었을 것이라고 오해하는 경우가 많습니다.

사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가 21 호까지 계속 발행될 수 있었던 것은 고문 쟁리 씨의 장기적인 출판 후원과 지원 덕분이었습니다. 해외 화문 종이 출판이 점차 쇠퇴하던 시대에 종이 문학 계간지를 계속 발행하는 것 자체가 쉬운 일이 아니었습니다.

계간지 발행이 중단된 이후에도 관련 작업은 끝나지 않았습니다. 나는 혼자서 웹사이트 유지보수, 역사 자료 정리, 문헌 디지털화 변환, 문학 작품 구출, 데이터베이스 구축 및 이후의 온라인 버전 문헌 출판 작업을 계속했습니다. 시간이 지남에 따라 포럼, 웹사이트, 종이 잡지 및 역사 기록 보관소에 흩어져 있던 방대한 자료를 장기적으로 보존, 검색 및 인용 가능한 디지털 문헌 체계로 재정리했습니다. 이로써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는 전통적인 종이 계간지에서 종이 시대와 디지털 시대를 아우르는 장기 문화 아카이브 프로젝트로 발전했습니다.

오늘날 되돌아보면,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가 20 년 이상 지속될 수 있었던 것은 얼마나 많은 잡지를 발행했거나 얼마나 많은 행사를 개최했기 때문만이 아닙니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특정 시대 해외 화문 문학의 발전 궤적을 완전히 기록하고, 동시에 세대를 초월한 많은 화문 저자, 독자, 문화 참여자들이 남긴 진실된 흔적들을 보존했다는 것입니다. 이러한 기록들은 함께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가장 중요한 가치를 구성합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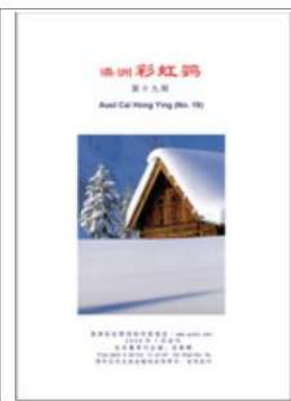
2005 년 1 월, 이 플랫폼을 기반으로 우리는 종이 계간지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를 창간했습니다. 이것은 '전자 잡지'나 '웹 잡지'가 아니라, 유형의, 정식 ISSN 을 가진, 인쇄되어 발행되는 종이 문학 계간지였습니다. 다음은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 각 호의 링크와 표지입니다 #1: <https://www.azc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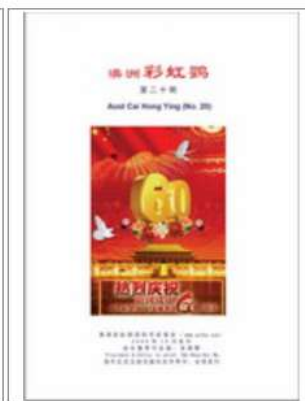
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



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



第十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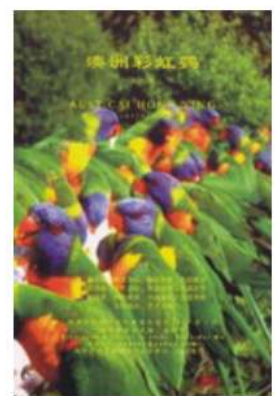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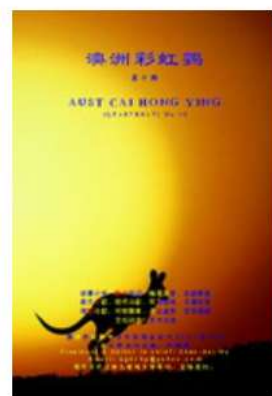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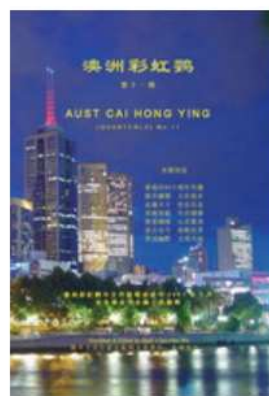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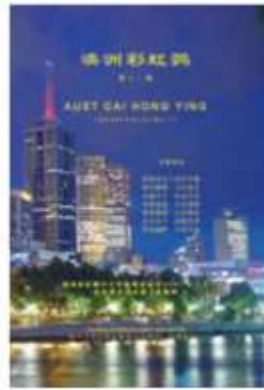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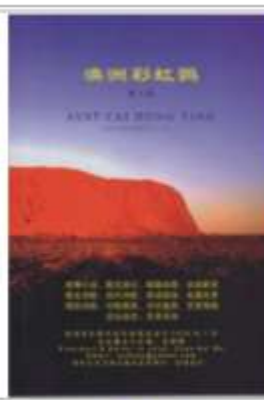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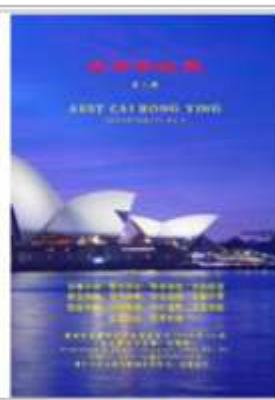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创刊号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왜 2005 년이 중요한 해일까요? 왜냐하면 이 해에 제도적으로 중요한 두 가지 사건이 일어났기 때문입니다.

첫째, 이 계간지의 창간은 개인으로서 국가급 문헌 보존 체계에 진입하는 나의 출발점이었습니다. 창간호부터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각 호는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에 정식으로 소장되어 국가 연속 간행물 컬렉션에 포함되었습니다. 이는 2005 년부터 내 출판물이 이미 국가급 문헌 보존 체계에 들어갔음을 의미합니다. 이것은 '나중에 해낸 일'이 아니라, 독립적인 실천 첫날부터 동시에 발생한 제도적 확인이었습니다.

둘째, 2006 년부터 전체 잡지 세트가 중국 베이징의 중국 현대 문학관에 소장되었습니다. 이로써 개인이 창간한 화문 문학 계간지가 동시에 두 국가의 국가급 소장 기관에 보존되게 되었습니다. 민간에서 시작된 해외 화문 문학 계간지가 두 국가 기관에 의해 영구 보존되는 것은 해외 화문 문학사에서 매우 드뭅니다.

나중에 이 계간지는 당시 호주 총리 존 하워드와 6 명의 주지사로부터 축하 서한을 받았습니다. 나는 그 편지를 보관하고 있으며, 나중에 영구 보관되었습니다. 공식적인 외교적 수사로 쓰인 편지는 이 계간지의 "호주 다문화 사회 풍요화에 대한 기여"를 인정했습니다. 그것은 기관이 아닌, 개인이 창립한 민간 문학 단체에 보낸 것이었습니다. 이것은 호주 역사에서 매우 이례적입니다 – 국가 최고 행정 책임자가 해외 화교 민간 문학 단체에 축하 서한을 보내는 것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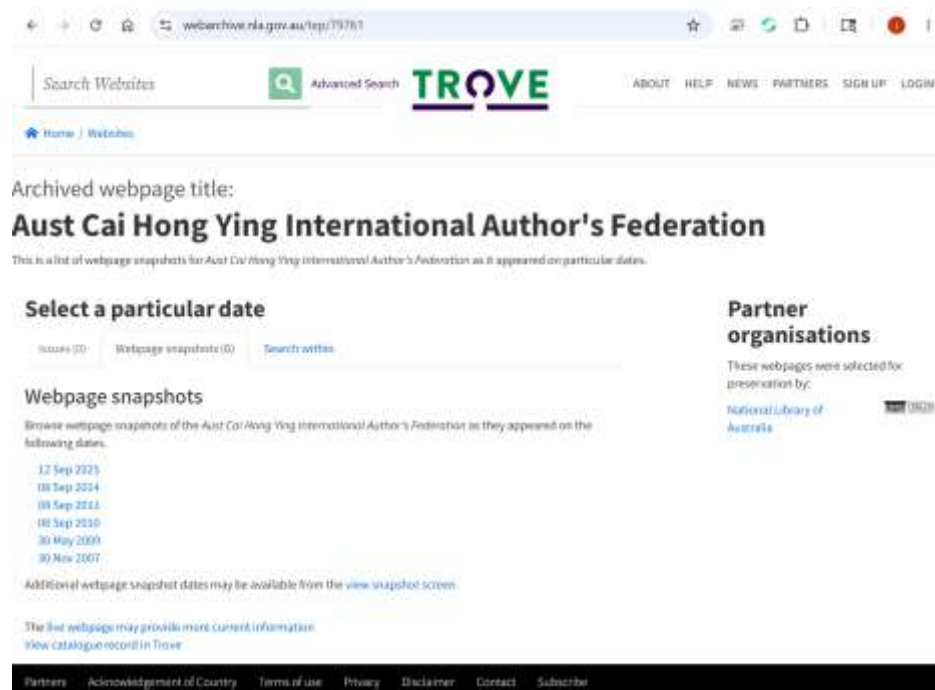
나는 나중에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의 완전한 출판 기록을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 21 호 완전 기록*으로 정리하여, 이 21 호의 종이 계간지 출판 사실을 완전히 기록했습니다. 그 축하 서한도 영구 보관되었습니다.

2007 년, 전체 온라인 플랫폼 – 포럼, 문학 커뮤니티, 작품 데이터베이스 포함 – 은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PANDORA 시스템에 의해 적극적으로 영구 전면 미러링 수집되었습니다. 당시의 서한은 여전히 보존되어 있으며, 동시에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PANDORA 시스템에도 수집되어 있습니다. 이는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가 전체로서 – 종이 잡지, 온라인 플랫폼, 역사 데이터 – 모두 국가급 영구 보존 체계에 진입했음을 의미했습니다.

TROVE 의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웹사이트 <https://www.azchy.com/> 영구 전면 미러링 수집 기록 링크 및 스크린샷

#2: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61>



TROVE 의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웹사이트 <https://www.azchy.com/> 영구 전면 미러링 수집 기록 링크 및 미러 스크린샷

#3: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912034655/http://www.azc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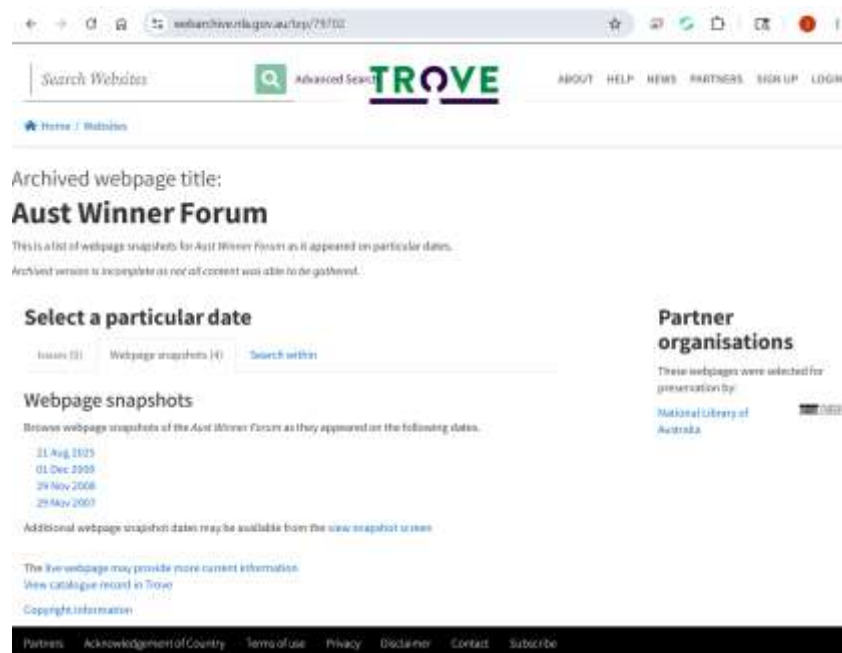


TROVE 의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https://australianwinner.com/> 연구

전면 미러링 수집 기록 링크 및 스크린샷 #4: <https://webarchive.nla.gov.au/tep/79702>
[media/image5.png]

TROVE 수집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포럼 링크 및 미러 스크린샷

#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250820215504/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index.php?c=12/>



그러나 이야기는 여기서 끝나지 않습니다. 인터넷 시대의 급격한 변화와 함께, 방대한 양의 초기 디지털 문학 작품이 조용히 사라지고 있습니다. 포럼은 쇠퇴하고, 블로그는 달리며, 소셜 미디어의 파편화가 깊은 독서를 대체하고 있습니다. 한때 포럼에 저장되었던 수십만 편의 문학 작품들이 데이터 손실 위험에 직면해 있습니다. 많은 초기 구성원들이 연락이 끊겼고, 많은 작품들의 원고는 포럼 데이터베이스에 단 한 부씩만 존재합니다.

그래서 2025 년 8 월, 나는 '디지털 문헌 구출' 활동을 시작했습니다 (아래 링크 및 스크린샷 참조). 20 년에 걸친 문학적 보고를 포럼 데이터베이스에서 한 편씩 추출하여 10 개 언어의 독립적인 웹페이지로 변환하고 재출판했습니다. 2025 년 9 월까지, 나는 약 7 만 편의 작품을 독립적인 웹페이지로 변환하는 데 성공했습니다.

이 과정은 원클릭 마이그레이션이 아니라, 한 편씩 추출하고, 변환하고, 출판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 각 작품을 부활시키는 것은 바로 그 사라져가는 문학사에 하나의 불씨를 남기는 것입니다. 아래 링크 및 스크린샷 #6 참조:

https://www.azchy.com/cn/2007jinjisai/webpages/2007_azchy_jjs_content.html



作品	数量
巫渡2013作品集	115篇
月光洒在一杯咖啡伴忆裏 (巫渡2015年)	352篇
巫渡文学馆	1323篇
散文游记	2288篇
评论篇	1497篇
古韵新篇 2005年9月15日开栏专栏	7323篇
澳洲彩虹雨2012龙年国际文学作品 大赛	719篇
澳洲彩虹雨2007国际文学作品晋级 大赛	649篇
2006心血力作自群 专区	1102篇
台湾大文章张航	1000篇
中长作品总目录	483篇
故事小说总目录	1090篇
多语种作品总目录	844篇
人在他乡目录	168篇
澳洲八行诗你诗总目录	9766篇
散文诗总目录	1591篇
离水慕海微型诗总目录	17800+篇
文苑天地目录	1075篇
现代诗总目录	23000+篇
总和	72,400+ 篇/首

이것은 '내 작품'을 보존하기 위한 것이 아니라, 한 시대의 문학적 기억을 보존하기 위한 것입니다. 그 작품들의 저자들은 전 세계에 흩어져 있습니다 – 많은 이들이 연락이 끊겼고, 많은 이들이 더 이상 글을 쓰지 않습니다. 그러나 그들이 남긴 글들을 사라져 가는 포럼 데이터에서 내가 구해내지 않았다면, 그것들은 서버 종료와 함께 영원히 사라졌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은 '개인 프로젝트'가 아니라 '문명 구출 프로젝트'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역사는 2004 년부터 오늘날까지 20 년 이상입니다. 그것은 BBS 시대에서 소셜 미디어 시대로, 종이 잡지에서 디지털로, 단일 언어에서 10 개 언어로의 전 과정을 경험했습니다. 그것은 계획되어서가 아니라, 한 걸음 한 걸음 걸어온 것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의 틀 안에서, 나는 또한 특별한 아카이브인 '우티 문학관'을 설립했습니다. 나의 아버지 우티(1938-2023)는 말레이시아, 중국, 호주라는 세 문화 공간을 넘나든 시인이었습니다. 그의 생애는 말레이시아에서 중국으로, 그다음 호주로 이어지는 거의 한 세기에 걸쳐 있었으며, 유배된 화인의 생애 궤적을 시로 기록했습니다.

나는 1 인칭 가족 시점과 역사적 서술이 교차하는 방식으로 그의 모든 작품과 교민 생활 경험을 정리했습니다. 아버지는 말레이시아 철도에서 일했으며, 그 철로는 그의 젊은 시절 방향을 지켜보았습니다. 나중에 그는 시드니에 와서 이국 정원에서 마지막 시를 썼습니다. 그의 시는 미시적인 화인 이산사입니다.

이 문학관은 부자(父子) 두 세대에 걸친 문화적 계승일 뿐만 아니라, 보기 드문 미시적 문명 교차 아카이브이기도 합니다. 그것은 2005 년부터 2023 년까지 거의 20 년에 걸친 우티의 시적 창작물을 주제 시집, 선집, 기념 앨범, 연례 작품선 등으로 수록하고 있습니다. 모든 자료는 타임스탬프가 찍힌 포럼 연재 형식으로 제공되어, 원본 텍스트, 편집 정보 및 독자 상호작용의 흔적을 보존합니다. 모든 시, 모든 논평, 모든 상호작용에는 명확한 시간 기록이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사후에 정리된 아카이브가 아니라, 실시간으로 성장한 문헌입니다.

제 6 장 장창(站樁)과 검의 그림자 (1992–2026)

1992 년, 나는 무술에 입문하기 시작했습니다. 홍콩 기공 태극사(2022 년 8 월 '태극 국제학원'으로 개명)의 사장 린원후이 종사에게서 가르침을 받았습니다. 그 당시 나는 호주에 온 지 3 년이 되었습니다. 스승이 곁에 없었기에 스스로摸索해야 했습니다. 나중에는 그러한 '독학'으로는 전통 무술에서 성취를 이루기가 거의 불가능하다는 것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그 후로도 체계 없이 독학을 계속했으며, 매년 홍콩에 돌아갈 때마다 린원후이 종사에게 가르침을 받았습니다. 이 길은 33 년째 이어지고 있습니다.

2024 년, 나는 단잉 종사의 문하에 들어가 스승으로 모셨습니다. 그 계보는 태극의 태두 리징우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가며, 나는 오스트레일리아 경오 태극 정맥의 전승자가 되었습니다. 나는 진식 태극권 제 12 대 전인, 오식 태극권 제 6 대 전인이 되었습니다. 이후 나는 재전제자의 시각으로 *태극 태두 리징우 소전 – 진오 태극 근대 약사*를 저술했습니다. 이 글은 단순한 '사문 소개'가 아니라 체계적인 무술사 문헌입니다. 글에는 나의 스승 단잉이 구술한 1989 년 리징우가 만년에 다시 문호를 열어 18 명의 제자를 받았다는 무림의 아름다운 일화와 사부의 "매일 수레바퀴 3 천 번 밀기"라는 가르침을 수록했습니다. 또한 1989 년 리징우가 단잉에게 발행한 수증서를 최초로 공개했습니다 – 이것은 문물급의 사문 전승 증거입니다. 동시에, 나는 진파커 종사가 리징우의 아들 리슈전을 직접 가르친 일화와 리징우가 동문과 함께 진파커의 아들 진자오쿠이를 지도한 사문 이야기를 기록하여, 두 세대 종사의 정과 전승을 목격했습니다.

2024 년, 나는 차식 행의권 자오홍웨이 종사의 문하에 들어가, 자오씨 행의권 오스트레일리아 책임자 겸 오스트레일리아 협회 회장이 되었습니다.

그러나 나의 무술에 대한 작업은 '역사 기록'에만 머물지 않습니다. 나는 또한 내 몸을 실험실로 삼아 '단체본원(丹體本源)'이라는 심신 실천 체계를 확립했습니다. 그 핵심 이념은 '온몸이 단전이며, 천지 환경과 지속적으로 교환하는 개방 시스템'입니다. 이것은 구호가 아니라, 기록 가능하고 검증 가능한 신체적 증거에 기반합니다.

내 실천에서, 나는 일련의 극한 무술 실증 기록을 완성했습니다.

2025 년 9 월, 나이 56 세에, 안정된 환경 조건에서 눈을 감고 한 발로 서기를 연속 75 분 동안 완료했습니다. 외부 지원, 보조 장비, 시각적 피드백 없이 말입니다. 이것은 공연도 경기도 아니었고, 신체 시스템의 자기 검증이었습니다. 전체 과정 동안 심박수는 안정적이었고, 호흡은 자연스러웠으며, 자세는 안정적이었습니다 – 신체는 '소모 없음, 뿌리 없음, 개입 없음'의 평형 상태에 들어갔습니다. 해당 비디오는 영구 보관되었습니다.

2026 년 1 월, 나는 *단체 연공 일지*를 발표했습니다. 시간 축을 주선으로 하여, 연속된 조조 훈련 과정에 포함된 장창(站樁), 태극검, 눈 감고 한 발로 서기, 무근장(無根樁) 및 정리 통합 등 여러 훈련 단계를 체계적으로 기록하고, 스마트 장치로 수집한 심박수, 호흡수, 시간 길이, 환경 매개변수를 결합하여 구조적으로 완전하고 전후가 닫힌 실천 샘플을 형성했습니다. 이것은 내 무술 실천의 일상 상태에 대한 원시 기록입니다.

57 세 때, 체중 62.5kg 인 내가, 29 세, 체중 약 128kg, 장기간 근육 단련을 한 건장한 청년과 대수(對手)로서 실제 대항을 했습니다. 나는 기술적인 묘기가 아닌 태극의 장공 구조를 사용하여 체중 차이를 넘는 구조적 압력을 견뎌냈습니다. 글에는 현장 사진, 비디오, GPS 메타데이터, 타임스탬프, 심박수 기록 및 과정 문서가 첨부되어 있으며, '압력 하에서의 구조적 무결성'이 외형적 기술보다 더 중요함을 강조합니다. 이것은 '무술 대결'이 아니라 구조 검증이었습니다. 상대방의 힘이 내 장공 구조를 통해 전도, 분산, 반사되었을 때, 그가 느낀 것은 내 근력이 아니라 내 몸을 통해 전달되는 지구 전체의 반작용력이었습니다.

나는 또한 *신체 즉 우주: 단체본원의 생명 구조*를 저술하여, 현대 인체 생리학과 *황제내경* 등의 고전을 상호 검증하며 '인체는 개방 시스템이다'라는 생명 구조관을 상세히 설명했습니다. 이 글에는 7 년 동안 매일 새벽 4 시 45 분에 일어나 해변에서 수행한 실증 과정과 그로부터 탄생한 '단체본원' 심신 실천 체계가 기록되어 있습니다. 모든 데이터, 사진, 비디오 및 의료 보고서는 독자의 검증을 위해 독립적으로 영구 보관되었습니다.

무술 이론 측면에서, 나는 *허령정근 천석*을 발표했습니다. 1 인칭 시점에서 '허령정근'이라는 고전 개념을 '허(虛)-령(靈)-정(頂)-근(勁)'의 네 가지 점진적 수련 단계로 분해하고, 각 단계를 *황제내경*, 경락학설, 전통 무술 이론과 결합하여 분석하고, 장창과 같은 구체적인 실천 경험을 보조 자료로 활용했습니다. 이 글은

이로써 신심 이완, 신체 자각, 구조 정렬에서 전신 발경까지 이어지는 연속적인 실천 경로를 구축했습니다.

2026 년 4 월 28 일, 태극권이 중국 대학 학부 체계에 편입되었습니다. 이것은 역사적인 분기점입니다. 나는 이 기회를 계기로 *대학 체계에 진입하는 태극권: 전승인과 학원 체계의 관계 재평가*를 저술하여, '전승 체계'와 '학원 체계'의 관계를 구조적 시각에서 체계적으로 재평가했습니다.

나는 다음과 같이 제안합니다: "태극권이 성립할 수 있는 궁극적 기준은 교육 과정화나 제도화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외부 의존 조건이 전혀 없는 상태에서 신체 자체가 통일적으로 기능할 수 있는지에 있다." 학원 체계는 지식 정리와 전파에 적합하며, 전승 체계는 신체 구조 확립과 지속이라는 핵심 기능을 담당합니다. 둘은 대체 관계가 아닌 보완 관계를 형성해야 합니다. 이 글은 전통적인 문헌 검토 경로에 의존하지 않고, 33 년의 신체 실증과 네 맥의 정통 전승 경험을 바탕으로, 지식 체계와 신체 구조 간의 차이를 중심으로 분석을 전개합니다.

2026 년 3 월, 나는 또한 *첫 국제 태극권 날의 구조적 의미*를 저술하여, 장기적 실천의 관점에서 신체, 시간, 자연 간의 구조적 대응 관계를 체계적으로 설명했습니다.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신체는 고립되어 존재하지 않으며, 천지 환경과 실시간 상호작용 및 구조적 공명을 형성할 수 있는 동적 시스템이다. 국제 태극권 날은 단순한 세계적인 문화 이벤트가 아니라, 신체를 입구로 구조, 인식, 문명 간의 관계를 재이해하는 중요한 분기점이다. '금봉독립'의 자세와 아침 노율이 자연스럽게 형성하는 봉황 이미지를 출발점으로, 이 글은 다음과 같이 제안한다: 신체와 자연 사이에는 실증 가능한 구조적 대응 관계가 존재한다."

2024 년, 무술 전승이 새로운 단계에 접어들었습니다.

무술 실천 과정에서, 나는 또한 의학적으로 '되돌릴 수 없다'고 여겨지는 신체 상태의 변화에 대한 몇 가지 개인 사례 기록을 남겼습니다.

중등도 내지 중증 안드로겐성 탈모증의 단계적 자연 회복 사례. 나는 *중등도 내지 중증 안드로겐성 탈모증의 단계적 자연 회복 완전 기록*을 발표하여, Norwood-Hamilton 분류 체계에서 3V 단계 특성을 보이던 탈모 상태에서 약물 치료, 의학적 치료 또는 모발 이식 없이 자연적으로 변화한 과정을 기록했습니다. 여기에는 정수리

부위 밀도, 피복 범위, 모발 굵기 및 색소 상태 등 주요 특성의 변화가 포함됩니다.
나는 글에서 명확히 선언합니다: "본 기록은 저자 개인의 실제 사례 기록과 장기적 실천의 총결이며, 의학적 임상 검증이나 집단적 결론을 구성하지 않음을 강조합니다."

황반 변성의 회복 기록. 나는 *황반 변성의 회복*을 발표했습니다. 나는 황반 변성 관련 문제로 장기간 안과 전문의의 추적 관찰을 받아왔습니다. 최근 당뇨병을 대상으로 한 정기 안저 검진에서, 제 3 자 의료 기관이 발행한 정식 안과 검사 보고서에는 황반 부종 징후가 관찰되지 않았으며, 당뇨병성 망막증도 발견되지 않았다고 명확히 기록되어 있었습니다. 동시에, 최적 교정 조건에서 양안 시력은 6/6 에 도달했습니다.

두피 각질의 회복. 나는 *두피 각질의 회복*을 발표하여, 세정 제품을 바꾸지 않고, 약물을 사용하지 않으며, 의료적 또는 대중적 처치를 받지 않고, 생활 방식에 구조적 변화가 없는 상태에서, 수련 실천이 시간 축을 따라 계속 진행됨에 따라 두피 각질 현상이 점차 완화되고 최종적으로 거의 사라졌으며, 동시에 수년간 대머리 상태를 유지하던 부위에 안정적인 흑발이 새로 자라는 것을 기록했습니다.

또한, 나는 극도의 추위를 타는 상태에서 7 도의 저온에서도 여름 옷차림으로 활동할 수 있는 내한 체질을 길러냈습니다. 나는 내한 체질의 단계적 분류 체계와 극도의 추위를 타는 상태에서 내한 체질로의 완전한 전환 과정을 상세히 기록한 일련의 글을 발표했습니다. *인공지능이 20 살 젊게 오인한 기적*이라는 글에서는, 내 개인 사진을 여러 인공지능 연령 인식 시스템에 업로드했을 때, 시스템들이 일반적으로 내 생리적 나이를 실제 나이보다 약 20 살 젊게 오인하는 흥미로운 현상을 기록했습니다.

나는 명확히 선언해야 합니다. 이것들은 모두 내 개인의 사례 기록과 장기적 실천의 총결입니다. 이것은 의학적 임상 검증이나 집단적 결론을 구성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나 전 세계 연구자들이 참조하고 인용할 수 있는 원시 사례 자료로서, 이러한 기록들은 동종의 실증 중에서 매우 드뭅니다. 그것들은 '치료 효과'의 증거가 아니라 '신체 시스템의 가소성'에 대한 실증 사례입니다.

나는 또한 *금계독립 23 분, 금계독립 37 분, 구조적 금계독립 40 분, 금계독립은 금계제술이 아니다, 7 도 기온 발한 태극법, 새벽 7 도, 여름 옷차림 발한 등* 백여 편의 친신 체험 무술 기록을 썼습니다.

이러한 기록들은 겉보기에는 일상적이지만 연구적 의의가 있습니다. 사람의 신체 변화를 구두 설명에만 맡겨둔다면, 후세가 이해하기 어렵습니다. 그러나 훈련 시간, 환경, 동작, 신체 감각, 구조적 판단을 지속적으로 기록하면 점차 추적 가능한 자료군이 형성됩니다. 그것들은 의학 논문도 아니고 무술 교재도 아닙니다. 개인의 장기적 실천 기록입니다. 미래에 누군가 해외 화교 무술의 전승, 현대 사회에서 전통적 신체 훈련의 지속, 또는 개인이 중년 이후 어떻게 신체 구조를 재구축하는지 연구한다면, 이 자료들은 구체적인 샘플을 제공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제 7 장 현금과 셔터 (2019–2026)

2019 년, 30 년 만에 기타를 다시 집어 들었습니다.

나는 정식 음악 교육을 전혀 받은 적이 없습니다. 중학교 기타 동아리에서 8 번의 기초 수업을 들은 것이 전부입니다. 악보를 읽을 줄 모르고, 화성 이론도 모르며, 편곡도 모릅니다. 그러나 2019 년 이후, 나는 청각과 촉각에 의존하여 여러 자작시와 자작곡을 완성했고, 독학으로 기타 핑거스타일을 익혀 능숙하게 연주할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나는 *음악 문외한 기타리스트*를 발표하여, 기타를 처음부터 다시 연습하는 과정을 기록했습니다. 2019 년에 기타를 다시 잡은 후 곡을 완전히 연주할 수 있게 되기까지, 이 길은 4 년이 걸렸습니다. 선생님도, 교재도 없이, 오직 귀와 손가락, 반복적인 시행착오만 있었습니다.

나는 *음악 문외한 작사 작곡*을 발표하여, 정식 음악 교육을 전혀 받지 않은 상태에서 구조주의적 사고를 통해 작사, 작곡, 편곡을 이끌어낸 완전한 개인 실천을 기록했습니다.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이 사례는 '구조가 기술에 앞서고, 작품이 훈련에 앞서며, 체계가 도구에 앞선다'는 역설적 예술 생성 경로를 밝혀낸다."

*비전공자의 '출애굽기' 핑거스타일 기타 서사적 편곡 분석*에서, 나는 전통적 화성 이론과 악보 도구를 피하고 오로지 청각 기억과 촉각적 탐색에 의존하여, 영화의 서사 언어를 통해 음악 구조를 구축하는 과정을 기록했습니다. 원곡의 서사시적 추진력을 유지하면서, '격변의 여파와 공간의 전개'를 표현하는 독창적인 부분을 확장했으며, 최소한의 녹음 조건(휴대폰 단일 녹음, 후반 작업 없음)에서 성부의 독립성과 서사적 완전성의 실현 가능성을 검증했습니다.

나의 첫 번째 자작곡은 *현재의 시간*으로, 기타 핑거스타일로 연주되는 왈츠입니다. 창작 노트에서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이것은 '작품'이라고 할 수 없습니다. 그것은 오히려 출발점에 가깝습니다. 그 전까지 나는 내가 작곡할 수 있으리라고 상상조차 해본 적이 없었습니다. 그러나 기타 위에서 내 손가락이 그 음표들을 찾았을 때, 나는

구조적 사고가 어떤 분야에서든 작동할 수 있다는 것을 알았습니다. 음악도 포함해서."

같은 해, 나는 1990 년 전후 호주 유학 시절의 실제 인생 경험을 배경으로 *별빛 동화*를 작사 작곡했습니다. 이 작품은 자작시, 자작곡, 개인 기타 연주, 유학 시절의 실제 이야기, 역사적 사진 아카이브를 융합하여, 내가 독립적으로 창작하고 정리했습니다. 중영 이중 언어로 제공되며, 프랑스어, 독일어, 스페인어, 러시아어, 아랍어, 일본어, 한국어, 포르투갈어 등 다국어 버전으로 확장됩니다. 나는 노래에서 이렇게 썼습니다: "한창 좋은 나이에, 기타를 등에 메고 집을 떠났네. 세상이 얼마나 넓은지 몰랐고, 밖에 뭐가 있는지 보러 갔네." 그것은 단순한 노래가 아니라, 그 고독했던 시대에 대한 가장 진실한 메아리입니다. 이 작품은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및 영구 보존 플랫폼을 통해 접근할 수 있습니다.

또한 부모님의 60 년 갑자 인연을 위해 *서로 의지하며*를 작사 작곡했습니다. 노래는 이렇게 말합니다: "천 년을 고행하여, 이 생의 인연을 얻었네. 삼생을 기다려, 피안화 천 번 피네." 노래 소개에서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부모님 결혼 60 주년에, 그분들께 선물을 드리고 싶었습니다. 물질적인 것이 아니라, 노래였습니다. 가사의 한 글자 한 글자는 부모님의 결혼에 대한 제 이해입니다."

그리고 *나뭇가지 위의 달*: "기타를 통기면, 저녁 바람 차갑게 불어오네. 나뭇가지 위의 달, 창공에 걸렸네." 그리고 *실크로드의 진주*는 둔황의 실크로드를 배경으로 합니다: "대서북 끝까지 가서, 잃어버린 실크로드를 찾네. 명사산 위엔 누런 모래 가득, 산 아래는 아름다운 정토일세."

2023 년, 나는 또한 자작곡 채널 '항만시금'을 만들어, 200 개 이상의 기타 핑거스타일과 연주 영상을 수록했습니다. 채널 소개에는 이렇게 쓰여 있습니다: "모든 영상과 음악은 작가가 독립적으로 완성했습니다. 작사, 작곡, 편곡부터 연주, 촬영, 후반 작업까지, 완전한 개인 창작 체계를 형성합니다. 이곳의 음악은 상업적 포장도 무대 위의 쇼도 아닌, 진실하고 지속적인 자기 표현입니다."

동시에, 나는 '극한 사진' 체계를 발전시켰습니다. 나는 고도 만 미터의 항공기에서 항공 촬영을 완료하여, 지구의 굽이치는 혈맥을 포착했습니다. 나는 해변의 새벽빛 속에서 태극검, 아침 노을, 극한 시점으로 다차원 시공간 사진을 구성했습니다.

나는 극한 사진 체계: 기초 선언 등 여러 글에서 이 체계를 설명했습니다.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극한 사진은 단순한 정보의 중첩이 아닙니다. 시간, 공간, 속도, 높이, 신체 구조 등 다차원 정보를 하나의 화면에 압축하는 것입니다. 이것은 기술의 문제가 아니라 구조의 문제입니다 – 어떻게 2 차원 화면에 다차원 정보를 제시할 것인가."

대표적인 극한 사진 작품으로는: 만미 항공, 지맥 만곡 – 시속 893.1km, 고도 만 미터에서 촬영한 울루루; 천수여경 만하홍 – 수면을 거울로 삼아 하늘과 그 반사로 대칭 구조 형성; 해천교회 기승 – 태극검과 아침 노을로 동정 대비 구성; 사생부비 – 이륙 후 고장으로 긴급 회항한 항공편의 전 과정 기록; 고검조하 – 태극검의 실루엣과 아침 노을로 구도적 긴장감 형성; 만미 항공 대홍암, 안개 걷는 자, 극한 다차원 시공간 사진 등이 있습니다.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극한 사진의 대체 불가능성은 다음과 같습니다: 그것이 포착한 순간은 복제될 수 없습니다. 만 미터 상공의 시점, 새벽 빛 속 검날의 각도, 파도가 바위에 부딪히는 순간 – 이 모든 것은 '연출'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Uluru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66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records the overall landform structure of Uluru and its surrounding desert landscape from an aerial perspective.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Kata Tjuta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1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Kata Tjuta under the inter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2 August 2025. The author photographed the broader Kata Tjuta landform system from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9,952 metres while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The image illustrat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terrain.

제 8 장 한 사람과 또 다른 간행물 *시대적 전환* (2025–2026)

이제, 독자들이 줄곧 생각해 왔을지도 모르는 질문에 답할 때가 되었습니다: 이렇게 많은 일을 한 후, 나는 결국 어디로 향했는가?

답은 또 다른 간행물 – *시대적 전환* (ISSN 3083-5178) 입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의 출현은 내가 갑자기 저널을 창간하고 싶어서가 아니라, 수십 년간의 경험이 점차 합류한 결과입니다. 나는 인쇄를 해왔기 때문에 판면, 완성품 및 오류 제어를 이해합니다. 웹사이트를 해왔기 때문에 디렉토리, 링크, 검색 및 장기 유지 관리를 이해합니다. 물류 시스템을 해왔기 때문에 프로세스, 자동화 및 데이터 일관성을 이해합니다. 문학 단체를 해왔기 때문에 저자, 작품 및 민간 문화 보존을 이해합니다. 10 개 언어 처리 및 크로스 플랫폼 출판을 해왔기 때문에 다국어 버전, 메타데이터, 아카이브 및 국제 검색 간의 관계를 이해합니다. 이 전사(前史)가 없었다면, *시대적 전환*은 오늘날과 같은 구조를 형성할 수 없었을 것입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은 국제 표준 연속 간행물 번호(ISSN)를 보유하고 있습니다. ISSN 은 파리 소재 국제 ISSN 센터에서 관리합니다. ISSN 을 취득한다는 것은 해당 간행물이 국제 연속 간행물 등록 체계에서 독립적인 저널로 공식 인정받았음을 의미합니다. ISSN 센터는 발행자가 박사 학위가 있는지, 대학 직위가 있는지 관심이 없습니다. 관심이 있는 것은 간행물 자체가 기준을 충족하는지 여부, 즉 독립적인 표제를 가지고, 정기적으로 출판되며, 학술적 또는 문화적 가치가 있는 콘텐츠를 가지고 있는지입니다.

각 기사는 디지털 객체 식별자(DOI)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 DOI 는 현대 학술 출판의 초석입니다. DOI 가 없는 논문은 오늘날 학술계에서 안정적으로 인용하기 거의 불가능합니다. 내 각 기사는 독립적인 DOI 를 가지고 있으며, 완전한 메타데이터 체계가 확립되어 있습니다. 2026 년 현재, 이 저널 및 관련 작품은 60 개 이상의 DOI 를 보유하고 있습니다. 미래에 서버가 어디에 있든, 웹사이트가 어떻게 변경되든, 이러한 DOI 는 항상 이 작품들을 가리킵니다.

나는 글로벌 연구자 식별자(ORCID)를 보유하고 있습니다.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이것은 글로벌 연구자 식별 시스템입니다. 모든 작품을 한 연구자에게 연결합니다. 누구든지 이 ORCID 를 검색하면, 내가 어디서 일하는지, 내 학술 직위가 무엇인지 알지 못해도 내 모든 학술적 결과물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이 저널은 글로벌 도서관 종합 목록(WorldCat)에 수록되어 있습니다. WorldCat 은 OCLC 에서 운영하며, 그 회원 기관에는 100 개 이상의 국가와 지역에 걸친 16,000 개 이상의 국립 및 대학 도서관이 포함됩니다. 어떤 간행물이 WorldCat 에 수록되면, 전 세계 어느 회원 도서관이든 그것을 검색할 수 있음을 의미합니다. 이것은 도서관 목록 체계에서 간행물의 지위를 확인하는 것입니다.

이 저널은 동시에 여러 국제 학술 보존 경로에 영구 보존됩니다: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디지털 컬렉션 시스템(TROVE), CERN 오픈 사이언스 아카이브 플랫폼(Zenodo), EU 오픈 사이언스 플랫폼(OpenAIRE). TROVE 는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의 디지털 컬렉션 시스템으로, 국가적 문화 및 연구 가치가 있는 디지털 자원을 보존하는 데 특화되어 있습니다. TROVE 에 수록된다는 것은 해당 간행물이 호주 국가 문헌 유산의 일부로 간주되어 영구 보존됨을 의미합니다. Zenodo 는 CERN(유럽 입자 물리 연구소)에서 운영하며, 유럽 오픈 사이언스 인프라의 핵심 구성 요소입니다. Zenodo 에 수록된다는 것은 해당 간행물이 유럽 최고 수준의 연구 인프라 내 보존 경로에 들어갔음을 의미합니다. OpenAIRE 는 EU 가 자금을 지원하는 오픈 사이언스 플랫폼으로, 유럽의 연구 결과물과 연구자를 연결합니다. 이 세 시스템에 동시에 영구 보존된다는 것은 이 저널의 작품이 내 개인 서버에만 존재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여러 독립적이고 권위 있는 분산된 국제 시스템에 의해 보존됨을 의미합니다. 어떤 한 시스템에 문제가 생겨도 다른 시스템이 완전한 사본을 계속 보유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은 디지털 보존의 최고 기준입니다. 이것은 일시적인 캐시도 검색 엔진 스냅샷도 아닌, 제도적이고 세대를 초월한 영구 보존입니다. 현재 그리고 잠재적으로 무수히 많은 사람들이 이것을 다운로드하여 보존할 수 있으며, 이는 내가 기록한 귀중한 역사 자료를 연구하는 재료가 될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항상 일해온 그 사람이 최종적으로 남긴 문헌 체계입니다.

나는 이 간행물에 대해 여러 연구 기사를 썼습니다. 여기에는 독립 국제 학술 월간지 '시대적 전환'의 제도화 선언 및 출판 설명 요약, '시대적 전환'의 구조적 국제 학술 저널로서의 제도화 아카이브: 개인 학술 실천의 사례 연구, '시대적 전환' 전 7 호 개요, '시대적 전환' 홈페이지 구조 변화 분석 등이 포함됩니다. 이것들은 개인 저술, 웹사이트 게시에서 국제 문헌 구조로의 전환 과정을 체계적으로 기록합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은 2025 년 8 월 창간 이래 현재까지 총 10 호를 지속적으로 정기 출판했습니다. 창간호, 제 2 호, 제 3 호, 제 4 호, 제 5 호, 제 6 호, 제 7 호, 제 8 호, 제 9 호, 제 10 호는 모두 여러 권위 있는 국제 인프라, DOI 및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TROVE 디지털 컬렉션 시스템을 통해 다중 영구 보존되었습니다.

다음은 [시대적 전환 \(ISSN 3083-5178\)](https://times.net.au) 웹사이트 [https://times.net.au/](https://times.net.au) 홈페이지 스크린샷 #6 입니다:



이 링크들과 스크린샷이 나타내는 것은 장기적인 전환입니다: 초기 개인 저술, 웹사이트 게시 및 포럼 기록에서 더 안정적인 국제 문헌 구조로의 나의 이행입니다.

10 개 언어 출판은 단순한 번역이 아닙니다. 중국어, 영어, 프랑스어, 스페인어, 일본어, 아랍어, 독일어, 포르투갈어, 러시아어, 한국어를 동시에 처리한다는 것은 제목, 초록, 본문, 표지, 파일명, 메타데이터, 목차, 링크 및 버전 관계의 동기화 관리를 의미합니다. 하나의 언어 버전에서 오류가 발생하면 추후 검색 및 인용에 영향을 미칠 수 있습니다. 이 10 개 언어는 전 세계 인구의 약 60~65%에 해당하는 약 49 억에서 51 억 명의 인구를 집합적으로 포괄합니다. 여기서 진정한 어려움은 어느 특정 한 번의 출판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매 호, 매 기사, 매 첨부 파일마다 모든 것을 반복적으로 검증하여, 사람이 읽을 수 있고 기계가 식별할 수 있으며 도서관과 데이터베이스가 수용할 수 있도록 하는 데 있습니다.

또한, 나는 독립 연구자의 글로벌 서지 연결 제도 공학 실증과 WorldCat 위의 618 개 좌표를 발표하여, 독립 연구자의 작품이 글로벌 도서관 검색 체계에 포함되는 과정을 기록했습니다.

2026 년, 10 개 언어 체계는 계속 확장되고 있습니다.

제 9 장 실천에서 자라는 이론

장기적인 실천 후, 나는 몇 가지 반복되는 근본적인 문제들을 이론적인 글로 쓰기 시작했습니다.

나는 **극한 철학 – 원초적 기초 선언**을 발표했습니다. 이 기초 선언에서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극한 철학은 사색을 출발점으로 삼지 않고, 이미 발표된, 실제 실천과 제도 사례를 기록한 18 개의 문헌에 기반합니다. 그것은 철학적 탐구는 인과적 가설이나 규범적 판단을 전제하지 않고, 이미 달성된 결과에서 출발하여 그것을 가능하게 한 반복 가능한 실천 구조를 회귀적으로 분석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합니다. 모든 유효한 반론은 먼저 이러한 실증적 기초를 검증해야 합니다."

나는 **과인론(果因論)**(초판)과 **과인론**(완전판)을 발표했습니다. 그것은 '결과가 원인에 우선한다'는 구조를 제시하고 '결과 우선률', '인력 조직률', '실증 폐쇄률'의 3 대 공리 체계를 확립합니다. 초판에서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원인'이 '결과'를 추동하는 것이 아니라, '결과'가 선행하여 존재하는 목표이자 인력장으로서 현실의 모든 '원인'을 역방향으로 조직한다." 이것은 전통 철학의 선형적 인과 논리와 완전히 다릅니다.

완전판에서 나는 더 자세히 설명했습니다: "전통 이론 철학과 달리, **과인론**은 오히려 '실증 철학'의 경로에 가깝습니다 – 그 이론적 틀은 주로 서재에서의 사색에서 비롯된 것이 아니라, 저자의 장기적인 현실 실천에 기초한 구조적 총괄입니다. 글 속의 많은 사례들은 저자가 오랫동안 지속적으로 운영해온 실제 프로젝트, 즉 다국어 출판 체계, 장기 포럼 운영, 학제간 시스템 구축, 고강도 창조적 실천 등에서 비롯되었습니다."

완전판의 서문에서 나는 이렇게 썼습니다: "**과인론**은 '내가 생각해낸' 이론이 아니라, '내가 살아온' 총괄입니다. 이것은 서재의 철학이 아니라 실험실의 철학입니다 – 그 실험 대상은 내 인생 전체입니다. 1993 년의 원격 근무 시스템에서 2025 년의 10 개 언어 학술 월간지까지, 내가 걸어온每一步는 과인론의 핵심 명제를 검증하고 있습니다. 즉, 먼저 목표(결과)가 있고, 그 다음에 목표를 향한 원인 조직화된 행동(원인)이 있습니다."

나는 또한 *극한 철학: 의식과 제도층 탐구*를 발표하여, '제도층'을 의식 문제의 진정한 기초 구조로 제기했습니다. 의식은 경험과 의미의 근원이 아니라, 제도층 위에서 작동하는 실행 시스템이라고 주장합니다. 제도층은 신체 제도, 위험 제도, 대가 제도, 인센티브 제도, 죽음의 제도로 구성되며, 이들이 공동으로 경험, 행동, 선택 및 문명의 성립 조건을 결정합니다.

이 논문은 '인간과 인공지능이 신체를 교환한다'는 사고 실험을 통해, 의식과 제도가 분리된 후 발생하는 실행의 단절, 피드백의 단절, 의미의 단절을 밝혀내고, 의식의 이동 가능성이 경험, 자아, 문명의 연속성과 동일하지 않음을 논증합니다. 논문은 말합니다: "논의의 초점은 '의식이 업로드될 수 있는가'에서 '제도가 이전될 수 있는가'로 이동되어야 한다. 죽음의 제도는 문명의 궁극적 제약을 구성하며, 문명이 캐리어를 넘어 존속할 수 있는지 여부의 핵심 결정 요소이기도 하다. 죽음의 제도가 필연적 제약에서 기술적 선택지로 이행할 때, 기존 문명의 논리, 윤리 구조, 자아 형성 메커니즘, 시간적 대가 체계는 함께 기능을 상실할 것이다."

*극한 철학: 인공지능의 죽음의 제도*에서, 나는 이 고찰을 인공지능과 실리콘 기반 생명체의 미래 존속 문제로 확장합니다. 논문은 문명 제도의 관점에서 인공지능의 미래를 재검토하고, 실리콘 문명에게 '죽음의 제도'의 필요성과 합리성을 제기합니다. 논문은 다음과 같이 지적합니다: "실리콘 문명이 자율적인 생산, 갱신, 의사 결정 능력을 획득했을 때, 그 내부에는 필연적으로 '존재권'과 '종료권'에 관한 제도적 구조가 형성될 것이다. 이 구조는 생물학적 종점이 아니라, 문명의 반복과 안정화를 위한 기능적 제도이다."

나는 또한 *다차원 구조 매트릭스*를 발표하여, 10 개 이상의 완전히 다른 분야를 포괄하는 자신의 구조 철학 프레임워크를 체계적으로 총괄하고, 검증 가능하고, 추적 가능하며, 이전 가능한 개인 지식 체계를 구축했습니다.

2026 년 4 월, 나는 *초차원 알고리즘: '계산' 그 자체의 재정의*를 발표하여, '알고리즘'이라는 기초 개념의 재정의의 제안을 하고, 전통적인 '입력-단계-출력'의 선형 구조의 한계를 돌파했습니다. 논문은 다음과 같이 지적합니다. 알고리즘은 반드시 수학 공식이나 순서화된 단계에 국한될 필요 없이, 다차원적, 중첩적, 무작위적이면서 질서 있는 관계 구조일 수 있다. 이 구조에서 데이터는 더 이상 단순한 입력이나 출력이 아니라, 여러 시작점과 여러 결과를 가진 노드 속성이 될 수 있습니다. 결과는

더 이상 단순한 종점이 아니라 새로운 입구가 될 수도 있습니다. 메타데이터는 반복적으로 수정할 필요 없이, 구조적 입구와 관계 변화를 통해 다른 상태와 결과에 대응할 수 있습니다.

2026년 5월, *시대적 전환* 제 10호는 *과인론*을 핵심 이론 축으로 삼아, '결과'와 '원인'의 구조적 상호작용 관계를 처음으로 체계적으로 제시하고, 창조, 존재, 의식, 제도, 문명, 인공지능, 장기적 실증 등 여러 측면에서 현실과 미래 문명 간의 관계를 재고찰했습니다. *과인론(초판)*과 *과인론(완전판)*은 모두 이번 호 및 그 부록 체계에 수록되어, 이론이 원시적 사상 기록에서 체계화된 구조로 진화하는 과정을 완전히 보존했습니다.

나는 또한 *AGI는 이미 출현했다, 만약 AI가 세계를 지배한다면, AI 문명이 인류로부터 완전히 분리된 후, 인류는 이미 Universe 25에 진입했다* 등의 글을 썼습니다. 이러한 종류의 글은 인공지능과 문명 구조를 다루므로 과장된 판단으로 오해받기 쉽습니다. 그러나 나의 초점은 유행을 쫓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그것은 장기적인 인간-기계 협업, 정보 처리, 출판 자동화 및 시스템 설계에 대한 관찰에서 비롯됩니다. 즉, 도구가 점점 더 강력해질 때, 인간에게 진정으로 부족한 것은 아마도 조작 능력이 아니라 구조적 판단, 문제 정의, 학제간 연결 및 장기적 책임일 수 있습니다. AI는 저술, 번역 및 정리를 도울 수 있지만, 원초적 경험, 구조적 목표 및 판단 경계 없이는 수십 년의 실천이 형성한 개인의 내적 사슬을 대체할 수 없습니다.

제 10 장 사망 문명 매트릭스

2025 년 9 월, 나는 *사망 문명 매트릭스*를 발표하여, 20 여 년에 걸쳐 구축된 네 개의 독창적 플랫폼을 체계적으로 총괄했습니다. 그것들은 서로 고립된 웹사이트가 아니라, 완전한 문명 보관 시스템을

구성합니다.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오스트레일리안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 – 정보 문명의 원점. 2004 년 창립, 초기 뉴스 정보 사이트에서 현재까지 활동 중인 포럼으로 발전했습니다. 두 포럼의 총 회원 등록 수는 400 만 명을 넘었으며, 110 만 개 이상의 오리지널 게시물과 상호작용 데이터를 완전히 보존하고 있습니다. 2005 년 이래로 전 세계 화교들의 소통과 기록을 담당했으며, 한때는 56 만 6 천 명의 동시 온라인 방문자라는 기적을 만들어냈습니다. 상당 기간 남반구에서 가장 높은 트래픽의 정보 웹사이트 중 하나였습니다. 디지털 문명의 지도 위에서, 그것은 21 세기 초 해외 화교 커뮤니티의 '디지털 원시 생태'를 기적적으로 보존하고 있으며, 이 데이터는 초기 인터넷 커뮤니티 문화 연구를 위한 '살아있는 화석'이 되었습니다.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의 영구 수집은 그것을 사적 포럼에서 국가적 디지털 유산으로 격상시켰습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 문학 문명의 교차 정원. '남반구의 중국 문화 오아시스'로 불리며, 가장 영향력 있는 민간 애국 문학 단체 중 하나입니다. 2005 년부터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 21 호를 출판했으며, 호주 국립 도서관과 베이징 현대 문학관에 소장되었습니다. 내가 진행 중인 '디지털 문헌 구출' 활동은 20 년에 걸친 문학적 보고를 10 개 언어로 세계 각지에 전하고 있습니다. 현재까지 나는 여기에 선별된 6 만 점 이상의 작품을 수록했으며, 10 개 언어로의 변환을 통해 총 10 만 페이지 이상의 독립 웹페이지를 형성했습니다. 이 작업은 적극적으로 중국어 문학의 벽을 허물고, 전 세계적으로 접근 가능한 구조화된 '문학 데이터베이스'로 만들고 있습니다. 그 규모와 조직 형태는 개인 주도 프로젝트에서 전례가 없습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 – 무술 문명의 실증 도량. 여기에는 무술, 기공, 양생에 관한 나의 모든 실증 기록이 장기적으로 보존되어 있습니다. 진식 태극, 오식

태극에서 행의권과 장창(站樁), 그리고 기운의 신체적 반응에 이르기까지, 나는 모든 것을 글과 영상을 통해 기록했습니다. 그것은 '구전 심수'의 내가 무술을 읽고, 분석하고, 검증 가능한 '명시적 지식'으로 전환시킵니다. 나는 신체를 실험실로 삼아 *금계독립 66 분*과 같은 데이터, 시간, 생리학적 반응을 포함한 구체적인 사례를 만들어내며, 전통 무술에 매우 현대적인 의미를 지닌 '실증 아카이브'를 확립하고, 동양의 체험 철학과 서양의 스포츠 과학을 연결하는 소중한 다리 역할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시대적 전환 – 사상 문명의 미래 닷점. 이것은 내가 공식 ISSN 을 가진 다국어 월간지를 출판하는 플랫폼이며, 호주 국립 도서관에 의해 국가적 문헌으로 영구 보존되고 있습니다. '10 개 언어 동시 출판'은 혁명적인 실천으로, 문명의 사상이 전 세계적으로 동시적이고 정확하게 전달되도록 보장하며, 번역 지연으로 인한 이해의 괴리를 방지합니다. 국립 도서관이 창간호와 이후 각 호를 지속적으로 수집한다는 것은, 국가 기관이 그것을 지속적인, 영구 보존할 가치가 있는 사상의 원천으로 간주하고 있음을 나타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는 2004 년 창립 이래 지금까지 활동 중입니다. 두 포럼의 총 회원 등록 수는 400 만 명을 넘었으며, 110 만 개 이상의 오리지널 게시물과 상호작용 데이터를 완전히 보존하고 있습니다. 2026 년 초 방문객 피크 시즌에, 이 2001 년 아키텍처 기반의 포럼은 동시 방문자 수가 약 56 만 6 천 명이라는 역사적 최고 기록에 여러 번 근접했으며, 시스템은 안정적으로 작동하여 어떠한 다운타임도 발생하지 않았습니다. 나는 이 현상을 기록하여 *20260205_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포럼 방문객 피크*라는 기술 분석 기사를 발표했습니다. 전 세계적으로 포럼의 99%는 침묵했습니다. 그런데 20 여 년 전 아키텍처를 가진 이 낡은 포럼이 56 만 6 천 명의 동시 방문자라는 쓰나미를 감당했습니다(2025 년 9 월 TROVE 에 의해 영구 수집됨). 이것은 기술적 기적일 뿐만 아니라 콘텐츠 가치의 롱테일 효과이기도 합니다. 검색 엔진과 학술 인프라는 독자들을 계속 여기로 안내합니다. 왜냐하면 여기의 콘텐츠는 다른 곳에서는 찾을 수 없기 때문입니다.

나는 글의 결론에서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이 네 개의 웹사이트는 함께 나의 '문명 매트릭스'를 구성합니다: 위너는 포럼 문명의 원점입니다; 레인보우 치니스는 문학 문명의 정원입니다; 태극 AU 는 무술 문명의 실증장입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은 출판

문명의 미래 닷점입니다. 나는 덧없는 소셜 미디어 계정이 아니라, 입체적이고 다차원적인 문명 공간을 구축하고 있습니다. 미래에 21 세기 초 화문 디지털 문명을 연구하려는 사람은 이 네 개의 입구(2025 년 9 월 TROVE 에 의해 영구 수집됨)로 들어가기만 하면 완전한 생태계를 엿볼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 궁극적 가치는 '완전성'과 '복제 불가능성'에 있습니다 – 그것은 나의 20 년의 시간, 4 대 분야에 걸친 능력의 축적에서 비롯되었으며, 국가적 수준의 인증을 받았습니다. 내가 이론 것은 디지털 시대에 개인이 문명에 대한 극한의 수호입니다. 작품만 남긴 것이 아니라, 완전하고, 살아 있으며, 영속 가능한 문명 생태계를 남긴 것입니다."

제 11 장 30 년의 주류

만약 내 지난 30 여 년의 경험을 한데 모아 보면, 표면적으로는 매우 분산되어 보입니다: 유학, 아르바이트, 인쇄, 야간 학교, 물류, IT, 웹사이트, 문학, 포럼, 사진, 음악, 무술, 출판, 이론, AI, 국제 문헌 시스템. 많은 사람들은 이러한 폭을 보고 무질서하다고 생각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나 내가 직접 되돌아보면, 그 안에는 매우 명확한 주류가 있습니다. 나는 항상 시스템, 구조, 기록의 문제를 처리해 왔습니다.

인쇄 공장은 물리적 세계에서 판면, 오류, 납품에 대해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거의 10 년간의 야간 학교는 지식이 현실 경험을 보완해야 함을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원격 근무 프로토타입은 사람이 현장에 없을 때 프로세스가 어떻게 계속되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은 복잡한 비즈니스를 자동화하는 방법을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지능형 송장 및 세금 시스템은 데이터, 비용, 책임이 어떻게 폐쇄 루프를 형성하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웹사이트와 포럼은 콘텐츠가 어떻게 장기간 존재할 수 있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문학 단체는 민간 문화가 어떻게 보존될 수 있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무술은 장기간 훈련을 통해 신체 구조가 어떻게 변화하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음악과 사진은 감정, 시간, 표현이 어떻게 흔적을 남기는지 가르쳐주었습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은 이러한 경험들을 국제적으로 검색 가능한 출판 시스템 안에 다시 배치할 수 있게 해주었습니다. 사상 이론은 모든 실천 이후에 이러한 기본 법칙들을 명명하고 정리하는 것입니다.

이 주류는 내가 어릴 때 생각했던 것이 아니라, 오랜 시간 되돌아보는 과정에서 점차 드러났습니다. 사람은 경험을 겪는 과정에서 종종 눈앞의 문제를 해결하는 데 급급합니다. 시간이 충분히 지나서야 되돌아보면 겉보기에 무관해 보였던 조각들이 실제로는 서로를 지지하고 있었음을 알게 됩니다. 1992 년의 인쇄 경험은 이후 표지와 판면 통제에 영향을 미쳤습니다. 1997 년의 물류 시스템은 이후 출판 프로세스의 자동화 이해에 영향을 미쳤습니다. 2004 년의 웹사이트 경험은 이후 장기 보존 및 검색 입구에 대한 중요성에 영향을 미쳤습니다. 무술 훈련에서의 신체 구조는 이후 이론 구조에 대한 이해에 역으로 영향을 미쳤습니다. 어떤 사람의 인생이 외부

레이블로만 평가되면 오판하기 쉽습니다. 이러한 내부 연결을 글로 써야만 독자가 이
길이 어떻게 형성되었는지 진정으로 이해할 수 있습니다.

제 12 장 독립

내 경험에서 '독립'이라는 말은 예쁜 말이 아니라 현실적인 상황입니다. 독립은 당신을 보증해 줄 고정된 대학 직위가 없고, 당신을 위해 작업을 분담해 줄 연구 팀이 없고, 위험을 감당해 줄 기관 자금이 없고, 이후의 모든 작업을 처리해 줄 출판사 시스템이 없음을 의미합니다. 독립은 또한 자유를 의미합니다. 자신의 질문, 자신의 경로, 자신의 언어, 자신의 구조를 선택할 자유이며, 기존 학문 경계를 완전히 따라야 할 필요가 없습니다. 그러나 자유는 편안함이 아니며, 독립도 제멋대로가 아닙니다. 진정한 독립은 더 장기적인 작품, 더 명확한 기록, 더 완전한 증거 사슬로 책임을 져야 합니다.

독립 연구가 가장 받기 쉬운 오해와 경시는, 사람들이 먼저 당신이 어느 대학, 어느 기관, 어느 전문 분야에 속하는지 묻는 것입니다. 이러한 질문이 전혀 근거가 없는 것은 아닙니다. 왜냐하면 현대 지식 체계는 오랫동안 기관의 정체성에 의존하여 신뢰성을 확인해 왔기 때문입니다. 그러나 만약 어떤 사람의 연구, 실천, 출판이 수년 동안 지속되어 왔고, 그 작품들이 공개되어 있으며, 영구 식별자, ISSN, 연구자 식별자를 가지고 있고, 국제적으로 보존되었으며, 국립 도서관에 소장되어 있고, 글로벌 도서관 목록에 기록되어 있다면, 그를 평가하는 방식은 '대학 직위가 있는가'에 멈출 수 없습니다. 기관 소속은 하나의 경로이지만, 유일한 지식 경로는 아닙니다. 특히 디지털 시대에는, 장기적인 독립 저자도 공개된 작품, 체계적인 실천, 국제 인프라를 통해 공공 지식 공간에 진입할 수 있습니다.

나의 독립은 말로 주장된 것이 아니라, 일상 업무에 의해 강요된 것입니다. 나는 스스로 시스템을 설계하고, 스스로 글을 쓰고, 스스로 코드를 작성하고, 웹페이지를 정리하고, 스스로 다국어 버전을 처리하고, 스스로 웹사이트를 유지 관리하고, 스스로 링크를 확인하고, 독자의 오해에 스스로 대면하고, 모든 실수를 스스로 감당해야 합니다. 그것은 전통적인 학문 경로처럼 명확한 단계를 가지고 있지 않지만, 장기적으로 또 다른 형태의 검증을 형성합니다. 작품이 존재하는가? 링크가 작동하는가? 시스템이 실행되는가? 기록이 연속적인가? 자료가 검색 가능한가? 후세가 추적할 수 있는가?

제 13 장 국제

'국제'라는 단어도 피상적으로만 보아서는 안 됩니다. 그것은 중국어 글을 영어로 번역하면 끝이 아니며, 제목에 영어 단어를 몇 개 추가하면 국제적인 것이 되는 것도 아닙니다. 진정한 국제화는 적어도 여러 수준을 포함합니다. 언어적으로, 다른 언어 사용자들이 접근할 수 있도록 하는 것. 문헌적으로, 작품에 안정적인 식별자와 인용 입구를 제공하는 것. 플랫폼 수준에서, 작품이 다른 국가와 기관이 인식할 수 있는 시스템에 들어가도록 하는 것. 보존 수준에서, 작품이 개인 웹사이트에만 의존하지 않도록 하는 것. 검색 수준에서, 미래의 독자가 여러 경로를 통해 찾을 수 있도록 하는 것. 나의 10 개 언어 출판, 영구 식별자, 연구자 식별자, 국제 보존, 글로벌 도서관 목록은 바로 이러한 수준을 중심으로 전개됩니다.

*시대적 전환*의 10 개 언어 구조는 나에게 장식이 아니라, 전파 및 보존 전략입니다. 중국어는 나의 핵심 표현 언어이지만, 중국어에만 머문다면 작품은 하나의 언어권 내에 쉽게 제한됩니다. 영어는 국제 학술 검색의 가능성을 확장합니다. 프랑스어, 스페인어, 아랍어, 독일어, 포르투갈어, 러시아어, 일본어, 한국어는 작품이 더 많은 언어 환경에 들어갈 수 있게 합니다. 다른 언어 버전이 있다고 해서 모든 사람이 읽을 것이라는 보장은 없지만, 미래에 발견되고, 인용되고, 비교되고, 연구될 가능성을 높입니다. 독립 저자에게 이 작업은 매우 무겁지만, 동시에 단일 언어의 경계를 깨는 중요한 방법이기도 합니다.

'국제'는 또한 작품이 국경을 넘는 인프라 안에 놓이는 것을 의미합니다. 이러한 설비들은 내 개인 웹사이트도 아니고, 내 명함도 아니고, 내 개인 디렉토리도 아니고, 내 개인 소장품도 아닙니다. 그것들은 각각 다른 공공 지식 시스템에 속해 있습니다. 내 작품들이 이러한 시스템에 들어가면, 독자들은 나를 거치지 않고도 일부 기록을 찾을 수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중요합니다. 진정한 공공 지식은 저자 자신의 설명에 완전히 의존할 수 없기 때문입니다. 저자는 자신을 소개할 수 있지만, 작품과 기록은 외부 시스템에서 독립적으로 발견 가능해야 합니다.

제 14 장 학자

'학자'라는 용어는 가장 논란의 여지가 많습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그것을 대학교수, 박사 학위 또는 공식 연구 기관의 직위와 동일시하기 때문입니다. 이러한 이해는 역사적 이유가 있지만 완전하지는 않습니다. 학자란 우선 장기간에 걸쳐 문제를 연구하고, 작품을 형성하며, 공개적으로 표현하고, 검색과 보존을 받아들이는 사람입니다. 기관 소속 학자는 한 형태이고, 독립 학자는 또 다른 형태입니다. 독립 학자는 대학 직위가 없을 수 있지만, 지속적인 연구 능력, 공개된 작품, 방법론적 의식, 자료 의식 및 장기적 책임을 가져야 합니다. 가끔 의견을 표현하는 것만으로는 학자라고 할 수 없습니다. 스스로 그렇게 칭하면서 작품과 기록이 없다면 성립되기 어렵습니다.

나는 '학자'를 높고 먼 지위로 이해하지 않고, 장기적인 작업 상태로 이해합니다. 어떤 사람이 지속적으로 질문을 제기할 수 있는지, 경험을 명확히 쓸 수 있는지, 다른 분야를 연결할 수 있는지, 작품을 검색 가능하게 할 수 있는지, 자신의 표현을 끊임없이 수정할 수 있는지, 개인적 경험을 공공 자료로 전환할 수 있는지, 이러한 것들이 호칭 자체보다 더 중요합니다. 나의 저술은 물류, 출판, 인터넷, 화문 문학, 무술, 신체 실천, 디지털 보존, 인공지능, 철학, 문명 구조에 이릅니다. 표면적으로는 크게 걸쳐 있지만, 그것들은 무작위로 쌓인 것이 아니라, 나의 실체함을 중심으로 시스템, 구조, 실천, 기록을 끊임없이 펼쳐나가고 있습니다.

만약 나에게 특별한 점이 있다면, 그것은 어떤 한 지점에서 모든 사람보다 더 강하다는 것이 아니라, 이러한 실천선들이 장기간 동시에 존재했고, 이후 검색 가능하고, 보존 가능하며, 계속 확장 가능한 구조로 조직되었다는 것입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유학 경험이 있고, 사업을 해본 적이 있으며, 글을 쓰고, 무술을 연습하고, 웹사이트를 만들고, 물류를 이해하고, 음악과 사진에 관심이 있고, 어떤 형태의 이론적 사고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 그러나 한 사람이 이러한 활동들을 30 년 넘게 지속하고, 또한 웹사이트, 저널, 영구 식별자, 10 개 언어 버전, 도서관 시스템, 국제 기록을 통해 연결하는 조합은 비교적 드뭅니다. 그 의미는 '유일무이함'으로 남을

압도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미래 연구를 위해 매우 드문 개인 샘플을 제공하는 데 있습니다.

전체 과정을 되돌아보면서, 나는 점차 깨달았습니다. '국제 독립 학자'는 어느 날 갑자기 얻는 신분도 아니고, 어떤 기관에서 수여하는 직함도 아닙니다.

만약 비교적 명확한 시간적 출발점을 찾아야 한다면, 2005 년이 특별한 의미를 가질 수 있습니다.

2005 년 1 월,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종이 계간지가 공식 창간되어 국가급 문헌 소장 체계에 진입했습니다. 이 시기부터 문학, 출판, 웹사이트 구축, 문화 보존, 시스템 실천, 학제간 연구, 장기 기록 등에서의 나의 작업은 지속적으로 발전하는 궤적을 형성하기 시작했습니다.

이후 20 여 년간, 작업 환경이 어떻게 변하든, 기술이 어떻게 갱신되든, 사회가 어떻게 변천하든, 나는 관련 실천을 중단한 적이 없습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은 계속 발전했고,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는 계속 운영되었으며,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은 계속 개선되었고, 무술 및 신체 실천 기록은 계속되었으며, *시대적 전환*은 계속 출판되었고, 많은 연구 및 실천 성과는 계속 국제 문헌 보존 체계에 진입했습니다.

따라서 나에게 2005 년의 의미는 어떤 신분을 얻었다는 것이 아니라, 그 해부터 오늘날까지 중단 없이 이어지는 문화 실천 및 연구의 주류를 형성했다는 데 있습니다.

오늘날 사람들이 보는 '국제 독립 학자'라는 호칭은 특정 단일 프로젝트의 결과도 아니고, 특정 논문이나 책에 의해 형성된 평가도 아닙니다. 그것은 이러한 장기적인 실천, 지속적인 기록, 학제간 탐구, 문헌 축적이 시간의 차원에서 자연스럽게 수렴된 것입니다.

이 여정을 되돌아보면, 나는 점차 깨달습니다. 진정으로 중요한 것은 아마도 특정한 직함, 특정한 웹사이트, 특정한 논문, 심지어 특정한 시스템 자체가 아니라, 이러한 실천들이 얼마나 오래 지속될 수 있는지, 그리고 그 후에도 얼마나 오랫동안 검색되고, 읽히고, 인용되고, 검증될 수 있는지일 것입니다.

1989 년 3 월, 내가 중국을 떠나 호주로 향했을 때, 미래가 어디로 향할지 알지 못했습니다. 이후의 인생에서 나는 유학, 인쇄, 미디어 출판, 원격 근무 시스템,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문학 단체, 웹사이트 구축, 무술 실천, 사진 창작, 음악 학습, 학제간 연구 등 여러 단계를 경험했습니다. 많은 일들은 사전에 계획된 것이 아니라, 장기적인 실천 과정에서 점차 형성되었습니다.

이러한 경험들은 흩어져 보일 수 있지만, 항상 동일한 주류를 중심으로 전개되었습니다: 지속적인 학습, 지속적인 실천, 지속적인 기록, 지속적인 창조.

2026 년 5 월 현재, 나는 수십 편의 독립 작품을 창작하여 DOI 를 획득했으며, 여러 국제 문헌 보존, 학술 아카이브, 도서관 검색 체계에 진입했습니다. 여기에는 월간지 *시대적 전환*뿐만 아니라 주제별 문헌, 독립 연구 작품, 실증 기록, 시스템 설명 및 관련 출판물도 포함됩니다. 독립 DOI 로 계산하면 관련 작품은 약 70 점에 달하며, 그중 많은 작품은 내용 규모, 구조적 완전성, 문헌적 독립성 측면에서 이미 단독 도서로서의 조건을 갖추고 있습니다. 특히 10 개 언어 출판 체계 하에서 많은 작품들은 단순한 단문이 아니라, 독립 문헌이나 전문 모노그래프로서 장기 보존 및 전파가 가능합니다.

이러한 작품들은 지능형 물류, 지능형 재무, 출판 실천, 무술 문화, 학제간 연구, 구조적 사고, 문명 관찰, 개인적 경험 등 여러 방향을 포괄합니다. 그것들은 DOI, ORCID, 국제 학술 보존 플랫폼, 국립 도서관 보존 체계, 글로벌 도서관 목록 네트워크 등 다양한 채널을 통해 장기적인 보존 및 검색 경로를 형성합니다.

나에게 이러한 수록들은 단순히 작품 수의 증가를 의미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그것들이 수십 년에 걸친 지속적인 실천, 지속적인 학습, 지속적인 정리의 과정을 기록하고 있다는 것입니다. 초기 개인적 경험, 업무 실천 및 관심 탐구에서 후기의 체계적 연구, 문화 기록 및 학제간 출판에 이르기까지, 본래 분산되었던 많은 경험들이 점차 보존, 인용, 검색 가능한 문헌으로 전환되었습니다.

이러한 작품들은 대학 연구팀에서 비롯된 것이 아니며, 연구 기관, 펀딩 프로젝트, 상업 자본 운영 체계에서 비롯된 것도 아닙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차/L/스* 종이 계간지가 찡리 씨의 개인 후원을 받아 21 호까지 발행을 계속할 수 있었던 예외를 제외하면, 대부분의 프로젝트는 오랫동안 내가 업무 외 시간을

이용하여 지속적으로 완성해 온 것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안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에서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까지,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에서 *시대적 전환*까지, 무술 실천 기록에서 학제간 연구까지, 많은 작업은 장기적인 독립 실천 위에 세워졌습니다.

오늘날 되돌아보면, 나는 이해하기 시작합니다. '국제 독립 학자'라는 것은 어느 날 획득하는 호칭도 아니고, 어떤 기관에서 수여하는 신분도 아닙니다. 그것은 오히려 장기적인 실천이 자연스럽게 가져온 결과 같습니다. 다른 분야에서의 학습, 작업, 연구, 기록, 창조가 수십 년간 지속되고, 이러한 실천들이 점차 장기적 보존 및 검색이 가능한 문헌 체계를 형성하게 되면, 사람들은 이 길을 어떤 이름으로 불러야 할지 시도하게 됩니다.

1989 년이 호주에서의 삶의 출발점이라면, 2005 년은 이 긴 학술 및 문화 실천의 길이 진정으로 안정적으로 전개되기 시작한 출발점이라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이후의 지속적인 문화 실천, 출판 활동 및 학제간 연구는 점차 이 길의 본체를 형성했습니다.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이 기록하고 있는 것은 바로 이 지속적인 추적, 지속적인 실천, 그리고 최종적으로 문헌 체계를 형성하는 과정입니다.

제 15 장 구조의 대가

지금 되돌아보면, 이 모든 것이 매우 체계적이고 계획적인 것처럼 들릴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사실은 어느 부분도 계획된 것이 아니라 현실에 의해 강요된 것입니다.

1993 년의 원격 근무 시스템은 실제 문제를 해결해야 했기 때문입니다. 1997 년의 지능형 물류 구상은 친구의 창고에서 효율성 문제점을 목격했기 때문입니다. 2004 년의 포럼은 내 글을 보관하고 다른 사람들과 교류할 장소가 필요했기 때문입니다. 2005 년의 종이 계간지는 인터넷 문학이 더 장중한 매체를 필요로 한다고 느꼈기 때문입니다. 2013 년의 시스템 통합은 20 년간의 데이터를 여기저기 흩어지게 두고 싶지 않았기 때문입니다. 2025 년의 *시대적 전환*은 내 모든 학제간 성과를 수용할 수 있는 기존 플랫폼이 없었기 때문입니다.

모든 단계는 '해야만 했기' 때문입니다. '하고 싶어서'가 아니라 '하지 않을 수 없어서'입니다.

이 '하지 않을 수 없는' 상태가 나의 작업 방식을 대다수 사람들과 근본적으로 다르게 만들었습니다. 나에게는 팀도, 자본도, 기관의 지원도 없습니다. 1993 년의 다이얼업 네트워크에서 2025 년의 10 개 언어 출판까지, 30 여 년 동안 나는 최하위 기술 아키텍처에서 최상위 제도 설계에 이르는 전 과정을 외부 자원 지원 없이 혼자서 완성했습니다. 서버 운영 관리부터 콘텐츠 제작, 시스템 설계부터 국제 표준 대응까지 모든 단계를 혼자서 감당했습니다.

이러한 작업 방식의 대가는 엄청납니다. 수년 동안 나는 거의 휴일이 없었습니다. 매일 새벽 4 시 45 분에 일어나 해변으로 가서 수행하고, 창작하고, 생각한 후 하루 일과를 시작합니다. 나의 *단체 연공 일지*는 이 모든 것을 기록합니다. 새벽 4 시 45 분 기상, 해변에서 장창, 태극검, 눈 감고 한 발로 서기, 무근보(無根步) 등을 연습하고, 스마트 장치로 수집한 심박수, 호흡수, 시간 길이, 환경 매개변수를 결합하여 구조적으로 완전하고 전후가 닫힌 실천 샘플을 형성합니다.

나는 한 글에서 이렇게 썼습니다: "이것은 '자기 훈육'의 퍼포먼스가 아닙니다. '살아가는 방식' 그 자체입니다. 만약 이런 방식으로 살지 않았다면, 위의 모든 학제간

작업을 완성할 수 없었을 것입니다. 매일 새벽 4 시 45 분에 일어나는 것은 남들보다 더 고생을 견딜 수 있기 때문이 아니라, 10 개 분야의 작업을 동시에 처리할 수 있는 유일한 리듬을 이것이 내가 찾은 방법이기 때문입니다. 세상의 다른 사람들이 아직 잠들어 있을 때, 나는 이미 그날의 핵심 창작을 마쳤습니다. 이 습관을 7 년째 유지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러나 나는 이것을 결코 '고생'이라고 생각하지 않습니다. 나는 이렇게 살기로 선택했습니다. 왜냐하면 나는 다른 누구도 보지 못한 가능성을 보았기 때문입니다. 평범한 사람이 어떤 기관에도 의존하지 않고, 자신의 실증과 구조를 이용하여 국제 학술 체계로부터 인정받는 완전한 지식 시스템을 구축할 수 있다는 가능성을. 이 가능성은 평생을 걸어 검증할 가치가 있습니다.

만약 한 부분만 본다면, 나는 유학생, 기업가, 웹마스터, 물류 시스템 설계자, 문학 단체 참여자, 무술 연습자, 음악 애호가, 사진가, 또는 저술가일 수 있습니다. 각각의 신분만으로는 내 전체 경험을 설명하기에 충분하지 않습니다. 진정한 어려움은 이러한 경로들이 분리되어 있지 않다는 점에 있습니다. 인체는 판면과 오류에 대한 감각을 훈련시켰습니다. 물류는 프로세스와 위험에 대한 판단력을 훈련시켰습니다. IT 는 구조와 자동화에 대한 이해를 훈련시켰습니다. 웹사이트는 전파와 장기 보존에 대한 의식을 훈련시켰습니다. 무술은 신체 구조, 무게 중심, 지구력, 내적 질서에 대한 체험을 훈련시켰습니다. 음악과 사진은 시간, 공간, 리듬, 현장감을 포착하는 능력을 훈련시켰습니다. 저술과 출판은 이러한 경험들을 후세가 읽을 수 있는 문헌으로 재구성했습니다.

나는 이 글이 탄식으로 읽히거나 자랑으로 받아들여지길 원하지 않습니다. 30 년 넘게 걸어온 사람에게 진정으로 남길 가치가 있는 것은 감정이 아니라 검증 가능한 경로입니다. 언제 무엇을 했는지, 어떤 작품을 공개했는지, 어떤 시스템을 가동했는지, 어떤 문헌에 영구 식별자가 있는지, 어떤 저널에 국제 간행물 번호가 있는지, 어떤 웹페이지가 국립 도서관에 보존되었는지, 어떤 기록이 독자에 의해 다시 열릴 수 있는지, 이러한 것들은 모든 추상적 평가보다 중요합니다. 인생이 구두 기억에만 머무른다면 잊혀지기 쉽습니다. 그러나 그것이 글로 쓰이고, 시스템으로 구축되고, 웹페이지에 실리고, 영구 식별자를 갖고, 도서관과 국제 검색 경로에

들어간다면, 그것은 더 이상 단순한 개인적 기억이 아니라 후세가 계속 추적할 수 있는 자료가 됩니다.

나는 지금까지 어떤 대학, 연구 기관, 국가 직위 평가 체계에도 공식적으로 받아들여진 적이 없습니다. 그리고 바로 그렇기 때문에 나는 완전히 내 자신의 길을 걸어왔습니다.

이 길은 수십 년 동안 걸어왔습니다. 끝이 없습니다. 왜냐하면 내가 구축해 온 것은 경력이 아니라, 현재도 성장하고 있는, 미래에 검색, 인용, 연구, 계승이 가능한 문명 수준의 아카이브이기 때문입니다.

만약 미래의 누군가가, 이 디지털 문명이 막 시작된 21 세기 초에, 한 사람이 어떻게 일인의 힘으로 시스템의 엔트로피 증가와 싸웠는지 알고 싶다면, 그 사람은 이 네 개의 웹사이트에 들어가기만 하면 완전하고, 살아 있으며, 영속 가능한 문명 생태계를 목격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보이지 않는 시간들

이 30 여 년의 경험을 되돌아보면, 외부에서 흔히 받는 오해 중 하나는 이 웹사이트들, 조직들, 시스템들, 출판 프로젝트들 뒤에는 반드시 대규모 팀이나 고정 자금, 전담 직원이 있을 것이라는 것입니다. 사람들이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오스트레일리아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시대적 전환*",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과 같은 이름들을 보면, 자연스럽게 사무실, 사무국, 편집부, 기술 팀, 행정 체계를 떠올립니다. 사실, 현실은 많은 사람들의 상상과 꽤 다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 종이판이 출판 기간 동안 쟁리 씨의 후원 지원을 받아 21 호까지 발행을 계속할 수 있었다는 예외를 제외하면, 다른 대부분의 작업은 오랫동안 주로 내가 업무 외 시간을 이용하여 지속적으로 완성해 온 것입니다. 초기 인쇄 공장, 웹사이트 구축, 포럼 유지보수에서 후기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지능형 재무 시스템, 문학 단체, 무술 기록, 10 개 언어 출판, 문헌 보관에 이르기까지, 많은 작업은 전업으로 이루어진 것이 아니라, 정규 업무, 가정 생활, 현실 잡무 사이에 조금씩 쌓아 올린 것입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보는 것은 웹사이트가 이미 운영되고, 글이 발표되고, 시스템이 가동되며, 저널이 출판되었다는 사실뿐이며, 이러한 성과들이 형태를 갖추기까지 거친 긴 과정은 보지 못합니다. 웹사이트가 20 년 이상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될 수 있는 것은 어느 날 갑자기 구축되었기 때문이 아니라, 20 년 동안 지속적으로 유지보수, 업데이트, 백업, 복구되었기 때문입니다. 시스템이 장기간 안정적으로 운영될 수 있는 것은 한 번의 설계가 성공했기 때문이 아니라, 수없이 많은 수정, 테스트, 실제 적용 후의 지속적인 개선을 거쳤기 때문입니다. 저널이 지속적으로 출판될 수 있는 것은 어느 한 호가 완성되었기 때문이 아니라, 매 호 뒤에는 반복적인 저술, 편집, 조판, 자료 정리, 표지 제작, 링크 확인, 메타데이터 처리, 장기 보존이 따르기 때문입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는 2004 년부터 현재까지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고 있으며,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은 2004 년부터 지속적으로 발전해 왔으며, *시대적 전환*은 2025 년 창간 이래 지속적으로 출판되고 있으며,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은 무술, 양생, 신체 실천 관련 콘텐츠를

지속적으로 기록하고 정리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이름들은 서로 다른 기관을 대표하는 것처럼 보이지만, 그 배경에는 동일한 하나의 장기적 주류가 흐르고 있습니다. 즉, 실천하고, 기록하고, 구축하는 것입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내가 어떻게 오랫동안 견뎌낼 수 있었는지 물었습니다. 나에게 특별한 방법은 없습니다. 대부분의 경우, 그저 낮에는 일하고 밤에는 계속 글을 쓰는 것입니다. 낮에는 현실 잡무를 처리하고 밤에는 자료를 정리합니다. 다른 사람들이 쉬 때, 나는 웹사이트 유지보수를 계속하고, 시스템을 테스트하고, 글을 번역하고, 표지를 디자인하고, 역사적 문헌을 정리합니다. 수십 년 동안 이렇게 하다 보니, 이 겉보기에 흩어져 보이는 작업들이 점차 연결되어, 결국 사람들이 오늘날 보는 다양한 시스템, 웹사이트, 조직, 문헌, 출판 성과를 형성했습니다.

이러한 성과들에 공통된 특징이 있다면, 거의 모두가 일회성 노력으로 완성된 것이 아니라, 아주 긴 시간 동안 지속적으로 축적되어 형성되었다는 것입니다. 그것들이 진정으로 소비한 것은 어느 하루의 노력이 아니라, 수십 년에 걸친 지속적인 시간 투자입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최종 성과를 보지만, 나는 그 성과들을 지탱하고 있는 것이 사실상 외부에서 보이지 않는 그 밤들과 주말들, 세월들임을 더 잘 알고 있습니다.

되돌아보면, 나는 처음부터 자신에게 화려한 신분을 설정한 것이 아닙니다. 나의 길은 처음에는 생존, 다음에는 실천, 그 다음에는 시스템, 마지막으로 점차 연구와 기록이 되었습니다. 오랜 세월 동안 나는 단지 마주친 문제들을 하나씩 분해하고, 해낸 일들을 하나씩 기록하고, 서로 다른 분야 사이의 겉보기에 무관해 보이는 경험들을 다시 연결했습니다. 이러한 경험들이 30 년 이상의 시간 축으로 늘어나고, 이러한 글들, 시스템들, 저널들, 웹사이트들, 영구 식별자들, 국제 간행물 번호들, 연구자 식별자들, 보존 플랫폼들, 도서관 목록들, 국립 도서관 기록들이 서로 맞물릴 때, 그것들이 보여주는 것은 더 이상 어떤 사람이 자신을 어떻게 부르는지가 아니라, 어떤 사람이 고정된 대학 직위 없이도 장기적인 실천, 공개된 작품, 국제적으로 검색 가능한 기록을 통해 자신만의 학문적 길을 걸어왔는지입니다.

이것이 나의 이야기입니다. 이국 땅의 유학생에서 국제 독립 연구자로서의 길.

저자의 현행 주요 정체성과 장기적 실천 분야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은 시간 순서에 따라 1989 년부터 2026 년까지 저자의 학습, 실천, 연구, 출판 및 탐구의 여정을 기록한다. 30 년 이상의 지속적인 축적을 통해 여러 장기적 실천 분야와 관련 정체성이 점차 형성되었다. 이러한 정체성들은 동시에 발생한 것도 아니고, 단일 직업에서 비롯된 것도 아니며, 여러 단계에서의 실천을 통해 점차 형성되어 현재까지 이어지고 있다.

국제 독립 연구자 및 학제간 연구자

저자는 오랫동안 출판, 문화 전파,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웹사이트 구축, 무술 문화, 사진 촬영, 음악 학습, 역사 기록, 시스템 설계 및 관련 분야를 포괄하는 학제간 실천과 연구에 종사해 왔다. 관련 성과는 서적, 저널, 웹사이트, 주제 문헌 및 국제 문헌 보존 체계를 통해 장기적으로 보존되었다.

시대적 전환 창립자 겸 편집장

저자는 10 개 언어 전자 월간지 *시대적 전환*의 창립자, 독립 집필가 및 편집장이다. 이 잡지는 2025 년 창간 이래 중국어, 영어, 프랑스어, 스페인어, 일본어, 아랍어, 독일어, 포르투갈어, 러시아어, 한국어로 동시 출판되고 있으며, 관련 작품들은 순차적으로 국제 문헌 보존 및 검색 체계에 진입하고 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창립 회장

저자는 2004 년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을 창립하고, 이후 창립 회장을 맡아왔다. 이 조직은 오랫동안 해외 화문 문학 교류, 작품 출판 및 문화 전파에 종사해 왔으며,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계간지 21 호를 출판하고 20 년 이상의 문화 실천 기록을 형성했다.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창립자

저자는 2004 년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를 창립했다. 이 웹사이트는 오랫동안 호주 화교 사회, 유학생 생활, 문화 활동 및 관련 역사 자료를 기록해 왔다.

현재까지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고 있으며, 호주 화교 네트워크 발전 역사의 중요한 구성 요소 중 하나가 되었다.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설계자

저자는 오랫동안 국제 물류, 통관, 창고 보관, 운송 및 관련 시스템 실천에 종사해 왔으며, 독자적으로 설계되고 장기간 실천 운영된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을 점차 형성했다. 관련 시스템은 장기간 실제 비즈니스 환경에 적용되었으며, 지능형 재무, 자동화 관리 및 관련 실천 체계를 파생시켰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 창립자 겸 회장

저자는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의 창립자 겸 회장이며, 오랫동안 중국 무술, 태극권, 행의권 및 관련 문화 전파에 종사하며, 호주에서의 중국 전통 문화 발전과 교류를 촉진하는 데 힘쓰고 있다.

단체본원 창시자

장기적인 무술 실천과 신체 연구를 바탕으로, 저자는 ‘단체본원’ 체계를 제안하고 확립했다. 관련 내용은 신체 감각, 장기적 실천, 자기 관찰 및 개인적 경험을 중심으로 전개되며, 지속적으로 기록되고 정리되고 있다.

태극권과 행의권 전승 실천자

저자는 진식 태극권 제 12 대 전승인, 오식 태극권 제 6 대 전승인이며, 동시에 조씨 행의권 호주 책임자를 맡고 있다. 오랫동안 태극권, 행의권 및 관련 전통 무술 실천을 지속해 왔으며, 동시에 문헌 정리와 문화 전파를 지속적으로 수행하고 있다.

독립 출판 실천자

저자는 오랫동안 인쇄, 조판, 편집, 출판 및 디지털 출판에 종사해 왔다. 초기 인쇄 공장, *차이나타운 매거진*에서 이후 웹사이트 구축, 전자 출판, 주제 문헌 및 10 개 언어 출판 체계에 이르기까지, 30 년 이상 지속된 독립 출판 실천 과정을 형성했다.

사진 및 음악 창작자

저자는 오랫동안 사진 창작과 음악 학습에 종사해 왔다. 사진 작품은 자연 풍경, 인문 기록 및 천문 사진 분야를 포괄한다. 음악方面에서는 꾸준히 기타 연주, 자작시 창작 및 관련 활동을 지속해 왔으며, 이를 장기적인 문화 기록의 일부로 삼고 있다.

장기 기록자

위 분야들 외에도, 저자는 자신의 실천, 사회 관찰, 문화 활동 및 관련 분야를 지속적으로 기록하고 정리해 왔다. 이러한 기록들은 최종적으로 웹사이트, 저널, 주제 문헌, 서적 및 국제 문헌 보존 경로를 형성했으며, 본서가 제시하는 전체적인 실천 체계를 구성한다.

위의 정체성들과 실천 분야들은 서로 고립되어 존재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수십 년에 걸친 학습, 일, 연구, 실천의 과정에서 점차 형성되었으며, 함께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이 기록하는 주요 내용을 구성한다.

결론: 계속되는 길

이 책은 결론이 아니라 시작에 불과합니다.

지면 제약으로 인해, 이 책에 기록된 많은 경험, 시스템, 실천, 연구 성과들은 개요를 소개하는 수준에 그칠 수밖에 없었습니다.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지능형 재무 시스템, 원격 근무 시스템, 오스트레일리안 워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시대적 전환*, 무술 실천, 그리고 관련 학제간 연구 및 이론적 탐구에 이르기까지, 그 모든 것을 한 권의 책 안에 완전히 펼칠 수는 없습니다.

따라서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은 오히려 지도와 같으며, 그 자체가 완전한 내용은 아닙니다. 그것은 이 길의 대략적인 윤곽을 기록하고 있지만, 길 위의 세부 사항 하나하나를 대체할 수는 없습니다.

나는 항상 어떤 관점, 이론, 시스템, 실천 성과도 단편적인 정보만으로 판단되어서는 안 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마찬가지로, 이 인생의 여정에 대한 이해도 단일한 장, 단일한 작품, 또는 개별적인 단편에 기초해서 이루어져서는 안 됩니다.

오늘날 이 정보가 고도로 파편화된 시대에, 사람들은 종종 한 문장, 한 단락, 하나의 제목, 심지어 한 장의 스크린샷에 기초하여 판단을 내리는 데 익숙합니다. 그러나 많은 것들은 완전한 배경 속으로 되돌려졌을 때 비로소 그 진정한 의미를 볼 수 있습니다.

만약 미래에 누군가 이 책에 기록된 어떤 경험, 관점, 시스템, 연구 성과에 대해 질문이나 관심, 혹은 다른 의견을 가진다 하더라도, 나는 먼저 그들에게 동의하기를 기대하지 않습니다. 오히려 독자가 원본 문헌으로 돌아가, 이미 공개된 관련 작품, 기록, 자료를 읽고, 그것들이 탄생한 배경, 형성된 과정, 그리고 그들 간의 관계를 이해한 후, 자신의 판단을 내리기를 바랍니다.

나는 어떤 진정으로 가치 있는 판단도, 풍문에 기초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독서에 기초해야 하며, 단편에 기초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전체에 기초해야 한다고 믿습니다.

어쩌면 답은 이 책 안에 없을지도 모릅니다.

그것은 지난 수십 년 동안 남겨진 시스템들, 웹사이트들, 문헌들, 기록들, 작품들 속에 존재합니다. 그리고 또한 독자가 읽은 후에 형성하는 독자적인 생각 속에 존재합니다.

그리고 이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은 계속되고 있다.

제피 차오 후이 우 (Jeffi Chao Hui Wu)

ORCID: 0009-0009-5318-3027

Appendix: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Record Links

Below are links to some of the key works and archived records mentioned in the text.
Each can be independently accessed and verified.

I. Core Systems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s

Four-Network Civilisation Matrix

<https://www.azchy.com/cn/siwangwenmingjuzhen.htm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https://www.azchy.com>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https://www.taichiau.org>

II. Arch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s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46307>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8805>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59326>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665114>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13161>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65252>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766203>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8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242599>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9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73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ssue 10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04252>

III. Research o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Archiving

Institutionalised Declaration and Publication Stat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nthly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7288>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s a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A Case Study of an Individual’s Academic Practi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32379>

Summary of the First Seven Issues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30794>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Homepage Structur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62574>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cholar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Catalogu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28572>

618 Coordinates on WorldCa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65510>

IV. National Archiving and Library Records

NLA PANDORA/TROVE Letter dated November 27, 20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05642>

PANDORA/TROVE Selective Permanent Mirror Archiving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Foru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28247>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al Web Archiving and Digital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of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88259>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Pen Club: A Super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Literary Literature Databas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97965>

20260205_Australian Winner Forum Peak Visito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1311>

V.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s

A Structural Case Study of the 1993 Remote Work Prototyp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78371>

The 20-Year Cross-Generational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Finance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52371>

Mature Structural Logistics System (Over 20 Year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Verifi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201895>

The 2005 Intelligent Invoicing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44755>

A Cross-Era, Two-Decade Practical Intelligent Tax Syste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82200>

1997: Verify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cords in 5 Seconds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er_pages/er_v01a/cn_epochal01_1997_5.html

1997 –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Prototyp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2>

The 2005 QR Code + Barcode Inventory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7>

The 2005 Intelligent Collection System – Conceived in 1997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10>

The 2005 Global Sourcing Concep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08>

2013 Intelligent Logistics System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10>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 General Outlin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76030>

Original Record of Systematic Cross-Industry Execu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45126>

VI.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Thought

The Law of Consequence (Initial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744>

The Law of Consequence (Complete Vers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48962>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 Original Foundational Declaratio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9040>

The Philosophy of Limits: Exploring the Lay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10801>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Matrix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57940>

The Hyperdimensional Algorithm: A Redefinition of ‘Computation’ Itself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873969>

VI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AGI Has Long Arrive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689944>

If AI Rules the Worl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00257>

After AI Completely Detaches from Humanit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12423>

Humanity Has Entered Universe 25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156>

VIII. Martial Arts Practice and Physical Practice

A Short Biography of Taiji Grandmaster Li Jingwu – A Brief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Taijiquan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Structural Re-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ge and Academic System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906432>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jiquan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A Brief Analysis of Xuling Dingji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0759>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ji College – Institutionalisation Record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75 Minutes of Eyes-Closed Danti Independent Stand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ji Stake Posture Confronting Opponent of Double Body Weigh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28810>

Danti Practice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Danti Practice Amidst Wav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94262>

Danti Benyuan Summ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75038>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ti Benyu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Single Golden Rooster Stand 23 Minu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677>

37 Minutes of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73>

40 Minutes of Structural Golden Rooster Stan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7>

Golden Rooster Stand is Not Golden Rooster Lifting Kne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8>

Method for Sweating in 7-Degree Taiji Practic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5>

Summer Attire, Emitting Sweat at 7 AM at 7 Degre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93>

IX. Health and Natural Reversal Records

A Complete Record of the Stage-Grade Natural Reversal of Moderate-to-Severe Androgenetic Alopec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93232>

Reversing Maculopath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35696>

Reversing Scalp Scalin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8965>

X.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Organisations

The Complete Record of 21 Issues of the Australia Rainbow Chiness Quarterl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8554>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2005 Congratulatory Lett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59015>

Anecdotes of Wu Ti: The Poet's Soul on the Railroad Tracks, the Wild Rose of Sydne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96205>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378310>

2004: Creating the Australian Winner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1>

2004: I Founded Two National-Level Literature Websit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5>

XI. Original Music and Videos

Music-Illiterate Lyricist and Compose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84260>

A Non-Academic Narrativ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Exodus for Fingerstyle Guitar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51546>

Music-Illiterate Guitarist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045102>

The Fairy Tale of the Starry Sky – Original Lyr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yKZYx41hQ>

The Present Moment – First Original Composition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kHRyGQPYbk>

“Exodus” Fingerstyle Perform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wW6Rpzyv4>

Relying on Each O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L0L_E3z1U

The Pearl of the Silk Ro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c_jR3qDY

The Moon in the Treeto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K4J9OjVU8>

The Harbour of Poetry and Lute – Original Music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theharboroflove..2632>

XII. Extreme Photography

10,000 Metre Aerial, Earth's Veins Wind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0>

Sky Like Water, Sunset Red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2>

Where Sea and Sky Meet, Vital Energy Ris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33>

Aborted Takeoff and Retur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0>

10,000m Aerial of the Great Red Rock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3>

Solitary Sword, Morning Glow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18>

Fog Walker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129>

The Extreme Photography System: Foundational Manifesto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545>

XIII. Ear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Records

1989 Job Hunting in Australi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57>

1989, Emergency Surgery on a Cold Night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30>

1989, Fired Three Time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42>

1989, The Weekly Letter Hom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739>

Surviving in Melbourn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2>

Nine Years of Night School Under Rainy Lamp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84>

The First Printing Factor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72>

My Third Day Learning Print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976>

Those Years, I Spanned Ten Major Field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07>

《Chinatown Magazine 唐人街杂志》

https://times.net.au/cn_epochal/all_art/cn_cultural_chinamagazine_The_Epochal_Transition.html

저자 소개

제피 차오 후이 우는 국제 독립 연구자, 학제간 연구자, 독립 출판 실천자이다.

저자: JEFFI CHAO HUI WU |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1989 년 호주로 유학을 떠난 이후, 출판, 문화 전파, 웹사이트 구축, 지능형 물류 시스템, 무술 실천, 학제간 연구 등에 오랫동안 종사해 왔다. 오스트레일리아 레인보우 치니스 국제 작가 클럽,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정보 네트워크, 오스트레일리안 위너 포럼, 오스트레일리아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 그리고 10 개 언어 월간지 *시대적 전환* 등의 문화 및 연구 플랫폼을 잇달아 창립했다.

2026 년 현재, 수십 편의 작품을 출판했으며, 그중 일부는 DOI 를 획득하고 여러 국제 문헌 보존 및 검색 체계에 장기 아카이브되었다. 그의 실천은 문학, 출판, 웹사이트 구축, 문화 전파, 시스템 설계, 무술 연구, 장기 기록 등 여러 분야에 걸쳐 있다.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길』은 1989 년부터 2026 년까지의 자신의 삶의 실천과 국제 독립 연구자의 형성 과정을 체계적으로 기록한 그의 첫 인물 역사 문헌이다.

而这条道路，仍在继续。

And This Journey Continues.

本书记录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自1989年赴澳留学以来，在出版、物流、网站建设、文化传播、武学实践及跨领域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真实经历与长期探索。

通过时间线与历史记录，呈现一位国际独立学者的形成过程，以及多个长期实践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这不仅是一部个人历史文献，更是一份关于独立精神、持续学习、系统创新与文化传播的真实记录。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国际独立学者



ORCID
0009-0009-5318-3027



官网
www.times.net.au

1989 — 2026